

## 第一章

### 著名贵族唐·吉诃德的品性与行为

曼查有个地方，地名就不用提了，不久前住着一位贵族。他这类贵族，矛架上有一支长矛，还有一面皮盾、一匹瘦马和一只猎兔狗。锅里牛肉比羊肉多，晚餐常吃凉拌肉丁，星期六吃脂油煎鸡蛋，星期五吃扁豆，星期日加一只野雏鸽，这就用去了他四分之三的收入，其余的钱买了节日穿的黑呢外套、长毛绒袜子和平底鞋，而平时，他总是神气活现地穿着上好的棕色粗呢衣。家里有一个四十多岁的女管家，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外甥女，还有一个能种地、能采购的小伙子，专门为他备马、修剪树枝。

我们的这位贵族年近五旬，体格强壮，肌肉干瘪，脸庞清瘦，每天很早起床，酷爱打猎。据说他还有一个别名，叫基哈达或克萨达（各种记载略有不同）。推论起来，应该叫吉哈纳。不过，这一点儿也不重要，只要我们谈起他来不失真实就行。

人家说这位贵族一年到头闲的时候居多，闲时常读骑士小说，而且读得爱不释手，津津有味，简直把习武和理财都忘在脑后。他痴痴呆呆，走火入魔到居然卖掉许多田地去买骑士小说。他把所有能弄到的骑士小说都搬回家。不过，所有这些小说，他都觉得不如著名的费利西亚诺·德席尔瓦写得好，此人的平铺直叙和繁琐的描述被他视为明珠，尤其钟爱的是那些殷勤话和挑逗信。许多地方这样写道：“以你无理对我有理之道理，使我深感理亏，因此我埋怨你漂亮也有道理。”还有：“高空以星星使你的神圣更加神圣，使你受之无愧地接受你受之无愧的伟大称号而受之无愧。”

这些话使得这位可怜的贵族惶恐不安。他整夜整夜地无法入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睡，一定要理解这些即使亚里士多德再生也无法理解的句子。他对唐贝利亚尼斯打伤了别人但是自己也受了伤感到有点儿不高兴，可以想象，即使是最高明的外科治好了病，也总会在脸上和身上留下累累的伤疤。然而，他很欣赏书的末尾说故事还没有完结，很多次，他甚至提笔续写。如果不是不断地有其它更重要的想法打扰着他，他会续写，而且会写完的。

他常常和当地的神父（一位知识渊博的人，毕业于锡古恩萨）争论，谁是天下最优秀的骑士，是英格兰的帕尔梅林呢，还是高卢的阿马迪斯？可是同村的理发师尼古拉斯师傅却固执地说，谁都无法与太阳神骑士相比。如果说有人能够与之相提并论，那也只有高卢的阿马迪斯的兄弟加劳尔。他各方面都很优秀，既不是一个做作的骑士，也不像他兄弟那样爱哭，而且非常勇敢。

总之，他完全沉湎于书中，每天晚上通宵达旦，白天也读得天昏地暗。这样，他整日睡得少，读得多，终于导致思维枯竭，神经失常，脑袋里装满了书上那些想入非非的魔术、打斗、战争、挑战、负伤、献殷勤、爱情、暴风雨、胡言乱语等。他坚定地相信书上那些故事都是千真万确的。对他来说，世界上只有那些故事才是实事。他说熙德·鲁伊·迪亚斯是一位杰出的骑士，可是无法与火剑骑士相比。火剑骑士轻轻反手一击，就把两个巨大的恶魔活活地劈成了两半。他最推崇卡皮奥的贝尔纳多。在龙塞斯瓦列斯，贝尔纳多借助赫拉克勒斯把地神之子安泰举起扼死的方法，杀死了会魔法的罗尔丹。他也十分称赞巨人摩根达。其他巨人都傲慢无礼，唯有他温文尔雅。不过，最令他赞赏的还是蒙塔尔万的雷纳尔多斯，特别是看到故事中说，他走出城堡，逢物便偷，而且还到海外偷了金铸的穆罕默德像的时候，更是赞叹不止。如果能够狠狠地将叛徒加拉隆踢一顿，他心甘情愿献出自己的女管家，甚至再赔上外甥女也在所不惜。

实际上，他理性已完全丧失。一个世界上所有疯子都不曾有过的怪诞想法在他的头脑中出现了，他认为这个想法既合适又有必要，而且可以提高自己的声望，报效国家。他决心去做个游侠骑士，带着盔甲和骏马走遍世界去征服、探险，实施他在小说里看到的游侠骑士的所作所为，赴汤蹈火，锄强扶弱，而后留芳千古，令后人景仰。可怜的他已经在想象中凭自己双臂的力量，起码能够统治特拉彼松达帝国。每当想到这些，他心中就充满欣喜，而且从中体验到了一种难以言说的奇妙的快感，于是他立刻就要将愿望付诸行动。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清洗他的曾祖父留下的一副盔甲。甲冑长年不用，被扔在一个角落里，已经生锈发霉。他把甲冑认真清洗干净，尽可能地收拾好，可是他发现了一个让人沮丧的问题，就是没有完整的头盔，只有一个非常简单的顶盔。不过，他想方设法加以补救。他用纸壳糊了半个头盔接在顶盔上，看起来就很像样子了。为了试试头盔是否足够结实，能否抵御刀击，他就拔出剑来狠狠地扎了两下。结果，刚扎了一下，他一星期的成果就被摧毁了。看到头盔这么容易就被弄碎了，他心里很不愉快。他又做了一个头盔。为了保证头盔不会再次被毁坏，他在里面安装了几根铁棍。他心里挺满意，就不再做试验，就当它是个完美的头盔。

然后，他去看马。虽然那马的蹄裂好比一个钱币，毛病多得要命，比戈内拉那匹皮包骨头的马毛病还要多，但他还是坚定地觉得，无论亚历山大的骏马布塞法洛还是熙德的骏马巴别卡，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他整整花费了四天时间给马起名。因为（据他自言自语）像他这样有名望、心地善良的骑士的马，没有个赫赫大名就太不像话了。他要给马起个含意深长的名字，让人清楚地知道这匹马的声名的变化。主人地位变了，马名也应该随之改变，这也是合情合理的。得起个雄壮显赫、如雷贯耳的名字，否则无法与他的新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品第、新行当相匹配。他选了很多名字，都感到不满意，再补充，又去掉。最后，凭记忆加想象，终于选定叫罗西南多。他觉得这个名字高雅、响亮，表示虽然以前它是一匹可怜的瘦马，而今却在世界上首屈一指。

给马起了个称心如意的名字之后，他又想到应该给自己起个名字。这又耗费了八天，最后才决定叫唐·吉诃德。不过，想到勇敢的阿马迪斯不满足于叫阿马迪斯，还要把王国和家乡的名字加上，为故里增光，叫高卢的阿马迪斯；这位优秀的骑士也一心要把老家的名字加在自己的名字上，叫作曼查的唐·吉诃德，这样既表明了自己的籍贯，还为故乡带来无尚荣耀。

甲冑洗净了，头盔也做好了，马和自己也都有了漂亮的名字，他想，最后只差一个心中的恋人了。一个游侠骑士没有爱情就好像一棵树没有枝叶和果实、一个躯体没有灵魂。他自语道：“假如我倒霉或走运，在什么地方碰到某个巨人，这对游侠骑士是常有的事，我一下子把他打翻在地或拦腰斩断或最终将他降伏。我让他去见一个人难道不好吗？我让他进门跪倒在我漂亮的夫人面前，低三下四地说：‘夫人，我是巨人卡拉库利安布罗，是马林德拉尼亚岛的领主。绝代骑士曼查的唐·吉诃德技艺非凡，将我打败，命令我到您这儿来，听候您的吩咐。’”哦，一想到这段话，我们的杰出的骑士心中多么得意，尤其是当他找到了他可以赋予恋人芳名的对象时，他更得意了。原来，据说他对附近一位漂亮的农村姑娘倾心已久。他一直深深地爱着那位姑娘，虽然他明白，那位姑娘从不知道也从未意识到他的爱恋。她叫阿尔东萨·洛伦索。他认为，把这位姑娘作为想象中的恋人是极合适的。他要为她起个漂亮的名字，不但毫不逊色于自己的名字，还要接近公主和贵夫人的名字。她既然出生在托博索，那就叫“托博索的杜尔西内亚”吧。他觉得这个名字同他起的其他所有的名字一样悦耳、美妙、意味深长。

## 第二章

### 足智多谋的唐·吉诃德初离故土

事情全都准备好了，他迫不及待地要去实施自己的那些想法。他要铲除暴戾，制止无理，改进陋习，清理债务，如果现在不做，那就太晚了。在炎热七月的一天，天还未亮，他没有通知任何人，也没有让任何人看见，披挂上盔甲，骑上瘦削的罗西南多，戴上破头盔。一手挽着皮盾，一手持着长矛，气宇轩昂地从院落的旁门来到了田野上。看到鸿图初展竟如此顺利，他不禁心花怒放。可是刚到田野上他就想起了一件可怕的事情。这件事情非同小可，差点儿让他放弃了刚刚开始的事业。原来他想到了自己还未被封为骑士。按照骑士道，他不能也不应该用武器同其他任何一个骑士战斗。即使他已被封为骑士，那也只是个新封的骑士，只能穿白色的甲胄，而且盾牌上不能有标志，标志要靠自己努力去争得才会有。这样一想，他有点犹豫不决了。不过，疯狂战胜了他的其他意识，他决定像小说所写的那样，请他碰到的第一个人封自己为新封的骑士。至于白色甲胄，他打算有时间的时候细细地把他的甲胄擦得比白鼬皮还白。这么一想，心中的石头落了地，继续赶路，信马而行。他觉得有一种伟大的冒险的力量在推动着他前行。

这位冒险新秀边走边自语道：“有谁会怀疑呢？将来记载我的举世闻名的壮举的书出版时，著书人写到我的这次清晨的初征时肯定是这样描述的：‘金红色的阿波罗把它的金色秀发披撒在广袤的大地上，五颜六色的小鸟啼声宛转，甜甜蜜蜜地迎接玫瑰色曙光女神的到来。女神刚刚离开多情丈夫的软床，透过门户和阳台，从曼查的地平线来到世人面前。此时，曼查的著名骑士唐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吉诃德放弃了多年不用的羽毛笔，跨上名马罗西南多，开始行走在古老而又熟悉的蒙铁尔原野上。’”他的确是走在那块田野上。接着，他又自语道：“幸运的时代，幸运的世纪，我的功绩将载在这里，它应该被铭刻在青铜器上，雕琢在大理石上，画在木板上，留芳千古。哦，还有你，杰出的智者，这部游侠的故事将由你来执笔。我请求你不要忘记始终处处伴随我的良马罗西南多。”然后，他好像真的在恋爱，诉说道，“哦，心爱的杜尔西内亚公主，你拥有我这颗被俘虏了的心！你撵我，斥责我，残酷地令我不得再造访你，这一切深深地伤害了我。美人儿，每当你想起这颗已经属于你的心，请高兴吧，它为了得到你的爱情已饱经了痛苦。”

他就这样说了许多胡话，而且词句上也完全像书上所写的那样。他自言自语，行走缓慢，可是太阳升得很快，赤日炎炎。如果他还剩有一点头脑，这点头脑也被烈日照化了。他几乎全天都在行走，可是并没有碰到什么值得记述的事情。他沮丧得要命。他想马上碰到一个人，以便比试一下自己健臂的力量。传闻说，他的第一次历险是在拉皮塞隘口，另一些人说是风车之战。可我的考证结果和曼查编年史的文字记载却是他全天都在游荡。到了傍晚，他的马和他终于都累得疲惫不堪，饥饿至极。他举目四望，想看是否能发现一个城堡或牧人的茅屋，暂时休息一阵，以便充饥、方便。他很高兴地看到离路不远处有个客店，便仿佛看到了一颗星星，一颗指引他去救生之地的福星。他加紧赶路，到达时已是日暮黄昏。

恰巧门口有两个青年女子，就是人们称之为风尘女的那种。她们随同几个脚夫去塞维利亚，今晚就投宿在这个客店里。我们这位冒险家头脑中想象的世界，似乎一下子都变成了现实，一切都和他在书上看到的一样。霎时间，客店变成了城堡，完全和书上描写的一样，周围是四座望楼，望楼尖顶银光闪闪，吊桥、壕

沟一应俱全。接近那家在他眼里是城堡的客店时，他勒住罗西南多的缰绳，静静地等待某个侏儒在城堞间吹起号角，通报有骑士来到了城堡。可是迟迟不见动静，疲累的罗西南多又急于去马厩休息，他只好停止等待，来到客店门口。当他看到门口站着的那两个女子，他宛如看到了两个漂亮的少女或两位可爱的贵夫人在城堡门口慵懒地消磨时光。

就在这时，一个猪倌从收割后的地里赶着一群猪回来了。猪倌吹起号角，猪循声围拢过来。这回唐·吉诃德盼望已久的机会终于到来了，他认为猪倌的号角声是侏儒在通报他的光临。他怀着一种奇怪的快乐，威严地走到客店和那两个女人面前。两个女人看到他这副奇异的打扮，还手持长矛、皮盾，都害怕得不得了，想赶快躲进客店。唐·吉诃德估计她们是因为害怕而企图逃避，便温和地掀起纸壳做的护眼罩，态度优雅、声音平缓地对她们说：

“你们不必躲避，也无须害怕我对你们有任何不轨行为。有骑士勋章作证，勇士不会对任何人图谋不轨，更何况对两位风范高雅的娇女呢。”

两个女子呆呆地望着他，用眼睛搜寻他那张被破眼罩遮护着脸，当听到唐·吉诃德称她们为“娇女”时，实在与她们的身份相距太远，不禁大笑起来，笑得唐·吉诃德真不好意思，于是又说道：

“美女应该举止端庄，只有愚蠢的人才为一点小事大笑。我这样直率的说话，不是为了惹你们生气，而是为你们好。”

两个女子听了更是迷惑不解，再看我们这位骑士的奇怪模样，愈发笑得厉害，这次，唐·吉诃德可是真的生气了。如果不是这个时候恰好店主走出来，事情可能就闹大了。店主胖胖的，很和气。他看到来人的反常样子，并不像两个女子那么开心。可是他心里很害怕那个家伙，决定还是跟唐·吉诃德客客气气地说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话。他说：

“骑士大人，您若是找住处，那么这里什么都富余，可就是缺少一张床。”

在唐·吉诃德眼里，客店是城堡，店主是谦恭的城堡长官，于是他回答说：

“城堡长官大人，我对于用什么东西并不讲究，因为‘甲冑是我服饰，战斗乃我休憩’……”

店主听到称他为城堡长官，就答道：“既然如此，‘坚石为您床铺，不寐系您睡眠’。看来您可以下马了，您完全可以在寒舍一年不睡觉，何止一个晚上呢。”

说完，店主殷勤地过来扶唐·吉诃德下马。唐·吉诃德很困难、很吃力地下了马，因为他已经一整天粒米未进了。

他请店主一定要悉心照料他的马，因为世界上所有吃草料的动物中数它最好。店主看了看马，觉得它根本不像唐·吉诃德说的那么好，连一半都不及。把马安顿好之后，店主又回来看唐·吉诃德还有什么吩咐。这时两个女子正在帮唐·吉诃德脱甲冑，他们早已尽释前嫌，言归于好。她们脱掉了唐·吉诃德的护胸、护背，却怎么也脱不掉、也不知道如何才能脱掉护喉和破头盔。这些都用绿带子牢牢地系住了，结子解不开，只能剪断带子。可是他无论如何也不同意。于是整个晚上，他都顶着那副破烂头盔，那副滑稽怪诞的样子就可想而知了。他想，那两个帮他脱甲冑的女子一定是城堡的贵小姐或贵夫人，便也谈吐文雅起来，说：

自古从无骑士，  
幸如唐·吉诃德。

纵然来自乡村，



佳丽侍奉左右。  
夫人侍候英雄，  
公主照料神骏。

“哦，罗西南多，这是我的骏马的美名，我的美女们。曼查的唐·吉诃德是我的名字。我本来不想暴露我的名字，直到有一天，你们会从我光辉业绩中得知我的大名。就因为为小姐们吟诗一首，我才让诸位提前知道了我的名字。不过，以后定会有机会听候阁下的吩咐。我的臂膀的力量将证明我为诸位效劳的愿望。”

两位女子不习惯听这种文雅的辞令，所以不知道说什么，只好问他是否想吃点什么。

“请随意吧，”唐·吉诃德说，“因为我觉得我有必要吃点东西了。”

恰巧那天是星期五，整个客店里只有几份鱼。她们问阁下能不能吃点小鳕鱼，没有别的鱼可吃。

“既然有很多小鳕鱼，”唐·吉诃德说，“你们不如给我来份大鳕鱼，对我来说都一样。更何况小鳕鱼还好呢，就像牛犊比牛好，羊羔比羊好一样。可是，不管怎样，得赶紧拿来。这副甲冑沉重，令人疲累，空肚子已经受不了啦。”

客店门口放了张桌子，那儿凉快。店主给他端来一份腌得不好、烹得极差的咸鱼，还有一块面包，像他的盔甲那样又黑又脏。他吃饭的样子真能让人笑死。他吃饭时仍戴着那副取不下来的头盔，只是把护眼罩掀了起来，因此，如果别人不把食物放到他嘴里，光靠自己的手，他无法将东西吃到嘴里。于是只好由一位女子给他喂食。但喂水还是不行。多亏聪明的店主捅通了一节芦竹，一头放进他嘴里，从另一头把酒灌进去。他耐心地吃喝，只求不要把头盔的带子弄断。这时，一位剋猪人恰巧来到客店。他一到就吹了四五声芦笛，这一下唐·吉诃德更确定他正置身于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

一个著名城堡之中，音乐是专门为他而奏的，还认定小鳐鱼就是大鳐鱼，面包是精白面的，风尘女是尊贵的贵夫人，店主是城堡长官。由此他断定他决心出征完全正确。不过，令他沮丧的是他还没有被封为骑士。他觉得没有骑士称号就不能合法从事任何冒险活动。

### 第三章

#### 唐·吉诃德受封为骑士滑稽可笑

他心中不快，迅速吃完了那可怜的晚餐，把店主叫过来，两人于是来到马厩里。猛然间他跪在店主面前，对他说：

“尊贵的骑士，我得劳您大驾。有件事利人利己，您一定要答应。您若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店主看到这个奇异的客人突如其来地跪倒在脚下，又没头没脑地说了这番话，瞪着眼迷惑不解。店主请他起来，他坚持不起来，店主只好说同意帮忙。

“我知道您宽宏大量，我的大人。”唐·吉诃德说，“是这样，我要劳您大驾而您又慷慨应允的事，就是要您明天封我为骑士。我今晚就在城堡的小教堂守夜，明天，就可以完成我的多年的心愿去周游四方，到处冒险，为穷人解难了，这是骑士和像我这样的游侠的义不容辞的责任。我生来就渴望这样的伟大的业绩。”

店主是个比较狡诈的人，早就觉得这个客人有些失常。听完这番话，他已确信无疑。为了给当晚增添点笑料，决定顺水推舟，于是对他说，他的愿望和要求是正确而且庄严的，这是像他这样仪表堂堂的杰出骑士的特性。他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曾投身于这项光荣事业，周游各地，到处冒险，许多奇异、偏僻的地方都去过。凭着手脚利索，勾引过许多寡妇，糟蹋过几个少女，还欺骗了几个孤儿，干了不少伤天害理的事，几乎在西班牙所有法院都挂了号。最后，他默默隐居在这座城堡里，靠自己和别人的钱过日子，接待各种各样的游侠骑士。这纯粹是出于他心中对骑士的一片热爱，同时也希望豪侠的骑士们能分些财产给他，报酬其一片好心。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还说，城堡里没有用以守夜看护甲冑的小教堂。原来的小教堂已经拆了，准备盖新的。不过，他又说，随便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守夜。那天晚上，他完全可以在城堡的院子里守夜，待第二天早晨，有上帝为证，举行适当仪式，他就被封为骑士了，而且是世界上最标准的骑士。

店主问他是否带了钱。唐·吉诃德说身无分文，因为他从未在骑士小说里看到某位游侠骑士居然还带钱。

店主说：“你搞错了。骑士小说里没写带钱是因为作者认为，像带钱和干净的衬衣，都是不言自明的事情，可不能因此就认为他们没带钱和衬衣。”他肯定，所有游侠骑士都是腰缠万贯，以防万一。此外，他还随身携带着衬衣和一个装满创伤药膏的小盒子，因为并不是每次在野外或沙漠发生格斗时受了伤都有人医治的，也不是每次都有英明的魔法师朋友乘云托来一位少女或侏儒，送来神水，那水功力无边，受伤的骑士只要喝一滴，伤口立刻痊愈，恢复如初。所以，过去的骑士都让侍从带着许多钱和其他必需品，如纱布、药膏。没有侍从的骑士呢？（这种情况不多，很少见），那他就只好自己把所有东西都装在几个精巧的褡裢里，挂在马屁股上。褡裢小得几乎看不见，似乎里面装有其他更重要的东西。所以，店主劝导他（现在他可以像对待教子一般对他讲话，因为他一会儿就要做教父了），以后出门钱和其他备用品可千万不能忘记带，带着这些东西的重要性会逐渐体会到。

唐·吉诃德对店主的劝导一一答应下来。店主又让他到客店一侧的大院子里去看护甲冑。唐·吉诃收拾好全副甲冑，放在一个水井旁的水槽上，然后手持皮盾，拿着长矛，像模像样地在水槽前巡视。此刻已是近黄昏了。

然后，店主把唐·吉诃德如何发疯，要看护甲冑，等待受封为骑士的事，都详细地告诉客店里所有的人。大家对他这种发神经的奇特方式感到惊诧不已，纷纷从远处张望。大家看到他

举止从容、安祥，忽而来回巡视，忽而靠在长矛上，长时间凝视着甲冑。这时候暮色苍茫，然而正好皓月当空，犹如白昼，这位新骑士的一举一动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这时，一位住宿的脚夫忽然想起要去打水饮马，这就必须把唐·吉诃德放在水槽上的甲冑拿下来。唐·吉诃德看到脚夫走来，便提高嗓门说道：

“喂，你，大胆的骑士，无论你是谁，要是想来动这位最勇敢可是从未动武的勇士的甲冑，就小心点儿，你要是不想为你的莽撞丢命的话，就别去碰它！”

脚夫并没有明白他这番话（要是明白过来就好了，那就可以安全无事），却一把抓起甲冑的皮带，把甲冑扔得老远。唐·吉诃德看见了这一切，他仰望天空，心念（他觉得心里在念）他的情人杜尔西内亚，说：

“我的心上人，当第一次凌辱降临到这个已经归附你的胸膛的时候，请帮助我！请你在我的第一次战斗中不吝恩泽与保佑！”

说完这些和其它许多类似的话，他放下皮盾，双手举起长矛，对着脚夫的脑袋奋力一击，脚夫立刻被打翻在地。脚夫头破血流，如果再挨第二下，就一命呜呼用不着再请外科医生了。幸好唐·吉诃德打完一下以后，收拾好甲冑又像开始那样安祥地巡视起来。

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一个可怜的脚步夫，他不知道已经发生的事情（那个脚夫还未苏醒），准备打水饮骡子。他刚要挪开甲冑，腾出水槽，唐·吉诃德二话不说，也不请谁保佑，就又拿起皮盾，举起长矛，这次倒是没把第二个脚夫的脑袋打碎，只是打成了三瓣还多——一共四瓣。听到异样的声音，客店里所有的人都赶来了，店主也跑了出来。看到这种情况，唐·吉诃德又勇敢地拿起皮盾，扶剑说道：

“哦，美丽的心上人，你是我这颗脆弱的心灵的勇气和力量！我被你征服的骑士，正面临巨大的险恶，现在是你眷顾的时刻

了！”

他似乎由此获得了一种非凡的力量，即使全世界的脚夫向他进攻，他也不会后退一步。脚夫的伙伴们从远处用乱石袭击唐·吉诃德，他只能用皮盾左右抵挡，却不敢离开水槽，怕他的甲冑失去保护。店主大声呼喊那些扔石头的人赶紧住手，因为已经告诉过他们，唐·吉诃德是个疯子，所以，即使他把他们都杀了，也不会受到制裁的。唐·吉诃德的叫声更大。他把那些人叫作叛逆，还说城堡长官是个坏骑士，竟然纵容他们这样对待游侠骑士。要是他已经接受了店主授予的骑士称号，决不会轻饶这个背信弃义的臭店主。“至于你们这些卑鄙下流的家伙，我并不理会你们。你们扔吧，来吧，使出你们的全部本事攻击我吧。你们这些愚蠢的家伙，看着吧，一定会得到报应！”

他的威严把那些攻击他的人震住了，再加上店主的劝阻，那些人不扔石头了。于是，唐·吉诃德也慷慨地允许他们把受伤的人抬走，然后继续安然地看护他的甲冑。

店主觉得这位客人的胡闹实在不像样子，决定趁着还没有出更大的乱子，尽快授予他那个晦气的骑士称号。店主找到唐·吉诃德，为那些蠢人对他的无礼行为表示诚恳的歉意，说他自己事先对这些事情毫不知情，而且那些人也由于他们的愚蠢行为受到了惩罚。店主说原来已讲过，因为城堡里没有小教堂，所以其它的形式也就不必要了。根据自己对授衔仪式所知，最重要的就是击颈击背，而这在田野里也可以顺利地进行，更何况他早已达到了看护甲冑的要求。本来，看护两个小时就足够了，而他已经看护了四个小时。

唐·吉诃德完全听信店主的话，说他遵命就是，以便尽快完成仪式。受封以后如果再受到攻击，他就决不会让城堡里留下活人，除非是长官专门关照过的人，出于对长官的尊敬，他将饶那些人一命。这位城堡长官听了这番话后吓得直哆嗦。他让人马上

找来一本帐簿，让一个男孩拿来一截蜡烛头，再带上那两位女子，让她们跪在唐·吉诃德面前，然后虔诚地念手中那本帐簿。念到一半时，店主突然抬起手，在唐·吉诃德的颈部一记猛击，然后又用唐·吉诃德的剑在他背上轻轻一拍，嘴里还始终念念有词。然后，店主命令一个女子向唐·吉诃德授剑。那个女子做得既利索又谨慎，因为她们必须在举行仪式的整个过程中不至于大笑起来。因为她们曾目睹新骑士的英勇行为，终于没敢笑出来。授剑后，一位贵女子说：

“上帝保佑你成为幸运大骑士，在战斗中为你赐福。”

唐·吉诃德问她叫什么，为的是永远记住应该向谁报恩。他想把将来靠自己臂膀的力量获得的荣誉分给她一份。女子非常谦恭地回答说，她叫托洛萨，是托莱多一位修鞋匠的女儿，住在桑乔·别纳亚的那些小铺附近。还说无论在什么地方，她都愿意侍候他，把他奉为主人。唐·吉诃德说，出于爱，他赐予她“唐”称，从那以后她就叫唐娜托洛萨。她答应了。另一名女子为他套上马刺，唐·吉诃德又把同授剑女子说的那套话对她重新说了一遍。然后又问她姓名，她说叫莫利内拉，父亲是一位有威望的磨坊主。她也请求唐·吉诃德赐予她“唐”称，叫唐娜莫利内拉，以后会为他效劳尽力。仪式以前所未有的快速结束之后，唐·吉诃德迫不及待地要飞马出去冒险。备好罗西南多后，他翻身上马，拥抱店主，感谢店主恩赐他骑士称号，说了些令人无法转述的莫名其妙的话。店主看到他已出客店门，便用同样华丽却又简单得多的话语回答他，也没向他索要住宿费，就赶快让他欢天喜地地走了。

## 第四章

### 我们的骑士离开客店后的遭遇

唐·吉诃德离开客店时，天已渐渐地亮了。他获得了骑士称号，满心欢喜，得意洋洋，兴高采烈，差点把马的肚皮给乐破了。但他忽然想到店主曾劝导他有些必要的物品一定要带好，特别是钱和衬衣，就决定回家一趟，把这些东西置办齐，再找一个侍从。他打算找邻居的一个农民。那农民虽然穷而且还有孩子，可是作骑士的侍从特别合适。这么一想，他就立刻掉转了罗西南多的头。马似乎也知恋家，立刻虎虎生风地跑起来。

跑了没多远，从右侧的密林中似乎传来微弱的声音，像是有人在呻吟。于是他说：

“感谢苍天如此迅速赐给我宝贵的机会，让我尽职尽责，实现多年的心愿，旗开得胜。这声音肯定是一个贫穷男人或女人，正需要我的照顾和帮助呢。”

他掉转缰绳，催马循声而去。刚进森林，就看见一棵圣栎树上拴着一匹母马，另一棵树上捆着一个孩子，大约十五岁的样子，上身裸露，声音就是从他嘴里发出来的。旁边有一个健壮的农夫正在用腰带抽打这个孩子，每打一下还恶狠狠地训斥一声，说：

“少说话，多长眼。”

那孩子再三哀求说：

“我再也不敢了，主人。我向上帝起誓，我再也不敢了。我保证以后一定留心，将羊群照料得好好的。”

看到这情景，唐·吉诃德怒上心来，不禁吼道：

“无理的骑士，你真不像话，意与一个不能自卫的人战斗。



骑上你的马，拿起你的矛（拴母马的那棵树上正靠着一支长矛），我要让你知道，你这样做不过是个胆小鬼。”

农夫猛然看见一个全身披挂的人挥舞长矛出现在面前，顿时吓得不知所措，只好客客气气地回答：

“骑士大人，这个孩子是我的佣人，他负责照看我在这一带的羊群。可是他太粗心了，每天都要丢一只羊，我正在惩罚这个冒失鬼、无赖。他说我这么做是想借此赖掉我欠他的工钱，因为我是个吝啬鬼。我向上帝，向我的灵魂发誓，他撒谎！”

“卑鄙的乡巴佬，竟敢当面说谎！”唐·吉诃德说，“上有太阳作证，我要用长矛一下将你刺穿。你马上如数付他工钱，否则，有主宰我们的上帝作证，我现在就把你结果掉。你马上把他放开。”

农夫低下了头，一句话也没有说，就为孩子解开了绳子。唐·吉诃德问那个孩子，主人欠他多少钱。孩子说一共欠了九个月的工钱，每个月七个雷阿尔。唐·吉诃德算了一下，一共六十三雷阿尔。他告诉农夫，如果不想把命丢掉的话，就立刻掏钱付清孩子的工钱。惊恐的农夫说，生死关头他的话句句是真，凭他发的誓（他其实没有发过誓），他从来没有欠过那么多钱，因为还得扣除他给佣人三双鞋的钱，并且佣人生病时两次输血，花了一个雷阿尔。

“即使你说的都是真事，”唐·吉诃德说，“鞋钱和输血的钱也被你无缘无故的抽打抵消了。他把鞋穿破了，可是你也把他的皮打破了；他生病时理发师为他输了血，他没病时你却把他打出了血。这样说来，他就一点儿也不欠你钱了。”

“骑士大人，问题是我身上一分钱也没有。让安德烈斯跟我到家去，我肯定如数照付。”

“跟他去？”孩子说：“我可不敢，不，大人，我不去。等到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他准会扒了我的皮。”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不会的，”唐·吉诃德说，“只有他听从我的命令以骑士规则的名义向我发誓，我才会放他走。他保证会付给你工钱。”

“大人，”孩子说，“您是这么说，可我的主人根本不是什么骑士，从来也没有接受过任何骑士称号。他是老财胡安·阿尔杜多，是金塔纳尔的邻居。”

“这没有什么关系，”唐·吉诃德说，“阿尔杜多家族里也有骑士，更何况要以事观人嘛。”

“是的，”安德烈斯说，“可是我这位主人赖了我的血汗钱，让我白白地辛苦劳累，该如何以其事观其人呢？”

“我不会赖帐，安德烈斯兄弟。”农夫说，“请你跟我来，我以世界上所有骑士的称号发誓，一定把工钱付给你，一个钱也不会少而且还会多些。”

“多些就不必了，”唐·吉诃德说，“你只要如数照付，我就满意了。你发誓就得做到，否则，我也同样发誓会再去找你，将你痛打一顿。即使你比壁虎藏得还严实，我也一定要找到你。如果你想知道是谁在命令你，你才会更好地服从，那么我告诉你，我是曼查专爱打抱不平的英勇骑士唐·吉诃德。再见吧，如果你不想挨一顿打的话，就不要忘记你答应过和发过誓的事情。”

说完，唐·吉诃德双腿夹了一下罗西南多，一阵风似的跑远了。农夫看着他跑出森林，不见踪影了，便转向佣人安德烈斯，对他说：

“过来，孩子，我现在就要听从那位专爱打抱不平的骑土地命令，把欠你的钱全部还清。”

“这我敢肯定，”安德烈斯说，“你非还不可，他是位勇敢而又善良的判官，应该活千岁。如果你不付我工钱，他就会回来，按照他说的那样惩罚你。”

“我也敢肯定。”农夫说，“不过，我爱你爱的太深了，所以我想多欠你一点儿，好多多还你钱。”说着农夫抓住孩子的胳膊，

又把孩子捆在圣栎树上，狠狠地抽了他一顿，差点把他打死。“现在，安德烈斯大人，你去把那位专爱打抱不平的人叫来吧，看他怎样打个不平吧，尽管我觉得，要打抱不平，他年纪还不算老。我真想剥了你的皮，你最怕我剥你的皮。”

不过，农夫最后还是放开了孩子，随便让孩子去找那位判官来执行他的判决。安德烈斯垂头丧气，临走发誓要去找曼查的英勇骑士唐·吉诃德，把刚才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向他汇报，让农夫受到加倍的惩罚。虽然嘴上这么说，孩子还是哭着走的，而农夫却在那里笑。英勇的唐·吉诃德就是如此打抱不平的，而且他自己还得意得不得了，觉得自己在骑士生涯中已经有了一个极其顺利和高尚的开端，对自己非常满意，一面往村里走一面轻声自言自语：

“你真是世界上最有福的人，托博索的美人杜尔西内亚！你有幸拥有英勇著名的骑士唐·吉诃德在你面前俯首听命。大家都知道他昨天刚刚受封为骑士，今天又讨伐了最穷凶极恶的罪恶行径。今天，那个残忍的敌人无缘无故地鞭打那个瘦弱的孩子，他从这个家伙手里夺了鞭子。”

这时他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立刻想起这常常是游侠骑士选择道路的地方。于是他也装模作样的站了一会儿，仔细地想了想，于是放开罗西南多的缰绳，任它自由行走。马凭着它的第一心愿，朝着有马群的方向走。走了大约两英里，唐·吉诃德看到一大群人，原来是去穆尔西亚买丝织品的。有六个人打着阳伞，四个佣人骑着马，还有三个骡夫步行。远远地看见他们，唐·吉诃德就想到又遇上了新的冒险行动。他尽力模仿书上的情节，只要有可能，他就模仿。他觉得真是天赐良机。于是他雄赳赳地在马上坐定，紧握长矛，把皮盾放在胸前，停在路当中，等待那些他心目中的游侠骑士到来。待那些人走到跟他可以互相看得见、听得着的距离时，他傲慢地打了个手势，提高嗓门，说道：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们这些人必须承认世界上没有谁比曼查的女皇、托博索的杜尔西内亚更漂亮，否则就休想过去。”

听到这番话，商人都停了下来。看到他模样古怪，再听他那番话，商人们立刻意识到这是个疯子。不过他们不慌不忙，还想看看他这番话的下文。其中一个人爱开玩笑而且很风趣，对他说：

“骑士大人，我们不知道您说的那位美丽夫人到底是谁，让我们见见她吧。如果她真像您说的那么漂亮，我们都甘心情愿地承认。”

“你们见到了她，才能承认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吗？”唐·吉珂德说，“不管你们是否见过她，重要的是你们得相信、死心塌地奉为真理，发誓并坚持说她是最漂亮的。否则，你们这些高傲自大的人就得同我交手比个高下。现在，你们或者按照骑士规则一个个来，或者按照你们的下流习惯一起上，我都在这里等着你们。正义在我这一面，我坚信。”

“骑士大人，”那个商人说，“我替在场所有王子向您求情，让我们承认我们前所未见、前所未闻的事情，实在于心不安，而且，这会严重伤害阿尔卡利亚和埃斯特雷马杜拉的那些女皇和王后们。烦请您让我们看看那位夫人的画像吧，哪怕它只有麦粒那么大也行。这样‘拿到线头儿，就能抽开线球儿’，我们满意，您也高兴了，满足了。我们渴望看见她的芳容。即使她在画像上一只眼睛，另一只眼流朱砂和硫磺石，为了让您高兴，我们也会按照您的意愿尽力地恭维她。”

“无耻的混蛋，”唐·吉珂德怒气冲天地说，“她眼里流出的不是你所说的那些东西，而是珍贵的琥珀和麝香。她不是独眼，也不是驼背，而且身子比瓜达拉马的纺车轴还直。你们亵渎我如此美丽的夫人，我决饶不了你们。”

说罢他抓起长矛向刚才说那些话的人刺去。他勃然大怒，要

不是幸好罗西南多失蹄跌倒在路上，那位大胆的商人就遭殃了。罗西南多一倒地，把它的主人摔得滚了老远。他想爬起来，可是长矛、皮盾、马刺、头盔和沉重的盔甲碍手碍脚，就是爬不起来。他挣扎了一番还是无济于事，嘴里仍在说：

“别跑，胆小鬼，卑贱的人，你们等着。我摔倒了，这不怨我，是马的错。”

其中一个骡夫，脾气也不太好，见他倒在地上还口出狂言，忍不住要把他痛打一顿。那骡夫走过去，夺过长矛，撅成几截，拿起一截结结实实地揍了唐·吉诃德一顿。虽然唐·吉诃德身着甲冑，可还是被打得遍体鳞伤，商人们直喊骡夫别打得那么厉害。可骡夫正打得来劲，硬要打个痛快才住手。然后，骡夫捡起其余几截断矛，一股脑地扔在唐·吉诃德身上。唐·吉诃德虽然见到乱棍如雨般打在自己身上，却仍然不住嘴吓唬他心目中的那帮强盗。

骡夫打累了，商人一行又继续赶路，一路上一直谈论这个被打的可怜虫。唐·吉诃德看到只剩自己一人了，又试图爬起来。可是他身体好好地都爬不起来，这会儿被打得遍体鳞伤，哪里还有半点力气？他暗自庆幸，认为这是游侠骑士必遭之祸，而且全是马的错。他浑身疼痛，自己根本爬不起来。

## 第 五 章

### 我们这位骑士遭殃的经过

看到自己动弹不得，唐·吉诃德只好用自己的老技法，回想小说中的那些情节。他又疯疯癫癫地想起巴尔迪维诺在山上被卡尔·洛托打伤后遇到曼图亚侯爵的故事。这个故事孩子们知道，青年人知道，老年人更是大加赞赏，深信不疑。唐·吉诃德觉得这个情节与自己的处境恰好极其相似，便作悲痛欲绝状，在地上打滚，嘴里还有气无力地背诵地着据说是那位受伤的绿林好汉当时说的话：

你在哪里，我的夫人？

怎么对我毫不怜悯？

夫人也许真的不知，

不然就是

虚情假意，早已变心？

然后，他一句句地往下背诵，一直念到那句韵文：

哦，尊贵的曼图亚侯爵，

我的舅父，长辈大人！

真是无巧不成书，刚念到这句，当地的一位农夫，他的邻居，正巧送麦子到磨坊经过此地。农夫看到地上躺着一个人，就过去问他是谁，得了什么重病，哼得那么难受。唐·吉诃德认定这人就是他的舅父曼图亚侯爵，所以也不回答，只是继续往下背

诵歌谣，诉说自己的不幸，还有什么皇子和他夫人愉情等等，讲的全是歌谣的内容。

听了这一派胡言，农夫莫名其妙。农夫掀开唐·吉诃德的已经被打碎的护眼罩，抹掉他脸上的灰尘，认出了他，说：

“吉哈纳大人（在他发疯之前，不是一个安分的贵族时大概就叫这个名字），谁把您弄成这个样子？”

可是不管农夫问什么，唐·吉诃德只是继续背诵他的歌谣。这位好心人只好尽力脱掉唐·吉诃德的护胸护背，看看他是否有伤，结果并没有发现血迹和伤痕。农夫使劲把他从地上扶了起来，又觉得还是自己的驴稳当，就把他扶到自己的驴上。然后又收拾好甲冑，连同断矛一起捆在罗西南多的背上，牵着马和驴的缰绳回村，路上仍一直琢磨唐·吉诃德那些胡话。唐·吉诃德心里也不好受，遍体鳞伤的身躯在驴上摇摇晃晃，不时大声叹气，于是农夫又问他哪儿难受。准是魔鬼又适时地使他想起了一些故事，否则他怎么会又突然想起了摩尔人阿温达赖斯被安特奎拉的要塞司令罗德里戈·德纳瓦埃斯捉住，送往要塞辖区的事呢。因此，农夫再问他感觉怎样时，他就用阿温达赖斯回答罗德里戈·德纳瓦埃斯的话回答农夫。逐字逐句地对答居然很流利。这些话是他从豪尔赫·德蒙特马约尔的故事《迪亚娜》里读到的。农夫听他这么胡说八道，简直跟见了鬼似的，认定这位街坊是个疯子，于是加紧往回赶，免得让唐·吉诃德没完没了的背诵，搅得心烦意乱。最后，唐·吉诃德说：

“您应该知道，唐罗德里戈·德纳瓦埃斯大人，我刚才说的美人哈丽法就是当今托博索的美人杜尔西内亚。我已经为她、正在为她并且将继续为她创造赫赫有名、举世无双的功绩。

农夫回答说：

“大人您看看，请恕罪，我不是唐罗德里戈·德纳瓦埃斯，也不是曼图亚侯爵。我是您的街坊佩德罗·阿隆索。您既不是巴尔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多维诺斯，也不是阿温达赖斯，而是体面的绅士吉哈纳大人。”

“我知道我是谁，”唐·吉诃德说，“我知道我不仅可以是我刚才说过的那些人，而且还可以当法兰西十二武士，甚至当世界九大豪杰。他们的业绩无论怎么比，都比不上我。”

他们边说边走，回到村庄时天已渐黑。不过，农夫还得等天色完全黑下来，以免人们看到这位挨打的绅士骑着这匹劣马。农夫觉得是时候了才进村，来到唐·吉诃德家。唐·吉诃德的家里吵吵闹闹的，其中有村里的神父和理发师，他们都是唐·吉诃德的好朋友。女管家正高声对他们说：

“佩罗·佩雷斯神甫，您瞧我的主人到底出了什么事？他已经两天没露面了，马也没了，皮盾，长矛和盔甲都不见了。真糟糕！那些可恶的骑士小说他读起来就没日没夜，结果把人读傻了。现在我想起来了，以前我经常听他一个人自言自语，说要去当游侠骑士，走遍世界去冒险。那些书把全曼查最精明的人也葬送了。”

他的外甥女也这么说，而且还说：

“您知道吗，尼古拉斯师傅（这是理发师的名字），有很多次，我舅舅连续两天两夜读那些胡说八道的东西，看完后，把书一扔，拔出剑来就对墙乱刺，刺累了，说自己已经杀死了四个主塔般的巨人，累出的汗是搏斗中受伤流的血。然后，他喝一大罐凉水，定定神，说那水是他的朋友大魔法师埃斯费贤人送给他的仙水。不过，都怪我，没有告诉您我舅舅这些疯疯癫癫的事，好让你们趁他还没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之前管管他，把那些害人的书都烧光，他的很多书都应该像对异教邪说那样一把火烧掉。”

“我也这样认为，”神甫说，“明天一定要公审那些书，判处火刑，以免让其他人读了也像我的好朋友一样做出那些事。”

这些话全被农夫和唐·吉诃德听到了。农夫这才明白唐·吉诃德得的是什么病。于是他大声说：



“请你们给身受重伤的巴尔多维诺斯大人曼图亚侯爵大人开门，还有摩尔人阿温达赖斯大人，他把安特奎拉的要塞司令，那位勇敢的罗德里戈·德纳瓦埃斯给抓来了。”

农夫这么一喊，大家都跑了出来，有些人认出这是他们的朋友，两个女人认出了她们的主人和舅舅。唐·吉诃德没有力气下驴，大家只好跑过去抱住他。他说：

“你们听着，我受了重伤，这全怪我的马不好。你们把我送到床上去。如果可能的话，叫乌甘达女巫来治治我的伤吧。”

“您看，真倒霉，”女管家说，“凭我的感觉，我主人的一条腿跛了。您好好上床去躺着，不用找什么乌疙瘩了，，我们知道怎么给你治。那些骑士小说把您害成了这个样子，它们该被诅咒上百遍。”

人们把他抬到床上检查，可是他身上一个伤口也没找到。他说，他的伤全是在他的坐骑罗西南多跌倒时摔的。当时他正同十名世界罕见的胆大妄为的巨人搏斗。

“好啊，好啊，”神甫说，“这回还有巨人！我向十字架发誓，明天天黑之前我要把那些东西都烧死。”

大家向唐·吉诃德提了很多问题，可是他一句话也不说，只是要求给他吃的，让他睡觉，现在这是最重要的。于是，神甫详细地询问农夫是如何找到唐·吉诃德的。农夫把碰到唐·吉诃德时他的丑态，以及带他来时半路上说的那些疯话都原原本本说了一遍。这回神甫听了愈发想抓紧做他想做的那件事了。第二天，神甫叫上他的朋友尼古拉斯理发师，一同来到唐·吉诃德家。

## 第 六 章

### 神甫和理发师在足智多谋的贵族 书房里进行了别有风趣的大检查

唐·吉诃德还在睡觉。神甫向唐·吉诃德的外甥女要那个存放着害人的书的房间的钥匙，他的外甥女欣然拿出了钥匙。大家进了房间，女管家也跟着进去了。只见里面有一百多部精装的大书，还有些小册子，看到这些书，女管家赶紧跑出房间，拿回一碗圣水和一把洒圣水的刷子，说：

“拿着，神甫大人，请你把圣水洒在这个房间里，别留下书中的任何一个魔鬼，它们会兴妖作怪让我们中邪的。我们对它们的惩罚就是把它们赶出人世。”

女管家这么实心眼，神甫不禁笑了。他让理发师把那些书一本一本地递给他，看看都是什么书，也许有些书可以免于火刑。

“不，”外甥女说，“不要饶恕它们，都是害人的书。最好把它们都从窗户扔到院子里，做一堆烧掉。要不然就把它弄到畜栏去烧，免得烟呛人。”

女管家也这么说，她们俩都一心想把那些无辜的东西处死。不过神甫不同意，至少要先看看那些书的名字。理发师递到他手里的第一本书是《高卢的阿马迪斯四卷集》。神甫说：

“简单不可思议，据我所知，这本书是在西班牙出版的最早的一部骑士小说，其他小说都是步它的后尘。我觉得，对这样一部传书。我们应该火烧无赦。”

“不，大人，”理发师说，“据我所知，它是骑士小说中写得最好的。它在艺术上无与伦比，应该赦免。”

“说得对，”神甫说，“所以现在先放它一条生路。咱们再来

看旁边的那一本吧。”

理发师说：“这本是《埃斯普兰迪安的功绩》，此人是高卢的阿马迪斯的嫡亲儿子。”

“实际上，”神甫说，父亲的功绩不能归于儿子。拿着，管家夫人，打开窗户，把它扔到畜栏去。咱们要烧一大堆书呢，就用它垫底吧。”

女管家欣然从命，《埃斯普兰迪安的功绩》被扔进了畜栏，耐心地等候烈火焚身。

“下一部”神甫说。

“这本是《希腊的阿马迪斯》。”理发师说，“我觉得这样的书都是阿马迪斯家族的。”

“那就全都扔到畜栏去。”神甫说，“什么平蒂基内斯特拉女王、达里内尔牧人以及他的牧歌，还有作者的种种扭扭捏捏，统统烧掉。即便是我的亲爸爸打扮成游侠骑士的模样在外乱逛，我也不惜连累他，要将这些东西统统烧掉。”

“太对了，”理发师说。

“我也这样想。”外甥女说。

“是这样，”女管家说，“来吧，让它们都到畜栏去。”

大家都往外搬书，好大一堆书，女管家干脆不用楼梯了，直接把书从窗口扔下去。

“那本大家伙是什么？”神甫问。

理发师回答说：“是《劳拉的唐奥利万》。”

“这本书的作者就是写《芳菲园》的那个人。我也不知道这两本书里究竟哪一本真话多，或者干脆说，哪一本书慌话少些。我只知道这本胡言乱语的书也应该扔到畜栏去。”

“下一本是《伊尔卡尼亚的弗洛里斯马尔特》。”理发师说。

“怎么，还有弗洛里斯马尔特大人？”神甫说，“尽管他身世诡怪，经历奇特，可是文笔枯燥，把它和另外那本书都扔到畜栏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去，管家夫人。”

“很荣幸，我的大人。”女管家欢天喜地去执行委派给她的任务。

“这本是《普拉蒂尔骑士》。”理发师说。

“那是本古书，”神甫说，“我没发现它有什么可以获得宽恕的内容。别费话，也一起扔出去。”

然后，神甫又打开一本书，书名叫《十字架骑士》。

“此书名字神圣，内容荒谬倒也可以宽恕。不过常言道：‘魔鬼就躲在十字架后。’烧了它！”

再翻开一本书，是《奥利瓦的帕尔梅林》，旁边还有一本《英格兰的帕尔梅林》。神甫看到书便说：

“把那本《奥利瓦》撕碎烧掉，连灰烬也别剩。那本《英格兰》留下，当作稀世珍宝保存起来，再给它做个盒子。这部书，老兄，有两点好处。其一是本身写得非常好；其二作者身为葡萄牙的一位思维敏捷的国王，写的是米拉瓜尔达城堡里的种种惊险，精彩至极，引人入胜。而且对话写得文雅明快，贴切易懂，入情入理。所以我说，居古拉斯师傅，这部书和《高卢的阿马迪斯》应该免遭火焚，其他书就不必再审看了，统统烧掉，您看怎样？”

“不行，老兄，”理发师说，“我这本是有名的《唐贝利亚尼斯》。”

神甫持异议：“第二、三、四部火气太旺，需要加点大黄去去它的旺肝火。而且关于法马城堡的荒谬描写也得去掉。修改之后，再视情况决定是宽恕还是审判它。现在，老兄，你先把它放在你家，不过可不许让任何人看到它。”

“我愿意。”理发师说。他不想再费劲去看那些骑士小说了，就吩咐女管家把所有大书都收起来，扔到畜栏去。

女管家不傻也不聋，而且她烧书之心胜于织布之心，不管织

了一幅多宽多薄的布也不如现在开心。听了理发师的话，她一下子抓起八本书，从窗口扔出去。可是拿得太多，有一本掉在理发师脚旁。理发师捡起来，一看原来是《著名白人骑士蒂兰特传》。

“天哪！”神甫大喊一声，说道，“白人骑士蒂兰特竟在这里！递给我，老兄，我似乎在这本书里找到了欢乐的宝库。这里有勇敢的骑士基列莱松·德蒙塔尔万和他的兄弟托马斯·德蒙塔尔万以及丰塞卡骑士，有同疯狗战斗的英雄蒂兰特，有口舌伶俐的少女普拉塞尔·德米比达，谈情说爱、弄虚作假的寡妇雷波萨达，还有女皇爱上了侍从伊波利托。说句实话，老兄，论文笔，它堪称世界最佳。书里的骑士也吃饭，也睡觉，也会死，临死前也立遗嘱，还有其他事情。这些都是其他此类书所没有的。尽管如此，作者故意编造这些乱七八糟的故事，还是应该送他去海上，罚他终生做划船苦役。你把它拿回家去看看，就知道我对你说的这些没有一句假话。”

“是这样，”理发师说，“不过，剩下的这些小书怎么办呢？”

神甫说：“这些书不会是骑士小说，大概是诗歌之类的东西。说着他打开一本，是豪尔赫·德蒙特马约尔的《迪亚娜》，就说：

“这些书不必烧毁，它不像骑士小说那样害人或者将要害人，都是些供消遣的书，不会坑害其他人。”

外甥女说：“哦，大人，您完全应该把这些书都烧掉。否则过不了多久，我舅舅治好骑士病后，一读这些书，没准儿又会心血来潮地想当牧人，游历森林和草原，边唱边伴奏，或者更糟糕，想当诗人，那病就没法治了，而且还传染呢。”

“小姐说得对，”神甫说，“最好及早将这种不幸和危险除掉的好。咱们就先从蒙特马约尔的《迪尔娜》下手吧。我觉得书可以不烧，不过，所有关于女巫费丽西亚和魔水的内容以及大部分长诗都得删掉，只保留散文部分，这样它仍然不失为此类小说中的一流作品。”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接着这本又是《迪亚娜》，题为《萨拉曼卡人续集》，”理发师说，“另一本也叫《迪亚娜》，作者是吉尔·波罗。”

“萨拉曼卡人的那本，让它跟着那些该扔到畜栏去的书一起去充数吧。”神甫说，“吉尔·波罗的那本则要当作阿波罗的作品保存起来。咱们得快点老兄，时间不早了。”

“这本书，”理发师说着打开了另一本书，“是撒丁岛人安东尼奥·德洛弗拉索写的《爱运女神十书》。”

“我凭我的教职发誓，”神甫说，“自从有了阿波罗、缪斯和诗人以来，从没有任何著作像这部书这样离奇有趣。由此说来，它也是所有这类书中最拔尖的。没读过这部有趣的书，就真是没见过世面。给我吧，老兄，这比给我一件佛罗化萨呢绒教士服还珍贵呢。”

神甫喜孜孜地把书放在一旁。理发师又接着说道：

“以下这几本是《伊比利亚牧人》、《草地仙女》和《情嫉醒悟》。”

神甫说：“把它们统统都交给女管家。别问我为什么，否则就说个没完了。”

“下面这本是《菲利达牧人》。”

“那不是牧人，”神甫说，“而是个风趣的夺月臣。应把它当成珍品收藏起来。”

“这部大书名为《诗库举要》。”理发师说。

神甫说：“假如诗少一些就更好了，要把这部书中的坏诗剔除出来。这个作者是我的朋友。看在他还写过一些气魄大、格调高的作品的份上，就把这本书留下吧。”

“这本是《洛佩斯·马尔多纳多诗歌集》。”理发师接着说。

“这本书的作者也是我的好朋友。他的诗一经他朗诵，就令人倾倒。他朗诵的声调悠扬和婉，很迷人。就是田园诗长了些，不过好东西不怕长。把它和挑出来的那几本收藏在一起。旁边那

本是什么？”

“是米格尔·德·塞万提斯的《加拉特亚》。”理发师说。

“这个塞万提斯是我多年的老朋友。我知道他最有体会的不是诗，而是他生活中的不幸。他的书有新奇的想象，有所启示，却总是没有结局。不过，得等等第二部，他说过要续写的。也许修改以后，现在反对他的那些人也能够谅解。现在，你先把这本书锁在你家将来再看吧。”

## 第七章

### 我们的好骑士唐·吉诃德第二次出征

这时，忽听唐·吉诃德大喊大叫起来：

“来吧，来吧，勇敢的骑士们，该显显身手了，现在是宫廷骑士占了上风。”

人们都循吵闹声赶去，其他书就没有再继续检查。

大家赶到时，唐·吉诃德已经起床了，嘴里乱嚷着，到处乱砍，那个精神劲儿，一点儿也不像刚睡醒的样子。大家抱住他，硬把他按在床上。他安静了一会儿，又开始对神甫说：

“特平大主教大人，我们这些号称十二廷臣的人竟让这些宫廷骑士在这场战斗中大获全胜，真是奇耻大辱。前三天，我们这些冒险骑士还连战连捷呢。”

“您安静点儿，老兄。”神甫说，“我们会时来运转的。‘失之今日，得于明天’，您现在需要养好身体。我觉得您大概太累了，要不就是受了重伤。”

唐·吉诃德说：“重伤倒是没有，不过浑身被揍得散了架，这倒是真的。那个混蛋的罗尔丹用圣栎木棍差点把我打散架。他无非是出于嫉妒，就因为只有我是他斗勇的敌手。待我能从床上起来时，不管他有多少魔法，我都要让他知道我的厉害，否则我就不叫雷纳尔多斯·德蒙塔尔万。现在，让我吃些东西，我知道这对我最合适。报仇的事我会寻找机会的。”

吃了些东西，他又睡着了。大家见他疯成这样都目瞪口呆。

那天晚上，女管家把畜栏里和家里所有的书都烧了。那些本应永久收藏的可能也被烧掉了。这就应验了那句俗语：“好人受到坏人连累”。



神甫和理发师送给朋友的一个办法，就是把唐·吉诃德那间书房砌上砖堵死，让他起床后找不到那些书，也许病慢慢也就好了。两天后，唐·吉诃德起床了。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他的书。可是他找不到原来放书的房间，就满处寻找，走到原来是门的地方，用手摸了摸，东张西望，一语不发，过了好一阵，他问女管家书房在什么地方。女管家当然知道怎样回答，对他说：

“您找什么书房，什么东西？这里没有书也没有房，魔鬼把它们全带走了。”

“不是魔鬼，”外甥女说，“是位魔法师。您走后的一个晚上，魔法师骑着一条蛇来了，他从蛇背上下来，走进书房里。我也不知道他在里面干什么。不一会儿，他穿过房顶飞出来，房间里弄得全是烟。待我们想起过去看个究竟，已经是书、房皆空了。我和管家记得十分清楚，那个老东西临走时大声说，他和那些书以及房间的主人有私仇，所以故意来捣乱。他还说他是圣贤穆尼亚通。”

“大概说的是弗雷斯通。”唐·吉诃德说。

女管家说：“我也不知道是说弗雷斯通还是弗里通，只知道最后一个字是‘通’。”

“是啊，”唐·吉诃德说，“那是一个狡猾的魔法师，我的死冤家，恨我恨得要命。他精通法术，预知过一段时间后，会有他手下的一个骑士来同我展开恶战，我能够取胜，所以他要来破坏我。我相信，苍天安排好的事，他无法违拗和逃脱。”

“这还用说吗？”外甥女说，“可是舅舅，谁让您去管那些事？在家里安安静静呆着，别到处去管闲事难道不好吗？况且弄不好的话，‘出去剪羊毛，反被剃成秃瓢’呢。”

“你搞错了，外甥女，”唐·吉诃德说，“谁想碰到我一根发梢，我早晚把他的胡子全都剃光拔掉了。”

两个女人怕再勾起唐·吉诃德的火气，不敢再开口说话。这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样，唐·吉诃德在家安安静静地住了十五天，再没有出门胡闹的意思。在这期间，他成天向两个老朋友神甫和理发师说一些有趣的故事。他说世界上最需要的就是游侠骑士，而且他对游侠骑士的复兴责无旁贷。神甫有时反驳，有时附和。因为这样才能和唐·吉诃德谈下去。

这时候，唐·吉诃德又去游说相邻的一位农夫。那农夫是个好人（如果这个称号可以送给穷人的话），就是没什么头脑。唐·吉诃德对农夫又劝说又许愿，总之，那个可怜的农夫终于决定跟他出去，去做他的侍从。唐·吉诃德为了让农夫心甘情愿地跟他走，说也许会在某次历险之后，转眼之间得到一个海岛，那就让农夫做海岛的总督。听了这些话之后，桑乔·潘萨，也就是那个农夫，决定离开自己的老婆和孩子去充当他的街坊的侍从。

唐·吉诃德然后下令筹款。把东西卖了或典当了，反正都廉价出手，终于筹集了小小的一笔钱。他戴上从朋友那儿借的护胸，勉强扣上破头盔，把他打算上路的日期和时间通知了侍从桑乔，让桑乔收拾好随身物品，特别嘱咐别忘了带个褡裢。桑乔说，一定会带上，还说他有头驴很不错，也想带上，因为他还不习惯走远路。关于驴的问题，唐·吉诃德踌躇了一下，回想是否有某位游侠骑士的侍从居然还要骑驴，结论是前所未有。尽管如此，他还是同意了桑乔带上驴，并打算等到以后有机会，再给桑乔换个体面的坐骑。唐·吉诃德按照那店主对他说的，带上了衬衣和其他一些必需东西。一切准备之后，一个夜晚，桑乔没有向老婆和孩子告别，唐·吉诃德也没有向女管家和外甥女辞行，就悄悄地离开了村庄，没有被任何人看见。他们连夜赶路，待到天亮时终于放心了，即使人们找他们也找不到了。

桑乔带着褡裢和酒囊，骑在驴上神态威严，满心希望现在就成为主人承诺的岛屿总督。唐·吉诃德碰巧又到了蒙铁尔原野上，也就是他初征失利的地方。这次不像上次那么受罪了，因为正值

清晨，太阳斜射在他身上，并没有让他感到疲惫。

这时，桑乔对他的主人说：

“游侠骑士大人，您可千万记着您许诺的那个岛屿。无论岛有多大，我都能管理。”

唐·吉诃德回答说：

“你应该知道，桑乔朋友，古时候游侠骑士征服岛屿或王国之后，就封他的侍从做那儿的总督。这是很通常的习惯，我决不会破坏它，而且我还打算做得比他们更好。如果侍从老了，不愿意再干白天受累、晚上吃苦的破差使，就封侍从作个不大不小的村镇或县区的伯爵，最多是个侯爵。只要你我都活着，我完全可以在六天之内征服一个王国，再加上几个附庸国，你正好可以做一个附庸国的国王。对此你别以为有什么了不起。有些前所未闻、连想也不敢想的事情往往会在骑士身上发生。我给你的会比我承诺给你的还多，这在我是很容易做到的。”

桑乔说：“那么，如果我真的在您说的某次奇迹中当上国王，那我老婆安娜·古铁雷斯至少是王后，我的儿子也成王子了。”

“难道还有谁对此怀疑吗？”唐·吉诃德说。

“我就不太相信，”桑乔说，“对于我来说，就算上帝让王国似雨点一般从天上掉下来，也不会有一个正好落在玛丽·古铁雷斯头上。您知道，她根本不是当王后的料，当女伯爵还差不多。这得靠上帝帮忙呢。”

“那你就听凭老天爷安排吧，”唐·吉诃德说，“他会给你一个最合适的位置。不过你别太没志气。你至少得做个总督才行。”

“我不做总督，大人。”桑乔说，“我愿意跟随尊贵的主人。所有的职位，只要对我合适，我又承担得起，您都会给我的。”

## 第八章

### 骇人的风车奇险中唐·吉诃德的 英勇表现及其他

这时他们远远地发现了田野里有三四十架风车。唐·吉诃德一看见风车就对待从说：

“命运的安排比我们希望的还好。你看那儿，桑乔·潘萨朋友，那儿有三十多个大得吓人的巨人。我想同他们战斗，要他们所有人的性命。有了战利品，我们就可以发财了。这是正义的战斗。消灭地球表面这些坏东西是对上帝的一大贡献。

“什么巨人？”桑乔·潘萨问。

“就是你看见的那些长胳膊的家伙，有的臂长足有两西里呢。”唐·吉诃德说。

“您看，”桑乔说，“那些根本不是巨人，是风车。”

唐·吉诃德说：“你真是外行，你还不懂冒险。他们是巨人。如果你害怕了，就远远地站着，我去同他们拼命。

说完他便骑着马冲出去。侍从桑乔大声喊着告诉他，他进攻的明明是风车，不是巨人。可他全然不理睬，根本听不见侍从桑乔的喊叫，一口认定那就是巨人，跑到跟前也没看清那是什么东西，只是高声喊道：

“不要逃跑，你们这些胆小的下流东西！我单枪匹马向你们作战来了。”这时正好起了点风，风车开始转动，唐·吉诃德见状便说：

“即使你们有巫术，也逃脱不了我的惩罚。”

说罢，他又虔诚地请他的杜尔西亚夫人保佑他，请她在这个关键时刻帮助他。说完他戴好护胸，攥紧长矛，飞马上前，冲向

前面的第一个风车。长矛刺中了风车翼，可风车翼在风中转得正猛，把长矛折断成几截，把马和骑士重重地摔倒在田野上。桑乔催驴飞奔而来救护他，只见唐·吉诃德已动弹不得。“上帝保佑！”桑乔说，“我不是告诉您了吗，看看您在干什么？那是风车，除非谁脑袋里有风车打转，否则怎么能不知道那是风车呢？”

“住嘴，桑乔朋友！”唐·吉诃德说，“战斗这种事情，比其它东西更为变化无常。我明白一切，是那个偷了我的书房和书的魔法师弗雷斯通把这些巨人变成了风车，以剥夺我战胜他而赢得的荣誉。他对我充满敌意。不过到头来，他的恶毒手腕终究敌不过我的剑的锋芒。”

“让上帝来安排吧。”桑乔·潘萨说。

桑乔把唐·吉诃德重新扶上马。那匹马已经摔得东倒西歪了。他们一边谈论着刚才的险遇，一边继续赶路。唐·吉诃德说那儿来往的人多，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凶险。不过最令他难过的还是长矛没有了。他对侍从说：

“我记得在小说里看到过，一位叫迭戈·佩雷斯·德巴尔加斯的西班牙骑士，在一次战斗中折断了剑，他从圣栎树上砍下了一根大树枝。那天他用这根树枝干了很多了不起的事情，打倒了许多摩尔人，落了个绰号“大棍子”。我说这些是因为假如我们也碰到一棵圣栎树或栎树，我就折一根大树枝，用它做一番事业。你多运气，能看到并证明这些几乎令人难以相信的事情。”

“靠上帝来安排吧，”桑乔说，“我相信您说的话。不过请您坐直点，现在身子都歪到一边去了，准是摔痛了。”

“是的，”唐·吉诃德说，“我痛也不会出声的，因为游侠骑士不能由于受伤而呻吟，就算肠子流出来也不能叫唤。”

“既然这样，我就没什么说的了。”桑乔说，“不过天知道，我倒是希望您别忍着疼。反正我有一丁点儿痛就得哼哼，除非规定游侠骑士的侍从也不能叫唤。”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看到侍从这么傻气，唐·吉诃德忍不住笑了。唐·吉诃德对他说，随从可以随时任意哼哼，反正直到此时，他还没读到过认为这违反骑士规则的说法。桑乔这时提醒说该是吃饭的时候了。他的主人却说不想吃，而桑乔想吃也可以吃。既然得到了准许，桑乔就在驴背上坐好，从褡裢里拿出吃的，远远地跟在主人后面边走边吃，还不时拿起酒袋来津津有味地呷一口，那个样子，就是马拉加最享口福的酒店老板见了也会嫉妒。桑乔这样愉快地喝酒，早把主人对他许的诺言忘得一干二净了，觉得这样到处冒险并不是件苦差事，倒是挺舒服的。

最后，他们在几棵树之间的空地上过了一夜。唐·吉诃德还折了一根干树枝，把断矛上的铁矛头安上去，权当长矛。唐·吉诃德彻夜未眠。他要按照书上所写的样子，想念杜尔西内亚。书里的那些骑士常常在荒林中几夜无法入眠，以想念意中人权且作为排遣。桑乔却正相反，他酒足饭饱，一觉睡到天大亮。直到阳光照耀在他脸上，小鸟欢欣鸣啭。要不是主人叫醒他，他还在睡梦中呢。起来后，他摸了一下酒囊，发现比前一天晚上瘪了些，不禁一阵心痛，他知道没有办法马上补充这个酒囊。唐·吉诃德还是不想吃东西，就像前面说的，他要靠美好的回忆来滋养自己。他们又踏上了通往拉皮塞峡口的路程。约摸下午三点钟，他们看见了山峡。

唐·吉诃德一看见山峡就说：“桑乔·潘萨兄弟，我们会在这里会碰见无数的奇事。不过你要注意，即使你看见我遇到了世界上最严重的险情，你都不能用你的剑来保护我。但如果是恶棍和下等人，你可以帮助我。但如果是骑士，你就没有资格来帮助我。这是骑士规则所禁止的，除非你已经被封为骑士。”

“是的，大人，”桑乔说，“我遵命就是，尤其是我本人生性平和，不愿招惹是非。可是说真的，要是该我自卫了，我可顾不了那么多，因为不管是神的规则还是世俗的规则，总是容许人实

行自卫的。”

“是啊，是啊，”唐·吉诃德说，“不过，在帮助我进攻骑士这点上，你还是得按捺住，不得胡来。”

桑乔说：“我会像记着礼拜日一样记着这点，照此行事。”

他们正说着话，路上出现了两个圣贝尼托教会的教士，骑着两匹骆驼一般大的骡子，戴着面罩，打着阳伞。随后跟着一辆车，车旁边有四五个骑马的人和两个步行的骡夫相随。后来才知道，车上是位比斯开贵夫人，要去塞维利亚。教士虽然同那一行人的是同一条路，但并不是一伙。唐·吉诃德一发现他们，便对桑乔说：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这大概就是前所未有的奇遇了。那些黑乎乎的东西可能是——不，肯定是几个魔法师，他们劫持了车上公主。我必须全力铲除这种罪恶行径。”

“这比风车的事还糟糕，”桑乔说，“您瞧啊，大人，那是圣贝尼托教会的教士，那辆车肯定是某位过路客人的。您小心，我跟您说，您要多多小心，千万别上魔鬼的当。”

唐·吉诃德说：“我对你说过，桑乔，关于冒险的事情你不懂。我说的是真的，你马上就会看到。”说完，他冲上去，迎着两个教士站到路中间。待估计他们能听到自己的声音时，唐·吉诃德高声喊道：

“你们这些妖魔鬼怪，把你们劫持的公主立刻留下，否则，你们马上就会因为你们的罪恶行径而受到正义的惩罚。”

两个教士勒住缰绳，被唐·吉诃德的装束和话弄得惊讶不已，说：

“骑士大人，我们不是罪恶的魔鬼，而是圣贝尼托教会的两个教士。我们赶自己的路，不知道什么被劫持的公主。”

“我可不吃这一套，花言巧语对我不起作用。我认识你们这些撒谎的混蛋。”唐·吉诃德说。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不等两人回答，唐·吉诃德便催马提矛冲向走在前面的教士。他怒气冲冲，来势凶猛至极，要不是那个教士自己滚落下马，唐·吉诃德准会把他刺下马，那就糟了，即使不死，也得半死。第二个教士看到自己的同伴这个样子，便夹紧那匹快骡的肚子，风一般地逃走了。

桑乔·潘萨看到教士落地，便立刻下驴，跑到他身边，开始剥他的衣服。这时，教士的两个伙计赶来，问他为什么要扒教士的衣服。桑乔说，作为主人唐·吉诃德打败这一仗的战利品，这衣服理所当然属于他。两个伙计不懂得竟有这等荒唐事，也不明白什么战利品、打仗之类的事情，看到唐·吉诃德已经走远，便冲上去，一把把桑乔打倒在地，把他的头发和胡子都拔光了。还猛踢一顿，打得他躺在地上，气都没了，晕了过去。

那教士心惊胆战，面无血色，赶紧翻身上骡，催骡赶快逃跑。那个教士正远远地观望，看这场意外的遭遇如何收场。两个教士不等事情结束，马上就走了，一路上还划着十字，仿佛身后有什么魔鬼跟着似的。

上面说过，唐·吉诃德正在和车上的夫人说话。他说：

“尊贵的夫人，您可以任意行动了。现在，劫持您的匪徒已经被我有力的臂膀打得威风扫地。您不必打听解救您的人的名字，让我主动告诉您，我是曼查的唐·吉诃德，一位游侠骑士和冒险家，托博索的绝世美人杜尔西内亚的追随者。您无需报答我，我只希望您能够到托博索去，替我拜见那位夫人，告诉她我的英勇行为。”

唐·吉诃德的这番话被一个跟车的侍从听到了。他也是比斯开人，看到唐·吉诃德不让他们前行，还要让他们回到托博索去，就冲到唐·吉诃德面前，抓住唐·吉诃德的长矛，用蹩脚的西班牙语和更蹩脚的比斯开语说道：

“滚开，骑士，真讨厌。我向创造我的上帝发誓，如果你还



“不让车走，你就是自取灭亡！”

那人的话虽然难懂，但唐·吉诃德听得十分清楚。他镇静地回答：

“你不是骑士，我根本不会理睬你，否则早就惩罚你了，臭东西！”

比斯开人说：

“我不是骑士？我向上帝发誓。如果你投矛拔剑，你就会看到陆地上的比斯开人，在海上是英雄，面对魔鬼也是英雄！而你呢，除了胡说八道，还会干什么？”

“阿格拉赫说，看剑！”唐·吉诃德说。

唐·吉诃德把长矛扔在地上，拔出剑，挎着盾牌，向比斯开人冲去，一心要把他置于死地。

比斯开人一看唐·吉诃德这架势，想下骡应战，因为，那租来的破骡子靠不住。可是已经晚了，他只好抽剑迎战，又顺手从车内抽出一个坐垫当盾牌。两人对打起来，仿佛是两个不共戴天的仇敌。其余的人一直在劝他们，可是他们根本不理。那个比斯开人还结结巴巴地说，如果不让他们交战，他就要把女主人和所有在一旁胡说八道的人都杀掉。车上的夫人被眼前的景象吓得惊魂失魄，赶紧让车夫把车赶远些，从远处观看这场激战。比斯开人从护胸盾牌上侧向唐·吉诃德的胳膊狠狠地砍了一剑。要不是唐·吉诃德有所防备，早就被齐腰劈成两半了。

唐·吉诃德觉得肩上受到了重重的一击，便大叫一声：

“哦，我的美人，绝世佳丽杜尔西内亚，请您来帮助您的骑士吧！为了报答您的恩宠，他现在正挺身迎战，要大难临头了。”

说完，他握紧剑，拿好护胸盾，马上向比斯开人进攻，决意一剑见输赢。

比斯开人看出了唐·吉诃德的凶猛，决定跟他拼一拼。可那骡子已疲惫不堪，并且也不习惯打仗，依然寸步不移。比斯开人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

无可奈何，只好用坐垫挡住自己的身体。

前面说过，唐·吉诃德举剑向那狡猾的比斯开人冲去，一心要把他劈成两半。比斯开人也同样举着剑，用坐垫挡护着自己，迎战唐·吉诃德。观战的人都心惊胆战，提心吊胆，不知道会惹出什么事来，威胁到自己。车上的夫人和其他女仆一个劲地向西班牙所有神像和寺院千遍万遍地祈祷，乞求上帝把比斯开人和她们从巨大的危险中解救出来。

## 第九章

### 大胆的比斯开人和英勇的曼查人恶战结束

前面我们谈到，骁勇的比斯开人和威名赫赫的曼查人都高举利剑奋力向对方劈去。要是真劈着了，两人都会从头到脚被劈成两半，像两个裂开的石榴。可是这个有趣的故事在关键却忽然中断，作者也没有交代下文。

我十分沮丧。阅读伊始吊起的胃口现在变成了难觅其余的惆怅。我觉得不可能也不应该，竟没有某位博学者负责把这位优秀骑士前所未闻的丰功伟绩记录下来。我不相信如此动人的故事会支离破碎，残缺不全。这只能归咎于可恶的时间，它吞噬了所有的一切，把这个故事埋没了。故事的其余部分是这样被发现的：

有一天，我在托莱多的阿尔卡纳碰到一个小孩，他正在向一个丝绸商兜售几个旧抄本和旧诗稿。我爱看书，连街上扔的碎纸也要看看。被这种嗜好驱使，我抽出一本翻看，认出上面的字是阿拉伯文。我虽然能认出来，可是看不懂，凑巧找到了一个翻译。他把书拿在手里，从中间翻开，读了一点儿就笑开了。我问他笑什么。他说笑书的边白上加的一个批语。我让他讲给我听，他边笑边说：

“我说了，边白上这样写着：故事里常常提到的托博索的杜尔西内亚，据说是曼查所有妇女中腌猪肉的第一把手。”

我一听说托博索的杜尔西内亚，心中一惊，然后才想起来，那几个笔记本里一定有唐·吉诃德的故事。于是，我就催他把笔记本的开头部分念给我听。他当即随口把阿拉伯文翻译成西班牙文，说是“曼查人唐·吉诃德的故事，阿拉伯历史学家锡德·哈迈德·贝嫩赫利著”。

我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来掩饰我听到这个书名时的喜悦。我只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花了半个雷阿尔，就把那孩子的所有纸张和笔记本从丝绸商那儿截了过来。我随即和那个摩尔人来到一个大教堂的回廊里，让他把笔记本里所有关于唐·吉诃德的内容原原本本地翻译成西班牙文，要多少钱都可以给他。他用了一个半月多一点儿的时间，就把整个故事都翻译过来了，其内容也正好与中断那一部分相连。

书上写到，两位愤怒的勇士高举利剑。首先是暴怒的比斯开人出击。这一剑有力凶猛，差点儿要了我们的骑士的命。然而幸运的是，利剑劈偏了一些，只是把他左半边的甲冑、大半个头盔和半只耳朵由左肩劈下，七零八落地散在地上，使得骑士狼狈不堪。

天哪！这位曼查人看到自己这副样子，顿时怒火攻心，只见他重新翻身上马，双手持剑，气势汹汹地刺向比斯开人，正中比斯开人的脑袋，比斯开人脑袋可没戴头盔，这下可真是遭了毒手，要不是他紧紧抱着骡子的脖子，早就栽下来了。不过，比斯开人的脚已经脱离了马镫，手也松开了。骡子被突如其来的攻击吓坏了，沿着田野狂奔起来，几个跳跃就把主人摔到了地上。

唐·吉诃德冷眼看着，看到比斯开人落马，便悠然走到比斯开人面前，用剑尖指着他的眼睛，令他投降，否则，就要砍下他的脑袋。比斯开人已经惊魂失魄，一句话也说不出。唐·吉诃德正在气头上，幸亏车上那几位一直在惊恐地观战的夫人来到唐·吉诃德面前，苦苦哀求他大发慈悲，饶恕她们的侍从。唐·吉诃德骄矜地说：

“是的，美丽的夫人们，我愿意遵命，不过有个条件，就是这位骑士得答应去托博索，代我去拜见绝世无双的唐娜·杜尔西内亚，由她发落。”

惊恐万状的夫人们根本没明白怎么回事，也没问谁是杜尔西内亚，就一口答应下来。

“我相信你们的话，就饶了他了。他本来是不该轻饶的。”

## 第十章

### 唐·吉诃德和侍从桑乔的有趣对话

桑乔·潘萨被教士的伙计狠狠打了一顿，这时也爬了起来。他一直看着主人唐·吉诃德的战斗，心里暗暗祈求上帝保佑主人胜利，能够夺取某个小岛，让他如约当个总督。因此，他看到战斗结束，主人准备翻身上马时，便抓住马蹬，不等主人上马，便一下子跪在主人面前，抓住主人的手吻了一下，说：

“我的唐·吉诃德大人，请您把在这场苦战中赢得的小岛赐予我吧。不管它有多大，我自认为有能力能管理得象别人一样好。”

唐·吉诃德答道：

“听着，桑乔兄弟，这次冒险以及其它此类冒险并不是为了争夺小岛，只是路遇之战。这种战斗得不到什么，只能落个头破或耳缺。耐心一点儿，以后还会有别的奇遇，那时候你不仅可以当总督，而且可以做更大的官。”

桑乔感激万分，他再次吻唐·吉诃德的手，还吻他的护马甲，扶唐·吉诃德骑上罗西南多，自己也骑上驴，就上了路。桑乔骑着他的驴拼命追赶，可是罗西南多走得很快，眼看他已落在后面，只好拉开嗓门，让主人等等他。唐·吉诃德勒住罗西南多的缰绳，等这位疲惫不堪的侍从赶上来。桑乔刚一赶上，就说：

“大人，我觉得咱们最好先到某个教堂去躲一躲才好。刚才同您战斗的那个人受了伤，只怕还会找人来追捕咱们，若是把咱们抓住了，要逃出来就不容易。”

唐·吉诃德说：“住嘴！游侠骑士可以杀人累累，哪儿有被抓起来的！你见到过或读到过吗？”

“我对杀人罪一无所知，”桑乔说，“可这毕竟是可怕的。”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别担心，朋友，”唐·吉诃德说，“即使你被抓住了，我也会把你救出来。不过你说实话，你还见过比我英勇的骑士吗？在你读过的传记里，是否有人比我更勇猛顽强？”

桑乔答道：“实际上，我不认字，也不会写字，从没读过任何传记。不过我敢打赌，比您更神勇的主人，我这一辈子从没服侍过。愿上帝保佑，您可别勇敢得出乱子。我要请您给自己治治伤。您那只耳朵流了很多血。我的褡裢里有纱布和白药膏。”

“唉，”唐·吉诃德说，“要是我早想到做一瓶圣水就好了，只需一滴，马上药到病除。”

“那是什么圣瓶、什么圣水呀？”桑乔问。

唐·吉诃德说：“那种圣水的配方我还记得。有了那种圣水就什么都不用怕了。我把圣水交给你，要是我在战斗中被拦腰斩断（这种事常有），就在血还未凝固之前，把我轻巧落地的上半身仔细地安放在另外那半截身子上，一定要安放得严密一些，然后，你再给我喝点儿那种圣水，你就会看到，我一点儿事儿也没了。”

“如果有那种圣水，”桑乔说，“我宁愿不作海岛总督了。只求您把那种圣水的配方告诉我。我估计无论在什么地方，一盎司圣水都可以卖个好价钱。有了它，我就可以过一辈子体面舒服的日子了。不过我想知道，那种圣水的成本是不是很高？”

“用不了多少钱就可以做许多圣水。”唐·吉诃德说。

“哎呀，”桑乔说，“那您还等什么，为什么不现在就动手做圣水，并且教我做呢？”

“住嘴，朋友，”唐·吉诃德说，“我想教给你更了不起的奥秘，让你得到更大的好处。现在咱们先治伤。我这只耳朵疼得很厉害。”

桑乔从褡裢里拿出了纱布和药膏。可是，唐·吉诃德一看到自己的头盔破了，又差点儿发疯。他一手按剑，仰望天空，说道：

“我要发誓，在向那个家伙报仇之前，我要过食不近桌，眠不近妻的生活，就象曼图亚侯爵那样。”

桑乔闻言说道：

“您看，唐·吉诃德大人，如果那个骑士按照您的吩咐去拜见了咱们美丽的杜尔西尼亚夫人，他的事也就算完了。只要他不再做别的坏事，就不该再受惩罚。”

“你说得对，”唐·吉诃德说，“那我取消要向他报仇的盟誓。不过我还要发誓，在从某个骑士那里抢到一个与此头盔一模一样的头盔之前，我还要过我刚才说的那种生活。桑乔，你不要以为我是随口乱说，我是在效仿先人。”

“这种誓言您还是让魔鬼去说吧，我的大人，”桑乔说，“这样既伤身体又伤神。不信，您现在就告诉我，假如我们一直都碰不到一个头戴头盔的人怎么办？您难道真的为了自己说过的疯话而给自己找种种麻烦，例如不脱衣睡觉，在野地里过夜啊，您看看，这路上根本没有披盔甲的人，全是些穿得破破烂烂的脚夫车夫。他们不仅不戴头盔，也许一辈子连头盔都没听说过呢。”

“你错了，”唐·诃德说，“用不了两个小时，咱们在这个路口就可以看到好多披挂甲冑的人呢。”

“好吧，但愿如此。”桑乔说，“求上帝让我们走运。希望海岛早早到手，那我就是死也瞑目了。”

“我对你说过，桑乔，你别担心。就算是没有岛屿，那你一定在陆地上受到热情款待的。你应该高兴。咱们先不谈这个，你看看褡裢里是否有什么食物，吃完我们就去找个城堡过夜，做我说的那种圣水。不瞒你说，我的耳朵疼得很厉害。”

“我这儿有一个葱头、一点儿干酪和几块硬面包，”桑乔说，“不过像您这种勇敢骑士不应该吃这样的烂东西。”

“你怎么这样想！”唐·吉诃德说，“你要知道，桑乔，一个月不吃东西是游侠骑士的骄傲。即使吃，也是有什么吃什么。你若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是像我一样读很多书，就会明白这些道理了。不过，虽然这种书很多，却并不意味着游侠骑士除了偶尔吃一些奢侈的宴会之外，整日节食。我们可以想象，他们不能不吃东西，因为他们也是和我们一样的人。而且你也该知道，他们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在野林荒郊奔走，又没厨师，所以他们的日常食物都是粗糙简朴的，就像你给我的那些食物一样。所以，桑乔朋友，你别担心，我愿意吃这些东西。你也不要另出花样，惹游侠骑士生气。”

“对不起，”桑乔说，“我刚才说过，我既不会读，也不会写，根本不懂什么骑士的规矩。从现在起，我一定会为您准备各种干果作食品。但我不是骑士，所以就给自己准备些鸡鸭或其它更有营养的东西。”

唐·吉诃德说：“桑乔，我不是说骑士只能吃你说的那些果子，而是说他们最常吃的就是那些东西和一些野菜。他们能辨别那些野草，我也能。”

桑乔说：“能够辨别那些野草可是学问啊。我想，说不定哪天就用得上。”

桑乔把带的东西拿了出来，两人和和气气地吃起来。不过，他们又急于找到一个过夜的地方，便草草吃完了那些冷干粮，骑上马急急忙忙赶路，要在天黑之前找到村落。可是他们只看到几间牧羊人的茅屋，于是决定去投宿。因为没能赶到村落，桑乔十分沮丧，可唐·吉诃德却很愿意。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时，他都认为这是锻炼其骑士精神的好机会。



## 第十一章

### 唐·吉诃德与几个牧羊人的故事

几个牧羊人热情接待了唐·吉诃德。桑乔将就着安顿好罗西南多和他的驴，可是闻到锅里炖羊肉散发出的香味就立刻折了回来。他想看看羊肉熟了没有，巴不得马上就尝一尝。这时，牧羊人把锅从火上端了下来，在地上铺了几张羊皮，转眼摆上一张旧桌子，非常客气地请两人共同进餐。茅屋里的六个牧羊人围坐在羊皮四周。他们首先以他们乡野的礼仪请唐·吉诃德坐在一个倒置的木桶上。唐·吉诃德坐下后，桑乔站在旁边用角杯倒酒。唐·吉诃德看到桑乔站着，就对他说：

“桑乔，为了让你看到游侠骑士的殊荣，看到任何人只要与骑士稍有联系，马上就会得到世人的赞扬和尊重，我要你坐在我身边，与我一块儿吃饭，一块儿喝酒，不分你我，尽管我是你的主人，也是你的大人。所谓游侠骑士，可以用一句谈论爱情的话来说，就是‘一切平等’。”

“不胜荣幸！”桑乔说，“不过我是这样的，只要有好东西吃，我自己一人站着吃和陪着皇帝吃一样香，甚至比陪着皇帝吃更香。而且说实话，您应该知道，我自己在角落里可以不必装模作样，假装斯文，即使吃面包葱头，也比在餐桌上吃吐火鸡强，因为在餐桌上我连揩嘴，喷嚏、咳嗽或做其他事都不行。因此，我的大人，我是您的侍从。已经是您的亲随了，非常荣耀。所以我请您把这荣誉换成其他更实惠的东西赏给我吧。这些荣誉，我倒是很领情，可永远用不上啊。”

“尽管如此，你还是得坐下，‘卑微之人，上帝举荐’。”

唐·吉诃德拉住桑乔的胳膊，硬让他坐在自己身旁。几位牧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羊人根本不懂什么骑士、侍从之类的话，只是愣愣地注视着客人津津有味地把拳头大小羊肉块吞进肚里。羊肉吃完后，很快又把面前摆着的两只酒囊喝空了一个。唐·吉诃德酒足饭饱，心情非常愉快。

晚饭结束后，一个牧羊人说：

“游侠骑士大人，为了证明我们对您的真情，我们想请我们的一个伙伴唱唱歌，高兴高兴。我们这个伙伴一会儿就来。他又聪明又多情，并且能认字写字。他是三弦牧琴演奏手，演奏得妙极了。”

牧羊人刚说到这儿，耳边就传来了三弦牧琴的乐曲声。那个小伙子也随之出现。他最多二十二岁，面目清秀。牧羊人们问他是否吃了饭，他说吃过了。刚才推荐他的那个人对他说：

“安东尼奥，你赏脸唱个歌儿吧，这可以为我们带来欢乐，也让我们这位贵客看看，在这深山老林里也有懂音乐的人。我们已经对他夸过你的本领，希望你露一手，证明我们说的是真话。你请坐，唱唱你那教士叔叔为你作的爱情歌谣吧，这歌谣大家都喜欢哪。”

“好吧。”小伙子说。

小伙子不等大家再三邀请，坐在一截圣栎树干上，弹着三弦牧琴，很动情地唱起来，安东尼奥的歌。

等到牧羊人唱完了他那动人的歌曲，唐·吉诃德请求牧羊人再唱点什么。可桑乔着急着想去睡觉，不愿意再听歌了。他对主人说：

“您也该去休息了。这几位好心人劳累了一天，不能整夜唱歌。”

“我懂你的意思，桑乔，”唐·吉诃德说，“你刚才喝多了酒，现在需要的是睡觉而不是音乐。”

“感谢上帝，大家都唱得不错。”桑乔说。

“这我不否认，”唐·吉诃德说，“你找地方休息吧。干我这一行的，最好是守夜，而不是睡觉。不过，不管怎样，桑乔，你最好先看看我的耳朵，它疼得太厉害了。”

桑乔照办了。一个牧羊人看到唐·吉诃德的伤，对他说不必着急，说他有药可以使他很快康复。牧羊人拿来几片迷迭香叶子，这种东西当地很多。牧羊人把叶子嚼碎，加上一点儿盐，敷在唐·吉诃德的耳朵上，包扎好，说用不着别的药了。他的话不错，唐·吉诃德的耳朵果然好了。

## 第十二章

### 一位牧羊人向唐·吉诃德等人讲的故事

这时，又来了一个从村里送粮食来的小伙子。他说：

“伙计们，你们知道村里出的事吗？”

“我们怎么会知道。”一个牧羊人说。

“告诉你们吧！”小伙子说，“那个有名的学究牧人克里索斯托莫今天早晨死了。人们私下说，他是因为爱上了财主吉列尔莫的女儿马塞拉而死的。那个小妖精常扮成牧羊姑娘在这附近来来往往。”

“你是说为了马塞拉？”有人问。

“就是她，”小伙子说，“最有意思的就在于他已立下遗嘱，要把他埋在栓皮槲树旁边的石头脚下。据说，那是他第一次看到马塞拉的地方。他还有许多其他要求，镇上的牧师们说不能照办，也不应该照办，估计是些邪恶的事情。可他的老朋友安布罗西奥却要全都按照他的吩咐办，村上对此议论纷纷。据说，最后还是得按照克里索斯托莫和他那几个牧人朋友的意志办。明天，他们要到我刚才说的那个地方大张旗鼓地举行葬礼。这事我可得看看，即使明天赶不回去，我也得去。”

“我们都去瞧瞧热闹吧，”那群牧羊人说，“现在咱们抓阄吧，看明天谁留下来看羊。”

“说得对，佩德罗，”一个牧羊人说，“不过别抓阄了，我留下来看羊就是了。倒不是我心眼好或者不想去看，我这只脚扎了一根刺，走不得路。”

“那我们得谢谢你。”佩德罗说。

唐·吉诃德请求佩德罗告诉他，死者是什么人，那个牧羊姑

娘又是什么人。佩德罗回答说，据他所知，死者是山那边一个地方的有钱人家的公子，在萨拉曼卡读了很多年的书，据说回乡时已经非常有学问。听说他最了解的是星星的学问，还在太阳和月亮在天上的事。他能准确地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太阳被吃掉或月亮被吃掉。”

“那叫日蚀、月蚀，朋友，是那两个发光天体被遮住了。”唐·吉诃德说。

佩德罗顾不上这些，接着说：

“他还能算出哪年是丰年，哪年是‘黄年’。”

“你大概是说荒年吧，朋友。”唐·吉诃德说。

“荒年或黄年，”佩德罗说，“就是那意思。据说他父亲和他那些朋友们听他的话都发了财。那些人都听他的。他常告诉那些人：‘今年该种大麦，不要种小麦；或今年种鹰嘴豆，不能种大麦；来年油料大丰收，以后三年油料一滴油没有’。”

“那叫占星学。”唐·吉诃德说。

“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堂，”佩德罗说，“不过我知道，这些东西他都懂，而且懂得比这多多了。简单地说，他从萨拉曼卡回来没几个月，有一天，突然脱下了他上学时穿的长袍，换上牧人的衣服，还拿着牧杖，披上了羊皮袄。他那个叫安布罗西奥的好朋友，原来和他是同学，也同他一起打扮成牧人的样子。村里人看到他们俩忽然穿上了牧人的衣服，都很惊讶，猜不透怎么回事。那个时候，克里索斯托莫的父亲已经死了，他继承了好大一份遗产：田地啊，货物啊，大群的牛羊还有许多钱，他全继承了，这确实是他应得的。他人缘好，很随和，好人都喜欢他，他还有一副讨人喜欢的面孔。后来人们才明白，他扮成牧人就是为了在旷野追随那个牧羊姑娘马塞拉。可怜的克里索斯托莫早已爱上了她。你也该知道这个姑娘是谁了。也许，或者根本不用也许，你这辈子也不会听说这样的事情，即使你活到一百岁。”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说，亲爱的大人，”牧羊人说，“在我们村里还有个人，比克里索斯托莫的父亲还阔气，他叫吉列尔莫。上帝不仅赐予他大量财产，还赐给他一个女儿。孩子的母亲在生产时死了。她是我们这一带最好的女人，她长得漂亮，善于理财，而且还是穷人的朋友。因为她死了所以她丈夫也过于悲痛死去了。把女儿马塞拉，那个有钱的姑娘，留给了她的一个当神甫的叔叔。她叔叔就在我们村任职。小女孩越长越漂亮，让我们想起她的美丽的母亲。她长到十四五岁的时候，凡是见到他的人都称赞她漂亮。还有更多的人爱上了她，整天魂不守舍。但他的叔叔对她看管得很严。尽管如此，她的美貌，还有巨富，不仅名扬我们村，而且传到了方圆数十里之外很多富人那儿。他们成天纠缠着她叔叔，要娶她为妻。她叔叔呢，确实是个好人。后来看她到了结婚的年龄，也愿意让她嫁人，可是一定要事先征得她本人的同意。村里的人都称赞他是位好神甫。”

唐·吉诃德说：“你再接着讲。这事很有意思，而你呢，有意思的佩德罗，讲得也很有趣。”

“大人觉得有趣就行了。你知道，后来他叔叔向她介绍了一个个求婚的小伙子的情况，让她任意挑选一个。可她只是回答说还不想结婚，总说觉得自己还小，还不能够承担起家庭的责任。这些话听起来很对，她叔叔也就不再坚持了，想等她年龄再大些，能够自己选择伴侣再说。她叔叔常说，做父母的不应该强迫儿女们违心地结婚。

“可是谁也没想到，有一天，娇贵的马塞拉忽然成了牧羊姑娘。她叔叔和村里所有人都劝她别这样，可是她满不在乎，和村里其他牧羊女一起去了野外。这回她一露面，美貌让人看见了。于是，无数的小伙子、贵族和农夫都换上了牧羊的衣服，到野外追求她。其中一个，我刚才说过，就是我们那位克里索斯托莫·马塞拉过着自由自在的、没有约束的生活，同时，她对保持自己

的名誉也十分注意，不给所有讨好她、追求她的人一点儿如愿的希望。她并不回避和牧羊人作伴、谈话，对他们既有礼貌又友好。可一旦发现其中任何一个人有企图，哪怕是最正经最纯洁的求婚，她就立刻不理睬那人。她这种脾气给人的伤害太大了，因为她漂亮可爱，吸引了那些想向她献殷勤并得到她青睐的人的心，可是她的蔑视和指责却又让那些人绝望。他们只能说她狠心，这可能就是马塞拉的性格吧。

“如果你在这里呆一天，大人，你就会听到，田野里回荡着的那些绝望的叹息。附近有几十棵山毛榉树，光滑的树皮上刻满了马塞拉的名字。在某个名字上端，还刻着一个王冠，似乎她的追求者在说，世上所有美女中只有她配得上佩戴。”

“唉，我可以理解克里索斯托莫为何而死了。所以，我劝你，大人，明天去参加他的葬礼，去看看，克里索斯托莫有很多朋友，而且埋葬他的地方离这儿只有半西里远。”

“我会去的，”唐·吉诃德说，“感谢你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

“噢，”牧羊人说，“有关马塞拉那些情人的事，我知道的还不足一半呢。不过，明天也许咱们能在野外碰到个把牧人给我们讲讲。这会儿，你还是到屋里睡觉吧，你的伤口上了药，不会有什么事的，可是沾上露水就不太好。”

桑乔·潘萨已经在暗暗地骂这个滔滔不绝的牧羊人了，现在他也请求主人到佩德罗的茅屋里去睡觉。

唐·吉诃德进了茅屋，不过整夜都在模仿马塞拉情人的样子彻夜思念杜尔西内亚。桑乔·潘萨在罗西南多和他的驴之间睡觉。他睡觉一点儿也不像个失意的情人，他只是一个被踢得浑身是伤的人。

## 第十三章

### 牧羊姑娘马塞拉的故事结束及其他

太阳刚从东方露脸，五六个牧羊人便起了床。他们又叫醒了唐·吉诃德，问他是否准备去看克里索斯托莫的隆重葬礼，如果去，他们一起去。唐·吉诃德觉得再好不过了，便起来叫桑乔马上套马备鞍，桑乔麻利地备好马，大家一起上了路。走了不远，在一个十字路口，迎面走来六个牧羊人，都穿着黑皮袄，同他们一起还有两个骑马的英俊男子，旁边是三个徒步的仆人。碰到一起时，大家都彬彬有礼地相互问候，一打听才知道都是去参加葬礼的。于是大家就并作一路走。这时，一个骑马的人对他的伙伴说：

“比瓦尔多大人，咱们宁可耽误行程也得看看这场隆重的葬礼，我觉得这样做一定值得。按照这些牧人的讲法，无论那个死去的牧人还是那个害死人的牧羊姑娘，都是挺怪的。这番葬礼一定不同寻常。”

“是啊。”比瓦尔多说，“我觉得别说是晚走一天，就是晚走四天，也应该去看看。”

忽然，那个叫比瓦尔多的人问唐·吉诃德，在这块和平的土地上行走为何这般装束。唐·吉诃德答道：

“干我这一行，当然只能这样装束。安逸、享受和休养是为那些怯懦的朝臣们准备的，而辛劳、忧虑和武器才是游侠骑士的本分。我就是个游侠骑士，虽然很惭愧，我只是个微不足道的游侠骑士。”

一听这话，大家就知道他精神不正常。可是为个探究个明白，比瓦尔多又问他，游侠骑士是什么意思。



“我从事的就是我刚才说的骑士所从事的职业，我才来到这人烟稀少的偏远地区冒险，以高昂的热情将我本人投入到危险事业中，扶弱济贫。”

听了这番话，那几个旅客终于明白了，唐·吉诃德已经精神失常。尤其看到他是这样一个疯子，更感到惊讶得要命，那个比瓦尔多本来就聪明俏皮，又很活跃，听说离山上的安葬地点还有一段路，为了解闷，便想再听听唐·吉诃德的胡言乱语，于是他说：

“游侠骑士大人，我觉得您从事了世界上最艰苦的职业。依我看，即使苦修会的僧侣也不会这么艰苦。”

“可能差不多吧。”唐·吉诃德说，“不过，它却是世界上不可缺少的，我对此深信不疑。不过，僧侣们与世无争，只求老天保佑人世太平，可我们战士和骑士却是用我们的臂膀的力量和刀剑的锋刃去保卫人世，而且是在野外，迎着夏天难以忍受的烈日和冬天的冰霜。我们是上帝在人间的使者，是他在人间主持正义的助手。我只是想说，根据我遭受的经历，游侠骑士必然更勤劳、更辛劳，常常忍饥受渴，衣衫褴褛，蓬头垢面，要经历许多艰难险阻。而且需要魔法师帮助，否则，他们也会壮志难酬，希望落空。”

“我也这么认为，”那旅客说，“不过有一点我总认为很不好，就是他们总祈求夫人保佑，而且十分虔诚，仿佛她们就是上帝。我觉得这有点像异教的做法。”

“大人，”唐·吉诃德说，“这在游侠骑士道已经成了惯例，就是每当游侠骑士准备进行大的战斗时，都要请求她真心实意地保护自己。这种例子在历史上举不胜举。别因此就以为他们不祈求上帝保佑了。在战斗中只要来得及，他们也会祈求上帝保佑的。”

那个人继续逗唐·吉诃德说话：“也不见得所有游侠骑士都有夫人呀，并不是所有人都谈恋爱嘛。”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不可能，”唐·吉诃德说，“我说骑士不可能没有夫人，就像天上有星星一样。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哪个骑士没有爱情呢。一个骑士没有爱情，那就一定是个杂牌货。他进入游侠骑士的城堡时，就不是从大门进去，而是从墙头进去，像个盗贼似的。”

“尽管如此，”旅客说，“我觉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曾经在书里读到过，高卢的英勇的阿马迪斯的兄弟加劳尔从来都没有专一的意中人，而且也没有因此受到歧视。他是位声名显赫的勇武骑士。”

唐·吉诃德答道：

“大人，‘一只燕子还不能算夏天’。而且据我所知，这位骑士私下是很多情的，喜爱漂亮的女人。他有一个意中人而且他经常极其秘密地祈求她保佑，因为他自诩是个深沉的骑士。”

“如果所有游侠骑士真的都得恋爱，”旅客说，“那么你也一定有一位美貌的夫人，请您说一说她吧。”

唐·吉诃德深深叹了口气，说：

“我还不能肯定我那位可爱的冤家，是否愿意让别人知道她尊敬并且深爱她。既然你如此谦恭地问我，我只能一一奉告。她的名字叫杜尔西内亚，祖籍托博索，那是曼查的一个地方。她的身份高贵，至少是一位公主。她美貌超群：头发是金色的，前额如极乐净土，眉如彩虹，眼似太阳，玫瑰色的面颊，珊瑚色的嘴唇，珍珠般的牙齿，雪白的脖颈，大理石色的胸脯，象牙色的双手，白皙若雪，至于那隐秘部分，依我看，只能赞叹，不可比喻。”

“我们还想知道她的门第、血统和家世。”比瓦尔多说。

唐·吉诃德答道：“她属于曼查的托博索家族，虽然门第有点新，但说不定会在未来几个世纪里发家，成为豪门望族。”

“虽然我出自拉雷多的卡乔平家族，”旅客说，“不敢同曼查的托博索家族相提并论，可是说老实话，这个姓氏我至今还从未

听说过呢。”

“竟然会没听说过呢！”唐·吉诃德说。

其他人边走边仔细听这两个人的对话，就连牧羊人也听得出来，唐·吉诃德已经疯得厉害。只有桑乔·潘萨认为唐·吉诃德说的句句是真，因为他知道唐·吉诃德是谁，而且生来就认识唐·吉诃德。他有点怀疑的是那位美丽的杜尔西内亚，虽然他就住在托博索附近，却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和这位公主。

他们正说着话，这时，从两座高山之间的山谷里，又下来了大约二十个牧人，个个穿着黑羊皮袄，头上戴着花环。其中六个人抬着一个棺材，上面盖满了花环和树枝。一个牧羊人看到了，说：

“来的那几个人抬的是克里索斯托莫的遗体，山脚下就是克里索斯托莫吩咐埋葬他的地方。”

他们立刻跑过去，正好看到那几个人把棺材放到地上，其中四个人拿着尖嘴镐，正在一块坚石旁挖坑。

彼此问候之后，唐·吉诃德以及和他一起来的几个人就走过去看。棺材里的尸体身着牧人服，上面盖满了鲜花。死者约三十岁。人虽然死了，还看得出生前面孔很漂亮，身体也很匀称。尸体周围摆着几本书，有的打开，有的合着，还有很多手稿。所有的人都沉默不语。后来，才有一个抬棺材来的人对另一个人说：

“安布罗西奥，你既然要完全按照克里索斯托莫的遗嘱办，那么你看看，这是不是他指定的那个地方？”

“是的，”安布罗西奥回答，“我那不幸的朋友曾几次在这儿向我讲述他的伤心史。他说第一次向她倾诉衷肠和最后一次就是在这儿，马塞拉拒绝了他，并且蔑视他。因此，他才悲惨地结束了自己可怜的生命。在这里，为了纪念如此多的不幸，他希望在这里长眠。”

他又转向唐·吉诃德和几位旅客说：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各位大人，怜悯地注视着他吧，这是克里索斯托莫，他聪颖过人，温文尔雅，慷慨大度，友遍四方，尊贵无上；他深沉而不狂妄，随和而不卑贱，总之，他品德美好，堪称世界第一，而他的不幸也举世无双。他想爱，却受到厌弃；他崇拜，却遭到鄙视；他满怀爱情，换来的却是生命中途的一具尸体。你们看到的这些手稿完全可以证明这一切。他曾嘱咐我，埋葬了他的尸体之后，就把这些手稿付之一炬。”

“你若是如此对待这些手稿，”比瓦尔多说，“那就比手稿的主人对待它们的做法还残酷。如果死者对你的吩咐超出了人之常情，就不应该按照他的吩咐办。你还是把这些手稿保留起来，让人们永远记得马塞拉的冷酷吧，把它作为例证，避免活着的人们今后重蹈覆辙。”

“我们请求你，至少我以个人的名义恳求你，精明的安布罗西奥，不要烧掉这些手稿，让我带走一部分吧。”

不等安布罗西奥回答，他就顺手拿起了几卷手稿。安布罗西奥见此说道：

“出于礼貌，我同意您留下您拿到的那些手稿，可是剩下的那些，我还是得烧掉。”

比瓦尔多急于看手稿里说了些什么，就翻开一页，看到上面的标题是《绝望的歌》。

安布罗西奥听到这个题目后说：

“这是那个可怜人的绝笔，大人，你从上面可以看到，他的悲伤达到了什么程度。请你念一下吧，让大家都听听。坟墓还没有挖好，你有充分的时间。”

“好，我念。”比瓦尔多说。

其他在场的人也想听，就围成了一圈。比瓦尔多字句清楚地朗读起来。

## 第十四章

### 一些意外之事

比瓦尔多把那首凄迷动人的爱情长诗朗诵得极为感人，大家都大加赞赏。

比瓦尔多正要从那些准备烧掉的手稿里再抽出一份来朗读，他眼前忽然出现了一个光艳照人的仙女，原来是牧羊姑娘马塞拉出现在墓旁那块石头的上方。她真漂亮，比传说的还漂亮。原来没见过她的人看得张口结舌，原来经常见到她的人也惊诧无言。可是安布罗西奥一看到她，就气愤地说道：“恶毒的山妖，你是来看这个被你害死的人的吗？还是来为你的罪恶洋洋自得？你快说，你究竟想干什么？”

“噢，安布罗西奥，你说的不对。”马塞拉说，“我是来说明，大家把克里索斯托莫的痛苦及死亡归咎于我是多么不合理。你们说，我天生很漂亮，你们都喜欢我，既然你们喜欢我，我就得喜欢你们。上帝给我的智慧告诉我，所有美丽的东西都可爱，可是没有告诉我，如果一个人因为漂亮而被别人喜欢，他也就得喜欢别人。

“而且，就算两个人都很漂亮，也不一定就两厢情愿。并不是所有漂亮的人都招人喜欢。我听说，真正的爱不是单方面的，而应该是自觉自愿的。既然如此，我也这样认为，你们怎么能要求我，因为你们说爱我，我就得违心地爱你们呢？如果不是这样，你们说，假如我生来很丑，却抱怨你们不爱我，这合理吗？你们再想想，我的美貌并不是我挑选的，而是上帝赐予我的，我并没有要求或选择这种美貌。这就好比毒蛇有毒不能怪它一样，这是它的天性，因此能毒死人。我也不该因为漂亮就受到谴责。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生来是自由人。为了生活得自在些，我选择了僻静的乡村。山上的大树是我的伙伴，清澈的泉水是我的镜子，我向大树倾诉我的思想，在泉水里观看我的美貌。我早就已经对他讲明了，我的愿望是一辈子单身，让大地享受我的美貌躯体。既然我讲得这样明白了，他还执迷不悟，逆风行舟，怎么能不迷途翻船呢？”

“我从来就没有欺骗他、答应他、勾引他、迎合他，这就不能说我冷酷，怎么能说我害死了他呢？是克里索斯托莫的焦虑和奢望害死了他，为什么你们一定要把罪责推卸到我这个品行端庄的人身上呢？我洁身自好，与山林为伍，可那些让我在男人们面前保持清白的人，为什么又一定要让我失节呢？你们都知道，我有自己的财产，不贪图别人的东西；我生性自由，不喜欢拘束；我从不嘲弄人或拿人开心。同村里的牧羊姑娘们聊聊天，看护好羊群，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的愿望全在这山上。如果超出了这些山，那就是为了欣赏美丽的天空。”

她讲完，不等别人回答，就转身走进附近密林深处去了。所有在场的人都为她的机敏和美貌倾倒了。有的人仿佛被她的美目撩拨得还想去追她，丝毫没有领会马塞拉刚才那番表白的意思。唐·吉诃德见此情景，觉得是他发扬骑士精神帮助弱女的时候了。他按剑高声说道：

“任何人，无论他是什么身份和等级，如果敢去追赶美丽的马塞拉，就别怪我发脾气了。她已经把话说清楚了，克里索斯托莫之死怪不了她。她没有理会任何人的请求。她应该受到的不是追逼，而是世界上所有善良人的尊敬。”

也许是大家被唐·吉诃德吓住了，也许是因为安布罗西奥要求大家把该对死者做的事情都做完，反正没有一个牧羊人去追赶马塞拉。坟坑挖好了，克里索斯托莫的手稿也烧掉了，大家把他的遗体埋葬了，流下不少眼泪。大家用一块大石头把坟封好，因

为墓碑还没有刻好。安布罗西奥说，他打算刻上这样的墓志铭：

这里躺着一位痴情的年轻人，  
只是已永远睡去。  
他曾在这里牧羊，  
为了爱情而死。

他死于一位  
负心美人的冷酷之手，  
她的孤傲  
更加剧了他爱情的痛苦。

然后，大家在坟上撒了些花束和树枝，向死者的朋友安布罗西奥表示了自己的哀痛，便纷纷告辞了。比瓦尔多和伙伴们告辞后，唐·吉诃德也向牧羊人和旅客们道别。故事的第二部分到此结束。

## 第十五章

### 唐·吉诃德不幸碰到几个凶暴的杨瓜斯人

唐·吉诃德告别了牧羊人以及其他所有人，与他的侍从一起钻进了牧羊姑娘马塞拉走进的那片树林。他们在树林里走了近两个小时，四处寻找马塞拉的踪影。最后来到一片绿油油的草地上，旁边有一条清澈的小溪在缓缓流淌。此时正当酷热的正午，他们不由自主地都想歇会儿，睡个午觉。唐·吉诃德和桑乔翻身下马，让罗西南多和驴子尽情吃草，然后把搭裢来了个底朝上。主仆二人无拘无束，把袋子里的东西美美地吃了个一干二净。

桑乔没有拴上罗西南多的前腿。他知道罗西南多很温驯，很少发情，科尔多瓦牧场的所有母马都不会令它动邪念。可是命运总是另有安排，那个地方正巧有杨瓜斯人喂养的一群加利西亚小母马在吃草。没想到，这回罗西南多忽然心血来潮地动了情。它未经主人的许可，嗅着母马们的气味溜达着走过去，后来竟碎步跑起来，要去同母马合欢。可是，母马们当时觉得最需要的是吃草，而不是合欢。于是报之以蹄子踢和嘴巴啃。转眼间，罗西南多就被弄得肚带断，鞍子脱落，浑身光溜溜了。不过，最令它难堪的还是那些脚夫们看到罗西南多要对母马施暴，便手持木棒赶来，一顿痛打，打得它浑身是伤，躺在地上起不来。

唐·吉诃德和桑乔看到罗西南多挨揍，气喘吁吁地跑来。唐·吉诃德对桑乔说：

“依我看，桑乔朋友，这些人不是骑士，只是一群卑贱的下等人。我是说，你尽可以帮助我。现在罗西南多受到了这么大的侮辱，我们得为它报仇。”

“报什么鬼仇呀，”桑乔说，“他们有二十多人，咱们只不过



两个人，也许还只能说是一个半人。”

“我以一当百。”唐·吉诃德说。

唐·吉诃德不再多说，持剑向杨瓜斯人冲去。桑乔受主人的鼓舞，也跟着冲了上去。唐·吉诃德首先刺中了对方的一个人，把他的皮衣划开了一个大口子，背上的皮也撕掉了一块。

那几个杨瓜斯人看到他们只有两个人，仗着自己人多，手持木棒拥上来，把两人围在中间，痛打起来，没两下便把桑乔打倒在地。唐·吉诃德虽然本领高超，勇气冲天，也照样倒在地上了。杨瓜斯人看到闯了大祸，赶紧把货物放到马背上匆匆逃走了，只剩下两个垂头丧气的冒险者。

桑乔首先醒来。他来到主人身边，有气无力地叫道：

“唐·吉诃德大人！哎，唐·吉诃德大人！”

“干什么，桑乔？”唐·吉诃德说，声调和桑乔一样软弱凄惨。

“如果您手里有那个灵验的圣水，”桑乔说，“能不能给我喝两口？兴许它能治断骨，也能治伤口呢。”

“真倒霉！要是我手头有这种圣水，那还怕什么呢？”唐·吉诃德说，“不过，桑乔·潘萨，我以游侠骑士的名义发誓，如果不是命运另有安排，不出两天，我就会弄到这种圣水。”

“您看我们这腿过多少天才能走路呢？”桑乔问。

“我只能说，我也不知道得过多少天。”唐·吉诃德说，“这都怪我不好，我不应该举剑向那些人进攻。他们同我不一样，他们没有骑士封号，可能是因为我违反了骑士规则，所以战神让我受到惩罚。所以，桑乔·潘萨，你要记住，如果你再看到这样的无赖跟我们捣乱，我可不会再去进攻他们了。你应该举剑进攻，任意处置他们。除非有骑士来帮助保护他们，我才会来保护你，全力惩治他们。你大概已经无数次地感受到我这雄健臂膀的力量了吧。”

这位曾经战胜过勇猛的比斯开人的可怜大人显得不可一世。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可是，桑乔·潘萨却对主人说的不以为然。他说道：

“大人，我可是个和气、安稳、本分的人。我还有老婆孩子要去抚养，所以完全可以容忍所有的挑衅。您的这个吩咐，我是不会听的。不管是无赖还是骑士，我都不会持剑进攻他们。而且从现在开始，直到见上帝的时候，不管什么人欺辱我，不管是上等人、下等人、穷人、富人、贵人或是老百姓，我都宽恕他们，毫无例外。”

唐·吉诃德听后说道：

“现在我这肋骨疼得厉害，我应该再有点精神，这样说话就可以不那么吃力，也就能说得更明白些。桑乔，过来，可怜的家伙，咱们一直走背运。如果现在时来运转，咱们一帆风顺，咱们肯定会畅通无阻地驶进我许诺过的某个岛屿的港口。如果我征服了这个岛，封你作总督，你行吗？你肯定不行，因为你不是骑士，又不想作骑士，而且连为你所遭受的侮辱报仇，以维护自己尊严的勇气和志气都没有。你应该知道，在那些刚刚征服的王国和省份里，当地人还没有归顺，肯定不那么服从新领主。新领主不必害怕他们兴风作浪、想改天换日。这就需要新的统治者有治理的才智和勇气。”

“如果这种美事现在就发生了。”桑乔说，“我也希望具有您所说的那些才智和勇气。可是我凭一个穷人的名义发誓，最需要的是膏药，而不是训话。您看看自己是否能站起来，或者咱们去帮帮罗西南多吧，尽管它并不配我们去帮助，因为它是造成咱们被痛打的罪魁祸首。我从未想到罗西南多竟会是这样，我一直把它看成很规矩的，像我一样老实。反正俗话说得对，‘日久见人心’，‘世事莫测’。您向那个可恶的游侠骑士猛刺之后，谁能料到还会有乱棍落在咱们的背上呢？”

“桑乔，”唐·吉诃德说，“你的背想必也早已习惯于这种风吹雨打，可是我的背却弱不禁风，这回挨打，真是痛苦得厉害。不

过我敢肯定，要习武就肯定会有这类痛苦，不然的话，我早就气死了。”

桑乔说：

“如果这些倒霉的事情是骑士的收成，那么请您告诉我，它是常有的呢，还是在特定的季节才降临？我觉得像这种事情，如果上帝不大慈大悲地帮助咱们，咱们有两次也就完蛋了，用不着第三次。”

“你知道，桑乔朋友，”唐·吉诃德说，“游侠骑士的生活就是与成千的危险和不幸联系在一起的，不过，他们同样可以在瞬间称王，很多游侠骑士的经历就证明了这一点，我对此十分清楚。要不是我身上疼得厉害，现在就可以给你讲几个游侠骑士的故事。他们仅仅凭着自己臂膀的力量升到了很高的地位，而在此前他们经历过各种苦难磨砺。高卢的英勇的阿马迪斯就曾落到他的死敌阿尔卡劳斯魔法师手里，阿尔卡劳斯抓住他以后，把他捆在院子里的一根桩子上，用马缰绳抽了他两百下，这是千真万确的事。还有一位不大出名的作家，也是很可信的，说太阳神骑士有一回掉进了某个城堡里的陷阱。他手脚被捆着，一下子就落进了地下的大坑里，还被喂了用水、雪、沙混全而成的所谓药品，差点儿丢了性命。要不是一位聪明的老朋友在他倒霉的时候救了他，这位可怜的骑士可就惨了。”

“我也属于这类优秀人物。他们受的苦比咱们现在要大得多。我可以告诉你，桑乔，被对方用随手拿起来的東西打伤并不耻辱，这是决斗法规上明确写明的。譬如修鞋匠随手用槌子打伤别人，不能说那个人被棍子打一顿，尽管槌子也是棍子。我这样说是让你别以为咱们在这次战斗里挨打是蒙受耻辱。那些人用来打咱们的家伙不是别的，只是他们的木桩子。我记得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人使用了剑或者匕首。”

“我倒没看那么仔细，”桑乔说，“我还没来得及拔剑，肩膀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就被他们用松木棒狠揍了一通，两眼一黑，脚也站不住了，倒在地上。我倒不在乎算不算耻辱，而肩上背上被打得疼痛劲儿，那真是刻骨铭心啊。”

“桑乔老弟，你听我说吧，”唐·吉诃德说，“时间长了，也就忘了；人一死，痛苦也就没有了。”

“那么，还有什么东西比时间才能抹掉的记忆、比死亡才能结束的痛苦更为不幸呢？”桑乔说，“如果咱们的倒霉，用几块膏药就能够治好，事情还不算很糟糕。可是我只怕，就算医院里所有的膏药也不足以治好咱们的伤。”

“别这么说，桑乔，你得从咱们的短处见出力量来，”唐·吉诃德说，“我也会这样做。咱们去看看可怜的罗西南多怎样了，我觉得可怜的它对这场不幸倒一点不在乎。”

“这倒没什么希奇的，”桑乔说，“它也是个游侠骑士呀。我可以夸耀的倒是我的驴没事，倒是咱们反正没少遭罪。”

“幸运总是在不幸中开一扇门，也让人有所安慰。”唐·吉诃德说，“我这样讲是因为这头驴现在可以替代罗西南多。它可以驮我到某个城堡去，治治我的伤。我骑这样的牲畜也不算不体面。我记得那个好老头西勒尼，就是笑神的师傅，进入千门城时，就骑着一头很漂亮的驴，得意洋洋的。”

“也许他真的像您说的那样，是骑着驴去的，”桑乔说，“不过，要是像个驴粪袋似的横搭在驴背上，那就不是一回事了。”

“在战斗中受伤是光荣，而不是耻辱；所以，藩萨朋友，别多说了，照我说的那样，尽力站起来，用你愿意的任何方式把我扶到你的驴上吧。咱们得在天黑之前离开这里，以免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遭受袭击。”

“不过您好像说过，”桑乔说，“游侠骑士一年倒有大半年是在荒山野岭度过的，并且觉得这很幸福。”

“那只是在迫不得已或者恋爱的时候才如此。”唐·吉诃德说，

“不过，确实曾经有骑士苦行了足足两年时间，迎着烈日睡在岩石上；无论严寒酷暑都在野外露宿，还瞒着他的意中人。这其中就有阿马迪斯，当时他叫贝尔特内夫罗斯，就在‘卑岩’上住了不知是八年还是八个月，我记得不很清楚了。反正他是在那里受苦，也不知道他怎么得罪了他的夫人奥里亚娜。不过，闲话少说，桑乔，趁着你的驴和罗西南多没再遭别的难，你再使把劲儿。”

“简直是活见鬼。”桑乔说。

他们喊了三十声“哎哟”，叹了六十口气，咒骂了一百二十遍引他们到这里来的人，才从地上爬起来，站在路中央，就像两只弯弓，直不起身，费了半天劲，总算给驴备上了鞍。那只驴那天也太逍遥自在了，走起路来有些心不在焉。后来桑乔把罗西南多也扶了起来。如果它能说话，它发的牢骚肯定不比桑乔和唐·吉诃德少。桑乔总算把唐·吉诃德扶上了驴，又套上罗西南多，拉着驴的缰绳，估摸着朝大路的方向走去。幸亏情况慢慢好转了。他们走了不到一西里路，一条大道就出现在他们面前，路旁还有个客店，唐·吉诃德又认定那是城堡。桑乔坚持说是客店，主人则说不是客店，是城堡。他们争论不休，一直争到门前还没争完，桑乔领着一行人走进去，也就闭了嘴。”

## 第十六章

### 足智多谋的贵族在他认为城堡的客店里的遭遇

店主看到唐·吉诃德横趴在驴上，就问桑乔这人是不是得了病。桑乔说他没什么，只是从一块石头上掉了下来，脊背难受。店主有个老婆，同其他客店的主妇不一样，心地善良，总是为别人的遭遇难过。她赶快跑来为唐·吉诃德治伤，并且让她的一個漂亮闺女帮助自己照顾客人。客店里还有个女仆，是阿斯图里亚斯人，宽宽的脸盘，后颈粗粗的，扁鼻子，一只眼瞎，另一眼也不好。这女仆还有其他毛病，那就是矮得要命，背还有点儿驼，使得她好像总是不大情愿地盯着地。这位女仆帮着店主的女儿在一间库房里为唐·吉诃德准备了一张破床。那库房分明是堆草料用的。库房里还住着一位脚夫，他的床虽然也只是用驮鞍和马披拼凑成的，却比唐·吉诃德的床强得多。唐·吉诃德的床只是架在两个高低不平的凳子上的四块木板，一条褥子薄得像床单，还净是硬疙瘩。若不是从破洞露出羊毛，还以为里面装的是鹅卵石呢。床单是用皮盾的破皮子做的，还有一条秃秃的毯子。要是有人愿意的话，那上面一共有多少根线都能数出来。

唐·吉诃德躺在这张破床上。客店的主妇和她的女儿把唐·吉诃德从上到下都抹上了膏药，那个丑女仆在旁边照着亮。女主人看到唐·吉诃德身上一道道青紫，就说这伤像是揍出来的不是摔的。

“不是打的，”桑乔说，“那块石头上高高低低有很多棱角，每个棱角都撞出一块闷伤。”

他还说：

“夫人，请您把那块软布省着点用，没准儿还会有人需要的。

我的腰就有点疼。”

“要是这么讲，”主妇说，“你大概也摔着了。”

“我倒是没摔着，”桑乔说，“不过突然看到我的主人摔倒了，我就浑身疼痛，好像挨了许多棍子似的。”

“真会这样的，”那位姑娘说，“我有时梦见自己从高高的塔上掉下来，可是从未真正摔到地上。一觉醒来，浑身疼得散了架，真好像摔着了。”

“奇怪的是当时我并没有做梦，小姐，”桑乔说，“我什么梦也没做，而且比现在还清醒，可是身上青紫条比我的主人唐·吉诃德少不了多少。”

“这位骑士叫什么名字？”阿斯图里亚斯的丑女仆问。

“曼查的唐·吉诃德。”桑乔说，“他是冒险骑士，可算是自古以来最优秀、最厉害的冒险骑士。”

“什么是冒险骑士？”女仆问。

“你连这都不知道？世界上竟有人连这种事都不知道！”桑乔说，“告诉你吧，妹妹，冒险骑士就是刚才还被人打，转眼间就成了皇帝。今天他还是世界上最倒霉、最贫穷的家伙，明天就可以有两三个王国赐给他的侍从。”

“你既然跟了这么好的主人，”女仆问，“怎么好像连个伯爵都没混上呢？”

“还早着呢，”桑乔说，“我们到处冒险，已经一个月了，直到现在，还没有遇到一次真正的险情。不过，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歪打正着碰上了呢。要是我的主人唐·吉诃德这次真能治好伤，或者没摔坏，我也没事。即使把西班牙最高级的爵位封给我，我都不会满意呢？”

他们的对话句句落在唐·吉诃德的耳朵里，于是挣扎着坐起来，拉着主妇的手，对她说：

“相信我，美丽的夫人，你完全可以因为在这座城堡里留宿，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而感到荣幸。我并不是自吹，不过，我的侍从自然会告诉你我是什么人。我只对你说，你对我的照顾我会铭刻在心。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就会感激不尽。我向天发誓，我从未像现在这样被爱情所俘虏，嘴里念叨着那个狠心的美人，还仿佛能看到她的美丽的眼睛。否则，我真甘心情愿为您倾倒。”

客店主妇、她的女儿和那位女仆听着游侠骑士的话就仿佛在听天书，莫名其妙，不过她们也猜到那无非是些愿意效劳之类的殷勤话。她们还不习惯于这种语言，直瞪着他发愣，觉得这是个与其他人不同的人。她们用客店里的套话表示感谢，然后便离开了。丑女仆去看桑乔的伤。他也需要治疗呢。

脚夫已经同丑女仆商量好那天晚上要共度良宵。丑女仆对脚夫说，待客人们都休息了，主人也睡觉了，她就去找脚夫，让他随心所欲。且说那位脚夫照看完他的牲口，喂了第二遍草料，就躺在驮鞍上安静的等待着那极其守时的丑女仆。桑乔敷好了药膏也躺了下来。他想睡觉，可是背上疼得厉害，根本睡不着。唐·吉诃德的背也疼，一直像兔子似的睁着眼睛。整个客店一片寂静，只有大门中央的一盏灯还发出光亮。这种寂静，导至唐·吉诃德又开始对书进行回忆，使他想入非非。他想象自己来到了一座著名的城堡，店主的女儿是城堡长官的小姐，被他的风度折服了，已经深深地爱上了他，答应那天晚上瞒着父母来陪他好好睡一觉。这些杜撰的幻景，被他当作确有其事，于是开始不安，觉得考验他是否忠诚的时候到了。他在心里暗暗拿定主意，一定不能背叛托博索的杜尔西内亚，即使希内夫拉女王和她的侍女金塔尼奥斯来了也不能动心。

唐·吉诃德正在胡思乱想，真是该他倒霉，恰巧那个阿斯图里亚斯女仆来赴约了。

她只穿着一件衬衣，光着脚，裹着头发，蹑手蹑脚地摸索着溜进他们三人的房间里，准备同脚夫幽会。她刚走到门边，唐·



吉诃德就察觉了，他虽然全身涂着药膏，背也很疼，他还是坐在床上，伸出双臂来迎接自己的美丽夫人。女仆全神贯注地悄悄伸着手找她的情郎，不巧手碰到了唐·吉诃德的胳膊。唐·吉诃德用力抓住女仆的一只手腕，把她拉过来，让她坐在床上。女仆吓得不敢吱声。唐·吉诃德又触摸到女仆的衬衣。那衬衣虽然是用粗布做的，可唐·吉诃德还是觉得它是最细软的纱罗。女仆的手腕上戴着一串玻璃珠，唐·吉诃德却如同看到了东方的明珠。女仆的头发恰似马鬃，可唐·吉诃德却把它当作阿拉伯光彩夺目的金丝，衬得太阳黯然失色。她的呼吸有一股隔夜色拉的味道，可唐·吉诃德觉得它是那么芬芳馥郁。最后，唐·吉诃德在头脑里把她想得跟书里的一位公主一模一样，她被爱情驱使，来看望受伤的骑士。唐·吉诃德已经鬼迷心窍，无论是对女仆的触摸还是她的气息或者其它东西，都不能让他清醒过来。这个女仆的身体和气息除了脚夫以外，其他人只怕都要作呕，可是唐·吉诃德却觉得他搂着一位天姿国色。他搂紧女仆，情意绵绵地喃喃道：

“美丽尊贵夫人，承蒙大驾光临，不胜报答。可是命运偏偏捉弄好人，让我躺在床上，浑身疼痛，虽然我十分愿意满足您，却又不可能。而且，要重要的是我已经对托博索举世无双的杜尔西内亚矢志不二。我在灵魂最深处认为她是我唯一的爱人。不然的话，我不会白白放弃您赐予我的这次幸遇。”

女仆被唐·吉诃德紧紧抱着，焦躁万分，身上直冒虚汗。她并没有听懂，也根本没有听唐·吉诃德说些什么，只想赶快摆脱出来。脚夫在一旁更是痛苦得要命，他一直仔细听唐·吉诃德说的话，而且由于女仆失约投入别人的怀抱而醋意大发。他悄悄走近唐·吉诃德的床，看唐·吉诃德到底还能说些什么。可是，他看到女仆正竭力想挣脱出来，而唐·吉诃德却缠着她不放，觉得这捣乱太过分了。脚夫高举手臂，一记猛击打在这位多情骑士的尖嘴巴上，立刻打得他满嘴是血。脚夫觉得这还不够，又踩到唐·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吉诃德的背上，从头到脚把唐·吉诃德踢了个够。这张床本来就不结实，床架也不牢，脚夫再一上来就更禁不住了，结果连人带床塌了下来。响声惊醒了店主。店主估计是女仆在闹腾。刚才店主喊过她，却没听到她应声。这么一猜，店主便起身点燃一盏油灯，向他估计正在打架的地方走来。

女仆看到那生性暴躁的主人走过来了，吓得要命，赶紧藏到桑乔的床上，缩成一团。桑乔还正睡得熟呢。店主走进来说道：

“臭婊子，你藏在哪儿？准是你在闹事。”

这时候桑乔醒了，觉得有个人压在他身上，以为是做恶梦，就挥拳乱打，女仆不知挨了多少下。女仆被打疼了，也顾不得什么体面，反过手来猛打桑乔。这回桑乔可醒了。他看到有人打他，但不知那人是谁，就赶紧坐起来，抱住女仆，于是两人展开了一场世界上最激烈也最滑稽的争斗。

脚夫借着店主的灯光看到了女仆，便放开唐·吉诃德过去帮忙。店主也想过去惩罚女仆的，这真可谓“猫追老鼠鼠咬绳，绳缚棍子忙不停”，脚夫揍桑乔，桑乔打女仆，女仆又打桑乔，店主追女仆，大家都忙个不停。恰好店主手里的灯灭了，四周一片黑暗。大家摸黑乱打，无所顾忌，手到之处，一片狼藉。

那天晚上，恰巧有个所谓托莱多老圣友团的团丁在客店里过夜。他听到打架吵闹，便抓起他的短杖和铁皮头盔，摸黑走进房间，说道：

“别动，是正义！别动，是圣友团！”

团丁首先抓到的是已经饱尝老拳的唐·吉诃德。唐·吉诃德倒在他那已经倒塌的破床上，人事不知。团丁摸到他的胡子，不停地喊着：“服从正义！”可是看到被抓的人并不动弹，才意识到这人大概已经死了，那么其他在场的人就是凶手。这么一想，他就扯足嗓门喊道：

“关上客店的门！不要让任何人跑掉，这里有人被杀死

了。”

他这一叫可把在场的人吓坏了。大家都停止了打斗。店主回到自己的房间里，脚夫回到驮鞍上，女仆也回到自己的茅屋里。只有倒霉的唐·吉诃德和桑乔倒在原地动弹不得。这时团丁松开了唐·吉诃德的胡子，出门找灯，准备寻找抓捕罪犯。可是灯没找到。原来店主回自己房间的时候，故意把油灯弄坏了。团丁好不容易才找到壁炉，费了不少周折和时间才点燃了另外一盏灯。

## 第十七章

### 错把客店当城堡，唐·吉诃德 和桑乔遭遇种种麻烦

这时，唐·吉诃德已经苏醒过来。他用前一天被人乱棍打倒在谷地时叫桑乔的那种声音叫道：

“桑乔朋友，你睡着了？你睡着了吗，桑乔朋友？”

“这个样子，还睡什么觉啊！”桑乔正气得要命说，“好像今天晚上所有的魔鬼都跟我过不去呢。”

“你可以这么想，我没什么可说的。”唐·吉诃德说，“如果不是我见识太少的話，那我肯定是这座城堡中了邪气，我要告诉你……不过你得发誓，对我现在要告诉你的事情绝对保密，直到我死后才能说。”

“我发誓。”桑乔说。

唐·吉诃德说：“我这样讲是因为我不想败坏别人的名声。”

“我发誓，”桑乔又说：“我一定保密，直到有一天您老过世。不过，但愿上帝能让我明天就可以说出去了。”

“我怎么惹你了，”唐·吉诃德说，“你竟然希望我马上就死？”

“我可不那么希望，”桑乔说，“只是我最讨厌把什么都藏着掖着，把东西都放烂了。”

“不管怎么说，”唐·吉诃德说，“你敬爱和尊崇我，这点我相信。所以，我想让你知道我今晚一次特别的神奇经历。简单地说，就是这个城堡长官的小姐刚才跑来找我，她是世界上美貌绝伦的姑娘。我怎样形容她呢？怎样描述呢？为了保持对托博索我美丽夫人的忠诚，还是避而不谈吧。我只想对你说，老天看到我这送上门来的艳福都眼红了，或者也许是这座城堡中了邪气。我

正同她亲密地交谈，不知从何处飞来一只超级巨手，一拳打在我的下巴上，打得我满嘴是血。昨天由于罗西南多放荡不羁，几个脚夫把咱们揍得够呛，这你知道。可今天我的状况比昨天还糟糕。因此我想，这个漂亮的宝贝姑娘大概是留给某个会魔法的摩尔人的，我不能消受她的美貌。”

“我更消受不了。”桑乔说，“足有四百多个摩尔人追打我，与之相比，这顿棍棒简直不算什么。不过，请您告诉我，大人，现在咱们弄到这种地步，您怎么还说是少有的妙事呢？您好歹还搂着一个美丽无比的姑娘；而我呢，除了挨一顿是我平生最厉害的毒打外，还得着什么了？我和生我的妈妈真倒霉呀！我不是游侠骑士，也从未想过要当游侠骑士，可是那么多的倒霉事却都让我摊上了。”

“你也挨打了？”唐·吉诃德问。

“我不是对您说过我也挨打了嘛，尽管我不是游侠骑士。”桑乔说。

“别烦恼，朋友，”唐·吉诃德说，“我现在就做那种珍贵的圣水，一眨眼，病痛全没了。”

这时，团丁刚刚点燃了油灯，进来看他以为已经死了的人。桑乔见他穿着衬衣，头上裹着布，手里拿着油灯，面目极为丑恶，便问他的主人：

“大人，那个惩罚我们的摩尔人魔法师又来收拾我们了。”

“不会是摩尔人，”唐·吉诃德说，魔法师从来不会让人看见。”

“看不见，却能感觉得到，”桑乔说，“不信，我的背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我的肩膀也能证明，”唐·吉诃德说，“不过，这还是难以让我相信，能让人看到的这个人就是会魔法的摩尔人。”

团丁走进来，看到唐·吉诃德和桑乔正不慌不忙地说话，不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禁呆住了。唐·吉诃德脸朝天在那里，动弹不得，浑身是伤，而且涂满了药膏。团丁走过来问他：

“怎么样，大好人？”

“如果我是你，”唐·吉诃德说，“说话就会更讲究礼貌些。蠢货，你就是这样同游侠骑士讲话吗？”

团丁看到这个狼狈不堪的人竟敢如此对待自己，哪里受得了。他举起装满了油的油灯，向唐·吉诃德的脑袋狠狠砸去，直砸得他头晕眼花。四周一片黑暗，团丁走了。

桑乔说：

“没有问题，大人，他就是会魔法的摩尔人。别人都得好东西，我们却遭拳打，遭油灯砸。

“唉，”唐·吉诃德说，“不过，对于魔法这类东西也没什么可生气的。这种东西怪里怪气的，咱们就是再费气力，也不知道该向谁报仇。你要是能站起来，桑乔，就起来去叫这座城堡的长官，想办法弄些油、酒、盐和迷迭香来，做点治伤的圣水。真的，我现在需要它。那个魔鬼砸了我，流血了。”

桑乔忍着剧痛站起来，摸黑去找店主，结果碰上了正打算探听敌情的团丁，便对他说：

“大人，不管您是谁，请您开恩给我们一点儿迷迭香、油、盐和酒吧，救一救世界上最优秀的游侠骑士。他被这座客店里的魔法师打得很严重，正躺在床上。”

团丁听到这番话，断定这个人精神不正常。不过既然天已经开始亮了，他就打开客店的门，告诉店主桑乔所需要的东西。店主如数给了桑乔，桑乔把这些东西带给了唐·吉诃德。唐·吉诃德正捧着被油灯砸伤的脑袋哼哼。其实，他头上只被砸起了两个鼓包。但他以为头上流了血，其实是流的汗。

最后，唐·吉诃德把这些东西混在一起，煮了好一会儿，一直煮到他以为到了火候的时候。他又要瓶子盛药。可是客店里没

有瓶子，只好用铁皮罐。店主送给他一个铁罐。唐·吉诃德对着罐子念了八十遍天主经，又说了八十遍万福玛利亚、圣母颂和信经。每念一遍，他都划个十字，表示祝福。桑乔、店主和团丁从头到底都在场，而脚夫却已悄悄去照料他的骡子了。

唐·吉诃德想试试熬出的圣水是否有他想象的那种效力，就把剩在锅里的近半升的水喝了下去。刚喝完，他就恶心得难受，把胃里的东西吐得一干二净，直吐得浑身大汗淋漓，只好让大家给他盖好被，一个人躺在床上。被子盖好后，他一觉睡了三个钟头。醒来后他觉得身体轻松极了，身上也不疼了，以为自己完全好了，并且深信自己制成了非凡的圣水，从此不用再惧怕任何战斗了，无论它们有多么危险。

桑乔看到主人身体好转也觉得是个奇迹。他请求把锅里剩下的那些水都给他。锅里还剩了不少，唐·吉诃德爽快地同意。桑乔双手捧着水，满怀信心、乐不可支地喝进肚里，喝得决不比唐·吉诃德少。可怜他的胃不像唐·吉诃德的胃那么娇气，所以恶心了半天才吐出一口，弄得他痛苦得要命，差点晕过去，甚至想到了他可能会一命呜呼。桑乔难受得厉害，一边咒骂可恶的圣水，一边诅咒给他圣水的混蛋。唐·吉诃德看到他这个样子，就对他说：

“桑乔，我觉得你这么难受，准是因为你还没有被封为骑士。依我看，没有被封为骑士的人不该喝这种水。”

“既然您知道这个道理，”桑乔说，“干嘛还让我喝呢？真是倒了八辈子霉！”

这时圣水的药性开始发作了。可怜的桑乔开始上吐下泻。他不幸正好躺到了草席上，结果弄得床上和他盖的麻布被单上都脏兮兮的。他的汗越出越多，越出越厉害，不仅他自己，连在场的人都认为他的生命这次到头了。这样足足折腾了两个小时，结果却不像主人那样幸运，只觉得浑身疼痛难忍，骨头像散了架。站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都站不起来了。但是唐·吉诃德倒是感觉身上轻松有力，已经康复了，就想马上离开，再去冒险，觉得他在这里耽搁，对不住整个世界和世界上所有需要他帮助和保护的穷人。而且，他由于有了圣水，信心十足。他急不可待，自己为罗西南多和桑乔的驴上了驮鞍，又帮助桑乔穿好衣服，扶他上驴。唐·吉诃德骑上马，来到客店的一个墙角，拿起一支短剑权当长枪。

当时客店里足有二十多人，大家都看着唐·吉诃德，店主的女儿也看着他。唐·吉诃德同样也目不转睛地盯着店主的女儿，不时还深深地叹口气。大家只道是他的背还在痛，至少那天晚上看见他敷药的人都是这么想的。

两人在客店门前骑上了马。唐·吉诃德又喊住店主，声音极其平缓沉重，对店主说：

“在此城堡里承蒙您盛情款待，要塞司令大人，我终生感激不尽。作为报答，假如有蛮横无礼的人对您有所冒犯，我定会为您报仇出口气。您知道，我专门就是扶弱济贫，惩治恶人。请您记住，如果您遇到了我说的这类事情，一定要告诉我。

“我以骑士的名义保证，替您报仇，而且让您称心满意。”

店主也心平气和地说：

“骑士大人，我没有受什么气需要您为我报仇。如果有的话，我自己会去报仇的。我只需要您为今晚您的两匹牲口在客店里所用的草料，以及您二位的晚餐和床位付款。”

“难道这是个客店？”唐·吉诃德问。

“是啊，而且是个很正规的客店。”店主说。

“我弄错了，”唐·吉诃德说，“以前我真的以为这是座城堡，而且是座不错的城堡。这不是城堡，而是客店，我只好请您把这笔帐目勾销。我不能违反游侠骑士的规则。因为我知道，游侠骑士无论住什么旅馆或客店都从来不付钱，我从来没有在哪本书上看到他们付钱的事。作为回报，他们有权享受周到的款待。他们



在外冒险，无论冬夏都步行或骑马，耐着饥渴顶严寒，冒酷暑，冲风冒雨，受尽折磨，日夜到处冒险。”

“我与此没什么关系。”店主说，“把欠我的钱付给我，我可不不管什么骑士的事，我只知道收我的帐。”

“你真是个愚蠢卑鄙的店主。”唐·吉诃德说。

唐·吉诃德双腿一夹罗西南多，提着他那支短剑出了客店，谁也没有拦他。他也没有看桑乔是否跟在后面，一口气跑出老远。店主看到唐·吉诃德走了，帐也不付，就向桑乔要钱。桑乔说，既然他的东家不付钱，他也不打算付。他是游侠骑士的侍从，所以住客店不付钱的规则对他和他的东家都是一样的。店主生气极了，威胁说如果他不付帐，就不会有好果子吃。桑乔回答说，按照骑士规则，就是死，也不会付一分钱的。他不能让游侠骑士多年规矩坏在自己手里，也不能让后世的游侠骑士侍从埋怨他，指责他破坏了他们的正当权利。

真该桑乔倒霉。客店的人群里有几个人正好生性活泼，喜欢恶作剧、开玩笑。他们齐刷刷地来到桑乔面前，把他从驴上拉下来。其中一个人到房间里拿出了被单，大家把桑乔扔到被单上，可抬头一看，屋顶不够高，便商定把桑乔抬到院子里，往上抛。他们把桑乔放在被单中，向天空高高的抛去，就像狂欢节时耍狗那样拿桑乔开心。

桑乔可怜的叫喊声传得很远，一直传到了唐·吉诃德的耳朵里。他停下来仔细听了一下，以为又遇到什么奇事，最后才听清楚原来是桑乔。他掉转缰绳，催马回到客店门前，还没到院墙边，他就看见了里边的人对桑乔的恶作剧。他看到桑乔在空中一起一落，既滑稽又好笑。要不是因为当时他正怒气冲冲，准会发笑的。唐·吉诃德想踩着马背往墙头上爬，可浑身疼得要散了架，连下马都不行。他开始在马背上向那些扔桑乔的人破口大骂，用词十分难听。不过，院里的笑声和恶作剧并没有因为唐·吉诃德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诅骂而停止。桑乔仍不住叫喊，同时还能听见他的恫吓和求饶声。可是求饶也没有用，那些人一直闹到累了才住手。他们牵来驴，把桑乔扶上去，给他披上外衣。软心肠的女仆看到桑乔已精疲力竭，觉得应该给他一罐水喝。井里的水最凉，她就从井里打来一罐水。桑乔接过罐子，刚送到嘴边，就听见唐·吉诃德大声喊：

“桑乔，别喝那水。孩子，别喝那水，会要了你的命的。你没看到我这儿有圣水吗？”唐·吉诃德说着晃了一下铁筒，“你只须喝两口就会好的。”

桑乔循声转过头去，斜着眼看了一下，声音竟比唐·吉诃德的声音还要大，喊道：

“您大概忘了我不是骑士？难道您想让我把昨天晚上肚子里剩下的那点东西全吐掉？把您那见鬼的圣水收起来，饶了我吧。”

桑乔说完就赶紧喝起来，但一喝是井水，就不肯再喝了。他请求女仆给他拿点酒来。女仆很高兴地给他拿来了酒，这酒是她自己掏钱买的。桑乔喝完酒，脚后跟夹了一下驴。客店的门已经打开，桑乔出了门。他到底没有付房钱，最后还是得听他的，所以心非常得意，尽管替他还帐的是他的后背。

实际上，店主把桑乔的褡裢扣下抵帐了。桑乔慌慌张张地出了门，并没有察觉。店主看到桑乔出了门，想赶紧把门关上。可是，刚才扔桑乔的那些人却不以为然。他们觉得唐·吉诃德即使是圆桌骑士，也一文不值。

## 第十八章

### 桑乔同主人唐·吉诃德的对话及其他奇事

桑乔追上唐·吉诃德时已经疲惫不堪，连催驴快跑的劲儿都没了。唐·吉诃德看见他这个样子，就对他说：

“现在我才相信，好桑乔，那个城堡或客店肯定是被魔法笼罩了。那些人如此恶毒地拿你开心，不是鬼怪或另一个世界的人又是什么呢？我敢肯定这一点，因为刚才我想爬进院子里去救你，但是想上墙头上不去，想下罗西南多又下不来，肯定是他们对我施了魔法。我以自己的身份发誓，如果我当时能够爬上墙头或者下马，肯定会为你狠狠报仇，让那些恶棍们，永远也忘不了。”

“如果可能的话，我自己也会报仇，不管我是否已经被封为骑士，可是我办不到啊。不过，我觉得拿我开心的那些人，并非像您所说的那样是什么鬼怪或魔法师，而是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人。他们扔我的时候，我听到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所以，大人，您上不了墙又下不了马并不是魔法造成的。我明白了，咱们到处乱跑，结果给自己带来许多苦头，我觉得最好咱们掉头回老家去。现在正是收获季节，咱们去忙自己的活计，别像俗话说说的‘东奔西跑，越跑越糟’啦。”

“你全然不懂，”唐·吉诃德说，“你什么也别说，别着急，总有一天，你会亲眼看到干这行是多么光荣的事情。否则，你告诉我，还有什么可以与赢得一场战斗、打败敌人的喜悦相比呢？没有，肯定没有。”

“您也许是对的，”桑乔说，“不过我也不懂。我只知道自从咱们当了游侠骑士以后，咱们可以说从未打胜过一场战斗，还不是丢半只耳朵，半个头盔什么的。后来，除了棍子还是棍子，除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了拳头还是拳头。我还额外被人扔了一顿。那些人都会魔法，我又没有办法向他们报仇，哪儿有喜悦呢？”

“这正苦恼得要命，你大概也为此难过，桑乔。”唐·吉诃德说，“不过，以后我要设法弄到一把专门降伏魔法的剑。而且它还像把利刀，无论多么坚硬的盔甲都不在话下。”

“我反正够倒霉的，”桑乔说，“不过就算真能找到那么一柄剑，它恐怕也只能为受封的骑士所用，就像那种圣水。而侍从呢，只能干认倒霉。”

“别害怕，桑乔，”唐·吉诃德说，“老天会照顾你的。”

两人正边走边说，唐·吉诃德忽然看见前面的路上一片尘土飞扬，便转过身来对桑乔说：

“噢，桑乔，交好运的日子到了。我们要做出一番青史留名的事业来。你看见那卷起的滚滚尘土了吗，桑乔？那是一支由无数人组成的密集的军队正向这里挺进。”

“如此说来，应该是两支军队呢，”桑乔说，“因为对面照样也是尘土飞扬。”

唐·吉诃德再一看，果然如此，喜得心花怒放。他想，这一定是两支交战的军队来到这空旷的平原上交锋。他的头脑每时每刻想的都是骑士小说里讲的那些战斗、魔法、奇事、爱情、决斗之类的怪念头，他说的、想的或做的也都是这类事情。其实，他看到的那两股飞扬的尘土是两大群迎面赶来的羊。由于尘土弥漫，没到眼前看不清楚。唐·吉诃德一口咬定那是两支军队，桑乔也就相信了，对他说：

“大人，咱们该怎么办呢？”

“怎么办？”唐·吉诃德说，“扶弱济贫啊！你应该知道，桑乔，迎面而来的是由特拉波瓦纳大岛的阿利凡法龙大帝的队伍，我们背后的是他的对手，加拉曼塔人的掳袖国王彭塔波林，他作战时总是露着一条右胳膊。”

“那么，这两位大人为什么结下如此深仇呢？”桑乔问。

“他们结仇是因为这个阿利凡法龙是性情暴躁的异教徒，他爱上了彭塔波林的女儿，一位美丽文雅的公主，而她是基督徒。她的父亲不愿意把女儿嫁给一位异教的国王，除非国王能皈依基督教。”

“我以我的胡子发誓，”桑乔说，“彭塔波林做得很对！我应该尽力帮助他。”

“对，”唐·吉诃德说，“参加这类战斗不一定是受封的骑士。”

“我明白，”桑乔说，“不过，咱们把这头驴寄放在哪儿呢？打完仗后还得找到它。总不能骑驴去打仗呀，只怕从来还没有过。”

“是这样，”唐·吉诃德说，“你能做的就是让它听天由命，别管它是否会丢了。咱们打赢这场仗后，不知可以得到多少马匹哩，说不定还要把罗西南多换掉呢。不过你听好，也看好，我要向你介绍这两支大军的主要骑士了。咱们撤到那个小山包上去，两支大军在那儿会暴露无遗，我们也可能观察得更仔细。”

他们站在小山包上。要是飞尘没有挡住他们的视线，他们完全可以看清，唐·吉诃德说的两支军队其实是两群羊。可是唐·吉诃德却在想象中看到了那些看不见、也并不存在的东西。他高声向桑乔介绍起那引进英勇的骑士来了。

唐·吉诃德列数了想象中两支军队的许多骑士的名字，并且给每个人都即兴配上了盔甲、颜色、图案以及称号。

他无中生有地说着，天哪，竟列数了那么多的地名和民族，而且顺溜地一一道出了每个地方和民族的特性，说得神乎其神，其实全是从那些书里学来的！桑乔怔怔地听着，一句话也不说，不时还回头看看有没有主人说的那些骑士和巨人，结果一个也没有发现，便说：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大人，简直活见鬼，您说的什么巨人，什么骑士，我怎么一个也看不见。也许这些人都像昨晚的鬼怪一样，全是魔幻吧。”

“你怎么说这样的话呢！”唐·吉诃德说，“难道你没有听到战马嘶鸣，号角震天，战鼓齐鸣吗？”

“我只听到了羊群的咩咩叫声没有别的了。”桑乔说。

这时，那两群羊这时已经走近了。

“恐惧使你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桑乔。”唐·吉诃德说，“恐惧产生的效果之一就是感觉错乱，觉察不到事物的真相。既然你如此胆小，就躲到一边吧，让我一个人去。我一个就足以左右两军的胜负。”

唐·吉诃德说完用马刺踢了一下罗西南多，托着长矛直冲下出去。桑乔见状高声喊道：

“回来吧，唐·吉诃德大人！我向上帝发誓，您冲到羊群里去了，回来吧，我的亲爸爸怎么养了我！您发什么疯啊！您看，没有巨人和骑士，没有任何人和甲冑，没有盾牌，没有蓝帷，没有魔鬼。您在做什么？我是倒霉呀！”

唐·吉诃德并没有因此回头，反而不断地高声喊道：

“喂，骑士们，投靠在英勇的捋袖帝王彭塔波林大旗下的人，都跟我来！你们会看到，胜利属于我们。”

唐·吉诃德说完便冲进羊群，开始刺杀羊。他杀得那么英勇，好像真是在刺杀他的老冤家对头呢。牧羊人和牧主高声叫喊，求他别杀了，看到他们的话没起作用，就解下弹弓，向唐·吉诃德弹射石头。拳头大的石头从唐·吉诃德的耳边飞过，他全然不理睬，反而左冲右突，不停地喊道：

“你在哪里，不可一世的阿利凡法龙？过来！我是个骑士，想同你一对一较量，试试你的力量，要你的命。”

这时飞来一块石子，正打在他的胸肋处，把两条肋骨打得凹了进去。唐·吉诃德看到自己被打成这样，估计自己不死也得重

伤。他立刻想起了他的圣水，就掏出瓶子，凑到嘴边。可是不等他喝到他认为够量的时候，又一块石头飞来，不偏不倚正打在他的手和瓶子上。瓶子被打碎了，还把他嘴里的牙也打下三四颗来，两个手指也痛苦不堪。这两块石头打得都很重，可怜的骑士不由自主地从马上掉下来。牧羊人来到他跟前，以为他已经死了，吓得赶紧收拢好羊群，把七、八只死羊扛在肩上，匆匆离去了。

桑乔一直站在山坡上，看着他的主人发疯。他一边揪着自己的胡子，一边诅骂自己可怜的命运。看到主人摔到地上，而且牧羊人已经走了，他才从山坡上下来，来到唐·吉诃德身边，看到唐·吉诃德虽然还有知觉，却面无人色，就对他说：

“我说过，您进攻的不是军队，是羊群。难道我没有说过吗，唐·吉诃德大人？”

“那个会魔法的混蛋魔法师就是这样变来变去的。你知道，桑乔，那些家伙要把咱们面前的东西变样子很容易。刚才害我的那个恶棍估计我会打赢，就把敌军变成了羊群。否则，桑乔，我以我的生命担保，你去做一件事，就会恍然大悟，看到我说的都是真的。你骑上你的驴，悄悄跟在他们后面，会看到他们走出不远就变回原来的样子，不再是羊，而是地地道道的人，就像我刚才说的。不过你现在先别走，先帮帮我。你过来看看，我掉了多少牙，我觉得嘴里好像连一颗牙也没有了。”

桑乔凑过来，眼睛凑到唐·吉诃德的嘴边。就在这时，唐·吉诃德刚才喝的圣水药性发作了。桑乔正向他嘴里张望，所有的圣水冲口而出，比火枪射出来的还猛，全部喷到了这个好心的侍从的脸上。

“圣母玛利亚！”桑乔说，“这是怎么回事呀？肯定是这个可怜人受了致命的伤，所以才吐了血。”

桑乔仔细检查一下，看看呕吐物的颜色、味道和气味，原来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不是血，而是刚才唐·吉诃德喝的圣水，不禁一阵恶心，一阵反胃又吐到了主人身上，弄得两个人都湿漉漉的。

桑乔走到驴旁边，想从褡裢里找出点东西擦擦自己，再把主人的伤包扎一下，可是褡裢找不到了。他简直要气疯了，又开始骂骂咧咧，想离开主人回老家去，哪怕得不到工钱，当不上小岛总督都算了。

唐·吉诃德这时站了起来。他用左手捂着嘴，护住嘴里的牙，又用右手抓着罗西南多的缰绳。唐·吉诃德走到桑乔身边，看见他正趴在驴背上，两手托腮，满面愁容。见他这般模样，唐·吉诃德也沮丧地对他说：

“你知道，桑乔，‘不做超人事，难做人上人’。咱们遭受了这些苦难，说明咱们很快就会时来运转啦。不论好事还是坏事都不可能持久。咱们已经倒霉很长时间了，好运也该到了。所以，你不要为我难过，反正你也没受什么牵连。”

“怎么没牵连？”桑乔说，“难道那些人昨天扔的不是我亲爸爸的儿子吗？丢掉的那个褡裢和里面的宝贝东西难道是别人的吗？”

“你的褡裢丢了，桑乔？”唐·吉诃德问。

“丢了。”桑乔答道。

“那么，咱们今天就该挨饿了。”唐·吉诃德说。

“您说过，像您这样背运的游侠骑士常以草充饥，”桑乔说，“如果这片草地上没有那些野菜，那么咱们的确得挨饿了。”

“不过，”唐·吉诃德说，“我现在宁愿吃一片白面包，或一块黑面包，再加上两个大西洋鲱鱼的鱼头，而不愿吃那些草。这样吧，好桑乔，你骑上驴，跟我走。上帝供养万物，决不会亏待咱们，更何况你跟随我多时呢。蚊子不会没有空气，昆虫不会没有泥土，蝌蚪也不会没有水。上帝很仁慈，他的阳光普照每一个人，让雨水同沐正义者和非正义者。”



“做个说教的道士倒比骑士要强。”桑乔说。

“游侠骑士都无所不知，而且也应该无所不知，桑乔。”唐·吉诃德说，“古时候，游侠骑士能在田野里布道或讲学，真可谓‘矛不秃笔，笔不钝矛’。”

“那么好吧，但愿您如此，”桑乔说，“咱们现在就走，找个过夜的地方，但愿上帝让那个地方没有摩尔人魔法师，没有妖魔鬼怪。否则，我再也不干这一行了。”

“您去向上帝说吧，孩子。”唐·吉诃德说，“你带路，爱上哪儿就上哪儿，这回任你挑。你先把手伸过来，用手指摸摸我的上腭右侧缺了几颗牙。我觉得那儿挺疼的。”

桑乔把手指伸了进去，边摸边问：

“您这个地方原来有多少牙？”

“四颗，”唐·吉诃德说，除了智齿，个个完好。”

“您再想想。”桑乔说。

“四颗，要不就是五颗。”唐·吉诃德说，“反正我这辈子既没有拔过牙，也没有掉过牙。”

“可是您这下腭最多只有两颗半牙，”桑乔说，“而上腭呢，连半颗牙都没有，平得像手掌。”

“我真不幸，”唐·吉诃德听了这个伤心的消息后说道，“我倒宁愿被砍掉一只胳膊，只要不是拿剑的那只胳膊就行。我告诉你，桑乔，没有牙齿的嘴就好比磨坊里没有磨石，因此一只牙有时比一颗钻石还贵重。不过，既然咱们从事了骑士这一行，什么痛苦就都得忍受。上驴吧，朋友，你带路，快慢由你，我跟着你。”

桑乔骑上驴，朝着他认为可能找到落脚处的方向走去，但始终没有离开大路。他们走得很慢，唐·吉诃德嘴里的疼痛弄得他心神不宁，总是走不快。桑乔为了让唐·吉诃德分散精力，放松一下，就同他讲了一件事。详情请见下章。

## 第十九章

### 桑乔的趣谈，路遇死尸及其他奇事

“这几天咱们连连倒霉，大人，我敢肯定，这是您违反了骑士规则而受到的惩罚。您原来发过誓，在夺取那个摩尔人的头盔之前不上桌吃饭、不和女王睡觉的。”

“你说得对，桑乔，”唐·吉诃德说，“不瞒你说，那些誓言我早就忘了。不过你也该明白，由于你没有及时提醒我，才发生了你被人用被单扔的事情。然而，我会设法弥补的，骑士界里有各种挽救损失的办法。”

两人边走边说，已经傍晚了，还没有发现一个可以过夜的地方。更苦的是他们饿得厉害，可褡裢丢了，一点儿吃的也没有。走着走着，夜幕降临。桑乔饥肠辘辘，唐·吉诃德也食欲难捺。这时，他们看见路上有一片亮光向他们移动过来，像是一团流动的星星向他们靠拢。桑乔见状惊恐万分，唐·吉诃德也不无畏怯。桑乔抓住驴的缰绳，唐·吉诃德也拽紧了罗西南多，两人愣在那里，留心观看究竟。那些亮光越来越近，越来越大，桑乔怕得直发抖，唐·吉诃德的头发也直竖起来。他壮了壮胆，说：

“桑乔，这肯定是咱们遇到的最艰巨、最凶险的遭遇。现在该使出我的全部勇气和力量了。”

“我真倒霉，”桑乔说，“如果这又是那伙妖魔做怪，我怎么受得了啊？”

“即使是再大的妖怪，”唐·吉诃德说，“我也不会允许它们碰你的一根毫毛。那次是因为我上不了墙头，才让它们得以拿你开心的。可这次咱们是在开旷的平原上，我完全可以任意挥舞我的剑。”

“如果它们又像那次那样，对您施了魔法，让您手脚麻木，”桑乔说，“就算在平原上又有什么用呢？”

“无论如何，”唐·吉诃德说，“我求求你，桑乔，壮起胆来，到时候你就会知道我的本事了。”

“上旁保佑，我会知道的。”桑乔说。

两人来到路旁，仔细观察那堆走近的亮光到底是什么东西。原来是许多穿白色法衣的人，这一看可把桑乔吓得要晕过去了。他开始牙齿打颤，就像患了疟疾时发冷一样。待两人完全看清楚了，桑乔的牙齿颤得更厉害了。原来那近二十名白衣人都骑着马，手里举着亮晃晃的火把，后面还有人抬着一个盖着黑布的棺材，接着是六个从人头到骡蹄子都遮着黑布的骑骡子的人，那牲口走路慢腾腾的，显然不是马。

那些身穿白色法衣的人一面走，一面喃喃地念诵，声音凄切。这个时候在旷野里看到这种人，别说桑乔从心里感到恐惧，连唐·吉诃德都害怕了。唐·吉诃德一害怕，桑乔就更没了胆。不过，这时唐·吉诃德忽然一转念，想象这就是小说里一次历险的再现。他想象那棺材里躺着一位受了重伤或者已经死去的骑士，他要为那位骑士报仇。他二话不说，托定长矛，气宇轩昂地站在路中央那些人的必经之处，看他们走近了，便提高嗓门叫道：

“站住，骑士们，或者随便你们是什么人。快快交待，你们是什么人，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棺材里装的是谁。看样子，你们是伤了人，或者被人伤了，最好还是让我知道，好让我或者对你们做的坏事进行惩罚，或者为你们受的欺负报仇。”

“我们还有急事，”一个白衣人说，“离客店还很远，没功夫跟你费这么多口舌。”

说着他催马向前。唐·吉诃德闻言勃然大怒，抓住那匹马的缰绳，说：“站住，规矩点儿，快回答我的问话，否则，我就要对你们开战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那骡子胆小。唐·吉诃德一抓它的缰绳，立刻把它吓得扬起前蹄，将主人从它的屁股后面摔到地上。一个步行的伙计看见了便对唐·吉诃德破口大骂。唐·吉诃德立刻怒上心头，持矛向一个穿丧服的人刺去。那人伤得很厉害，摔倒在地。唐·吉诃德又转身冲向其他人，左冲右突的那个利索劲儿煞是好看，罗西南多也好像装了一对翅膀，轻松矫捷。那些白衣人都胆小，又没带武器，并不想厮杀，马上在原野上狂奔起来，手里还举着火把。那些穿黑衣的人被衣服裹着动弹不得，唐·吉诃德很从容地痛打了他们一顿。他们也以为唐·吉诃德不是人，而是一个地狱里的魔鬼，跑出来夺棺材里的那具尸体，也只好败阵而逃。

桑乔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对主人的勇猛佩服得不得了，心里想：“我这位主人还果然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勇敢无畏。”刚才被骡子扔下来的那个人身旁有支火把还在燃烧。唐·吉诃德借着火光发现了他，于是走到他身旁，用矛头指着他的脸，让他投降，否则就杀了他。那人答道：

“我有一条腿断了，动都动不了，早已投降了，我请求您不要杀我。我从塞哥维亚城来。同来的还有十一个教士，也就是刚才举着火把逃跑的那几个人。我们正在护送棺材里的尸体。”

“是谁害了他？”唐·吉诃德问。

“是上帝借一次瘟疫送走了他。”

“既然这样，”唐·吉诃德说，“上帝也把我解脱了。要是别人害死了他，我还得替他报仇。既然是上帝送他走，我就没什么可说了，只能耸耸肩。即使上帝送我走，我也只能如此。我只想让你知道，我是曼查的骑士，名叫唐·吉诃德。我的职责就是走遍天下去打抱不平、除暴安良。”

“我不知道你这叫什么除暴，”传道士说，“你害我一条腿，我这条腿恐怕一辈子也站不直了。你为人除害，却害苦了我。我碰见你就够倒霉了。”

“世事不尽相同，”唐·吉诃德说，“问题在于你，阿隆索·洛佩斯传道士，像个夜游神，穿着白色法衣，手里举着火把，嘴里喃喃低语，身上还戴着孝，就像另一个世界里的妖怪。这样我不得不尽职尽责，向你出击。哪怕你真是地狱里的魔王，我也得向你进攻。我一直把你们当成了地狱的魔王。”

“看来我是命该如此了，”传道士说，“求求您，游侠骑士，麻烦您把我从骡子底下弄出来，我的脚别在马鞍和脚蹬中间了。”

“我忘了，只顾自己絮絮叨叨，”唐·吉诃德说，“你早该提醒我呀。”

然后，唐·吉诃德喊桑乔过来。桑乔不愿意理会，他正忙着从教士们的一匹备用马上卸货，全是些吃的东西。桑乔把外衣卷成个大口袋，尽量往里面塞，然后把东西驮到他的驴背上，才听命走过来，帮着唐·吉诃德把传道士从骡子身下拉出来，扶他上马，又拣个火把递给他。唐·吉诃德让他去追赶他的同伴们，并且向他道歉，说刚才的冒犯是身不由己。桑乔插嘴说：

“如果那些大人想知道打败他们的这位勇士是谁，您可以告诉他们，是鼎鼎有名的曼查的唐·吉诃德，又叫‘哭丧着脸的骑士’。”

传道士走后，唐·吉诃德问桑乔为什么叫自己“哭丧着脸的骑士”。

“我这么说是因为我借着那个倒霉旅客的火把光亮瞧了您一眼，”桑乔说，“您的样子确实是哭丧着脸。这大概是因为您疲累了，或者因为您缺了很多牙。”

“不，”唐·吉诃德说，“大概是负责撰写我的业绩的那位贤人找过你，说我最好还是取个绰号，就像以前所有的骑士一样。他们有的叫火剑骑士，有的叫独角兽骑士，这个叫少女骑士，那个叫凤凰骑士，另外一个叫鬃发骑士，还有的叫死亡骑士，这些名称或绰号名扬天下。所以我说，准是那位贤人把让我叫‘哭丧着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脸的骑士’的想法加进了你的语言和思想。这个名字对于我很恰当，我想从现在起就叫这个名字。以后如果盾牌上有地方，我还要在我的盾牌上画一个哭丧着脸的人呢。”

“不用浪费钱和时间去画什么像，”桑乔说，“现在您只须把您的面孔让别人看见，用不着其他什么形象或盾牌，人们就会称您是哭丧着脸的骑士。请您相信我说的是真话，我敢肯定，大人，说句笑话，您挨饿又掉了牙齿，真是一幅倒霉相，根本不用再画什么破画了。”

唐·吉诃德被桑乔逗笑了，不过，他还是喜欢这个名字，而且仍要把这幅样子画在盾牌上，就像原来设想的那样。唐·吉诃德又想看看棺材里的尸体是不是已经变成尸骨，桑乔不同意，说：

“大人，您刚刚又冒了一次险，这是我见过的您受伤最少的一次。这些人虽然被打败了，但他们很可能会不服气，因为他们是被一个人打败的，会恼羞成怒，再来找咱们的麻烦。驴已经安排好了，附近有山，咱们也饿得慌，最好现在就赶快走吧。俗话说，‘死人找坟墓，活人奔面包’。”

桑乔牵着驴，求唐·吉诃德跟他走。唐·吉诃德觉得桑乔说的有理，就不再说什么跟着桑乔走了。两人走了不远，来到两山之间一个幽静的空旷山谷里，下了马。桑乔把驴背上的东西拿下来，两人躺在地上把早饭、午饭、点心和晚饭合成一顿，把那些骡子上带的饭盒（他们一直过得很不错）吃了好几个，填饱了肚子。可是，还有一件不顺心的事，桑乔觉得这事最糟糕，那就是教士们没有带酒，连一口白水也没有，两人口渴难熬。桑乔看着绿油油的草地，讲了一番话，内容详见下章。

## 第二十章

### 世界著名的骑士唐·吉诃德进行了一次史无前例却又安然无恙的冒险

“我的大人，这些绿油油的草足以证明附近有清泉或小溪滋润着它们。所以，咱们最好往前再走一点儿，看看是否能找个解渴的地方。咱们渴得这么厉害，真比饿还难受。”

唐·吉诃德觉得桑乔说得对，便牵着罗西南多。桑乔把吃剩下的东西放到驴背上，拉着驴，开始在平原上摸索着往前走。漆黑的夜，什么都看不见。走了不到两百步，就听到一股巨大的声音，仿佛是瀑布从高山上汹涌而下。两人大为振奋，停住脚步倾听水声的方向。可是，他们骤然又听到另一声巨响，把水声带来的喜悦一扫而光，特别是桑乔，天生就胆小。他们听到的是一种有节奏的铁片和铁链的撞击声，还伴随着水的咆哮声。除了唐·吉诃德，谁听到这种声音都会毛骨悚然。这是个漆黑的夜晚，周围是高大的树，微风吹动着树叶，阴森可怕。再加上撞击声不止，风声不息，长夜漫漫，他们又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因而实在是心惊胆颤。可是，唐·吉诃德勇敢无畏。他跳上罗西南多，手持盾牌，举起长矛说：

“桑乔朋友，你该知道，承蒙老天厚爱，我要用我当今的伟绩、奇绩和战绩使过去所有骑士最辉煌的时期都黯然失色。记住，忠实的侍从，今晚的黑暗、奇怪的寂静，这些树难以分辨的沙沙声，咱们正寻找的可怕水声，那水似乎是从月亮的高山上倾泻下来的，以及那些无休止的撞击声，无论合在一起或者单独发出，都实在是可怕的。所以，你把罗西南多的肚带紧一紧，咱们就分手吧。你在这儿等我三天，不用多，如果三天后我还不回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来，你就自己回到咱们村去，求求你，做件好事，到托博索去告诉我美丽无双的夫人杜尔西内亚，就说忠实于她的骑士为了事业阵亡了。”

桑乔闻言伤心极了，对唐·吉诃德说：

“大人，我不明白您为什么一定要从事这件可怕的事情。现在是夜晚，谁也看不见咱们。咱们尽可以绕道，避开危险，哪怕再有三天没水喝也行。反正也没有人看见咱们，更不会有人说咱们是胆小鬼。还有一层，咱们那儿的神甫您是很熟悉的，我听他多次说过，‘寻险者死于险’。所以，您别去招惹上帝，做这种惊人的事情。否则，除非靠奇迹，您是活不下来的。老天保佑您，没让您像我那样被人兜在毯里扔，而且安然无恙地战胜了那么多护送尸体的人，这就足够勇猛。如果这些还不能打动您的铁石心肠，请您想想吧，您一离开这里，要是有人来要我的命，我就会吓得魂归西天！唉，我远离故土，撇下老婆孩子，跟着您，原以为能够得到好处，可是什么都没得到，我也不抱什么希望了。本来只要您活着，我还可以指望得到您多次许诺的某个倒霉的破岛，可是现在换来的却是您要把我撇在这么一个没人的地方。只求您看在上帝的份上，我的大人，别这么不讲理。假如您非要这么做不可，至少也要等天亮啊。根据我当牧羊人时学到的知识，从现在起到天亮最多不过三小时，因为小熊星座的嘴正在头顶上。”

“桑乔，”唐·吉诃德问，“天这么黑，一颗星星都不见，你怎么看见了？”

“是这样，”桑乔说，“恐惧使我能够看到地下的东西，天上的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我算一算就可以肯定从现在到天亮没多少时间了。”

“不管差多少时间，”唐·吉诃德说，“反正我不能因为你哭了、哀求我，我就放弃骑士这个职业。桑乔，我请你不用再说



了，既然上帝要我去冒这个少见的险，当然也就会保我平安，你自己也宽心吧。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勒紧罗西南多的肚带，在这里等我。我马上就会回来，死活都是要回来的。”

桑乔看到主人决心已下，根本不理睬自己的眼泪、劝告，就想略施小计，争取拖到天明。于是他在给罗西南多紧肚带时，悄悄地用缰绳把罗西南多的两只蹄子利索地拴在了一起。因此，唐·吉诃德想去却走不了，那马不能走，只能跳。桑乔见他的小计谋得逞了，就说：

“哎，大人，老天瞧我流眼泪可怜我了，命令罗西南多不要动。如果您还要固执，狠狠地踢它，就会冒犯了老天，就像人们说的‘硬去碰钉子’。”

唐·吉诃德无可奈何。他越是踢马，马越不走。他没想到马蹄会被拴着，只好捺下性子等到天亮或者等罗西南多能够走动。他万万想不到这是桑乔在捣鬼，而以为另有原因，就对桑乔说：

“既然罗西南多走不了了，桑乔，我就只好等到天明。我就是哭，也得等天亮啊。”

“不用哭，”桑乔说，“除非您要按照游侠骑士的习惯下马，在这绿草地上睡一会儿，那么我可以讲故事消遣，从现在讲到天明，给您解闷。”

“你为什么叫我下马睡觉呢？”唐·吉诃德说，“我难道是那种临危偷安的骑士吗？你去睡吧，你生来就是贪睡的，或者你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吧。我反正我行我素。”

“别生气，我的大人，”桑乔说，“我可不是那个意思。”

桑乔走近唐·吉诃德，一手放在马鞍前，一手放在马鞍后，抱住主人的左腿，一步不敢分离。他是被那不断发生的撞击声吓的。

唐·吉诃德让桑乔照刚才说的，讲个故事解闷。桑乔说，要不是听到那声音心里发慌，他就讲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尽管如此，我还是凑合一个吧。只要我认真讲，不中断我，那肯定是个最好的故事。您留心听着，我开始讲了。以前那个时候，好处均摊，倒霉自找……您注意，我的大人，以前故事的开头并不是随便讲的，而是要用罗马人卡顿·松索里诺的一个警句，也就是‘倒霉自找’。这句话对您最最合适，您应该待在这儿，别到处去找麻烦，或者最好再去找一条别的路。反正也没人强迫咱们非走这条路。这条路太可怕。”

“你接着讲吧，桑乔”唐·吉诃德说：“该走那条路由我作主。”

“好吧，我讲，”桑乔说，“我的故事里有个牧羊人叫洛佩·鲁伊斯。这个洛佩·鲁伊斯爱上了一个叫托拉尔瓦的牧羊姑娘。那个叫托拉尔瓦的牧羊姑娘是一位富裕牧主的女儿。而这个富裕牧主……”

“你要是这么讲下去，桑乔，”唐·吉诃德说，“每句话都讲两遍，两天也没个完。你快说吧，讲话时别犯傻，否则，闭嘴吧。”

“我们那儿的人都像我这么讲，”桑乔说，“我也不会用别的方式讲，而且，您也不该要我编出什么新花样。”

“随你的便吧，”唐·吉诃德说，“我命里注定该听你讲。你就接着说吧。”

“于是，我亲爱的大人，”桑乔说，“我刚才说，这位牧人爱上了牧羊姑娘托拉尔瓦。她又胖又野，有点儿男人气，嘴上还有点儿胡子，那模样仿佛就浮现在我眼前。”

“那么，你认识她？”唐·吉诃德问。

“不认识，”桑乔说，“不过，这故事是千真万确的。可是慢慢地牧人对牧羊姑娘的爱情，变成了讨厌。因为有些饶舌的人说她某些行为越轨犯了禁，所以牧羊人从此对她厌恨入骨。由于不愿意再见到她，牧羊人想离开故乡，到永远看不到她的地方去。托拉尔瓦见洛佩嫌弃她，反而一下子爱他爱得不得了，虽然在此

之前她并不爱他。”

“女人就是这样，”唐·吉诃德说，“瞧不起爱她的人，又去爱那些瞧不起她的人。你接着讲，桑乔。”

“结果牧羊人打定主意出走。”桑乔说，“他赶着羊，打算去葡萄牙王国。托拉尔瓦知道后，光着脚远远地跟在他后面，手里还拿着一支拐杖，脖子上挎着几个褡裢，里面装着一块镜子和一截梳子，还有一个不知装什么油膏的瓶子。至于她到底带了什么，我现在也懒得去刨根问底了。我只讲，据说牧人带着他的羊去渡河。当时河水已涨，几乎漫出了河床。他来到河边，既没有大船，也没有小船，没有人可以送他和他的羊到对岸。牧人很难过，因为他看到托拉尔瓦已经很近了，而且一定会又是哀求又是哭地纠缠他。不过，拼命找了找，竟找到一个渔夫，旁边还有一只小船，小得只能装下一个人和一只羊。尽管如此，牧人还是同渔夫商量好，把他和三百只羊送过去。渔夫上了船，送过去一只羊，再回来，又送过去一只羊，再回来，再送过去一只羊。您记着渔夫已经送过去多少只羊了。如果少记一只，故事就没法讲下去了，也不能再讲牧人的事了。我接着讲吧。对岸码头上都是烂泥，很滑，渔夫来来去去很费时间。尽管如此，他又回来运了一只羊，又一只，又一只。”

“你就算把羊全都运过去了，”唐·吉诃德说，“别这么来来去去地运，这样一年也运不完。”

“到现在已经运过去多少只羊了？”桑乔问。

“我怎么会知道，活见鬼！”唐·吉诃德说。

“我刚才跟您说了，您得好好记清楚了。真是天晓得，现在这个故事断了，讲不下去了。”

“这怎么可能？”唐·吉诃德说，“有多少只羊过去了，对这个故事就那么重要吗？数错一只，故事就讲不下去了？”

“讲不下去了，大人，肯定讲不下去了。”桑乔说，“我问您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共有多少只羊过去了，您却说不知道，这下子底下的故事全飞了，而那情节很有意思，很有趣。”

“故事就这么完了？”唐·吉诃德问。

“就像我妈妈一样，完了。”桑乔说。

“说实话，”唐·吉诃德说，“你这个故事或传说，世界上任何人都想不出来，还有你这种既讲又不讲的讲法，我这辈子从来没见过，当然，我也没指望听到你的什么好故事。不过，大概是这些无休止的撞击声扰乱了你的思路。”

“有可能，”桑乔说，“不过我知道，”咱们去看看罗西南多是不是能走路了。”

唐·吉诃德又踢了踢马。马跳了几下又不动了。那绳子拴得很结实。

这时候天快亮了。桑乔大概是受了早晨的寒气，或者晚上吃了些滑肠的东西，要不就是由于自然属性，忽然想办一件事，而这件事别人又代替不了他。不过，他又怕得要命，根本不敢离开主人，哪怕是离开指甲缝宽的距离也不敢。可是，不做他想做的这件事又不可能。于是他采取了折衷的办法，松开那只本来扶在鞍后的右手，又无声无息地用右手利索地解开了裤子的活扣。扣子一解开，裤子马上掉了下来，像脚镣似的套在脚上。然后，桑乔高高地掀起上衣，露出了一对屁股，还真不小。做完这件事之后，没想到更大的麻烦又来了。因为他想尽量不出声，所以咬紧牙关，抬起肩膀，并且尽可能地屏住呼吸。尽管他费了这么大劲，终究还是出了点声。这声音同那个让他心惊肉跳的声音完全不同。唐·吉诃德听见了，问道：

“是什么声音，桑乔？”

“我也不知道，”桑乔说，“准是又出了什么乱子了。倒霉、不幸，总是一起来。”

桑乔又试了一次。这次挺好，没像刚才那样发出声音。可

是，唐·吉诃德的味觉和他的听觉一样灵敏，桑乔又同他紧贴在一起，那气味往上冒，跑到他鼻子里，唐·吉诃德赶紧用手捂住鼻子，连说话都有些囁：

“你是吓坏了，桑乔。”

“是害怕，”桑乔说，“不过，您怎么忽然感觉到了呢？”

“是你忽然发出了很浓的气味，而且不好闻。”唐·吉诃德回答。

“完全可能，”桑乔说，“可这可怪不得我。是您深更半夜把我带到这个怪里怪气的地方来。”

“你往后退三四步，朋友。”唐·吉诃德说这话的时候，手指头还是捏着鼻子，“以后你得注意点，对我的态度也得注意。过去我把你惯坏了，你才变得这样没有礼貌。”

“我打赌，”桑乔说。“您准以为我太放肆了。”

“还是少提为好，桑乔朋友。”唐·吉诃德说。

主仆二人说着话，过了一晚。桑乔看到天亮了，就悄悄为罗西南多解开了绳子。自己也系上了裤子。罗西南多本来倒是天性挺好，可一松开它，它就发脾气似的开始跺蹄子。唐·吉诃德看到罗西南多这样好动，觉得是个好兆头，就准备开始冒险了。

此时东方破晓，万物可见。唐·吉诃德发现四周是高高地栗树遮住了阳光。他听见撞击声并没有停止，可是看不见是从哪儿发出的。他不再耽搁，踢了一下罗西南多，再次向桑乔告别，吩咐桑乔等自己三天，如果三天后还不回来，那肯定是天意，让他在这次冒险中送命了。他又提醒桑乔向他心上人杜尔西内亚夫人传送口信。至于桑乔的工钱，他叫桑乔不要担心，他在离开家乡之前已经立下了遗嘱，桑乔完全可以按照服侍他的时间得到全部工钱。不过如果上帝保佑，他能安然无恙返回，桑乔也肯定会得到他许诺的小岛。桑乔听到善良的主人这番催人泪下的话，不禁又哭起来，打定主意等着主人，不到事情有了最终结果，他决不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返回。

桑乔的伤感也让唐·吉诃德有点儿伤心，但是唐·吉诃德不愿表现出一丝儿女情长。相反，他尽力不动声色，开始向传来水声和撞击声方向走去。桑乔仍习惯地拉着他的驴，这是和他荣辱与共的伙伴，紧跟在唐·吉诃德后面。他们在那些遮云蔽日的栗树和其他树中间走了很长一段路，发现在高高的岩石脚下有一块草地，一股汹涌的激流从岩石上飞泻而下。

岩石脚下有几间破旧的房屋，简直像废墟。两人发现撞击声就是从那儿发出来的，而且仍在继续。罗西南多被隆隆的水声和撞击声吓得半死，唐·吉诃德一边安抚它，一边向那些破屋跑去，心里还虔诚地请求他的夫人保佑自己。同时，他还顺便祷告上帝不要抛弃自己。桑乔跟在旁边，伸长脖子突出眼珠，从罗西南多的两条腿中间张望，想看看那个让他心惊胆颤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他们又走了大概一百步远，在一个拐角处，那个令他们失魂落魄、彻夜不安的声音的出处赫然在目。原来是研布机的六个大槌交替打击发出的巨大声响。

唐·吉诃德见状瞪着眼睛，一句话也说不出，满面羞愧地把头垂在胸前。唐·吉诃德看了桑乔一眼，见他鼓着腮，满嘴含笑，显然有些憋不住了。唐·吉诃德尽管气得要命，见他那样自己也忍不住笑了。桑乔见主人笑开了头，自己也开怀大笑起来，笑得双手捧着肚子，以免笑破了肚皮。桑乔停了四次，又笑了四次，而且始终笑得那么开心。唐·吉诃德瞧他那样，可就真是怒不可遏了。这时，只听桑乔以嘲笑的口吻说：“你该知道，桑乔朋友，承蒙老天厚爱，各种危险、伟绩和壮举都是为我准备的……”原来是他在模仿唐·吉诃德第一次听到撞击时的那一席豪言壮语。

唐·吉诃德见桑乔竟敢拿他取笑，恼羞成怒，举起长矛打了桑乔两下。这两下打得可真不轻，桑乔见主人真动了气，怕他还

不罢休，便赶紧赔不是，说：

“您别生气。我向上帝发誓，我只是开个玩笑。”

“你开玩笑，我可没开玩笑。”唐·吉诃德说，“你过来，快乐大人，假如这些东西不是研布机的大槌，而是险恶的力量，我难道没有勇气向它进攻吗？作为骑士，难道我就该区分出那是不是研布机的声音吗？况且，我这辈子还没见过这种东西哩。不像你这个乡巴佬，就是在研布机中间长大的。要不然你把那六个大槌变成六个巨人，让他们一个一个或一起来与我厮打，我要是不能把他们打得脚朝天，就随便你怎么取笑我！”

“别说了，大人，”桑乔说，“我承认我刚才乐得过了头。不过，您说，大人，咱们现在没事了，如果上帝保佑您，以后每次都像这回一样逢凶化吉，这难道不该笑吗？还有，咱们当时害怕的样子不可笑吗？至少我是吓坏了。至于您呢，我现在明白了，您从不害怕，也不知道什么是恐惧和惊慌。”

“我不否认咱们刚才遇到的事情可笑，”唐·吉诃德说，“不过它不值一提。不可能每个人都一眼把事情看穿。”

“不过您的长矛还是打得挺疼的，”桑乔说，“我听人说过，‘打是疼，骂是爱’而且我还听说，主人在骂了仆人之后，常常赏给仆人一条裤子。我不知道主人打了仆人几棍子之后会赏些什么。如果是游侠骑士的话，打了侍从几棍子后，就常常赏给侍从一个海岛或陆地上的王国吧？”

“这有可能，”唐·吉诃德说，“你说的这些有可能成为现实。刚才的事情请你原谅，你是个明白人，知道那几下不是我故意的。你倒是应该吸取教训，从今以后得注意，就是跟我说话要有分寸。我读的骑士小说数不胜数，却还没有在任何一本小说里看到有侍从像你这样同主人讲话的。说实在的，我觉得你我都有错。你的错在于对我不够尊重。我的错就是没让你对我很尊重。桑乔，主人与伙计之间，主人与仆人之间，骑士与侍从之间，是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有区别的。所以，从今以后，咱们得更庄重，不要嘻嘻哈哈的。而且，无论我怎样跟你发怒，你都得忍着。我许诺给你的恩赐，到时候自然就会给你。要是还没到时候，就像我说过，工钱至少不会少。”

“您说的都对，”桑乔说，“可我想知道，那时候，假如恩赐的时候还没到，只好靠工钱过日子，一个游侠骑士侍从的工钱是论月呢，还是像泥瓦匠一样按天算？”

“我不认为那时的侍从能拿到什么工钱，”唐·吉诃德说，“他们只领恩赐。我家里那份秘密遗嘱里提到你，只是为了以防万一。我还不知道在我们这个灾难性时刻应该如何表现骑士的风采。我不愿意让我的灵魂，因为一点点小事在阴间受苦。我想你应该知道，桑乔，世界上没有什么比冒险更危险的事了。”

“的确如此，”桑乔说，“一个研布机大槌的声音就把像您这样勇敢的骑士吓坏了。不过您可以放心，我的嘴决不会再拿您的事开玩笑，只会把您当作我的再生主人来赞颂。”

“这样，你就可以在地球上生存了。”唐·吉诃德说，“尊敬父母是第一，其次就是对主人像对待父母一样尊敬。”



## 第二十一章

### 无敌手骑士冒大险获大利赢得了 曼布里诺头盔及其他事

这时下起了小雨。桑乔想和主人一起到研布机作坊里去避雨。可是因为刚刚闹的那个大笑话，所以，唐·吉诃德对这个研布机深感厌恶，不肯进去。于是两人拐上右边的一条路，同他们前几天走的那条路一样。没走多远，唐·吉诃德就发现一个人骑着马，头上戴个闪闪发光的東西，好像是金的。唐·吉诃德立刻转过身来对桑乔说：

“依我看，桑乔，老话可真不假，因为它是经验的总结，经验是各种知识之母。老话说：‘此门不开那门开’。我是说，昨天晚上，命运用研布机欺骗咱们，把咱们要找的门堵死了。可现在，又为我们打开另一扇门，为咱们准备了更奇特也更好的冒险。这回如果我不进去，那就是我的错，也不用怨什么黑天里看不清研布机。假如我没弄错的话，迎面来了一个人，头上戴着曼布里诺的头盔。我曾发誓要得到它，这你最清楚。”

“您可瞧仔细了，”桑乔说，“但愿别又是一些昏头昏脑的东西。”

“你这家伙，”唐·吉诃德说，“只会胡说！”

“我什么也不懂，”桑乔说，“可我要是能像过去一样多嘴的话，我肯定能讲出许多道理来，证明您说错了。”

“我怎么会说错呢，混帐东西！”唐·吉诃德说，“你倒说说看，你难道没看见那个向我们走来的骑士吗？他骑着一匹花斑灰马，头上还戴着金头盔吗？”

“可他似乎是一个骑着棕驴的人，那驴同我的驴差不了多少，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头上戴着个闪闪发光的东西。”

“那就是曼布里诺的头盔。”唐·吉诃德说，“你走开，让我一个人对付他。你会看到，我不会白费时间，一言不发就能结束这场战斗，得到我盼望已久的头盔。”

“我会躲得远远的，”桑乔说，“上帝保佑。”

“我说过了，兄弟，你千万不许再提什么砑布机了。”唐·吉诃德说，“我发誓……我会打得你灵魂出窍呢。”

桑乔怕主人履行誓言，便缩成一团，不再作声了。

唐·吉诃德看到的头盔、马和骑士是怎么回事呢？那一带有两个地方。一个地方很小，连药铺和理发店也没有。而旁边另一个地方就有。于是大地方的理发师也到小地方来干活。小地方有病人要放血，或有人要理发，理发师就是为此而来的，还带了个铜盆。他来的时候不巧下起了大雨，理发师戴了一顶新帽子，他不舍得把帽子弄脏，就把铜盆扣在头上。那盆还真新，离着半里远就能看见它发亮。理发师就像桑乔说的，骑着一头棕驴。这就是唐·吉诃德说的花斑灰马、骑士和金盔。唐·吉诃德看到那些东西，很容易按照他的疯狂的骑士意识拼命想象起来。看到那个骑马人走近了，他二话不说，提矛催马向前冲去，想把那人扎个透心凉。冲到那人眼前时，他并不勒住马，只是对那人喊道：

“看矛，卑鄙的家伙，要不就把我份内的东西双手献出来。”

理发师万万没有想到，也没有提防到会有这么个怪人向他冲过来。为了躲避快速刺来的长矛，他一翻身从驴背上滚下来。刚一落地，他又敏捷地跳起来，在原野上狂跑，速度快得风也比不上。理发师把铜盆丢在地上，唐·吉诃德见了，高兴得要命，说这个家伙还算是机灵，就像海狸一样，海狸在被猎人追赶的时候会用牙齿咬断它那个东西，因为它知道，人们追的就是它那个东西。唐·吉诃德让桑乔把头盔捡起来交给他。桑乔捧着铜盆说：

“我向上帝保证，这个铜盆还真不赖，值一枚八雷阿尔的银

币。”

桑乔把盆交给主人。唐·吉诃德立刻把它戴在头上，转来转去找盔顶，根本找不到，便说：

“这个著名的头盔当初一定是配着那个倒霉鬼的脑袋尺寸造的。那家伙的脑袋一定大得很。可惜这东西只有一半。”

桑乔听到唐·吉诃德把铜盆叫作头盔，忍不住笑了。可他忽然想起主人的脾气，笑到一半就止住了。

“你笑什么，桑乔？”唐·吉诃德问。

“我笑这个头盔的倒霉主人的脑袋竟有这么大。”桑乔说，“这倒像个理发师的盆。”

“我告诉你我怎么想，桑乔？这个著名的头盔大概曾意外地落到一个不识货的外行手里。那人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看到铜很纯，就把那一半熔化了，卖点钱。剩下的这一半就像你说的，像个理发师用的铜盆。可是无论如何，我是识货的，走了样我也认得出。回头找到有铜匠的地方，我就把它收拾一下，让它比原来那个还强。现在我凑合着戴，有总比没有强，而且，对付石头击打还是挺管用。”

“只要不用弹弓打你就好，”桑乔说，“可别像上次两军交战时那样崩掉了您的牙，还把那个装圣水的瓶子打碎了，那圣水差点儿让我把肠子都吐出来。”

“那圣水没了，我一点也不可惜。你知道，桑乔，它的配方我都记在脑子里了。”唐·吉诃德说。

“我也记得，”桑乔说，“可是我这辈子再也不愿喝一口那圣水了。我要努力不受伤。我不想再被人放在被单里扔，这种倒霉的事情可以避免。可是如果真的再被扔，我会缩着肩屏住气，闭上眼睛，让被单随便折腾吧。”

“桑乔，”唐·吉诃德闻言说道，“一次受辱竟终生不忘。你该知道，宽广的胸怀不应该计较这些小事。你是折了条腿，断了根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肋骨，还是弄破了脑袋，就对那个玩笑念念不忘？那完全是逗着玩呢。我如果不这样认为，早就去替你报仇了。”

唐·吉诃德说罢长叹一声。桑乔说：

“就算是逗着玩吧，反正又不能真去报仇。不过，不论是动真格的，还是逗着玩，它永远不会从我脑瓜里抹去了，就像不能从我的背上抹去一样。不说这个了。您告诉我，那个坏蛋被您打败了，他丢下的这匹驴似的花斑灰马怎么办？看那人逃得那么快，估计他不敢再回来找了。我凭我的胡子发誓，这真是匹好灰马呀。”

“我从不占有那些被我打败的人的东西，”唐·吉诃德说，“而且夺取他们的马，让他们步行，这也不符合骑士的习惯，除非是战胜者在战斗中损失了自己的坐骑。只有这样，作为正当的战利品，夺取战败者的马才算合法。所以，桑乔，你放了那匹马或那头驴，不管你当它是什么东西。它的主人看见咱们走了，就会回来找它。”

“上帝知道，我真恨不得带走它，”桑乔说，“至少跟我这头驴换一换也好，我觉得我这头驴并不怎么好。骑士的规矩还真严格，连换头驴都不让。我想问一下马具可不可以换。”

“这点我不很清楚，”唐·吉诃德说，“既然遇到了疑问，又没有答案，如果你特别需要，就先换吧。”

“太需要了，”桑乔说，“对于我来说，没有比这更需要的了。”

既然得到允许，桑乔马上换了一下，把他的驴打扮得比原来漂亮了好几倍，从教士那儿夺来的骡子背上还有些干粮，他们吃了，又背向研布机喝了点水。因为研布机曾经惊吓到他们，他们讨厌研布机，不想再看见它了。

吃饱了，他们也就舒服了。两人上了马，漫无方向地上了路，任凭罗西南多随意走。那头驴也亲亲热热地在后面跟着。罗

西南多走到哪儿，那头驴就跟到哪儿。最后他们还是回到了大路，毫无目标地沿着大路溜达。

正走着，桑乔问主人：

“大人，我可以同您说几句话吗？自从您下了那道苛刻的命令，不让我多说话后，我有很多东西都烂在肚子里了。现在有件事就在我嘴边，我不想把它憋坏了。”

“说吧，”唐·吉诃德答道，“不过简单些。啰里叭嗦就烦人了。”

“我说，大人，”桑乔说，“这几天我一直在想，您到处寻险冒险，也没得到什么。虽然您勇敢得要命，可是没人看见，也没人知道，恐怕一辈子也没人知道。这就辜负了您的苦心。所以，我建议咱们去为哪个正在打仗的皇帝或君主效劳，您可以在那儿显显身手、力气和好脑瓜子。您的业绩也就会被永远记住，还能得到许多好处。至于我干的，也少不了写几句。”

“你讲得不错，桑乔。”唐·吉诃德说，“可是在达到那个地步之前，就得去四方冒险，经受锻炼，等功成名就，名闻天下之后，再去拜见皇帝。小孩子们在城门口一看见他，就会围上来喊‘他就是太阳骑士’，或者‘蛇骑士’，或者其他什么大名。他们会传颂他的事迹。听到小孩子的喧嚷声，国王来到王宫窗前，一眼就从头盔甲冑和盾牌的徽记认出了他。于是国王大声喊道：‘喂，朝廷所有的勇士，都去迎接远道而来的骑士精英呀。’国王一喊，大家都出来了。国王亲自走到台阶上迎接他，紧紧拥抱他，同他行接吻礼，然后拉着他的手，带他到后宫去见公主，她是世界上最好最完美的公主。”

“然后呢？公主看着骑士，骑士看着公主，两人都认为对方是世界上最神圣的。他们不知怎么就坠入情网，无以自拔了；又为不知怎样才能表达自己的情感而感到痛苦。骑士肯定会被带到一间布置豪华的房间里，脱去甲冑，穿上红色的披风。骑士穿戴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甲冑时就显得很精神，现在脱去甲冑更显得英俊了。

“骑士同国王、王后和公主共进晚餐，骑士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公主，偷偷地看她。公主也偷偷地瞧着骑士。晚餐快结束的时候，还有一个漂亮的女人走进来，说遇到了一点有关骑士的麻烦事，谁要是能解决，就是世界上最优秀的骑士。国王吩咐所有在场的人都试试看，结果只有这位骑士客人能够解决，于是他名声更大了。公主对此非常高兴，因为自己爱上了一个杰出的人。

“正巧这位国王要同另一个与他势均力敌的人交战。这位骑士客人请求允许他为国王效劳。国王很痛快地答应了，骑士彬彬有礼地吻了国王的手谢恩。当天晚上，骑士隔着花园的栅栏同公主告别，公主的卧室在那个花园里。骑士已经隔着栅栏同公主幽会好多次了，都是由公主信任的一个女仆牵线联系的。骑士长吁短叹，公主则晕了过去，女仆赶快端来凉水。女仆很着急，因为天快亮了，女仆不愿意事情败露，这会影公主的声誉。公主醒过来，把两只白皙的手伸给栅栏外的骑士。骑士千遍地吻她的手，以泪洗她的手。两人商定，要互通消息。公主求骑士尽可能早些回来，骑士发誓说一定早回来。骑士再次吻她的手，告别时更是难分难舍，简直活不下去了。

“骑士回到自己的房间，躺在床上，离别的痛苦使他根本睡不着。他很早就起来向国王、王后和公主告别。但是公主身体不舒服，不能见他，骑士心如刀割，差点让痛苦在脸上表现出来。那个牵线的女仆把这些情况告诉了公主。公主听后流泪了，对女仆说，她最苦恼的一件事，就是不知道骑士是否是国王后裔。女仆肯定地说，骑士如果不是国王的后代，就不会那样高贵、有礼、风度不凡。公主听到这话放心了。她尽力安慰自己，以免父母看出自己的心病。两天之后，公主又开始露面了。

“骑士走了。他参加了战斗，打败了国王的敌人，夺得了许多城池，打了无数胜仗。后来他回到王宫与公主幽会，商定提亲

的事，要求以此作为酬报。国王不愿意，因为他不知道骑士的身世。可骑士和公主还是想出了对策，或者靠私奔，或者其它什么办法，反正公主成了骑士的妻子。国王也挺满意的，因为他弄清楚了这个骑士是某个勇敢国王的儿子。国王死了，公主承袭王位，骑士转眼间成了国王。于是他开始赏赐他的侍从，把公主的女仆，也就是当初给他们牵线的那个女仆，许配给了他的侍从。那个女仆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公爵的女儿。”

“我就是指望这样的，”桑乔说，“我有话直说，我就是指望这样的。而刚才说的这些，您这位哭丧着脸的骑士也会遇到。”

“还用得着说吗，桑乔，”唐·吉诃德说，“游侠骑士就是这样登上皇帝宝座的。可是现在咱们得先到别处闯出名声，才能有资格到朝廷去。还有一件事：就算是某个国王遇到了战争，他也有个漂亮的女儿，而且我也获得了威振天下的名气，但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证明我是国王的后裔，哪怕是国王表兄的后裔呢。如果国王不能肯定这点，我就是战功再卓著，尽管配得上，国王也不会把他的女儿嫁给我。我的确是名门之后，说不定撰写我的传记的贤人会查清我的身世，证明我是国王的第五代或第六代重孙。

“我告诉你，桑乔，世界上有两种身世。一种是帝王君主的后裔，他们慢慢衰落。还有一种是出身卑微，一步一步一直爬到了上等人的地位。这两类人的区别在于：一些人过去是，现在不是了；而另一些人现在是，过去不是。我大概属于前一种。如果我属于豪门贵族，国王就高兴了，就会成为我的岳父了。不过如果不是这样，公主也会对我一往情深，即使她父亲不同意，她也明知我是布衣，她仍然会同意我做她的主人或丈夫。否则我就把她劫走，等过些时候，或者她的父母死了，他们的气恼也就完了。”

“这儿就好比一句混蛋话：‘既然能抢到何必要乞求？’”桑乔说，“不过还有句更合适的话：‘苦苦哀求，不如一走了之’。我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么说是因为万一国王大人，您的岳父，不乖乖地把公主交给您，您只好把公主劫走。不过还有个问题，那就是若在王国里过安分日子，可怜的侍从应该得到恩赐，要不然就让那个牵线的女仆跟公主一起走。她本来就应该成为侍从的老婆。侍从与女仆一起过苦日子，直到老天开眼。我相信主人最后一定会把女仆赏给侍从做正式妻子。”

“这是谁也不能阻挡的。”唐·吉诃德说。

“倘若如此，”桑乔说，“咱们就求上帝保佑，听天由命吧。”

“上帝会保佑咱们，”唐·吉诃德说，“按照我的愿望和你的情况分别安排的。”

“听凭上帝安排吧，”桑乔说，“我是个老基督徒，能当个伯爵就知足了。”

“还不止呢，”唐·吉诃德说，“就算当不上伯爵，也不要介意。只要我当上国王，就可以封你爵位，根本用不着花钱去买或者向我进贡。我让你当伯爵，你就成了贵族，别管人家说什么。他们就是不高兴，也得称你为‘阁下’。”

“那好哇，我要受封‘爵位’啦。”桑乔说。

“应该是‘爵位’而不是‘嚼位’。”唐·吉诃德说。

“就算是吧。”桑乔说，“我可是很会做官的。我以前当过教友会的差役。我穿差役的外衣特别神气，大家都说我完全可以当教友会的总管。我若是像外国的伯爵那样，披着公爵的披风，浑身黄金珠宝该多好哇。大家都该来看我了。”

“可能还挺漂亮，”唐·吉诃德说，“不过你得经常刮胡子。像你这样乱七八糟的胡子，至少每两天剃一次。否则离着很远就看到你的胡子了。”

“家里雇个理发师不就行了吗？”桑乔说，“还可以让他跟在我后面，就像个贵族的马夫。”

“你怎么知道贵族后面总跟着个马夫呢？”唐·吉诃德问。



“我告诉你吧，”桑乔说，“以前我在京城呆过一个月。我在那儿看到一位贵人，个子矮，可听说他爵位很高。总有个人骑马跟着他转，像个尾巴。我问为什么那个人在后面。有人告诉我，说那人是贵族的马夫。贵族们身后总是带着个马夫。从那时候起，我就知道了，而且从来没忘过。”

“说得对，”唐·吉诃德说，“你也可以带着你的理发师。你完全可以成为第一个带理发师的伯爵，况且刮胡子是比备马还贴身的事哩。”

“理发师的事我来办，”桑乔说，“您就争取做国王，让我当伯爵吧。”

“就这么办吧。”唐·吉诃德说。

这时唐·吉诃德抬起头，看见了一样东西，究竟是什么，详情见下章。

## 第二十二章

### 唐·吉诃德释放了一批被押送到 他们不愿去的地方的倒霉蛋

唐·吉诃德抬头看到路上迎面走来大约十二个人，一条大铁链拴在他们的脖子上，把他们连成一串，而且那些人都戴着手铐。此外，还有两个人骑马，一个人步行。骑马的人带着手枪，步行的人拿着长矛和剑。桑乔一看见他们，就对唐·吉诃德说：

“这是国王强迫送去划船的苦役犯。”

“什么强迫？”唐·吉诃德问，“国王难道会强迫某个人吗？”

“不是这个意思，”桑乔说，“是这些人犯了罪，被判去为国王划船服苦役。”

“一句话，”唐·吉诃德说，“这些人是被强迫带去，而不是自愿的。”

“是这样。”桑乔说。

“既然这样，”唐·吉诃德说，“那就该行使我的除暴安良的职责了。”

“您小心啊，”桑乔说，“国王是公道的，并没有迫害这类人，而是他们犯了罪，惩罚他们。”

这时，那些苦役犯已经走近了。唐·吉诃德极其礼貌地请那几个押解的人告诉他，出于什么原因押解那些人。骑马的捕役回答说，他们是国王陛下的苦役犯，是去划船的，他只知道这些。

“即便如此，”唐·吉诃德说，“我也想知道每个人被罚做苦役的原因。”

唐·吉诃德又耐心地说了一些道理，想让他们告知他想知道的事情。另一个骑马的捕役说：

“虽然我们身上带着这帮坏蛋的判决书，可是现在不能停下拿出来看。您可以去问他们本人。他们如果愿意，就会告诉您。他们肯定愿意讲。这些人不仅喜欢干坏事，而且喜欢讲。”

既然得到允许，唐·吉诃德就去问了。其实即使不允许，他也会去的。他来到队伍前，问第一个人究竟犯了什么罪。那个人说是因为谈情说爱。

“仅仅为这个？”唐·吉诃德说，“如果因为谈情说爱就被罚做划船苦役，我早被罚到船上去了。”

“并不是像您想的那种谈情说爱，”苦役犯说，“我爱上的是一大桶漂白的衣服。我使劲抱着它，若不是把我强行拉开，我到现在也不会自己松手。我被当场抓住，用不着严刑拷问，审理完毕，我背上挨了一百下，再加上三年整的划船苦役。”

唐·吉诃德又去问第二个人。那人愁眉苦脸，一言不发。第一个人替他回答说：

“大人，他是金丝雀。我是说，他是乐师的歌手。”

“怎么回事？”唐·吉诃德问，“乐师和歌手也要做苦役？”

“是的，大人，”苦役犯说，“哪儿还有比‘苦唱’更糟糕的事了。”

“我以前听说，‘一唱解百愁’。”唐·吉诃德说。

“在这儿相反，”苦役犯说，“一唱哭百年。”

“我不懂。”唐·吉诃德说。

这时一个捕役对唐·吉诃德说：

“骑士大人，‘苦唱’的意思就是在刑讯之下招供。对这个犯人动了刑，他才认了罪。他是盗马贼，也就是偷牲口的。他总是不说话，愁眉不展，因为留在那边的罪犯和在这儿的苦役犯都排挤他，嘲弄他，蔑视他，就因为他招了，不敢说‘不’。”

“这我就明白了。”唐·吉诃德说。

唐·吉诃德又走到第三个人跟前，把刚才问别人的那几句话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又问了一遍。那个人立刻满不在乎地说：

“我因为欠人家十个钱，要去享受五年美妙的划船。”

“我很愿意给你二十个钱，让你从这一苦难中解脱出来。”唐·吉诃德说。

“我觉得这就好比一个身在海上的人有很多钱，”苦役犯说，“他眼看就要饿死了，有钱也买不到吃的。我是说，如果我当时能够得到您现在才给我的这二十个钱，我可以拿它疏通一下书记员和检察官，不至于在这儿像条猎兔狗似的被拴着。不过，上帝是伟大的。耐心等待吧。什么也别说了。”

唐·吉诃德又去问第四个人。第四个人长着尊贵的面容，白胡子垂到胸前。听到唐·吉诃德问他怎么到这儿来了，他竟哭了起来，一言不发。第五个苦役犯解释说：

“这位贵人被判了四年苦役，而且临走还被拉着骑在马上，穿着华丽的衣服，在满是熟人的街上招摇过市。”

“我觉得，”桑乔说，“那是当众羞辱他。”

“是的，”苦役犯说，“他是拉皮条的。此外，他还会点巫术。”

“若不是因为他会点巫术，”唐·吉诃德说，“单因为他拉皮条，就不该判他做划船苦役，而应该让他去指挥海船，做船队的头头。因为拉皮条这行当并不是一般人可以干的，得特别聪明，在治理有方的国家里特别需要，而且必须出身高贵。

“我只想说，看到这位两鬓斑白、面容尊贵的老人因为拉皮条受到惩罚，我感到难过，可是再一想到他会巫术，我又不难过了。”“是的，”那位老人说，“说真的，大人，关于巫术的事，我没有罪；拉皮条的事我承认，可我从未想到这是做坏事。我只是想让大家痛痛快快，生活安定，无忧无虑。然而，我的良好愿望并没有给我带来任何好处，我还得去划船，可怜我已经这么大了。”

说到这儿，他又哭了起来。桑乔看他十分可怜，便从怀里掏出一枚值四雷阿尔的钱币给他。

唐·吉诃德走过去问另外一个人犯了什么罪。这个人回答得更爽快。他说：

“我到了这儿，是因为我同我的两个堂妹和另外两个不是我堂妹的姑娘开玩笑开得太过分了。结果我们的血缘乱了套，连鬼都说不清了。事实确凿，没人帮忙，我又没钱，差点儿丢了脑袋。判我六年苦役，我认了，咎由自取嘛。假如您，骑士大人，能帮帮我们这些可怜人，上帝在天会报答你，我们在地上祈祷时也不会忘记求上帝保佑您长命百岁，身体健康。”

这时，来了一个学生装束的人。一个捕役说，这个人能言善辩，而且精通拉丁文。

最后过来的是个长得挺漂亮的人，年龄约三十岁，只是看东西的时候，两只眼睛总对着。他的桎梏与其他人不同，戴得特别多。

唐·吉诃德问为什么。捕役回答说，因为他一个人犯的罪比其他入所有的罪还多。他是个坏家伙，即使这样锁着也还不放心呢，怕他跑了。

“他犯了什么罪，又判了多少年苦役呢？”唐·吉诃德问。

“判了十年，”捕役说。

“如果你想知道我的事情，我告诉你，我是希内斯·帕萨蒙特，我正在亲自记录我的生活。”苦役犯说。

“真的，”捕役说，“他正在写他自己的故事，写得还真不错。他在监狱里把书典押了二百雷阿尔。”

“即使是二百杜卡多，我也要把它赎回来。”希内斯说。

“书就这么好？”唐·吉诃德问。

“简直可以说太好了，”希内斯说，“我可以告诉你，那里面写的全是真事，若是瞎编的，不可能写得那么风趣。”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书名是什么？”唐·吉诃德问。

“《希内斯·帕萨蒙特传》。”希内斯说。

“写完了吗？”唐·吉诃德问。

“我的生活还没有完，书怎么能写完了呢？”希内斯说，“写好的是我出生到上次做划船苦役。”

“你原来做过划船苦役？”唐·吉诃德问。

“我愿为上帝和国王效劳。我上次做了四年苦役，尝到了干面包和鞭子的滋味。”希内斯说，“做划船苦役我并不怕，我可以在船上写我的书。我有很多话要说，而在西班牙的船上空闲时间很多。其实，我写书的时间并不很多。我主要是打腹稿。”

“你真聪明。”唐·吉诃德说。

“也很不幸。”希内斯说，“不幸伴随着聪明人。”

“也伴随坏蛋。”捕役说。

“我已经说过，差官大人，”希内斯说，“你讲话客气点儿。你并没有侮辱我们这些可怜人的权力。你若是再不客气点儿，我发誓……行了，谁也别说了，你好好待着，说话客气点儿。已经费半天口舌了，咱们赶路吧。”

闻此狂言，捕役举棍要打帕萨蒙特。唐·吉诃德立刻起身挡住。然后，唐·吉诃德转身对所有苦役犯说：

“极其尊贵的弟兄们，听了你们讲的这些话，我弄清楚了，虽然你们是犯了罪才受惩罚，但你们并不愿意受这个苦，看来你们有的人因为受刑时缺乏勇气，有的人因为没钱，有的人因为没有得到帮助，反正都是法官断案不公，你们才落到这种地步，来受这样的苦。所以我要行使作骑士的职责，实现我扶弱济贫的誓言。

“不过，我知道最好还是先商量一下。所以，我想请求这几位差官大人行行好，放了你们。想为国王效劳，比这更好的机会还多着呢。我觉得把自由人变成奴隶是件不好的事情。况且，捕

役大人，”唐·吉诃德说，“这些可怜人丝毫也没有冒犯你们。上帝自然会惩恶扬善，正直的人也不该去充当别人的刽子手。我心平气和地请求你们。如果能做到呢，我会对你们有所答谢，否则，我的长矛和剑，还有我臂膀的力量，就会强迫你们这样做。”

“疯话！”差官说，“说了半天，全是疯话！你想让我们把国王的犯人放了，真是疯了，走吧，大人，戴好你脑袋上的那个盆儿，趁早赶你的路吧，别在这儿自找苦吃了。”

唐·吉诃德冲了上去，差官没有提防，被长矛刺伤翻倒在地。还算唐·吉诃德刺对了，那人身上带着火枪呢。其他人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情惊呆了。不过他们立刻明白过来，于是骑马的人举起剑，步行的人拿起了标枪，向唐·吉诃德冲来。唐·吉诃德倒根本不害怕，镇静自若地迎战。要不是那队苦役犯纷纷挣脱锁链，企图逃跑，这回唐·吉诃德说不定就遭殃了。

犯人一逃跑，捕役们得追赶他们，又得与唐·吉诃德周旋，顾此失彼。桑乔帮着放开了希内斯·帕萨蒙特。希内斯第一个摆脱锁链，投入战斗，他向已经倒在地上的差官冲去，夺下了他的剑和枪。面对希内斯的枪和苦役犯们不断扔来的石头，捕役们全部落荒而逃，一下子就不见踪影了。桑乔很害怕。他想到这些逃跑的人肯定会再去叫人，请求唐·吉诃德赶快离开，躲到附近的山上去。

“那好，”唐·吉诃德说，“不过现在最应该做的不是这个。”

唐·吉诃德叫苦役犯都过来。大家围在一起，听唐·吉诃德吩咐什么。唐·吉诃德对他们说：

“出身高贵的人知恩图报，混蛋才忘恩负义。各位大人，你们已经得到了我的恩典。作为对我的报答，希望你们去托博索拜见杜尔西内亚夫人，告诉她，她的骑士，哭丧着脸的骑士，向她致意，并且请你们把这次著名的历险经过，原原本本地向她讲述一遍。然后，你们就各奔前程。”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希内斯·帕萨蒙特代表大家说：

“大人，我们的救星，可是我们不能听您的吩咐，我们不可能一起在大路上走，只能各走各的路，进到大山深处，才不会再被找到。现在要我们拿着锁链去托博索，那简直是白日说梦。”

“我发誓，”唐·吉诃德勃然大怒说，“我要让你这个婊子养的希内西略·帕罗皮略，一个人老老实实地带着整条锁链去！”

帕萨蒙特本来就是火暴脾气。他听到唐·吉诃德这番胡言乱语，知道唐·吉诃德精神不太正常。他向伙伴们使了个眼色，大家退到一旁，向唐·吉诃德投起石头来。石头似雨点般打来，唐·吉诃德拿护胸盾遮挡都来不及。偏偏罗西南多像铜铸一般，一动不动。桑乔藏在驴后边，躲避铺天盖地的石头。唐·吉诃德身上不知道挨了多少石头，那些石头来势凶猛，竟把他打倒在地。他刚倒下，就有人扑上来，夺过他头上的铜盆，在他背上砸了三四下，然后又在地上摔了三四下，差点把铜盆摔碎。他们扒掉唐·吉诃德套在甲冑上的短外套，又去脱他的袜子。那些人把桑乔的外衣也抢走了。桑乔被剥得只剩下了内衣。那些人把其他战利品也分了，然后就各自逃走了。

现在，只剩下驴和罗西南多，还有桑乔和唐·吉诃德。驴低头沉思，不时还晃动一下耳朵，以为那场石雨还没有停止。罗西南多躺在主人身旁，它也被石头打倒了。只有穿着内衣的桑乔仍在害怕。唐·吉诃德看到自己对那些人那么好，却被他们弄成这副样子，简直快要气疯了。



## 第二十三章

### 著名的唐·吉诃德在莫雷纳山的奇特遭遇

看到自己的狼狈样，唐·吉诃德对桑乔说：

“桑乔，我一直听说，‘对无赖好，就如同往大海泼水’。如果我早听你的，就不会有这场乱子了。不过事情已经做了，也别生气，引以为戒吧。”

“您若真能引以为戒，那倒好了。”桑乔说，“不过既然您说了，如果当初听我的话，就不会吃这个亏，那么现在请听我的话吧，以免吃更大的亏。我告诉您，我们还是抓紧时间逃走，我现在仿佛就能听到箭在我耳边嗡嗡作响呢。”

“天生的胆小鬼，桑乔。”唐·吉诃德说，“为了不让你说我这个人顽固不化，从来不听你的劝告，我想这次就听你这一回，不过得有个条件，那就是不管我生前还是死后，都不许对任何人说我这次害怕了，只能说我是应你的请求，才暂时退却。假如你说了别的，就是说谎，我会否认的。”

“大人，”桑乔说，“退却不等于逃跑，等着也并不聪明。如果危险太大了，最好是躲开，而不是硬拼。您应该知道，我虽然是个粗人，可是还能做到人们所说的克制。您听我的，不会后悔。如果您身体还行，您就骑上罗西南多，如果不行，让我来扶您上，然后跟我走。我的头脑告诉我，现在咱们最需要的是动腿。”

唐·吉诃德不再多说，桑乔牵着他的驴，两人从旁边的一个山口走进莫雷纳山脉。桑乔想越过山脉，在穷山僻壤待几天。他再一看，苦役犯们抢走了不少东西，可是驮在驴背上的食物居然保存了下来，桑乔更振奋了，觉得这是个奇迹。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那天晚上，两人来到莫雷纳山脉深处。桑乔想在那儿过夜，然后再待几天。于是，两人在树林里的两块石头之间安歇下来。可是，厄运又来了，那著名的骗子、盗贼希内斯·帕萨蒙特也躲到这儿来了，而且居然鬼使神差地跑到了唐·吉诃德和桑乔安歇的那个地方。希内斯立刻就认出了这两个人，不过没有惊动他们，反而偷走桑乔的驴。不过，他没有动罗西南多，因为知道卖不到好价钱。桑乔睡觉的时候，希内斯偷走了他的驴，在天亮之前就逃之夭夭，鬼也追赶不上了。

太阳出来了，给天地带来了欢乐，却给桑乔带来了悲伤。他看到自己的驴不见了，伤心地哭了起来。唐·吉诃德被他的哭声惊醒，听见他在说：

“我的心肝宝贝呀，你生在我家，是孩子们骑着玩的伙伴，是我老婆的心尖尖呀，邻居们都眼红，你减轻了我的负担，供养了我的一半生活，你每天挣的二十六个大钱，完全可以支付我的一半伙食！”

唐·吉诃德见桑乔哭个没完，问清缘由后，极力好言相劝，叫他别着急，还给他一张凭据，把自己家里的五头驴送给桑乔三头。

桑乔这才宽了心。他揩干眼泪，不再大声哭了，感谢唐·吉诃德给他的恩赐。唐·吉诃德自从进了山，心情愉快，觉得这正是他寻险的理想之地。他又追忆游侠骑士在荒山野岭的种种奇遇，完全沉醉了，把别的事全忘了。桑乔到了安全的地方，也心中释然，用教士们剩下的那些剩饭把自己的肚皮填饱。他跟在主人后面，不时从口袋里掏出些吃的塞进肚子，他宁愿这样，不想再遇到什么危险了。

桑乔抬起头，看到唐·吉诃德止住了脚步，试图用长矛把路上的一包东西挑起来。他赶紧过去帮忙。赶到跟前时，唐·吉诃德正好用长矛挑起一个坐垫，上面还有一个手提箱。手提箱已经

烂得差不多了，或者说全烂了，不过还挺沉，桑乔只好用手去拿。唐·吉诃德让他看看手提箱里装的是什么东西。手提箱上有条锁链，还有一把锁，可是从箱子破漏的地方能看到里面。原来是四件荷兰细麻布衬衣，还有其它一些麻布织品，都挺干净漂亮。一块手绢里还包了不少金盾。桑乔一看见金盾就说：

“老天有眼，给我们带来了外快！”

桑乔继续翻看，发现有个装帧精美的记事本。唐·吉诃德要了笔记本，让桑乔把钱留下。桑乔见主人如此慷慨大方，吻了唐·吉诃德的手，然后把箱子里的东西掏出来，放进干粮袋里。唐·吉诃德见状说：

“桑乔，据我推测，可能是某个迷路的人途径此地，遭到了歹徒袭击，歹徒把他杀了，转移到这个偏僻的地方埋了。”

“不可能，”桑乔说，“如果是强盗，就不会留下这钱。”

“你说得对。”唐·吉诃德说，“既然这样，我就猜不出到底是怎么回事了。等一等，咱们看看笔记本上记着什么，看能不能让咱们明白一些？”

唐·吉诃德打开笔记本，看见上面写着一首诗，虽然是草稿，可写得很漂亮。他高声念起来，让桑乔也听听。诗是这样写的：

或许爱神无知，  
或许他太残酷，  
为何对我，  
如此折磨。

爱情若是神，  
当无所不知，  
更不会残酷，  
是谁使我受此苦？

若说是你，菲丽，  
那是谬误。

罪恶善良不相容，  
横祸绝非天上出。

我就要死去，  
无人能换回。

“就这样一首诗，什么也看不出，”桑乔说，“除非先理出个头绪来。”

“我刚才只说了‘菲丽’，”唐·吉诃德说，“这肯定是那个漂亮小姐的名字。我看这诗写得还真不错，或许我对诗懂得不多。”

“您也懂得诗？”桑乔问。

“懂得比你想象的多，”唐·吉诃德说，“以后你给托博索的杜尔西内亚夫人带信的时候就会看到，我写的全是诗。大部分游侠骑士都是伟大的诗人和伟大的音乐家。更确切地说，这两种才能是多情的游侠骑士的必备条件。不过，以前骑士的诗更注重情感，而不是辞藻。”

“您再念点儿，”桑乔说，“也许能找到些有用的东西。”

唐·吉诃德又翻了一页，说道：

“这是散文，像是一封信，”唐·吉诃德说。“开头倒像是情书。”

“那么您大点声念，”桑乔说，“这些谈情说爱的故事还挺有趣。”

“好吧。”唐·吉诃德说。

既然桑乔求他，他就高声念起来，念得还蛮有感情。

念完信，唐·吉诃德说：

“这封信上没说什么东西，但看得出，这是个被抛弃的情人。”

唐·吉诃德差不多翻遍了整个本子，又看到一些诗和信件，里面无非都是些抱怨和怀疑。唐·吉诃德翻看笔记本，桑乔则忙着翻手提箱，连箱角和坐垫也不放过，又查又找，每道缝都扒开看，每一根线都捋一捋，无一疏漏，结果竟找到一百多个金盾，桑乔兴奋得不得了。虽然没有再找到其他东西，他还是觉得以前被人用被单扔，被圣水灌得直呕吐等等受苦受累，都不冤枉了，金盾全作了极好的补偿。

哭丧着脸的骑士特别想知道手提箱的主人。从那些诗和信、金盾和高级衬衣来看，唐·吉诃德估计一定是位有身份的人，由于受到意中人的抛弃和冷遇而寻了短见。可是，在这荒山野岭里，没有人能够证实这一点，唐·吉诃德也只好任凭罗西南多随意乱走，脑子里仍一直想着，在这荆棘丛生之地一定会遇到险情。

唐·吉诃德边想边走，忽然看见前面一个山头上有个人在岩石杂草中飞快地跳跃。那人赤身裸体，胡子又黑又密，头发也乱蓬蓬，脚上没穿鞋，小腿也光着，大腿部穿条短裤，好像是棕黄色丝绒，可是破破烂烂，很多地方都露出肉来，头上什么也没戴。虽然那人跳得很快，可这些细节都被哭丧着脸的骑士看在眼里。他想追赶却追不上，因为罗西南多不习惯走这种崎岖山路，而且脚步又慢，行动迟缓。唐·吉诃德估计坐垫和手提箱就是那个人的，想去追他，即使追一年，也要追上他才罢休。唐·吉诃德让桑乔在山的一侧堵截那人，自己从山的另一侧过去，也许这样能找到那个在他们眼前转瞬消失的人。

“我可不去，”桑乔说，“一离开您我就害怕，吓得要死，我告诉您，从现在起，我要寸步不离地跟着您。”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那好吧，”唐·吉诃德说，“我很高兴你要依靠我的勇气。就算你吓掉了魂，我也会保护你。你现在跟着我慢慢走，尽可能把你的眼睛睁大些。咱们绕过这座小山，也许就会碰到刚才看见的那个人。咱们捡到的那些东西肯定是他的。”

桑乔答道：

“最好还是别找了。假如咱们找到了他，当然就得把钱还给他。所以，最好别瞎费那个劲。让我把钱好好保存着。主人以后自然会出现，那时候钱也花完了，国王也不再会追究。”

“你这就错了，桑乔，”唐·吉诃德说，“咱们已经猜出钱的主人是谁，而且近在眼前，我们就应该找到他，把钱还给他。所以，桑乔朋友，你别为找他而难过。如果找到他，我才会开心呢。”

于是，唐·吉诃德用脚夹了一下罗西南多，桑乔背着东西跟在后面跑，这全是希内斯·帕萨蒙特办的好事。他们绕着山跑了一阵，在一条小溪里发现了一匹死的骡子。骡子已经被野狗和乌鸦吃了一半。这些都证实了他们的怀疑：刚才跑的那个人就是骡子和坐垫的主人。

他们正看着，忽然听见一声口哨声，接着左边出现了一大片羊群。羊群后面，在一座山的山顶上，出现了一位牧羊老人。唐·吉诃德高声喊叫，请老人下来，老人则高声问，是谁把他们带到这个地方来的，因为很少或者根本没有人来到这个地方。桑乔让他下来，再跟他细说。老人下了山，来到唐·吉诃德身边，说：

“我打赌，你们正在看地上那匹死骡子。它倒在那儿已经六个月了。告诉我，你们碰到它的主人了吗？”

“我们谁也没碰到，”唐·吉诃德说，“只是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发现了一只坐垫和一个手提箱。”

“我也发现了，”老人说，“不过我没有去拿它，也没有到它跟前去，怕那是什么祸害，别人还以为我做贼。魔鬼很狡猾，他

会偷偷地在你脚下放石头害你摔倒。”

“我也这样说。”桑乔说，“我看见了它，可是我根本就不走过去，东西仍然原封不动地放在那儿，我不想惹麻烦。”

“请告诉我，老人，”唐·吉诃德说，“你知道这些东西是谁的吗？”

“我可以告诉你我所知道的。大约六个月以前，”牧羊人说，“有个漂亮的小伙子来到牧羊人住的棚子里。他骑的就是那匹现在已经死的骡子，带着坐垫和手提箱。他问我们，这山上什么地方最险峻、最荒僻。我说这儿就是。再往前走半西里路，恐怕就没路走了。那个小伙子听到我们的回答后，掉转骡子，向我们给他指的地方走去。我们喜欢他长得漂亮，可是对他话感到奇怪，对他来去匆匆也感到奇怪。此后就再没见到他。过了几天，他在路上碰到我们当中的一位牧羊人，二话不说，上前和牧人打了一架，把所有的面包和奶酪都抢走了。然后，他又藏进山里。我们几个牧羊人听说后，找了两天，连山上最荒僻的地方都找了，最后才在一棵又粗又挺拔的栓皮槲的树洞里找到他。

“他出来迎接我们时，态度很和气。他的衣服破了，脸也晒得不漂亮了，我们几乎认不出他了。他彬彬有礼地问候我们，然后说不要为他这个样子奇怪，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对过去的错误进行忏悔。我们还要求他，需要食品的时候，我们会非常友好、非常认真地给他送去，人没有食品没法活。

“他对我们的帮助表示感谢，并且请求原谅他前几次的行抢。至于他的住所，他说只有那个睡觉的地方。说到最后，他竟伤心地痛哭起来，哭得那么动情，除非我们是石头做的，我们才会不陪着他一起哭。我刚才说过，他本是个英俊潇洒的小伙子，从他的礼貌和得体言谈中，可以断定他出身高贵。忽然他顿住了，沉默不语，两眼盯着地，一直盯了很长时间。我们都愣住了，都难过地等着，想知道他为什么发呆。他睁着眼睛，一直盯着地，连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眼皮也不眨一下，过一会儿闭上了眼睛，可是又咬紧牙关，眉头皱得紧紧的。我们猜想他一定受过什么刺激。

“他很快就证实了我们的猜测。他本来躺在地上，突然怒气冲天地跳起来，疯狂地冲向边上的一个人。要不是我们把他拉开，他会把那人连打带咬地弄死。他嘴里还疯喊着：‘哎，你这狼心狗肺的费尔南多，你害得我好苦！我要挖出你的心，你的心是万恶的渊藪，你对我背信弃义！’

“他骂了很久，都是骂费尔南多的，说他狡诈欺骗。我们把他拉开了，心里都很难过。他不再说什么，飞一般地跑进乱草丛中藏了起来，我们根本找不到他。我们猜想他犯病是好一阵、犯一阵的，可能有个叫费尔南多的人害了他，而且把他害得不轻，才把他弄成这个样子。后来我们又多次发现，他出来时，有时向牧人们要他们随身带的食物，有时就硬抢。他犯病的时候，即使牧人们诚心诚意地给他吃的，他也不好好拿着，非得拳打脚踢一阵才罢休。可是他正常时，就会谦恭有礼，千谢万谢。”

“后来，”牧人接着说，“我和四个人，决定一起去找他，等找到他，不管他愿意不愿意，定要把他送去治病或送回家去。两位大人，你们问的事情，我知道的就这些。还有，你们捡到的那些东西就是他的，那个赤身裸体、健步如飞的人也就是他。”

唐·吉诃德听了牧人的话后很惊奇，并且更急于知道这位不幸的疯子到底是谁了。他心中暗想，就是找遍整座山，也要找到他。真可谓天助人也，就在这个时候，他们要找的那个小伙子从一个山口向他们走过来，嘴里还嘟囔着什么。等他走近了，唐·吉诃德才看清，他穿的破烂皮坎肩是用龙涎香鞣制的。他断定，穿着这种衣服的人身份不会低。

小伙子走近他们，彬彬有礼地向他们问好，声音嘶哑，却很有礼貌。唐·吉诃德同样很客气地向他问好，并且下了马，文雅潇洒地同他拥抱，而且拥抱了好一会儿，仿佛见到了一位久违的



朋友。我们称唐·吉诃德为哭丧着脸的骑士，那个小伙子，我们就暂且称他“褴褛汉”吧，他也同唐·吉诃德拥抱，随后把唐·吉诃德向后推开一点儿，双手放在他肩上，仔细端详着他，仿佛看是否认识他。看到唐·吉诃德这副样子和打扮，他感到惊奇。拥抱过后，褴褛汉首先开口，说了下面一席话。

## 第二十四章

### 莫雷纳山奇闻续篇

他说：

“大人，虽然咱们互不相识，但不论你是谁，我都要感谢你对我的好意和礼貌。承蒙你热情拥抱，礼当回报，然而我现在时运不佳，只能以美好心愿酬谢厚遇之恩。”

“我一心想帮助你，”唐·吉诃德说，“甚至已下决心，如果找不到你，不了解清楚你内心深处的痛苦我决不出山。必要的话，我还要想尽各种办法帮助你，甚至陪你为你的不幸而尽情哭泣。如果我的好意值得得到某种礼遇，那么我请求你，告诉我，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要到这荒山野岭中了此一生。你住在这种地方与你的穿戴和你本人太不相称了。”唐·吉诃德接着又说，“虽然我是个不称职的有罪骑士，我以骑士的名义发誓，为了尽游侠骑士的职责，如果你能在这个问题上满足我的要求，大人，我一定以我应有的真诚为你效劳。假如你的不幸有办法补救，我就一定会设法补救；否则就像我刚才答应你的那样，陪你哭泣。”

“山林勇士”听哭丧着脸的骑士这么说，对他看了又看，又把他从上到下打量了一番，看够了之后才说：

“如果你们有什么吃的东西，请看在上帝份上给我吧。吃完之后，我会悉听吩咐，报答你们对我的一片好心。”

桑乔和牧羊人从各自的袋子里拿出了食物给褴褛汉充饥。他接过食物，狼吞虎咽起来，迅速地吃着。他吃的时候，他和看他的人都一言不发，吃完后，他示意大家跟他走。大家跟他走了。他带着大家来到一块绿草地上。他躺到绿草地上，其他人也躺下来，一句话都不说。直到后来，褴褛汉才端坐好，说：

“各位大人，如果你们想让我说说我那悲惨的故事，就在我说的時候不要打断我。否則，故事就会悬在那儿。”

褴褛汉的这几句话让唐·吉诃德想起来，桑乔给他讲故事的时候，也是因为自己没有记住过河的羊数，把故事悬在那儿了。褴褛汉又接着说：

“我想尽快把伤心往事讲完，回忆往事是又添新伤。”

唐·吉诃德以所有人的名义答应决不打断他，他才放心地讲了起来：

“我叫卡德尼奥，故乡也算是安达卢西亚一座最好的城市了。我出身高贵，家中也很有钱。可是我的不幸太沉重了，父母为我哭泣，亲属为我惋惜。意外的不幸不是财富能弥补的。就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着一位美丽的姑娘，爱情赋予她整个光环，我也爱上了她。她就是美丽的卢辛达，一位尊贵的姑娘，和我一样富有。但她虽富贵，却不够坚贞，辜负了我。对于卢辛达，我从小就爱她，喜欢她，崇拜她。她也天真烂漫地喜欢我。我们的父母知道我们的心愿，他们并不担心，知道发展下去，最后无非是让我们结婚。这简直是天生的一对。

“我们慢慢长大，爱情也加深了。哎，天啊，我写了多少情书呀！我收到了她多少优美动人的回信呀！我曾写过无数情歌情诗来表达我的情感，描述我炽热的追求，回忆美好的往事。

“后来，我实在等不下去了，我一天到晚想见到她。我决定请求她的父亲允许她做我的正式妻子。我去求婚了。她的父亲回答说，他对我的请求深感荣幸，不胜感谢，不过他认为要由我父亲来正式提亲。于是，我即刻去见我父亲，告诉他我的要求。走进父亲的房间，就看见他手里拿着一封信。还没等我开口，他就把信递给我，对我说：‘卡德尼奥，你看看这封信吧，里卡多公爵有心要提拔你。’

“这个里卡多公爵，想必你们也是知道的，他是西班牙的一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位大人物。我接过信，信上言真意切，希望我马上到他那儿去，做他的长子的伙伴，他为我安排与我身份相符的职位。我默默地看完信，听见父亲说道：‘再过两天你就出发，卡德尼奥，听从公爵的安排吧。’接着父亲又说了些嘱咐的话。临走前的一个晚上，我把事情全部告诉了卢辛达，也告诉了她父亲，请求他再宽限几天，把婚期推迟，先看看里卡多怎样安排我。她父亲答应了，她对着我山盟海誓，还晕过去许多次。

“后来我到了里卡多公爵那儿。我受到很多好的招待，引起其他人的嫉妒。不过，公爵的二儿子很欢迎我，他叫费尔南多，是个很精神的小伙子，雍容大度，风流倜傥。很快他就成了我的朋友，这也引得大家议论纷纷。公爵的长子对我也很好，很照顾我，可是不如费尔南多那样喜欢我，对待我。朋友之间，自然无所不谈，费尔南多把所有想法都告诉我，甚至他在情场上的心事。他很喜欢他父亲领地里的一位农家姑娘。她的父母很有钱。姑娘漂亮、端庄、守规矩，人又好，凡是认识她的人都说不清在这几方面中，她哪一方面最好、最突出。

“这样好的农家姑娘，让费尔南多非常动心。为了得到她这个人，夺到她的身子，费尔南多答应做她的丈夫。我出于关心，尽力劝阻他，让他打消他的念头。看到这些都不起作用，我决定把这件事告诉他的父亲里卡多。可是费尔南多诡计多端，他既怀疑又害怕我这样做。于是骗我说，为了从头脑里摆脱难以忘怀的漂亮姑娘，他必须离开几个月，这期间我们两人到我父亲家去，这样就可以托辞向他父亲说，要到我家所在的城市去看看，买几匹好马，说世界上最好的马都是那个地方产的。我听他一说就动了心，觉得这是个再好不过的难得机会，可以回去看看我的卢辛达。

“出于这种想法和愿望，我同意他的主意，鼓励他这么做，让他尽快成行。当他跟我说这事的时候，据说他已经谎称要做姑

娘的丈夫而占有了她。他占有了农家姑娘后，欲望锐减，热情全消。表面上他装着躲出去是为了忘掉他的念头，实际上他是企图躲出去逃避履约。

“公爵同意了他的请求，让我陪他去。我们来到了我家所在的那个城市，我父亲有礼貌地接待了他。然后，我去看望卢辛达，我的热情又重新燃烧起来，而且很不幸地把这些都告诉了费尔南多。我觉得凭我们之间友谊深厚，不该向他隐瞒什么。我向他夸耀卢辛达漂亮、娴静、机灵。我的夸耀勾起了他想看看这位完美姑娘的愿望。我答应了他。一天晚上借着烛光，通过我正和卢辛达说话的窗口，我把卢辛达指给他看。费尔南多一见她，把以前见过的所有美女都忘了，他一见钟情，坠入情网。

“费尔南多的欲念有增无减，而我对这些却还蒙在鼓里。有一天我偶然看到了他的一封信，请求我向卢辛达的父亲去提亲。他措辞情真意切，在信上对我说，卢辛达把世界上其他女人的所有美貌和才智都集于一身了。现在我承认，说实话，尽管费尔南多对卢辛达的赞美合情合理，可那些赞美出自他之口，却让我很不舒服。我开始害怕，开始怀疑他，因为他无时无刻地谈论卢辛达，总是拿她当话题，这引起我一种说不出的嫉妒，这倒并不是害怕卢辛达给我的回信，说是很喜欢我们两人的文笔。卢辛达很喜欢骑士小说，有一次，她向我借一本骑士小说，书名是《高卢的阿马迪斯》……”

唐·吉诃德一听他提到骑士小说，急忙说：

“假如你一开始就提到尊贵的卢辛达夫人喜欢读骑士小说，不用你说第二句我就可以想象到她的高贵才智。如果她没有如此雅兴，我也不会相信她有你描述得那么好。所以，在我面前，你不必多费口舌，只消说明她的这种爱好，我就完全可以相信，她是世界上最漂亮最聪明的姑娘。请原谅，我违反了刚才我答应的事情，打断了你的讲话。只要一说到骑士精神和游侠骑士的事，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要想让我不开口，就像不让阳光发热一样。对不起，请继续讲下去，现在这才是最重的。”

唐·吉诃德讲话的时候，卡德尼奥已经把头垂到了胸前，好像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唐·吉诃德又说了两遍，请他继续讲下去，可是他一句话不说，也根本不抬头。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抬起头说：“我脑子里有个念头无法驱除，谁都无法驱除和改变，谁不相信这点就是个笨蛋。现在，那个下流的埃利萨瓦特医生已经同马达西马女王姘居了。”

“不，这不可能！”唐·吉诃德一听这话，怒气冲天，“恶毒的中伤，这是卑鄙的行为！马达西马女王是位尊贵的夫人，这样高贵的夫人同一个破大夫姘居，这不可想象。谁这么想，就是混蛋在撒谎，无论他是步行还是骑马，无论他有没有武器，无论白昼还是夜晚，随他喜欢怎样交手，我都会好好教训他。”

卡德尼奥十分认真地看着唐·吉诃德，现在他又犯病了，不能接着讲故事。唐·吉诃德对有关马达西马的议论极为不满，也听不下去了。简直难以想象，他竟为马达西马大动肝火，仿佛她是唐·吉诃德的正式合法夫人！且说卡德尼奥已经精神失常，听见说他撒谎、是坏蛋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咒骂，不由地大怒。他捡起身边的一块石头，打中唐·吉诃德的胸上，把他打得仰面摔倒。桑乔看到主人这副样子，便攥紧拳头向卡德尼奥打去。褴褛汉一拳把桑乔打倒，然后骑在他身上，朝着他的肋部狠打了一通。牧羊人想去解救桑乔，也被打倒了。等把所有的人都打得倒在地上，浑身是伤，褴褛汉才不慌不忙地躲进山里。

桑乔站起来，看到自己平白无故地被打成这样，就去找牧羊人算帐，怨牧羊人不事先通知那人会发疯，否则也好有所防备。牧羊人说他已经说过，假如桑乔没听见，那不是他的错。桑乔反驳，牧羊人再反驳，最后两人气得拳脚相加。要不是唐·吉诃德劝他们息怒，两人非得打破皮肉不可。

桑乔抓着牧羊人对唐·吉诃德说：

“您别管我，哭丧着脸的骑士大人，在这儿他和我一样，都是乡巴佬，没有被封为骑士。我完全可以光明正大地与他交战，以解我心头之恨。”

“可是可以，”唐·吉诃德说，“但是刚才的事与他不相干。”

两人这才平静下来。唐·吉诃德又问牧羊人是否还能找到卡德尼奥，因为他急于知道故事的结局。牧羊人说不知道卡德尼奥确切的栖身处。不过，只要努力在周围找，不管他犯病没犯病总是能找到的。

## 第二十五章

### 英勇的骑士在莫雷纳山的奇遇， 以及他仿效贝尔特内夫罗斯的苦修行

唐·吉诃德告别牧羊人，又骑上罗西南多，让桑乔跟着他走。桑乔满心不情愿，却也没办法。两人渐渐走到了山上最陡峭的地方。桑乔很想同主人聊聊天，但又想让主人先开口，这样就不会违反唐·吉诃德的命令了。最后他实在忍不住了，说：

“唐·吉诃德大人，请您行行好，开开恩，就打发我走吧。现在我想回家去，找我的老婆孩子。我同他们至少还可以想说话就说话。您让我跟您没日没夜地在荒郊野岭奔走，想说话都不敢说，这简直是活埋我。而且整天到处冒险，却还要挨脚踢，让人用被单扔，还有石头砸，拳头打，除此之外还得闭上嘴，心里有话不敢说，像个哑巴似的，这样的苦差使，真让人受不了。”

“我明白了，桑乔，”唐·吉诃德说，“你受不了，想让我解除对你嘴巴的禁令。现在禁令解除了，你想说什么就说吧。不过有个条件，只有这次解除禁令。”

“既然这样，”桑乔说，“我就要说话了，我想说，您何必那么偏袒那个马达西马或者随便叫什么名字的女王呢？您又不是大法官，如果您不理他，我相信这个疯子会把他的故事讲完的，至少咱们也不会挨石头打，挨脚踢，再饶上那至少六巴掌。”

“桑乔，”唐·吉诃德说，“你要是像我一样知道马达西马女王是位多么高贵的夫人，你就不会怪我了，我忍了半天才没有把他那张胡说八道的嘴打烂。别说用嘴讲，仅仅想到一位女王竟会同个医生姘居，就让人无法忍受。唉，他说这话的时候，神经并不正常。”



“我也这么说，”桑乔说，“所以，没有必要去理会一个疯子的话。还算您走运，要是石头没打在您胸上，而是打在您脑袋上，那可就真完了。”

“不论是在正常人还是在疯子面前，游侠骑士都有义务维护女人的声誉，不管是谁，更何况是像马达西马这样尊贵的女王呢。我对马达西马女王的高尚品质特别敬爱，不仅因为她容貌美丽，还因为她品行端正，饱经忧患，深有修养。那个无知的乡巴佬别有用心地利用这点，故扯她是大夫的情妇，真是无稽之谈。我再说一遍，即使他们再重复两百遍，也还是无稽之谈。”

“我不这么说，也不这么想。”桑乔说，“他们做他们的事，大家‘各扫自家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那王后和医生是不是情人，只有上帝明白，‘我走我的路，什么都不知’。我不喜欢打听别人的生活。‘谁买了东西不认帐，钱包里面最有数’。‘我来世至今赤条条，不亏也不赚’，天塌地陷与我何干？‘以为有便宜占，结果扑个空’。‘别人的嘴谁能管，上帝还被瞎扯谈’呢！”

“上帝保佑，”唐·吉诃德说，“你哪来这么一长串胡话，桑乔！你胡说这些跟咱们说的事情有什么关系？我的天哪！桑乔，你住嘴吧，从现在起你管好你自己的事，与咱们无关的事你不要做。你听清楚，我无论做什么事都自有它的道理，完全符合骑士规则。在这方面，我比任何骑士都清楚。”

“大人，”桑乔说，“咱们在这荒山野地里漫无目的地走，找一个疯子，也是骑士规则的规定吗？咱们就是找到了疯子，说不定他还要把您的脑袋和我的肋骨全部打烂！”

“住嘴，我再跟你再说一遍，桑乔。”唐·吉诃德说，“我告诉你，我到这儿来不仅是要找到那个疯子，而且还要在这儿做番事业，以求天下扬名，留芳百世。我要一举成功。”

“那番事业很危险吗？”桑乔问。

“不，”唐·吉诃德一副苦着脸的样子回答，“不过，这事情全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都看你卖力不卖力了。”

“看我卖力不卖力？”桑乔问。

“对，”唐·吉诃德说，“我要派你去一个地方，如果你能早早回来，我的苦难马上就会结束，我的荣耀马上也就开始了。别这么傻等着听我说，这不合适。我想告诉你，桑乔，著名的高卢的阿马迪斯是世界上一位最优秀的游侠骑士。桑乔朋友，我作为游侠骑士，当然越是仿效他，就越接近于一个完美的骑士。有一件事特别表现了这位骑士的优秀杰出的品质，那就是他受到奥里亚娜夫人冷淡后，到‘卑岩’去苦苦修行，把自己的名字改成贝内特内夫罗斯。天赐良机，我没有必要放弃这个机会，我要像他一样。”

“可是，”桑乔说，“您到底要在这个鬼地方干什么？”

“我不是对你说过了嘛，”唐·吉诃德说，“我要仿效阿马迪斯，在这里做一个绝望、愚蠢、疯狂的人。他伤感地哭泣，获得了名望。”

桑乔说：“他们都是受了刺激，才去办傻事、苦修行的。可您为什么要变疯呢？哪位夫人鄙夷您了？您又发现了什么迹象，让您觉得托博索的杜尔西内亚夫人做了什么对不起您的事？”

“这就是关键所在，”唐·吉诃德说，“也是我这么做的绝妙之处。一个游侠骑士确有缘故地变疯就没意思了，关键就在于要无缘无故的发疯。况且，我离开托博索的杜尔西内亚夫人已经很长时间了，这就有充足的理由可以去发疯了。所以，桑乔朋友，你不必白费心思劝阻我进行这次幸福的仿效了，我是疯子，一直疯到托你送封信给我的杜尔西内亚夫人，并且带来她的回信为止。如果她对我依然忠诚，我的疯癫和修行就会结束。否则我就真的发疯了。即使疯，我也毫无怨言。你拿来回信时，我如果没疯，就会结束这场折磨，为你带来的喜讯而高兴。我如果疯了，也不会为你带来的坏消息而痛苦。”

桑乔回答说：

“我的上帝哟！骑士大人，您一天到晚胡说，我实在受不了。全都是空话谎话，都是胡咒，或是咱们的胡诌。如果有人听见您硬把理发师的铜盆说成是曼布里诺的头盔，而且不认错，会怎么想呢？准得说您的脑子有毛病。铜盆就放在口袋里，全瘪了。要是上帝保佑，能让我回家见到老婆孩子，我就把它修理一下，刮胡子用。”

你看，桑乔，”唐·吉诃德说，“我发誓，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你都是世界上头脑最简单的侍从！怎么你跟我在一起这么长时间，难道就没有发现，游侠骑士的所有事情都像是虚幻、蠢事、抽疯，都是胡来的吗？其实你不懂，只是有一帮魔法师在咱们周围，把咱们所有的东西都变了。所以你认为理发师铜盆的那个东西，在我看来就是大名鼎鼎的曼布里诺头盔。那是魔法师特别照顾我，让大家都认为那是铜盆，因为，如果大家都知道那是非常珍贵的东西，一定会追着我想夺走它；可如果看它只不过是理发师的铜盆，就不会去抢它了。那个人想把它摔碎，又把它丢在地上，就是明证。如果那个人认出它来，哪里还会放过它。”

说着话，他们来到一座高山脚下，那座山陡得简直像一块巨石被削了一刀。山坡上，一条小溪蜿蜒流淌，萦绕着一块绿色的草地。草地上野树成林，又有鲜美的花草，十分幽静。骑士选择了这个地方修行。他一见如此美景就像真疯了似的高声喊道：

“天啊，我就选择这块地方来为自己的不幸哭泣。在这里，我的泪滴将滴入这条小溪里的流水，我的不断的深沉叹息，将时时摇曳这些树的树叶。啊，让我心灵饱受煎熬的痛苦！哦，在这杳无人烟的地方栖身的山神呀，你们听听这位不幸情人的哀叹吧。他与情人别离多时，猜忌使他来到这荒野之地，为那背信弃义的绝世佳丽痛哭流涕。噢，森林女神们，请你们为我的不幸而哀叹吧，至少烦劳你们听听我的不幸吧。噢，托博索的杜尔西内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亚，你是我黑夜中的白昼，你是我苦难中的欢欣，你是我心中的星斗，你是我命运的主宰。求老天保佑你称心如意。你看看吧，没有你我悲惨至此，但愿你不要辜负我对你的一片忠诚。大树啊，请你从现在起陪伴着孤独的我吧。请你轻轻的摆动树枝，表示你不厌弃我吧。噢，还有你，我可爱的侍从，休戚与共的桑乔，请你记住你在这里看到的一切，告诉她吧，这一切都是为了她！”

说完，唐·吉诃德翻身下马，在马的臀部拍了一巴掌，说：

“失去了自由的人现在给你自由，我这有盖世奇才却又命运不济的马！你随意去吧，你的脑门上已经刻写着：无论是哪一匹神骏都不如你迅捷。”

桑乔见状说：

“多谢有人把咱们解脱出来。说实话，骑士大人，如果当真我要走，您真要疯，最好还是给罗西南多备好鞍，让它代替我那头驴，这样我往返可以快一些。如果我走着去，走着回，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得来。反正一句话，我走得慢。”

“我说桑乔，”唐·吉诃德说，“随便你，我觉得你的主意不错。不过，你过三天再走吧。我想让你看看我为她做的一切，以便你告诉她时也好有话。”

“还有什么好看的，”桑乔说，“我不是都看见了吗？”

“你说得倒好！”唐·吉诃德说，“我还没有把衣服撕碎，把盔甲乱扔，拿脑袋往石头上撞，还有好多呢，让你开开眼。”

“上帝保佑，”桑乔说，“您看，这样的石头怎么能用脑袋去撞呢？若一定要撞，不撞不行，那就假装撞几下，开开心。这事您就交给我吧。我去跟您的夫人说，您撞的是块比金刚石还硬的尖石头。”

“我感谢你的好意，桑乔朋友，”唐·吉诃德说，“不过我想你应该知道，我做的这些事情不是开玩笑，绝不掺假，否则就违反了

骑士规则。骑士规则让我们不要撒谎，撒谎就得受到严惩，而以一件事代替别一件事就等于撒谎。所以，我用头撞石头必须是真的，实实在在的，不折不扣的，不能装模作样的，你倒是有必要给我留下点儿纱布包伤口，因为咱们倒了霉把圣水丢了。”

“最糟糕的就是丢了驴，”桑乔说，“旧纱布和所有东西也跟着丢了。我求您别再提那该死的圣水了。我一听它的名字就浑身都难受，想呕它一通。我还求求您，您想让我等三天，看您抽疯。现在您就当三天已经过去了，那些事情我都看到了。我会在夫人面前拼命夸奖您的。您赶紧写好信给我吧，我想早点儿回来，让您从这个受罪的地方解脱出来。”

“你说是受罪，桑乔？”唐·吉诃德说，“你还不如说这儿是地狱呢。若是有不如地狱的地方，这儿还不如地狱呢。”

“我腿脚不好，如果骑着罗西南多快马加鞭，很快就会赶到托博索的杜尔西内亚夫人那儿，把您在这儿的英勇行为和一片痴情告诉她。她就是硬得像棵树，我也得叫她心肠软下来。拿到温情甜蜜的回信，我马上就回来，让您从这个受苦地方解脱出来。”

“那倒是，”唐·吉诃德说，“可现在咱们拿什么写信呢？”

“还要写给我驴子的凭据。”桑乔补充道。

“都是写。”唐·吉诃德说，“既然没有纸，我们就像古人一样，写在树叶上。然而树叶也难找。不过我倒想起来，可以写在卡德尼奥的笔记本上，你记得无论到什么地方，只要一碰到学校的老师，就请他帮忙抄到纸上。不过，不要让书记员抄，他们总连写，连鬼都认不出来。”

“那签名怎么办呢？”桑乔问。

“阿马迪斯的信从来不签名。”唐·吉诃德说。

“好吧，”桑乔说，“不过，取驴的凭据一定得签。如果那是抄写的，别人就会说签名是假的，我就得不到驴子。”

“条子写在笔记本上，我签名。我的外甥女看到它，肯定会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照办，不会为难你。至于情书，你就替我签上‘至死忠贞的哭丧着脸的骑士’吧。这个你签上没关系，因为举世无双的杜尔西内亚不会写字，也不识字，而且她从来没见过我的字，也没见过我的信。我们的爱情是纯洁的柏拉图式的。我敢发誓，十二年来，尽管我对她望眼欲穿，见她也只不过四次，而且很可能就是这四次，她也没有一次发现我在凝望她。是她父亲洛伦索·科丘埃洛和母亲阿尔东萨·诺加莱斯把她教育得这么安分拘谨。”

“啊哈，”桑乔说，“原来举世无双的托博索的杜尔西内亚夫人就是洛伦索·科丘埃洛的女儿呀。她是不是还叫阿尔东萨·洛伦索？”

“就是她。”唐·吉诃德说，“她可以说是世界第一夫人。”

“我知道她，”桑乔说，“听说她掷铁棒抵得上全村最棒的小伙子。我的天哪，她真是了不得的壮妇！我的妈呀，她的嗓门可真大！听说有一次，她在村里的钟楼上喊几个雇工，虽然那些雇工离钟楼有半西里远，可雇工们就好像在钟楼脚下听她喊似的。她最大的优点就是态度自然，很随和，到哪儿都开玩笑，做鬼脸，说俏皮话。现在我得说，骑士大人，您为了她不仅可以发疯，甚至光明正大地绝望上吊！我现在得去看看她。已经很长时间没看见她了，大概她也变样了。在地里干活，风吹日晒，女人的脸是很容易变老的。

“我承认，唐·吉诃德大人，我原来一点儿都不知道，真的以为您心里爱的杜尔西内亚夫人是位公主或什么贵人呢，所以您才给她送去像比斯开人、苦役犯那样的贵重礼物。不过，想想看，当那些人赶到那儿时，她正在梳麻或者在打谷场上脱粒，那些人会傻呆呆地愣住，她也一定会觉得这种礼物又可气又好笑。”

“我对你说过不知多少次了，桑乔，”唐·吉诃德说，“你的话真多。尽管你笨得要死，却常常自作聪明。桑乔，我爱杜尔西内亚如同爱世界上最高贵的公主。只要我真认为善良的阿尔东萨

·洛伦索是位漂亮尊贵的夫人就行了。她的门第无关紧要，不用去了解她的家世，给她什么身份。在我心目中，她就是世界上最高贵的公主。

“如果你还不明白的话，你应该知道，桑乔，热恋中最动人的两样东西就是美貌和美名。杜尔西内亚具备这两样东西。论美貌，无人能与之相比；论美名，也无人能及。总之，我觉得得我说得恰如其分，并且是按照我的意愿对她的相貌和品德进行想象。海伦逊她一筹，无论是古代，还是现在，没有一个著名女人能够超过她，随便别人怎样说，我可不管。”

“你说得有道理，”桑乔说，“我笨得像头驴。我怎么又提起驴来了？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您把信拿来，我该走了。”

唐·吉诃德拿出笔记本。退到一旁，十分平静地写起信来。写完后，唐·吉诃德就叫桑乔，说想让他背下来。以防路上万一丢了信，要知道命途多舛，万事堪忧呢。桑乔回答道：

“您在笔记本上写两三遍再给我，我会仔细保管的。想让我背下来，简直是异想天开。我的记性太差了，常常连我自己叫什么都忘了。不过尽管如此，您还是给我念念吧，我很愿意听。信大概写得很好。”

唐·吉诃德说：“你好好听着，信是这样写的：

### 唐·吉诃德致托博索的杜尔西内亚的信

尊贵的夫人：

最亲爱的托博索的杜尔西内亚，请让我诚挚问候您。离别的刺痛，心灵的隐伤，已使我心力交瘁。如果你凭貌美轻视我，凭高贵弃厌我，以轻蔑回报我的热忱，对我打击厉害而又长久。纵使我饱经磨难，艰苦忍耐，亦难以承受。噢，美丽的负心人，我爱慕的心上人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啊，我的忠实侍从桑乔会向你如实讲述。我为你而生存。你若愿意拯救我，我属于你。否则，你随意而行吧。对于你的冷酷和我的追求，我唯有以死相报。

至死忠贞的

哭丧着脸的骑士

“我的天啊，”桑乔说，“我一辈子还从未听过如此文雅的东西呢。看您把想的东西都写出来了。再签上‘哭丧着脸的骑士’，多棒呀！说实话，您简直是无所不能。”

“我的职业需要无所不能。”唐·吉诃德说。

“那么，”桑乔说，“您就把取驴的条子写在背面吧。您把名字签得清楚些，要让人一看就能认出来。”

“好啊。”唐·吉诃德说。

写完后，唐·吉诃德把条子念给桑乔听。条子上这样写着：

外甥女小姐：

凭此单据，请将家里五头驴中的三头交给我的侍从桑乔·潘萨。兹签发此据，以此三头驴支付在此刚收到的另外三头驴。凭此单据请将驴如数交付。立据于莫雷纳山深处。本年八月二日二十时立据。

“好了，”桑乔说，“你就在这儿签字吧。”

“不用签字了，”唐·吉诃德说，“有花押就够了，跟签字一样，凭这个花押，别说三头驴，就是三百头驴也能取走。”

“我相信您。”桑乔说，“现在让我去给罗西南多备鞍吧。您为我祝福吧。我马上就走，不打算再看您要做的哪些蠢事了。我会把我所看到的一切都告诉她，一点儿都不会漏下。”

“至少我想让你看看我光着身子做一两个疯狂的把戏，桑乔，



这很有必要，否则，我不会让你走。我半个小时之内就会做完。你如果自己亲眼看见，以后就可以随意添油加醋了。我想做的事情，肯定让你讲都讲不完。”

“看在上帝的份上，我的大人，别让我看您光着身子，我会心里难受，肯定会哭的。昨天晚上我哭那头驴，哭得脑袋都疼了，我不想再哭。您如果真让我看你抽疯，就穿衣服做点简单有用的吧。况且，我现在需要的不是这些，而是早点回来。我一定会带来好消息。如果不是这样，那就让杜尔西内亚夫人小心点儿。她的回信要是不合情理，我发誓，我一定会连踢带打地从她那儿逼出几句好话来。哪儿有像您这样著名的游侠骑士无缘无故地受罪变疯，就为了一个……别让我再说夫人什么了。”

“依我看，桑乔，”唐·吉诃德说，“咱们俩疯得差不多。”

“我可不那么疯，”桑乔说，“我是生气。不过咱们先别说这个啦。我回来之前，您吃什么呢？”

“您别担心这个，”唐·吉诃德说，“即使有吃的，我也只吃绿草和果子。我修行的关键就在于不吃东西，而且还有其它一些苦头。再见吧。”

桑乔说：“可是，您知道我担心什么呢？我怕回来的时候找不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还真不好找。”

“你认清标记就是了，我也不会离开太远。”唐·吉诃德说，“而且你回来时，我还会爬上高高的石头望您。不过要想不迷路，最保险的办法就是你采些金雀花，一路走，一路撒，直到走上平原。这些金雀花可以当路标。”

“我会这样做的。”桑乔说。

桑乔采了一些金雀花，请主人祝福他，然后向主人告别，两人还淌了好些眼泪。桑乔骑上罗西南多，唐·吉诃德千叮咛，万嘱咐，让桑乔要爱马如爱己，要走平路，要走一段路就撒一些金雀花。唐·吉诃德还想让桑乔再看他发点疯，可是桑乔已经走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走了不过百步，桑乔又跑了回来，说：

“大人，您说得很对，虽然我已经看见您抽了不少疯，可还是再看一次好，这样我就问心无愧。”

“我早对您说过嘛。”唐·吉诃德说，“您等一下，桑乔，我马上就做。”

唐·吉诃德飞快地脱掉裤子，只穿件衬衣。二话不说，先跳跃两下，接着又翻了两个筋斗，来了个头朝下、脚朝上的姿势，露出了自己的隐秘部位。桑乔实在不想再看了。他一勒罗西南多的缰绳，满意地掉头而去。这样他可以发誓说看见主人抽疯了。我们先让他赶路去吧。他一会儿还会回来的。

## 第二十六章

### 唐·吉诃德为了爱情在莫雷纳山修行细述

再说那位上身穿衣下身光、翻了几个筋斗后倒立的骑士，见桑乔已经离去，只好独自爬到一块高岩石顶上，继续思考一个他犹豫不决的问题，那就是应该学习著名骑士罗尔丹暴戾的癫狂呢，还是仿效阿马迪斯的凄惻痴迷？哪个对他最好、最适合呢？他想了半天，自言自语道：

“没齿不忘的阿马迪斯啊，值得曼查的唐·吉诃德竭力学习。来吧，干起来吧。想想阿马迪斯做过的事情，他做得最多的就是念经，祈求上帝保佑。可是我没有念珠，该怎么办呢？”

唐·吉诃德转了转脑子，想起来该怎么办了。他从衬衣的下摆扯下一大条，系成十一个扣，其中一个特别大，他就拿这个扣当念珠，念了无数次“万福玛利亚”。他又苦于找不到一个隐士，可以听忏悔，给他安慰。于是他就在这块草地上遛来遛去，在树皮和细沙上写写画画，全是伤感的诗句，有些还赞颂了杜尔西内亚。完整保存下来的，并且能够看得清楚的只有下面这几句：

高树参天青草绿，  
灌木丛生遍山地，  
倘若你们不笑我，  
请听我圣洁的怨泣。  
我的痛苦纵有天大，  
但愿不会扰你心，  
为我分忧也悲凄，  
远离托博索的杜尔西内亚呀，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唐·吉诃德在此哭泣。

最忠实不二的情人  
隐匿在此受淬砺，  
竟不知何为缘起。  
沉湎于悲哀的爱情，  
泪水横流，  
远离托博索的杜尔西内亚呀，  
唐·吉诃德在此哭泣。

四方冒险，  
奔走于高崖绝壁，  
诅咒她心肠如岩石，  
壁立千尺路崎岖，  
叫我忍受不幸倍感悲戚。  
爱情并非如柔带，  
却似皮鞭向我抽击，  
远离托博索的杜尔西内亚呀，  
唐·吉诃德在此哭泣。

他还写了很多诗。唐·吉诃德在此写诗，在此叹息，以此消磨时间。在桑乔赶回来之间，他一直以草充饥。如果桑乔不是三天，而是三个星期才回来，唐·吉诃德肯定会饿得走了形，连他的亲生妈妈都认不出他了。

咱们暂且把他这些唉声叹气的情诗放在一边，说说正肩负使命的桑乔吧。他走上大道以后，就循着托博索的方向赶路。第二天，他来到了他曾经不幸被包在床单里扔的那个客店。一看到客店，桑乔就觉得自己仿佛又在空中飞腾，不想进去了。其实这个

时候他应该进去，因为正是开饭的时候，而且桑乔也想吃点热东西。这几天他全是吃冷食。他抗拒不了这个诱惑，走近客店。可是对是否进去仍然犹豫不决。这时从客店里走出两个人，一眼就认出了他。其中一个对另外一个说：

“你看，教士大人，那个骑马的人是不是桑乔·潘萨？咱们那位冒险家的女管家说，他跟主人出去当侍从了。”

“是的，”教士说，“那匹马就是咱们那位唐·吉诃德的马。”

原来这两个人就是桑乔家乡那次查书焚书的神甫和理发师，因此他们一眼就认出了桑乔。认出桑乔和罗西南多后，他们又赶快来打听唐·吉诃德的下落，于是走了过去。神甫叫着桑乔的名字说：

“桑乔·潘萨朋友，你的主人在哪儿？”

桑乔也认出了他们。桑乔决定不向他们泄露唐·吉诃德的机密。就说他的主人正在某个地方做一件重要的事情。他发誓，死也不能把实情说出来。

“不，不，”理发师说，“桑乔·潘萨，你如果不告诉我们你的主人在哪儿，我们就会知道，你把他杀了，或者偷了他的东西，否则你为什么骑着他的马？现在你必须说出马的主人在哪儿，要不就没完！”

“你不用吓唬我，我既不会杀人也从不偷人东西。我的主人正在这山里专心致志地修行呢。”

然后，桑乔一口气讲了主人现在的状况和所遇到的各种事情，以及捎给托博索的杜尔西内亚的一封信。他还说杜尔西内亚就是科丘埃洛的女儿，唐·吉诃德爱她爱得发疯。神甫和理发师听了桑乔的话十分惊愕。虽然他们听说过唐·吉诃德抽疯的事，而且知道他抽的是什么疯，但每次听说他又抽疯时，还是不免感到意外。他们让桑乔把信拿给他们看看，桑乔说信写在一个笔记本上。主人吩咐有机会就把它抄到纸上去。神甫让把信拿给他，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可以很工整地誊写一遍。桑乔把手伸进怀里去找笔记本，可是没找到。原来唐·吉诃德还拿着那个本子呢，没给桑乔，桑乔也忘了向他要了。

桑乔没有找到笔记本，脸色都吓灰了。他浑身摸索，还是没找到。于是他两手去抓自己的胡子，把胡子揪掉了一半，然后又向自己的脸上和鼻子一连打了五六拳，打得自己满脸是血。神甫和理发师见状问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这个样子。

“怎么回事？”桑乔说，“眨眼功夫我就丢了三头驴。每头驴都抵得上一大间屋子呢。”

“这是什么意思？”理发师问。

“笔记本丢了，”桑乔说，“那上面有给杜尔西内亚的信和我主人签字的凭据。主人让他的外甥女从他们家那四五头驴里给我三头。”

于是桑乔又说了丢驴的事。神甫安慰他，说只要找到他主人，神甫就让唐·吉诃德重新立个字据，并且写在一张纸上，因为笔记本上的东西不能承认，不管用。桑乔这才放下心来，说既然这样，丢了给杜尔西内亚的信也不要紧，因为他差不多可以把信背下来了，随时随地都可以记录到纸上。

“你说吧，桑乔，”理发师说，“我来把它写到纸上去。”

桑乔搔着头皮，开始回忆信的内容。他一会儿右脚着地，一会儿左脚着地，低头看看地，又抬头望望天，最后又啃啃手指头，神甫和理发师一直等着他。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说：

“上帝保佑，神甫大人，我忘得丁点儿不剩了，不过，开头是这样写的：‘尊鬼的夫人’。”

“不会是‘尊鬼’，”理发师说，“只能是尊敬或尊贵的夫人。”

“是这样的。”桑乔说，“然后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心受创伤、睡不着觉的人吻您的手，忘恩负义的美人。’还有什么命啊、痛苦啊。我忘了是怎么说的。反正就这样一直写下去，到最

后是‘至死忠贞的哭丧着脸的骑士’。”

神甫和理发师对桑乔的好记性比较满意。表扬了他一番，又让他把信再背两遍，好让他们也背下来，找时间写到纸上去。桑乔又乱七八糟地说了三遍。最后他又讲了主人的情况，可是没说自己在客店被人用被单扔的事情，而那个客店他现在也不想进去了。

桑乔还说，只要他能带回托博索的杜尔西内亚的好消息，唐·吉诃德就会去争取做国王，这是两人商量好的。就凭唐·吉诃德的才智和他的臂膀的力量，这并不难。到了那个时候，他桑乔还要结婚，可能会把王后的一个侍女嫁给他。侍女是大户人家的后代，有好多的土地。那时候他就不要什么岛屿了，他已经不稀罕了。桑乔说这番话的时候十分自然，还不时地擦擦鼻子。看到桑乔都疯成这样，神甫和理发师惊奇不已，唐·吉诃德疯到什么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不过，神甫和理发师不想费力让他明白过来。他们觉得桑乔这么想也不会碍什么事，随他去好了。

神甫说：“现在已是吃饭的时候，咱们还是先进客店去吃点儿东西。一边吃饭一边想办法吧。”

桑乔不肯进去，自己在外边等着，请他们给他带出点热食来，再给罗西南多弄些大麦。神甫和理发师进了客店，理发师很快就给他拿出来了一点吃的。然后，神甫和理发师又仔细考虑怎样来救治唐·吉诃德。神甫对理发师说，他的想法就是自己扮成一个可怜的流浪少女，理发师则尽力装成侍从，然后去找唐·吉诃德。贫穷弱女去向唐·吉诃德求助，唐·吉诃德行侠仗义，肯定会帮助她。少女就请他去某个地方，向一个对她作恶的卑鄙骑士报仇。同时，她还请求唐·吉诃德，在向那个卑鄙骑士伸张正义之前，她不愿摘掉面罩。唐·吉诃德肯定会一口答应。这样，就可以把他从那弄出来，带回家去，设法医治他的疯病。

## 第二十七章

神甫和理发师按计行事，  
以及其他值得记述的事情

理发师觉得神甫的主意能行得通，于是两人就行动起来。他们向客店的主妇借了裙子和几块花头巾，把神甫的新教士袍留下作抵押。理发师用一条浅红色牛尾巴做了个大胡子。客店主妇问他们借这些东西干什么用，神甫就把唐·吉诃德如何发疯，现在山上修行，所以想把他弄下山来等等简单讲了一下。店主夫妇后来也想起，那个疯子曾经在这个客店住过。那次他做了圣水，还带着个侍从，侍从被人用被单扔了一通等等。他们把这些全都告诉了神甫，把桑乔的丑事全抖落了出来。

后来，女主人把神甫打扮得就象一个年轻的姑娘。理发师也上了他的骡子，让浅红色的胡子垂到腰间，刚才说过，那胡子是用一条浅红色的牛尾巴做成的。

两人向大家告别，也向那个难看的女仆告别。丑女仆虽然并不清白，却答应念《玫瑰经》，求上帝保佑他们完成这项艰巨而又仁慈的使命。两人刚走出客店门，神甫忽然觉得，虽然这事很重要，但自己这样的乔装打扮毕竟不妥，一个神职人员打扮成这个小姑娘成何体统。他请求理发师同他互换衣服，觉得让理发师扮成苦难少女更合适，自己应该扮成侍从，这样就会好得多，如果理发师不答应，哪怕唐·吉诃德立刻死掉，他也不会去管。

这时桑乔走过来。看到两人打扮成这样，忍不住笑起来。最后理发师只好听神甫的，互相交换衣服。理发师不愿意立刻就换上那身打扮，要等快到唐·吉诃德那儿再穿。他把那身衣服叠了起来。神甫也把胡子收了起来。桑乔在前面引路，两人跟在后



头。桑乔给他们讲了在山上碰到一个疯子的事，但是没有提那只手提箱和里面的东西。他虽然傻，却还有点贪心呢。

第二天，他们来到了有金雀花枝的地方，那是桑乔离开唐·吉诃德时做的路标。桑乔认识那路标，告诉他们从那就可以上山，他们应该换衣服了，这样更有利于骗回他的主人。神甫和理发师再三嘱咐桑乔不要告诉主人他们是谁，也不要说认识他们，如果唐·吉诃德问到信的情况，那就说已经转交了。可是杜尔西内亚不识字，因此捎回口信，叫桑乔转告他，让他立刻回去见杜尔西内亚，否则她会生气的。因为这对她很重要。这样一说，再加上神甫和理发师编好的其他话，肯定能让唐·吉诃德回心转意，不再硬要去受罪，会去争取当国王或君主。

桑乔听后都一一牢记在脑子里。他很感谢神甫和理发师帮助他主人停止抽疯。桑乔还对他们说，最好先让他去找唐·吉诃德，把他的意中人的口信告诉他。或许仅凭杜尔西内亚一句话，就足以把唐·吉诃德从那个鬼地方弄出来，而不必再让神甫和理发师费那个劲了。神甫和理发师觉得桑乔说得也对，决定就地等候桑乔带回唐·吉诃德的消息。

桑乔上了山，神甫和理发师则留在一条小溪旁。小溪缓缓流着，周围是岩石和树木，十分凉爽。此时正值八月，当地的气候十分炎热，并且正是下午三点。这个地方显得格外凉爽宜人，于是两人身不由己地停下来，等候桑乔。

两人正在树荫下悠然自得，耳边忽然传来一阵歌声。那歌声十分甜蜜轻柔，两人都为能在这种地方听到如此美妙的歌声而惊讶不已。人们常说，在森林原野能听到牧人的优美歌声，不过，多半是诗人们的夸张。况且，他们听到的歌词竟是诗，不是粗野牧民的诗，而是优雅漂亮的诗，他们更是奇怪得要命。他们听到的确实是诗，诗是这样写的：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

谁藐视了我的幸福？

嫌厌。

谁增加了我的痛苦？

妒忌。

谁能证明我的耐心？

分离。

我的痛苦

无法摆脱，

嫌厌、妒忌和分离

扼杀了我的希冀。

谁造成了我的辈伤？

爱欲。

谁夺走了我的乐趣？

天意。

谁傲视我的凄楚？

苍天。

在巨痛中

我渴望死去。

爱欲、天意和苍天

一起把我毁灭。

谁能改变我的命运？

死亡。

谁能得到爱情的福祉？

逃避。

谁来医治这悲伤？

疯狂。

医治伤者

并非理智。  
死亡、逃避和疯狂  
是我得以解脱之计。

在那个热得要命的时候，又是在那个没有人烟的深山里，居然能听到那样的噪音、那样流利的诗句，两人不禁为之赞叹。他们静静地听着，听听还唱些什么。等了一会儿，不见动静，神甫和理发师决定去找这位奇异的歌唱家。他们刚要走，歌声又响起来，两人又静静地坐在那儿听。这回传来的是一首十四行诗：

十四行诗

圣洁的友谊，展开轻盈的翅膀，  
奔向天官，逍遥直上。  
天上的神灵共相济，  
只把影子留地上。  
你从天上指点，  
粉饰的太平在望。  
让人隐约可求，  
到头来，美好却是欺诳。

情谊啊，别高居天上，  
别让欺骗披上你的外衣，  
它会毁坏真诚的善良。

倘若不剥去你的外表，  
世界即刻陷入纷争，  
回复到昔日动荡。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歌声随着一声深深的叹息结束了。两人仍认真地等，看看是否还要唱什么。可是歌声停住了，传来一阵抽泣和哀叹，两人决定弄清究竟是什么人在这儿歌唱，又在这儿叹息。没走多远，绕过一块石头，他们看见一个人，其身材就像桑乔给他们讲的卡德尼奥一样。那个人看见他们过来了，并没有动，仍然待在那儿，头垂到胸前，一副沉思的样子。神甫本来就听说过他的不幸，又从外表上猜出了他是谁，于是走向前去。神甫是个能说会道的人，他简单而又有分寸地讲了几句话，劝说并请求那个人不要再这样生活下去，不要再沉沦下去，那样可就是不幸中的大不幸了。

卡德尼奥当时神志清醒，完全像一个正常人。他看到这两个穿戴并不像这一带偏僻地方的人，感到奇怪。听神甫同他讲话时，又觉得神甫对他的事似乎了如指掌，更是意外，便说道：

“二位大人，无论你们是什么人，我都无比地感谢你们，我离群索居，可是老天派二位到我面前告诉我，我现在的生活是多么糟糕，并且想把我从这儿弄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去。不过你们知道，我就算能从这种痛苦里解脱出来，也会有新的痛苦困扰我。因此，你们可能会认为我精神有些不正常，有些人甚至认为我精神完全不正常。我自己也觉得，每当我想起我的不幸时，便痛苦万分，难以自拔，但又无能为力，只觉得自己神志不正常。事后许多人告诉我犯病时的所作所为，尽管我知道这是真的，却也只能徒劳地后悔，向别人表示歉意。那些明白人听我解释后，对发生的事情就不感到奇怪了，尽管他们也无法帮助我，但至少没有怪罪我。如果诸大人也是抱着同样的目的而来，在你们谆谆教诲我之前，还是请你们先听听我的辛酸史吧。也许听完之后，你们就不会再费劲来安慰我这个可怜人了。”

神甫和理发师正想听他本人讲述得病的原因，就请他讲讲自己的事。于是，这位可怜的年轻人，开始讲他的辛酸故事，同他

以前讲的也差不多。这次他没有被打断，也没有犯病，完全可以把故事讲完。他讲到费尔南多在《高卢的阿马迪斯》一书里找到了一封信。卡德尼奥说，他还清楚地记得，信是这样写的：

### 卢辛达致卡德尼奥的信

我每天都从你身上发现新的优秀品质，我情不自禁地更加爱你。如果你愿意，完全可以把我从目前这种状况里解救出来，并且不损害我的名誉。你完全可以很好的做到这点。我父亲认识你，你又爱我。如果你真的爱我，那么你完全可以实现你的意志，而且这也是我心甘情愿的。

“看了这封信，我就去向卢辛达父亲求婚。我说过，在费尔南多看来，卢辛达是当代最聪明机智的女人。费尔南多就是想用这封信彻底毁了我。我告诉费尔南多，卢辛达的父亲一定要求我父亲出面提亲，可我怕父亲不来，没敢跟他说，这并不是因为我不了解卢辛达的高贵品质和她的美貌、善良。他品貌双全，完全可以让西班牙任何世家感到荣耀。我只是以为卢辛达的父亲是不愿意我们结婚得太草率，要先看看里卡多公爵怎样安排我。

“总之，我对他说，就因为这点，还有其原因，我忘记了究竟是哪些原因，使得我没敢跟父亲说。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这件事难以成为现实。费尔南多回答说，他去同我父亲讲，让我父亲去向卢辛达的父亲提亲。噢，这个心里最坏，最卑鄙的混蛋，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真是世界上最倒霉的人，灾难降临到我身上，世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它，人间没有任何办法可以防备它。谁能想到，像费尔南多这样的名门贵族，竟会丧尽天良地夺走我心爱的姑娘。

“先不说这些，反正也没有用，咱们还是把我的悲惨故事接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着讲下去吧。费尔南多觉得我在那妨碍他实施其虚伪恶毒的企图，就想把我打发到他哥哥那儿去，借口是让我去要钱买六匹马。这只是一个阴谋，实际上就是想支开我，达到他的罪恶的目的。他故意在自告奋勇说要去同我父亲谈话的那天买了六匹马，让我去拿钱。我怎么会想到他会做出这种坏事来呢？我怎么可能去往这方面想呢？我一点都没有想到。相反，我听了他的话，十分高兴地出发了。那天晚上我又去找卢辛达，告诉她我已经同费尔南多商量好，我完全相信我们两人会在一起。她同我一样，对费尔南多的恶意毫无察觉，只是让我早点回来。她相信，只要我父亲向她父亲一提亲，我们的愿望就实现了。可不知为什么，她一说完这句话，眼睛里就噙满了泪水，喉咙也哽咽了，似乎有许多话要说，却一句也没有说出口。

“我对她这种反常的样子，感到很惊奇，这种情况过去从来没有过。以前我们见面时，总是说得兴高采烈，从来没有什么眼泪、叹息、嫉妒、怀疑或恐惧。这使我更觉得，娶卢辛达做我的夫人，真是再幸福不过了。我爱她的美貌，赞赏她的才智。她也对我倾心相爱，说我是她的值得称赞的恋人。我们爱意甚浓，邻里周知，不过即使这样，我最放肆的行为，也只是隔着栅栏把她的一只纤细白皙的手放到我的嘴边，可是在我出发的前一天晚上，她不住地哭泣、叹气，然后离去，我在那里满腹狐疑，茫然不知所措，对卢辛达的反常悲戚感到恐惧，可我并没有想得太多，只把这种现象当成是爱我所致，是感情至深的人一旦分离常常出现的痛苦。反正我走的时候既伤心又凄惶，满肚子猜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猜什么，疑什么。不过，这可能就是一个不幸的预兆吧。

“到达了目的地，我把信交给费尔南多的兄弟。他们对我照顾得很周到，可就是拖着不办事情。虽然我很不乐意，但他们还是叫我在一个公爵看不到我的地方等候八天，因为费尔南多在信

上说，要钱的事不能让公爵知道。这全是费尔南多的胡扯，因为他兄弟有钱，完全可以马上把钱给我。这种吩咐我实在难以忍受，让我同卢辛达分别这么多天，简直难以想象，况且我离开的时候，她是那么的伤心。尽管如此，作为一个好仆人，我还是服从了，虽然我也清楚，这样做对我不利。可是到了第四天，就有人拿着一封信找我，我认出信封上的字是卢辛达写的。我非常紧张地打开信，心想一定出了大事，她才这么远道给我写信，以前她很少写信的。看信之前，我先问那个人，是谁把信交给他的，他在路上用了多少时间。他说，中午路过那座城市的一条街时，有一位非常漂亮的小姐从窗口叫他。小姐的眼睛饱含泪水，急促地对他说：‘兄弟，看来你是基督徒，看在上帝的面，求求你把这封信交给信封上写的那个人，很好找的，这样你就为上帝做了件好事。手绢里的东西是送给你的，这样办事会方便些。’那人又接着说：‘她从窗口扔出一个手绢包来，里面有一百个雷阿尔，有我手上的这枚金戒指，还有我交给您的这封信。然后，她不等我回答就离开了窗户。既然有这么高的报酬，而且从信封上看到信是写给您的，大人，我很了解您，再加上那位漂亮的小姐的眼泪，我决定亲自把信给您送来。路上我一共用了十六个小时，您知道，那个地方离这儿有十八西里地呢。’

“我听这位好信使说话时，心一直悬着，两腿不住地打哆嗦，几乎要站不住了。后来我打开信，看到信是这样写的：

费尔南多对你说，要去见你的父亲，让你父亲向我父亲提亲，可他做的事并没有维护你的利益，而是害了你。你知道吗？他已经向我求婚了。我父亲认为费尔南多的条件比你的条件好，就答应了。再过两天就举行婚礼。婚礼将秘密地单独举行，只有一些家人在场。我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你可想而知。如果你能来，就赶紧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来。我究竟爱不爱你，以后发生的事情会让你明白。但愿上帝保佑，让这封信在我同那个背信弃义的家伙结婚之前交到你手上。

“简单说，这就是信上的内容。看完信后，我什么都不顾了，立刻往回赶。这时我完全明白了，费尔南多让我到他兄弟这儿来并不是为了买马，而是为了实现他的目的。对费尔南多的愤怒，还有唯恐失去心上人的惧怕，仿佛给我安上翅膀。我飞一般往回赶，第二天就赶到了家。我把骡子放到那个好心送信的人家里，悄悄溜进去，恰巧碰到卢辛达正站在栅栏前，那栅栏就是我们爱情的见证。卢辛达看见了我，我也看到了她，可是彼此都不像往常那样了。

“卢辛达一看见我就说：‘卡德尼奥，我已换上了新娘的婚服了。那个背信弃义的费尔南多，还有贪心的父亲和证婚人，正在客厅等着我。不过，他们等到的不会是我的婚礼，而是我的死亡。你别慌，朋友，你应该设法看到这场悲剧。如果我不能用语言阻止这件婚事，我身上还带着一把短剑，任何强暴都可以用它抵挡。我要用它结束我的生命。借此表白我对你的一往深情。’

“我相信你。我怕时间来不及了，赶紧对她说：‘小姐，但愿你说做到。你带着短剑，可以表白自己，我身上带着剑，也可以护卫你，万一事情不成，我就用它自杀。’”

“我还没有说完，就有人在叫喊催促她，正等着她举行婚礼呢。这时，我那悲惨之夜降临了，我的欢乐也永远地消失了，我眼前漆黑一片，思想也停止了。我不能进她家的门，可是又不愿离开。一想到万一发生什么事，我在场有多么的重要，我就鼓足勇气，进了她家。我对她家非常熟悉，而且大家都在里面忙活，没人看见我。我偷偷地藏到客厅一扇窗帘后面。我可以看到客厅里的全部活动，别人看不到我。我当时心慌意乱，简直没法形



容。这时新郎进了客厅，他穿着同往常一样的衣服，还有卢辛达的一个表兄做伴郎，就没有别人了。

“过了一会儿，卢辛达出来了，她的母亲和两个女佣陪着她。她打扮得雍容华贵，光艳照人。她的出现确实使得满堂生辉。哎，一想起这些，我就无法安宁！我现在回忆她那绝伦美貌又有什么用呢？可怕的回忆，我的痛苦并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草草带过的，我觉得每件事都应该仔细讲述一番。”

神甫回答说他们不仅不感到厌烦，而且还对这些细节十分感兴趣，因为这些细节不应该被忽略，而且应该像故事的主要内容一样受到重视。

“大家到齐之后，”卡德尼奥继续讲道，“教区的神甫走进了客厅。他按照婚礼的程序，拉着两个人的手说：‘卢辛达小姐，你愿意按照神圣教会的规定，让你身旁的费尔南多大人做你的合法丈夫吗？’我躲在窗帘后面伸长了脑袋，心怦怦直跳，仔细听卢辛达回答，等着她对我的生死进行宣判。那时候我为什么不敢站出来大声说：‘喂，卢辛达，卢辛达！你看你在干什么！你想想你应该怎么回答，你是我的，不能属于别人！你听着，你只要说声‘愿意’，我的生命即刻就会结束。还有你，你这背信弃义的费尔南多，你夺走了我的幸福，夺走了我的生命！你到底想干什么？卢辛达是我的妻子，我是她的丈夫。’哎，我真是个疯子，现在我远离她，也远离了危险，却在这儿空谈当时应该这样做，可是我当时没有这样做，结果让人夺走了我珍贵的宝贝。我要诅咒这个夺走我心上人的强盗，当时我如果有心报复他，完全可以报仇雪恨，可是现在我只能在这里后悔。总之，我当时胆小怯懦，因此现在疯狂痛悔也是应该的。”

“神甫等待着卢辛达的回答，卢辛达过了好一会儿终于说话了。当时我以为她要拔匕首自尽，或者说明真相，揭露骗局。可是我却听到她轻轻地说：‘是的，我愿意。’费尔南多也说了这样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话，还给卢辛达戴上了戒指，于是他们就结成了夫妻。新郎过去拥抱新娘，她把手放在自己的胸上，昏倒在她母亲的怀里。现在不必再说我听到这声‘愿意’时是如何感到受到欺骗，卢辛达的诺言是多么虚伪，我在这一时刻失去的东西是永远也不可能再得到了。我顿时不知所措，老天抛弃了我，脚下的大地也成了我的仇敌。怒火在我胸中燃烧，所有的愤怒和嫉妒都燃烧了起来。卢辛达昏过去后，在场的人都慌了手脚，卢辛达的母亲把卢辛达胸前的衣服解开，让她能够透过气来，却发现她胸前的一张纸条。费尔南多把纸条拿过来，借着一支大蜡烛的光亮看起来。看完后，他坐在椅子上，两手托着脸，不去管自己的妻子，陷入了沉思。

“看到客厅里的人乱成一团，我也不管别人是否会发现我，不顾一切地跑了出来，心想若是有人看见我，我就对他们不客气了，让大家都知道我满怀悲愤，要报复虚伪的费尔南多，还有那个晕倒的变心女人。可是命运似乎要让我倍受折磨，而不是他们。命运让我那个时候格外清醒，事后却变得痴呆了。结果我没有想到向我的冤家报仇，要报仇当时很容易，他们根本没想到我在场。我把痛苦留给了我自已，把本应该让他们忍受的痛苦，转移到我自己身上。如果我当时杀了他们，他们突然死去，痛苦也随即消失。可是像我这样，痛苦地活着，却要遭受无穷无尽的折磨。最后，我跑出了那个家，骑上骡子出了城，连头也不敢回。我只身来到野外，天已经黑了。我在寂静的夜色中呻吟，不怕别人听见我的呻吟声或者认出我来。我放开喉咙，大声地诅咒卢辛达和费尔南多，以解我心头之恨。

“我骂他们残忍、虚伪、忘恩负义，而且贪得无厌，因为是费尔南多的财富蒙住了爱情的双眼，把卢辛达从我这儿夺走。我一边咒骂，一边又为卢辛达开脱，说像她这样被父母关在家里的女孩子，对父母自然是言听计从，因而她宁愿迁就父母。父母给

她找了这样一位显贵富有、文质彬彬的丈夫，她如果不同意，别人就会以为她精神不正常，或是另有新欢，那就会影响她良好声名。可是话又说回来，假如卢辛达说爱我，她的父母也会觉得挺好，不会不答应。而且，费尔南多去求亲时，如果他们合理地考虑一下卢辛达的愿望，就不应该答应他。卢辛达在迫不得已要结婚的最后关头，不妨说我已经和她订了终身。在这种时候，随她怎么说，我都会附和的。总之，我觉得是追求富贵的贪心，战胜了爱情和理智，使她忘记自己的诺言。她曾用那些话蒙蔽了我，让我沉醉，让我怀有坚定的希望和纯真的爱情。

“我就这样叫骂着走了一夜，天亮时来到这座山的一个山口。我又在山上漫无目的地走了三天，最后来到这块草地上。我问几个牧羊人，这山上什么地方最荒僻，他们告诉我就是这个地方。我来到这儿，想在这儿了此一生。刚走到这儿，我的骡子饥劳交加死去了。我站在这儿筋疲力尽，饥肠辘辘，找不到人，也没想向什么人求救。后来，我不知在地上躺了多少时间，等我醒来时已经不饿了，只见身旁站着几个牧羊人，肯定是他们给了我吃的喝的。他们告诉我，他们如何发现了我，我当时又是如何胡言乱语，很明显，我已经疯了。从那以后，我自己也感觉到，有时很不正常，常常胡言乱语，疯疯癫癫，撕破自己的衣服，在偏僻的地方大喊大叫，诅咒我的命运，不断空喊着我的负心人那可爱的名字，一心只想结束自己的生命。等我清醒过来，我心力交瘁，几乎动弹不得。

“我经常住在一个树洞里。山上的牧羊人怜悯我，他们把食物放在路边和石头上，预料我会从那儿路过，可以让我吃。他们就这样养活了我。尽管我常常神志不清，可本能还是让我能够认出食物，引起食欲，想得到它。还有几次，在我清醒的时候，他们告诉我，有时牧羊人带着食物去放牧，我就去抢他们的食物，尽管他们十分愿意把食物送给我。我就过着这样的生活，直至生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命终止，或者记忆终止，不再记起背叛了我的卢辛达的美貌以及费尔南多对我的伤害。如果老天让我活着，并且忘掉他们，我的思维可能可以恢复正常。

“噢，两位大人，这就是我的悲惨经历。你们看，我成了这个可怜样子。可你们说说，遇到这样的事，我还能怎样呢？所以，你们也别再费力劝我，让我做那些说起来对我有利的东西，因为那都没有用。没有卢辛达，我不想恢复健康。她本来是我的，可是她却属于了别人。既然这样，我本来可以幸福，现在我却宁愿痛苦。她变了心，愿意将我毁掉，那么我就毁掉自己让她称心。只要我一息尚存，这种痛苦就不会结束。”

卡德尼奥滔滔不绝地讲完了这个不幸的爱情故事。神甫正想说几句话安慰他，忽然耳边传来一个声音打断了他。那声音悲悲切切，正在诉说什么。

## 第二十八章

### 神甫和理发师在莫雷纳山遇到的新鲜趣事

神甫止住话，只听那声音语调凄切地说道：

“啊，上帝！我大概已经找到了可以埋葬我这身体的墓地！这孤寂的山脉肯定不再会欺骗我。不幸之人啊，唯有这岩石草丛与我相随，给我一席之地，让我能够把我的不幸向天倾诉。当今之世，已经没有任何人可以与我为伴，给我安慰，给我帮助！”

这些话神甫和另外两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觉得声音就在附近。确实如此。于是他们站起来去找那个说话的人，走了不到二十步远，就在一块岩石后面，发现一个农夫打扮的小伙子坐在树下，正低头在小溪里洗脚。他们悄悄走过去，那人竟一点也没有察觉，只顾自己专心致志地洗脚。与小溪中的石头相比，他那两只脚简直像两块白玉。

大家对着那两只又白又美的脚发愣，觉得那可不是一个农夫的脚，神甫就向另外两个人做了手势，示意他们在石头后面藏起来。藏好后，三人仔细看那人在干什么。小伙子上身穿一件褐色斗篷，一条白毛巾把斗篷紧紧束在身上；下身着褐色呢裤和裹腿，头戴一顶褐色帽子。裹腿裹住的肯定也是白石膏一般的腿。小伙子洗完他的纤秀的脚，从帽子下面抽出头巾，把脚擦干了。他抽头巾时抬起脸来，大家才看见他无比美貌。卡德尼奥对神甫低声说：

“这个人若不是卢辛达，那就不是凡人，是仙人。”

小伙子把帽子摘下来，向两侧甩了甩，头发散落下来，那美丽的头发连太阳见了都会嫉妒。这时大家才看清那个小伙子原来是个娇弱女子。神甫和理发师从未见过如此美貌，卡德尼奥断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定，只有卢辛达才能与之媲美。那女人长长的金色秀发不仅遮盖住了她的背部，而且遮盖了她全身。这时，她用手拢了拢头发。如果说她的两只脚像两块白玉，那么她的两只手就如同白雪。三人见了都赞叹不已，而且更想知道她是谁了。

三人决计走出来。他们刚站起来，那漂亮的女子就抬起了手，她用双手拨开眼前的头发，看见三个人，就赶紧抓起身旁一包像是衣服的东西，慌慌张张地想要逃走。可是没跑出几步，她的细嫩双脚就被地上的乱石绊倒，使她跌倒在地。三个人见状来到她面前。神甫首先开口：

“别跑了，姑娘，不管你是谁，我们都愿意帮助你。你不用跑，你的脚受不了，我们也不会让你跑掉。”

姑娘惊慌失措，一句话也不敢说。三个人走过去。神甫拉着她的手，说道：

姑娘，你的衣服把我们蒙住了，你的头发却暴露了真相。很明显，你如此漂亮，却打扮得如此不相称，来到如此偏僻的地方，一定是有什么重大变故。幸亏我们现在找到你了，即使不能帮你解决什么困难，至少可以帮你出出主意。人只要还活着，就不应该拒绝别人的善意劝告。因此，我的小姐，不要因为我们发现了你而吓得惊慌失措。给我们讲讲你的情况吧，不管它是好是坏，看看我们这几个人是否能帮帮你。”

神甫说这番话的时候，那个姑娘只是呆呆地看着他们，一句话也不说，仿佛一个乡下人突然见到一个从未见过的稀奇东西一样。后来，神甫又反复劝说，她才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开口说道：

“看来这荒山野岭并非我的藏身之地，这披散的头发也不再允许我冒充了。我现在没有必要再继续装下去。诸位大人，我感谢你们愿意帮助我，也正因为如此，我愿意告诉你们一切。不过我担心，我的不幸不仅会让你们同情我，而且还会让你们感到难

过，因为你们找不出什么办法可以帮助我，安慰我。尽管如此，为了不让你们对我的品行产生怀疑，我就尽可能详细地告诉你们吧。否则，你们已经认出我是女人，而且年纪轻轻，只身一人，又是这身打扮，这些足以使我名声扫地了。”

这个漂亮的姑娘说起话来滔滔不绝，而且语调轻柔，使三人对她的才华也十分钦佩。三个人再次表示愿意帮助她，并且再次请求她讲讲自己的事。那女人也不再推辞，大大方方地穿上鞋，把头发拢好，坐到一块石头上。等三个人在她周围坐好，她极力忍住眼泪，声音平缓清晰地讲起了自己的不幸身世：

“在安达卢西亚，有一块领地是一位公爵的，他在西班牙也称得上是个大人物了。公爵有两个儿子。他的小儿子是个背信弃义、奸诈的人。我的父母是公爵的臣民。父母虽然富裕，但是门第卑微。大概，我命运不佳就是因为我没有出生于贵族之家吧。但是我的父母生财有道，理财有方，逐渐获得了绅士的名声。不过，他们最大的财富，就是有我这么个女儿。父母非常爱我，而且只有我这么一个继承人，可以说我是个倍受宠爱的孩子。他们凡事都同我商量，从我的需要出发，我总是能随心所欲。

“同时，我还是他们的精神支柱，是他们的财富的管家。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务都得经过我手。还有油磨、酒窖、大大小小的牲口和蜂箱都由我管。一句话，我们家拥有的一切，都由我管。我成了女管家，女主人。我很愿意管，他们也很高兴让我管，愿意得没法再愿意了。我每天给领班、工头和佣人们派完活，就做些针线活、刺绣、纺织等等。有时候我还读点我喜欢的书，弹弹竖琴。这就是在我父母家里的生活。说这些并不是为了炫耀自己，我只是想让你们知道，我从那样好的生活环境，落到现在这种不幸的状况，并不是我的罪过。

“我就这样每天忙忙碌碌，而且深居简出，除了家里的佣人，几乎没有人能看见我。而且我去做弥撒的时候，总是去得很早，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并且有母亲和几个女佣陪伴，捂得严严实实，走路也规规矩矩，眼睛只盯着脚下。尽管如此，费尔南多爱情的眼睛，最好说是淫荡的眼睛，还是发现了我。这人就是我才说的那位公爵的小儿子。”

一听说费尔南多这个名字，卡德尼奥的脸色大变，并且开始冒汗。神甫和理发师都注意到了，生怕他这时又犯起疯病来。不过，卡德尼奥仅仅是脸上冒汗、目光呆滞而已。他紧紧盯着那个农家女，思索她究竟是谁。可那个姑娘并没有注意到卡德尼奥的这些变化，继续讲道：

“他后来对我说，他还没认清我的模样就爱上了我。他费尽心机，向我表白，他买通我家里所有的人，向我所有的亲戚送礼。我家那时每天白天都热热闹闹，夜晚音乐彻夜不停。还有那些情书，简直不知是如何到我手里的，尽是没完没了的山盟海誓。但他的这些做法并没有打动我，反而叫我心肠更硬了，仿佛他是不共戴天的敌人。他所做的这一切，是为了实现他的目的，但结果恰恰相反。倒不是我觉得费尔南多风度不够，也不是觉得他过分殷勤。被这样一位高贵的公子倾慕，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看到他那些情书上的满纸恭维，我也觉得很开心。在这方面，我觉得我们女人即使再丑，也愿意听别人说我们漂亮。只是我的品德和我父母的劝告，让我对他的这些做法很反感。父母了解费尔南多的意图，因为他满不在乎地到处张扬。

“父母常常对我说，我的品行牵涉到他们的声誉，他们要我注意到我同费尔南多之间的差距。他们说，如果我能够拒绝费尔南多，他们愿意以后把我嫁给我喜欢的任何人，不管是哪儿的大户人家。凭我家的财产和我的好名声，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既然父母这样允诺我，又讲了这些道理，我自然坚定地回绝他，从没给费尔南多回过任何话，不给他任何希望。

“他大概认为我蔑视他，也大概正因为如此，他的淫欲才更



旺。我用这个词来形容他对我的非分追求。总之，费尔南多知道了我父母正准备让我嫁人，也知道我父母让我防着他。这使他做出一件事来。那是一个晚上，我同我的一个侍女在自己的房间里。我把门锁好，以防万一有什么疏忽，我的名声会受到损害。可不知是怎么回事，也想象不出到底是怎么回事，在那个夜晚，他竟忽然出现在我眼前。他的目光使得我心慌意乱，眼前一片漆黑，舌头也不会动了，我没有力量喊叫。他走到我面前，把我搂在怀里。我当时惊惶失措，已无力抗拒。他开始跟我说话。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把谎话说得那么诚恳，完全象真的一样。

“那个背信弃义的家伙用眼泪证实自己的誓言，用叹息证明自己的真诚。可怜的我毫无经验，不善于应付这种情况，不知是怎么回事，竟开始以假当真了。不过，他并没有能完全地打动我。稍稍镇定之后，我勇敢地说：‘大人，我现在就在你怀里，可我即使被一头野狮搂抱着，我也不会答应做出有损我名声的事情。所以，尽管你已经把我的身子搂在你怀里，我并不动心。如果你想强迫我做什么，你就会看到你我的想法有多么不同。我是你的臣民，可不是你的奴隶。你的血统高贵，但并不能轻视我。你是主人，是贵族，应该受到尊重。我是农妇，是劳动者，也应该受到尊重。你的力气压不服我，你的财产，你的誓言，你的眼泪和叹息也不会打动我的心。我想说明，除了我的合法丈夫，任何人也别想从我身上得到任何东西。’那个负心的贵族说：‘如果你担心的仅仅是这个，美丽无比的多罗特亚（这是我这个不幸者的名字），我现在就和你拉手盟誓，让老天和这座圣母像作证。’”

卡德尼奥一听说她叫多罗特亚，又开始紧张起来，他的猜测终于得到了证实。不过他并没有打断她的话，想看看事情的最后结局，其实，他对此几乎了如指掌。卡德尼奥说：

“你叫多罗特亚，小姐？我也听说过一个同样的名字，而且她的不幸身世和你差不多。请你继续讲下去，回头我再给你讲，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肯定会让你既害怕又伤心。”

多罗特亚听到卡德尼奥的话，又见他衣衫褴褛，就说，如果他知道有关这个姑娘的事就请告诉她。

“如果事实真如我想象的那样，小姐，”卡德尼奥说，“我会把我想的这件事告诉你，不过，呆会儿吧，现在不说了。”

“那就请便吧。”多罗特亚说，“我接着讲。费尔南多捧着我房间里的一座圣像，把它当作证婚物，信誓旦旦地说要娶我。不过他还没说完，我就劝他再好好考虑一下。还有，他父亲看到他娶了个农家姑娘，一定不会同意的，叫他不要为了我的容貌而冲动一时。如果他出于对我的爱，真对我好，就应该尊重我的意志，尊重我的人格。婚姻不般配就不会幸福，而且很快就不会美好如初了。可是这些都未能让他放弃自己的企图。

“这时候，我自言自语了几句：‘我肯定不会是第一个通过婚姻成为贵族的女人，费尔南多也不会是第一个被美貌打动结成了与自己贵族身份不相称的姻缘的男人。如果命运给我提供了机会，我完全可以嫁给他。假如我拒绝了他，最后他也会使用暴力，那样我还会丢人现眼，还得为我根本没有责任的罪孽替自己辩解。我怎么能让我的父母和其他人相信，这个男人是未经允许就进了我的房间呢？’

“我的这些想法最终导致了我的失身，连我自己也没想到会这样。费尔南多信誓旦旦，以圣母像为证，泪流满面，还有他的气质相貌，再加上各种真情的表示，完全使我纯真的心灵相信了。我叫来我的侍女，上有天，下有她为证。费尔南多再次重复了他的誓言。他说如果不履行自己的诺言，将来会受到各种诅咒。他的眼睛里又噙满了泪水，叹息也更深重了。虽然我并不同意，可是他把我搂得更紧了。我的侍女后来又退出去了。最终我失去了童贞，然而他还是背叛了我。

“我没想到我的不幸会那么快来临，而他在心满意足之后，

最大的愿望却是尽快离开。费尔南多急于离开我。原来是我的侍女设法把他带进来的，这时又是她在天亮之前把他带到了街上。他离开我的时候，不再像来时那样急切了，但还是让我放心，说他一定会履行诺言，为了证实自己的话，他还掏出一个戒指，套在我手上。

“他走了以后，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喜还是忧。不过我心慌意乱，思绪万千，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情弄得精神恍惚。已发生的事情究竟是好还是坏，我还没有拿准。临走时，我告诉费尔南多，他可以按照他那天晚上来的路线，以后晚上再来找我，因为我已经是他的人了，直到某一天他愿意把这件事公诸于众。但他只是第二天来了一次，以后一个多月，我再也没有见过他。我苦苦寻找，因为我知道他就在镇上，而且常常去打猎。他很喜欢打猎。

“那些日子，我心里极度苦闷和害怕。我开始怀疑费尔南多了。我对侍女的胆大妄为也开始责怪。而我还得强忍眼泪，强作欢颜，以免父母亲问我为什么不高兴，我还得编一番话应付他们。

“不过这些很快就结束了。过了不久之后，我听说费尔南多在附近一个城市同一个品貌俱佳的姑娘结了婚。姑娘的父母有地位，但不很富裕。那姑娘叫卢辛达，听说在他们的婚礼上还出了一些怪事。”

卡德尼奥一听到卢辛达的名字，就不由得浑身颤抖，他咬紧嘴唇，蹙紧眉头，差点痛哭起来。不过，他还是听着多罗特亚继续讲下去：

“我听到这个悲伤的消息后，怒火中烧，差点儿跑到大街上去大叫大嚷，把他对我的背叛公之于众。后来我的愤怒又转化为一种新的想法。我穿上一个雇工给我的衣服，把自己的不幸告诉了他，请他陪我到我的仇人所在的城市去。他先是劝阻我，可是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看到我主意已定，就同意陪我去。我在棉布枕套里藏了一身女装和一些珠宝与钱，以防万一，然后就在一个寂静的夜晚，同那个雇工一起出门上了路，脑子里乱哄哄的，心里想，事实既成已经无法改变了，不过我得让费尔南多跟我讲清楚。

“我们走了两天半，到了我们要去的地方。一进城，我就打听卢辛达父母的家在哪儿。我刚问了一个人，他就告诉了我，而且比想知道的还要多。他告诉了我卢辛达父母家的地址以及在卢辛达婚礼上发生的事情。这件事在城里已经众所周知，而且闹得沸沸扬扬。那人说，费尔南多同卢辛达结婚的那天晚上，卢辛达说了‘愿意’之后，就立刻晕了过去。她的丈夫解开她的胸衣，想让她透透气，结果发现了卢辛达亲手写的一张纸条，说她不能做费尔南多的妻子，因为她已经是卡德尼奥的人了。那人还说卡德尼奥是同一城市里一位很有地位的青年。她说‘愿意’，只是不想违背父命。

“反正纸条上的话，让人觉得她准备举行完结婚仪式就自杀。后来，人们从她的衣服的不知什么地方找到了一把短剑，证明了纸条上说的那些话。费尔南多看到这些，觉得卢辛达嘲弄了他，就拿起从卢辛达身上发现的那把短剑向卢辛达刺去。若不是卢辛达的父母和其他人拦住他，他就真的刺中卢辛达了。听说后来费尔南多不见了，卢辛达第二天才醒过来，并且告诉父母，自己是卡德尼奥的妻子。我还知道，举行婚礼仪式时卡德尼奥也在场。他看到卢辛达结了亲，万念俱灰，绝望之余，他离开了那座城市，临走前还留下一封信，信上说卢辛达伤害了他，还说他要到一个人找不到的地方去。

“这件事在城里已经家喻户晓，人们对此议论纷纷。后来听说卢辛达也出走了，满城都找不到她，人们议论得更厉害了。卢辛达的父母都快急疯了，不知道怎样才能找到她。我听到的这些话又重新给我带来了希望，觉得虽然没有找到费尔南多，也比找

到一个结了婚的费尔南多好。我觉得事情还能挽回。我还想入非非，自己安慰自己，用一些渺茫黯淡的希望给自己的生活增添乐趣。

“我虽然到了城里，却不知道该怎么办。还没找到费尔南多，我却听说有个公告是找我的。公布了我的年龄和这身衣服的特征，人们以为我是被那个雇工拐走的，我从心底觉得这回丢尽了脸。我出走本来就够丢人的，而且又是同雇工私奔，实在是太卑贱了。我一听说公告的事，就带着那个雇工出了城。这时候，那个雇工也开始犹犹豫豫了。那天晚上我们怕被人找到，就躲进了山上隐蔽处。真是祸不单行，逃出狼窝又进了虎口，我就遇到了这种情况。那个雇工本来人挺好，忠实可靠，可现在他见我处境困难，竟趁机向我求欢。他见我严辞拒绝，便不再像原来打算的那样，靠软的得逞，而是开始对我来硬的。

“真是老天助我，尽管我力气小，却把他推下了悬崖，也不知他最后是死还是活。然后，我又怕又累，赶紧跑到这山上，心里只想躲进山里，避免别人找到我。就这样我不知在山里过了几个月，后来碰到一个牧羊人，他把我带到这座山深处的一个地方给他帮忙。这段时间我一直给他放牧，为的是能躲在野外，藏住我这长头发。没想到，这回暴露了。

“不过，好景不长。后来那个牧羊人发现我不是男人，也产生了邪念。最后我离开了他，再次藏进大山深处，免得同牧人较劲或求饶。我又重新隐藏起来，寻找一个可以毫无顾忌地叹息、流泪、乞求老天同情我的不幸来救救我的地方，不然就让我生活在这荒山野岭，让人们忘记我这个可怜无辜的人吧。”

## 第二十九章

### 匠心妙计使我们的多情骑士摆脱了苦修行

“各位大人，这就是我的悲惨故事。成天唉声叹气，终日以泪洗面，尽情宣泄我的悲痛。你们想想我不幸的程度，就会知道，安慰有什么用呢？因为这件事已经无可挽回。我只请求你们做一件事，那就是告诉我，我可以躲到什么地方去了此一生，不必害怕被那些寻找我的人发现。尽管我知道父母很爱我，肯定会热情地欢迎我，但只要一想到面对他们，我就羞愧难当。我已经不是他们所希望的那样贞洁了，所以我宁愿永远离开他们，永远不让他们再见到我，我也不愿意再看到他们。”

说到这儿，她止住了话，神情痛苦而惭愧。几个人听她讲述了自己的不幸之后，深感同情和惊讶。神甫想安慰开导她几句，可是卡德尼奥却抢先说道：

“姑娘，原来你就是富人克莱纳尔多的独生女儿，美丽的多罗特亚？”

多罗特亚听到有人提起她父亲的名字，非常惊讶，尤其奇怪这个人竟是个落魄的平民，卡德尼奥的破衣烂衫清楚地表明了这点。多罗特亚问他：

“你是什么人，兄弟？你怎么知道我父亲的名字呢？我记得，我始终没有提到父亲的名字。”

“我就是你刚才讲到的被卢辛达称为未婚夫的那个失意人。”卡德尼奥说，“我就是可怜的卡德尼奥。把你害成这个样子的那个坏蛋，也把我害得这么苦。你看我衣衫褴褛，衣不蔽体，更有甚者，我的神志已经失常，只有偶尔我才清醒一段时间。多罗特亚，就是我曾目睹费尔南多的阴谋得逞，就是 I 听见了卢辛达说

她‘愿意’做费尔南多的妻子，就是我在卢辛达晕倒时，连去看看她的勇气都没有，也没有看她身上的那张纸条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些不幸同时出现，我根本承受不了。我迫不及待地离开了她家。只给一个客人留了一封信，请他把信交到卢辛达手里。我来到这荒山野岭，打算在这儿了结一生。从那时开始，我厌恶生活，生活是我的不共戴天之敌。

“不过命运并没有剥夺我的生命，它只是剥夺了我的正常神志，这大概是为了让我有幸在此遇到你。我觉得，假如你刚才讲的都是真话，也许老天还为咱们俩安排了不幸中的万幸。既然卢辛达是我的，她不能同费尔南多结婚，而费尔南多又是你的，不能同卢辛达结婚。咱们完全可以指望老天安排物归原主。这本是命中注定，无可变更的，并不是胡思乱想。我请求你，小姐，振奋精神，重新选择。现在我已另有安排，让你得到好运。我发誓，一定要照顾你，一直到你回到费尔南多身边。如果讲道理仍不能让费尔南多认识到他对你的责任，我就要名正言顺地向他挑战，而丝毫不考虑他与我的个人恩怨。我的仇留给老天去报，我在人间只为你雪恨。”

听了卡德尼奥的话，多罗特亚不胜惊喜。她不知道应该如何感谢卡德尼奥，神父这时出来解围说，他同意卡德尼奥的说法。另外，他还特别请求并劝说他们，同他一起回乡，这样可以补充一些必需的物品，还可以商议一下如何找到费尔南多。

卡德尼奥和多罗特亚谢了神甫，并接受了他的建议。理发师本来一直在旁边默不作声，现在也十分友好地表示，只要是有能力，一定会尽力帮助。理发师又简单地说了一下他和神甫来此的原因，以及唐·吉诃德如何莫名其妙地抽疯，他们又如何在此等待唐·吉诃德的侍从。

这时忽听有人在大喊大叫，他们听出是桑乔的声音。原来是桑乔找不到原来的地方了，所以喊起来。大家走出来，迎面碰到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了桑乔。桑乔说已经找到了唐·吉诃德，他身着单衣，面黄肌瘦，已经饿得半死，嘴里还唉声叹气地念叨着绝世美人杜尔西内亚。桑乔已经告诉唐·吉诃德，杜尔西内亚让他尽快回到托博索去，杜尔西内亚在那儿等着他。可是唐·吉诃德回答说，如果不干出些像样的事业来，他绝不去见杜尔西内亚。因此，桑乔请大家看看怎样才能把唐·吉诃德引出来。神甫说不要着急，不管唐·吉诃德愿意不愿意，都得把他从那儿弄出来。

然后，神甫向卡德尼奥和多罗特亚讲了他和理发师原来商量的解救唐·吉诃德的办法，说至少得把他弄回家去。多罗特亚自告奋勇扮成落难女子，而且她这儿还有衣服，会扮得更自然。她让大家把这事儿交给她。她知道该怎样做，原来她也读过许多骑士小说，知道落难女子向游侠骑士求助时应该怎样说话、行礼。

“那我们赶快行动起来。”神甫说，“我们肯定是遇上好运了，真是没想到，这样你们的事情还有挽回的希望，我们的事情也方便多了。”

多罗特亚随即从她的枕套里拿出一件高级的连衣裙和一条艳丽的绿丝披巾，又从一个首饰盒里拿出一串项链和其它几样首饰，并且马上就戴到身上，变得像一位雍容华贵的小姐了。她说这些东西都是从家里带出来的，以防万一有用，但直到现在才有机会用上它们。大家都觉得她美丽非凡、绰约多姿，更认为费尔南多愚蠢至极，竟抛弃这样漂亮的女子。不过，最为感叹的是桑乔，他觉得自己从未见过如此漂亮的女人，事实也的确是如此。桑乔急切地问神甫，这位美丽的姑娘是谁，到这偏僻之地干什么来了。

“这位漂亮的姑娘，桑乔朋友，是伟大的米科米孔王国的女继承人。”神甫说，“她来寻求你主人的帮助。有个恶毒的巨人欺负了她。你主人的名声已经四海皆知，因此她特意慕名从几内亚来，赶来找他。”



“真找对人了！”桑乔说，“假如我的主人能有幸为你报仇雪恨，把刚才说的那个巨人杀了，那就更好了。只要那个巨人不是鬼怪，我的主人肯定能战胜他。我想求您一件事，神甫大人，请您劝他同这位公主结婚，那么，他就得乖乖地到他的王国去，这是我的最终目的。我已经仔细考虑过了，我有老婆孩子，要领薪俸还是经过特别准许，总是没完没了的。所以，大人，这一切全看我的主人是否同这位公主结婚了。到现在我还没问小姐的芳名，不知应该怎样称呼她呢。”

“你就叫她米科米科娜公主吧，”神甫说，“她的那个王国叫米科米孔，她自然就得这么叫了。”

“这是肯定的，”桑乔说，“我听说很多人都以他们的出生地和家庭为姓名。”

“应该这样，”神甫说，“至于劝你主人结婚的事，我尽力而为。”

桑乔对此非常高兴，神甫对他头脑如此简单，而且同他的主人一样快要发疯感到震惊，他居然真心以为他的主人能当上国王呢。

这时，多罗特亚已骑上了神甫的骡子，理发师也把那个用牛尾巴做的假胡子戴好了。他们让桑乔路去找唐·吉诃德，并且叮嘱他，不要说认识神甫和理发师，因为说不认识他们对让他的主人去做国王起着决定性作用。神甫和卡德尼奥没有一同去，神甫不断地告诉多罗特亚应该怎样做。多罗特亚让大家放心，她一定会像骑士小说里要求和描述的那样，做得一模一样。

他们走了不远，就发现了唐·吉诃德坐在乱石中间。他已经穿上了衣服，不过没有戴盔甲。多罗特亚刚发现唐·吉诃德，桑乔就告诉她，那就是他的主人。多罗特亚催马向前，跟上了走在前面的大胡子理发师。他们来到唐·吉诃德面前，理发师从骡子上跳下来，伸手去抱多罗特亚，多罗特亚敏捷地跳下马，跪倒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在唐·吉诃德面前。唐·吉诃德让她起来，可是她坚持不起来，嘴里说道：

“英勇强悍的勇士啊，您若不答应慷慨施恩，我就不起来。请您帮助我这个忧心忡忡、受苦受难的女孩子。太阳若有眼，也不会视而不见。如果您的臂膀真像您的鼎鼎大名所传的那样雄健有力，您就会责无旁贷地帮助这位慕名远道而来、寻求您帮助的少女。”

“美丽的姑娘，”唐·吉诃德说，“你要是不站起来，我就不回答你的话，也不会听您说有关你的事。”

“如果您不先答应帮助我，大人，我就不起来。”姑娘痛苦万分地说。

“只要这件事不会有损于我的国王、我的祖国和我的心上人，我就答应你。”唐·吉诃德说。

“决不会有损于您说的那些，我的好大人。”姑娘悲痛欲绝地说。

这时桑乔走到唐·吉诃德身边，对着他的耳朵悄悄说道：

“您就帮她吧，大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只是去杀死一个大个子。这个恳求您的人是高贵的米科米科娜公主，是埃塞俄比亚的米科米孔王国的女王。”

“不管她是谁，”唐·吉诃德说，“我都要奉行我的原则，按照我的义务和良心行事。”唐·吉诃德又转向少女彬彬有礼地说，“尊贵的美人，你请起，我愿意按照你的要求帮助你。”

“我的要求就是，”姑娘说，“劳您大驾，随同我去一个地方，并且答应我，在为我报仇之前，不要再进行其他任何冒险活动，不要再答应别人的任何要求。”

“就这么办，”唐·吉诃德说，“姑娘，从今天开始，你完全可以抛弃你的忧伤烦恼，让你已经泯灭的希望重新燃起。有上帝和我的臂膀的帮助，你很快就可以重建你的王国，重登你的古老伟

大国家的宝座。”

娇弱的姑娘坚持要吻唐·吉诃德的手，可唐·吉诃德毕竟是谦恭有礼的骑士，他怎么也不允许。他把姑娘扶了起来，非常谦恭有礼的拥抱了一下姑娘，然后吩咐桑乔查看一下罗西南多的肚带，再给他披戴上甲冑。桑乔先把那像战利品一般挂在树上的甲冑摘下来，又查看了罗西南多的肚带，并且迅速为唐·吉诃德披戴好了甲冑。唐·吉诃德全身披挂好，说：

“咱们以上帝的名义出发吧，去帮助这位尊贵的小姐。”

理发师还跪在地上呢。他竭力忍着笑，还得注意别让胡子掉下来。胡子若是掉下来，他们的良苦用心就会落空。看到唐·吉诃德已经同意帮忙，并且即刻准备启程，他也站起来，扶着他的女主人，同唐·吉诃德一起把姑娘扶上了骡子。唐·吉诃德骑上罗西南多，理发师也上了自己的马，只剩下桑乔还得步行。桑乔于是又想起了伤心的丢驴的事，本来这时候他正用得着那头驴。不过，这时桑乔走得挺带劲，他觉得主人已经上了路，很快就可以成为国王了，因为他估计主人肯定会同那位美丽的公主结婚，当上米科米孔的国王。可是，一想到那个王国是在黑人居住的土地上，他又犯愁了，那里的臣民大概也都是黑人吧。但他马上就不愁了，自语道：“那些臣民都是黑人又与我有关系呢？我可以把他们运到西班牙卖掉，人们会付我现金，我用这些钱可以买个官职或爵位，舒舒服服地过我的日子。不过别犯糊涂，你还没有能力掌握这些东西呢，把那么多废物都卖出去可不容易。上帝保佑，我得不分质量好坏，尽可能把他们一下子都卖出去，把黑的换成白银和黄金。看我，净犯傻了。”他越想越高兴，忘了步行给他带来的劳累。

躲在乱石荆棘中的卡德尼奥和神甫，把这一切都已看在眼里，但他们不知道怎样去同他们会合。还是神甫足智多谋，马上想出了一个好的办法。神甫从盒子里拿出剪刀，把卡德尼奥的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胡子迅速剪掉，又把自己的棕色外套给他穿上，再递给他一件黑色短斗篷，自己只穿裤子和坎肩。这回卡德尼奥已判若两人，连他自己对着镜子也认不出自己了。他们这么收拾的时候，前面的人已经走出很远，他们很快就来到了大路上。那个地方的乱草杂石很多，骑马还不如走得快。他们来到山口的平路上时，唐·吉诃德那一行人也出现了。神甫仔细端详着，装成似曾相识的样子。看了好一会儿，神甫才伸出双臂，大声喊道：

“骑士的楷模，我的老乡，曼查的唐·吉诃德，英勇骑士的精英，受苦人的保护神和救星，游侠骑士的典范，我终于找到你了。”

神甫说完就跪在地上，紧紧抱住唐·吉诃德左腿的膝盖。唐·吉诃德看那个人如此言谈举止，不禁一惊。他仔细看了看，终于认出了神甫，于是，他慌慌张张地使劲要下马，可是神甫不让他下马。于是，唐·吉诃德说：

“请您让我下来，教士大人，我骑在马上，而像您这样尊贵的人却站在地上，实在不合适。”

“这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允许，”神甫说，“请您仍然骑在您的马上吧。因为您骑在马上，可以完成当今时代最显赫的业绩和最大的冒险。而我呢，只是个不称职的教士。”

“那可不行。”唐·吉诃德说，“不过我知道，我的这位公主会给我面子，让她的侍从把骡子让给您。”

“当然，”公主说，“而且我还知道，不必吩咐，我的侍从就会把骡子让给您。他非常有礼貌，决不会让一位神甫走路而自己却骑在骡子上。”

“是这样。”理发师回答。

理发师马上从骡子背上跳下来，请神甫骑到鞍子上。神甫也不多推辞。而理发师则凑凑和和骑在骡子的臀部上。这下可糟了，因为那是一匹租来的骡子，可不是一匹好骡子。骡子抬起两

只后蹄，向空中踢了两下，这两下没有踢在理发师的胸部或者头上。尽管如此，他还是被吓得跌落到地上，不小心，竟把胡子掉到了地上。理发师见胡子没有了，便赶紧用两手捂着脸，抱怨说摔掉了两颗牙齿。

唐·吉诃德见侍从的胡子掉了下来，离脸那么远，却连一点血也没有，就说：

“上帝呀，这简直是奇迹！胡子竟能从脸上掉下来，就像是故意弄的一样！”

神甫见事情有可能败露，便赶紧拾起胡子，走到那个仍在大声呻吟的理发师身旁，把他的脑袋往胸前一按，重新把胡子安上，还对着他念念有词，说那是某种专门粘胡子用的咒语。安上胡子后，神甫走开了，只见理发师的胡子完好如初。唐·吉诃德见了惊诧不已。他请求神甫有空时也教教他这种咒语。他觉得这种咒语的作用远不止是粘胡子用，它的用途应该更广泛。很明显，如果胡子掉了，肯定会露出满面创伤的肉来。因此，它不仅能粘胡子，而且包治百病。

“是这样。”神甫说，并且答应唐·吉诃德，一有机会就教给他制作的方法。

于是大家商定，先让神甫骑上骡子，走一段路之后，三个人再轮换，直到找到客店。三个骑马人是唐·吉诃德、公主和神甫。三个步行的人是卡德尼奥、尼发师和桑乔。唐·吉诃德对公主说：

“我的小姐，无论您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去，我都愿意相随。”

还没等她回答，神甫就抢先说道：

“您想把我们带到什么王国去呀？是不是去米科米孔？”

姑娘立刻明白了应该这样回答，于是她说：

“是的，大人，就是要去那个王国。”

“如果是这样，”神甫说，“那就得经过我们那个镇，然后您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转向卡塔赫纳，在那儿乘船。如果运气好，风平浪静，没有暴风雨，用不了九个年头，就可以看到宽广的梅奥纳湖，接着再走一百多天，就到您的王国了。”

“您记错了，我的大人，”姑娘说，“我从那儿出来还不到两年，而且从来没有遇到过好天气。尽管如此，我还是见到了我仰慕已久的曼查的唐·吉诃德。我一踏上西班牙的土地，就听说他的英勇事迹。这些事迹促使我来求见这位大人，请求他以他战无不胜的臂膀为我主持公道。”

“不必再说这些恭维话了，”唐·吉诃德说，“我反对听各种各样的吹捧。尽管我知道刚才这些并不是吹捧，它还是会玷污我纯洁的耳朵。我现在要说的是，我的公主，我的勇气时有时无。无论我是否有勇气，我都会尽力为您效劳，直到献出自己的生命。这个问题以后再说，我现在只请求神甫大人告诉我，您为什么冒冒失失地只身到此，也没带佣人，简直把我吓了一跳。”

“我简短地讲一下。”神甫说，“您知道，唐·吉诃德大人，我和咱们的理发师朋友尼古拉斯师傅去塞维利亚收一笔钱。数目不算小，大概有六万比索，不得了啊。昨天，我们在这个地方忽然碰上了四个强盗。他们把我们的钱抢走了不说，连胡子都抢走了。胡子被抢走了，我就劝理发师安个假胡子。还有这个小伙子，他的胡子跟新的一样。好就好在这一带人们都说，袭击我们的强盗是些苦役犯。听说他们在这里被一个人放了。那个人勇敢非凡，尽管差役和捕快们反对，他还是把所有苦役犯都放了。这个人精神肯定不正常，要不就也是大坏蛋，或者是个没心没肺的人，因为他要把狼放进羊群，把狐狸放进鸡窝，把苍蝇放进蜜里。因此我说呀，他放了那些苦役犯就是放虎归山，反正一句话，他做这件事在肉体上并没有好处，同时却丢失了灵魂。”

桑乔已经把苦役犯的事情告诉了神甫和理发师，说主人正因此洋洋自得。因此，神甫特意提到这件事，看唐·吉诃德怎么反

应，神甫每说一句，唐·吉诃德的脸就变一下颜色，最后也没敢承认就是他把那些人放了。

“就是那些强盗抢走了我们的钱。”神甫说，“慈祥的上帝，饶恕这个人，免了他该受的惩罚吧。”

## 第三十章

### 聪明美丽的多罗特亚及其他趣事

神甫还没讲完，桑乔就说：

“依我看，教士大人，做这事的就是我的主人。我事先并不是没有提醒他，让他当心，那些人都是江洋大盗，放了他们没有什么好事。”

“你这个蠢货，”唐·吉诃德这时说话了，“游侠骑士在路上遇到受苦受罪、身带锁链、失去了自由的人，不必去了解是对是错。游侠骑士注意的是他们正在受苦，而不是他们犯过什么罪。他们要做的就是帮助受苦人。我碰到的是一队痛苦不堪的受苦人。是我的信仰要求我去解救他们，否则我才不管呢。那些说我做得不对的人，除了神圣威严、品行端庄的神甫大人外，我只能说，他们对骑士的事所知甚少，只知道信口雌黄。我会用我的剑好好地教训他，让他明白这点。”

唐·吉诃德在马上坐定，又把头盔戴上。那个头盔正是理发师的铜盆，虽然被苦役犯砸扁了，却仍一直挂在鞍头上，等待机会修理呢。

机灵而又风趣的多罗特亚，对唐·吉诃德的可笑行为早有耳闻，而且知道除了桑乔之外，大家都是在拿唐·吉诃德取笑。于是她也不甘落后，见唐·吉诃德已怒气冲冲，便说道：

“骑士大人，您可别忘了，您答应在给我帮忙之前，即使再紧急的事情也不参与。请您消消气，假如神甫大人知道是您放了那些苦役犯，他一定不会说出来，以至于损害您的尊严。”

“我发誓是这样，”神甫说，“我甚至可以扯掉一绺胡子来证明这点。”



“我还是闭口不语吧，我的公主。”唐·吉诃德说，“我会强压住胸中的怒火，在为您报仇之前心平气和。不过，作为对我这种友好表示的回报，我请求您，如果没有什么不便的话，请您告诉我，是什么事让您如此悲愤。我要向他们理直气壮地、痛痛快快地、毫不留情地报仇。那些人一共有多少，都是些什么人？”

“要是这些可怜和不幸的事情不会惹您生气，我很愿意讲。”多罗特亚说。

“我不会生气，我的小姐。”唐·吉诃德说。

于是，多罗特亚说：

“既然如此，那你们都仔细听着。”

她这么一说，卡德尼奥和理发师都赶紧凑到她身边，想听听这位机灵的多罗特亚如何编造故事。桑乔也很想听，不过他同唐·吉诃德一样，仍蒙在鼓里。多罗特亚坐稳后，咳嗽了一声，又装模作样一番，才十分潇洒地讲起来：

“首先，我要告诉诸位大人，我叫……”

说到这儿，她顿了一下，因为她忘记了神甫给她起的是什麼名字。不过，神甫已经意识到是怎么回事了，赶紧过来解围，说：

“我的公主，每当您一谈起自己的不幸，就不知所措、羞愧难当，这也是人之常情。深重的痛苦常常会损害人的记忆力，甚至让人忘记自己的名字，就像您刚才那样，忘记了自己是米科米科娜公主，是米科米孔伟大王国的合法继承人。这么一提醒，您自然会十分容易地回想您的悲伤往事，就可以讲下去了。”

“是的，”姑娘说，“我觉得从现在起，我不再需要任何提醒，完全可以顺利地讲完我的故事了。我的父亲蒂纳克里奥国王是位先知，精通魔法，算出来我的母亲哈拉米利亚王后将先于他去世，而且他不久也会故世，那么我就成了孤儿。不过，他说最让他担心的还不是这些，而是他预言有个超级巨人，管辖着一个几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乎与我们王国毗邻的大岛，他名叫横眉怒目的潘达菲兰多。听说他的眼睛虽然长得很正，可是看东西的时候，眼珠总是朝两边看，像个斜眼人。他这对眼睛十分凶恶，凡是看见他的人无不感到恐惧。父亲说，这个巨人知道我成了孤儿，就会大兵压境，夺走一切，甚至不留一个小村庄让我安身。不过，只要我同他结婚，就可以避免这场灾祸。然而父亲也知道，这样不般配的姻缘，我肯定不愿意。父亲说得完全对，我从来没想过和那样的巨人结婚，而且也不会同其他巨人结婚，无论巨人是多么高大，多么凶狠。

“父亲还说，他死后，潘达菲兰多就会进犯我们的王国，我不要被防御，那是坐以待毙。如果能让善良忠实的臣民不被彻底消灭，就得把王国拱手让给他，我们根本无法抵御那巨人的可怕力量。我可以带着几个手下人奔赴西班牙，去向一位游侠骑士求救。那位游侠骑士的大名在我们整个王国众所周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的名字大概叫唐阿索德或唐希戈德。”

“您大概是说唐·吉诃德，公主，”桑乔这时插嘴道，“他还有个名字，叫哭丧着脸的骑士。”

“是这样，”多罗特亚说，“父亲还说，那位骑士身材高大，脸庞清瘦，他的左肩下面或者旁边有一颗黑痣，上面还有几根汗毛。”

唐·吉诃德闻言对桑乔说：

“过来，桑乔，亲爱的，你能不能帮我把衣服脱下来，我要看看我是不是先知国王说的那个骑士。”

“可您为什么要脱衣服呢？”多罗特亚问。

“我想看看我是否有你父亲说的那颗黑痣。”唐·吉诃德说。

“那也没有必要脱衣服，”桑乔说，“我知道在您脊梁中间的部位有一颗那样的痣，那是身体强壮的表现。”

“这就行了，”多罗特亚说，“朋友之间何必较真呢？究竟是

在肩膀还是在脊柱上并不重要，只要知道有颗痣就行了，在哪儿都一样，反正是在您的身上。我的好父亲说得一点都不错，我问唐·吉诃德大人求救也找对了，您就是我父亲说的那个人。您脸上的特征，证明您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骑士。您的大名不仅在西班牙，而且在曼查也是尽人皆知。我在奥苏纳一下船，就听说了您的事迹，我马上预感到您就是我要找的人了。”

“可您为什么会在奥苏纳下船呢？”唐·吉诃德问，“那里并不是海港呀。”

不等多罗特亚回答，神甫就抢过来回答说：

“公主大概是想说，她从马拉加下船后，第一次听说您的事迹是在奥苏纳。”

“我正是这个意思。”多罗特亚说。

“这就对了，”神甫说，“您接着讲下去。”

“没什么好讲的了。”多罗特亚说，“我真走运，找到了英勇豪侠的唐·吉诃德。我觉得我已经是我的王国的女王或主人了，因为谦恭豪爽的他已经答应随我到任何地方去，我会把他带到横眉怒目的潘达菲兰多那儿，把那无礼的巨人杀了。这件事只要我一开口请求，就可以做到，对这点我的好父亲蒂纳克里奥先知早就预见到了。父亲还留下了字据，说杀死那个巨人后，骑士若有意同我结婚，我应当心甘情愿地同意做他的合法妻子，把我的王国连同我本人一同交给他。”

“怎么样，桑乔朋友，”唐·吉诃德这时说，“你没听到她刚才说的吗？我难道没对你说过吗？你看，咱们是不是可以作王国的君主、女王的丈夫？”

“我发誓，”桑乔说，“如果扭断潘达菲兰多的脖子后不同女王结婚，他就是婊子养的！同样，女王如果不结婚也不是好女王！女王真是美得很哪！”

说完，桑乔跳了两下，快活得不知怎么办才好，然后拉住多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罗特亚那头骡子的缰绳，跪倒在多罗特亚面前，请求她把手伸出来让自己吻一下，表示自己承认她为自己的女王和女主人，接着又千恩万谢地说了一番，把在场的人都逗笑了。

“各位大人，”多罗特亚说，“这就是我的故事。现在我要说的就是所有随同我从王国逃出来的人，除了这位大胡子侍从外，已经一个都不剩了，我们在港口那儿遇到一场大风暴，所有的人都淹死了，只有这位侍从和我靠着两块木板奇迹般地上了岸。你们大概注意到了，我的生活始终充满了奇迹和神秘。如果有些事说得有些过分或者不准确的话，那就像神甫大人刚才说的那样，持续不断的巨大痛苦会损害人的记忆力。”

“但是损害不了我的记忆力，勇敢高贵的公主！”唐·吉诃德说，“无论碰到什么危险的事情，无论有多么严重，多么罕见，我都一定为您效劳。我再次重申我对您的承诺，发誓即使走到天涯海角，我也始终追随您，一直到找到您那凶猛的敌人。我想靠上帝和我强有力的臂膀，把他那无礼的脑袋割下来，就用这把利剑……现在我不能再说这是一把利剑了，我的利剑被希内斯·帕萨蒙特拿走了。”

唐·吉诃德嘀咕了这么一句，又接着说下去：

“把巨人的头割掉之后，您又可以好好在王国里生活了，那时候您就可以任意做您想做的任何事情。而我呢，永远不会忘记我的心上人……我不说了，反正我不可能结婚，甚至也不去想结婚的事，哪怕是同天仙美女。”

桑乔觉得主人最后说到不想结婚太可恶了。他气极了，提高嗓门，说：

“我发誓，唐·吉诃德大人，您真是疯了吗？同这样一位高贵的公主结婚，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您以为每次都能碰到像今天这样的好事吗？难道杜尔西内亚小姐比她还漂亮？呸！一半都不如。我甚至敢说，比起这位公主来，她什么都不是。如果您还犹

犹豫豫，我想当个伯爵也就没什么指望了。您结婚吧，马上结婚吧，我会请求魔鬼让您结婚。您得了这个送上门的王国，当上国王，也该让我当个侯爵或总督，然后您就随便怎么样吧。”

唐·吉诃德听到桑乔竟胆敢侮辱他的心上人杜尔西内亚，实在忍无可忍，他二话不说，举起长矛就打，把他打倒在地。若不是多罗特亚高喊不要打，桑乔就没命了。

“可恶的混蛋，”唐·吉诃德过了一会儿又说，“你居然敢这么放肆吗？我会饶了你吗？休想！你这个无耻的东西，你肯定已经被逐出教会了，否则你怎么敢说天下绝伦的杜尔西内亚不漂亮！你这个笨蛋、下人、无赖，如果不是她给我力量，我能打死一只跳蚤吗？你说，你这个爱说闲话的狡诈的混蛋，如果不是大智大勇的杜尔西内亚通过我的手建立她的功绩，我怎么会有力量夺取这个王国，割掉那个巨人的头，让你当伯爵呢？她通过我去拼搏，去取胜，我仰仗她休养生息。你这个流氓、恶棍，怎么能如此忘恩负义，一旦平步青云，就以诽谤来回报一直扶植你的人呢！”

桑乔被打得晕头转向，根本听不清主人对他说的话。不过他还算机灵，从地上爬起来，躲到多罗特亚的坐骑后面，对唐·吉诃德说：

“您说吧，大人，要是您决意不同这位高贵的公主结婚，那么您也就不是国王了。如果是这样，您有什么能赏赐给我呢？我就是抱怨这个。这位女王简直就像从天而降，您赶紧同她结婚吧，然后，您还可以去找我们的杜尔西内亚，在这个世界上，有两个老婆的国王大概是有的。至于她们的相貌，我就不胡说什么了，不过，要是让我说的话，我觉得两个都挺好看，虽然我并没有见过杜尔西内亚夫人。”

“你怎么会没见过呢，无耻的骗子。”唐·吉诃德说，“你不是刚刚从她那儿给我带信来吗？”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是说，我并没有仔细地看到她的美貌，桑乔说，“没能认真看她那些漂亮的部位，只是大体上看了，我觉得还不错。”

“现在我向你道歉，”唐·吉诃德说，“请原谅我对你发脾气。刚才我一时冲动，按捺不住。”

“我也是，”桑乔说，“一时性起，就想说点什么。而且只要我想说，就非得说出来不可。”

“可也是，”唐·吉诃德说，“你看你总是说，桑乔，喋喋不休，难免……行了，我不说了。”

“那好，”桑乔说，“上帝在天上看得清楚，就让上帝来裁判吧，究竟是谁最坏，是我说的最坏，还是您做的最坏。”

“别没个完了，”多罗特亚说，“桑乔，过去吻你主人的手吧，请你原谅，从今以后，你无论是赞扬还是诅咒什么，都注意点儿，别再说那位托博索夫人的坏话了。我虽然并不认识她，却愿意为她效劳。你相信上帝，肯定会封给你一块领地，你可以在那儿生活得很富有。”

桑乔低着头走过去。请求主人把手给他让他吻。唐·吉诃德很矜持地把手伸出来，待桑乔吻完并为他祝福后，又让桑乔和他往前走一点儿，因为有很重要的事要同他谈。桑乔往前赶了几步，唐·吉诃德随后过去，对桑乔说：

“自从你回来后，我还一直没有机会问你有关我让你带的信和你带来的回信之事。现在正好有机会，别错过了，快告诉我。”

“您问吧，”桑乔说，“我都会应答自如。不过我请求您，我的大人，以后别再那么记仇了。”

“你为什么这么说，桑乔？”唐·吉诃德问。

“我这么说，”桑乔说，“是因为您刚才打我那几下，主要还是由于那天晚上我说了杜尔西内亚的坏话。其实我热爱她，尊重她，因为她是属于您的。”

“你小心点儿，别扯东扯西，桑乔，”唐·吉诃德说，“我会不

高兴的。我原谅你，你要知道人们常说的，‘重新犯罪，重新忏悔’。”

正说着，路上有个人骑着驴迎面走过来了，走近才看出是个吉卜赛人。桑乔有个毛病，只要有驴，他都要仔细看个究竟。他一下子就认出那人是希内斯·帕萨蒙特，于是由吉卜赛人认出了他的驴。果然如此，帕萨蒙特骑的就是他的驴。帕萨蒙特怕被人认出来，也为了卖驴方便，已经换上了吉卜赛人的装束。他会讲吉卜赛语和其它许多语言。可是桑乔一看见他就认出来了，立刻喊起来：

“喂，臭贼希内斯！你放开它，那是我的东西，是我的宝贝，你别不害臊拿我的东西！你放开我的驴，我的心肝！躲开，你这婊子养的！躲远点儿，你这个贼！不是你的东西你别要！”

其实桑乔完全不必这么叫骂。他刚喊第一声，希内斯就放开驴，飞快地路走了，一下子就无影无踪了。桑乔过去抱住他的驴，对它说道：

“你怎么样啊，我的命根子，我的宝贝，我的伙伴？”

桑乔对驴又是亲吻又是抚摸，仿佛它是个活人。驴一声不吭，也不回答桑乔的话，任凭他亲吻抚摸。大家都过来祝贺桑乔找到了驴，特别是唐·吉诃德，他还说他给桑乔的那张交付三头驴的票据仍然有效。桑乔听了更是千恩万谢。

这边唐·吉诃德和桑乔说着话，那边神甫称赞多罗特亚刚才的故事讲得很不错，既简短又符合骑士小说里的情节。多罗特亚说她常读骑士小说消遣。

神甫说：“这位落魄贵族，因为这些胡编乱造的东西同骑士小说里描写的一样，就轻易相信了，真是奇怪呀？？”

“是很奇怪，”卡德尼奥说，“而且也少见。我真想象不出来，要凭空编造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得需要什么样的脑子才行。”

“另外，”神甫说，“这位疯气的贵族，除了他的疯话之外，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说到其他事情时侃侃而谈，头脑很清楚。所以，只要不提起骑士的事情，所有人都会认为他是个渊博高明的人。”

与此同时，唐·吉诃德继续与桑乔说着他的事：

“桑乔朋友，咱们消释前嫌吧，别再争吵了。你现在不要再计较什么恩怨，告诉我，你是什么时候以及如何找到杜尔西内亚的？她当时在干什么？你对她说了什么？她又是怎样回答的？她看信时脸色如何？谁帮你誊写了我的信？你当时看到的情况我都要知道，都该问，你也不必添枝加叶，为了哄我高兴就胡编，或者怕我不高兴就不说了。”

“大人，”桑乔说，“如果说实话，那就是没有任何人帮我誊写信，因为我什么信也没带。”

“这就对了，”唐·吉诃德说，“因为你走了两天之后，我才发现记着我那封信的笔记簿还在我手里。我伤心透了，不知道你发现没带信时怎么办。我觉得你发现没带信时肯定会回来。”

“您把信念给我听以后，要是我没有把它记在脑子里，”桑乔说，“我就回来了。我把信的内容告诉了一个教堂司事。他帮我一字不漏地写了下来。那个司事还说，他见过许多封信，可是像这封信写得那样好的却从没见过。”

“那么，你现在还能记起来吗？”唐·吉诃德问。

“不，大人，”桑乔说，“我把信的内容告诉司事之后，觉得已经没什么用了，就把它忘了。如果我还能记得一点的话，那就是‘尊鬼的夫人’，噢，应该是‘尊贵的夫人’，最后就是‘至死忠贞的哭丧着脸的骑士’，中间加了三百多个‘我的灵魂、宝贝、心肝’等等。”



## 第三十一章

### 唐·吉诃德与桑乔的趣谈及其他

“我对此还算满意。你接着讲下去。”唐·吉诃德说，“你到的时候，那个绝世美人正在干什么？肯定是在用金丝银线为我穿珠子或绣标记吧。”

“不是，”桑乔说，“我到的时候，她正在她家的院子里筛麦子。”

“那么你一定注意到了，”唐·吉诃德说，“那些麦粒一经她手，立刻变成一粒粒珍珠。你是否看清楚了，朋友，那是精白麦还是春麦？”

“是荞麦。”

“我敢肯定，”唐·吉诃德说，“经她手筛出的麦子可以做出精白的面包。不过你接着说，你把我的信交给她时，她吻了信吗？把信放到头上了吗，有什么相应的礼仪吗？或者，她是怎么做的？”

“我把信交给她的时候，”桑乔说，“她正用力摇筛子里的麦子。她对我说，朋友，把信放在那个口袋里吧，她得把麦子全部筛完之后才能看信。”

“多聪明的夫人啊！”唐·吉诃德说，“她一定是为了能够慢慢品味这封信。你往下说，桑乔，她在忙她的活计时，跟你说话了吗？向你打听我的情况了吗？你是怎么回答的？你全都告诉我，一点儿也别遗漏。”

“她什么也没问，”桑乔说，“不过我倒是对她讲了，您如何为了表示对她的忠心，正在山里苦心修行，光着上身，像个野人似的，不在床上睡觉，不在桌上吃饭，衣服破破烂烂，边哭边诅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咒自己的命运。”

“你说我诅咒自己的命运就错了，”唐·吉诃德说，“恰恰相反，我每天都为自己能够爱上高贵的托博索的杜尔西内亚夫人而庆幸。”

“她确实够高的，”桑乔说，“至少比我高一拃多。”

“怎么，桑乔，”唐·吉诃德问，你同她比过身高？”

“我是这样同她比的，”桑乔说，“我帮她把一袋麦子放到驴背上，凑巧站在一起，我发现她比我高一拃多。”

“她其实没有那么高，”唐·吉诃德说，“可是她数不尽的美德，却使她楚楚动人！有件事你别瞒着我，桑乔，你站在她身边的时候，是否闻到了一种萨巴人的味道，一种芳香或是其他什么高级东西的味道，我叫不出名字来。我是说，你是不是有一种置身于某个精品店的感觉？”

“我只能说我感觉到的是一股男人的气味，”桑乔说，“大概是她干活太多、出汗太多，味不太好闻。”

“不会的，”唐·吉诃德说，“一定是你感冒了，或者是你自己身上的气味。我知道她发出的是灌木中的玫瑰、田野里的百合或者融化了的琥珀发出的那种味道。”

“这也可能，”桑乔说，“因为我身上常有那股味道，就把它当成您的杜尔西内亚夫人的味儿了。那种味儿并不一定就是从她身上发出的，这没什么可奇怪的。”

“好吧，”唐·吉诃德说，“她已经筛完了麦子，把麦子送到磨房去了。她看信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她没看信，”桑乔说，“她说她不识字，也不会写字。只是把信撕成了碎片，说不愿意让别人看到信，不愿意让当地人知道她的秘密。她已经知道了您爱她，并且正在为她苦心修行。最后她让我告诉您，让她吻您的手，她不想给您写信了，只想见到您。她让我请求您，命令您，如果没有其它更重要的事情，就赶

快上路回托博索吧。她非常想见到您。我告诉她您叫哭丧着脸的骑士时，她笑得要晕过去了。我问她以前是否有比斯开人去过她那儿，她说去过，不很老实。我还问她是否有苦役犯去过，她说至今没见过一个。”

“一切都很顺利，”唐·吉诃德说，“不过，你告诉我，既然你替我送了信，你离开她时，她给你什么首饰了？游侠骑士和夫人之间自古就有规矩，无论是替骑士给夫人送信，还是替夫人给骑士送信，总要给那些送信的侍从、侍女或侏儒一件贵重的首饰做赏钱，感谢他们送信来。”

“这太好了，而且确是个好规矩。不过，这大概是过去的事情，现在恐怕只给一块面包或奶酪了。我们的杜尔西内亚夫人就是这样，我走的时候，她隔着院子的墙头扔了一块东西给我，说得具体点，是一块羊奶酪。”

“她这个人非常慷慨大方的，”唐·吉诃德说，“如果她没给你金首饰，那肯定是因为她当时手边没有。不过，等我去跟她商量，该给的都会给。你知道什么事最让我惊奇吗，桑乔？我觉得你是飞去飞回的。因为你去托博索跑了一个来回，只用了三天多时间，可是从这儿到那儿有三十多里路呢。我估计准是有个很关心我的好朋友魔法师帮助了你。我说呀，他帮着你赶路，可是你自己却根本感觉不到。有的魔法师把正在床上睡觉的游侠骑士弄走了，连游侠骑士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第二天早晨睁开眼睛一看，已经到了千里之外。

“如果不是这样，游侠骑士们就不可能在危难时帮助别人。他们常常互相帮助。有时候，一个骑士在亚美尼亚的山里同一个怪物打斗，情况十分危急，眼看就要没命了，忽然，他的一位骑士朋友腾云驾雾或者驾着火焰战车出现了。他刚才还在英格兰，现在却突然来到，来帮助你，救你的命。两地之间就是相隔两三千里的，有了魔法大师们的高超本领就不担心了。所以，桑乔朋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友，你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到托博索跑了一个来回，我没什么信不过的，就像我刚才说的，一定有某个魔法师朋友带着你腾飞，而你自己却一点儿也没有感觉到。”

“大概是这样，”桑乔说，“罗西南多跑得跟飞一样，简直像吉卜赛人的驴。”

“它矫健如飞，”唐·吉诃德说，“因为有魔法师帮着它呢。它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不间断地跑路或者带着人跑路。不过，咱们暂且不说这些吧。我的夫人命令我去看她，你看我现在该怎么办呢？我应该听从她的命令，可是又不能不履行我对那位公主许下的诺言啊。骑士法则规定我必须履行诺言。一方面，我对我的夫人望眼欲穿；另一方面，我答应的事情和即将到手的荣誉，又使我欲罢不能。不过，我想，快赶到那个巨人那儿，砍掉他的头，为公主报了仇，然后就立刻去看望我那位心上人。我会向她请求原谅。她会觉得我姗姗来迟是对的，因为她发现这增加了她的声誉。而我这一辈子，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的一切业绩全都仰仗她保佑我。”

“唉，”桑乔说，“您真是疯了。请您告诉我，大人，您真舍得白跑一趟，放弃一门如此富贵的亲事吗？她有一个王国作嫁妆，而且我确实听说过，那个王国方圆两万里，里面吃的用的应有尽有，比葡萄牙和卡斯蒂利亚加起来还要大。看在上帝份上，别再说什么了。您应该为您刚才说的话感到惭愧。听我的劝告，只要到了有神甫的地方，就赶紧结婚吧。或者，咱们这儿就有神甫，他为您主持婚礼是再好不过了。您知道，我这个年龄，也有资格劝劝人了，而且我的话也是说在节骨眼上。”

“桑乔，”唐·吉诃德说，“假如你劝我结婚，不过是为了等我杀死巨人后你可以得到赏赐，那么我可以告诉你，我不结婚也要让你如愿。我可以进行战斗之前就讲明，如果打胜了，即使不结婚，也得把她的王国一部分给我，让我随意赏人。一旦得到了那

部分王国，你说，不给你还能给谁呢？”

“那当然。”桑乔说，“不过您最好挑块离海近的地方。万一我活得不舒坦，还可以把黑人装上船，按照我以前说过的那样处理他们。您现在不必去看咱们的杜尔西内亚夫人，只须一心一意去杀那巨人，先把这件事了结。上帝保佑，我敢保证，这可真是件好事情。”

“我说，桑乔，”唐·吉诃德说，“你说得对，我听你的，先跟公主走，而不是先去看杜尔西内亚。我得告诉你，桑乔，咱们刚才谈的事情，可千万不能透露给别人，即使对与咱们同行的人也一样。杜尔西内亚是个谨慎的人，她不愿意让别人知道她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是把她的事情说出去就不好了。”

“如果这样，”桑乔说，“那么，您为什么让那些被您打败的人去拜见杜尔西内亚夫人呢？那不就证明了您爱她，是她的情人吗？那些被迫前去的人必须得跪倒在她面前，说是您派去的，前去听从她的吩咐，那么，你们俩的事怎么隐瞒得了呢？”

“哎，你真是头脑简单啊！”唐·吉诃德说，“你就不明白，桑乔，这是在抬高她的身价吗？在我们骑士看来，一位夫人有很多游侠骑士追求是很光荣的事情。骑士们追求她仅仅是为了追求而已。他们大献殷勤并无它求，只望她为自己有这么多骑士追求而高兴。”

“我在听布道时听说过，我们对上帝就应该是这么个爱法。”桑乔说，“我们只求爱他，并不指望得到荣誉或者害怕受到惩罚。我倒是很愿意爱上帝，尽可能地为他效劳。”

“你这个乡巴佬，”唐·吉诃德说，“有时候说起话来倒挺有意思，像个有学问的人哩。”

“可我确实不识字。”桑乔说。

这时，尼古拉斯师傅叫他们等一等，大家想在泉水那儿喝点水。唐·吉诃德停了下来，桑乔也挺高兴。他扯了半天谎，累得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难受，怕主人会抓住他什么话柄。他虽然知道杜尔西内亚是托博索的一个农家女，却从来没见过她的模样。

卡德尼奥这时已经换上了多罗特亚最初穿的那身衣服。衣服虽然不怎么好，还是比他自己原来那身强多了。此时大家都已饿得要命，便下马来到了清泉边，拿神甫在客店弄到的一点儿食物来充饥。

这时候，有个男孩子路过。他停住脚，仔细地看清泉旁边这些人。忽然，男孩子跑向唐·吉诃德，抱住他的腿，放声大哭，说道：

“我的大人啊！您不认识我了吗？您仔细认认，我就是那个被捆在圣栎树上的孩子安德烈斯，是您解救了我呀。”

唐·吉诃德也认出了他，于是拉着他的手，转身对大家说：

“诸位请看，在这个世界上，游侠骑士是多么重要，是他们制止了世界上无耻恶棍为非作歹。是这样的，前几天，我从森林边路过，听见有凄惨的叫声，好像有人在受苦。我出于骑士的责任感，向喊叫声的方向走去，发现有个孩子被捆在一棵圣栎树上。就是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个孩子。我很高兴他在这里，因为他可以证明我所说的没有半句假话。他被捆在圣栎树上，光着上身，一个农夫正在用马缰绳抽打他。后来我知道那是他的主人。我马上就问为什么抽打他。那个坏家伙说，这孩子是他的牧童，脑子笨，而且手脚不老实，做了错事。这孩子说：‘大人，他打我仅仅是因为我向他要工钱。’孩子的主人又说了一大套道理为自己辩解。我虽然都听到了，可没有相信。

“反正，最后命令农夫放了孩子，让他必须一文不少地照付全部工钱，而且要再加点钱。这都是真的吧，安德烈斯”你当时注意到了吗，威风凛凛地命令了他，他答应一切照办时多么唯唯诺诺！你说吧，没什么可顾虑的，把发生的事情告诉这几位大人，让他们知道有游侠骑士巡游是不是好事。”

“你刚才讲的都很真实，”男孩子说，“不过事情的结局与您想象的正好相反。”

“怎么回事？”唐·吉诃德问，“难道那个农夫没付你工钱？”

“不仅没付我工钱，”小孩子说，“而且，您刚刚离开树林，只剩下我们两人时，他就又把我捆在那棵树上，狠狠地打起我来，把我打得浑身是伤。他每打一下，还说一句俏皮话挖苦您。我要不是疼得厉害，恐怕也会笑起来。结果我被打得住进了医院，现在刚刚从医院出来。这都怨您。如果您赶自己的路，别管我的事情，我的主人打我几十下也就够了，然后他就会放开我，付给我应得的工钱。可您这一来，让他丢了脸，而且您还拼命骂他，把他惹火了。可是他拿您没办法，于是就等剩下我们两人时拿我出气，这么一折腾，我一辈子也抬不起头来了。”

“就怪我没等他付了工钱就离开了那儿。”唐·吉诃德说，“而且，根据我多年的经验，我完全应该知道，这类乡下佬见到没人督促，说话就不会算数。不过你还记得吧，安德烈斯，我说过，如果他不付你工钱，我还会找他。我肯定要找他。他就是躲进鲸鱼肚子里，我也要找到他。”

“话是说过，”安德烈斯说，“可是那也没什么用。”

“你马上就会看到有没有用了。”唐·吉诃德说。

唐·吉诃德说完马上就站了起来。他让桑乔备好马。大家吃饭的时候，马也在吃草。

多罗特亚问唐·吉诃德想怎么办。唐·吉诃德回答说，他要去找那个无赖。不管世界上有多少个无赖，也一定要把那个无赖找出来，狠狠地惩罚他，让他把欠安德烈斯的钱全部付清。多罗特亚让唐·吉诃德别忘记，按照他们的约定，在完成她的事之前，他不能插手其他事。这一点他最明白，所以她请唐·吉诃德先消消气，等从她的王国回来再说。

“可也是，”唐·吉诃德说，“这样安德烈斯就只好再等等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就像公主您说的，等我回来再说。我再一次发誓，为安德烈斯报仇，让他得到工钱，否则誓不罢休。”

“发誓言我已经不在乎了，”安德烈斯说，“我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弄点钱到塞维利亚去，而不在于世界上有多少该报的仇。如果您有什么吃的或带的东西，就给我一点吧。上帝与你们同在，诸位大人以及所有的游侠骑士。但愿游侠骑士们到处冒险对自己有好处，就像对我的一样好。”

桑乔从他的口粮里拿出一块面包和一块奶酪，递给小孩子，对他说：

“拿着吧，安德烈斯兄弟，你不幸，害得我们也遭殃。”

“怎么害你了？”安德烈斯问。

“就是我给你的这块面包和奶酪，”桑乔回答说，“只有上帝才知道我也那么需要这些东西呢。我可以告诉你，朋友，游侠骑士的侍从常常忍饥受难，还有其他一些事情，只有亲身体验才会知道。”

安德烈斯拿着面包和奶酪，看见别人不会再给他什么东西了，就低头准备上路。临行前，他对唐·吉诃德说：

“看在上帝份上，游侠骑士大人，如果您再次碰到我，即使看到我被撕成碎片，也不要来帮我，还是让我自己倒霉吧。我就是再倒霉，也不会比受你帮忙倒霉得那么厉害。上帝会诅咒您，诅咒世界上的所有游侠骑士。”

唐·吉诃德要站起来打安德烈斯，可是他拔脚飞跑，没人能赶上他。唐·吉诃德被安德烈斯的话弄得又羞愧又气愤。大家只好极力忍住不让自己笑出声来，免得唐·吉诃德无地自容。



## 第三十二章

### 唐·吉诃德一行人在客店里的遭遇

吃完那顿美餐，大家又上了马，一路上没有什么可叙述的事情，第二天便到了那家让桑乔心惊肉跳的客店。桑乔还是不想进去，可是又走不脱。客店的主妇、主人、他们的女儿和丑女仆看到唐·吉诃德和桑乔来了，都高高兴兴地出来迎接。唐·吉诃德摆出漫不经心的架势，让他们准备一张床，要比上次的那张床更高级。店主妇说，只要他愿意出比上次更高的价钱，可以为他准备一张极其舒适的床。唐·吉诃德说他会出个好价钱，于是他们就在唐·吉诃德上次住的那间库房里安排了一张还算说得过去的床。唐·吉诃德觉得浑身像散了架，昏头昏脑倒在床上就睡着了。

刚关上店门，店主妇就揪住理发师的胡子对他说：

“我发誓，我不允许你再用我的尾巴当胡子用了。你得把尾巴还给我。我丈夫的那件东西老放在地上太难看，我是说，他把插在这条高级尾巴上的梳子。”

尽管店主妇揪着理发师的胡子不放，理发师还是不愿意把胡子还给她。后来，神甫让理发师把东西还给她，说现在已经不必再化装成那模样了，可以除掉假面具，还其真相了。可以对唐·吉诃德说，理发师因遭到苦役犯们的抢劫，逃到了这个客店。如果唐·吉诃德问起公主的侍从，就说公主已打发他回国报喜，告诉人们她给大家带来了救星。

理发师这才痛痛快快地把尾巴和其他所有借用的东西还给了客店主妇。大家都为多罗特亚的美貌和卡德尼奥的身材惊叹不已。神甫吩咐用客店里现有的东西给他们做些吃的。店主想多赚些钱，赶紧准备了一顿像模像样的饭菜。这时，唐·吉诃德正睡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得香，大家觉得不必叫醒他，因为他目前最需要的不是吃而是睡。饭桌上，大家谈起了唐·吉诃德莫名其妙的疯癫以及找他的经过。店主妇向他们讲起唐·吉诃德和脚夫的事情，见桑乔不在场，又讲了桑乔被扔的事情，大家听得津津有味。神甫说，唐·吉诃德是因为读了那些骑士小说才迷了心窍。店主这时说道：

“不知是怎么回事，老实说，我也觉得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有趣的书了。我这儿就有两三本，还有一些手抄本。它给我们很多人带来了快乐。每到收获季节，这里都会有很多来收割的人，其中总有个把识字的。他手里拿着一本这样的书，三十多人都围着他。我们都认真地听他念，好像返老还童了一样。至少，当我听到骑士们狠狠地杀呀、砍呀，我也想来那么几下。哪怕让我不分昼夜地听，我都愿意。”

“我巴不得。”店主妇说，“反正只有在你去听骑士小说时，我才得安宁。你听得入迷，就忘记吵架了。”

“这倒是真的，”丑女仆说，“我觉得我也很喜欢听这类东西。我特别来劲，尤其是讲到一位姑娘在桔子树下和骑士拥抱时，还有女仆为他们望风，我真是眼红。我觉得这种事挺美滋滋的。”

“你呢，你觉得怎么样，小姐？”神甫问店主的女儿。

“我真的不知道，大人。”姑娘回答，“我也喜欢听。说实话，我虽然听不懂，可是挺爱听。不过，我不喜欢我爸爸爱听的打打杀杀，只喜欢听骑士们离别意中人时伤心叹气，真的，有时候我都哭了，他们都很可怜。”

“那么，如果他们为你而哭泣，”神甫问，“你会好好安慰他们吗？”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姑娘说，“我只知道有的女人太狠心，骑士们称她们是老虎、狮子，还有其它许多难听的称呼。天哪，我不知道那是些什么人，没心没肺，好好一个人，她们宁愿看着他死或者变疯。我不知道这种人为什么如此装蒜，如果她们为了

显示自己正经，同人家结婚就行了，他们图的不就是这个嘛。”

“住嘴，丫头，”店主妇说，“你好像也太懂了。姑娘家不该知道，也不该说这种事情。”

“这位大人问我，”姑娘说，“我总不能不说话吧。”

“那好，”神甫说，“店主大人，请您把那些书拿来，我想看看。”

“十分荣幸。”店主说。

说着他走进自己的房间，从屋里拿出一个箱子，那箱子还是用锁链锁着的。把箱子打开，从里面拿出几本大部头的书和一些写得很整齐的手稿。他拿出的第一本书是《特拉夏的西龙希利奥》，另一本是《费利克斯马尔特·德伊尔卡尼亚》，还有一本是大将军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的传记，还附有迭戈·加西来·德帕雷德斯的生平。神甫看了前面两本书的题目，就回过头来对理发师说：

“现在要是有我那位朋友的女管家和外甥女在这儿就好了。”

“不用她们，我也行啊。”理发师说，“我也可以把它们送到畜栏或者壁炉里去，现在火正烧得旺旺的呢。”

“你想烧我的书？”店主问。

“只是这两本，”神甫说，“《西龙希利奥》和《费利克斯马尔特》。”

“是这样，”店主说，“不过您如果一定要烧的话，还是烧那本关于大将军与迭戈·加西亚的书吧。至于这两本书，我宁愿让您烧死我的孩子，也不愿意烧掉一本。”

“我的兄弟，”神甫说，“这两部书全是凭空捏造，一派胡言。”

多罗特亚听到店主这样护卫这两本书，悄悄对卡德尼奥说：

“咱们这位店主跟唐·吉诃德也差不了多少了。”

“我觉得也是，”卡德尼奥说。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兄弟，你看，”神甫又说，“世界上没有骑士小说里说的那些骑士。这些全都是那些无所事事的文人瞎扯出来的，供你们看着玩，譬如在收割休息时用来解闷。我发誓，世界上从来没有那样的骑士，那些业绩或者蛮干也都不存在。”

“你别来这套，”店主说，“就好像我们什么都不懂，连自己的手指头都数不清似的！上帝保佑，您别哄我们了，以为我们就那么笨。您想让我们相信，这么好的书都是胡说八道，那太可笑。”

“我已经对你讲过了，朋友，”神甫说，“那只是我们没正事干的时候用来消遣的。这就好比在那些治理得好、富裕的国家里，不劳动的人可以下棋、打球、玩台球一样。在我们国家里可以印刷出版这种书，哪儿想到会有人如此无知，竟把这种书当成真事看。店主大人，请你相信我，把你的书拿回去吧，书上说的是真是假，你自己仔细思量。它对你不会有好处，上帝保佑，可别让你变得跟唐·吉珂德一样。”

“这不会，”店主说，“我还不至于疯到去当游侠骑士的地步。我很清楚，现在不是从前。据说原先，著名骑士都四处周游。”

他们正说得热闹，桑乔出现了。他听人们说现在这个年头已经没有游侠骑士了，说所有骑士小说都是胡说八道，不禁感到很着急，有些担心，心里盘算着在主人结束周游之后，看看结果如何。如果没有得到原来想的那些好处，他就离开主人，回去和老婆孩子干自己的老本行去。

店主拿起手提箱和书正要走，神甫对他说：

“等一等，我瞧瞧这是什么手稿，字写得倒很漂亮。”

店主把手稿拿了出来，递给神甫。手稿足有八大张，头上有个大标，上面写着《无谓的猜疑》。神甫看了三四行便说：

“我觉得这本小说的题目确实不错，想把它从头到尾读完。”

店主说：

“您真应该看看。我老实告诉您，有的客人看过这本书，很喜欢它，非跟我要不可。但我不同意，只想把它还给它的主人。这一手提箱书和手稿是人家忘在这儿的。很可能过些时候他就会回来取。我虽然喜欢这几本书，但还是想物归原主。尽管我是个开店的，可我毕竟还是个基督徒呀。”

“你说得有道理，朋友，”神甫说，“但是，如果喜欢这本书，你还是得让我抄一下。”

“我很愿意。”店主说。

两人说话的时候，卡德尼奥已经拿着书看起来了。他的看法同神甫一致。他请神甫把书给大家念念。

“念念也好，”神甫说，“听个故事消遣也很挺好。兴许还有点意思。”

尼古拉斯师傅和桑乔也请求神甫朗读。神甫见大家都想听，就同意了。他说：

“那就请大家注意听，故事开场了。”

## 第三十三章

### 《无谓的猜疑》

在意大利有个著名的城市叫佛罗伦萨，在那儿住着两位有钱有势的年青人安塞尔莫和洛塔里奥。两人特别要好，所有认识他们的人都称他们为“朋友俩”。他们都没有结婚，年龄差不多，情趣也相投，所以你来我往，友谊越来越深厚。安塞尔莫喜欢谈情说爱，洛塔里奥则更愿意打猎。不过，两人常常迁就对方，总是心心相印，形同一人。

安塞尔莫后来爱上了该城一位高贵、美丽的姑娘。姑娘的父母和姑娘本人都很好。所以安塞尔莫同洛塔里奥商量之后，决定向姑娘的父母提亲，而且他也确实去了。洛塔里奥出了不少好主意。结果使安塞尔莫很称心，如愿以偿了。卡米拉也很高兴能嫁给安塞尔莫，而且一直感谢老天和洛塔里奥成全了她。婚礼热热闹闹的，最初几天，洛塔里奥像还像以往一样，常常到安塞尔莫家去，尽自己所能为安塞尔莫添些热闹。可是婚礼结束后，宾客逐渐少了，洛塔里奥也就不经常去安塞尔莫家了。他觉得，所有有礼数的人都会这样认为，不应该再像朋友单身的那样相互来往了。他觉得虽然他们之间的友谊很真诚，但还是不应该让人多心。结了婚的人名声很重要。即使在兄弟之间也会发生误会，更何况是在朋友之间呢。

安塞尔莫发现洛塔里奥在疏远他，便对洛塔里奥埋怨道，说如果早知道结婚会妨碍朋友之间的交往，他就不结婚了。他还说自己单身时，两人感情融洽，以至于获得了“朋友俩”的美称，他不愿意仅仅因为顾忌就失去朋友。如果他们之间可以使用“请求”这个词的话，他请求洛塔里奥像以前一样把这个家当作自己

的家，随便出入。他还向洛塔里奥保证，他的妻子卡米拉同他是一心的。她了解他们的深厚情谊，因此看到洛塔里奥有意躲避他们，心里也很不安。

安塞尔莫对洛塔里奥苦口婆心，劝他同以前一样常到自己家去。洛塔里奥很有礼貌地答应了，安塞尔莫对朋友的好意表示感谢。两人商定，洛塔里奥每星期去两次，再加上节假日，都要到安塞尔莫家吃饭。虽然两人这样约定好了，洛塔里奥还是说，看在朋友的面子上，他只做这些了。他把朋友的声誉，看得比自己的声誉还重要。他说得对，既然家有娇妻，就必须对请到家里来的朋友严格选择，即使对妻子的女友也不能太大意，因为有些在广场、教堂等公共场合不便做的事情，在好朋友或亲戚家里却可以做到。当然，丈夫也不能完全禁止妻子到那些公共场合去。

洛塔里奥还说，即使结了婚，也需要有朋友指出自己的缺点。因为丈夫常常对妻子过分宠爱，怕她生气，就不去告诉她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而这却是牵涉到一个人的名誉的事情。如果有朋友提醒，就可以补救。可是有谁能找到像洛塔里奥那样明智而又忠实的知心朋友呢？只有洛塔里奥才称得上是这样的朋友。他替自己朋友的名誉着想，即使在约定的日期去朋友家时，也尽量少呆一些时间。他知道自己条件优越，因而一些游手好闲、别有用心的小人看到一位如此富有、英俊而又出身高贵的小伙子，经常出入一位像卡米拉这样漂亮女人的家，一定会恶语中伤。虽然他的人品可以封住任何人的口舌，可他还是不愿意自己的朋友遭到别人的任意议论。因此，他常常在约定去安塞尔莫家的那天，找一些不可推托的事情去干。就这样，一个人埋怨不止，另一个人借口躲避，过了很长时间。有一天，他们在城外的草地上散步，安塞尔莫对洛塔里奥说了下面这番话：

“洛塔里奥朋友，你以为上帝赐福于我，让我有了这样的父母，家中富裕，给了我财富，人们称我为天生富贵命，我就会感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恩不尽吧。其实，我还有你做我的朋友，有卡米拉做我的妻子，这同样是我珍惜的两样宝贝。要是别人有了这些，肯定会欢天喜地，可是我因此而苦恼，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苦恼、最心烦的人。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总有一个怪念头困扰着我，连我自己都感到奇怪。我暗暗自责，力图忘却我的这种想法。现在我要把这个秘密说出来。我想让它埋藏在你的内心深处，我相信只有这样，只有你这样聪明才智的人，我的真心朋友，你才有可能帮助我，解除我的痛苦，你的关心一定会给我带来快乐。”

洛塔里奥被安塞尔莫的话弄得莫名其妙，不知道安塞尔莫为什么来这么一段话。他努力猜测究竟是什么念头让他这位朋友心神不定，可又想不出来。洛塔里奥不愿意再绞尽脑汁猜测了，对安塞尔莫说，看在多年友谊的份上，还是痛痛快快地说出来吧。他保证帮助他消除烦恼，或者帮助他实现自己的想法。

“确实如此，”安塞尔莫说，“正是出于信任，我才想说出来，洛塔里奥朋友，一直让我困惑的想法，就是我知道我的妻子卡米拉是否真的那样善良完美。如果没有证据证明她的优良品德，就像没有用烈火来验真金那样，我就不能肯定这一点。噢，朋友，我觉得仅凭一个女人是否有人追求，还不能判断她是否是一个完善的女人。只有在追求者的许诺、馈赠、眼泪和不断骚扰下不屈服的女人，才是一个坚强的女人。

“如果一个女人没有人引诱她学坏，她就是再好又有什么希罕呢？”安塞尔莫说，“如果她没有机会放纵自己，而且她知道她的丈夫一旦发现她行为不经，就会杀了她，那么她就是再深居简出、安分守己，又有什么了不起呢？因此，我对由于胆小或者没有机会才老实的女人看不上，我倒更看得上那种受到追求并战胜了追求的女人。我告诉你，为证明我的妻子的完美，我想让我的妻子卡米拉经受这种考验，在被追求的火焰中接受锻炼，而且得找一个有条件考验她的意志的人。如果她能像我认为的那样，经



受得住考验，我就会觉得她是个完美的女人，而我也幸运无比，我有幸得到了一个坚强的女人，就像圣人说的，这样的人上哪儿去找呀。可是事情如果与我期望的相反，我也很高兴我的猜测得到了证实，我虽然为这次考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决不后悔。无论你怎么劝说，我都决心将我的这个想法付诸实施。我现在需要的是，洛塔里奥朋友，让你充当我实现这个想法的工具。我会给你创造机会，以及其它各种必要的条件，让你去狂热追求一个正派、规矩、安分、无私的女人。

“还有，我把这件难事委托给你，如果卡米拉败在你手里，你不要真的去攻破最后一关，还是顾及我的体面，只当已经征服了她就行了。这样，我就不会再为我的想法所困扰。只要你闭口不提，我丢了脸也不会被人知道，我的想法也就永远消失了。因此，你如果想让我舒舒坦坦地活着，就立刻开始这次猛烈的追求吧，别懒洋洋、慢吞吞的。你应该按照我的想法，用尽心思，快马加鞭，看在我们之间的友谊份上，我相信你会这样做。”

洛塔里奥认真地听安塞尔莫讲完了这番话。除了刚才那几句插话，他一直缄口不言。安塞尔莫说完后，洛塔里奥又盯了他好一会儿，好像在看一个怪物似的。他说：

“安塞尔莫朋友，我还是不能让我相信，你刚才说的那些话会是真的。我想，或者是你还不了解我，或者是我还不了解你。我当然知道你是安塞尔莫，你也知道我是洛塔里奥。可是我觉得你已不再是原来那个安塞尔莫，你大概也觉得我不是原来的我了。你刚才说的那些话并不像从我的朋友安塞尔莫嘴里说的，而且你要求我做的那些事，也不是你所不了解的洛塔里奥会做的。好朋友应该彼此信任，就像一位诗人说的，光明磊落，不应该利用友谊做违反上帝意志的事情。

“如果连一个异教徒都能对友谊有这样的体会。那么，深知应对所有人都保持圣洁友谊的基督教徒，难道不应该做得更好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吗？如果一个人不顾一切去满足朋友的要求，那么他肯定不是为了微小和暂时的事情，而只能是那些有关朋友的名誉和生命的事情。现在请你告诉我，安塞尔莫，在这两方面，你哪一方面受到了威胁，以至于让我全力去做那不道德的事，来满足你的要求？实际上，你没有受到任何威胁，而且我认为，你这是在让我毁掉你的名誉和生命，同时也毁掉我自己。因为我如果毁掉了你的名誉，自然也就夺去了你的生命。一个丧失了名誉的人就生不如死。我如果真的去充当你作恶的工具，我不也就名誉扫地，虽生犹死了吗？你听着，安塞尔莫朋友，就你所要求我做的事情，我想谈谈我的想法，请你耐心听我说完，然后我再听你说吧。”

“我很高兴，”安塞尔莫说，“你随便说吧。”

洛塔里奥接着说：

“安塞尔莫，我觉得你的想法太离谱、太不像话了。想让你认识到你的愚蠢恐怕是浪费时间，现在我只能说你愚蠢。我现在甚至想干脆随你误入歧途，让你自作自受。可我不会做这种有损我们友谊的事情，友谊不允许我让你去冒这种危险。

“为了让你看得更清楚，安塞尔莫，请你告诉我，你不是让我去向一个正派守规矩的女人献媚、献殷勤吗？可你既然知道你有个正派守规矩的妻子，你还想干什么呢？你既然知道她不会被我的进攻打动，是的，她肯定不为所动，除了你对她现有的赞美外，你还想给她什么荣誉呢？也许是你现在还没有完全地相信她，或者是你自己也不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你为什么要考验她呢？你如果觉得她不好，那么你该怎样就怎样。如果你觉得她像你想象的那么好，那么进行这样的考察又有什么必要呢？因为至多也只能证明你原来的看法而已。所以，简言之，做这种事只会得到不好的后果，这是一种鲁莽的想法。做这种事情，非但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而只能是一种疯狂。

“追求无非是为了上帝或为了世俗之事，再不然就是两者兼

而有之。为上帝者，就是那些追求天使般生活的圣人们：为世俗者，就是那些不怕艰难、远离人烟、追求财富的人；而同时为上帝又为世俗之事者，则是那些勇敢的战士，他们只要看到前面的城墙，就会无所畏惧，不顾危险，勇猛地向他们面临的死敌发起进攻。

“这些就是人们通常追求的东西，而追求它本身就是一种荣耀，尽管这里面有许多困难和危险。不过你追求和实施的東西，既不会给你带来上帝的荣耀，也不会得到什么财富和名誉。因为你就是达到了目的，你也不会比现在更得意、更富有、更荣光。如果你没有达到目的，你反倒会陷入极大的痛苦，即使无人知道，也会令你痛苦，因为只要你自己知道，就足以让你痛苦不堪了。为了证明这点，我想给你念一段著名诗人路易斯·坦西洛的诗。他的《圣彼得的眼泪》第一段末尾是这样写的：

天将破晓，  
佩德罗却  
越发痛苦、羞愧。  
纵然无人知晓，  
他已惭愧难当，  
心地虽宽，羞惭难容，  
即便唯有天地知，  
终归难免赧赧情。

“无人知晓并不能减轻你的痛苦，你会不停地哭泣，不是眼睛流泪，而是从心上流出血泪。我现在还想对你说，你马上就会明白你犯了多么大的错误。你说，安塞尔莫，假如老天赐予你一颗无比珍贵的钻石，而这颗钻石又受到大家异口同声的称赞，你自己也这样认为，可是又无缘无故地要把这颗钻石放到铁砧上用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锤子砸，看看它是否像人们说的那样坚硬精细呢？你说这样做有必要吗？即使你这样做了，那颗钻石经受住了这样的锤打，也不能因此而增加它的价值和名气。如果它被砸碎了，而这是完全可能的，那你就一无所有了。结果只能是大家都认为，钻石的主人是个大傻瓜。

“你想想，安塞尔莫朋友，卡米拉就是一颗珍贵无比的钻石，又何必让它面临这样的危险呢。因为你即使能证明她洁身自好，她的名声也不会有所增加。如果她经受不住这样的考验，你就会完全地失去她，你会怎么样，你会因为毁了自己也毁了她而后悔。世界上没有任何珠宝比贞洁正派的女人更宝贵，而女人的清白都在于人们对她有个良好的看法。你既然知道你夫人的名声甚佳，为什么还要无缘无故怀疑呢？你看，朋友，女人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不应该为她们有意设置障碍，而应该为她们清除障碍，清除她们道路上的所有不利因素，使之完善，成为冰清玉洁的女人。

“自然学家们说，白鼬是一种皮毛极白的动物，猎人们想猎取它有个小窍门。他们知道白鼬从什么地方经过，就用淤泥把那个地方堵住，然后把白鼬驱往那个地方。白鼬一到那个地方就不动了，宁可被捉住，也不愿意穿过淤泥弄脏自己的皮毛，它们把自己的皮毛看得比自由和生命还重要。清白的女人就像白鼬，她们的品行比白雪还要清白纯洁，应该保护她，不应该使用对待白鼬的办法，不应该在她面前无中生有地设置淤泥。她自己也许或者肯定没有能力逾越这些障碍，因而有必要为她清除这些障碍，让她纯洁的美德为她带来良好的美名。

“一个善良的女人本身就是一面亮晶晶的镜子，可是只要对它呵一口气就可以使它变得昏暗。你应该像对待文物那样对待品行端正的女人，那就是只欣赏而不触摸。你应该像爱护一个鲜花盛开的花园那样，尊重一个清白的女人，花园的主人不会允许任

何人进入花园随意抚弄他的花朵，只让人从远处欣赏花的芳香和美丽。我忽然想起几句诗来，现在想念给你听。这几句诗选自一部现代喜剧，我觉得很适合咱们说的这个题目。

“一个智慧的老人劝说另一个老人看管好自己的女儿，他的道理是：

女人如同玻璃，  
不可考验其  
坚脆，因为  
后果实难预计。  
破碎容易，  
再补太难，  
鲁莽从事，  
明智者不可取。  
众人如是说  
我亦怀此意。  
世上若有达娜厄，  
也会有金雨。

“安塞尔莫啊，以上这些都是说你的。现在该说说我了，请你原谅我说得这么多，这都是为了把你从你那迷宫里拉出来，你把我当作朋友，却要毁坏我的名誉，这是与友谊背道而驰的事情。你不仅想毁掉我，而且想让我毁掉你。你想诋毁我的名誉，这点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卡米拉一旦发现我像你要求我做的这样，向她献殷勤，肯定会认为我厚颜无耻，因为我所做的这件事情，根本不是我应该做的。

“你想让我毁了你的名誉，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卡米拉发现我在追求她，肯定以为是我觉得她行为轻浮，才敢放肆地表达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的邪念。她是轻浮的人，你也就成了轻浮的人，因为她是你的，这也是对你的侮辱。这就出现了常有的那种情况，虽然丈夫并不知道妻子不贞，也不是他粗枝大叶疏于防范，可人们还是叫他下贱人。有些人了解他妻子的行为，可是不但不怜悯他，反而鄙夷他，虽然他们知道这一切并不是错在丈夫，而是由于妻子的不忠才造成了这场不幸。

“我现在还想说一说，为什么说妻子偷情是丈夫的耻辱，哪怕他并不知道，没有责任，并没让妻子这样做。《圣经》上说，上帝在伊甸园为我们创造了始祖亚当，并且让他睡觉，乘他睡觉的时候，从他的左肋取下了一根肋骨，用它创造了我们的女始祖夏娃。亚当醒来后看到了她，说，‘这是我身上的肉，我身上的骨头。’上帝说：‘男人为了女人要离开自己的父母，两人要合为一体。’为此，结成了神圣的婚姻，这种关系至死才能解除。

“这种婚姻的功效极大，它使两个不同的人结为一体。美满的婚姻更是如此。他们有两个灵魂，却只有一个心愿，所以说，妻子和丈夫合为一体，妻子身上的污点，或者她犯的错误，最终都会波及到丈夫身上，虽然并不是他造成了这种错误。这就好比脚上或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上疼痛，全身都可以感觉到一样，因为它们都同属于一个肉体。头可以感觉到脚踝的疼痛，虽然脚的疼痛并不是头造成的。同样如此，丈夫也会因为妻子的不忠蒙受耻辱，因为他们同属一体。世界上一切荣辱皆源于血肉之躯，风流荡妇的耻辱也必然会部分地影响到丈夫。妻子轻佻，做丈夫的即使不知道，也会被认为无耻。

“安塞尔莫，你的妻子娴淑善良，你却要去打破她的平静生活，这是多么危险；你想扰乱你妻子宁静的心绪，又是多么无聊啊。你应该注意到，你如此冒险，只会失去、不会得到。如果我说了这些还不足以打消你的可恶念头，你去另找一个让你出丑、让你冒险的工具吧，我不想充当这个工具，哪怕我会因此失掉同

你的友谊。”

精明正直的洛塔里奥说到这儿就不再吭声了；安塞尔莫也茫然地陷入了沉思。过了很长时间，他竟一句话也回答不出来。最后，他说：

“洛塔里奥朋友，我认真地听完了你的话。从你耐心地劝说中，我看到了你的细心和真情。我承认，我如果不照你说的去做，而是固执己见，我就会弃善从恶。可是你得体谅我。只有你向卡米拉献些殷勤，即使是不冷不热、装模作样也行，而她也不会那么软弱，不会在你刚有所表示时，她就失节。我也就满意了，你也尽了你与我的友谊之情。这样你就不仅帮助了我，而且保住了我的面子。

“你必须这样做，还因为我已决意进行这次考验。至于你的名誉，在你追求卡米拉的时候，可能会在她的心目中受到一些影响，不过这没关系，如果她确实毫不动摇，我们马上把事情的真实告诉她，这样你的名誉也不会有什么损失。你这样做并没有很大风险，而我也满足了。我说过，这件事只要你开始做，就算总结了。”

洛塔里奥见安塞尔莫决心已下，不知该怎样再跟他讲道理，才能让他改变主意。他只好决定满足安塞尔莫的要求，照他说的去做，尽力把这件事办得既不影响卡米拉，又让安塞尔莫高兴。于是洛塔里奥告诉安塞尔莫，自己负责完成这件事，而且在他愿意的时候就着手进行。安塞尔莫亲亲热热地拥抱了洛塔里奥，深深感谢洛塔里奥。仿佛洛塔里奥为他做了什么大好事似的。两人商定第二天就开始行动。安塞尔莫将提供机会，让洛塔里奥同卡米拉有机会单独讲话，而且安塞尔莫还将为洛塔里奥准备送给卡米拉的钱和首饰。安塞尔莫还让洛塔里奥为卡米拉放音乐，写赞美她的诗。洛塔里奥都同意了。两人商量好后，来到了安塞尔莫家，卡米拉正焦急地等待丈夫归来，因为这天丈夫回家晚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洛塔里奥回家去了。安塞尔莫满心欢喜，而洛塔里奥那边却在苦思冥想，不知如何才能处理好这种怪事。不过，那天晚上，他想出了一个既能瞒住安塞尔莫，又不伤害卡米拉的办法。第二天，洛塔里奥去安塞尔莫家吃饭，卡米拉热情地招待了他。卡米拉对洛塔里奥非常友好，她知道丈夫跟洛塔里奥友谊深厚。吃完饭，安塞尔莫对洛塔里奥说，他有点急事要出去一下，大约一个半小时后才能回来，让洛塔里奥留下来陪卡米拉，卡米拉不让安塞尔莫走，洛塔里奥则想陪安塞尔莫一同去，可是安塞尔莫都不听，一定要洛塔里奥留下来等他，说他还有大事同洛塔里奥商量。他又对卡米拉说，要好好招待洛塔里奥。实际上，安塞尔莫是找了个借口跑出去，谁也没有想到那是假装的。

安塞尔莫走了，屋子里只剩下卡米拉和洛塔里奥，家里的其他人都去吃饭了。洛塔里奥陷入困境，面前就是卡米拉，她太漂亮了，仅凭她的美貌就足以征服一队武装骑士，所以，洛塔里奥感到害怕也不是没有道理。洛塔里奥索性把胳膊肘放在椅子的扶手上，两手撑着脸。洛塔里奥让卡米拉原谅自己这副不雅观的姿势，他想在安塞尔莫回来之前休息一会儿。卡米拉请他到起居室去睡觉。洛塔里奥不愿意去，就坐在椅子上睡到安塞尔莫回来。安塞尔莫回来了，看见卡米拉一个人在自己的房间里，而洛塔里奥在睡觉，以为他们已经说完话了，所以才有时间睡觉。

正好，洛塔里奥醒了，两人来到外面。安塞尔莫向洛塔里奥打听情况。洛塔里奥回答说，他只说了些赞美卡米拉的话，说整个城里没有任何人像她那样美丽聪明。他觉得要想打动她，一开始只能这样，否则会引起她厌恶。魔鬼在引诱一些洁身自好的人时常常如此，它本是黑暗之魔，却扮成光明天使，装出一副好面孔，如果骗局得逞了，它最后才暴露出本来面目。安塞尔莫对此很高兴，说以后每天都给洛塔里奥这样的机会。

过了一段时间，洛塔里奥其实没有同卡米拉说话，却告诉安



塞尔莫，他已经同卡米拉谈了，可是卡米拉没有一点儿心动，没有给他半点希望，相反还威胁说，如果他不打消罪恶的念头，就要告诉自己的丈夫了。

“很好。”安塞尔莫说，“卡米拉一直没有为甜言蜜语所动。现在该看看她是否能抵御住物质的引诱了。明天我给你两千金盾，你送给她。我再给你些钱，你去买些首饰送她。女人都喜欢首饰，即使再正经，也喜欢珠围翠绕，穿红戴绿，漂亮的女人更是如此。如果卡米拉能够不被这个引诱所动，我就放心了，以后也不会再麻烦你了。”

洛塔里奥说，既然事情已经开始了，他准备把事情做到底，虽然他知道到最后也只是徒劳一场。第二天，洛塔里奥拿到了四千金盾，但同时也烦得要命，不知该怎样继续说谎了。实际上，他已经决定告诉安塞尔莫，卡米拉对待厚礼就像看不见一样，毫不动心，所以，已经没有必要再劳神浪费时间了。

可是节外又生枝。这回安塞尔莫还像以前一样，找了一个机会让洛塔里奥和卡米拉单独在一起，自己则躲进另一个房间，从锁眼里看他们做什么说什么。可是安塞尔莫发现，半个多小时洛塔里奥竟没有同卡米拉说一句话，而且就是再等一百年也不会说什么话。这时安塞尔莫才明白，原来洛塔里奥是在骗他。他为了弄清真相，就走出房间，把洛塔里奥叫出来，问他怎么样，卡米拉情况如何。洛塔里奥回答说，没有任何进展，因为卡米拉回答得太尖刻，自己没有勇气再对她说什么了。

“哎，洛塔里奥啊洛塔里奥，”安塞尔莫说，“你辜负了我对你的信任。我一直通过这个锁眼偷偷地看你，看见你们俩一句话也没有说。由此我可以想到，前几次你也什么都没说。如果是这样，你为什么要骗我？”

安塞尔莫没有再说什么，因为洛塔里奥非常不好意思。他觉得被人发现说谎是件丢人的事。他向安塞尔莫保证，以后不再骗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了。安塞尔莫不妨暗中观察，就可以肯定这一点。现在洛塔里奥也明白了，因为只有让安塞尔莫满意，才可能使他放心。安塞尔莫相信了，为了使事情更顺利，不节外生枝，安塞尔莫决定离开家八天，到不远的一个村庄的朋友家里去。他同朋友约定，让那个朋友派人来找他，这样他就有借口离开卡米拉了。

第二天，安塞尔莫去了那个村子。临走前他对卡米拉说，他不在家的这段时间里，请洛塔里奥来帮助照看家，并且陪她一起吃饭，让卡米拉好好地对待洛塔里奥。卡米拉是个聪明正派的人，她听到丈夫这样的吩咐，感到难过，对丈夫说，他不在家的时候，最好也让她单独呆在家中。如果他这么做是因为担心妻子管不好家的话，这次不妨试一试，就会知道她完全有能力做好。安塞尔莫说既然他这样安排，她听从就是了。卡米拉说，虽然她不愿意，也只好遵命照办。

安塞尔莫走了。第二天，洛塔里奥来到安塞尔莫家，受到了卡米拉亲切而又得体的招待。不过，两个人从来都没有单独在一起，男女佣人总是在他们身旁特别是总有一个叫莱昂内拉的女佣在身旁。她是在卡米拉家长大的，和卡米拉非常亲近，结婚时卡米拉特地把她带了过来。开头三天，洛塔里奥没有同卡米拉说任何话，虽然用餐完毕后他们有机会说话，当时佣人们正在匆忙吃饭，这也是卡米拉吩咐的。卡米拉还吩咐莱昂内拉先吃饭，然后一直不离自己左右。可是莱昂内拉想着自己的事，要做她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她常常撇下洛塔里奥和卡米拉单独在一起。然而卡米拉总是端端正正地坐着，表情严肃，举止稳重，使得洛塔里奥无法开口说话。

卡米拉的端庄举止使洛塔里奥沉默不语，但也很不好，因为嘴虽然不说话，头脑却在动，眼睛也可以仔细看，美丽的卡米拉，就是石头人见了也会爱上的，更何况人心呢。洛塔里奥一直看着卡米拉，觉得她真值得爱。这个想法慢慢侵蚀了他对安塞尔

莫的忠诚。无数次，他想逃得远远的，到一个安塞尔莫永远也看不到他，他也永远看不到卡米拉的地方去。他竭力抑制看见卡米拉时产生的那种快感。他暗暗责备自己胡思乱想，称自己不是个好朋友。

实际上，卡米拉的相貌和品德，再加上她的无知丈夫创造的机会，使洛塔里奥的心全乱了。他一直看着美丽的卡米拉。在安塞尔莫走了三天以后，他开始向卡米拉传情，他的话情意绵绵，使得卡米拉不知所措，只好起身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不同洛塔里奥说任何话。然而，洛塔里奥对卡米拉的喜爱没有因为卡米拉的冷淡而减少，反而更喜欢她了。卡米拉想不到洛塔里奥竟会这样，不知如何是好，觉得不能再让洛塔里奥胡说八道了，便决定连夜派一个佣人给安塞尔莫带去一封信。信见下文。

## 第三十四章

### 《无谓的猜疑》续篇

常言道，军队不可无将军，城堡不可无长官。我觉得，一个年轻的已婚女子更不可身边无丈夫。没有你在身边，我这儿全乱了，我无法忍受这种孤独。你如果不马上回来，我只好回我父母家去散心，不能为你照顾家了。我觉得你请来的看护人，他只照顾他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你的利益。你是个聪明人，我不必再说，也不便再说什么了。

安塞尔莫收到了这封信。根据信上说的，明白洛塔里奥已经开始行动，而且卡米拉也做出了他所希望的那种反应，感到很高兴。他给卡米拉带回口信，叫她无论如何留在家中，他很快就会回来。卡米拉接到信后不知怎么办才好，迷惑不解。她不敢离开自己家，也不敢到父母家去。留下来，她的名声将会受到损害，可是，离开又违背了丈夫的命令。最后她决定留下来，而且不躲避洛塔里奥，以免佣人们有什么议论。她后悔自己给丈夫写了那封信，生怕丈夫以为是她有些轻佻才使得洛塔里奥敢放肆。不过她相信自己的情操，相信上帝，相信自己的良好愿望，所以，她打算再告诉丈夫什么了，以免引起什么争执和麻烦。而且她还寻思，如果丈夫回来问她怎么回事，她应该如何为洛塔里奥开脱。

第二天，洛塔里奥又来大献殷勤。洛塔里奥百般谄媚，渐渐动摇了卡米拉的意志。她竭力克制自己，不让自己的情感有任何流露。洛塔里奥察觉到这些，于是欲火更旺。最后，他觉得应该

利用安塞尔莫不在家的机会，加紧向卡米拉进攻。他开始行动，对卡米拉的美貌大加赞扬。恐怕没有什么比虚荣更能攻破美女的高傲堡垒了。洛塔里奥的甜言蜜语，卡米拉就是铁人也难以抵挡。洛塔里奥哭泣、乞求、装得情真意切。他装得很逼真终于摧毁了卡米拉的防线，意想不到地得到了他求之不得的东西。

卡米拉投降了，卡米拉被征服了。只有莱昂内拉知道卡米拉的脆弱。这对新情人的事瞒不了她。洛塔里奥不想把事情的真实告诉卡米拉，他不愿意让卡米拉小看他的爱情，认为他本意并不想来追求她。

几天后，安塞尔莫回到了自己家，随后，他去洛塔里奥家看望洛塔里奥，两人亲热地拥抱，安塞尔莫向洛塔里奥打听卡米拉的情况。

“我可以告诉你，安塞尔莫朋友，”洛塔里奥说，“你有一个再好不过的妻子。我无论说什么她全都当成了耳旁风；我对她的许诺，她全不放在眼里；我送给她的那些东西，她全都拒绝了；对我的眼泪，她大加嘲笑。总之，卡米拉是美的精华，是个正直、稳重、端庄的人，集中了一个值得赞扬的女人的所有美德。把你的钱拿回去吧，朋友，它在我手里已经毫无用处了。洁身自好的卡米拉不会向馈赠或诺言之类的玩艺儿屈服。你该高兴了，安塞尔莫，以后别再进行这类考验了。你应该意识到，你已经抵达了一个可爱的港湾，应该认真而安心地停在那儿，等着上帝来召唤。”

安塞尔莫听了洛塔里奥这翻话非常高兴，信以为真。尽管如此，他还是请求洛塔里奥把这件事继续做下去，不过现在只是权当消遣，也不用像以前那样用心计了。他只请求洛塔里奥写几首赞美诗，开头的名字用克洛莉，让卡米拉以为洛塔里奥爱上了一位叫克洛莉的小姐，这样就可以用这个名字来赞美卡米拉，而不影响卡米拉安分守己的气节。如果洛塔里奥不愿意写，自己可以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为他代劳。

“这没必要，”洛塔里奥说，“写诗对我倒不难，每年我都要写一些。你只管把你编的有关我的爱情故事告诉卡米拉吧，我来写诗。如果诗写得并不算很好，至少我也是尽我所能了。”

一个糊涂人和一个背叛了他的朋友就这样商定了。安塞尔莫回到家，问卡米拉写的信是什么意思。而卡米拉正奇怪为什么安塞尔莫不问这件事呢。她说，原来觉得洛塔里奥有些放肆，不过现在也看清了，是自己多心，因为洛塔里奥一直躲着她，避免同她单独在一起。安塞尔莫说，她完全可以放心了，因为他听说洛塔里奥已经爱上了城里一位尊贵的小姐，洛塔里奥还以克洛莉的名字为开头，为她写了许多情诗呢。而且，更不必担心洛塔里奥的为人和他们两人之间的友谊。如果洛塔里奥事先没有告诉卡米拉，自己同克洛莉的爱情故事全是瞎扯，那些诗实际上是赞美卡米拉的，卡米拉恐怕早就妒火中烧了。由于事先已经知道了，卡米拉没有感到意外或难过。

第二天，三个人坐在一起的时候，安塞尔莫请洛塔里奥说说他写给情人克洛莉的东西。卡米拉并不认识她，洛塔里奥想说什么都可以。

“即使卡米拉认识她，我也不隐瞒什么。”洛塔里奥说，“因为一个人赞美他的情人漂亮，并没有过错。我昨天为这个负心的克洛莉写了一首十四行诗。”

洛塔里奥于是动情的将诗背诵了一遍。

卡米拉觉得这首诗不错，安塞尔莫更是赞不绝口，说那位小姐对这样的真情竟然不为所动，实在太冷漠了。卡米拉接着说：

“那么，那些坠入情网的诗人说的都是真的？”

“倒不一定是真的，”洛塔里奥说，“可那些坠入情网的人说得不多，却情真意切。”

“说得对。”安塞尔莫表示同意。卡米拉不在意这是安塞尔莫

的计策，她已经爱上了洛塔里奥。

卡米拉对与洛塔里奥有关的一切东西都感兴趣，而且她知道洛塔里奥的诗是为她而作。所以，她对洛塔里奥说，如果他还有什么诗，就请拿出来念念。

“有倒是有的，”洛塔里奥说，“那我就再朗诵一首吧。”

安塞尔莫对这首诗也像对前面那首一样大加赞赏。这其实是增加了他自身的耻辱。后来有一次，卡米拉同她的女仆在一起，她对女仆说：

“莱昂内拉朋友，我感到惭愧，自己竟那么不自重，让洛塔里奥轻易得到了我的真心。我怕他因为我这么轻易就把自己交给了他而鄙视我，却忘了他当初费了多少力，才使我不得不依从他。”

“别难过，我的主人，”莱昂内拉说，“是否轻易让他得到了你并不重要，更不会因此被人鄙视，只要做得对，同样会受到尊重。俗话说，‘给得干脆，价值双倍’。”

“不过俗语还说过，‘便宜没好货’。”

“您别信那个，”莱昂内拉说，“我听说，爱情有时飞跑，有时慢行，对某些人不冷不热，对某些人炽热难当；它可以伤害一些人，也可杀死一些人；它在一个地方产生，又在同一个地方泯灭；往往早晨还在围攻一个堡垒，傍晚就把堡垒攻破了，爱情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既然这样，您怕什么呢？洛塔里奥也是如此，他趁我主人不在的时候，用爱情征服了您。爱情要如愿，最重要的是机会，尤其是在最初的阶段，这些事情我都清楚，不仅是听说来的，还有自己的经历。以后我会告诉您的，夫人，因为我也是有血有肉的少女。

“而且，卡米拉夫人，您是首先从洛塔里奥的眼睛、叹息、话语、许诺和馈赠里看到了他的一片心，又由他的心和种种品德看出他值得爱，然后才以身相许的。如果是这样，您就不应该再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胡思乱想了，应该相信洛塔里奥敬重您，就像您敬重他一样，他为您坠入情网而高兴满足，他是靠勇气和真诚的爱得到了您。我觉得，他这个人一感恩，二善良，三威武，四慷慨，五热情，六坚定，七英俊，八正直，九高贵，十忠诚，十一年轻，十二高尚，十三正派，十四显赫，十五豁达，十六富有，还有沉默和真诚。”

卡米拉听到女仆这一连串的话忍不住笑了，觉得她还真的很内行。女仆承认说她正和本城一位青年谈情说爱。卡米拉有些慌了，赶紧追问她是否已经超越了谈与说。女仆也没有难为情，大大方方地说已经超越了。女仆看到主人已失足，也就不怕说出自己的丑事。卡米拉只好求她别把自己同洛塔里奥的事泄露出去，千万别让安塞尔莫知道。

莱昂内拉说一定遵命。可是自从她发现女主人的不轨行为之后，就肆无忌惮地让情人出入卡米拉的家。她知道女主人即使看见了，也不敢说出去。于是，女主人犯了过失，因而反倒成了女仆的奴隶，不得不为女仆们掩饰其丑事。卡米拉的情况就是如此。尽管她一再发现女仆同那个男青年在自己家的一个房间里，却不仅不敢说她，还得找地方让他们藏起来，为他们提供方便，以免让丈夫看见。可是有一天凌晨，洛塔里奥发现了那个青年。洛塔里奥不认识他，起初没在意，但是见那人缩头缩脑地，马上就想到了另外一面，想到卡米拉既然能轻易同他混到一起，也就很容易同别人混在一起。洛塔里奥就是这样想的，而且他没有认真合理地考虑一下，按捺不住胸中的嫉妒之火，一心要报复卡米拉。安塞尔莫还没起床，他就迫不及待地闯了进去，对安塞尔莫说：

“你知道吧，安塞尔莫，这些天来，我的内心一直很矛盾，极力想让自己不对你说这件事。可是现在不说不行了，而且也太不像话了。你该知道，我已经征服了卡米拉，我完全可以在那里



为所欲为了。我原来没有告诉你真相，是想看看究竟她是一时糊涂还是为了考验我。我原来觉得，如果她真是一个正派女人，就会把我追求她的事告诉你。可是过了这么长时间，我就明白了。她对我说，你再出门的时候，她就在你保存贵重物品的内室里等我。我不想让你现在慌慌张张地报复，因为现在她还只是在想这件事，并没有去做，也许现在，她又变了，会后悔。你过去一直听从我的劝告，现在我再告诉你一个办法，你照着去做，自然一切都可以明白，你还像前几次一样，装着外出两三天，然后再设法藏到你的内室里，里面有壁毯和其它东西，你可以舒舒服服地藏在那里，用你的眼睛，看看卡米拉到底在干什么。你也可以悄悄地、稳稳当当地、为你受到的伤害报仇了。”

安塞尔莫听了洛塔里奥这番话惊呆了。他以为卡米拉已经战胜了洛塔里奥的假意引诱，万万没有料到事情竟是这样。他默默无语，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地面。最后他说：

“洛塔里奥，你可真够朋友。现在我就听你的。随便你怎么做，而且，你如果觉得有必要，就继续保密吧。”

洛塔里奥答应了，不过他刚一离开安塞尔莫，就后悔跟他说了这么多，觉得自己做得过分了。他自己完全可以报复卡米拉，没有必要采取这种残忍卑鄙的手段。最后他想起来，应该把这一切都告诉卡米拉。他们一直有很多机会见面。洛塔里奥当天就去找卡米拉。卡米拉只身一人，一看到洛塔里奥就说：

“你知道吧，洛塔里奥朋友，你来得太好了，我正气得难受，我跟你说，莱昂内拉太无耻了，她每天都把一个小伙子带到这个家里来，一直到天亮。这会大大损害我的名誉，谁看见那个小伙子在那种时候从我家出来，都会以为是我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最麻烦的就是我既不能惩罚她，也不能说她。她知道咱们的事情，因而我总是欲言又止，我怕这样早晚会坏事。”

卡米拉刚开始说这件事，洛塔里奥还以为卡米拉撒谎，说他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看见的那个人是来找莱昂内拉，而不是来找她的。可后来看卡米拉哭得很难过，还让他想办法，才相信这是真的，于是他现在更加不知所措，更加后悔了。尽管如此，他还是让卡米拉不要着急，同时他还告诉卡米拉，自己被嫉妒之火烧昏了头，已经把这件事告诉安塞尔莫了，并且还商量了捉弄她的诡计。他请求卡米拉原谅自己的疯癫之举，并且请卡米拉设法把他从这场麻烦中解脱出来。

卡米拉听了洛塔里奥的话吓坏了。她非常气愤而又非常得体地数落了洛塔里奥，批评了他的胡乱猜疑和轻率决定。不过卡米拉天生有应急的智慧。对于这样已经几乎无法挽回的事情，卡米拉马上就想出了补救办法。她对洛塔里奥说，一定要让安塞尔莫藏到他们那天商定的内室里去，她想利用安塞尔莫藏身这个机会，把事情说清楚，以便两人从此不再担惊受怕。不过，她没有把自己的全部想法都告诉洛塔里奥，只让他注意，安塞尔莫藏在内室里的时候，莱昂内拉一叫他，他就赶紧来，卡米拉问什么他就答什么，就好象不知道安塞尔莫能听见似的。洛塔里奥一定要卡米拉把自己的意图告诉他，这样他可以充分做好各种必要的准备。

卡米拉说：“没有什么好准备的，到时候我问什么，你就答什么，这就行了。”她不想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洛塔里奥，怕他不同意。她觉得自己的想法再好不过了。

洛塔里奥走了。第二天，安塞尔莫推说要到朋友的那个村庄去，离开了家，然后又折回来藏了起来。一切都很顺利，其实卡米拉和莱昂内拉都已经安排好了。

安塞尔莫藏了起来，想到自己的名誉和将失去心爱的卡米拉，他忐忑不安。卡米拉和莱昂内拉断定安塞尔莫已经藏好，就走进了内室。脚刚落地，卡米拉就长吁了一口气，说道：

“哎，莱昂内拉，你别阻拦我，也别问为什么，你把安塞尔

莫的那把短剑拿来，让它穿透我这卑鄙的胸膛，好吗？不过你先不要这样做，我觉得替人受过是不合理的。我想先知道，洛塔里奥那双下流无聊的眼睛究竟在我这儿看到了什么，竟敢藐视他的朋友和我的名誉，在我面前大胆地表露他的丑恶想法。莱昂内拉，你到窗口去喊他。他肯定又在街上等着实现他的罪恶企图呢。”

“哎呀，我的主人，”聪明而又知情的莱昂内拉说，“你想用这把短剑干什么？你难道想用它要自己的命或者要洛塔里奥的命吗？无论你要谁的命，都只会让你失掉自己的声誉。我看还是算了吧！千万别让这个恶毒的男人现在进入这个家，看到只有咱们两个纤弱女子，也许你还没对他怎么样，他就已经对你下手了，这比要你的命还糟糕。我的主人安塞尔莫也够可恨的，竟把自己的家交给了这个无耻之徒！我看出你是想杀掉他，可你就是把他杀了，下一步咱们又怎么办呢？”

“什么，朋友？”卡米拉说，“咱们把他扔在那儿，等安塞尔莫回来再埋。把自己的耻辱埋在地下应该是件惬意的事情。你去叫他来。拖延时间，不为我所受到的侮辱而报仇，就是对我忠实于丈夫的一种侮辱。”

这些话安塞尔莫全都听见了。卡米拉的每句话都对他有所触动。后来听到卡米拉想杀掉洛塔里奥，他就想出来制止，不过，他又止住了，想看看卡米拉这一正直的决心发展如何，再适时地出面阻止。

卡米拉这时突然感到一阵强烈的晕眩，扑倒在床上。莱昂内拉哭起来，说：

“哎呀，你多么不幸呀，你竟死在我的怀抱里！你就是世上贞洁的集中代表，是所有善良女人的光荣，是洁身自好的典范！”

莱昂内拉又说了其它诸如此类的话，谁听了都会把她当成世界上最令人同情、最忠实的女仆，而把她的主人当成又一个受到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迫害的佩涅洛佩。

卡米拉一会儿醒过来了。她一醒来就说：

“莱昂内拉，你为什么不去叫那个最不忠实的朋友？比他更忠实的朋友，白天的太阳没见过，晚上的月亮也没见过。你快去叫他，免得耽误了时间，让我的怒火熄灭，把我这种正义的报仇仅仅变成了几句吓唬和诅咒。”

“我就去叫他，我的主人，”莱昂内拉说，“不过你得先把短剑交给我，免得我不在时你做出让所有爱你的人都痛哭一辈子的事情来。”

“你放心地去吧，莱昂内拉朋友，我不会那样做。”卡米拉说，“我不会为了维护我的名誉而做出古罗马烈女卢克雷蒂娅那样的事情来。她没有任何过失却自杀了，也没有先杀死那个造成她不幸的人。如果要我死，我会死的，不过我得报了仇才会去死，你快去吧。”

卡米拉再三乞求，莱昂内拉才出去了。她回来时，看见卡米拉正在自言自语：

“上帝保佑，我拒绝了洛塔里奥难道不是最正确的吗？我以前已经多次拒绝了他。我不能让他把我当作不正经的坏女人，不能让他心存不轨，我一定要教训他，我要让整个世界都知道，卡米拉不仅保持了对丈夫的忠贞，而且向敢于冒犯她的人报了仇。不过，即使这样，我觉得最好还是让安塞尔莫知道这些。当初他去村庄时，我已经在写给他的那封信里点到了这件事，我觉得他没有像我给他点明的那样设法弥补过失，大概是出于好心和诚心，不愿意也不能够相信，在他如此忠实的朋友心里会藏有损害他名誉的想法吧。若不是过了很多天之后，洛塔里奥竟公然无耻地赠送礼物，乱许愿，还流眼泪，我也不会相信这点。可我现在为什么要说这些呢？还需要什么解释吗？没有必要。这里要的就是报仇！让那个虚伪的人进来，过来吧，走到这儿，让他死，一

切就都结束了。我清清白白地属于我的丈夫，我也应该清清白白地离开他，若是我身上沾了这个世上最虚伪的朋友的肮脏血液，我的血液仍是完全纯洁的。”

说完，卡米拉拔出短剑，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步履狂乱，似乎已经有些精神失常，简直不像一个弱女子，倒像个持刀的凶犯。

安塞尔莫躲在壁毯后面，把一切都看在眼里。他对这一切都感到很意外，觉得他看到听到的这一切，已足以消除他的疑虑，他正要走出来拥抱妻子，向她做解释，突然看见莱昂内拉扯着洛塔里奥的手回来了，便止住了脚步。卡米拉一看到洛塔里奥，就用短剑在自己面前划了一条长长的横线，对洛塔里奥说：

“洛塔里奥，你注意听我说，如果你敢越过或踏上这条线，我马上就让手中的这把短剑刺进自己的胸膛。现在我要你回答我的话。首先，你告诉我，洛塔里奥，你是否认识我丈夫安塞尔莫，你觉得他怎么样。第二，你告诉我，你是否认识我。你不用慌，也不用考虑，我问你的这些问题并不难回答。”

洛塔里奥并不笨。卡米拉叫他设法让安塞尔莫藏进小房间的时候，他就意识到卡米拉想干什么了。现在，他机警而又适时地回答卡米拉的话，两人把假戏演得比真戏还真。洛塔里奥回答说：

“美丽的卡米拉，我没有想到，你叫我来是为了问我一些如此无关的事情。你这样做大概是为了拖延你对我的承诺吗。其实你早就开始拖延了，对于渴望已久的东西，得到它的希望越临近，人的心绪也就越慌乱。为了不让你说我避而不答你的问题，我告诉你，我认识你的丈夫安塞尔莫，我们从很小的时候就认识。对于我们之间的友谊，你了解得很清楚。我不想说这点。我认识你，我像他一样尊重你。如果不是为了心爱的你，我也不会违背真正友谊的神圣法则，做出我不应该做的事情。现在，为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爱情，我已经破坏践踏了这些法则。”

“既然你承认这些，”卡米拉说，“你就是所有真正值得爱的东西的死敌，你还有什么脸面，出现在我面前呢？你知道，我非常喜爱我，那你就该想想，你伤害他是多么没有道理。我真傻，你这样不安分，或许是你以为我有些轻浮吧！其实我并不是有意这样做的，而只是由于不在意。女人们觉得没有必要装模作样，除此之外，你说，你这个背信弃义的家伙，我对你的乞求什么时候表露过一丝让你得逞的希望？你那些甜言蜜语什么时候没有受到我的拒绝和严厉驳斥？你信誓旦旦，慷慨赠礼，我相信了吗，接受了吗？我觉得既然我回绝了你，也就断绝了你的痴心妄想，所以，我要惩罚自己，承担起你应当承担的罪责。

“为了让你看到我将无情地对待自己，对你就更得无情，我更要让你看看为我值得尊敬的丈夫的名誉受损而举行的祭奠。我的丈夫受到了你最大程度的蓄意伤害，也许是由于我不够谨慎，让你钻了空子，助长了你的罪恶企图，因而使他受到了我的伤害。我再说一遍，我怀疑由于我疏于防范才造成了你胡思乱想，并且为此而痛心疾首。我现在最想做的，就是亲手惩罚自己，因为如果由别人来惩罚，事情可能会泄露出去。不过在此之前，我要先杀死一个人，让他同我一齐死，以此实现我的复仇愿望。这样，无论到哪儿，都可以让人看到，正义已经对此进行了无私的惩罚，并且没有放过把我逼上如此绝路的人。”

说完，卡米拉拔出短剑，飞快地向洛塔里奥扑去，看样子是要把短剑插进洛塔里奥的胸膛。洛塔里奥一时难辨真假，只好奋力抵挡。卡米拉为了渲染气氛假戏真做。她看刺不中洛塔里奥，或者是她故意假装刺不中，就说：“如果命运不想全部满足我的正义愿望，至少它不能阻止我的愿望得到部分满足。”

她用力掰开洛塔里奥按住短剑的那只手，把剑锋向自己不伤害的左肩锁骨上方刺去，然后倒在地上，装出晕过去的样子。

莱昂内拉和洛塔里奥被这情景吓坏了。他们见卡米拉倒在地上，浑身是血，仍拿不定这是真的。洛塔里奥忙跑到卡米拉身边，拔出短剑。他见伤口不大，立刻消除了刚才的恐惧，心中再次佩服卡米拉办事精明、谨慎、周全。现在轮到他表演了。他趴在卡米拉身上，好像卡米拉真的死了似的，不停地咒骂自己，还咒骂害苦了他的人。他知道安塞尔莫正在听他说话，就一通胡言，让人听了觉得即使卡米拉死了，也不如他可怜。莱昂内拉把卡米拉抱起来，放到床上，求洛塔里奥赶紧找人来为卡米拉治伤。她还同洛塔里奥商量，万一安塞尔莫回来时卡米拉的伤还没好，该如何解释。洛塔里奥说随便怎么解释吧，他也不知怎样说才好，他只让莱昂内拉想办法为卡米拉止住血，他自己得躲到一个秘密的地方去。他装出非常伤感的样子走出房间，见四周无人，就不停地划十字，暗暗赞叹卡米拉的手碗和莱昂内拉逼真的表演。他还料想，安塞尔莫会把自己的妻子当成一个烈女，并且同他一起庆贺这场骗局和伪装得维妙维肖的事实真相。

莱昂内拉止住了女主人的血。光是这点血就足以让人们相信卡米拉了。莱昂内拉用葡萄酒清洗了一下伤口，凑合着把伤口包好。她一边忙着，一边嘴里还说着什么。卡米拉也说，她说自己是胆小鬼，没有足够的勇气自杀。她对自己的生命已经厌倦了。卡米拉还同莱昂内拉商量，是否应该将一切都告诉自己的丈夫。莱昂内拉说，还是不要对他讲为好，否则安塞尔莫肯定会去找洛塔里奥算帐，那么安塞尔莫本人也会有危险。一个好女人应该避免引起自己的丈夫参加殴斗。

卡米拉说她觉得莱昂内拉说得很对，她就这样办。不过，怎样向安塞尔莫解释这处伤呢？莱昂内拉说，她连开玩笑都不会编假话。

“可是妹妹啊，”卡米拉说，“我怎么知道该怎么编假话呢？最好还是把事情和盘托出吧，免得不能自圆其说。”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别着急，夫人，”莱昂内拉说，“今天晚上我再想想咱们该怎么说。伤口也许可以遮住，不让他看见。这个办法合情合理，老天会帮助咱们的。安静一下吧，我的夫人，别这样失魂落魄。其它的事情都交给我，交给上帝吧，上帝总是施恩于善良的愿望。”

安塞尔莫亲眼观看了这场断送了他的名誉的悲剧。演员们演得太逼真了，竟让安塞尔莫信以为真。他急于等到天黑，以便离家去找他的好朋友洛塔里奥，同他一起祝贺妻子的清白。

卡米拉和莱昂内拉故意让安塞尔莫有出门的机会。安塞尔莫赶紧去找洛塔里奥。对于安塞尔莫同自己的拥抱和喜悦，洛塔里奥都显得很不自在，没有一分高兴的样子，因为他知道安塞尔莫受的骗有多深，而自己对他的伤害又是多么不合天理。安塞尔莫看出洛塔里奥并不高兴，还以为他是因为卡米拉受了伤，而且是由于她受了伤才难过的，就劝洛塔里奥不要难过，卡米拉肯定伤得不重。安塞尔莫劝洛塔里奥与他共享欢乐，因为正是靠洛塔里奥帮忙，他才得到了渴望已久的幸福。以后，他只想以写诗赞美卡米拉，让以后几个世纪的人都记住她。

就这样，安塞尔莫成了上了当还最为得意的大傻瓜。是他亲自断送了自己的名誉。卡米拉碰到洛塔里奥时满心欢喜，脸上却故意显出气愤的样子。



## 第三十五章

### 唐·吉诃德大战红葡萄酒囊， 《无谓的猜疑》结束

故事还差一点儿没有结束，这时，桑乔忽然慌慌张张地从唐·吉诃德住的那个顶楼上跑了下来，大声喊道：

“大家快来啊！来帮帮我的主人吧，他正在进行一场最最激烈的战斗呢。感谢上帝，他一剑就把那个巨人的脑袋像砍萝卜似的整个砍下来了。”

“你说什么，兄弟？”神甫放下手中的书问道，“你发疯了吗，桑乔？那个巨人离这儿远着呢，你说的是什么魔鬼呀？”

这时只听顶楼上一声巨响，唐·吉诃德大声喊道：

“站住！你这个盗贼、恶棍、混蛋！我已经抓住你了，你的破刀也没用了！”

听声音好像是唐·吉诃德在奋力砍墙壁。桑乔说：

“你们倒是进去劝劝架呀，或者帮帮我的主人嘛。不过，也许不需要了，那个巨人肯定已经死了。我看见地上流了许多血，巨人被砍掉的脑袋滚在一旁，有大皮酒囊那么大呢。”

“我敢打赌，”店主说，“肯定是唐·吉诃德把他床边的红葡萄酒囊扎破了，流到地上的葡萄酒大概就是巨人的血吧。”

店主说着走进顶楼，大家也都跟了进去，只见唐·吉诃德穿着一身世界上最奇特的服装。他光穿着一件衬衣，前面能盖到大腿，后面比前面还短。他的两条腿特别长，还长满了汗毛。没有一块不长汗毛的地方。头上戴着店主那顶脏兮兮的红帽子，左臂上绕着桑乔最反感的被单，至于桑乔为什么对它反感，他自己当然知道。唐·吉诃德的右手持一把短剑，正挥舞着到处乱刺，嘴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里喃喃自语，似乎真是在同什么巨人搏斗。

好在唐·吉诃德的眼睛并没有睁开。他仍然是在做梦，做着梦同巨人作战。他急于完成自己的大业，所以梦见自己已经来到了米科米孔王国，正在同自己的敌人战斗。他对着酒囊刺了无数下，以为自己正在刺向巨人，结果满屋子都是葡萄酒。店主勃然大怒。他向唐·吉诃德冲去，攥紧拳头猛打。即使这么打，可怜的唐·吉诃德还是没有醒。直到后来理发师从井里弄来一大罐凉水，朝着唐·吉诃德从头到脚浇下去，唐·吉诃德才醒过来。不过，他还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成了这个样子。只有多罗特亚见唐·吉诃德穿得这么短又这么单薄，不好意思进来看这位游侠。

桑乔正在满地找巨人的脑袋，结果没有找到，就说：

“我知道，这间房子里所有的东西都中了魔法。上一次，我就是在这儿被人打了一顿老拳，却不知道是什么人打的，看不见任何人。这回，亲眼看到巨人的脑袋被砍掉了，血呼地一下从巨人的身体里涌出来，现在却找不到巨人那个脑袋了。”

“什么血，你这个蠢瓜！”店主说，“你没看到吗？笨蛋，血是从酒囊里流出来的红葡萄酒！”“这些我都不知道，”桑乔说，“我只知道若是找不到这个脑袋，我就会倒霉透顶，我就当不成伯爵。”

桑乔虽然醒着，却比唐·吉诃德睡着觉还糊涂，这大概是他主人的诺言造成的。

店主看到侍从糊涂，主人疯癫，简直气得要死。他发誓绝不能像上次那样，让他们不付钱就跑掉。这次他们别想赖帐，就连修补酒囊用的钱也得让他们掏。

神甫抓住唐·吉诃德的双手。唐·吉诃德以为自己已经大功告成，眼前站着的是米科米科娜公主。他就双腿跪了下来，说道：

“尊贵的公主，从今以后，您不用担心那个恶棍再对您作恶了。”

“难道我没说过吗？”桑乔听了说道，“我可没喝醉。你们看看，我的主人已经把那个巨人打跑了！我的伯爵称号也要到手了，真的！”

谁听了这两个人的胡话，都会忍不住要笑。大家都笑了，只有店主气得要发疯。最后，大家费了不少力气，才把唐·吉诃德弄到床上。唐·吉诃德看样子疲惫已极，倒头沉沉睡去。大家又到客店门口安慰桑乔，他正为找不到巨人的头而着急呢。不过，最主要的还是安慰店主。店主为突然弄破了这么多酒囊而气急败坏。客店主妇也大声喊道：

“这个破骑士到我们店里来，可算让我们倒霉透了，我这辈子也不想再见到他们了。他们让我们赔了多少钱！上次赔了一个晚上的晚饭、床铺、稻草和大麦。他们说自己是冒险骑士，所以什么钱也不用付，还说游侠骑士的规矩就是这样的。现在，还是为了他，又来了一位大人，拿走了我的尾巴，还回来的时候毛都秃了，我丈夫想用也没法用了。最可恶的就是弄破了我的酒囊，流了一地葡萄酒，我倒愿意这地上流的都是他的血呢。我发誓，他们不能少给一文钱，休想！否则我就不叫我自己的名字，就不是我的爸爸妈妈养的！”

客店主妇说得怒气冲冲，丑女仆又在一旁帮腔。她的女儿一声不吭。神甫一直在安慰她，说会赔偿她的损失，包括酒囊和葡萄酒，特别是那只贵重的尾巴。多罗特亚安慰桑乔说，只要他的主人真的砍掉了巨人的头，她肯定会把王国里最好的伯爵领地赏给他。

桑乔听了这话才放心了。他向公主发誓说，他的确看到了巨人的脑袋。说得更具体些，他看到巨人有一副直拖到腰部的胡子。如果巨人不见了，那肯定是魔法弄的。那间房子里的所有事都着了魔，上次就是这样。多罗特亚说她相信。她让桑乔别着急，一切都会如愿以偿。大家都安静下来了，神甫就想把书看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完，那本书已经看得差不多了。卡德尼奥、多罗特亚和其他所有人都请求神甫把书读完。神甫就接着把故事讲了下去。故事是这样说的：

且说安塞尔莫对卡米拉的品德很满意，过着无忧无虑的快乐日子。而卡米拉故意冷冷地对待洛塔里奥，为的是让安塞尔莫有一种错觉。为了更保险，卡米拉还让洛塔里奥请求以后不再来她家了，因为卡米拉见了他会生气。可是被蒙在鼓里的安塞尔莫坚决不同意。与此同时，莱昂内拉更大胆了，肆无忌惮地放纵自己，相信女主人会帮她掩盖。结果有一天晚上，安塞尔莫觉得莱昂内拉的房间里有脚步声，他想看看是谁，可是似乎有人在顶着门。他用力推开门闯进去，看到一个男人正从窗口跳到街上。他想赶紧追出去看看到底是谁。可是莱昂内拉紧紧抓住他不放，使他无法追赶。莱昂内拉说：

“别着急，我的主人，您别再追了。这是我的事，他是我丈夫。”

安塞尔莫不相信。他气昏了头，拔出短剑就要刺莱昂内拉，还说如果她不说实话就杀死她。莱昂内拉吓坏了，不知是怎么回事，就说：

“别杀我，我的主人，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您呢。”

“快说，”安塞尔莫说，“要不然你就死定了。”

“现在我可没法说出来，”莱昂内拉说，“我这会儿心慌意乱。让我明天早晨再告诉您吧，那时候您就会知道一件让您意外的事情。刚才从窗户跳出去的是本城的一个青年，他已经同意和我结婚了。”

安塞尔莫这才放下心来。他没想到这件事会与卡米拉有关，现在他对卡米拉的品行已经满意和放心了。他走出莱昂内拉的房间，把莱昂内拉锁在里面，对她说，如果她不把事情告诉他，就别想出来。

然后，安塞尔莫就去看望卡米拉，对她讲了刚才发生的事情，还说女仆要同他说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卡米拉怕得要死，她相信，莱昂内拉会把有关自己不忠的事情告诉安塞尔莫。卡米拉没有勇气等到第二天，当天晚上，她估计安塞尔莫已经睡着了，就把最贵重的首饰和一些钱收拾好，偷偷出了家门，去找洛塔里奥。她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洛塔里奥，求他或者把自己藏起来，或者两人一同逃走。

卡米拉这么一说，洛塔里奥也慌了神，不知怎么办。最后，他想到可以把卡米拉送到一个修道院去，他的一个姐妹在那儿当院长。卡米拉同意了。洛塔里奥把卡米拉火速送到了修道院，接着他自己也从城里悄悄地失踪了。

第二天早晨，安塞尔莫没有发现卡米拉不见了。但他急于知道莱昂内拉要告诉他的事情，起床后就到关莱昂内拉的房间去了。他打开门，走进房间，莱昂内拉也不见了，只见窗台上系着几条床单，莱昂内拉从那儿溜走了。他闷闷不乐地赶紧回来告诉卡米拉，可是到处都找不到卡米拉，他感到很奇怪。他向家里的佣人打听卡米拉到哪儿去了，可是大家都不知道。发现卡米拉的首饰盒都打开着，里面的大部分首饰都没有了，他才意识到出事了，而且问题不在莱昂内拉身上。于是他连衣服都来不及穿好，便忧心忡忡地去找洛塔里奥。可是洛塔里奥也找不到了。佣人告诉他，那天晚上，洛塔里奥就不见了，而且把所有的钱都带走了，大概是发疯了。更有甚者，安塞尔莫回到家里，发现家里的男女佣人都不见了，家徒四壁，只剩下他孤零零的一个人。

他不知道该怎么做，慢慢才明白过来。他发现自己没了妻子，没有了朋友，没有了佣人。他已经名誉扫地了。卡米拉这一走，他可以断定，她已经堕落了。他考虑了一会儿，决定到自己在乡间的朋友那儿去。当初这个悲剧发生时，他就是住在那儿的。他锁好家门，骑上马，迷迷糊糊地上了路。刚走到一半，他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心绪纷乱，只好下了马，把马拴在树上，在树旁躺下来，长吁短叹，一直呆到天快黑了。这时，他看见有人骑马从城里走来，便向他问好，然后问佛罗伦萨城里有什么消息。那人说道：

“城里出了新鲜的事。大家都在说，富翁安塞尔莫昨晚被老朋友洛塔里奥拐走了妻子卡米拉，安塞尔莫本人也不见了。这些都是卡米拉的一个女佣说的。昨天晚上，总督发现她用床单从安塞尔莫家的窗口溜了下来，把她逮住了。整个城市都因为这件事轰动了。这种事情发生在两个好朋友之间，简直令人难以想象。大家都说他们是‘朋友俩’。”

“那么，你知道洛塔里奥和卡米拉到哪儿去了吗？”安塞尔莫问。

“总督全力查找，都没能发现他们，我就更知道了。”那个城里人说。

“再见吧，大人。”安塞尔莫说。

“上帝与你同在。”城里人说完就走了。

这不幸的消息对安塞尔莫打击太大了，他快气疯了，也快气死了。他挣扎着站起来，到了朋友家。那位朋友还不知道他的事情，但一看他脸色蜡黄、心力憔悴的样子，就知道准是出了很严重的事。安塞尔莫请求让他躺下，并且要纸和笔。朋友按照他的吩咐做了，留下他躺在房间里。安塞尔莫把门关好，他感到了死亡的先兆，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要让人们知道自己突然死亡的原因。他开始留言，可是还没写完，就咽了气。

房子的主人见天已晚了，安塞尔莫却没叫他，就想进去看看怎么回事。只见安塞尔莫脸朝下趴在写字台上。写字台上有一张打开的便条，安塞尔莫手上还拿着一支笔。主人叫他，见他不回答，才发现他身体冰凉，已经死了。他看了纸条，认出这是安塞尔莫亲笔写的。纸条上这样写着：

一个固执无聊的念头使我早早地了此一生。如果我的死讯能够传到卡米拉的耳朵里，就告诉她，我原谅她，因为她没有义务创造出奇迹来，我也不曾希望她创造出奇迹来。我的耻辱是我自己制造的，没有理由……

第二天，安塞尔莫的朋友将他的死讯通知了他的亲属，他们已经知道了安塞尔莫的丢脸事。那位朋友还通知了卡米拉所在的修道院。卡米拉差点也一命呜呼，因为她听说洛塔里奥不见了。后来人们听说她虽然成了寡妇，可是既不愿意离开修道院，也不肯出家作修女。很多天后，有消息传来说，洛塔里奥对自己做的事后悔不迭，已经在—场战斗中阵亡，卡米拉才出了家，并且几天之后，在忧郁和悲伤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就是一场由荒谬引起的悲剧中几个人的结局。

“我觉得这还算一本好书，”神甫说，“不过我不能相信这是真事。而且作者也编得并不好，因为无法想象世界上有像安塞尔莫这样愚蠢的丈夫，竟付出如此大的代价去考验妻子。在丈夫和妻子之间，这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至于叙述的方式，我还算喜欢。”

## 第三十六章

### 客店里发生的其他奇事

这时，站在客店门口的店主说：

“又来了一队贵客。如果他们在这儿歇脚，咱们可就热闹了。”

“是什么人？”卡德尼奥问。

“四个人骑着马，”店主说，“手上拿着长矛和皮盾，头上都蒙着黑罩。还有一个穿白衣服的女人坐在马鞍上，脑袋上也戴着头罩。另外有两个步行的伙计。”

“他们已经走得很近了吗？”神甫问。

“太近了，马上就要到了。”店主回答。

听到这话，多罗特亚又把脸蒙上了，卡德尼奥也走进了唐·吉诃德的那个房间。店主说的那些人进来后，客店里被塞得满满的了。四个骑马的人下了马，都是一表人才。他们又去帮那个女人下马，其中一人张开双臂，把那女人抱了下来，放在一把椅子上。那个女人和那几个人始终都没有把头罩摘掉，也不说一句话。只有那个女人在椅子上坐下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把胳膊垂了下来，就像得了重病的病人。两个伙计把马牵到马厩去了。

神甫很想知道这些如此装束、一言不发的人是什么人。于是他跟着两个伙计，向其中一人打听。那人回答说：

“天啊，大人，我可真不知道。我只知道他们显得很有身份，特别是把女人从马上抱下来的那个人地位最高，其他人都对他很尊敬，完全按照他的吩咐行事。”

“那女人是谁？”神甫又问。

“这我也没法告诉你，”那个伙计说，“一路上我都没有看到



过她的面孔。不过，我听到她不停地叹气，每叹一次气都仿佛要死过去似的。我们只知道这些。因为我们是在路上碰到了他们，他们连求带劝，要我们陪他们到安达卢西亚去，答应给我们很高的报酬。”

“你听说他们叫什么名字吗？”神甫问。

“一点儿也没听到。”那个伙计说，“因为大家走路都不说话。这可真奇怪了，只能听到那个可怜女人唉声叹气，我们都觉得她挺可怜。我们猜她一定是被迫到某个地方去。从装束上可以看出她是个修女，或者要当修女了，这是肯定的。很可能她心里不愿意，所以很伤心。”

“都有可能。”神甫说。

神甫离开伙计，回到多罗特亚那儿，多罗特亚听到那蒙面女人叹息，非常同情她。她来到那女人身边，对她说：

“您哪儿不舒服，夫人？如果是女人常得的病，而我能帮你的话，我很愿意为您效劳。”

可是可怜的女人仍然不开口。尽管多罗特亚一再表示愿意帮忙，那女人还是沉默不语。随后，来了一位蒙面男人，也就是伙计说的那个发号施令的人。他对多罗特亚说：

“你不必费心了，她不知感激。她嘴里除了谎言，没有别的。”

“我从来不说谎，”那女人直到这时才开了口，“相反，正因为我真心实意，才到今天的境地。你自己明白，正因为我真诚，你才虚伪和狡诈。”

这些话卡德尼奥听得一清二楚。他就在唐·吉诃德的房间里，与那女人只有一门之隔。他大声说道：

“上帝保佑！我听见什么了？我听到的是谁的声音？”

那个女人听见声音回过头来却没看到人。她吓坏了，站起来就跑。那个男人看见了，一把抓住她，使她动弹不得。那女人在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慌乱中弄掉了盖在头上的绸子，露出了自己的脸，虽然苍白和不安，却美丽无比。她的眼睛迅速地四周张望，神态惊慌。那副表情让所有的人都觉得她很可怜。那个男人从背后紧紧抓着她，自己头上的头罩都要掉了，也顾不上去扶一下。多罗特亚正搂着那女人，她抬头一看，发现把她同那女人一齐抱住的人竟是自己的丈夫费尔南多。多罗特亚刚一认出他来，长长地哀叹一声，脑袋一阵晕眩，仰面向后倒去。若不是旁边的理发师及时抓住她的胳膊，她就会摔倒在地了。

神甫立刻站起来拿掉多罗特亚的头罩，往她脸上喷水。神甫刚一拿掉多罗特亚的头罩，费尔南多就认出了她，差点儿被吓死。他呆住了，但仍然紧紧抓着那个女人的手。而在费尔南多怀里挣扎的女人正是卢辛达。她已经听见了卡德尼奥的喊声，卡德尼奥现在也认出了她。卡德尼奥刚才听到多罗特亚的那声哀叹，以为是卢辛达，便慌忙跑出了房间。他首先看到费尔南多正抱着卢辛达。费尔南多也马上认出了卡德尼奥。他们几个人面面相觑，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大家都默不作声地互相看着。多罗特亚看着费尔南多，费尔南多看着卡德尼奥，卡德尼奥看着卢辛达，卢辛达又看着卡德尼奥。首先打破沉默的是卢辛达。她对费尔南多说：

“放开我，费尔南多大人，请你自重，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你看到了，老天通过我们看不见的神奇途径，又把我真正的丈夫送到了我面前。你费尽若心，现在也该明白了，只有死亡才足以把他从我的记忆里抹掉。结束我的生命吧。如果我能在我的心爱的丈夫面前献出我的生命，我也没有遗憾。也许我的死能够证明我对丈夫的忠诚。”

多罗特亚一直在听卢辛达说话。现在她才明白眼前这个人到底是谁。她见费尔南多还抓着卢辛达不松手，对卢辛达的话也置之不理，就全力挣脱出来，跪在费尔南多脚下，流着泪说道：

“我的大人，如果你还能看得清，你就该看见，跪在你面前的是不幸的多罗特亚。如果你不给她幸福，她就不会幸福。我就是那个卑微的农家女子。你曾爱上我让我做你的妻子。我过去养在家中，无忧无虑，直到后来，在你的追求下，向你敞开了我贞洁的大门，以身相许，你却忘恩负义。我来到这个地方，落到这种地步，实在是迫不得已。你当初想娶我，现在你虽然不再想这样，但也不可能不属于我了。”

“看一看吧，我的大人，我对你的真心实意难道不值得珍惜吗？你不能属于美丽的卢辛达，你是我的；她也不能属于你，她是卡德尼奥的。你大献殷勤，使我放松了自己；你百般乞求，得到了我的童身；你十分清楚，我是如何委身于你的。你没有理由说自己是受了欺骗。即使你不再爱我了，我仍是你真正的合法妻子，你至少还得爱我，把我当女奴接纳。我只有成为你的妻子，才会有幸福。”

“你不要抛弃我，让我被人羞辱。你不要害得我父母无脸见人，他们一直忠心为你服务，是你的好臣民，你不该这样对待他们。总之一句话，大人，我最后要对你说的就是：不管你愿意与否，我都是你的妻子。这有你的话为证。如果这些都不算数，你的良心会永远地惩罚你，使你没有欢乐。”

可怜的多罗特亚声泪俱下的陈述，使所有在场的人都为之动容。费尔南多却一言不发。多罗特亚说完后不禁大声痛哭，心肠再硬的人也不会无动于衷。卢辛达也一直在看着多罗特亚，既对她的不幸深表同情，又为她的机敏和美貌而惊讶。卢辛达想过去安慰多罗特亚几句话，可是费尔南多依然抓着她的胳膊，使她不能动弹。费尔南多内心也充满不安和恐惧。他一直盯着多罗特亚，过了很长时间，终于放开了卢辛达，说道：

“你赢了，美丽的多罗特亚，你赢了。你这种真情是无法抗拒的。”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费尔南多一放开手，卢辛达差点儿就倒在地上。幸亏卡德尼奥就在旁边，他一直站在费尔南多身后，不愿意让他认出自己来。这时卡德尼奥不顾一切地冲过来扶住了卢辛达，抓住她的胳膊，对她说：

“老天若有情，会让你得到安宁的，我坚贞美丽的夫人。你在我的怀里会感到安全的。你曾投身于我的怀抱，是命运让你成为我的妻子。”

听到这话，卢辛达把目光投到卡德尼奥身上。她先是从声音上认出了卡德尼奥，又看清确实是他，便忘情地搂住了卡德尼奥的脖子，把自己的脸贴在卡德尼奥的脸上，对他说：

“是你，我亲爱的人，即使危险重重，你永远是我的主人。”

费尔南多看到这场景怔住了。多罗特亚觉得费尔南多脸上已经失去了血色，她看见费尔南多伸手去抽短剑，看样子是要跟卡德尼奥拼命，便赶紧抱住费尔南多的双膝，让他的腿动弹不得，而且不停地流着泪说：

“我的心上人呀，在这个意想不到的时刻，你究竟想干什么？你的妻子就在你的脚下，而你想强占的那个女人正在她丈夫的怀里。你想打破老天的安排，可能不可能呢？看在上帝份上，我哀求你；看到你自己的身份上，我乞求你；现在事情已经真相大白，你不仅不该怒从心头起，相反倒应该高兴，让这一对有情人顺利地结成眷属，这样才能显示出你高贵的宽广胸怀，让大家看到你的理智战胜了欲望。”

在多罗特亚说话的时候，卡德尼奥虽然双手搂着卢辛达，眼睛却一直没有离开费尔南多。如果费尔南多有什么举动，他一定会奋起自卫，竭尽全力反击，即使死去也在所不惜。不过这时候，费尔南多的朋友们、神甫和理发师都赶来了，连老好人桑乔也来了。大家围着费尔南多，请求他怜惜多罗特亚，不要辜负了她。让他想想，大家这个地方意外地相逢，不是偶然的，而是老

天的刻意安排。神甫还提醒说，在事情已经无可挽回的情况下，克制自己，表现出宽广的胸怀，诚心诚意地祝福他们，才算是勇气。只要他把自己的眼光放在美丽的多罗特亚身上，就会发现很少有人或者根本没有人可以与她媲美，况且多罗特亚爱他是一片赤诚。更重要的是，如果他还自认为是个男子汉，就必须履行自己的诺言。

费尔南多毕竟是个贵族，胸怀宽广，听了大家这番话，他的心软了下来，只得面对现实，服从大家的好言相劝，蹲下身来抱住多罗特亚，对她说：

“站起来吧，我的夫人，让我的宝贝跪在我的脚下太不合理。大概是老天见你忠实地热爱我，才有意让我知道应当如何珍视你。我请求你不要责备我的过错。如果你转过头去，看看卢辛达那双快乐的眼睛，就可从那双眼睛里看到她已经原谅了我的所有过错。她已经得到了她所爱的人，我也从你这儿得到了我的爱。她可以放心地同她的卡德尼奥天长地久，我也会乞求老天让我同我的多罗特亚生活在一起。”

说完，费尔南多又抱住了多罗特亚，把自己的脸深情地贴到她脸上，极力不让自己的眼泪泄露他无可置疑的爱怜与悔恨。大家热泪盈眶，有的人为自己高兴，有的人为别人高兴。桑乔也哭了，不过他哭是因为他这才知道，多罗特亚并不是什么米科米科娜公主，他本来指望从她那儿得到很多赏赐呢。

多罗特亚讲完后，费尔南多接着讲了他发现卢辛达怀里有张纸条，费尔南多说他想杀了卢辛达，若不是她父母阻止，他真会这样做。后来，他既沮丧又羞愧地离开了家，决心找个更合适的机会报复。第二天，他得知卢辛达已经离开了父母家，去向不明。几个月后，他听说卢辛达在一个修道院里。费尔南多就找了那三个人陪同他来到了修道院，发现卢辛达正在回廊里同一个修女说话。他不容分说，就把卢辛达抢走了。卢辛达发现自己到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

费尔南多手里，顿时晕死过去，醒来后，也只是边哭边哀叹，一句话也不说。就这样，他们由沉默和眼泪伴随着来到了这个客店。算是老天开眼，所有不幸都在这里结束了。

## 第三十七章

### 美丽公主米科米科娜的故事及其他趣闻

这些话桑乔全听到了，他见美丽的米科米科娜公主成了多罗特亚，巨人变成了费尔南多，那么他所希望的伯爵称号也成了泡影，心里不免隐隐作痛。可是他的主人却正睡得香，什么都不知道。此时，多罗特亚仍在怀疑自己的幸福是不是真实。卡德尼奥和卢辛达同样如此。费尔南多则感谢老天，把他从迷途中解救了出来。总之，客店里的所有人都为这件棘手的事情的美满结局而高兴。不过，最高兴的是客店主妇，因为卡德尼奥和神甫已经赔偿所有的损失和财物。

只有桑乔显得很难过，很不幸，很伤心。他沉着脸来到唐·吉诃德的房间。唐·吉诃德刚睡醒。桑乔对他说：

“哭丧着脸的大人，您完全可以任意睡下去，不用再操心去杀什么巨人，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我觉得这很好，”唐·吉诃德说，“我刚才同那个巨人进行了殊死搏斗。我一个反手就把他的头砍落在地，流的血就像水一样在地上流淌。”

“您最好说像红葡萄酒一样流淌，”桑乔说，“如果您不知道，我告诉您，那个死了的巨人是个大酒囊，血是酒囊里的红葡萄酒，被砍掉的头呢……见鬼去吧。”

“你说什么？你疯了？”唐·吉诃德问，“你头脑清醒吗？”

“您起来吧，”桑乔说，“看看您做的好事吧，咱们还得赔老板的钱呢。您还会看到，女王变成了普通女子，名叫多罗特亚。还有其他一些事情哩。您知道后准会惊奇。”

“可是我被人用被单扔却是真的，”桑乔说，“并不是受魔法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控制，那是千真万确的事情。我看见了店主，当时他抓住被单的一角，既开心又用力地把我往天上扔，虽然我头脑简单，是个笨蛋，可我还是认出了他，肯定没有什么魔法，有的只是倒霉。”

“那好，上帝会安抚你的，”唐·吉诃德说，“你把衣服给我，我出去看看你所说的那些事情和变化。”

桑乔把衣服递给他。这边唐·吉诃德穿衣服，那边神甫则向大家讲述唐·吉诃德如何抽疯，他们又是如何设计把他从“卑岩”弄回来的，当时唐·吉诃德正胡想自己受到了夫人的藐视。神甫把桑乔告诉他的那些事几乎全讲了，大家听后又惊讶又好笑，一致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奇怪的疯颠。神甫还说，多罗特亚这件从天而降的好事，打乱了他的计划，因此还得再想个办法，把唐·吉诃德弄回老家去。卡德尼奥愿意把这件事继续下去，让卢辛达来扮演多罗特亚原来扮演的角色。

“不必这样，”费尔南多说，“还是让多罗特亚继续扮演下去。如果这位骑士的家乡离这儿不远，我愿意想办法治好他的病。”

“离这儿不过两天的路程。”

“即使再远的路，我也愿意去，做点好事么。”

这时候，唐·吉诃德全副武装地出来了。他头上戴着那个瘪的曼布里诺的头盔，手持皮盾，胳膊还夹着那根权当长矛的棍子。唐·吉诃德的样子让所有的人吃惊。他的脸拉得很长，又黄又干，身上的披挂也是各式不一，但神态矜持。大家都没有吱声，看他想说什么。唐·吉诃德看着美丽的多罗特亚，极其严肃而又平静地说：

“美丽的公主，我已经从我的侍从那儿得知，您的尊贵地位已经没有了，您从过去的女王和公主变成了普通少女。如果这是您的会巫术的父亲的旨意，怕我不能给您帮助才这样做，那么我说，他对于骑士小说都是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如果他像我一样认真阅读骑士小说，就会发现，一些名气比我小得多的骑士，



没费什么气力就杀死了某个巨人，不管那个巨人有多么高傲，从而完成了艰巨的事情。我没费什么时间就把巨人……我不说了，免得你们说我吹牛。不过，时间会揭示一切。”

“您看看，您刺破的是两个酒囊，而不是巨人。”店主这时说道。

费尔南多让店主住嘴，无论如何别打断唐·吉诃德的话。唐·吉诃德接着说道：

“总之，失去了地位的尊贵公主，如果您的父亲是因为我说的那个原因而改变了您的身份，您不必往心里去。在任何危险面前我都会化险为夷。用不了几天，我就会用这把剑把您的敌人的头砍落在地，把王冠戴到您头上。”

唐·吉诃德不再说话，等待公主的回答。多罗特亚心里明白，费尔南多已经决定把这场戏演下去，直到把唐·吉诃德带回他的家乡，于是就机敏而又一本正经地回答道：

“勇敢的骑士，我确实交了点好运，可我还是以前的我，而且我还要依靠您战无不胜的臂膀力量。所以，我的大人，请您相信我的父亲，他精明而又谨慎。我认为，如果不是由于大人您，我决不会遇到今天这样的好事。现在剩下的事情就是咱们明天继续赶路，今天的时间不多了。至于其他的事，就全仰仗上帝和英勇的您了。”

机灵的多罗特亚刚说完，唐·吉诃德就把头转向桑乔，满面怒容地说道：

“现在我告诉你，你这个臭桑乔，你是世界上最愚蠢的笨蛋！你刚才不是对我说，这位公主已经变成了叫多罗特亚的少女吗？你不是说我砍下的那个巨人的脑袋是臭酒囊吗？你还胡说八道了一通，把我都弄糊涂了，我还从来没这么糊涂过呢。我发誓，”唐·吉诃德咬牙切齿地仰天说道，“我要好好地教训教训你，让所有敢撒谎的侍从都长点记性！”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您息怒，我的大人，”桑乔说，“就算有些我说错了，可巨人脑袋的事，那些被扎破的酒囊，还有那些血是葡萄酒，我都没讲错。那些破酒囊就在您床边，屋里的红葡萄酒也流成河了。您若不信，看看就知道了。我的意思是说，等店主让您赔钱您就知道了。至于女王的身份没有变，我打心眼里感到高兴。”

“现在我告诉你，桑乔，”唐·吉诃德说，“你是个笨蛋，对不起，完了。”“行了，”费尔南多说，“别再说这些了。公主说明天再走，就这么办吧。今天晚上，咱们好好聊一夜，明天陪同唐·吉诃德大人一起赶路，我们也想好好地看看这位英雄呢？”

“是我为大家效劳，陪同大家赶路。”唐·吉诃德说，“感谢大家对我的关照。我一定要做到名符其实，即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辞。”

唐·吉诃德和费尔南多彼此又说了一番客气话。这时有个旅客走进来，大家一下子安静下来。从装束上看，那个人是刚从摩尔人那边来的。他胸前挂着一把摩尔刀，他身后跟着一个摩尔装束的女人。那女人骑在驴上，一块头巾包住了整个脑袋，把脸也遮住了。她头上还戴着一顶锦缎帽子，从肩膀到脚罩着一件摩尔式长袍。那男人有四十多岁的样子，脸黑黑的，长长的胡子梳理得井井有条。总之，看他的穿戴，就像是一个有钱人。他一进客店，就要一个房间。当他得知已经没有房间的时候，显得极不快。他走到那个女人身旁，把她从驴背上抱了下来。多罗特亚、客店主妇和她的女儿，还有女仆，从没见过摩尔女人的装束，觉得很新鲜，就围了过来。多罗特亚总是那么和蔼、谦恭，她发现那个女人也很懊丧，就对那女人说：

“别着急，我的夫人，这里虽然不太好，但客店就是这个样子。也许您愿意同我们住在一起，”多罗特亚说着指了指卢辛达，“这条路上的其他客店恐怕还不如这儿呢。”

蒙面女人一言不发，只是站了起来，两手交叉在胸前，低着

头，深深一躬表示谢意。大家见她不说话，料想是摩尔人不会讲西班牙语。

这时，那个男人过来了，他刚才一直在忙别的事情。他见她们围着与自己同行的那个女人，而她却不开口，就说：

“夫人们，她几乎不懂我们的语言，她只能讲她家乡的语言，所以问她话她也回答不了。”

“我们什么也没问，”卢辛达说，“我们只是请她今晚与我们同住。我们在我们的房间里给腾个地方，这样她可以更方便些。”

“非常感谢，我的夫人。”那个男人说，“您这样热情地帮助我们，您一定是个善良的人。”

“请告诉我，大人，”多罗特亚说，“她是信基督教的人还是摩尔人？她这身打扮，而且始终不说话，让我们以为她是摩尔人，但是不喜欢摩尔人。”

“装束和人是摩尔人，不过她的灵魂是信基督教的。她特别想做基督教徒。”

大家都很想知道摩尔女人和这个男人到底是什么人。不过谁也不好直接问，而且他们最希望的是休息，而不是人们打听他们的生活。多罗特亚拉起那女人的手，让她坐在自己身边，并请她摘掉头上的面罩。那女人把面罩摘了下来，露出一张美丽的脸，多罗特亚觉得比卢辛达还俏丽，卢辛达觉得比多罗特亚还娇媚。在场的人都承认，如果说有谁的脸比多罗特亚和卢辛达的脸还漂亮，那么只有这个摩尔女人了。美貌历来都得宠，它能打动人心，赢得好感，所以大家都愿意为摩尔女人尽心效力，殷勤备至。

费尔南多问那男人，摩尔女人叫什么名字。男人说叫莱拉·索赖达。摩尔女人听见了，知道费尔南多问的是什么，急忙嗔怪地说：

“不，不是索赖达，是玛丽亚，玛丽亚。”她说得很急切。她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说的这句话以及说话时的样子，让在场的几个人特别是女人们，流下了眼泪。

卢辛达非常亲热地抱住她，对她说：

“是的，是的，玛丽亚，玛丽亚。”

摩尔女人说：

“是的，是的，玛丽亚！”

这时夜幕降临。店主见来人又多又有钱，精心准备了一顿他最拿手的晚饭。客店里没有圆桌，也没有方桌，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大家围坐在一条长桌前，大家都要把桌首的位置让给了唐·吉诃德，尽管他尽力推辞，他觉得自己是米科米科娜公主的守护者，应该坐在她旁边。依次下去是卢辛达和索赖达。她们的对面是费尔南多和卡德尼奥，接着是那个摩尔男人和其他男人，神甫和理发师坐到了女人们的一侧。晚餐吃得兴致勃勃，后来唐·吉诃德又像那次同牧羊人吃饭那样，一时兴起，饭都不吃就滔滔不绝地说起来，大家的兴致更浓了。唐·吉诃德说：

“只要你们稍稍留心，诸位大人，就会看到游侠骑士所从事的事业是空前伟大的。假如现在有人从这座城堡的大门进来，看见了我们，哪里想象得到我们的身份呢？他怎么会知道坐在我身旁的这位女子竟然是大名鼎鼎的女王，而我就是人们到处传颂的哭丧着脸的骑士呢？”

“毫无疑问，这项事业胜过人们从事的所有行业。它越是遇到危险，越是受到人们的尊重。如果有人说舞文弄墨比舞刀弄枪好，就让他滚开吧，那是信口胡言。他们的理由就是脑力劳动比体力劳动辛苦，舞刀弄枪需要使用体力，就像臭苦力干活那样，只要有力气就行了，这样说就好像我们从事的事业不包括防御似的，而防御需要很高的智力；一个率领军队或防守城市的斗士需要智慧，是脑力和体力的结合。

“你们想想，要揣测了解敌人的意图和计谋，要估计存在和

潜在的困难，避免损失，光靠体力能做到吗？这全是动脑子的事情，与体力根本无关。咱们不妨看看，文武相比，哪一项最辛苦。不过，这要看每个人追求的目的和结局。追求的目标越高尚，就越应该受到尊重。”

就这样，唐·吉诃德口若悬河，侃侃而谈，听他讲话的那些人谁也不能把他看成是疯子，相反，都听得津津有味。唐·吉诃德接着说：

“我认为文人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贫穷，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文人都穷，我只是特意说绝对些。我觉得受穷就是一种不幸，因为穷人从来不会顺心。他们贫穷，就会挨饿、受冻或缺衣少穿。不过尽管如此，他们并不是没有吃的，只是不能按时吃，或者吃些富人的残羹剩饭。其他一些琐事，我就不提了。譬如说他们缺衣少鞋，衣服单薄，如果有幸吃顿好饭就狠吃猛塞。

“他们这样艰辛地生活着，他们在这里摔倒了，爬起来，再摔倒，一直到达他们的目的。我们看到过很多这种情况，他们辛辛苦苦，一旦达到目标，时来运转，开始统治世界，饥肠辘辘变成了脑满肠肥，忍寒受冻变成了怡然自得，缺衣少穿变成了穿着阔绰，铺席而眠变成了铺绫盖缎。这就是他们辛苦劳累的报酬。不过他们付出的代价如果与战士们相比，就差得太远了。下面我再继续讲。”

## 第三十八章

### 唐·吉诃德妙论文武之道

唐·吉诃德接着说：

“我们刚才谈到了文人学士的清苦和他们这方面的其它情况，我们再来看看士兵。我们可以看到，没有人比士兵更清苦了。他们只有菲薄的军饷，而且这军饷有时还拖欠。有的靠动手去抢，可这就得丧失性命和良心。有时候衣服都没有，一件破了洞的上衣既当礼服，又当衬衫。严冬就在野外露宿，靠嘴里的哈气御寒。他们等啊等，想等到天黑在床上暖和暖和，可是大地就是床，没什么暖和。

“有一天，战斗来临了，他们可能会受伤，即使没受伤，安然无恙，他们还是一贫如洗，然后又得一次次地战斗，即使他们每次都打了胜仗，也得不到什么好处。

“诸位大人，你们是否发现，为打战而受奖的人要比战死的人少得多？这是无法相比的，因为死者不计其数，而得奖的人不过三位数。但文人的情况就好得多，他们至少还能维持生计。战士们付出的代价大，可是得到的奖励却很少。据说，奖励两千个文人要比奖励三万个士兵容易得多，因为奖励前者，只需给他们一个职位就行了，而要奖励后者，只能靠财力。咱们暂且不谈这些，这是个难以解开的谜团，还是谈谈武装与文治的重要性吧。文士们认为，没有文治，武装就不可能生存，因为战争的法则是由文士完成的，法则受到文化和文人的制约。

“可武官对此的回答是，如果没有武装力量的支持，法则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因为保卫国家、维护王国、保护城市、保证道路交通、清除海盗，这一切都离不开武装力量。谁付出的代价越

多就越重要，就越应该受到重视，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而且，谁要想成为好战士，还随时都有丧失生命的危险。

“文人面临的危险和清苦怎能和战士相比呢？战士们被围困，知道敌人正在向他所在的地方挖坑道，可他不能离开，也不能逃避。他只能把发生的情况向班长报告，以便采取对策，可他自己只能留在那里，不知什么时候会突然死去。如果这个危险还不算大，我们不妨看看两只军舰在辽阔的大海上对撞。两只船碰撞在一起，尽管战士们看到敌方舰上的枪炮离自己的身体仅有一支长矛的距离，正像死神一样威胁着自己的生命，但他们仍然勇猛向前，迎着枪弹，向敌军冲杀。更令人钦佩的是，一个人刚刚倒下去，另一个人立刻补充了他。如果这个人也掉进海里，后面一个又一个的人紧接着冲上去，英勇赴死。这是所有战争中最壮观的情景。

“不过还是听天由命吧，即使我面临的危险比过去的所有游侠骑士面临的危险还要大，我也会奋不顾身地去做我应做的事，我还是会受到比他们更多的尊重。”

唐·吉诃德谈得来劲，其他吃饭的人也忘了吃饭。倒是桑乔几次催大家吃饭，说吃完饭，大家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在场的人忽然对唐·吉诃德添了几分同情之心。看起来唐·吉诃德的思路很清楚，而且有智慧，可一说起骑士的事情就简直不可救药了。神甫说唐·吉诃德为武士们的辩解很有道理。他自己虽然属于文职人员，也同意他的看法。

吃完晚饭，撤去了桌子，客店主妇、她的女儿和丑女仆就去收拾唐·吉诃德的那间顶楼。他们决定那间房子当晚给所有女人住。费尔南多让摩尔男人讲讲他的生活经历。看他陪索赖达来时的那个样子，他的经历一定很曲折。男人说很愿意听从费尔南多的吩咐，只是怕自己讲得不像他们希望的那么有趣。尽管如此，他还是遵命，以后会讲的。神甫和其他人表示感谢，并再次请求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

他现在就讲。俘虏见大家请求他说，说不用求，只要吩咐就行。

“既然这样，你们诸位就注意听。这是真事，那些精心编造的故事也许还不如它好听呢。”

他让大家坐好，别再说话了。他见大家不再吱声，等着他讲，就开始以平和的语调讲起来。



## 第三十九章

### 俘虏叙述其身世及经历

“我的老家在莱昂山区的一个地方。我的家族门第挺高贵，而且在那些小村镇里，我父亲也算有钱。如果父亲能好好过日子，而不是把家里的财产都乱花掉，他真的会成为一个富人。他这个大手大脚的习惯，是在他年轻时当兵的那几年里形成的。军队使人由小气变成大方，由大方变成挥霍无度。如果谁显得寒酸，就会被鄙视。

“我的父亲渐渐地挥霍无度。这对一个已经结婚、有了孩子的人来说，是极为不利的。我父亲有三个孩子，都是男孩，而且后来都到了结婚的年龄。据他自己说，他见自己挥霍无度，又无法改掉，实际就是剥夺自己的财产。于是有一天，他把三个孩子叫到自己的房间，说了一番话。他说：

“‘孩子们，我要说我爱你们，从现在起我要像个亲爹的样子，而不像个后爹似的毁了你们，我想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我已经考虑了很久，现在已经考虑好了。你们已经到了自立的年龄，我要把我的财产分成四部分，你们每人一份，平均一样多。还有一份我留下维持生活用。不过我给你们指出几条路，希望你们每个人拿到自己的那份财产后，能够选择其中的一条。在我们西班牙有句老话，我觉得说得很实在，这句话就是：教会、海洋或王宫。意思就是说：要想富贵，或入教会，或海上经商，或进王宫服侍国王。俗话说，国王的残羹胜过领主的佳肴。我希望你们其中一人从文，另一人经商，还有一个人为国王打仗。虽然战争不能给人带来很多财富，却可以使人名闻天下。八天之内，我把你们每人分得的钱全部给你们，一分也不会少，你们到时候就知道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了。你们现在告诉我，你们愿意听从我的劝告吗？’

“我是老大，父亲让我先说。我说家产不要分了，他愿意怎么花就怎么花。我们都长大了，可以自己挣钱。最后，我说我会听从他的意志，我选择从军，为上帝和国王效忠。我的大弟弟愿意听从父亲的话，他选择的是带着他那份财产到美洲去。小弟弟选择的是从事教会职业，或者到萨拉曼卡去完成他的学业。我觉得小弟弟最聪明。

“我们刚一说完，父亲就热烈拥抱了我们，并且在八天后，把他说的事情全做到了，给了我们每人一份钱。

“最后，我们告别了父亲和刚才提到的那个叔叔。大家都非常伤感相拥哭泣。父亲和叔叔叮嘱我们，只要有条件，就要互通消息。我们答应了。父亲和叔叔拥抱了我们，为我们祝福。然后，我们一人去了萨拉曼卡，另一人去了塞维利亚，我去的是阿利坎特，在那儿我听说有条船要装运羊毛去热那亚。

“我这一离开父亲就是二十二年。我虽然在这期间给他写过几封信，却再也没有得到他们的消息。”

然后，他又详细地说起了他在各地作战的情况，最后他说起在战斗中结识的一个叫唐佩德罗·德阿吉拉尔的人，他说：“他是堡垒的旗手，是个很重要又很机灵的战士，而且特别擅长作诗。他曾写过两首十四行诗。我完全可以把这两首诗念出来，我已经把它们背下来了。我相信你们会喜欢这两首诗。”

当这个男人提到唐佩德罗·德阿吉拉尔这个名字时，费尔南多看了他的几个同伴一眼，三个人都会意地笑了一下。提到十四行诗时，其中一人说：

“您先别往下说了，我请求您告诉我，您提到的那位唐佩德罗·德阿吉拉尔后来怎么样了。”

“我所知道的是，”男人回答说，“他在君士坦丁堡待了两年，后来逃走了。我不知道他是否获得了自由。不过我觉得他已经获

得了自由。”

“他的确获得了自由。”那个人说，“那个唐佩德罗是我兄弟，现在就在我们家乡，生活得既快乐又富裕，已经结了婚，有三个孩子。”

“这全靠上帝恩赐，”俘虏说，“依我看，世界上再没有比重新获得自由更令人高兴的事情了。”

“而且，”那个人说，“我还知道我兄弟做的那两首十四行诗。”

“那就请您念念吧，”摩尔男人说，“您肯定比我记得准确。”

“好，”那人说，“先来看他的第一首吧。”

## 第四十章

### 俘虏继续大谈其经历

幸福的灵魂，声名卓著，  
已经脱离冥府，  
从地下九泉  
升腾至天堂。

你们壮怀激烈，热情满腹，  
奋力拼搏，驰骋沙场，  
以自己的鲜血  
染红了邻海疆土。

名誉重于生命，  
虽败犹荣，  
精疲力竭身先故。

墙垒前的炮火中，  
勇士献生，赢得  
英名今世，流芳千古。

“我记得这首诗正是这样的。”俘虏说。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人说，“还有一首是这样写的：

荒寂的土地上，  
铺洒着这样的土壤，  
三千勇士的灵魂  
轻灵飞升天堂。

你们曾以坚强的臂膀，

在这里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  
寡不敌众，力不可挡，  
最终战死沙场。

就在这块土地上，  
古往今来，  
令人遗恨四方。

它的胸膛坚实  
亦无法支撑勇士的身躯，  
英魂升空天晴朗。”

大家觉得这两首诗都感人至深，而那人更为得到了伙伴的消息而高兴。然后，他接着讲道：

“我作为一个俘虏被分给了阿桑·阿加，他是一个水手，后来变得很富裕，而且成了国王。我跟他到了阿尔及尔，心里很高兴，觉得这回离西班牙更近了。我想在阿尔及尔想想办法逃走，得到自由。我从来没有放弃得到自由的希望，从不自暴自弃，而是寻求新的希望，哪怕是很渺茫的希望。

“我被关在土耳其人称作‘囚牢’的牢房里打发时光。囚牢里关的是西班牙俘虏。

“在我们牢房的院子上方，有一个摩尔权贵家的一排窗户，窗户很小而且捂得严严实实。有一天，我和另外三个伙伴一起在平台上消磨时间。忽然我抬起头，发现从窗户里伸出一根竹竿，竹竿上还拴着一块麻布。竹竿来回摆动，仿佛在让我们过去拿住它。我们之中的一个人走到竹竿下面，看拿竹竿的人是否会松手。可是他一过去，竹竿就抬了起来，并且左右摆动，似乎是在摇头说‘不’。

“这个人回来了，竹竿又垂下来，像原来那样晃动。我的另一个伙伴也过去了，但也一样。第三个伙伴过去了，还是那样。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也不想放弃这个碰运气的机会，就走到竹竿下面，竹竿落到我脚旁。我随手解开了麻布。麻布里面有十个西亚尼，这是一种金币，每个值我们的十个雷阿尔。我那高兴劲儿就不必说了。我又惊又喜，不知为什么会有这种好事落到了我头上，好像是有人在特别关照我。我拿上这笔钱向窗户望去，只见一只白皙的手，打开窗户又迅速把窗户关上了。

“我们明白了，肯定是住在这里的某位夫人照顾我们。为了表示感谢，我们低头弯腰，双臂抱在胸前，深深地鞠躬。不一会儿，那扇窗户里又伸出一个竹棍做的小十字架，然后收了回去。

“在整个过程中，我们始终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从那以后，我们一直往那个窗户张望，把它当成我们的福星。可是我们看了十五天，没有什么动静。这段时间里，我们四处打听那间房子里住的是什么人，可是人们告诉我们，里面只是住着一位摩尔人权贵，名叫阿希·莫拉托，是巴塔的典狱长，我们也就不再抱什么希望。可是有一天，窗口又伸出了竹竿，而且竹竿上的麻布结更大了，我还是让上次那三个人先去取，可是竹竿上的东西只有我才能拿到。只有当我来到竹竿前，竹竿上的东西落了下来。我打开麻布结，发现里面有四个西班牙金盾和一张阿拉伯文写的字条，字条的末尾画着一个大十字架。我吻了十字架，拿了金盾后又回到平台上，行深度鞠躬礼，那只手又伸了出来。我们表示我们将看到那张纸条，于是窗户又关上了。

“我们对这件事既欣喜若狂又莫名其妙。我们几个人都不懂阿拉伯文，可是又急于知道纸条上写的是什麼内容。现在最麻烦的就是要找人帮我们看看纸条。我决定去找一个已经背叛了基督教的木尔西亚人。他原先是我的好朋友，不会把这个秘密泄露出去。他的阿拉伯文很好，不仅能说，而且能写。不过我没有把实情完全告诉他，只说让他给我念念这张纸条。

“他打开纸条，看了好一会儿，嘴里还嘟嘟囔囔地念着。我

把笔墨给了他，他就一句句地翻译出来。翻译完以后他说：‘你稍稍注意一下，里面说的莱拉·马里安就是我们说的圣母玛利亚。’

“我看了纸条，纸条上写着：

我小时候，家里有个女奴，她用我们的语言教我做基督教式的祈祷，并且给我讲了很多有关莱拉·马里安的事情。那个女奴死了。我知道她没有死，而是同真主在一起，因为后来我见过她两次。她让我到基督教国家去看看莱拉·马里安，莱拉·马里安非常喜欢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很多基督教徒都曾在这个窗户看见过我，可只有你才像个男子汉。我是个非常漂亮的姑娘，有很多钱。我希望咱们能一同去，到了那边，你如果愿意的话，我可以嫁给你；如果不愿意也没有关系，莱拉·马里安会给我找个能同我结婚的人。我要写的就是这些。你让别人帮你看纸条时要注意点，不要相信任何一个摩尔人，他们都是骗子。我提醒你，千万不要把事情告诉任何人。如果我父亲知道了这件事，会把我扔进井里，用石头埋了。竹竿上有条线，你可以把你的答复挂在上面。如果没有人帮你写阿拉伯文，你就打手势，莱拉·马里安保佑，我会懂你的意思。莱拉·马里安和真主会保护你，这个十字架我已吻过多次，这是那个女奴告诉我的。

“你们可以想象，大人们，我们知道了纸条上的话真是又惊又喜。那个叛教者请求我们相信他，把事情告诉他，他就是死也要帮助我们获得自由。说完他从怀里掏出一个金属的耶稣受难像，泪流满面地向那个神像发誓，说尽管他背叛了自己的信仰，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还是请我们相信他，他一定忠于我们，对我们告诉他的事情保密。

“这个叛徒痛哭流涕，悔恨不已，于是我们毫不隐瞒地把实情全部告诉了他。我们还告诉了他是哪间房子伸出的竹竿，请他去打听是谁住在那间房子里。我们商定，既然有人帮我们写，就该对那个摩尔姑娘的纸条作出答复。那个叛教者按照我的口述写了封信。回信是这样写的：

真主会保佑你，我的小姐；那个神圣的马里安也会保佑你，她是真正的上帝之母。她非常爱你，才促使你到基督教国家去，你去请求她，让她告诉你以后怎样做吧。仁慈的她一定会帮助你。我以我和与你在一起的几个基督教徒的名义保证，我们会为你做出一切，即使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你一定要给我们写信，把你的想法告诉我们。我们一定给你回信。伟大的真主已经赐给我们一个基督教徒俘虏，他既会说又会写你们的那种语言，你看看信就知道了。你不用害怕，可以把你的想法都告诉我们。你说如果到了基督教国家，你愿意做我的夫人，我当然乐意。你知道，基督徒在实现诺言方面要比摩尔人强。愿真主和你的圣母马里安保佑你，我的小姐。

“信写好后，过了两天，竹竿又出现了。竹竿落下来，我把信捆在竹竿上，并且拾起竹竿上的包袱，发现布包里有各种各样的银币和金币，足有五十多个盾。当天晚上，那个叛教者又来了，告诉我们说，他已经弄清楚了，那间房子里住的是个摩尔人，他叫阿希·莫拉托，是当地的首富。他有一个女儿，是贝韦里亚最漂亮的女人。很多总督都来向她求婚，可她从不想嫁人。



此外，叛教者还听说她曾经有一个女奴，那个女奴已经死了。他说的这些与纸条上写的情况吻合。

“然后我们就商量，怎样把摩尔姑娘救出来，大家一起到基督教国家去。最后我们商定再等她的通知。现在她愿意让人们叫她玛丽亚，可当时她叫索赖达。我们觉得只有她才能解决这些困难。四天之后，囚牢又没有其他人的时候，一个鼓鼓的麻布包又出现了，我发现布包里有一张纸条和一百个清一色的金币。那个叛教者也在场，我们让他在我的房里把纸条念念。纸条是这样写的：

我的大人，我也不知道咱们怎样才能去西班牙。我问过莱拉·马里安，她也不知道。现在可做的事情只能是通过这个窗户给你们很多钱，你和你的朋友们用它赎了身，然后你们其中一人到基督教国家，在那儿买条船，再回来接大家。你可以在海滨的巴巴松门外我父亲的花园里找到我。整个夏天，我们都在那里。到了晚上，你可以放心地把我从花园接走，带到船上去。别忘了，你得做我的丈夫，否则我会请求马里安惩罚你。如果别人去买船你不放心，你就先赎了身自己去。我知道你更有可能回来，因为你是个男子汉，是基督徒。你设法认清花园的位置。每当你散步的时候，我就知道只有你一个人在囚牢，我就会给你送来很多钱。真主保佑你，我的大人。

“这就是第二张纸条的内容。大家看了纸条，都自告奋勇要去赎身，并且保证一定按时去，按时回。可那个叛教者对此反对，他说不能让任何一个人先获得自由，要走大家一起走。过去的经验证明，凡是获得了自由的人，都没有履行他在牢狱里许下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诺言。过去常常有这种情况，可是没有一个人回来。人一旦获得了自由，就唯恐再失掉它，忘记了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

“为了证明他说的是实情，他还列举了一些实例。在那个地方，令人心寒的意外事件层出不穷。这种事在那个地方是很多的。最后他说，最好就是把那些钱交给他，他到阿尔及尔去买只船，借口做些买卖，等他成了船主，就很容易把我们弄出囚牢，把大家送上船。我们不敢反对叛教者，怕他会告发我们，我们就没命了。而且，一旦索赖达的计划暴露了，我们也会丢掉性命。于是我们决定听从上帝和那个叛教者的安排。

“我们立刻给索赖达回信，说我们完全按照她说的去办，我又再度重申我将做她的丈夫。就这样，有一天，她又用竹竿和布包分几次给了我们两千金币，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下一个星期五，她要到父亲的花园去。在离开花园之前，她还会给我们钱。

“后来我们给了叛教者五百金币，让他买船。我又用了八百金币让一个当时在阿尔及尔的商人为我赎身。”

## 第四十一章

### 俘虏再谈其遭遇

“没过十五天，那个叛教者就买好了一艘质量上乘的船，能乘坐三十人。

“我当时已经赎了身。现在需要的就是找几个划船的基督徒。叛教者已经决定我们下星期五启程。于是我找到十二个西班牙人，个个都是划船能手，人也勇敢，而且都能自由出城。我让他们下个星期五一个个悄悄出城，到阿希·莫拉托花园的拐角处等我。

“安排好这些后，我还得去把这个计划告诉索赖达，让她事先知道。于是我决定到花园去，看看是否有机会同她说话。启程的前一天，我借口去找点野菜，去了花园，首先碰到了索赖达的父亲。我说自己是他一个朋友的奴隶，来找几种野菜做菜。接着他又问我是否已经赎了身，我的主人要了多少钱。

“我们正在说话的时候，美丽的索赖达从花园的房间里走出来。她父亲看见她，也叫她到自己身边来。

“索赖达花容月貌、婷婷玉立，她的服饰也是极为华丽。她戴的珠宝比头上的头发还多。她的脚腕上也戴着镯子。她那幅脚镯是纯金的，上面还嵌满了钻石。她的手腕上戴着一幅同样贵重的手镯。她身上还有很多贵重的珍珠。

“总之，当时她靓妆华丽，容姿无比，至少在我眼里是这样的。再一想到她曾给予我的关照，我更觉得她是天女来到人间，给我带来了幸福，来拯救我。索赖达走过来问我有没有替自己赎身，我说我已经为自己赎了身。

“她却说：‘如果你是我父亲的俘虏，无论你付多高的钱，我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也不会让我父亲答应放你。你们基督教徒总是说谎，你们装穷就是为了骗摩尔人。’

“‘可能有这样的人’我说，‘但是无论何时何地，我对我的主人都是诚实的，我对世界上所有人都诚实。’

“‘你什么时候走？’索赖达问。

“‘我想明天，’我说，‘因为这儿有一艘法国船，明天启航。我想乘那艘船走。’

“‘为什么不等西班牙的船呢？乘西班牙的船走不更好吗？’索赖达说，‘不要乘法国的船，他们又不是你们的朋友。’

“‘不，’我说，‘还是明天走最保险。我要回到我的国土，同我热爱的人团聚的愿望太强大了，别的船还得等待，即使条件再好，我也不能等待了。’

“‘你大概已经结婚了，’索赖达说，‘所以你急于回去见到你的妻子。’

“‘我并没有结婚，’我说，‘不过我已经答应，到了那儿就结婚。’

“‘你说的那位夫人漂亮吗？’索赖达问。

“‘很漂亮，’我说，‘说实话，她长得特别像你。’

“她父亲听了哈哈大笑，说：‘真主保佑，基督徒，如果她长得像我女儿，那确实很漂亮。我女儿是这个王国里最漂亮的。不信你看看，就会知道我说的是真的。’

“我们正在说话的时候，一个奴隶跑来大声说，有四个土耳其人从花园的墙跳进来，正在找水果。老头子吓坏了，索赖达也吓得不轻，他们似乎天生都害怕土耳其人，尤其是土耳其士兵。那些士兵非常粗鲁，盛气凌人。索赖达的父亲对她说：‘孩子，你赶紧回到房间去，关好门，我去同这些畜生说说。你，基督教徒，找你的野菜去吧。祝你走运，愿真主保佑你回国一路顺风。’

“我向他鞠了一躬，他赶紧去找那几个土耳其人了，只剩下

我和索赖达。索赖达装着按照父亲的吩咐往回走。可她父亲刚刚消失在花园的树丛中，她就转过身来，眼里噙满了泪水，对我说：‘塔姆西西，基督徒，塔姆西西？’意思是问我：‘你要走吗，基督徒，你要走吗？’

“我回答说：‘是的，小姐，不过我不会撇下你。下一个星期五你等着我。你看见我们时别害怕。咱们一定一起到基督教国家去。’

“我说完这些，她就完全明白了我们刚才那番对话的含义。她伸出一条胳膊，搂着我的脖子，慢慢向她房间走去。她的父亲把土耳其人赶走后又回来了，看见了我们这副样子。可是索赖达很聪明，她不仅没有把放在我脖子上的手臂拿开，反而靠在我身上，把头垂在我胸前，双腿弯曲，就像要昏过去的样子。我也装出迫不得已扶着她的样子。索赖达的父亲赶紧跑过来，见女儿这副样子，急忙问她怎么了。可索赖达并不答话。

“她父亲说：‘肯定是让刚才进来的那几个畜生吓晕了。’他把索赖达从我身边接过去，搂着她。

“索赖达叹了一口气，眼里还有泪水，就说：‘阿梅西，基督徒，阿梅西。’

“她父亲对她说：‘别着急，孩子，让基督徒走，他没有伤害你。那几个土耳其人已经走了。别害怕，什么事也不会有了。’

“‘的确像您说的，是那几个人把她吓着了，’我说，‘如果您允许，有必要的話，我还会来采野菜。我的主人说，要做凉拌色拉，哪儿的野菜也比不上这儿的好。’

“‘你随时可以来，’阿希·莫拉托说。

“我马上告别了他们两人。索赖达也装出非常痛心的样子同父亲回去了。我则借口找野菜，把花园仔细转了一遍。我仔细观察了花园的结构。经过精心策划，一切进展很顺利。我在花园里碰到索赖达后的那个星期五傍晚，我们把船停泊在几乎面对索赖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达所在花园的地方。

“船手们已经事先埋伏在周围。大家都兴高采烈又忐忑不安地等着我，准备一看见有船过来就动手。”

“后来，我们的叛教者来了，说时候已到，现在正是摩尔人疏于防备的时候，要抓紧时间制服那条船，这很容易办到，而且也没有任何危险，然后我们再去救索赖达。我们就立刻跟着他来到船边。叛教者第一个跳上船去，抄起一把大刀，用摩尔语对他们说：‘你们要想活命，就都不要动！’

“这时我们所有的人几乎都上船了。摩尔人本来就胆小，见他们的船主这么一说，全吓坏了，没有一个人去拿武器。他们一言不发，任凭基督徒们捆住他们的手，随后我们不慌不忙，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索赖达的住处。

“绝代佳丽索赖达正在一个窗口等我们。她听到有人来了，就低声问我们是不是尼撒拉尼，也就是问我们是不是基督徒。我回答说是，让她下来。她一认出我，二话没说，就立刻下来打开门，啊呀，她漂亮得简直难以形容。我看见了，就拉着她的一只手吻了她。叛教者用摩尔语问她，她的父亲是否在花园里。她说在，正睡觉呢。

“‘那得叫起他来，’叛教者说，‘我们得把他和这座花园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带走。’

“‘不，’索赖达说，‘不许你们碰我父亲。这座房子里值钱的东西我都带上了，够多的了，完全可以让咱们过得既富裕又快活。’说完她又转身进去，她出来时拿着满满一小箱金币，重得她几乎都拿不动了。

“真倒霉，这时候索赖达的父亲醒了。他听见花园里有动静，就从窗户探出身子张望。他看到花园里站了许多基督徒，就拼命声嘶力竭地用阿拉伯语喊：‘基督徒，基督徒！有贼，有贼！’他这么一喊，我们都吓坏了，不知所措。叛教者见出现了意外，就

极其敏捷地跑上去，不一会儿就把阿希·莫拉托带了下来，把他的手捆上了，嘴里还塞了块手帕，不让他出声，否则就要他的命。索赖达一看见他，就捂住眼睛不敢再看了。她父亲也吓坏了，而且他不知道索赖达是心甘情愿同我们在一起的。不过，那时候最需要的是赶紧离开。我们赶紧上了船。

“我们回到了船上，为索赖达的父亲解开了捆在手上的绳子，拿掉了堵在嘴里的手帕。

“不过我们不能放了他，否则他就会到陆地上去求救，整个城市就要被惊动，人们就会从陆地和海上追捕我们，那我们就跑不掉了。现在能做的就是我们抵达基督教国家后，马上就放了他。

“我对索赖达讲了我们暂时不放他们的原因，她也同意了。随后，我们就开始奋力划船。在海上行船的整个过程中，索赖达始终把头埋在我的双手里，以免看到她的父亲。我可以感觉到，她一直在呼唤莱拉·马里安帮助我们。

“叛教者还安慰船上的摩尔人说，他们并不是俘虏，只要有机会，就放了他们。对索赖达的父亲也是这么说的。可是他却说：‘我不会相信你们的慷慨大度。你们绝不会冒险把我抢来，又随随便便地把我放了。为了我和我不幸的女儿，或者仅仅为了她，你们可以开个价，我一定如数照付。’

“说完这些，他开始恸哭，哭得我们大家心里也很难受。索赖达听到哭声也不由得抬起了头，看到父亲哭成这个样子，她的心软了，她从我身旁站起来，走过去搂着他，把脸贴在父亲的脸上，两人抱在一起伤心地哭起来，很多在场的人都陪着他们掉泪。可是索赖达的父亲看到她穿着美丽的衣服，还戴了很多首饰，就用摩尔语问她：‘怎么回事，孩子？昨天晚上，我看见你穿着家常服装，可现在，你根本没有时间换衣服，也没有什么好消息值得你刻意打扮嘛。你现在穿戴的是最欢乐的时候我给你买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最好的服装，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我完全糊涂了。’

“叛教者把索赖达的父亲的话作了翻译。索赖达一言不发。索赖达的父亲忽又发现他平时保存珠宝的箱子放在船一侧。这回他更糊涂了，就问索赖达那个箱子怎么会落到我们手里，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

“不等索赖达答话，叛教者就说：‘大人，你别费心问那么多了。我说一句话，你就全明白了。我只想让你知道，她是基督徒。是她救了我们，给了我们自由。我想，她心甘情愿走到这一步，可以说是弃暗投明。’

“‘是真的吗？孩子？’索赖达的父亲问。

“‘是真的。’索赖达答道。

“‘原来你是基督徒，’她父亲说，‘而且是你让我落到了敌人手里？’

“索赖达对此答道：‘我是基督徒，可并不是我害了你。我从不给你造成不幸，我只是为了我自己。’

“‘你为自己什么，孩子？’

“‘这个嘛，’索赖达说，‘你去问莱拉·马里安吧，她会比我说得清楚。’

“索赖达的父亲一听这话，愤怒地一头向海里扎去。若不是他那宽大的长袍托着他在水上漂浮了一阵，他肯定没命了。索赖达呼叫人们把他赶紧捞上来。大家都过来抓住他的长袍，把他拖了上来。他已经半死不活，失去了知觉。索赖达悲痛万分，趴在他身上伤心地哭起来。过了两个小时，他才苏醒过来。这时候风向已经变了，我们只好驶向陆地，还算走运，到达了一个海角旁边的小海湾。不久，大海就风平浪静了，我们又可以继续我们的航行了。于是我们给摩尔人松了绑，把他们一个个送上岸，他们都感到很惊讶。我们送索赖达的父亲上岸时，他已经完全醒过来了。



“他转向索赖达，说：‘噢，你这个不要脸的女子，你这个不听话的丫头，你鬼迷心窍，跟我们的敌人在一起会怎么样呢？我宁愿没有你这个女儿！’

“我看他没完没了，就赶紧把他送上岸。他又在岸上大声咆哮、诅咒、叹息。最后他使尽力气喊：‘回来吧，我亲爱的女儿，回来吧，我一点也不怪你。你把钱给那些人吧。就算你给他们的。你回来安慰你可怜的父亲吧。你要是撇下他，他就会死在这个荒凉的地方。’

“这些话索赖达全都听见了。她心如刀搅，泪如泉涌，不知该怎么回答，只是说：‘祈求真主吧，爸爸，是莱拉·马里安让我成为基督徒的，让她安慰你那颗悲伤的心吧。虽然我想不同他们走，留在家里，可是这绝对办不到。是我的灵魂让我这样做’

“我安慰索赖达，大家都专心致志地划船。风在帮助我们。我们断定，这样下去，第二天早晨，我们完全能够到达西班牙的海岸。

“真不巧，我们看见一艘张满帆的船迎风而来，从我们前面通过。

“他们船上有几个人来到船舷，用法语问我们是什么人，到哪儿去，从哪儿来。叛教者对我们说：‘谁也别答话。他们肯定是法国海盗，什么都抢。’于是我们谁也不答话。过了一会儿，那条船突然用两门炮向我们射击，把船打成了两截。我们眼看就要沉入海底，于是大喊救命，请求那条船上的人把我们救上去。

“后来，我们都上了法国人的船。他们把我们的东西全抢走了，连索赖达的脚镯也掠走了。那个船长抢了索赖达的东西之后，感到很满足，于是他们商定把他们的一条小船给我们，并且配给一些吃的，让我们回到西班牙。第二天，西班牙的陆地已经举目在望。一看见这块陆地，所有的屈辱和艰难都忘在脑后，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这就是我们重新获得自由的快乐。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接近中午的时候，法国人让我们上了小船。我们拼命地划船。太阳落山的时候，我们已经离陆地很近了。我们觉得天黑之前完全可以登上陆地。

“可那天晚上天特别黑，我们不知道我们到底在什么地方，觉得贸然上岸有危险。可是大家又认为应该上岸，哪怕岸上岩石林立，荒无人烟，可是毕竟没有海盗船。那些海盗通常夜间来行抢，抢完东西后，回家去睡觉。考虑了一会儿，我们决定慢慢向岸边靠近，如果海浪不大，就随便在什么地方上岸。将近午夜的时候，我们来到了一座地势险恶的高山脚下。山并不是紧靠海边，有一部分平地，上岸比较方便。我们的船冲上海滩，我们下了船，吻了土地，含着极其幸福的眼泪，衷心感谢我主上帝，在我们的航程中给了我们无限的关怀。

“我觉得过了很长时间，天才亮了。我们爬上山顶，想看看附近有没有村落或者牧人的茅屋。我们极目远眺，却始终没有发现任何村落、人影、大路或小道。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决定继续往内陆走，为的是赶紧找到一个人打听一下当地的情况。不过看着索赖达在这崎岖的路上行走，我心里很难受。有一次，我背着她走，可是她又不忍心让我累，再也不让我背她了。不久耳边传来一阵小铃铛的声音，这表明附近有畜群。大家都仔细观看四周，只见一棵栓皮槲树下，有个牧童正在悠闲自得地用刀削一根棍子。我们大声喊他。他抬起头，立刻站起来。看到叛教者和索赖达，他看见这两个人穿的都是摩尔人的服装，以为是贝韦里亚的摩尔人在监视他，便极其敏捷地钻进前面树林，高声喊道：‘摩尔人，那边有摩尔人！摩尔人，摩尔人！快拿武器，快拿武器！’

“他这么一喊，我们都慌了，不知所措。我们估计他这么一喊，肯定会惊动陆地上的人，海岸巡逻队很快就会来看发生了什么事情。果然不出我们所料，没过两个小时，我们走出树丛，来

到一片平原的时候，发现有五十名骑兵纵马驰骋，迎面而来。我们一看到他们，就站在原地，等待他们过来。他们来到我们面前，发现我们并不是摩尔人，而是一群可怜的基督徒，都愣住了。其中一人问我们是谁。我刚要诉说前因后果，我们其中的一个基督徒认出了那个问话的骑兵，不等我讲话，大叫：‘大人们，感谢上帝把我们指引到了这个好地方。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我们脚下就是贝莱斯马拉加。我认出您来了，问我们话的这位大人，您就是我的舅舅佩德罗·德布斯塔门特！’

“他刚说完，那个骑兵就从马上跳下来，抱住了他，对他说：‘我的宝贝外甥，我也认出你了。我和我姐姐也就是你的妈妈，以及你所有的亲人都以为你已经死了，都为你哭泣。上帝保佑，我们还能享受与你重逢的快乐。从你和你们这些人装束上我看得出来，你们已经奇迹般地获得了自由。’

“‘是的，’那个小伙子说，‘以后我们有时间再细谈。’

“那些骑兵马上明白了我们是基督囚徒，纷纷下马，让我们骑他们的马。

“已经有人把我们到达的消息传到了村镇上，镇上所有人都出来迎接我们。他们无论对获得了自由的基督徒，还是对摩尔人囚徒，都不感到新鲜，沿岸地区的人常常能见到各种各样奇怪的人，只是索赖达的美貌还是令他们称奇。索赖达这时候显得很美丽。因为不再担惊受怕，心里喜悦，使得她满面红光。我敢说，她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至少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人。

“我们径直到教堂去感谢上帝。索赖达一走进教堂，就说看到了许多与莱拉·马里安相仿的面孔。我们告诉她，那就是莱拉·马里安。叛教者尽可能地为她做了各种解释。索赖达的理解力很强，很快就明白了有关每一尊神像的讲解。我们从教堂出来，被分送到村镇的各个家庭。在那个家庭里，他们疼爱我们，像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们在贝莱斯马拉加休息了六天。叛教者打听好有关情况后，去了格拉纳达城，在那儿重新皈依了基督教会。其他获得了自由的基督徒各奔前程，只剩下索赖达和我。我们用剩下的钱买了匹牲口给索赖达骑。我直到现在一直像索赖达的父亲和侍从一样，而不是作为她的丈夫照顾她。我们想去看看我的父亲是否还健在，或者我的某个兄弟过得如何。老天让我与索赖达为伴，我觉得世界上没有比这还好的事了。索赖达吃苦耐劳，虔诚地要做基督徒，使我对她很钦佩，也很感动，我要终生服侍她。我愿意属于她，她愿意属于我。可是我心里也有些不安，因为我不知道能否在我的家乡为她找到一个立足之地，而且过去这么时间长了，不知道父亲和兄弟们的生活是否有什么变化。如果他们不在了，我恐怕连个熟人都没有。

“我的经历就讲到这儿吧，大人们。至于它是否既惊险又有意思，就全凭你们说了。我只能告诉你们，我已经删去了很多情节，尽可能讲得简短些，免得你们厌烦。”

## 第四十二章

### 客店里后来发生的事及其他事

那个男人讲到这儿不说话了。费尔南多对他说：

“的确，上尉大人，您的经历太曲折，讲来仿佛历历在目。听者甚感惊奇，完全被吸引住了。我们都非常喜欢听。即使要讲到明天早晨，我们也愿意再从头听起。”

说完，费尔南多以及其他人都真心诚意地表示愿意尽可能帮助他。那人被大家的一番好意深深感动了。费尔南多还问他是否愿意同自己一起回去。费尔南多可以让他的兄弟侯爵大人做索赖达洗礼的见证人，而费尔南多自己则将尽可能地安排他堂堂正正地回到自己的家乡。那男人对所有这些都很客气地表示感谢，不过他不能平白无故地接受大家如此慷慨的帮助。

这时天黑了。又有一驾马车来到了客店，旁边还有几个骑马的人相随。他们要求在客店住宿，客店主妇说客店里实在是一点地方也没有了。

几个骑马的人已经进了客店。其中一人说：“不管怎么样，法官总不能没有地方休息。”

一听说是法官，客店主妇慌了，说道：

“现在的问题是房间里没有被褥了，法官大人如果随身带着铺盖，那就请进吧，我和我丈夫可以把我们的房间让给他。”

“那就快点儿。”一个侍从说。

这时，那个人已经从马车里出来了。从他的服装上就可以看出他的高贵的身份。他穿的长袍表明他的确像他的侍从说的，是个法官。他手里还拉着一个看起来足有十六岁的女孩。她穿着一身旅行便装，显得俊秀、娇美，风姿如玉。谁看见她都会感到惊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奇，如果不是因为他们在客店里见过多罗特亚、卢辛达和索赖达这样的美女，一定会以为像她的美貌真是世上难觅。法官和那少女进来时，唐·吉诃德正站在客店里。他看见法官就说：

“您完全可以进入这座城堡休息，尽管它狭窄简陋。不过，世界上还没有什么地方狭窄简陋得容不下文官武士，若再有美女在前引路，就像您这位文官带着一位漂亮的少女，那就更是如此了。不仅城堡应该敞开大门，连岩石都应该让路，高山也要低头，以迎接他们。您快请进入这个城堡吧。如果您带的这位少女是天空，这里有与天空相伴的星月，这里有标准的武士和绝伦的美女。”

法官被唐·吉诃德这番话弄得摸不着头脑。他仔细看了看唐·吉诃德，对唐·吉诃德的装束也深感诧异，不知说什么好。但更让他奇怪的是站在自己面前的卢辛达、多罗特亚和索赖达，居然都那么美貌。主妇说来了一位漂亮的少女，她们一起来看她，迎接她。费尔南多、卡德尼奥和神甫对法官则是以礼相迎。法官对他看到和听到的这些深感不解，满心疑惑地进了客店。客店里的几个女人把那位少女迎了进去。法官觉得这些旅客看上去都很有身份，惟独唐·吉诃德的装束、表情和行为显得不正常。大家客气地相互问候，然后仍然按照原来的安排，所有的女人都住在顶楼，男人们都住在外边，也算替她们看门。那个少女是法官的女儿，她高高兴兴地跟着几个女人进去了。法官也感到很满意。虽然只有店主的床板窄小而破，但加上法官自己的一点铺盖，他觉得比自己预料的要好得多。

那个刚逃回西班牙的男人，从看到法官的第一刻起，就开始心跳加快，总有一种预感，觉得那个法官就是他兄弟。他问法官的一个侍从，法官叫什么名字，是否知道法官是什么地方的人。侍从回答说，他是胡安·佩雷斯·德别德马硕士，是莱昂山区某个地方的人。俘虏根据自己的观察，再这么一联系，断定那个法官

就是自己的兄弟，当年他听从了父亲的吩咐，研习法律，从文作官。那人既激动又高兴，把费尔南多、卡德尼奥和神甫叫到一旁，把他断定法官就是自己兄弟的事告诉了他们。那男人同他们商量如何与法官相认，是否应该先了解一下，如果他贸然相认，他的兄弟会不会因为他穷困潦倒，怕失面子而拒绝相认。

“让我去试探吧。”神甫说，“不过上尉大人，你不必担忧，你兄弟见到你，肯定欣喜若狂。看他外表精明能干，不会看不起你或不与你相认，他应该是懂道理的人。”

“即使这样，”上尉说，“我想还是不要太唐突，委婉一点儿更好。”

“我告诉你们，我会安排得让我们大家都满意。”神甫说。

这时，晚饭准备好了，大家都坐到桌旁吃饭，只有那个男人和女人们除外，他们在各自的房间里吃饭。晚饭中，神甫说：

“法官大人，我在君士坦丁堡有个与您同名的伙伴。我在君士坦丁堡做了几年俘虏，而那位伙伴是西班牙步兵的一位勇敢的战士和上尉。他非常勇敢，不过他的经历也很不幸。”

“那位上尉全名叫什么，大人？”法官问。

“他叫鲁伊·佩雷斯·德别德马，”神甫说，“是莱昂山区某个地方的人。他对我讲过他父亲同他兄弟的事情。他对我说，他父亲把财产分给了自己的三个儿子，并且给他们以教诲。我只知道从军的那个儿子干得很出色，没过几年，就凭自己的勇敢和努力，当上了陆军上尉，并且很可能提升为少校。不过他后来挺倒霉，在莱潘多的那场战斗中，很多人获得了自由，他却失去了自由，失去了自己的佳运。几经周折，我们又在君士坦丁堡重逢了。”

接着，神甫又简单讲了一下索赖达同那个男人的事情。法官全神贯注地听着，他从未这样认真地听别人讲话。后来，神甫又讲到法国人抢掠了船上基督徒的东西，这位伙伴和美丽的摩尔女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人陷入了艰难的境地，以后就不知道他们的情况怎么样了，不知道他们究竟是去哪儿了。

上尉在一旁听神甫说话的时候，一直注意观察法官的一举一动。法官见神甫已经讲完了，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两眼噙着泪水说：

“哎，大人，尽管我平日老成持重，现在也是泪眼潸然，你大概不知道，你刚才说的那位勇敢的上尉是我哥哥。他比我和我弟弟都坚强，更具有远见卓识，选择了一条既光荣又高尚的从军道路。我选择的是文职，靠上帝保佑和我的勤奋，才有今天。

“我的弟弟现在在秘鲁，过得很富裕。他寄给我父亲和我许多钱，供养我父亲过原来那种大手大脚的生活，我也能够专心致志地完成我的学业，得到了我现在这个职位。我父亲还活着，他特别思念我哥哥，望眼欲穿。他不断地祈求上帝，在他看到自己的儿子之前，不要让他瞑目。我也很奇怪，无论我哥哥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为什么就想不起把自己的消息告诉我父亲呢？如果我父亲或我们兄弟俩中的一个知道了他的消息，我们都会全力相救。不过，现在最让我担心的就是那些法国人究竟是放了他，还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罪恶杀了他。这么一想，我忧心忡忡。我的好兄弟呀，如果有人知道你现在何方，我愿历尽千辛万苦，甚至可以抛弃我的一切，也要去寻找你，解救你。如果当时有人告诉我们，说你还活着，即使你被关在贝韦利亚地牢的最底层，我们会不惜所有的财产把你救出来。噢，美丽豁达的索赖达，我们如何才能报答你对我哥哥的恩情啊！”

法官听说了哥哥的消息后，满怀深情地说了上面这番话。所有在场的人都不由自主地与他共同伤感。神甫见自己的意图以及上尉的期望都实现了，不想让大家都跟着伤心，就从桌旁站起来，来到索赖达待的房间，拉着她的手走了出来。卢辛达、多罗特亚和法官的女儿也都跟着出来了。上尉正等着看神甫干什么，



神甫又过来拉起他的手，领着两人来到法官和其他客人面前，说：

“您不用伤心了，法官大人，现在您完全如愿以偿了。现在站在您面前的就是您的哥哥和您的嫂子。这位就是德别德马上尉，那一位就是对他施以恩德的摩尔美人。那些法国人把他们害苦了，而你正好可以对他们解囊相助。”

上尉过来拥抱他的弟弟。法官把双手放在上尉胸前，以便离得远一点儿端详他。法官终于认出了自己的哥哥，马上紧紧拥抱住他，眼里流出了幸福的泪水。其他在场的人也不禁为之流泪感慨。兄弟俩说的话、诉的情，文字难以表达。

兄弟俩互相简单介绍了自己的情况，看上去真是情同手足。法官又拥抱了索赖达，并表示要将自己的家产供她使用。还让自己的女儿拥抱了索赖达，两个美女拥抱着在一起，抱头痛哭。唐·吉诃德看着这一切，一言不发，他觉得这是世上最奇怪的事情，是游侠骑士的幻觉。大家商定上尉和索赖达与法官一起回到塞维利亚去，把所有的好的消息告诉上尉的父亲，还要让他尽可能出席他们的婚礼和索赖达的洗礼。此时，已经是半夜三更，大家决定休息。唐·吉诃德自告奋勇去看守城堡，以免某个巨人或坏蛋眼馋城堡里的美人跑来捣乱。凡是认识唐·吉诃德的人都向他表示感谢，并且把他的怪诞举动告诉了法官。法官也很高兴地同意了。只有桑乔对睡得这么晚感到很失望。他躺到驴的鞍具上，比别人睡得都舒服。女人们在她们的房间里睡着了，其他人也都将就着躺下了。唐·吉诃德走出客店，在门口来回走动，为他的城堡站岗放哨。

天快亮的时候，女人们的耳边传来一阵悠扬的歌声。大家都竖起耳朵听着，特别是多罗特亚，她早已醒了。多罗特亚旁边睡的是法官的女儿克拉拉·德别德马。没人知道究竟是谁唱得这么好。这是一个人在独唱，没有任何乐器伴奏。有时似乎是在院子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

里唱，有时又像在马厩里唱。大家正莫名其妙地听着，卡德尼奥来到房间门口，说：

“如果谁还没睡着，就听听吧，有个年轻的骡夫在纵情歌唱，唱得非常动听。”

“我们已经听到了，大人。”多罗特亚说。

多罗特亚全神贯注地听着，她听出歌词是下面的话。

## 第四十三章

### 骡夫的故事及客店里的其他奇事

我是爱情的水手，  
在深深的情海里，  
无望地航行，  
汪洋茫茫不见港口。

我追寻一颗星，  
它遥挂在夜空，  
美丽明亮！

不知它引我向何方，  
我茫然随波逐流。  
貌似漫不经心，  
其实一心追寻。

她羞涩娇美，  
格外矜持，  
我越想见它，  
云幕越将它遮拦。

美丽明亮的星斗，  
我渴望它的青睐。  
阴云遮蔽终不见。  
我生之兴致全无。

骡夫唱到这儿，多罗特亚觉得如此优美的歌声，要是克拉拉没听到就太可惜了。她摇晃了克拉拉几下，把她弄醒了，对她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说：“对不起，孩子，我把你弄醒了，不过我想这么好听的歌，你肯定喜欢，也许你这辈子都不会再听到了。”

克拉拉还睡得迷迷糊糊。起初她没听清多罗特亚的话，又问了一次，于是多罗特亚再说了一遍。于是，克拉拉注意倾听。可是她刚听了两段，就全身颤抖起来，仿佛得了重病。她紧紧地抱住多罗特亚，说：

“我可爱的小姐呀，你为什么要叫醒我呢？目前最好让我捂住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不要再看到这个歌手或听到他的歌声。”

“你说什么，孩子？这个唱歌的人是个骡夫。”

“不，他是封邑的领主。”克拉拉说，“他已经牢牢地占据了我的心。只要他不愿意放弃我的心，我就永远地离不开他。”

克拉拉这番缠绵多情的话，让多罗特亚感到很奇怪，觉得这些话不应该是她这么小的孩子说的，就对克拉拉说：

“你说什么呀，克拉拉，我根本不明白。你再说清楚点儿，告诉我，你说的灵魂和封邑是怎么回事。还有这个歌手，为什么会让你如此不安。你听他现在又唱了一曲新歌。你自己听吧。”多罗特亚说。

克拉拉用手捂住了耳朵，不愿意听那个人唱歌。这也使多罗特亚非常迷惑。多罗特亚仔细听着，只听那人继续唱道：

我甜蜜的希望，  
你不畏艰难，披荆斩棘，  
沿着既定的道路，  
坚定前行，  
不要消沉，即使每一步  
都逼近你的死亡。

懒惰的人，得不到  
辉煌的胜利，胜利无望。

不与命运奋争，  
甘于现状，  
贪图安逸，  
幸福不会从天降。

为爱情付出昂贵代价，  
在所不惜。  
世上任何东西，  
都不如爱情芬芳。  
轻易得来的没有价值，  
不如努力追寻。

不懈的爱情追求  
也许能实现心中的梦想。  
虽然困难重重，  
我从不犹豫，  
纵然难于上青天，我也乐观从容。

歌声停住了，克拉拉伤心起来。这一下多罗特亚更着急要知道为什么歌声那么委婉，而克拉拉究竟是怎么回事。克拉拉怕卢辛达听见，紧紧搂着多罗特亚，把嘴贴近多罗特亚耳边，断定别人听不到之后才说：

“夫人，这个唱歌的人是阿拉贡王国一位贵族的公子，他家在我家对面。尽管我父亲冬天拉上窗帘，夏天放下百叶窗，可不知怎么回事，这个仍在上学的小伙子还是看上了我，深深地爱上我，他从他家的窗户那儿向我求婚。这样，我当然很高兴，可我从小没有母亲，我不知道该向谁说。所以，我所做的只是趁我父亲不在家的时候，把窗帘或百叶窗抬起一点儿，让他能看见我全身。这就让他高兴得不得了，像疯了似的。

“我父亲启程的时间到了，他知道我们要走了。他情绪很不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好，我知道，他准是很难过。我们出发那天，我没能去看他，向他告别。连用眼睛向他告别都没有机会。不过我们上路两天，走进一家客店时，我看见他站在客店门口。他打扮成骡夫的样子。他打扮太像了，要不是他的相貌已经牢牢刻在我心里，我恐怕根本认不出他来。我认出了他，心里又惊讶又高兴。他偷偷地看着我。我知道他是因为爱我，才如此艰苦地步行跟着我，所以心里很难过。他走到哪儿，我的眼睛也跟到哪儿。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也不知道他是如何瞒着他的父亲跑出来的。他父亲特别疼爱他，他是他父亲唯一的继承人，而且他也当之无愧，你如果见到他就知道了。我还可以告诉你，他唱的那些歌全是他自己编的。我听人说，他很有学问，作曲也作得极好。不过，我每次看到他或听到他唱歌的时候，就浑身发抖，怕得要死，唯恐我父亲认出他来，知道了我们的心思。我一直没和他说过话。尽管如此，我爱他爱得已经离不开他了。我的夫人，这就是我对你说他是歌手的原因。”

“别再说了，克拉拉，”多罗特亚这时候说，频频吻着她，“别再说了，你等着吧，你们会在一起的。我祈求上帝让你们的事情有个美好的开端，也有个圆满的结局。”

“哎，夫人呀，”克拉拉说，“还能指望什么结局呢？他的父亲有钱又有势，会觉得我给他家做佣人都不配，更别提做什么妻子。而且，让我背着我父亲结婚，我无论如何也不会答应。我只希望这个小伙子回家去，不要再理我。也许看不到他，再加上我们距离遥远，我的痛苦慢慢地就削减了。不过也可以告诉你，我觉得这种办法不会对我起很大作用。我不知道究竟是因为什么，我怎么会爱上他。我们还这么年轻，我估计我们的年龄一样大。我现在还不满十六岁。”

“父亲说，到圣米格尔日那天，我就满十六岁了。”

多罗特亚听到克拉拉这番孩子气十足的话，忍不住笑了。她

对克拉拉说：

“咱们睡吧，孩子，时间不多了。等天亮了，咱们再想办法，也许事情还有希望。”

说完她们就躺下了。客店里一片寂静，只有客店主妇的女儿和丑女仆还没睡着。她们知道唐·吉诃德正在客店外面，穿戴着盔甲骑着马放哨，就决定和他开个玩笑，至少去听听他的胡言乱语。

整个客店没有一扇窗户可以看到外面，只有一个存放稻草的房子里有两个用来向外扔稻草的窟窿。两个人就趴在这两个窟窿那儿，向外看，只见唐·吉诃德气宇轩昂地骑在马上，手持长矛，不时发出几声痛苦的叹息，仿佛痛苦得肠断魂消。一会儿，她们又听到唐·吉诃德柔情似水地说道：

“噢，我的夫人呀，美丽聪明、才德双全的托博索的杜尔西内亚哟，你现在正在做什么？你是否想起了这位属于你的骑士？他甘心冒险，只是为了向你效忠，博取你的欢心！噢，明月啊，请你告诉我她的情况吧！也许你也嫉妒着她的相貌。她大概正在她的豪华宫殿的长廊漫步，或者在平台上凭栏远眺，以她温柔的胸怀想着如何来安抚我，思考着如何给我欢乐，给我宽慰，给我欣喜，给我的忠心耿耿以报答。而太阳啊，你大概已经骑上你的马，迎着早晨出来看望我的夫人了。你看到她时，请代我向她问好。不过，看望她并向她问好时，你千万不要吻她的脸。我会嫉妒的。”

唐·吉诃德情意绵绵地刚说到这儿，店主妇的女儿就向他发出了几声“啾啾”，对他说：

“大人，劳驾请过来一下。”

唐·吉诃德顺声转过头去，借着皎洁的月光，他发现有人从那个窟窿里叫他。在唐·吉诃德看来，那窟窿是一扇窗户，而且还有金窗栏，因为他把客店当成壮丽的城堡，所以有金窗栏自然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也在情理之中的事情。然后他又像以前一样，疯疯癫癫地想到城堡长官的漂亮女儿，深深地爱上了他，又来向他传情。不过，为了表示他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就掉转罗西南多的缰绳，来到窟窿前。他发现是两个姑娘，便对她们说：

“非常遗憾，美丽的姑娘，你们爱上了一个根本不可能与你们相爱的人，凭你们的身份和娴静，本来你们完全应该得到爱情。你们不要怪罪这位可怜的游侠骑士吧，他已经对一位夫人一见钟情，而且情深意笃，不可能再移情于别人了。请原谅，好姑娘，赶紧回房间去吧，不要再倾诉对我的爱，以免让我显得不识好歹。但如果你们除了袒露爱情，还有其他事情有求于我，请尽管说。我向你们那位托博索的温柔情敌发誓，我一定会毫无保留地满足你们。”

“这些我的女主人都不需要，骑士大人。”丑女仆这时说。

“那么你的女主人需要什么呢，聪明的女仆？”唐·吉诃德问。

“只需要您一只高贵的手，”丑女仆说，“用它来安抚她心中的激情，她因为爱情而不惜声名，如果她的父亲察觉了，至少要割下她的一只耳朵。”

“我倒要看看呢，”唐·吉诃德说，“如果他不想下场最惨的话，就老实点儿，不要动他女儿一个手指头。”

丑女仆知道唐·吉诃德肯定会答应她的请求，把手伸过来。她想了一下，就离开那个窟窿，来到马厩，拿起桑乔那头驴的缰绳，赶紧又跑了回来。此时唐·吉诃德已经站在罗西南多的鞍子上，把手伸进了窗栏。他想象那位美丽多情而又伤心的姑娘就在窗户里，便对她说：

“姑娘，拉住这只手吧。应该说，这是一只高贵的手。拉住这只手吧，还没有任何女人碰过这只手，包括那个已经占据了我的身心的女人。我把手伸给你不是让你吻它，而是让你看看它的力量。你由此就可以看出，掌握着这只手的胳膊该有多大的



力量。”

“我们现在就看看。”丑女仆说。她在缰绳上打了个活结，套在唐·吉诃德的手腕上，然后又离开那个窟窿，把缰绳紧紧拴到稻草房的门闩上。

唐·吉诃德感到手腕上有股绳子勒的疼痛，说道：

“我觉得你不是在温柔地爱抚我的手，而是在折磨它。你不要这样对待我的手。我不爱你并不是它的错，而且你也不应该这样报复我，痴情的人不该记仇。”

不过，唐·吉诃德的这些话已经没人听见了。丑女仆把绳子拴好后和客店主妇的女儿一起偷偷地乐，然后立刻离开了。唐·吉诃德被拴在那里，自己根本无法解开。

唐·吉诃德就这样站在马鞍上，胳膊伸在窟窿里，手腕被拴在门闩上，吓得要命，生怕罗西南多挪动，那样他就会悬空吊在一只胳膊上了。所以，他一动也不敢动。不过，罗西南多也很有耐心，很安静，它可以永远站在那儿，寸步不移。唐·吉诃德看到自己被拴在那儿，两个姑娘已经走了，就想象这回又像上次那样，被魔法治住了。他暗暗责备自己粗心大意，第一次在这座城堡里遭遇不幸，就不该再冒冒失失地第二次进来。游侠骑士们有条规矩，如果第一次经历失败，就要引以为戒，不该再进行第二次尝试了。他拽了一拽胳膊，看能不能把胳膊抽出来，可是胳膊被拴得结结实实的，尝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不过他也没敢使劲拽，怕罗西南多挪动。他想坐到鞍子上，可是又坐不下来，除非他把手砍了，于是只好在那儿站着。

此时此地，唐·吉诃德又想到了阿马迪斯的宝剑，他的宝剑可以抵御各种魔法；他暗暗诅咒自己的厄运；他想自己被魔法制服，世界将遭受惨重的损失，他真心相信自己有那么大的作用；他又想起了心爱的托博索的杜尔西内亚；他呼唤他的侍从桑乔，可桑乔此时正躺在驴的驮鞍上鼾声大作，连生他的亲妈妈都忘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了。一直待到天明，不过他并没有指望他的痛苦到天明就可以摆脱，他觉得他已经被魔法永远地定身在那儿了。他相信这点是因为他看到罗西南多也只能在那儿微微地动一动。他相信他和他的马只能在那儿不吃不喝也不睡，星移斗转，直到另一个会魔法的圣人为他解除魔法。

不料他估计错了。天刚蒙蒙亮，就有四个骑马的人来到客店门前。四个人穿戴很体面，还背着猎枪。客店的门还关着，四个人用力打门。唐·吉诃德看见了，此时他仍然没有忘记自己哨兵的职责，便声调高傲地说道：

“骑士或侍从们，不管你们是什么人，都没有理由这样大声叫门。现在这个时辰，明摆着里面的人都在睡觉，而且不到天亮的时候，城堡没有开门的习惯。你们靠边等着，等到天亮再说到底该不该给你们开门。”

“什么鬼城堡，”其中一人说，“还有那么多破规矩？你如果是店主，就叫他们开门。我们路过这儿，想给我们的牲口添些草料，然后继续赶路。我们还有急事。”

“骑士们，你们看我的样子像店主吗？”唐·吉诃德问。

“我们不管你像什么，”另一个人说，“我只知道你把这个客店称作城堡完全是胡扯。”

“当然是城堡，”唐·吉诃德说，“而且在全省也算得上是高级城堡，里面还住过手持权杖、头顶王冠的人呢。”

一个过客说道：“就是里面有这样的人，也大概是个戏班子吧，那种常常拿着你说的那种王冠和权杖。这个客店这么小，又这么静悄悄的，我不相信有什么拿权杖、戴王冠的人在这儿住宿。”

“你对世界知道得太少，”唐·吉诃德说，“而且对游侠骑士常遇到的事情更是一无所知。”

那几个人不耐烦再同唐·吉诃德费口舌，又怒气冲冲地叫起

门来。叫门声把店主吵醒了，而且其他人也都被吵醒了。店主起来问谁在叫门。这时候，那四个人骑的马中有一匹走过来闻闻罗西南多。罗西南多正耷拉着耳朵，挺不高兴地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地驮着它那位抻长了身子的主人。虽然它像块木头似的竖在那儿，可毕竟有血有肉，不可能总是无动于衷，于是它又去闻那匹过来同它温存的马。尽管它并没有移动多少，可还是错开了唐·吉诃德的双脚。唐·吉诃德从马鞍上一下子滑了下来，若不是胳膊还吊在那儿，他就摔到地上去了。这一下可把他害苦了，以为手腕断了或是胳膊折了。他的脚距地面很近，用脚尖就可以触到地面，这更把他害苦了。因为他觉得只差一点儿就可以把脚板放到地上了，所以就狠命地尽可能伸长身体想够着地面。他这样似够又够不着的样子，活像在受吊刑，而且，他以为再伸长一点儿就可够着地面，所以他不断向下抻，结果就更加难受了。

## 第四十四章

### 客店奇闻续篇

唐·吉诃德连声的乱喊，吓得店主赶紧打开了客店的门，慌慌张张地跑出来看出了什么事。客店外面的那几个人也跑了过来。丑女仆也被这阵喊声惊醒，马上就猜想到是怎么回事了。她立刻跑到堆稻草的房子里，神不知鬼不觉地把拴着唐·吉诃德的缰绳解开了，结果唐·吉诃德在大家的注视下摔到了地上。他刚落地，店主和几个旅客就问他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么拼命地喊叫。唐·吉诃德一句话也不说，解开手腕上的活结，从地上站起来，骑上罗西南多，抓起皮盾，拿起长矛，在外面骑马疯跑了一阵，又不紧不慢地回来，说道：

“谁敢说我会永远被魔法定住？只要我的女主人米科米科娜公主允许，我就要当面说他在胡扯，向他挑战，跟他展开一场殊死的决斗！”

几个旅客听了唐·吉诃德的话很诧异。店主告诉他们唐·吉诃德是什么样的人，他现在已经疯了，不要理会他，大家才不感到奇怪了。

几个旅客又问店主，是否有个十五岁左右的男孩来过这个客店，模样像个骡夫。又如此这番形容了一阵，说的就是克拉拉的情人那样子。店主说客店里客人多，他没注意那么多。可是有个旅客看到了法官的马车，就说：

“他肯定在这儿，他就是在追踪这辆马车。咱们一个守在门口，其他人进去找，再派一个在客店周围转一转，免得他从墙头上跳出去。”

“就这么办。”其中一人说。

两人进了客店，一个留在门口，还有一个在客店周围转悠。这一切店主全看在眼里。他知道他们要找的那个男孩，却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样兴师动众。

这时天已经亮了，再加上唐·吉诃德刚才的吵闹，客店里的人全醒了，也都起床了。特别是克拉拉和多罗特亚，一个由于思念情人，另一个由于急于看到那个小伙子，两个人那天晚上都没有睡好。

唐·吉诃德见四个来人全不把他放在眼里，也不向他应战，恼怒极了。不过，他已发誓在帮助米科米科娜公主重建他的王国之前，不再管别的事，因此只好忍着，看这几个旅客鬼鬼祟祟到底干些什么。一个旅客果然找到了他们要找的那个男孩。那个男孩在一个骡夫身旁呼呼大睡。他没有想到有人会找他，更没想到居然会找到他。那个旅客抓住了男孩的胳膊，说：

“唐路易斯少爷，你这身打扮真是符合你的身份啊！而你现在睡在这样的铺上，也没有辜负你的母亲娇惯你。”

男孩揉了揉惺忪的睡眼，慢慢打量着抓住他胳膊的人，待他认出是他父亲的佣人后，大吃一惊，竟半天说不出话来。佣人接着说：

“现在没别的办法，唐路易斯少爷，只有乖乖地回家去，假如你不愿意把你的父亲赶出人世间的話。你的出走，给你父亲带来的痛苦已经让他痛不欲生了。”

“可是，”唐路易斯问，“我父亲怎么知道我走了这条路，穿了这身衣服呢？”

“是你的好朋友说的，”佣人说，“你把你的想法告诉了他，他见你父亲想念你的样子，于心不忍。于是，你父亲就派我们四个人来找你。我们都在这里听你吩咐，而且事情如此顺利，真是让人高兴。我们可以带你回去，让你见到那双无限疼爱你的眼睛。”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要看我了，以及老天如何安排了。”唐路易斯说。

“你除了回去之外，还想干什么？老天还能怎么安排呢？其他事情都是不允许的。”

他们的对话，被旁边那个骡夫全听到了。他站起身来，去找费尔南多和卡德尼奥，把这事对他们和其他人说了。此时大家都已起床。骡夫告诉他们，那个人称那个男孩为“少爷”，想把他带回他父亲家去，而那个男孩不愿意回去。大家听到这些，刚才又听到过他优美的歌声，就更想知道他到底是什么人了。此外，如果有人强迫他做什么，大家还可以帮助他。于是大家来到孩子跟前。那个孩子还在那儿同佣人说话。

多罗特亚这时走出房间，后面跟着伤心欲绝的克拉拉。多罗特亚把卡德尼奥叫到一旁，向他简单叙述了那个小伙子和克拉拉的事情。卡德尼奥也把佣人来找他的事情告诉了多罗特亚。他说话的声音还算小，克拉拉全听到了。她急得脸色苍白，若不是多罗特亚赶紧扶住她，她就跌倒了。卡德尼奥让她们先回房间去，他来想办法。于是她们回房间去了。

四个佣人此时正围着男孩，劝他立刻回家。那个男孩说，如果不完成一件重大事情，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回去。几个佣人也很坚决，说他们绝不会让他留在这里，不管他愿意不愿意，都要把他带回去。

“你们除非带走我的尸体，”唐路易斯说，“否则你们不可能把我带走。你们可以任意用什么方式把我带走，可带走的只能是个死人。”

这时客店里的很多人都跑来看他们争吵，其中有卡德尼奥，费尔南多和他的伙伴，法官，神甫，理发师和唐·吉诃德。唐·吉诃德也不再守卫城堡了。卡德尼奥已经知道了这个男孩的事情，就问那个想把男孩带走的人，为什么要强迫他回去。

“为了他父亲，”一个佣人说，“这个孩子突然出走，他父亲

差点儿急死。”

唐路易斯说：

“我不想在这儿讲我的事情。我是自由的，我愿意回去就回去。如果我不想回去，谁也不能强迫我。”

“那也得通情达理，”佣人说，“如果你道理不充分，而我们有充分的道理，就得按照我们说的去做。我们有责任这样做。”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法官这时说道。

佣人和法官是邻居，认识他。佣人说：

“您难道没认出他吗，法官大人？这个小伙子就是您的邻居的儿子。他从他父亲家跑出来，您看看，还穿着这身破衣服。”

法官仔细看了看那男孩，认出了他。法官抱住年轻人，说：“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唐路易斯少爷？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值得你出走，还穿着这身破衣服，就像他说的，与你的身份太不相称了。”

男孩眼里满是泪水，对法官的问话一句也说不出。法官叫四个佣人先冷静一下，一切都会好的。他拉着男孩的手，把他叫到一旁，问他到底来干什么。法官正在问男孩的时候，忽听得客店门口有人大喊大叫。原来有两个客人见客店一片混乱就想趁乱不付帐溜走。可是店主更关心的是他的生意，而不是别人的闲事，所以在那两个人刚逃出客店门时抓住了他们，让他们付钱，而且还拼命讥笑他们，惹得那两个人挥拳相报。他们开始殴打店主，店主只得大声呼救。

当时，只有唐·吉诃德有空去救店主，于是店主的女儿便对唐·吉诃德说：

“骑士大人，请您看在上帝的份上行行善，去救我那可怜的父亲吧，那两个坏蛋正在狠命地折磨他呢。”

唐·吉诃德却一字一句、无动于衷地说道：

“美丽的姑娘，请原谅我吧，因为我在完成我承诺的一件事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情之前，不能够参与其他事情。现在我能做的就是：你赶紧去告诉你可敬的父亲，让他在这场战斗中一定要顶住，无论如何也不能败下阵来。与此同时，我去求米科米科娜公主允许我解救危难。如果她允许，你放心，我一定会把他救出来。”

“我的天啊！”丑女仆在一旁说，“等您请求了回来，我的主人早就不知去哪个世界了。”

“那我也得先去请求，姑娘。”唐·吉诃德说，“只要我得到了这个允许，他就是到了极乐世界也没关系，我还可以把他从那儿救出来，即使这边的世界反对也没用；或者，至少我还可以向把他送到极乐世界去的人报仇，你也会由此感到宽慰。”

唐·吉诃德没有再说什么，跪倒在多罗特亚面前，以游侠骑士的语言请求她恩准自己去解救城堡长官。公主慨然应允。于是唐·吉诃德手持皮盾，拿起剑，冲到客店门口。两个客人还在那儿打店主。可是，唐·吉诃德刚赶到门口就站住不动了。丑女仆问她为什么不动了，怎么还不赶快去救她的主人，店主妇也问他为什么不去救她的丈夫。

“我站住是因为我持剑进攻侍从是骑士道所不允许的”。唐·吉诃德说，“你们去把我的侍从桑乔叫来，保护长官和为长官报仇都是他的事。”

这些事情就发生在客店门口，拳头正重重地打在店主的脸上和身上，把店主打得真够呛，把丑女仆、店主妇和她女儿也气得要死。她们对唐·吉诃德的神经，对她们各自的主人、丈夫和父亲挨揍简直绝望了。

咱们暂且先不说店主吧，反正会有人救他。如果没人救他，那也只好让他忍耐着，全怪他不自量力，粗暴无礼。咱们还是去看看唐路易斯如何回答法官的问话吧。刚才我们说到法官问唐路易斯为什么走到这儿来了，而且穿得这么破。小伙子紧紧拉住法官的手，似乎在忍受极大的痛楚，泪如泉涌地说道：



“我只能这样说，大人，自从天意让我们成为邻居，我看到了您的女儿、我的意中人克拉拉的第一刻起，我的心就被她征服了。假如您，一位真正的大人，我的父辈，同意的话，我今天就想同她结婚。为了她我离开了我父亲的家。为她换上了这身打扮，因为无论她走到哪儿，我都要跟随她。她不了解我的心思，只是有几次远远地望见我眼含泪水才有所领悟。大人，您知道我父亲的财富和地位，还知道我是唯一的继承人。如果您觉得我不能与您女儿相配的话，您现在就可以把我当您的儿子看待。如果我父亲别有打算，不满意我的选择，时间可以超越人的意志改变事物。”

多情少年说到这儿止住了话语。法官听了这些话，颇感意外，不知所措，他不知道该如何对待这件突如其来又意想不到的事情。他只是让唐路易斯先冷静一下，并且稳住那几个佣人，让他们不要当天就赶回去，现在还需要时间把事情考虑得周全一些。唐路易斯坚持吻了法官的手，泪水也洒到了他的手上。别说法官是个善良的人，就是石头心肠的人见此也会心软。法官知道这桩婚事对自己的女儿很有利，不过他一向处事慎重，他想征得唐路易斯的父亲同意。

此时客人和店主已经不打架了。经过唐·吉诃德的好言相劝，客人已经如数把钱付给了店主。这时候，那个被唐·吉诃德抢走了铜盆的理发师进了客店，桑乔当时曾把理发师那头驴的鞍子抢了过来，换到自己那头驴身上。理发师把他的驴牵到马厩去，看到桑乔正为他的驴准备驮鞍。理发师认出了那驮鞍，立刻奋不顾身地向桑乔冲去，嘴里还说着：

“嘿，你这个盗贼，我终于抓住你了！还我铜盆、驮鞍和所有鞍具！”

桑乔突然受到攻击，还听到有人在咒骂。他一只手抓住驮鞍，另一只手挥拳打去，立刻把理发师打得满嘴是血。可理发师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并没有因此就放开手，反而大声呼叫起来。客店里的所有人听着声音都赶来了。理发师喊道：

“主持公道啊！这个强盗抢了我的东西，还想要我的命！”

“你胡说！”桑乔说，“我才不是强盗呢。这是我的主人唐·吉诃德的战利品。”

唐·吉诃德就在旁边，得意洋洋地看着他的侍从能攻善守，并且从此觉得他很有出息，心里打算着一有机会就要封他为骑士。唐·吉诃德觉得桑乔肯定会很好地发扬骑士精神。理发师吵闹着说道：

“各位大人，这个驮鞍是我的，这就好像我肯定会死一样确凿无疑。我对它非常熟悉，就好像它是我生的一样。我的驴就在牲口棚里，不信你们就去试试，看看它们是不是正好相配。如果不是，我就是混蛋。还有，他们还抢走了我的一个新铜盆，没有用过的。那个铜盆能值些钱呢。”

唐·吉诃德这时忍无可忍了。他来到两个人中间，把他们分开，又把驮鞍放在地上，要把事情辩出个究竟。他说道：

“诸位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混蛋分明弄错了。他称为铜盆的这个东西，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曼布里诺的头盔。这是我在一次出色的战斗中从他那儿夺取的，并且合理合法地成了它的主人。至于那个驮鞍，我就不说什么了，我只知道我的侍从桑乔曾请求我允许他夺取这个战败者的马具，用它来装备他的马匹。我允许了，他就把马具夺了过来。至于马具为什么会变成驮鞍，我只能给一个很简单的解释：这是游侠骑士常遇到的变化。为了证明这一点，桑乔，你把这位老兄说成是铜盆的那个头盔拿到这儿来。”

“天哪，大人，”桑乔说，“除了这些，您就没有别的证据吗？”

“你照我的吩咐去做，”唐·吉诃德说，“并不是这座城堡里的

所有东西都受魔法的制约。”

桑乔把铜盆拿来了。唐·吉诃德马上把它拿在手里，说道：

“诸位看看，这位侍从居然说这是个铜盆，而不是头盔呢？我以骑士的名义发誓，这就是我从他那儿夺取的头盔，分毫未变。”

“这肯定没错，”桑乔这时说，“后来有一次，要不是这个盆儿盔，那次可就麻烦了，当时石头就像下雨似地打过来呢。”

## 第四十五章

### 曼布里诺头盔和驮鞍疑案及其他事水落石出

“诸位大人，”理发师说，“这两个家伙一定要说这不是铜盆，而是头盔。你们看看到底是什么？”

“谁要是说它不是头盔，”唐·吉诃德说，“我都会让他承认自己是在撒谎。不管他是骑士还是侍从，都是在说谎。”

那位理发师也在场。他了解唐·吉诃德的脾气，想让他把笑话闹得再大点，好拿他开心，逗大家笑，于是他对这位理发师说：

“理发师大人，或者不管你是什么人吧，我们俩是同行。我领取考试合格证已经二十多年了，对各种理发工具全都熟悉。我年轻时也当过兵，见过头盔，如果没有其他高见，那么我的看法就算高见。我说这位骑士大人拿的这个东西，不仅不是理发师用的盆，而且远远不是，就好像黑的同白的、真理和谎言完全是两回事一样。我说它是个头盔，不过不完整。”

“的确不完整，”唐·吉诃德说，“还缺少护脸的那一半。”

“是这样。”神甫明白了他这位朋友的意图，也这么说。

卡德尼奥、费尔南多和他的伙伴们也随声附和。法官若不是还在想同唐路易斯的事，也会帮腔。不过他正在认真考虑自己的事，没有精力顾及这些人如何胡闹。

“上帝保佑！”这位受到愚弄的理发师说，“怎么可能呢？这么多有身份的人都说这不是盆而是头盔呢，这事奇怪了，无论谁听了都会感到惊奇。好吧，如果这位大人说的是真的，这个盆就是头盔，那么这个驮鞍就是全套马具了。”

“我觉得它是马具，”唐·吉诃德说，“不过我说过，这件事我不插嘴。”

“到底是驮鞍还是马具，唐·吉诃德大人说是什么就是什么。”神甫说，“凡是与骑士有关的事情，我们都听他的。”

“上帝保佑，大人们，”唐·吉诃德说，“我在这座城堡里住了两次，每次都遇到奇怪的事情，以至于我都不敢对这里的任何事情妄下结论了。我觉得这里所有的东西都中了邪。第一次在这儿住的时候，这儿一个会魔法的摩尔人把我折腾得够呛，桑乔也被他的随从们搞得不舒服。昨天晚上，我一只胳膊被吊了两个小时，真不知为什么会倒这个霉。所以，现在让我对这个疑团下结论，未免太冒失。刚才有人说这是盆，不是头盔，我已经反驳过了。可要问那究竟是驮鞍还是马具，我还不肯妄下结论，还要请大家来说说吧。你们同我不一样，不是骑士，不会受这儿的魔法影响，思维也不受什么约束，可以按照事情的本来面目，而不是按照我的看法来判断这座城堡里的事情。”

“不错，”费尔南多这时说，“唐·吉诃德大人说得对，这件事应该由大家来公断。为了可靠起见，我将秘密征求大家的意见，然后把结果照实公布。”

对于那些拿唐·吉诃德开心的人来说，这是最有意思的事，可那些不知实情的人，便觉得这真是最荒唐的事了，特别是唐路易斯和他的佣人，以及另外三个偶然来到客店的客人。不过最绝望的还是理发师，他的铜盆竟眼睁睁地变成了曼布里诺的头盔，而且他想，那个驮鞍肯定也会变成贵重的马鞍。费尔南多分别跟几个人交头接耳，悄悄问他们，大家争执不休的那个宝贝究竟是驮鞍还是马具。大家欢欢喜喜地看他到底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费尔南多征求过意见之后高声说道：

“好心人，我不想再继续征求问下去了，因为大家都认为，这个东西绝对不是驮鞍。这不仅是马具，而且是纯种马的马具。现在你不要着急，尽管你和你的驴不愿意，这还是马具而不是驮鞍，你搞错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一点也不糊涂，”理发师说，“而是你们搞错了。我在上帝面前也这么认为，上帝也会认为这是驮鞍，不是马具。不过法律……我不说了。反正我没醉，我连早饭还没吃呢。反正我没说错。”

理发师的固执像唐·吉诃德的荒唐一样逗得大家哄笑起来。唐·吉诃德这时候说道：

“现在只好各执己见了。人各有志，不可强求。”

四个佣人中有一个说道：

“如果这不是有意开玩笑，我死也不会相信，这些人，看上去很明白的样子，怎么会硬说这不是盆，那不是驮鞍。看来他们坚持与事实相反的说法，这其中必有奥妙。我向天发誓，”他随即坚决地发誓，“即使世界上所有人都这么说，我也不会相信这不是理发师的盆，不是公驴的驮鞍。”

“很可能是母驴的驮鞍。”神甫说。

“那倒无所谓，”佣人说，“问题不在这儿，问题在于它到底是不是驮鞍。”

有个圣友团团丁刚才听到了他们的争论，听到佣人这话，走了进来，怒气冲冲地说道：

“驮鞍就是驮鞍，像我爹就是我爸一样，谁要不这么说，就是胡扯。”

“你这个恶棍，竟敢胡说八道。”唐·吉诃德说。

唐·吉诃德说着举起了他那一刻不离手的长矛，向团丁头上打去，若不是团丁躲得快，他可能就要被打昏。长矛碰到地上断成了几截。几个团丁见自己的同伴被打，立刻高声向圣友团呼救。

店主也是圣友团成员。他立刻跑进屋里拿了棍子和剑，和自己的同伴们站到了一起；唐路易斯的四个佣人团团围住了唐路易斯，怕他趁乱跑掉；理发师见客店大乱，就赶紧抓起驮鞍，可是

桑乔也抓住不放；唐·吉诃德持剑向团丁进攻；唐路易斯大声呼喊他的佣人们放开自己，去帮助唐·吉诃德，他还叫卡德尼奥和费尔南多都去为唐·吉诃德助威；神甫大喊大叫；客店主妇喊声连天，她的女儿痛心不已；丑女仆哭个不停；多罗特亚不知所措；卢辛达也惊呆了；而唐娜克拉拉早晕过去了。理发师用棍子打桑乔，桑乔猛烈地还击；唐路易斯的一个佣人怕唐路易斯跑了，就抓住他一只胳膊，结果唐路易斯一拳打去，打得那个佣人满嘴是血；法官连忙去护着佣人；费尔南多把一个团丁打倒在地，把他痛痛快快地踢了一顿；店主又提高了嗓门向圣友团呼救，结果客店里有人连哭带喊，有人惊恐不安，有人无辜遭殃，有人挥拳拔剑，拳打脚踢，人们打得头破血流，到处都是一片狼藉。混乱之中，唐·吉诃德的脑海里忽然生动地闪现出一部小说中的混乱场面，于是他大喝一声，震动了客店：

“住手，放下武器，安静点儿！要想保命就听我说！”

他这一喊，大家全停住了。他又接着说道：

“诸位，我不是说过吗？这座城堡已经被魔法控制，恐怕已经魔鬼成群了。为了证明这点，我想让你们亲眼看看，历史上一场著名的混乱，已经转移到了这里。你们看看，有的争剑，有的夺马，有的抢老鹰，有的要头盔，激烈无比。法官大人，请您过来，还有您，神甫大人，也请您过来。一个当阿格拉曼特国王，一个当索布利诺国王，让我们和好吧。我向上帝发誓，咱们这么有身份的人，为了这些小事而互相残杀真是太愚蠢了。”

几个团丁并不明白唐·吉诃德说的是什么。他们只觉得自己吃了亏，不肯罢休。理发师倒是不想闹了，在刚才的格斗中，他的大胡子被揪掉了，驮鞍也被弄坏了。桑乔是个好侍从，唐·吉诃德稍一吩咐，他就服从了；唐路易斯的四个佣人知道再闹下去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处，也就住了手；只有店主因为唐·吉诃德总是在客店里惹是生非，坚持要惩罚他。最后，这场混乱总算平息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下来了。然而，唐·吉诃德至死都认为驮鞍就是马具，铜盆就是头盔，而客店就是城堡。

在法官和神甫的劝说下，大家都平静下来，握手言和。唐路路易斯的几个佣人又坚持让唐路易斯同他们一起回去。就在唐路易斯同他们商量的时候，法官也把唐路易斯的情况告诉了费尔南多、卡德尼奥和神甫，并且同他们商量如何处理。最后他们商定，由费尔南多向唐路易斯的佣人们说明自己的身份，然后让唐路易斯同他一起到安达卢西亚去，他的兄弟侯爵大人肯定不会亏待唐路易斯。这次就是把唐路易斯撕成碎片，他也不会回去的。四个佣人知道费尔南多的身份和唐路易斯的决心后，决定三个人回去向主人报告情况，一个留下来侍候唐路易斯，同时别让他跑了，直到那几个人回来找他们，或者唐路易斯的父亲另有吩咐。

于是这场纷争终于平息下来。可是一次新的争端又快要开始了。

那几个团丁隐约听说了他们对手的身份后，觉得再打下去，更要吃亏，也就不再吵闹了。可是那个被费尔南多痛打的团丁，忽然想起自己身上还带着通缉令，是捉拿唐·吉诃德的。看来桑乔的担心很对，圣友团因为唐·吉诃德帮助划船苦役犯逃走，正在缉拿他。想到此，那个团丁就要核对一下唐·吉诃德的特征。他从怀里掏出羊皮纸通缉令，慢慢看起来。他不太识字，看一句通缉令，抬头看一眼唐·吉诃德，核对一下。最后，他确定这就是通缉令要找的那个人。一经核实，他马上把通缉令收起来，右手紧紧抓住唐·吉诃德的衣领，紧得让唐·吉诃德快要喘不过气来。他大声说：

“快来帮助圣友团！大家看清楚，我可不是在开玩笑。你们来看看通缉令。就是这个强盗。”

神甫拿过通缉令一看，团丁说的果然是真的，通缉令上描绘的特征与唐·吉诃德完全相符。唐·吉诃德见这个坏蛋竟敢抓住自



己，立刻气得七窍生烟！他用双手紧紧掐住了团丁的脖子。若不是其他几个人赶来，这个团丁可能要把自己的性命搭上了。

店主也马上赶来了。客店主妇见丈夫又参与打斗，就又喊起来。喊声引来了丑女仆和店主的女儿，这两个人又赶紧祈求老天和在场的人援助。桑乔见状说道：

“永恒的上帝，看来我的主人说得完全对，这座城堡的确中了魔法，简直一刻也安静不下来！”

费尔南多怕唐·吉诃德和团丁闹出事来，赶紧过来劝架。那两个一人抓住对方的衣领，一个掐着对方的脖子，都抓得很紧。费尔南多掰开了两个人的手，可是团丁们还是要抓逃犯，他们请求大家帮忙把唐·吉诃德捆起来交给他们，这样才能算为国王尽忠，为圣友团效力。他们以圣友团的名义再次请求大家，把这个拦路强盗抓起来。唐·吉诃德听到这话哈哈大笑。他不慌不忙地说道：

“过来，你们这些没有教养的蠢货！给戴锁链者以自由，扶弱济贫，帮助受难者，难道是拦路抢劫？你们这些愚蠢的东西，真是智能低下。老天竟没有告诉你们游侠骑士的高尚和你们的愚昧无知，你们竟敢污辱游侠骑士的形象，而且还当着游侠骑士的面？”

“过来，我看你们倒像匪帮，你们是打着圣友团旗号的拦路强盗！告诉我，谁这么无知，竟敢签发捉拿像我这样的骑士的通缉令？他难道不懂得游侠骑士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他们的剑就是法律，他们的精神就是法典，他们的意志就是法规。我再说一遍，谁这么愚蠢，竟不知道游侠骑士所享受的特权和豁免权比贵族证书上规定的还要多？哪个游侠骑士付过捐税？哪个裁缝为他们做衣服还要钱？哪个国王不邀请他们做客？哪个姑娘不倾慕他们，心甘情愿地投入他们的怀抱？一句话，过去、现在和将来，无论什么时候的骑士都能给他面前的四百个团丁四百大棍。”

## 第四十六章

### 团丁奇遇，好骑士唐·吉诃德怒气冲天

在唐·吉诃德慷慨陈词的时候，神甫劝说团丁，告诉他们唐·吉诃德神志不正常，他的所作所为大家都看到了，因此没有必要把事情再闹下去了。即使把他抓走了，以后看他是个疯子，还得放他。可那个拿通缉令的团丁却很固执，说他不管唐·吉诃德是不是疯了，他只管执行上司的命令。只要抓到了，再放三百次都没关系。

“话是这么讲，”神甫说，“不过这次就算了，而且，他也不会让人把他带走的，这点我很清楚。”

神甫一再劝说，唐·吉诃德的疯劲儿团丁们也知道，如果他们不承认唐·吉诃德是疯子，那么他们就比唐·吉诃德还疯了。所以，他们倒也愿意落个清闲，甚至还愿意为理发师和桑乔调解，因为两人还在为那场争执而耿耿于怀呢。团丁们以执法者的身份从中裁决，最后双方虽然不能算是满心欢喜，但也还比较满意。他们交换了马鞍，肚带和笼头就算了。至于那个曼布里诺的头盔，神甫瞒着唐·吉诃德，悄悄给了理发师八个雷阿尔，就算买了那个盆。理发师写了收条，表示永不翻悔，真是谢天谢地。

纠纷都解决了，唐路易斯的三个佣人也高高兴兴地走了，留下一个佣人陪着唐路易斯。这下是运气转好了，无论是客店里的情人还是勇士，大家都可望有个圆满的结局。唐路易斯满意，他的佣人们也高兴。唐娜克拉拉更是喜笑颜开。只要看看她的脸就可以知道，她的欣喜发自内心。

索赖达虽然不太明白所发生的事，只是别人高兴她就高兴，别人忧愁她就忧愁，不过她特别注意观察她那位西班牙人，始终

盯着他，为他牵肠挂肚。店主对于神甫给理发师的赔偿很眼红，他也要求赔偿皮酒囊和红葡萄酒的损失，发誓说如果少给一分，罗西南多或者桑乔的驴就休想出客店的门。神甫安慰店主，法官表示愿意出钱赔偿，不过最后钱还是由费尔南多付了。这回客店里安静下来了，没有了唐·吉诃德所说的著名的混乱，倒是和谐宁静。神甫在这个过程中的善意与口才，以及费尔南多的慷慨大度，赢得了大家的称赞。

唐·吉诃德见已经从与他和桑乔有关的纠纷中解脱出来，觉得该继续赶路，去完成他肩负的那件重任了。他这么一想，就跑去跪在多罗特亚面前。多罗特亚让他先起身再说话。唐·吉诃德遵命站了起来，说道：

“美丽的公主，俗话说，神速运气好。过去的很多事实都证明，只有当机立断，才有良好的结局，而且这点在军事上显得尤为突出。兵贵神速，使敌人措手不及，不等他们来得及抵抗就取得胜利。

“尊贵的公主，我说这些是因为我觉得咱们没有必要再在这个城堡待下去了，而且对我们不利。谁知道那个巨人是否会通过潜伏在这里的奸细得知，我今天要去攻打他呢？如果他抓紧时间，加固工事，使他的城堡难以攻破，纵使我们的出击迅速，我们不知疲倦的臂膀再有力量，也会无功而返。所以，我的女主人，咱们立刻出发才会有好运。只要我和您的对手一交锋，您肯定会如愿以偿。”

唐·吉诃德讲到这儿不再说话了，静静地等候美丽公主的回答。公主一副威严的样子，很符合唐·吉诃德当时的状态。她答道：

“骑士大人，非常感谢你愿意帮我解除危难，这才像个扶弱济贫的骑士的样子。愿老天让你我的愿望得以实现，那时候你也会知道我是个知恩图报的女人。我的启程应该尽快安排，我的意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见与你一致。你全权安排吧，我已经把我的重任托付给你，你随意安排吧，我不会有异议。”

“那就这么定了，”唐·吉诃德说，“既然沦落的是位女王，我一定抓紧时机，把您扶上您的世袭宝座。咱们马上出发，否则就会坐失良机。能够让我胆怯恐惧的人，永远也不会有。桑乔，给罗西南多备鞍，还有你的驴和女王的坐骑，咱们告别城堡长官和那几位大人，马上出发。”

桑乔一直在场，这时他摇晃着脑袋说：

“哎呀，大人呀大人，村庄虽小，丑事可不少！”

“不管在什么村庄和城市，难道有什么丑事吗，乡巴佬？”

“您若是生气，我就不说了，”桑乔说，“本来我作为一个好侍从，应该向主人报告，我也不说了。”

“你随便说，只要你不胡说。”唐·吉诃德说“你若是害怕，就随你的便，反正我不害怕，我行我素。”

“不是这个意思，真是的，都怪我！”桑乔说，“我现在可算明白了，这个自称女王的女人，跟我那亲妈妈相比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她要真是女王，就不会趁人不注意偷着同某个人乱啃了。”

桑乔这么一说，多罗特亚立刻变得满脸绯红，因为她的丈夫费尔南多的确避着大家亲吻她。这些被桑乔看见了，他觉得这样轻佻只能是妓女，而不是一个伟大王国的女王应有的行为。多罗特亚无法回答，也不想回答桑乔的话，只好任他说下去。桑乔又说：

“我是说，大人，咱们走大路绕小道，白天黑夜都不得安生，可却是让这些人坐享其成。既然这样，我何必慌慌张张地为罗西南多备鞍，为我的驴上好驮鞍，为她准备坐骑呢。滚蛋吧，咱们吃咱们的。”

上帝保佑！唐·吉诃德听到自己的侍从竟说出这样粗俗无礼

的话来，简直差点儿气死！他的眼睛都要冒出火来了，急急忙忙又结结巴巴地说道：

“你这个贱骨头，这么没头脑，无礼又无知，竟敢背后说别人的坏话！你竟敢当着我的面，当着这么多尊贵的夫人说出这种话，而且还不知羞耻地胡思乱想！你这个混蛋，竟敢造谣生事，真是卑鄙至极，愚蠢透顶。你赶快从我面前滚开，免得我对你不客气！”

说完他紧皱着眉头，鼓着两颊，环顾四方，右脚在地上狠狠地跺了一下，满肚子怒气溢于言表。桑乔听了唐·吉诃德这些话，又见他一副怒气冲天的样子，吓得缩成一团，真恨不得脚下的地裂个缝，让他掉进去。他不知如何是好，只好转身走开。聪明的多罗特亚十分了解唐·吉诃德的脾气，为了缓和一下他的怒气，多罗特亚对他说：

“你不要为你侍从说的那些蠢话生气，骑士大人。他只是不应该无中生有地乱说。他是一番好意，没有人认为他有意诬陷谁。由此可以相信，就像骑士大人你说的，这座城堡受到了魔法的控制，肯定是这样。所以我说，桑乔很可能受到了魔法的影响，看到了他其实没有看到的那些有损于我尊严的事情。”

“我向全能的上帝发誓，”唐·吉诃德说，“您说得完全对。也许是幻觉使得这个桑乔看到了不可能的事情，而且我也十分了解这个倒霉鬼，他善良单纯，不会有意诬陷人。”

“是这样，肯定是这样，”费尔南多说，“所以您，唐·吉诃德大人，应该原谅他，与他和好如初，别让那些幻觉使他丧失了理智。”

唐·吉诃德说他原谅桑乔，于是神甫就去找桑乔。桑乔低三下四地回来了。他跪在唐·吉诃德面前，请求吻唐·吉诃德的手。唐·吉诃德把手伸给他，让他吻了自己的手，然后又祝福了他。唐·吉诃德说：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桑乔，我多次对你说过，这座城堡受到了魔法的控制，现在你该明白了，这的确是真的。”

“这个我相信，”桑乔说，“不过那次被扔可是确有其事。”

“你不要这么想，”唐·吉诃德说，“如果是这样，我早为你报仇了，即使那时没报仇，现在也会为你报。可是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都不知道该向谁去报仇。”

大家都想知道被单的事，于是店主又把桑乔的那次被被单扔的事一五一十地讲了一遍，大家听了不禁大笑。若不是唐·吉诃德再次保证，那次是由于魔法，桑乔早就羞死了。不过，桑乔即使再愚蠢，也不会不知道自己是真被扔了，而不是像他主人说的那样是什么幻觉。

两天过去了。住在客店的贵客们觉得该启程了。他们决定不再烦劳多罗特亚和费尔南多，像原来商定的那样，假借解救米科米科纳公主的名义，把唐·吉诃德送回家乡去。他们决定用一辆恰巧从那儿路过的牛车把唐·吉诃德送回去。他们在牛车上装了个像笼子一样的东西，让唐·吉诃德能够舒舒服服地待在里面。费尔南多和他的伙伴们、唐路易斯的佣人和团丁们，按照神甫的主意和吩咐，都蒙着脸，装扮成身份不同的人，让唐·吉诃德认不出他们，准备得当之后，他们悄悄走进唐·吉诃德的房间，唐·吉诃德那天经过几番打斗，睡得正香。

大家来到他身边，他仍然鼾声如雷，他们把他紧紧按住，把手脚都结结实实地捆了起来。待他被惊醒时，已经动弹不得，只能惊奇地看着眼前这些陌生的面孔。此时他脑子里的怪念头又闪现出来，相信这些模样奇怪的人就是这座城堡里的鬼怪，他自己也肯定是被魔法制服了，所以既动弹不得，也不能自卫。

在场的人中，只有桑乔没有变。虽然他也快要疯了，但还是能认出那些化了装的人来。不过他一直没敢张嘴，想看看他们把他的主人突然抓起来要干什么。唐·吉诃德也一言不发，默默关

注着自己的下场。人们把笼子抬过来，把唐·吉诃德关了进去，外面又钉了许多木条，无论谁也不能轻易打开这个笼子了。

大家又把笼子抬起来，走出房间时，忽然听见一个吓人的声音。那声音是理发师发出来的，不是那位要驮鞍的理发师，而是另一位，那声音说道：

“喂，骑士大人，不要为你被囚禁而感到苦恼。只有这样才能尽早完成你的冒险大业。这种状况只有等到曼查的雄狮和托博索的白鸽双双垂颈接受婚姻枷锁时才会结束。这个伟大的结合，会产生出雄伟的幼崽，它们会模仿它们的勇敢父亲的样子。你呢，高尚而又温顺的侍从，腰间佩剑，脸上有胡子，嗅觉又灵敏，不要因为人们当着你的面，如此带走了你的主人而一蹶不振。只要世界的塑造者愿意，你马上就会得到高官显爵，连你都会认不出自己，你的善良主人对你的承诺也一定会实现。我以谎言女神的名义向你发誓，你的工钱一个也不会少，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你跟着你那位被魔法制服了的主人一起走吧，无论到哪儿，你都应跟随他。我只能说这些了，上帝与你同在，我要回去了。至于我要回到哪里去，只有我自己才知道。”

说到这儿，那个声音立刻提高了嗓门，然后慢慢转化为非常和蔼的语调，就连知道这是理发师在开玩笑的人都信以为真了。

唐·吉诃德听到这番话也放心了，因为他能够和托博索他亲爱的杜尔西内亚结成神圣的姻缘，从杜尔西内亚肚子里，可以产生出很多幼崽，那些都是他的孩子，这将是曼查世代代的光荣。他坚信这点，长长吁了一口气，高声说道：

“你预示了我的美好未来。我请求，在我实现我刚才那令人兴奋诺言之前，不要让我死在这个囚笼里。如果这些诺言能够实现，我将视我的牢笼之苦为光荣，视这缠身的锁链为舒适，不把我现在躺的这张床当作战场，而视它为松软的婚床和幸福的洞房。现在该谈谈如何安慰我的侍从桑乔了。根据他的品德和善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行，我肯定，不管我的命运如何，他都不会抛弃我。假如由于他或我的不幸，我不能够按照我的承诺，给他一个岛屿或其他类似的东西，至少他的工钱我不会不给，这在我的遗嘱里已经注明了。我不是根据他对我的无数辛勤服侍，而是根据我的能力所及，把该交代的事情都在遗嘱里交代了。”

桑乔毕恭毕敬地向唐·吉诃德鞠了一躬，吻了他的双手。唐·吉诃德的双手被捆在一起，要吻就得吻两只手。然后，那些妖魔鬼怪扛起笼子，放到了牛车上。



## 第四十七章

### 唐·吉诃德出奇地中了魔法及其他奇事

唐·吉诃德见自己被关在笼子里，装上了牛车，说道：

“我读过很多有关游侠骑士的著作，不过我从未见过用这种又懒又慢的牲畜，来运送被魔法制服了的骑士。他们常常用一块乌云托住骑士，凌空飘过，或者用火轮车、半鹰半马怪或其他类似的怪物，从来都不用牛车的。上帝保佑，我糊涂了。不过，也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骑士和魔法都不同以往了。也可能因为我是当今的新骑士，是我要重振已被遗忘的骑士道，所以就出现了一些新的魔法和运送被魔法制服者的方式。你觉得是不是这么回事，桑乔？”

“我也不知道，”桑乔说，“我没读过那么多小说。尽管这样，我仍斗胆地认为他们并不完全是妖魔鬼怪。”

“还不完全是？我的天啊！”唐·吉诃德说，“他们的打扮完全是幽灵。做出这种事，把我弄成这个样子，要是还不算，那么怎样才算是完全的妖魔鬼怪呢？看看他们是否真是魔鬼，你就摸摸他们吧，你就会发现他们没有身体，只有一股气，外观只是个空样子。”

“感谢上帝，大人，我已经摸过了，”桑乔说，“这个热情的魔鬼身体还挺壮，跟我听说的那些魔鬼不一样。据说魔鬼发出的是硫磺石和其它怪味，可他身上的琥珀香味远在半里之外就可以闻到。”

桑乔说的是费尔南多，他身份高贵，所以身上有桑乔说的那种香味。

“人不必惊奇，桑乔，”唐·吉诃德说，“我告诉你，魔鬼从不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散发出什么味道，因为他们只是精灵。即使散发出味道，也不好闻，只能是恶臭。原因就是他们无论到哪儿，都离不开地狱，他们的痛苦跟随着他们。而香味令人愉快，他们身上不可能发出香味，如果你觉得你从那个魔鬼身上闻到琥珀香味，肯定是你上当了。他就是想迷惑你，让你以为他不是魔鬼。”

主仆两人就这么说着话。费尔南多和卡德尼奥怕桑乔识破他们的计谋，因为现在桑乔已经有所察觉了，就决定赶紧启程。他们把店主叫到一旁，让他为罗西南多备好鞍，为桑乔的驴套上驮鞍。店主立刻照办了。这时神甫也已经同团丁们商量好，每天给他们一点钱，请他们一路护送到目的地。他们即将动身，客店主妇、她的女儿和丑女仆出来与唐·吉诃德告别。她们装着唐·吉诃德不幸而痛哭流泪。唐·吉诃德对她们说：

“我的小姐们，不要哭，我们骑士免不了要遭受一些不幸。如果连这种灾难都没遇到过，我也算不上著名的游侠骑士了。名气小的骑士遇不到这种情况，因为世界上没有人注意他们的存在。可那些英勇的骑士就不同了，很多君主和骑士对他们的品德和勇气总是耿耿于怀，总是企图坑害他。尽管如此，品德的力量又是强大的，仅凭它自己的力量，就足以战胜一切困难。美丽的夫人们，如果我曾对你们有什么失礼的地方，请你们原谅，那不是我有意的，我不会故意伤害任何人。请你们祈求上帝把我从这个牢笼里解脱出来吧，是某个恶意的魔法师把我关进了牢笼。如果我能从牢笼里解脱出来，我一定不会忘记你们施给我的恩德，一定会感谢你们，为你们效劳。”

城堡的几位女人同唐·吉诃德说话的时候，神甫和理发师也正在同费尔南多和他的伙伴，上尉和他的兄弟，以及那些兴高采烈的女子们，特别是多罗特亚和卢辛达告别。大家互相拥抱，商定以后要常联系。费尔南多还把自己的地址告诉了神甫，请神甫一定要把唐·吉诃德的情况告诉他，说他最关心唐·吉诃德的情

况。他自己也会把神甫可能感兴趣的所有事情告诉他，例如他结婚、索赖达受洗礼、唐路易斯的情况、卢辛达回家等等。神甫说，如果费尔南多以后有什么事，他一定会帮忙。两人再次拥抱，再次相约。

神甫和理发师都上了马，他们脸上都带着面罩，以防唐·吉诃德认出他们来，然后跟在牛车后面走着。牛车的主人赶着牛车走在最前面，团丁就像刚才说的，手持火枪走在牛车两侧，接着是桑乔骑着驴，手里还牵着罗西南多，再往后就是神甫和理发师。他们表情严肃，牛车走得很慢，他们也只能不慌不忙地跟在后面。

唐·吉诃德伸直了腿坐在笼子里面，双手被捆得紧紧的，倚着栅栏默不做声，态度安逸，看上去倒像一尊石像。大家就这样静静地走了一段路，来到一个山谷旁。牛车的主人想停下来休息一下，顺带给牛喂些饲料。理发师认为应该再往前一段，他知道过了附近山坡，那边山谷的草比这边还要多，还要好。牛车主人同意了，他们又继续向前走。

神甫这时回头发现后面来了六七个骑马的人，他们穿戴都很体面。那些人走得挺急，像是想到一西里之外的客店去午休的样子，所以很快就赶上了他们。那几个人客客气气地向他们问好。其中一个托莱多的牧师，是那一行的头领，他看见牛车、团丁、桑乔、罗西南多、神甫和理发师井然有序地行进着，而且还有个被囚禁在笼子里的唐·吉诃德，不由得打听缘由。被问的那个团丁说：

“大人，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还是让他自己来说，我们不知道。”

唐·吉诃德听见了他们的对话，朗声答道：

“诸位骑士大人对游侠骑士的事精通吗？如果精通，我可以给你们讲讲我的不幸，否则我就没有必要再费口舌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神甫和理发师见那几个人同唐·吉诃德说话，就赶紧过来，怕唐·吉诃德说露了嘴。

对于唐·吉诃德的问话，牧师回答说：

“说实话，兄弟，有关骑士的书，我只读过《逻辑学基础》。要是这就够了，那就对我说吧。”

“说就说吧，”唐·吉诃德说，“骑士大人，我想告诉你，我遭到几个恶毒的魔法师嫉妒和欺骗，被他们用魔法关进了这个笼子。我是个游侠骑士，而属于受人瞩目的那种骑士，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所有企图获得最高荣誉的游侠骑士都应该步他们的后尘。”

“曼查的唐·吉诃德大人说得对，”神甫这时说，“他被魔法制服在这辆车上并不是由于他犯了什么罪孽，而是由于有些家伙嫉妒他的品德和勇气。大人，他就是哭丧脸的骑士，也许您以前听说过这个名字。无论嫉妒他的人如何用心险恶地企图湮没他的英名，他的英雄事迹都将永世长存。”

牧师听到这些人都如此说话，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惊奇得直要划十字。其他随行的人也惊讶得要命。桑乔听见他们说话，又跑过来节外生枝地说：

“不管你们愿意不愿意听，大人们，如果说我主人唐·吉诃德中了魔法，那么我的亲妈妈也中了魔法。我的主人现在思维清楚，能吃能喝，也像别人一样解手，跟昨天把他关起来之前一样。既然这样，他怎么会中了魔法呢？我听很多人说过，中了魔法的人不吃不喝，也不说话。可我的主人，若是没人看着他。他能说起来没完。”

他又转过身来对神甫说道：

“喂，神甫大人，神甫大人，您以为我没认出您吗？您以为我没有看穿你的把戏吗？告诉您，您就是把脸遮得再严实，我也能认出您来。您就是再耍您的把戏，我也知道您想干什么。一句

话，有嫉妒就没有美德，有吝啬就没有慷慨。该死的魔鬼！如果不是因为您，我的主人现在早就同米科米科娜公主结婚了。不说别的，就凭我的猥獠大人的大方或我自己的劳苦功高，我至少也是个伯爵了。不过，看来还是俗话说得对，‘命运的轮子比磨碾子转得快’，‘昨天座上宾，今日阶下囚’。我为我的孩子和老婆难过，他们本来指望我作为某个岛屿的总督荣归故里，现在却只能见我当了个马夫就回来了。神甫大人，我说这些只是为了奉劝您拍拍自己的良心，您这样虐待我的主人，对得起他吗？您把我的主人关起来，在此期间他不能济贫行善，您不怕承担责任，上帝将来要找您算帐吗？”

“给我住嘴！”理发师说，“桑乔，你是不是变得和你的主人一样疯癫了？上帝啊，我看你也该进笼子和他做伴去了。活该你倒霉，让人灌得满脑子都是什么许愿，成天想什么岛屿！”

“我没让人往我脑子里灌什么东西，”桑乔说，“我也不会让人往我脑子里灌东西，就是国王也不行。我虽然穷，可是从不欠别人什么。要说我贪图岛屿，那别人还贪图更大的东西呢。‘境遇好坏，全看自己’。‘今日人下人，明日人上人’，更何况只是个岛屿的总督呢。我的主人可以征服许多岛屿，到时候会多得不知给谁呢。您说话注意点儿，理发师大人，别以为什么都跟刮胡子似的，人跟人还不一样呢。咱们都认识，别拿我当傻子。至于我主人是不是中了魔法，上帝才知道，咱们还是就此打住吧，少谈为妙。”

理发师不想搭理桑乔了，免得他和神甫精心策划的行动被这个头脑简单的桑乔说漏了。神甫也怕桑乔说漏了，就叫牧师向前走一步，他来解释其中秘密。

牧师向前走了一步，他的随从也跟着向前走了一步。牧师认真地听神甫介绍唐·吉诃德的性情、生活习惯和疯癫的情况。神甫还向牧师说明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牧师和他的随从们听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些怪事再度感到惊异。牧师听完说：

“神甫大人，我的确认为所谓骑士小说对国家是有害的。虽然过去我闲着无聊的时候，几乎看过所有骑士小说的开头，可是从没有踏踏实实地把任何一本小说从头看到尾，因为我觉得这些小说写的都是一回事，有很多雷同之处。这类小说荒诞不经，只能供人消遣，没有什么教育意义。它们与那些寓教于乐的寓言故事不同，其主要意图在于消遣，可是，我不知道满篇胡言怎么能消遣。人只有看到或欣赏到美与和谐，才会享受到愉悦，而那些丑陋的东西绝不会使我们产生任何快感。

“如果一部小说或一个神话里说，一个十六岁的孩子一剑将一个高塔般的巨人像切糖果条似的一劈两半；或者为了渲染战斗的气氛，先是说小说的主人公面前有一百万敌兵，然后这个骑士仅凭他的健臂的力量就取得了胜利，这种小说有什么美可言呢？如果一个女王或皇后轻率地投入了一个游侠骑士的怀抱，那有什么好呢？这样的东西，除了粗野无知的人以外，哪个有学识的人会喜欢读呢？如果有人问，书本身就是虚构，因而没有必要去追究它的细节和真实性，那么我要说，编得越接近真实才越好，越具有可能性才越好。虚构的神话应当与读者的意识吻合，变不可能为可能，克服艰险，振奋精神，让人感到惊奇、兴奋和轻松，惊喜交加。不过，所有这些都脱离真实和客观，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才算完美。

“我没见过哪本骑士小说能够称得上一个完整的神话故事，都是七拼八凑，让人觉得它不是要创造出一个合理的形象，却存心要制造一个妖怪。除此之外，它的文笔晦涩，情节荒谬，爱情庸俗，还有冗长的战争描写，偏激的谈话，光怪陆离的行程，一句话，写作技巧故弄玄虚，实在应该从基督教国家清除出去，就像对待那些无用的人一样。”

神甫一直认真地听牧师讲述，觉得他很有见解，说得完全

对。于是神甫对牧师说，他自己也是这种看法，而且对骑士小说很反感，已经烧掉了唐·吉诃德的许多骑士小说。神甫又告诉牧师，他们曾检查过唐·吉诃德的藏书，有的判处火刑，有的予以豁免。牧师听了不禁大笑，说自己虽然列举了骑士小说的许多坏处，可它也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可以让人任意想象，让人无拘无束地任意编写，可以写海上遇难、暴风骤雨或大战小冲突，也可以让人任意描写一位勇敢的上尉的各个方面：英勇机智，对狡猾的敌人神机妙算；伶牙俐齿，可以劝说战士；深思熟虑又当机立断，无论战前还是战时都很勇敢。它时而描写悲惨的事件，时而记述意外的惊喜；那儿写一个美貌绝伦的夫人正直、机智而又庄重，这儿写一个彬彬有礼、智勇双全的王子；还可以表现臣民的善良和忠诚，君主的伟大与高贵。

“作者可以把自己当作星相家或者杰出的宇宙学家，可以是音乐家，也可以精通国家政务，如果他愿意的话，还可以当巫师。他可以将所有优秀品质集于一身，也可以分散在许多人身上，只要笔意超逸，构思巧妙，而且尽可能地像真实的，就一定会写得很好。实现作品的最佳目的，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寓教于趣。”

## 第四十八章

### 牧师谈论骑士小说以及其他事

“你说得对，牧师大人，”神甫说，“因此，现在的这些骑士书应该摒弃。它们没有任何教育意义，也没有艺术价值，不可能产生出优秀的作品来。”

“不过，我曾试图创作一部骑士小说。”牧师说，“不瞒你说，我已经写了一百多页。为了检验我的这种尝试是否符合我的意图，我曾与一些喜爱这类传奇的学者和一味喜欢听荒唐故事的下等人接触过，他们都认为我的做法特别好。尽管如此，我并没有继续把小说写下去。一方面我觉得这种事情与我的职业无关；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发现平庸之辈虽然多于文人墨客，但受到少数雅士学者赞扬比受到多数头脑简单的人嘲笑要好。我不愿意去迎合平民市侩，而这种人大部分都喜欢看这类小说。

“不过，让我辍笔不想继续写下去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我从现在上演的喜剧中得出一个结论：现在风靡于世的都是这种戏剧，但他们无论出于虚构还是根据历史改编的，都是彻头彻尾的胡编乱造。尽管这些戏远非好戏，可老百姓却看得挺带劲，说这是好戏。演员们也说就得这样，因为老百姓喜欢。另一方面，那些具有艺术价值的剧作，只有寥寥几个有学识的人欣赏，其他人对它的艺术技巧全然不知，所以，这些编剧和演员宁愿靠迎合多数人吃饭，而不愿只为少数人服务。我的书也会是这样。如果我想保持它的艺术性，即使我呕心沥血地写出来，也只是费力不讨好。

“虽然有几次，我劝阻那些演员不要自欺欺人，上演具有艺术性的戏剧同样可以吸引很多观众，赢得很高的声誉，但他们仍然固执己见，对我的话不予理睬。



“记得有一天，我对一个演员说：‘你还记得吗，几年前在西班牙上演了一位著名作家的三部悲剧，雅俗共赏，演员们演这三部戏得到的钱，比后来上演三十部上座率很高的戏赚的还多？’

“‘不错’那位艺术家说，‘您大概是指《伊萨贝拉》、《菲丽斯》和《亚历杭德拉》吧。’

“‘就是它们，’我说，‘这些剧目很有艺术性，可也同样受到人们的喜欢。因此，不是老百姓喜欢看那些胡编乱造的东西，而要怪演员们只会演那些东西。还有一些很有水平的作家编的一些剧本，作者出了名，演员得了利。’我觉得他听了有些动摇，却并没有被完全说服。”

“您一谈到这点，牧师大人，”神甫说，“就勾起了我对现在风行的喜剧的愤恨，就像我现在对骑士小说的愤恨一样。我觉得喜剧应该是人类生活的反映和真理的再现。可现在上演的这些东西，都是荒诞离奇的，愚昧而且淫荡。戏的第一幕第一场里还是个幼稚无知的女孩，第二场就成了老态龙钟的男人，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难以置信吗？剧目向我们表现的是老人勇敢，年轻人怯懦，佣人能言善辩，侍童足智多谋，国王粗俗鄙陋，公主为人浅薄，难道还不荒唐吗？还有，我曾看过一出喜剧，开始第一场演在欧洲的事，第二场就到了亚洲，第三场结束时已经跑到非洲去了。假如有第四场，那么肯定演到美洲去了，这样胡乱瞎编，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可现在却把喜剧建立在杜撰的基础上，却又加上史实，中间再掺入一些不同时期的不同人物，让人看着觉得完全不可信，而且还有许多无法解释的错误，这种戏剧，即使一个中等水平的观众看了，能够满意吗？最糟糕的就是那些什么也不懂的人，竟说这种戏剧已经至善至美。咱们再来看看神话剧又怎么样呢？这种戏剧里编造的全是虚假晦涩的东西，把一个人的奇迹安到另一个身上！而在世俗剧里也编造奇迹，那些愚昧无知的人就会来看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戏。为戏叫好。这种做法不尊重事实，不尊重历史，而且也是对西班牙文人学者的污辱，因为其他国家的人，见我们如此荒谬，会认为我们野蛮无知。有人说，在一些治理有方的国家里允许演出喜剧，作为消遣，避免那些低级趣味。所有喜剧不管是好戏还是坏戏，都能起到这个作用。

“我对此的回答是，即使出于这个目的，好戏要比不那么好的戏作用大得多。一部精心雕琢、编排合理的喜剧，观众可以开怀大笑，并且受到教育和启迪。”

牧师和神甫正说着话，理发师赶到他们身边，对神甫说：

“神甫大人，我们可以午休了，而且牛也可以得到丰盛水草的地方。”

“太好了。”神甫说。

牧师被眼前美丽的山谷吸引，也愿意停下来同他们一起休息，而且他觉得同神甫谈得很投机，还想从他那儿知道一些唐·吉诃德的事情。于是，牧师吩咐一个随从到前面不远的客店去给大家弄些吃的。

桑乔本来就怀疑这两个人是神甫和理发师，此时见他们不在唐·吉诃德身边，就赶紧跑到关唐·吉诃德的笼子旁，对唐·吉诃德说：

“我想对您说几句我的心里话。我告诉您，这两个蒙面人就是咱们那儿的神甫和理发师。我猜他们设计这样送您走，纯粹是嫉妒您声名显赫的业绩。假如我这个猜测是真的，就可以断定您并不是中了魔法，而是上当了。为了证明这点，我想问您一件事，如果您回答得与我估计的一样，这个骗局就被戳破了，由此您就会明白，您并不是中了魔法，而是精神错乱了。”

“您随便问，亲爱的桑乔，”唐·吉诃德说，“我一定会诚实地满足你的要求。你说，那两个人是咱们熟悉的神甫和理发师。很可能他们特别像神甫和理发师，但要说他们就是，那倒不是的。

你应该相信和清楚，如果他们真的很像神甫和理发师，那一定是妖怪施了魔法让他们变得很像神甫和理发师。它们变化模样来都易如反掌。而妖怪要变出我们朋友的样子，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迷糊。它们这样做还是为了让我对自己产生怀疑，看不出我的遭遇从何而来。你可以认为他们是咱们村上的神甫和理发师；可我被关在笼子里，仍然认为如果不是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凭人类的力量根本不可能把我关进笼子里。你完全不必相信他们是神甫和理发师，就像我不是土耳其人一样。至于你想问点什么，你就问吧，你就是从现在问到明天早晨，我也会一一回答你。”

“圣母保佑！”桑乔说，“您真的这么死脑筋，没脑子，看不出我对您说的全是真的吗？看不出您被关在这儿是被人陷害？但愿上帝能够把您从这场苦难中解救出来，让您投入杜尔西内亚夫人的怀抱。”

“我刚刚发过誓，”唐·吉诃德说，“你随便问，我一定如实回答。”

“我要求您，也希望您别撒谎，”桑乔说，“就像那些从武的战士说实话一样，您就是从武的，您得以游侠……骑士的名义……”

“我不会撒任何谎，”唐·吉诃德说，“你该问了，别这么多废话，桑乔。”

“我知道您会说实话。因为这同咱们说的事情有关，所以，我认真地问您，您被关进笼子后，您是不是想过人们常说的大小便？”

“我不懂什么便不便的，桑乔，你想问什么就直接问。”

“您不懂什么叫大小便，这可能吗？学校里骂男孩子就这么说，我是说您想不想做那个不能不做的事情？”

“噢，现在我明白了，桑乔！我想过很多次，现在就想。快把我弄出去，别把这儿弄脏了！”

## 第四十九章

### 桑乔同唐·吉诃德颇有见地的谈话

“对，”桑乔说，“这下才算说着了。这也就是我最想知道的事情。您说，大人，比如说有个人身体不舒服，大家常说：‘这个人怎么搞的？不吃不喝不睡觉，问他什么话他都答得没头没脑，像中了邪似的。’是这样吧？由此可见，不吃不喝不睡觉，也不做我说的那种本能的事情的人才算中了魔法。可像您这样，给喝就喝，有吃就吃，有问必答，哪里中了魔法？”

“你说得对，桑乔，”唐·吉诃德说，“不过我早对您说过，魔法有多种，现在中了魔法的人都能像现在这样，虽然以前中了魔法的人并不是这样。每个时期各不相同，不能一概而论。我知道我已中了魔法，这就足以让我心平气和了。如果我认为我并没有中魔法，却甘愿被关在笼子里，辜负了那些正急需我帮助和保护的穷苦人，我的心情就会很沉重。”

“话虽然是这么说，”桑乔说，“可我们可以努力一下，您最好试着从这个牢笼里出来，我会尽全力帮助您。您出来后，再试着骑上罗西南多。看它垂头丧气那样子，大概它也中了魔。然后咱们再去试着寻险。假如不行，您还可以回到笼子里去。我以一个忠厚侍从的名义向天发誓，万一事情没有成功，我一定陪您在笼子待着。”

“我听你的话，桑乔兄弟。”唐·吉诃德说，“你找到机会让我脱身的时候，我完全听你的。不过桑乔，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你对于我的遭遇还不太明白。”

游侠骑士和这位侍从边走边聊，来到神甫、牧师和理发师面前，他们早已下马在前面等候了。赶牛车的人把牛解下来，任它

们在那个青草茂盛的地方走动。美丽的景色对于中了魔法的唐·吉诃德来说无所谓，却令包括桑乔在内的明白人流连忘返。桑乔请求神甫让他的主人出来一会儿，否则笼子就弄脏了，这与他主人的身份不符。神甫说虽然如此，可是怕他的主人一旦获得自由，就我行我素，跑得无影无踪。

“我保证他不会跑。”桑乔说。

“我也可以保证，”牧师说，“不过他得以骑士的名义保证，除非我们同意，决不离开我们。”

“我保证，”唐·吉诃德说，“特别是像我这样中了魔法的人，已经身不由己，就算是跑了，也可以让他从天上掉下来。”唐·吉诃德说，因此完全可以把他放出来，而且这对大家都有好处，否则大家的鼻子就会受些罪。

牧师扶着唐·吉诃德的一只手，当时唐·吉诃德的两手仍然被捆在一起，让他郑重发誓。然后才把他从笼子里放出来。唐·吉诃德见自己已从笼子里出来，简直乐坏了。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伸个大懒腰，接着就跑到罗西南多身边，在马屁股上拍了两下，说道：

“宝贝马啊，我相信上帝和他慈祥的圣母，很快就会让咱们如愿以偿，那就是你驮着我，去行使上帝派我到世上来承担的职责。”

唐·吉诃德说完就同桑乔走到偏僻之处去了。回来后他感觉轻松多了，因此便更急于实施桑乔安排的计划。

牧师看着唐·吉诃德，对他如此怪异感到惊奇，同他谈论什么，他的思维都显得很清晰，唯独一谈到骑士道，像前几次一样，他就疯起来了，牧师不禁有些同情他。当大家在草地上坐下，等待食物时，牧师对唐·吉诃德说：

“贵族在人，您读了那些骑士小说，是非不分，真假不辨，竟然相信您中了魔法以及其它诸如此类的事情。一个正常人的头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脑怎么会相信世界上有那么多著名骑士，有游侠少女的坐骑，有毒蛇、妖怪和巨人，有惊险奇遇和激烈的战斗，有各种各样的魔法，有华丽的服装、多情的公主、滑稽的侏儒，有缠绵的情书和话语，有烈女以及骑士小说里的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我看这些书的时候，有时也会有点儿快感。可一想到它们全是胡说八道就想把它们往墙上摔，或者把它们扔到火里去。它们妖言惑众，不顾常情，使那些无知的人竟然信以为真，就像那些散布邪说的人一样，理应受到这种惩罚。而且，它们使许多精明的学者和豪门贵族也迷糊了，这一点从您身上就明显表现出来。唐·吉诃德大人呀，您应该为自己感到悲哀，改邪归正，利用您高度的聪明智慧，阅读其他有益于您身心的书籍，也可以提高自己的声誉。

“如果您天生喜欢读有关英雄业绩的书，您可以读《圣经》的《士师记》，那里有许多真正的勇士的伟大业绩。阅读那些人的英雄事迹的书，既可以让人得到消遣，又可以受到教育，即使很有学识的文人读起来也会饶有兴趣，叹为观止。

“这种书才是您这样聪明的人读的，唐·吉诃德大人。这种书可以让人增长历史知识，陶冶性情，学到优秀品德，改善人的举止，无所畏惧，大胆勇猛。这些可以给上帝带来荣誉，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我看来，也为您的故乡曼查赢得名声。”

唐·吉诃德一直极其认真地听牧师陈述。他见牧师说完了，又看了牧师好一会儿，才说道：

“贵族大人，我觉得您这番话的目的，是要让我相信世界上没有游侠骑士，而且骑士小说都是胡言乱语，对国家有害无益。我不应该读，更不应该相信它们，更糟糕的是我还模仿它们投身于游侠骑士这一极其艰苦的行业。同时您还反驳我说，无论在哪里都没有骑士小说中出现的那些骑士。”

“确实如此。”牧师说。

唐·吉诃德说道：

“您还说这些骑士小说害了我，使我失去了理智，最后被关进笼子，因此我应该改过自新，阅读其它一些真正能够寓教于乐的书。”

“是这样。”牧师说。

“可我认为，”唐·吉诃德说，“失去理智并且中了邪的正是您自己。您竟然反对在世界上如此受欢迎、如此受重视的书，您读骑士小说时感到气愤，认为应该把它们烧掉。您想让人们相信世界上从来没有骑士小说里随处可见的冒险骑士，就好比想让人相信太阳不发光，寒冰不冻人，大地不能养育万物一样。这些是千真万确的，无可置疑的。如果说这是谎言，就好比说世界上没有赫克托耳，没有阿卡琉斯，没有特洛伊战争，没有法国十二廷臣，没有英格兰的亚瑟王一样，而亚瑟王现在已经变成一只乌鸦，他的王国正盼望着他的归来。还有竟敢说瓜里诺·梅斯基诺和寻找圣杯的事是编造的，说特里斯坦和艾斯厄王后的爱情，以及希夫内拉和兰萨罗特的爱情是瞎编的。现在还有人曾经见过女仆金塔尼奥纳，这里绝无虚假。我记得我祖母见到一个戴着大头巾的女仆对我说：‘孩子，那个女仆就特别像金塔尼奥纳。’由此我可以认定祖母大概认识她，至少曾见过她的画像。谁能说皮埃尔斯和美丽的马加洛纳的事不是真的呢？皇家兵器博物馆里至今还摆着勇敢的皮埃尔斯在空中调转木马时使用的销钉，那个销钉的个儿比车辕还大点儿呢。销钉的旁边就是巴比加的鞍子。罗尔丹的号角比房梁还大，现在就陈列在龙塞斯瓦列斯。由此可见，十二廷臣确实存在，皮埃尔斯存在，熙德和其他骑士也存在，他们四处冒险。如果这些不是确有其事，人们就会告诉我，这些全是假的。

“还有人否认费尔南多·德格瓦拉曾去过德国，说他没有同奥地利公爵家族的骑士豪尔赫先生搏斗，说苏埃罗在帕索的枪术对练比赛是胡闹，否认路易斯·德法尔塞斯穆绅同西班牙骑士唐贡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萨洛·德古斯曼的比赛，他们否认一切西班牙和其他王国的骑士那些不可置疑的丰功伟绩。我再重复一遍，这些否认都是毫无道理的。”

牧师见唐·吉诃德的脑子如此混淆是非，然而他对游侠骑士的事情又如此了如指掌，实在深感惊讶。他说道：

“唐·吉诃德大人，我不能对您说的话全部否认，特别是那些有关西班牙骑士的情况。同时我也承认法国有十二廷臣，可是有些东西也不能去相信。实际上，他们是法国国王挑选出来的骑士，意志坚强、勇敢善战。那时候称他们为‘十二廷臣骑士’，他们是为这个军事组织选择出来的十二个成员。

“说世界上有熙德，这是肯定的，贝内尔多·德尔卡皮奥就更不用说了。可您说到皇家兵器博物馆里巴比加的鞍子旁边有皮埃尔斯伯爵的那个销钉，请原谅我眼光不锐利，我看见过那个鞍子，却从未看见什么销钉，而且竟像您说的那么大。”

“肯定就在那儿，”唐·吉诃德说，“说得再具体一点，据说是放在一个牛皮袋里，以免生锈。”

“这都有可能，”牧师说，“可我凭我的教职发誓，我不曾见过它。而且就算那儿有销钉，我也不能因此就相信那么多阿马迪斯的故事，也不相信真有那么多的骑士。像您这样品德高贵、思想敏锐的人，不应该相信骑士小说中那些荒诞不经的事情都是真的。”



## 第五十章

### 唐·吉诃德同牧师唇枪舌剑及其他

“真可笑！”唐·吉诃德说，“这些小说是经过国王允许才出版的。无论大人还是小孩，穷人还是富人，学者还是老粗，平民还是骑士，一句话，无论什么样的人都喜欢读，都很欣赏它们。它们当然是真实的，把那些骑士的父母、祖籍、亲属、年龄、所在地和事迹都详详细细、逐天逐日地告诉我们，难道会是瞎扯吗？”

“请您不要再亵渎神明了，听从我的劝告吧，明智些，去读读这些小说吧，那么您就会发现其乐无穷。不信您听我说，假设我们面前有个沸腾的湖，湖里有很多怪蛇、蜥蜴和其它许多可怕的动物来回游着。这时湖中心传出个凄切的声音，说道：‘你，骑士，或者不管你是什么人，你如果想得到你面前这个可怕的湖泊底下的宝贝就鼓起勇气，跳进去。你如果不跳进去，就不配看到这下面七仙女城堡的良辰美景。’骑士听到这神秘的声音，丝毫不考虑有什么危险，甚至来不及脱掉身上沉重的甲冑，只请求上帝和自己的意中人保佑自己，便纵身跳进了沸腾的湖泊。他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已经来到了一个鲜花盛开的原野上。它如此美丽，连厄吕西翁都无法与之比拟。

“他只觉得那儿天气晴朗，阳光灿烂，眼前一片绿草如茵，树木苍郁，青翠欲滴，各种美丽的小鸟在枝叶丛中穿梭，啼声婉转。一条清凉的小溪静静地流淌。那边有一座用大理石精雕细琢的喷泉，这边还有一座则显得纯朴自然，精细的贝壳和白色黄色的蜗牛壳错落别致地镶嵌在上面，五彩缤纷，真可谓巧夺天工。

“再往前，只见一座坚实的城堡，黄金的围墙，紫晶石的门，令人叹为观止。此时，从城门里出来一大群少女，衣着鲜艳华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丽。其中一个拉起了那位勇敢的英武骑士的手，不声不响地把他带进那座辉煌的城堡，脱掉他的衣服，用温水为他洗澡，然后又往他全身涂香脂，给他穿上一件香气扑鼻的极薄的纱衣。然后又过来一位少女，在他肩上披了一条大披巾，那披巾据说价值连城。后来又怎么样？少女们又把他带进一个客厅，里面已经摆上宴席，其精美程度让人无法想象。你再看往他手上洒的洗手水，都是香水。少女们又扶他坐在一个象牙椅上，为他端来各种佳肴，全都美味可口。他吃饭的时候还可以听到音乐声，却不知是谁在演奏，在哪里演奏。餐毕撤掉了桌子，骑士躺到椅子上。忽然，另一个美人走进客厅，坐在骑士身旁，向他讲述这座城堡的故事，自己又是如何被魔法弄进城堡的等等，谁听了都会为之惊奇。

“我不想再说下去了。不过由此可以看出，无论什么人，无论读到哪部游侠骑士小说，都会感到愉快和惊奇。请您相信我，就像我刚才说的，读读这些小说，就会知道它如何能够驱除烦恼，陶冶性情。

“就我自己而言，我是个勇敢、谦恭、豪爽、文雅、颇有教养、吃苦耐劳、忍受魔法的游侠骑士。虽然我刚刚还像疯子似的被关在笼子里，可是我知道，凭我臂膀的力量和老天保佑，我很快就会成为一个国王，那时候我就可以显示出我博大的胸怀。大人，穷人难以表示他的慷慨豪情，尽管他有强烈的愿望。因此我希望命运能够赐予我一个做皇帝的机会，这样就可以乐善好施，显示出我的胸怀，特别是我这位可怜的侍从桑乔，我早就许愿给他一个伯爵称号。我现在只担心他的管理才能。”

桑乔听见了主人最后几句话，于是说道：

“您加把劲，唐·吉诃德大人，赶紧把伯爵领地封给我吧，我早等着呢。我有能力管好它。就算是管不好，我听说有人愿承租领主的土地，每年交一定的租子，而领主们就撒手不管了，只管

收租子，其他什么都不管。我也这么做，什么都不操心，什么都不管，跟伯爵似的，只管收租子，其他的事随便他们怎么办。”

“可是，桑乔兄弟，”牧师说，“你只管收租子倒也行，但是政务总得有人管理呀。一个领主必须懂得治国，这需要才智和判断力，特别是要有决断力。如果开头就出现了错误，那么就要经常出漏子了。”

“我不懂得那些大道理，”桑乔说，“我只知道只要让我当伯爵我就能当好。我的脑子与别人比也不差，身体还很强壮，完全可以像别人一样管理好我的领土。只要我当上领主，我就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我就称心了；称心了，我就高兴；一个人如果高兴了，就不再会乱想了，也就行了，否则就是两个瞎子说再见，胡扯。”

“你称之为大道理的那些东西并不坏，桑乔，而且关于伯爵领地的事，里面还有很多学问呢。”

唐·吉诃德插嘴道：

“我不知道什么叫学问，我只知道学习高卢伟大的阿马迪斯的榜样。阿马迪斯曾把菲尔梅封给他的侍从，我也会这样。我会一百个放心地封桑乔做伯爵。桑乔是游侠骑士的最优秀的侍从中的一位。”

唐·吉诃德成套的胡言乱语，以及他对湖中奇遇的描述，以及他那清晰的记忆，使得牧师深感惊奇。此外，牧师也没想到桑乔竟会如此愚蠢，竟如此渴望他的伯爵领地。这时，吃的东西已经准备好了，大家在树荫下坐下来吃东西。大家正吃着，忽听得他们身旁的草丛中传来一阵急促的跑动声和铃铛响，只见一只漂亮的山羊窜了出来，羊身上黑色、白色和棕褐色的斑点。羊的身后有个羊倌在大声呼喊，喊那只小羊。那只惊慌失措的小羊看到这些人仿佛看到了救星，跑到他们面前停下来。羊倌过来，抓住了羊的两只角，仿佛它真能听懂人话似的对它说道：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哎呀，小野羊啊小野羊，小花羊啊小花羊，你怎么到处乱跑！是狼把你吓着了吗，宝贝？你为什么不说话，这是怎么回事？不管怎么样，你是母羊，却不安分。你的脾气不好，还不学好样。回去吧，回去吧，朋友，回去了才会安全。你总是这样到处乱跑，其它羊会怎么样呢？”

大家听了羊倌这番话都觉得很有意思，特别是牧师。他对羊倌说：

“兄弟，你先静静气，先别急着赶羊。就像你刚才说的，它是只母羊，母羊有它自己的天性，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都没用。你喝点酒吃口肉，压压火，也让羊歇歇。”

牧师说着用刀尖扎着一块兔子里脊肉递给了羊倌。羊倌接过肉，道了谢，吃完又喝了口酒。平静下来之后，他说道：

“你们看见我如此认真地同羊说话，可能以为我是傻子。我的话是话里有话的。我虽然不识字，可是还不至于连如何对待人和畜生都不懂。”

“这点我完全相信，”神甫说，“而且根据我的经验，大山里面有学士，牧人茅屋里出哲学家。”

“至少还出过倒霉蛋。”羊倌说：“如果你们不讨厌，我希望给你们讲一件事，你们就会知道怎么回事了。”

这时唐·吉诃德说：

“看来这件事还有点骑士冒险的意思。所以，就我而言，兄弟，我非常愿意听，这几位大人也很愿意听。讲吧，朋友，我们都听你讲。”

“我除外，”桑乔说，“我想拿着几个馅饼到小溪那边去吃，得吃够三天的。我听我的主人唐·吉诃德大人说过，游侠骑士的侍从有吃的时候要拼命吃，否则万一走进深山老林，很可能许多天都出不来。如果不吃得饱饱的，就会变成干尸，这是常有的事。”

“你做得对，桑乔，”唐·吉诃德说，“你爱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能吃多少就吃多少。我已经吃饱了，现在只需要再给我的精神一些给养，所以我要听听这位好人讲的故事。”

“我们都需要这种给养。”牧师说。

牧师请羊倌开始讲。羊倌本来抓着羊角，现在却在羊背上拍了两下，对羊说道：

“趴下，小花羊，咱们先不着急回去。”

小羊似乎明白了主人的话。羊倌刚坐下，它就在羊倌身旁趴下来，脸朝向主人，似乎在认真听羊倌说话。于是，羊倌开始讲起来。

## 第五十一章

### 羊倌讲的故事

“离这儿不远有个村庄。村庄虽小，在这一带却是最富裕的。这个村里有个很受尊敬的农夫。他虽然也有钱，可人们尊敬他是由于他的品德，并不是因为他有钱。不过据他自己说，他最幸运的就是有个特别漂亮、极其聪明、文静而又规矩的女儿。凡是见过这个女孩子的人，都感叹老天让她天生这样漂亮的模样。她小时就很漂亮，长大后简直美得要命。她长到十六岁的时候，简直是天下绝伦了。她的美貌传到了很远的城里，甚至传进了国王的王宫以及各式各样人的耳朵里。大家都从四面八方跑来看她。她父亲把她看得很紧，她自己也洁身自好。女孩子如果不自重，任何铁锁或者看管都是无济于事的。

“父亲的财富和女儿的美貌打动了很多人，都来向她求婚。这样父亲就拿不定主意，不知选择谁好了，我也是这许多求婚者中的一个。大家都觉得我很有希望，因为我是本地人，她父亲认识我，而且我家世清白，风华正茂，家境富裕，人也挺聪明。不过，本村另一个求婚者和我条件差不多。她父亲觉得我们两个人都还可以，迟迟拿不定主意。于是他对莱安德拉说，那个姑娘叫莱安德拉，既然我们两个人条件相当，就由她本人来选择。她父亲这种做法还是挺开明的。我不知道莱安德拉选择了谁，只知道她父亲借口她年龄小并用其他一些敷衍，既不答应也不拒绝我们。我的对手叫安塞尔莫，我叫欧亨尼奥，让你们先知道我们的名字吧。事情虽然到现在还没有结局，不过可以料想到结局一定不幸。

“这时我们村子里来了个叫比森特·德拉罗沙的人，他是本地

一个贫苦农夫的儿子。这个比森特当了兵，去过意大利和其它一些地方。他十二岁那年，一个上尉经过村子时，把他带走了。又过了十二年，他穿着一身花花绿绿、满是玻璃坠儿和金属细链的军服回来了。他今天穿这身衣服，明天换那套，但都是又薄又花、质地不好的料子做的。农夫们本来就爱说长道短，这下可有了话柄。那些人逐一数了他的服装和装饰品，发现他的衣服虽然颜色不同，可是连袜带和袜子一共只有三套。不过，他用这三套衣服换穿出了很多式样来。有人给他数过，说他一共换穿过十多套衣服，有二十多种羽饰。别以为这些衣服是无关紧要的事，正是这些衣服在很大程度上促成这个故事。

“我们村有一棵杨树，他坐在杨树下的石凳上向我们讲述他的英雄事迹，我们听得直发呆。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他没去过，没有什么战斗他没参加过。他杀死的摩尔人比摩洛哥和突尼斯的摩尔人总数还要多。他曾经经历过许多激烈的战斗，每次都是他取胜，而且没流过一滴血。但与此同时，他又让我们看他受伤留下的伤疤，说是在多次交火中受的伤。其实他身上什么伤疤也没有。除了傲慢之外，他还装作懂点音乐，能拨拉几下吉他。不过他的才能还不只这些，他还能作诗，每当村里发生一点芝麻大的小事，他就能编出很长很长的歌谣来。

“我描述的这位士兵，这位比森特·德拉罗沙，这位勇士、美男子、音乐家、诗人，被莱安德拉从窗户里看到了。他引人注目的服装使莱安德拉产生了爱慕之情，他的歌谣迷住了莱安德拉。比森特每写一首歌谣都要抄出二十份送人。比森特自己说的那些事迹传到了莱安德拉的耳朵里，结果鬼使神差，莱安德拉竟在比森特还不敢向她献殷勤时就先爱上了比森特。谈情说爱这种事要是女方主动，那就再容易不过了。于是，莱安德拉就同比森特迅速敲定了，而且也完成了。她抛弃了她可爱的父亲，她母亲已经过世了，她们一同逃离了村庄。比森特这件事做得比他所有做过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事都成功。

“全村和所有听说这个消息的人都感到很意外。我深感震惊，安塞尔莫也目瞪口呆。她父亲伤心欲绝，她的亲戚们愤慨极了。人们在树林和各个地方搜索，过了三天，才在一个山洞里找到了任性的莱安德拉。当时她身上只剩下一件衬衣了，逃走时从家里拿的钱和珍宝都没有了。她被送回她那痛苦的父亲面前。大家打听她的遭遇，她坦然承认说比森特·德拉罗沙骗了她，说要娶她为妻，让她离开父亲的家，带她到世界上最富有、最奢华的城市那不勒斯去。她没有多想，鬼迷心窍，竟信以为真，于是偷了父亲的东西，在逃走当天晚上就把这些东西全交给了比森特。比森特把她带到一座险峻的山上，把她关在那个山洞里。莱安德拉说那人并没有玷污她，只是抢走了她所有的东西，把她一个人丢在那里，这又使大家感到很意外。

“实在让人难以相信那个当兵的会那么老实，可她非常肯定地坚持这一点，这倒让她本来十分伤心的父亲有所安慰，既然他的女儿保住了最宝贵的东西，那么，损失些钱财也就算了。莱安德拉回来那天，她父亲就把她送到附近一个镇上的修道院，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能够原谅她。可那些知道她机灵而又聪明的人却说，她做错了这件事并不是由于她无知，而是由于她天性轻率，大多数女人都头脑欠缺，行为欠稳重。

“莱安德拉被送进修道院后，安塞尔莫就开始魂不守舍，至少从此他再也不高兴了。我的目光也开始黯然，对任何事情都无动于衷。莱安德拉走后，我们越来越忧伤。最后，我和安塞尔莫商定离开村庄，来到这个山谷，我们俩放了一大群羊，在树林里过着我们的生活，或者一起唱歌，赞颂或咒骂美丽的莱安德拉，或者独自叹息，向天倾诉自己的痛苦，以此排遣自己的情感。

“后来，很多莱安德拉的追求者也学着我们的样子，来到这里放羊。来的人很多，这个地方到处都是牧人和羊圈，到处都能



听到美丽的莱安德拉的名字。这个人咒骂她，说她任性易变；那个人说她太轻率；有人为她开脱，原谅她；也有人既为她辩解又咒骂她；有人称赞她的美貌；还有斥骂她的本性。总之，所有人都羞辱她，所有人又都崇拜她，简直都疯了，甚至有的人根本没同莱安德拉说过一句话，却说莱安德拉看不起他；也有人唉声叹气，嫉恨得像疯了。其实，莱安德拉不应该引起别人的嫉恨，我刚才说过，她还没有来得及表露就办了错事。岩石间，小溪旁，树荫下，处处都有牧羊人在向老天倾诉自己的厄运，到处都回响着莱安德拉的名字。莱安德拉弄得我们这些人神魂颠倒，疯疯癫癫，本来无望，却又期望，无可恐惧，却又恐惧。我觉得在这群疯疯癫癫的人里，安塞尔莫最不清醒。他本来有很多可怨莱安德拉的理由，可是他偏偏只怨莱安德拉不该离开他。他还弹三弦牧琴，弹得好极了；他吟诗，他的诗还真优美；他歌唱，唱着自己的悲怨。各位大人，这就是我刚才对这只小羊说那番话的缘由。虽然这只羊是那群羊里最漂亮的一只，可因为它是母羊，我却不喜它。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就是这些。可能我讲得长了些，不过我会好好招待你们。我的羊栏离这儿不远，有新鲜羊奶和味道好的奶酪，还有各种甘甜的水果，看着好看，吃起来也香。”

## 第五十二章

### 唐·吉诃德同羊倌拼命，奇遇苦行 教徒，以一身大汗收场

大家对羊倌的讲述都很感兴趣，特别是牧师，他感到惊奇。虽说羊倌穿得破烂，可讲起话来却很文雅。看来神甫说“山里出学士”，还是说得很对的。大家都愿意为欧亨尼奥做点什么。唐·吉诃德更是一马当先，他对欧亨尼奥说：

“羊倌兄弟，如果我现在能开始一次新的冒险，我肯定会立刻上路帮助你。不管人们如何阻拦，我都会把莱安德拉从修道院里救出来，因为谁也不愿意在那儿待着，然后再把她交给你，随你对她怎么样，不过你得遵守骑士规则。骑士规则规定不能对姑娘做任何她所不愿意的事情。我发誓只要可能我一定会帮助你，这是我的职业要求，也就是帮助弱者和穷苦人。”

羊倌看了看唐·吉诃德，见他蓬头垢面，十分不解。他于是问神甫：

“大人，这个人为什么这身打扮，又这样说话，他是谁？”

“还能是谁呢！”理发师说，“他就是曼查大名鼎鼎的唐·吉诃德。他除暴安良，保护弱女，降伏巨人，而且从来都是战无不胜。”

“这倒有点像写游侠骑士小说上的那套，”羊倌说，“不过，您是在开玩笑呢？或者是这位风度翩翩的人脑袋不正常。”

“你这个大无赖，”唐·吉诃德说，“你才不正常呢，我的脑袋比你那个婊子妈妈聪明得多。”

说着唐·吉诃德从身边抓起一块面包，砸到羊倌的脸上。他用的劲太大了。把羊倌的鼻子都砸歪了。羊倌见唐·吉诃德竟真

的动手开打，也就不顾那么多了，向唐·吉诃德扑过去，双手卡住了他的脖子。若不是桑乔这时赶来，唐·吉诃德肯定会被掐死。桑乔从背后抓住羊倌，把他推倒在餐布上，弄得餐布上的盘子和杯子一片狼藉。唐·吉诃德脱了身，又过去骑在羊倌身上。羊倌脸上全是血，身上也被桑乔踢得很痛。他想找把刀子报仇，可牧师和神甫制止了他，理发师乘机把羊倌从唐·吉诃德身子下面拉了出来，羊倌挥拳向唐·吉诃德脸猛击，结果唐·吉诃德也同羊倌一样血流满面。牧师和神甫看得又可气又可笑，几个团丁看得兴高采烈，还在一边起哄，仿佛看两只狗咬架。只有桑乔急得不得了，他被牧师的一个佣人抓住脱不开身，不能去帮助他的主人。

总之，打架的人打得热火朝天，看热闹的人看得心花怒放。这时传来一阵忧伤的喇叭声，大家不由得向那声音转过脸去。最激动的还是唐·吉诃德，但他正被羊倌压在身下，由不得自己，而且他身上也疼得够呛，于是对羊倌说：

“魔鬼兄弟，你就算了吧，你的意志和力量制服我了。我请求你暂且休战一小时，那个痛苦的喇叭声似乎正呼唤我进行一次新的冒险。”

羊倌也懒得再打下去了，便放开了唐·吉诃德。唐·吉诃德站起来，转头向传来喇叭声的方向望去，忽然看见从山坡上走来了很多穿白色衣服的人，看样子像是鞭打自己以赎罪的教徒。

原来那一年天上一直没下雨，于是那一带各个地方的人都结队祈祷，还有的苦行，请求上帝开恩下点儿雨。那些结队而行的人就是附近一个村庄的人，到山坡上一个圣庵去求雨的。唐·吉诃德见那些人穿着稀奇古怪的白衣服，竟忘了这是他最常见的事情，以为又是一次冒险之事。他再一想，那些人所抬的穿丧服的偶像就是被歹徒劫持的贵夫人，便更以为是这么回事了。想到此，他敏捷地冲向正吃草的罗西南多，又让桑乔把剑递给他，翻身上了罗西南多，手持皮盾，高声向所有在场的人说道：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各位勇士们，现在你们马上就会看到世界是多么需要游侠骑士。你们一旦看到那位被囚禁的贵夫人获得了自由，就会知道游侠骑士的重要性了。”

说完唐·吉诃德就催马向前，于是罗西南多以从未有过的速度向前飞奔，直接冲向那些苦行赎罪的教徒。神甫、牧师和理发师想拉住唐·吉诃德已经不可能了，桑乔大声喊叫更无济于事。桑乔喊道：

“你往哪儿去呀，唐·吉诃德大人？你见了什么鬼，竟反对起咱们天主教的事儿来了？那是结队行进的苦行教徒！他们抬的那位夫人是圣洁无比的圣母像！你看看，你在干什么呀，大人，这回你可是做了不应该做的事！”

桑乔白喊了一通。唐·吉诃德飞速冲向那些穿白衣服的人，要解救穿丧服的夫人，根本听不见别的；即使听到了，他也不会回头，无论谁叫他，他都不会回头。他冲到队伍前，勒住了罗西南多，罗西南多也想歇歇了。唐·吉诃德声音嘶哑地说道：

“你们蒙着脸，想必不是好人。现在你们注意听我说。”

抬神像的几个人首先停住了。四个诵经的教士中有一个见唐·吉诃德这副打扮，再看看瘦骨嶙峋的罗西南多，就说道：

“老兄啊，如果你想说什么，就赶紧说吧。你看我们这些兄弟已经受了许多苦了。如果你不赶紧说，那么，我们可就不等了。”

“我说得非常简单，”唐·吉诃德说，“那就是你们立刻把这位夫人放了。她悲愁万分，说明她是被你们强迫带走的，你们也一定冒犯了她。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铲除这种罪恶。你们如果不给她自由，就休想向前一步。”

大家一听唐·吉诃德这话就知道这人准是个疯子，不禁大笑起来。这一笑真是火上浇油。他二话不说，举起剑向抬架冲去。一个抬架子的人放下架子，举着一个杈叉迎住了唐·吉诃德。唐·

吉诃德一剑劈来，叉形架被劈成两半。抬架人举起手中剩下的那截，打中了唐·吉诃德肩膀。唐·吉诃德的皮盾挡不住那股蛮劲，可怜的唐·吉诃德被打翻落马。桑乔气喘吁吁地赶过来，见唐·吉诃德已经躺倒在地，就大喊不要再打了，说他是中了魔法的可怜骑士，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人。抬架人倒是住手了，不过并不是由于桑乔的喊叫才住手的，而是因为他看见唐·吉诃德已经手脚冰凉，以为他死了，于是把长袍往腰间一掖，逃之夭夭。

这时与唐·吉诃德同行的那些人全赶来了。这些教徒见跑来这么多人，还有手持弓弩的团丁，唯恐发生什么不测，立刻围在神像周围。他们摘掉头上的尖纸帽，准备迎战。教士们也抄起了高烛台，准备自卫，如果可能的话，还可以进攻。不过，事情挺平和的。桑乔以为唐·吉诃德已经死了，扑在他身上大哭起来，可别人却觉得挺好笑。

神甫同那行人中的另一位神甫认识，这一下大家都不怕了。这位神甫简单介绍了唐·吉诃德的情况，于是大家都过去看可怜的骑士是否已经死了。只听桑乔痛哭流涕的喊道：

“哎呀，骑士的精英，你竟因为这一棍子这么早就死掉了！你是你们家族的光荣，是整个曼查和整个世界的骄傲！没有了你，世上的歹徒就什么也不怕，到处作恶！你比所有的亚历山大还大方，我仅服侍你八个月，你就把海里最好的岛屿赠给了我！你迎战艰险，忍辱负重，一往情深，你仿善惩恶，扫除丑行，反正你是个真正的游侠骑士！”

桑乔连哭带叫，把唐·吉诃德终于喊醒了。他醒来以后第一句话就是：

“最最温柔的杜尔西内亚，与你分离的痛苦远远大于现在这些痛苦。桑乔朋友，帮帮忙，让我坐到那辆中了魔法的车上去。我的肩膀已经被打坏，不能骑罗西南多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好，”桑乔说，“咱们现在回老家去，这几位大人也和我们一块儿走。回去以后，咱们休息一阵儿，再搞一次有利可图的、更能出名的出征。”

“你说得对，桑乔，”唐·吉诃德说，“先等这股晦气过去再行动，才是明智之举。”

牧师、神甫和理发师对唐·吉诃德说，就按照他自己说的去做，这样做得对。大家把唐·吉诃德又放在牛车上，收拾妥当，继续赶路。羊馆同大家告别，团丁也不想再往前走，于是神甫按照约定给了他们一些钱。牧师请求神甫以后把唐·吉诃德的情况告诉他。说完这些，牧师才吩咐他的佣人们启程。大家高高兴兴地各走各的路，只剩下神甫、理发师、唐·吉诃德和桑乔，还有温顺的罗西南多，它同主人一样，一直极其耐心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牛车的主人套上牛，又往唐·吉诃德身下加了一捆干草，然后，慢吞吞地上了路。六天之后，他们回到唐·吉诃德的故乡。他们到达村庄时正是大白天，又赶上星期日，人们都站在村里的空场上，送唐·吉诃德的牛车就从空场中间通过。大家都过来看车上装的是什么东西，待他们认出车上装的竟是自己的同村老乡时，都非常惊讶。有个男孩子飞快地跑去把消息告诉了唐·吉诃德的女管家和外甥女，说唐·吉诃德可怜巴巴地躺在一辆牛车的一堆干草上回来了。两个善良女人的喊声听起来真让人心酸，她们打自己的嘴巴，又诅骂那些可恶的骑士小说，待唐·吉诃德被送进家门时，她们的这些声音更大了。

桑乔的老婆听到唐·吉诃德回来的消息也赶来了。她已经听说桑乔给唐·吉诃德做了侍从。一见到桑乔，她首先打听的就是那头驴。桑乔说它比自己的主人还好。

“感谢上帝，”桑乔的妻子说，“能对我这么好。不过，你现在告诉我，朋友，你当侍从得到什么好处了？给我带裙子了吗？

给孩子们带鞋了吗？”

“什么都没有，”桑乔说，“我的老伴儿，不过我带回了更有用、更贵重的东西。”

“那当然好，”妻子说，“让我看看那些好东西是什么，朋友。我想看看，也让我的心高兴高兴。你不在家这段时间里，我的心一直很难过。”

“等到家我再给你看，老伴儿，”桑乔说，“现在你就放心吧。若是上帝保佑，我们能再次出去一次，我很快就会成为伯爵或某个岛屿的总督，而且不是一般的岛屿，是世界上最好的岛屿。”

“但愿老天能保佑我们，我的心肝，咱们正缺这个呢。不过你告诉我，什么叫岛屿？我不明白。”

“真是驴嘴不知蜜甜，”桑乔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老婆子，待你听到你的臣民称呼你女领主时，你就更感到新鲜了。”

“你说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桑乔？”胡安娜·潘萨问。

“你别着急，胡安娜。我告诉你实情，你闭着嘴听就行了。我只想告诉你，世界上再没有比为游侠骑士当光荣的侍从更美的事情了。不过也不可能什么心愿都实现，这也是事实，一百次冒险里，往往有九十九次不能成功。我对此深有体会。我曾被人用被单扔过，被人打过。尽管如此，也还是件很美的事情。”

桑乔和胡安娜说话的时候，唐·吉诃德的女管家和外甥女把唐·吉诃德迎进屋里，给他脱掉了衣服，让他在他原来那张旧床上躺下。唐·吉诃德斜眼看着他们，还是不太明白自己到了什么地方。神甫嘱咐唐·吉诃德的外甥女好好照顾她的舅舅，让她们注意可别让唐·吉诃德再跑了，又讲了这回把唐·吉诃德弄回来费死了劲。两个女人听了又喊声震天，诅咒骑士小说。她们还请求老天，把那些胡编乱造的作者们，都扔到深渊的最深处去。最后，她们又担心她们的主人和舅舅身体好一些就又会跑掉。她们不幸言中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尽管这个故事的作者千方百计搜寻唐·吉诃德第三次出征的故事，却一无所获。不过，据曼查的人们记忆，唐·吉诃德第三次出征到的是萨拉戈萨，参加了当地几场很有影响的比武，充分显示了他的勇气和智慧。至于他最后的结局，幸亏有一位老医生的铅盒子，否则人们就无从了解了。据那位老医生说，那个铅盒子是他在一个寺院墙基下发现的。铅盒里有一些用哥特体的字写的手稿，不过诗文都是用西班牙文写的，里面介绍了唐·吉诃德的许多事迹，描绘了杜尔西内亚的美貌、罗西南多的矫健、桑乔的忠诚和唐·吉诃德本人的坟墓，还记载了一些墓志铭和歌颂唐·吉诃德生活习惯的文字。这个新奇故事的作者已经将其中能够看得清的记录于此。

铅盒里的羊皮纸上记载的首先是下面这些内容：

### 曼查的阿加马西利亚城诸院士 感怀唐·吉诃德生平

阿加马西利亚城的院士  
为唐·吉诃德题墓志铭

这位疯疯傻傻的人为曼查带来了  
比克里特的伊阿宋还要多的名誉。  
他的神志变幻不定，  
风格也望尘莫及。

他的臂膀强健有力  
遍及卡塔依到盖亚之地。  
惊人而又新颖的灵感  
将他的诗刻到了青铜板上。



他陶醉于他的爱情和幻想  
阿马迪斯为之逊色，  
加劳尔无法相比。

他骑着罗西南多游四方，  
贝利亚尼斯为之哑然。  
如今，他却在这冰冷的石碑下安息。

阿加马西利亚城的受宠院士  
赞颂托博索的杜尔西内亚  
十四行诗

浓眉大眼，脸庞宽大，  
胸脯高挺，举止潇洒，  
这就是唐·吉诃德一往情深的  
托博索王后杜尔西内亚。  
翻越内格罗山，  
驰骋著名的蒙铁尔原野，  
和阿兰胡埃斯的沃草平原，  
千辛万苦皆为她。  
责任在罗西南多，命运不济，  
曼查的姑娘，无往不胜的  
游侠骑士啊，已痛失年华。  
她已永远睡去，  
他的名字虽刻在大理石上，  
却未能摆脱爱情、愤怒和欺诈。

阿加马西利亚城才华横溢的古怪院士

赞颂唐·吉诃德的坐骑罗西南多

十七行诗

乘坐威武坚实的宝座，  
铁蹄挟带腥风血雨。  
曼查狂人挥舞着他的旗帜，  
冒险何其伟大！  
披挂着甲冑和利剑，  
挥砍刺匀，锄强扶弱。  
开一世新风，得战绩辉煌。  
勇士真显赫。  
高卢为阿马迪斯自豪。  
希腊勇敢的子孙  
已超过千倍，名传山河。  
战神之妻为唐·吉诃德加冕，  
曼查为之娇傲，  
胜过希腊和高卢。  
他的功名不可没，  
他英俊的罗西南多  
亦胜过传说中的神骏。

阿加马西利亚城的嘲弄院士

吊桑乔·潘萨

十四行诗

五短身材，桑乔·潘萨，

勇敢胆大，众人惊讶。  
我发誓，世界上  
最纯朴诚实的侍从不会是别人。  
他差点到手伯爵位，  
可惜时代太狭隘，  
连一头驴都不放过，  
恶毒攻击加咒骂。  
温顺的侍从骑着驴（恕我用词不雅），  
追随温顺的罗西南多，  
追随骑士游侠。  
人世的愿望难实现，  
许诺的是安逸，  
却得到阴影、尘烟和梦花！

阿加马西利亚城的见鬼院士  
为唐·吉诃德题墓志铭

这里长眠的骑士  
曾受尽磨难，命运不济。  
他的罗西南多  
驮着他浪迹天涯。  
愚蠢的桑乔·潘萨  
与他同眠于此，  
侍从到处都是，  
唯他忠诚无双。

阿加马西利亚城的丧钟院士  
为杜尔西内亚题墓志铭

这里杜尔西内亚沉静地安睡，  
尽管她体态美丽，  
残酷可怕的死亡，  
已使她长埋地下。  
她血统高贵，  
气度风雅，  
使唐·吉诃德的心为之燃烧，  
使家乡誉满天下。

这些就是能够看得清的几首，其它的已经模糊不清了。

也许别人会唱得更好……

## 第五十三章

### 神甫和理发师与唐·吉诃德谈论其病情

神甫和理发师几乎一个月不敢去看望唐·吉诃德，以免他想起往事。可他们去拜访了唐·吉诃德的外甥女和女管家，嘱咐她们好好照顾唐·吉诃德，给他做些好吃又能补脑子的食物，因为据认真分析，唐·吉诃德倒霉就倒霉在脑子上。外甥女和女管家说她们就是这样做的，而且将会尽可能认真仔细地这样做，看样子现在唐·吉诃德已经慢慢恢复正常了。神甫和理发师对此感到很高兴，觉得他们施计用牛车把唐·吉诃德送回来算是做对了。于是，他们又决定去拜访唐·吉诃德一下，看看他到底恢复到什么程度了，尽管他们知道现在他还不可能完全恢复。神甫和理发师还商定绝不提起游侠骑士的事，避免在他刚结好的伤口上又添新疤。

他们去看望了唐·吉诃德。唐·吉诃德正坐在床上，身上穿着一件绿呢紧身背心，头戴红色帽子，又干又瘦得简直像个僵尸。唐·吉诃德很热情地招待神甫和理发师。神甫和理发师问他的病情，唐·吉诃德介绍了自己的状况，讲得头头是道。谈话又涉及到了治国治民，他们抨击时弊，褒善贬恶，就好象是三个新时代的立法者，他们觉得要使国家有个新面貌，就得对它进行改造，建成一个新型社会。唐·吉诃德讲得有条有理，神甫和理发师都觉得他的身体和神志已完全恢复正常。

他们说话的时候，唐·吉诃德的外甥女和女管家也在场。她们见唐·吉诃德神志正常了，都不停地感谢上帝。这时，神甫想提一下游侠骑士的事，仔细观察唐·吉诃德是否真的恢复正常了，就说了一些来自京城的消息，其中之一就是说，土耳其人的强大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舰队已经逼近，国王陛下已经布署了兵力。唐·吉诃德闻言说道：“陛下决策英明，为他的国家赢得了时间，做好了迎战的准备。不过，如果陛下愿意听听我的建议，我就会有更出人意料的好办法。

神甫听到此话心中暗自说道：

“天啊，可怜的唐·吉诃德，你真是疯了。”

理发师也同神甫一样，想看看唐·吉诃德是否完全恢复健康了，就问唐·吉诃德，他说的那个防御之策是什么。

“理发师大人，”唐·吉诃德说，“我的建议决不会不着边际，肯定是最好不过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理发师说，“但事实证明，以前向国王陛下提的各种建议常常不可能实现，或者纯粹是胡说八道，要不就损害了王国的利益。”

“我的建议肯定能实现，决不是胡说八道，”唐·吉诃德说，“而且简易可行的，是任何人也想不到的巧妙办法。”

“可您始终没说您那建议到底是什么呢，唐·吉诃德大人。”神甫说。

“我可不想在这儿说，明天就会传到有些谋士耳朵里去。”唐·吉诃德说，“然后让别人拿着我的主意去请功。”

“我在这里向上帝发誓，”理发师说，“保证不把您的建议向任何人透露。”

唐·吉诃德说：“有你的誓言还差不多，而且我知道理发师大人是个好人。”

“即使他不是好人，”神甫说，“我也可以为他担保，保证他会绝口不提此事。如果他说出去了，我甘愿掏钱替他受罚。”

“那么，神甫大人，谁又能为您担保呢？”唐·吉诃德问。

“我的职业，”神甫说，“我的职业规定我必须保密。”

“确实。”唐·吉诃德这时才说，“国王陛下应当下旨，宣召西

班牙境内的所有游侠骑士到王宫报到，即使只能来几个人，可那就能打掉土耳其人的威风呢。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办法吗？你们注意听我说，一个游侠骑士就可以打败一支二十万人的军队，就好象那些人只有一个脖子，好像他们都是些弱不禁风的胆小鬼，这种事情难道还算新鲜吗？否则，你们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充满了这类奇迹的故事？我很遗憾，生不逢时，就说著名的唐贝利亚尼斯或者高卢的阿马迪斯家族的人吧，如果他们当中某个人还健在，同土耳其人交锋，土耳其人肯定一塌糊涂！上帝会明白我的意思，我不必多说了。”

“哎呀，”唐·吉诃德的外甥女这时喊道，“如果我舅舅不是又想去当游侠骑士了，我就去死！”

唐·吉诃德说：

“不管土耳其人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还是从地下钻出的，不管他们有多强大，我都可以消灭他们。我再说一遍，上帝会明白我的意思。”

理发师这时说道：

“我想讲一件发生在塞维利亚的小事情，因为这件事与这里的情况极为相似，我很想讲一讲。”

唐·吉诃德请他讲，神甫和其他人也都注意地听，于是理发师开始讲起来：

“从前在塞维利亚有座疯人院。一个人神志失常，被亲属送进了这座疯人院。这个人是在奥苏纳毕业的，专攻教会法规。这位学士在疯人院被关了几年以后，自认为已经完全恢复正常了，就写信给大主教，言真意切地再三请求大主教救他，因为他已经正常了；可是他的亲属们为了霸占他那份财产，一直不去接他，想让他在这座疯人院里一直待到死。大主教被那些言真意切的信说动了心，派一个教士去了解情况，并且让教士亲自同疯子谈一谈。如果教士觉得这个人的神志已经正常，就可以把他放出来，让他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恢复自由。教士按照大主教的吩咐去了疯人院。可是院长对教士说，那个人的神志还没恢复正常，虽然他有时说起话来显得非常有头脑，但有时又做出一些愚蠢的事情来，教士如果不信可以同他谈谈看。

“教士也愿意试试。教士到了疯子那儿，同他谈了一个多小时。在这段时间里，疯子没有说过一句不像样的话，相反却讲得特别有道理。教士不得不相信他已经恢复正常了。疯子同教士谈了很多事情，其中谈到院长接受了他的亲属的贿赂，因而说他神志仍然不正常，只是有时候清醒。他说他最大的不幸就在于他有很多财产，他的亲属为了霸占他的财产想陷害他。他这么一讲，显然让人觉得院长值得怀疑，他的亲属们不怀好意，而他已经成了正常人。为了慎重起见，教士决定把他带回去，让大主教见见他，以便明断是非。于是，教士请求院长把这个学士入院时穿的衣服还给他，坚持要把他带走。院长因为教士是大主教派来的人，只好服从了，给学士换上了入院时穿的那套衣服。那衣服又新又高级。学士见自己换上衣服以后像个正常人，不像疯子了，就请求教士开恩让他去同自己的疯友们告别。

“教士也愿意陪他一同去看看院里的疯子。于是，院里的几个人陪着他们上了楼。学士来到一个笼子前，笼子里关着一个很狂暴的疯子，但当时他挺安静。学士对那个疯子说：‘我的兄弟，你有什么事要托付我吗？上帝对我仁慈而又富有怜悯之心，让我的神志恢复了正常，我现在要回家了。上帝无所不能，我现在已经完全恢复正常了。你也要寄希望于上帝，相信上帝。上帝既然能够让我恢复正常，也会让所有相信他的人康复如初。我会给你送些好吃的东西来，你无论如何要吃掉。我是过来人，我告诉你，我觉得咱们疯癫都是由于咱们胃里空空、脑袋虚无造成的。你得鼓起劲来，情绪低落会危及健康，导致死亡。’

“学士这番话被另一个笼子里的疯子听到了。他本来赤身裸



体地躺在一张旧席子上，现在站起来大声问是谁的神志恢复正常了。学士回答说：‘是我，兄弟，我要走了。我要感谢功德无量的老天对我如此关照，我要走了’。‘别胡说，学士，别上了魔鬼的当。’那个疯子说，‘你趁早留步，呆在这个疯人院里吧，免得再回来。’‘我知道我已经好了，’学士说，‘所以没有理由再留下来。’‘你好了？’疯子说，‘那好，咱们就瞧着吧。见你的鬼，我向朱庇特发誓，我是他在人间的化身，塞维利亚今天放你出院，我要惩罚它，让它世代都忘不了，阿门。愚蠢的学士，你难道不知道我手里掌管着能够摧毁一切的火焰，我说过我是掌管雷霆的朱庇特，要摧毁这个世界能说到做到吗？不过，我只想用一种办法来惩罚这里的无知民众，那就是从我发出这个誓言起整整三年内，让这个地区和周围地带不下雨！你自由了，康复了，而我还是疯子还有病？想让我下雨，除非掐死我！’

“在场的人都静静地听了那个疯子乱喊乱叫，可我们这位学士却转过身来，握住教士的手说道：‘您不用着急，我的大人，您别害怕。如果他是朱庇特，不愿意下雨，那么我就是涅普图努斯，是水的父亲和主宰，我想什么时候下雨就下雨。’教士说道：‘好吧，涅普图努斯大人，不过您最好还是不要惹朱庇特大人生气。您先留在这里，等改天更方便的时候，我们再来接您吧。’院长和在场的人都笑了，教士满面愧容地跑了。于是，大家又把学士的衣服剥光了。学士仍然留在疯人院里，故事也就完了。”

“难道您讲的故事与现在的情况相似吗？理发师大人？”唐·吉诃德说，“哎呀，剃头的呀剃头的，您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嘛。理发师大人，我不是水神涅普图努斯，我并不是足智多谋，也不想让别人把我看成足智多谋的人。我只是竭力想让大家明白，不恢复游侠骑士制度是个错误。在那个时代里，游侠骑士保卫王国，保护少女，帮助孤儿，除暴安良。现在的骑士呀，从他们身上听到的是锦缎的    声，而不是甲冑的铿锵声。现在的骑士已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经不再风餐露宿，忍受严寒酷暑。现在也不会有哪个骑士从森林里出来又跑进深山，然后再踏上荒凉的海滩。大海上骇浪惊涛，狂风暴雨，岸边只有一条小船，船上没有桨和帆，没有桅杆，可是骑士勇敢无畏，跳上小船，驶向巨浪滔天的大海深处。大浪一会儿把他掀到天上，一会儿把他抛向深渊，可是他毫无畏惧。他踏上那遥远陌生的土地，于是又出现了许多应该铭刻在青铜器上的英勇事迹。

“可是现在，懒惰胜过勤勉，安逸胜过操劳，丑恶胜过美德，傲慢胜过勇气，游侠骑士的黄金时代已经成为辉煌的过去。不信，你告诉我，现在谁能比高卢的著名的阿马迪斯更正直、更勇敢呢？谁能比英格兰的帕尔梅林更智慧呢？谁能比白衣骑上蒂兰特更随和呢？谁能比希腊的利苏亚特更英俊呢？谁能比贝利亚尼斯受的伤更多而且杀伤的敌人也更多呢？谁能比高卢的佩里翁更勇敢，比费利克斯马尔特·德伊尔卡尼亚更临危不惧，比埃斯普兰迪安更真诚呢？谁能比西龙希利奥更勇猛呢？谁能比罗达蒙特更傲气凌人呢？谁能比索布利诺国王更谨慎呢？谁能比雷纳尔多斯更果敢呢？谁能比罗尔丹更厉害呢？谁能比鲁赫罗更文雅呢？”

“所有这些骑士都是游侠骑士，是骑士界的精英。这类人，就是我要向国王陛下举荐的人。陛下如果能有他们效劳，就可以旗开得胜，土耳其人也只能气死去了。如果能这样，我宁愿留在疯人院，因为教士不愿意把我从疯人院放出来。按照理发师讲的，假如朱庇特不愿意下雨，有我在这儿，同样可以想下雨就下雨。我说这些是想让那位剃头匠大人知道，我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

“实际上，唐·吉诃德大人，”理发师说，“我并不是这个意思。上帝保佑，我是一片好意，请您不要生气。”

“我生气没生气，我自己知道。”唐·吉诃德说。

神甫说：

“我一直没有说话，可是我听了唐·吉诃德大人的话，心里产生了一个疑虑，我不想把它憋在心里，弄得挺难受的。”

“您想说什么，神甫大人，”唐·吉诃德说，“都尽管讲出来，您可以谈谈您的疑虑。心存疑虑不快乐。”

“既然您允许，”神甫说，“我就把我的疑虑讲出来。那就是我不相信，唐·吉诃德大人刚才说的那一大堆游侠骑士都是有血有肉的真人，相反，我却觉得这是一种杜撰、传说或者编造，要不然就是一些半睡眠状态的人的梦呓。”

“这又是很多人犯的另一个错误，”唐·吉诃德说，“那就是不相信世界上真有这样的骑士。我曾试图在各种场合向各类人纠正这个错误观念，有时候，我的努力没有成功，还有一些时候，我以事实为依据，就成功了。事实是确凿无疑的，可以说高卢的阿马迪斯就是我亲眼见过。他高高的个子，白白的脸庞，黑黑的胡子梳理得很整齐，目光既温和又严厉。他不多说话，不易动怒。我觉得我可以勾勒描绘出世界上所有故事中的游侠骑士。我可以根据故事里的讲述，再加上他们的事迹和性情，活灵活现地想象出他们的面孔、肤色和体型。”

“那么，唐·吉诃德大人。”理发师问，“您觉得巨人莫尔甘特到底有多大呢？”

“至于世界上究竟有没有巨人，”唐·吉诃德说，“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不过，《圣经》总不会有假吧，里面说的非利士人歌利亚就有七腕尺半高，这就算够高的了。此外，在西西里岛还发现过巨大的四肢和脊背的遗骨，估计遗骨的主人也会如同高塔，几何学可以证明这一点。不过尽管如此，我还是不能确切地说出莫尔甘特到底有多高，我估计他不会很高。我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我在专门记录他的事迹的故事里发现，他常常睡在室内。即然室内能够容得下他，他就不会很高大。”

“是这样。”神甫说。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神甫对唐·吉诃德这样的胡言乱语感到很有趣，就又叫他估计雷纳尔多斯·德蒙塔尔万、罗尔丹以及法国十二廷臣的面孔会是什么样的，这些人都是游侠骑士。

“关于雷纳尔多斯，”唐·吉诃德说，“我想他一定脸庞宽宽，橙黄色，眼睛灵活，向外凸出。他敏感易怒，结交的朋友都是小偷或类似的无赖。奥兰多，我认为或者说认定，是中等身材，宽肩膀，罗圈腿，褐色的脸庞，红胡子，身上毛很多，目光咄咄逼人，不善言辞，却很谦恭，有教养。”

神甫说：“美人安杰丽嘉爱温柔的梅多罗雨而不爱懒惰的罗尔丹，做得很明智。”

“那个安杰丽嘉。”唐·吉诃德说，“神甫大人，是个见异思迁、有些任性的女孩，她的风流韵事也像她的美名一样到处流传。上千个大人、勇士和学者她都看不上，却爱上了一个矮个子翩翩少年，没有财产，只有一个知恩图报的名声。著名的阿里奥斯托对她的美貌大加赞扬，却不敢或不愿记述她无耻献身之后的事情，肯定很不光彩，他只写了这样一句话：

至于她如何做了女皇，  
也许别人会唱得更好。

“这无疑也是一种先知。诗人们也自称是先知、预言家，而且也确实如此。后来，安达卢西业就有位诗人为她的眼泪而悲歌，而另一位杰出的卡斯蒂利亚著名诗人也赞颂她的美貌。”

“请您告诉我，唐·吉诃德大人，”理发师这里说道，“有这么多诗人赞颂安杰丽嘉夫人，难道就没有诗人讥讽她吗？”

“假如萨格里潘特或罗尔丹是诗人，”唐诃德说，“我想他们肯定骂她的，如果诗人在自己的想象中把某位夫人当成了自己的意中人，但却遭到鄙夷和拒绝，不管是真还是假，诗人都会以讥

讽或讽刺文章来报复，这也是诗人的本性。但是胸怀宽广的诗人不会这样做。不过，至今我还没听说有很出名的攻击安杰丽嘉的诗。”

“真是奇迹！”神甫说。

这时，忽然听见早已离开的唐·吉诃德的女管家和外甥女在院子里吵吵嚷嚷，大家立刻循声赶去。

## 第五十四章

### 桑乔与唐·吉诃德的外甥女、 女管家激烈争论及其他趣事

那些喊声是唐·吉诃德的外甥女和女管家冲桑乔喊的。桑乔非要进来看望唐·吉诃德，她们把住门不让进，还说：

“你这个笨蛋进来干什么？滚回去吧，兄弟，不是别人，正是你骗了我们大人，还带着他到处乱跑。”

桑乔说道：

“真是魔鬼夫人！被骗得到处乱跑的是我，而不是你们主人。是他带着我去了那些地方，你们搞错了。他许诺说给我一个岛屿，把我骗出了家，我到现在还等着那个岛屿呢。”

“让那些破岛屿噎死你！”外甥女说，“混蛋桑乔，岛屿是什么东西？是吃的吗？你这个馋鬼、饭桶！”

“不是吃的，”桑乔说，“是我可以管得好好的一种东西。”

“即使这样，”女管家说，“你也别进来，你一肚子坏水，你去管好你的家，种好你那点地，别想要什么岛不岛的了。”

神甫和理发师饶有兴趣地听着三个人的对话，可唐·吉诃德怕桑乔把他们那堆傻事都和盘托出，有损自己的名誉，就叫桑乔和那两个女人别嚷嚷了，让桑乔进来。桑乔进来了，神甫和理发师起身告辞。他们见唐·吉诃德头脑里尽是胡思乱想，仍沉湎于骑士的愚蠢念头，不禁对唐·吉诃德恢复正常感到绝望了。神甫对理发师说：

“你看着吧，伙计，说不定在什么时候，咱们这位英雄就会偷偷地跑出去了。”

“我相信是这样，”理发师说，“不过，侍从的头脑如此简单，

甚至比骑士的疯癫更让我感到惊奇。他认准了那个岛屿，我估计打消不了了。”

“上帝会解救他的。”神甫说，“咱们瞧着吧，这两个人全都走火入魔了，简直如出一辙。主人的疯癫若是没有侍从的愚蠢相配，那还算不得什么。”

“是这样，”理发师说，“我想听听他们俩现在谈什么。”

“我肯定，”神甫说，“唐·吉诃德的外甥女或女管家事后肯定会告诉咱们。照她们俩的习惯她们不会不偷听了。”

唐·吉诃德让桑乔进了房间，关上门。房间里只有他们俩。唐·吉诃德对桑乔说：

“你刚才说是我把你从家里骗出来的，我听了心里很难受。你知道，我也没有留在家里呀。咱们一起出去，一起赶路，咱们俩命运相同。你被扔了一回，可我也被打过上百次，比你还不幸呢。”

“这是应该的，”桑乔说，“照您自己说的，游侠骑士遇到的不幸总是比侍从多。”

“你错了，桑乔，”唐·吉诃德说，“有句话说：quando caput do let……”

“我只懂得咱们自己的话。”桑乔说。

“就是说，”唐·吉诃德说，“头痛全身痛。我是你的主人，所以我是你的脑袋；你是我的身体一部分，因为你是我的侍从。所以，如果我遇到了不幸，你也会感到疼痛。你如果遇到不幸，我也一样疼痛。”

“理应如此，”桑乔说，“可是我这个身体被人扔的时候，您作为我的脑袋却在墙头后面看着，并不痛呀，它本来也应该感到疼痛嘛。”

“你是想说，桑乔，”唐·吉诃德说，“他们扔你的时候，我没感到疼痛吗？你别这么想。我的灵魂当时比你的身体疼得还厉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害。不过，咱们现在先不谈这个，等以后有时间再来确定这件事吧。咱们现在说正题。你告诉我，桑乔，现在这儿的人是怎么评论我的？平民百姓都怎么说，贵族和骑士们又怎么说？他们对我的勇气、我的事迹、我的礼貌是怎么说的？一句话，我想让你告诉我你所听到的一切。你老实地告诉我，不要光说好听的，去掉不好听的。忠实的仆人应该态度老实地向主人报告，不要拍马屁、乱夸张，也不要隐瞒什么。桑乔，请听从我的劝告，仔细地把你知道的情况告诉我吧。”

“我愿意，我的大人，”桑乔说，“不过我可先说清楚就是不管我说什么，你都不要生气，因为你想让我老老实实说。”

“我不会生气的，”唐·吉诃德说，“你放开了讲，桑乔，不必绕弯子。”

“首先呢，”桑乔说，“大家都觉得您是最大的疯子，说我够蠢的。贵族们说，您本来就不是贵族就凭那点儿家世，那几亩地，还有身上那两片破布，竟给自己名字前加了个‘唐’，当了什么骑士。而骑士们说，他们不愿意让贵族与他们作对，特别是那种，用绿布补黑袜子的只配当侍从的贵族。”

“这不是说我，”唐·吉诃德说，“我向来穿戴体面，没带补丁的。衣服破了，那倒不是不可能，不过那是甲冑磨破的，而不是穿破的。”

“至于说到您的勇气、礼貌、事迹等事情，”桑乔接着说，“说法就更多了。有的人说：‘疯疯癫癫的，挺好的。’另外一些人说：‘勇敢，还真倒霉。’还有人说：‘有礼貌，可是疯疯颠颠。’还说了许多话，连带把我也骂了。”

“你看，桑乔，”唐·吉诃德说，“凡是一个杰出的人，都会遭到谗害，历来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名人不受恶毒攻击的。像尤利乌斯·凯撒，极其勇猛而又十分谨慎，却被说成野心勃勃，衣服和生活作风都不那么干净。亚历山大功盖天下，号称大帝，偏偏有



人说他爱酗酒；再说赫拉克勒斯，战果累累，却说他骄奢好色。高卢的阿马迪斯的兄弟加劳尔，有人议论他太好斗，又说阿马迪斯爱哭。所以桑乔，对这些好人都有那么多议论，我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不必在意。”

“还不止是这些呀！”桑乔说。

“那么，还有什么？”唐·吉诃德问。

“还有没说的呢，”桑乔说，“这些都算是简单的。如果您想听听那些骂人话，我可以马上给您找个人来，让他统统说一遍，一点儿也不会漏下。昨天晚上巴托洛梅·卡拉斯科的儿子来了。他从萨拉曼卡学成归来，现在是学士了。我去接他的时候，他对我说您的事情已经编成书了，书名就叫《唐·吉诃德》，还说书里也有我，而且就用了桑乔·潘萨这个名字。托博索的杜尔西内亚也有，还有一些完全是咱们之间的事情。我吓得直画十字，不知道别人怎么会知道了那些事情。”

“我敢肯定，桑乔，”唐·吉诃德说，“一定是某位会魔法的文人编了这个故事。他们要写什么，就什么都知道。”

“怎么文人也是魔法师呢！刚才，参孙·卡拉斯科学士，我就是这样称呼他的，他对我说，故事的作者叫锡德·哈迈德·贝嫩赫利。”

“这是个摩尔人的名字。”唐·吉诃德说。

桑乔说：“如果您愿意让他到这儿来，我马上就去找。”

“你如果能去找，那太好了，朋友。”唐·吉诃德说，“你刚才说的那些让我心里沉甸甸的。不把情况搞清楚，我就什么也不吃。”

“那我就去找他。”桑乔说。

桑乔离开主人去找那位学士，不一会儿就同那个人一起回来了。于是，三个人又开始了一场极其滑稽的对话。

## 第五十五章

### 唐·吉诃德、桑乔与参孙·卡拉斯 科学士之间的妙谈

唐·吉诃德在等待卡拉斯科这段时间里一直苦苦地思考着，他想问问这位学士，书里究竟写了自己什么。他不能相信真有这本书，因为自己杀敌剑上的血迹尚未干，难道就有人把他的高尚的骑士行为写到书里去了？尽管如此，他还是想象有某位文人，通过魔法把他的事写到书里去了。如果这个作者是朋友，那是为了传播他的名声，把他的事迹突出出来。如果是敌人写的书，那就是为了贬低他。不过，假如确有这么一本书，既然是写游侠骑士的，就一定是宏篇巨著，洋洋万言，写得高雅优美而又真实。这么一想，他又有点放心了。可是，想到作者是摩尔人，唐·吉诃德又有点放心不下了。摩尔人从来都爱骗人，而且诡计多端。他最担心的就是书里对他同托博索的杜尔西内亚的爱情的描述会不得体。这样会伤害他的贞洁的杜尔西内亚夫人。他希望书里写自己对杜尔西内亚始终忠诚而又尊敬，因为她而鄙视女王、王后和各种身份的美女。他正在山南海北地乱想着，桑乔和卡拉斯科来了。唐·吉诃德非常客气地接待了卡拉斯科。

这个学士虽然叫参孙，个子却小小的。他面色苍白，可头脑很灵活。他二十四岁，圆脸庞，塌鼻子，大嘴巴，一看就是心术不正、爱开玩笑。果然，他一见到唐·吉诃德，就跪了下来，说道：

“请您把高贵的手伸出来，曼查的唐·吉诃德大人。我凭这件圣彼得袍发誓，您是这世界上最伟大的著名游侠骑士。多亏锡德·哈迈德·贝嫩赫利写下了这部记录您的英勇事迹的小说，多亏有

心人又把它从阿拉伯语翻成我们西班牙语，才让大家都欣赏到这部小说。”

唐·吉诃德扶他站起来，说道：

“看来真有一部写我的小说，而且是一位摩尔文人写的！”

“是的，大人，”参孙说，“而且据我估计，现在至少已经印了一万二千册。不信，在葡萄牙、巴塞罗那和巴伦西业都印了。据说在安特卫普也在印呢。无论什么国家、什么语言，都会出版这部小说的译本。”

“在让品德高尚、杰出的人高兴的事情中，”唐·吉诃德说，“有一件就是传颂他的美名。是美名，如果相反，那就还不如死了呢。”

“若论美名，”学士说，“您已经超过了所有游侠骑士。现在，摩尔人已经使用他们的语言，而基督徒们也用自己的语言，向我们极其逼真地描述了您的形象。您临危不惧，吃苦耐劳，忍受了各种痛苦，此外，您还在同托博索的唐娜杜尔西内亚夫人的恋爱中保持了自己的忠贞。”

“我从没听说过什么唐娜杜尔西内亚夫人，”桑乔这时说，“我只听过称她为托博索的杜尔西内亚夫人。是不是写错了。”

“这不是什么大错。”卡拉斯科说。

“的确不是大错，”唐·吉诃德说，“请你告诉我吧，学士大人，人们最称赞的是这部小说里的哪些事迹呢？”

“各人口味不同，所以意见也就不同。”学士答道，“有些人最喜欢大战风车的事，也就是您大战长臂巨人的那些东西；另外一些人爱看碾布机的事；这个人觉得描写两支军队那段好，不过那两支军队后来变成了两群羊；那个人推崇碰到送往塞哥维亚的尸体那一节；也有人说释放划船苦役犯那段最精彩；还有人说最好的还是您遇到两个贝尼托巨人，又同勇敢的比斯开人搏斗那一段。”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告诉我，学士大人，”桑乔又插嘴道，“我们的好马罗西南多动了春心，于是我们同杨瓜斯人遭遇的那段有吗？”

“无一遗漏，”参孙说，“面面俱到，连好心的桑乔在被单里飞腾的事也有。”

“我没有在被单里飞腾，”桑乔说，“我只是在空中飞腾，不管我愿意不愿意。”

“我觉得，”唐·吉诃德说，“在世界人类历史中恐怕没有哪一段不带有波折，特别是骑士史。骑士们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

“尽管如此，”学士说，“人们都不愿意看唐·吉诃德大人在交锋中挨的一些棍棒呢。”

“这些都是真事。”桑乔说。

“这些事情其实可以不提，”唐·吉诃德说，“因为事实在那儿摆着，无法改变，所以也就没有必要写出来。其实埃涅阿斯就不像维吉尔描写得那样具有同情心，尤利西斯也不像荷马说的那样精明。”

“是这样。”参孙说，“不过，诗人写作和历史学家写作是两回事”。

“如果那位摩尔大人想写点真事，”桑乔说，“那么，我主人挨的那些棍棒总也打着了我。哪次不是他背上挨棍子，我就得全身挨打？不过，这也没什么新鲜的，这就像我主人说的，头痛全身痛。”

“你这个狡猾的东西，”唐·吉诃德说，“看来你不想忘记的事情就一定忘不了。”

“就算我想忘记我挨过打，”桑乔说，“我身上的那些伤却不答应，我的肋骨到现在还疼呢。”

“住嘴，桑乔，”唐·吉诃德说，“不要打断学士大人的话。我请他继续讲那本小说里是怎样写我的。”

“还有我呢，”桑乔说，“据说我还是小说里的一个重要‘人’

物’呢。”

“你就是小说里的第二位人物，桑乔。如果不是，上帝会惩罚我的。”学士说，“有的人就愿意听你说话，而不是听第一位人物说话。不过，也有人认为你太死心眼儿，竟然想信真能当个岛屿的总督。”

“现在还时尚早，”唐·吉诃德说，“等桑乔再上些年纪，有了经验，就会比现在有能力。”

“天啊，大人，”桑乔说，“我现在这个年纪要是当不上总督，恐怕一辈也没希望了。现在，坏就坏在这个岛屿还不知道藏在哪儿呢，并不是我管不了。”

“你向上帝致意吧，桑乔。”唐·吉诃德说，“一切都会有的，也许比你想得还要好。没有上帝的意志，连一片树叶都不会摇动。”

“是这样。”参孙说，“如果上帝愿意，别说是一个岛屿，就是一千个岛屿也会给你，桑乔。”

“我见过总督，”桑乔说，“还没法跟我相比呢，尽管这样，还是得称他们为‘阁下’，让他们吃饭用银餐具。”

“那些人不是岛屿总督，”参孙说，“而是其他一些很容易做的总督。岛屿总督至少得懂语法。”

桑乔说：“我不懂。不过，这些事情还是让上帝去决定吧，只求上帝把我派到最适合我的地方去。”

“那就是奇迹了。”参孙说。

“什么奇迹不奇迹的，”桑乔说，“写一个人总不能凭空乱写吧。”

“人们认为这部小说的毛病之一就是作者插进了一个题为《无谓的猜疑》的故事。”学士说，“这不是故事本身不好或写得不好，而是因为与唐·吉诃德大人的故事毫不相干。”

“我敢打赌，”桑乔说，“他肯定是把风马牛弄到一块儿去

了。”

“现在看来，”唐·吉诃德说，“这部写我的事的小说的作者不太有学问，而是个无知的饶舌者。他写作时没有脑子，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就像有个烂画家，人家问他画的是什麼，他回答说：‘像什麼就是什麼’。有时候他画的是只公鸡，不过画得太不像了，还得在旁边写上：这是公鸡。写我的这部小说大概也是这样，要看懂它还得加注解。”

“那倒没有，”参孙说，“里面写得很清楚，没有看不懂的地方，而且男女老少都爱看，这部小说流传很广，以至于后来人们一看到一匹瘦马，就说‘罗西南多来了’。最爱读这部小说的还是那些侍童，没有一位贵人家的前厅不摆着《唐·吉诃德》。总之，这部小说是迄今为止最有意思而且最没有低级趣味的小说，全书里没有发现、而且也根本没有一句不道德的句子。”

“这样就对了，”唐·吉诃德说，“否则，就是撒谎。对于那些编历史的人，就应该像对造伪币的人一样把他们烧死。仅我一人的事情就足够写的了，我不明白作者为什么还要写其他的东西。实际上，作者只要写写我的想法、我的感叹、我的眼泪、我的理想和我的奋斗，就足以写出厚厚的一大本了。实际上我一向认为，妙趣横生才谈得上大家手笔。在喜剧里，最愚蠢的角色才是最可爱的形象，因为让人以为自己头脑简单的人其实头脑最机灵。历史是神圣的，必须真实，可是，总有些人胡编乱造，还把他们的书到处滥发。”

“不会有一点好处都没有的书。”学士说。

“这倒是，”唐·吉诃德说，“不过，常常是有的作者本来名声挺好，可他的书一出来，他的声誉反倒一落千丈，或者从此被人看不起了。”

“我是这样想，”桑乔说，“印出来的书可以慢慢看，所以很容易挑出错来，特别是那些大作家的书。那些写出了书的人总要

遭人恨。”

“这并不奇怪，”唐·吉诃德说，“有的神学家自己布道是讲得并不好，却最会挑别人的缺点。”

“的确如此，唐·吉诃德大人。”卡拉斯科说，“不过，我希望那些评头品足的人多一些宽容，少一些苛求，不要对别人作品的细枝末节嘀嘀咕咕，‘荷马也有失误的时候’。由此说来，要出一本书真是担风险，因为要让所有的读者都满意和高兴是不可能的。”

“喜欢写我这本书的人大概不会多。”唐·吉诃德说。

“正相反，就好比‘世界上傻瓜最多’，很多人都喜欢这样的小说。甚至还有一些人埋怨作者记性不好没有交代是谁偷了桑乔的驴，只是写到驴被偷走了。还说忘了交代在莫雷纳山捡到的手提箱里那一百个盾是怎么处理的，很多人都想知道那笔钱怎么样了，或者干什么用了。这又是一个很重要的漏洞。”

桑乔回答说：

“参孙大人，我现在可不想报帐。我的胃现在很难受，如果不喝两口陈年老酒，我就没法活了。我家里有酒。您要想听就等着我。我吃完饭就回来，不管您或者其他什么人想问什么，不管是丢驴的事还是盾的事，我都会回答。”

桑乔不等别人回答，就回家去了。

唐·吉诃德请求学士留下来吃顿便饭。学士留了下来。饭桌上添了两只雏鸡，他们还谈论了骑士道。吃完饭后，他们睡了午觉。后来桑乔回来了，他们又旧话重提。

## 第五十六章

### 桑乔为学士解疑及其他应叙述的事情

桑乔回到唐·吉诃德家，又接着刚才的话题说起来：

“参孙大人说，人们想知道是谁、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偷了我的驴，那么我可以告诉你，就是因为圣友团追捕我们，我们只好躲进莫雷纳山的那天晚上。我们把苦役犯释放之后，我和我的主人躲进了树林。我的主人靠着他的长矛，我骑在我的驴上。经过几次交战，我们全身是伤，累得要命，一会儿就睡着了。特别是我，睡得很死，不知来了什么人，把驴从我身下偷走了，我竟然一点儿也没有察觉。”

“天亮了，”桑乔接着说，“我打了个哆嗦发现了驴不见了。我的眼里立刻流出了眼泪。我伤心极了。如果作者没把我这段情况写进去，那就太可惜了。不知过了多少天，我们同米科纳公主一起走的时候，我认出了我的驴，那个希内斯·帕萨蒙特骑在上面，那个大骗子、大坏蛋，正是我和我的主人把他从锁链里解救出来的！”

“我明白了”参孙说，“那么，那一百个盾又怎么样了？都花了吗？”

桑乔答道：

“都花在我身上和我老婆、孩子身上了，他们在家耐心地等我。如果等了那么长时间，结果钱没挣到，驴也丢了，那准没我好受的。如果我在外挨的打能够用钱来补偿，就算打一下赔四文钱吧，那么，就是再赔一百个盾也赔不到一半。”

“如果这本书能够再版的话，”卡拉斯科说，“我一定记着告诉作者，把桑乔的这段话加上去，那么这本书就更精彩了。”



“这本书里还有其他需要修改的地方吗？”唐·吉诃德问。

“是的，大概还有，”卡拉斯科说，“不过都不像刚才说的那么重要。”

“难怪作者说还要写下卷，”参孙又说，“不过，他没有找到下卷的材料。而且，有些人说：‘续集从来就不好。’还有些人说：‘有关唐·吉诃德的事，这么多就足够了。’但也有一些人很痛快：“再来些唐·吉诃德的故事吧，让唐·吉诃德只管冲杀，桑乔只管多嘴巴，我们就爱看这个。”

“那么，作者打算怎么办呢？”

“他正在找材料，”参孙说，“只要找到材料，他马上就可以写出来，他图的是赚钱，倒不怎么在乎别人的赞扬。”

桑乔闻言道：

“作者贪图钱？那要能写好才怪呢。他肯定不会认真地写，就像裁缝在过节前赶制衣服一样，匆忙做的东西肯定不会好。这位摩尔大人，在干什么呢？他若是想找材料，我和我的主人这儿有的是。别说下卷，就是再写一百卷也有很多。这位大好人应该想到，我们可不是在这儿混日子呢。他只要向我们了解情况，就知道我们是怎么过来的了。我只能说，我的主人要是听了我的话，我们现在肯定像那些最优秀的游侠骑士一样，正在外面帮助可怜人呢。”

桑乔还没说完，罗西南多就激动地叫起来。唐·吉诃德听见了，觉得这是个极好的兆头，就决定三四天后再度出征。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学士，并且同学士商量，自己的征程从哪儿开始好。学士说他觉得最该去的是阿拉贡王国，到萨拉戈萨城去。过几天，到圣豪尔赫节的时候，那儿要举行极其隆重的擂台赛，唐·吉诃德可以趁机击败阿拉贡的骑士，那就等于战胜了世界上的所有骑士，从此名扬天下。学士对唐·吉诃德高尚勇敢的决定表示赞赏。学士还提醒唐·吉诃德，遇到危险时要注意保护自己，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因为他的生命不属于他自己，而属于那些需要他保护和帮助的人。

“这点我就不同意，参孙大人，”桑乔说，“想让我的主人见了上百个武士就像孩子见了一堆甜瓜似的往上冲，那怎么行？求求您了，学士大人！有时也该退，不能总是‘圣主保佑，西班牙必胜’！我不希望我的主人无缘无故地逃跑，也不希望他不管不顾地一味向前冲。不过，我有句话先得说清楚，假如他这次还想带我去，就得答应我，所有战斗都是他的事，我只负责他吃喝拉撒的事，而且一定会做好，可是要让我拿剑去战斗，即使是对付那些小痞子也休想！”

“参孙大人，我并不想得到勇者的美名，我只想做个游侠骑士的好侍从。如果我的主人唐·吉诃德喜欢我的忠心，送给我一个岛屿，我会高高兴兴地接受。如果他不给我岛屿，那么我还是我，我也不用靠别人活着，我只靠上帝活着。没准魔鬼会在我当总督期间给我设个圈套，把我绊倒，连牙齿都磕掉了呢？我生来是桑乔，我打算死的时候还是桑乔。不过，若是老天一定要赐给我一个岛屿，不用费力气，也不用冒险，我才不会那么傻，推辞不要它呢。人们常说：‘好运来了，切莫错过’。”

“桑乔兄弟，”卡拉斯科说，“你讲话真够有水平的，但即使这样，你还得相信上帝，相信你的主人唐·吉诃德，那么，他给你的就不是一个岛屿，而是一个王国了。”

“多和少都不要紧，”桑乔说，“不过，我可以告诉卡拉斯科大人，只要我的主人没有忘记给我一个王国，我会让自己活得好好的。我的身体很好，可以统治王国，管理岛屿。这话我已经同我的主人说过多次了。”

“你看，桑乔，”参孙说，“一旦当了官，你就变了。也许你当了总督以后，连亲妈都不认了。”

“只有那些下贱的人才会那样。像我这样品行端正的老基督

徒绝不会这样。你只要了解我的为人，就知道我对任何人都不会忘恩负义。”

“只要有做总督的机会，”唐·吉诃德说，“上帝肯定会安排，而且，我也会替你留心。”

说完，唐·吉诃德又请求学士，说如果他会写诗，就请代劳写几首诗，自己想在辞别托博索的杜尔西内亚夫人时用，而且，唐·吉诃德还请他务心让每句诗的开头用上她的名字的一个字母，等把全诗写出来后，这些开头的字母就能组成“托博索杜尔西内亚”这字样。学士说自己虽然算不上西班牙的著名诗人，因为西班牙的著名诗人至多也只有三个半，但他还是能努力写出几首。”

“那就多谢了，”唐·吉诃德说，“如果诗里没有明确写明某个女人名字，她就不认为诗是写给她的。”

这件事就这样商定了。他们还商定唐·吉诃德八天后启程。唐·吉诃德嘱咐学士一定要保密，免得这一光荣而又勇敢的行动受阻。卡拉斯科答应了，然后起身告辞，而且嘱咐唐·吉诃德，只要有可能，一定要把消息告诉他，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他们就这样告别了，桑乔去做外出的各种准备工作。

## 第五十七章

### 桑乔和他妻子特雷莎的妙趣横生的对话

桑乔兴高采烈地回家去了。他的妻子从远处就看到了他那高兴的样子，忍不住问他：

“你怎么了，桑乔，干吗乐成这个样子？”

桑乔回答说：

“我的老伴儿呀，但愿上帝能让我不像现在这样高兴，我才乐意呢。”

“我不明白，老伴儿，”她说道，“你说，但愿上帝能让你不像现在这样高兴你才乐意呢，这是什么意思？我虽然傻，却没听说过有谁不高兴才高兴呢。”

“你看，特雷莎，”桑乔说，“我高兴是因为我已经决定再次去服侍我的主人唐·吉诃德，他要第三次出去冒险了。我又跟他出去是因为我也想出去，而且我还指望这次能再找到一百个盾呢。我正是为此而高兴的。那一百个盾咱们已经花掉了。不过，要离开你和孩子我又难过。如果上帝能够让我不必在外乱跑，而是在家里享清福，我当然更高兴了。现在，我是既高兴又掺着与你分别的痛苦，所以我刚才说，如果上帝不让我像现在这样高兴我才乐意呢。”

“你看你，桑乔。”特雷莎说，“自从你跟了游侠骑士以后，说话总是啰啰嗦嗦的，谁也听不懂。”

“上帝能听懂就行了，老伴儿，”桑乔说，“上帝无所不懂。咱们就说到这儿吧，这三天你最好先照看好驴，让它养足了精神随时能走。你要多喂它吃一些。我们不是去参加婚礼，而是去游历世界，遇到的是巨人和妖魔鬼怪，听到的是鬼哭狼嚎”。

“我完全相信，老伴儿，”特雷莎说，“游侠侍从这碗饭也不是白吃的。我会祈求上帝让你尽早脱离这个倒霉的行当。”

“我告诉你，老伴儿呀，”桑乔说，“要不是想到当个总督，我早就死在这儿了。”

“别这样，我的丈夫，”特雷莎说，“你可得好好活着，让世界上所有的总督都见鬼去吧。你没当总督也从你娘肚子里出来了，没当总督也活到了现在；不当总督，若是上帝让你去坟墓，你就是不愿去，也会有人把你送去的。世界上那么多人没当总督，人家也活得挺好，也没有就不是人了。世界上最好的调味汁就是饥饿，而穷人从来不缺饿，所以吃东西总是那么香。不过你听着，桑乔，万一你当了什么总督，一定别忘了我和我的孩子们。你看，小桑乔已经满十五岁了，也该让他去学习。你再看看你的女儿玛丽·桑查吧，如果不让她结婚，她真的会去死。现在越来越看得出来，她特别想有个丈夫，就像你想当总督似的，反正，当个不如意的老婆也比当高级姘头强。”

“我明白，”桑乔说，“如果上帝让我当个总督什么的，我一定要让玛丽·桑查嫁给一个有地位的人。谁不能让他当上贵夫人就休想娶她。”

“不，不，桑乔，”特雷莎说，让她嫁给一个地位相当的人才叫好呢。你要让她不穿木屐而换上软木厚底鞋，不穿粗呢裙而换上网裙，不叫玛丽，而是称‘唐娜某某’或‘贵夫人’，那她可消受不了，准得处处出洋相，露出她的傻样来。”

“住嘴，你这个傻瓜，”桑乔说，“慢慢就好了，该有的派头和尊严也就有了。即使没有又怎么样呢？她还是贵夫人，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你看看自己吧，桑乔，”特雷莎说，“别净想高攀了。你记着，俗话说，‘邻居的儿子在眼前，擦干净鼻子领进门’。咱们的玛丽若是真能嫁给一个伯爵或骑士，那当然不错，可就怕他随意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欺负玛丽，说她是乡巴佬。只要有我在就休想，老伴儿！她可是我养大的！你只管拿钱来，桑乔，她的婚事由我来办。我看好了，有个洛佩·托乔，是胡安·托乔的儿子，一个又壮又有力气的小伙子，咱们都认识他。我知道他对咱们的女儿挺喜欢。门当户对，这门亲事错不了。而且，这样玛丽总在咱们眼皮底下，大家都是一家人，父母、儿女、孙子和女婿，大家欢欢喜喜地，一起过好日子。你别着急把她嫁到什么好地方去，在那儿人家与她合不到一起，她也与人家合不到一起。”

“够了，你这个乱搅和的粗女人！”桑乔说，“你干吗平白无故地不让我把女儿嫁给那种能给我生‘高贵’孙子的人？你看，特雷莎，我总是听老人们说，‘有福不享，没福别怪。’现在福气已经来到咱家门口，咱们硬要把它拦在外面就不对了，咱们应该借此东风嘛。”

“你这个害人虫，”桑乔接着说，“如果我当上一个能捞钱的总督，咱们从此就翻了身，难道你觉得不好吗？我要把玛丽·桑查嫁给我选中的人，你看吗，到时候人们就会称你为‘唐娜特雷莎·潘萨’。不管那些贵夫人如何不愿意，你去教堂的时候都可以坐在坐垫上，还有绸子。你不能一辈子总是这样，像个傻子似的。这件事不用再说了。不管你怎么讲，小桑查也得当个伯爵夫人。”

“我看你想得太美了，老伴儿，”特雷莎说，“不管怎么说，我不愿意她当什么伯爵夫人或者王妃。伙计，我一直主张门当户对，最看不上那种想攀高枝的人。我的名字是特雷莎，这个名字多痛快，没有什么这个那个，还啰哩啰嗦地‘唐’什么、‘唐娜’什么的。我对特雷莎这个名字挺满意，不用加什么‘唐’，那我担当不起。我也不愿意让人见我穿得像个伯爵夫人或总督夫人似的，背后却说：‘你们看，那个喂猪婆还挺神气的，昨天还披着麻袋片，去教堂时没头巾，用裙摆包脑袋，今天就穿着大裙子，

戴着别针，好象咱们不知道她是谁似的。’上帝让我七官或五官俱全，我不愿意让人家背后这么说呢。你呢，伙计，去当你的总督或是岛督吧，愿意威风就威风去吧。可我和女儿，我向我已故的母亲发誓，我们绝不离开村子一步。好女就好比没有腿，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正派的女孩子，干活才是幸福。我们是好人，上帝自然会帮助我们，让我们吃得饱，穿得好。我就是不明白，他的父母和祖父母都没有‘唐’的称号，是谁给他封了‘唐’字。”

“我告诉你，”桑乔说，“你现在大概是中魔了。上帝保佑，老伴儿，你说起话来没头没尾的！听着，你这个笨蛋，我只得这么叫你，因为你总是听不明白我的话。我是说，如果转眼之间，我就能给她安上一个‘唐娜’或贵夫人的头衔，让她不再过苦日子，一步登天，你干吗不同意或不愿意让我这样做呢？”

“为什么？老伴儿？”特雷莎说，“因为俗话说，‘看得见看不见反正就是他’。对穷人大家都不理，可是对富人就盯住不放。如果某个富人以前曾经是穷人，大家就议论纷纷，说东道西，没完没了。这种人大街上有的是，就像臭虫似的一堆一堆的。”

“听着，特雷莎，”桑乔说，“你听我对你说句话，这句话也许你这辈子都没听说过，现在我来告诉你。我要说的这句话是一位神父说的是：‘摆在眼前的东西给人的印象最深刻。’”

桑乔又接着说道：

“所以，当我们看到某个人穿得挺漂亮而且有佣人跟在身边的时候，我们对他就尊敬，因为我们不由自主地感到在他面前矮了一截儿，这就使人们管不了那么多，不管他过去是贫穷还是有身份，反正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人们只注意到他的现在。命运使这个人由低贱转为高贵，如果有教养，人大方，对大家都很客气。你放心，特雷莎，不会有人记得他的过去，而只会注重他的现在，除非是那种总爱嫉妒别人、看见别人富了就不高兴的家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伙。神父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我听不懂了，老伴儿，”特雷莎说，“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别在这儿胡扯这么多让我头疼了。如果你决意要那样做……”

“你应该说‘决定’，老伴儿，”桑乔说，“不是‘决意’。”

“别吵了，老伴儿。”特雷莎说，“上帝就是叫我这么说的，我不会说错的。我是说，你如果一定要当总督，就把你儿子小桑乔带走，让他从现在起就学着点儿吧。子继父业是完全正当的。”

“我一当上总督，”桑乔说，“就会派人来接他，还会给你寄钱来。我肯定会有钱。当总督的如果没有钱，也会有人借给他。你也得穿得像个样子，别跟现在似的。”

“你就寄你的钱来吧，”特雷莎说，“我肯定会穿得像个贵夫人。”

“那咱们就这样说好了，”桑乔说，“让咱们的女儿做个伯爵夫人。”

“等我看到她当了伯爵夫人，”特雷莎说，“我就当她已经死了埋了。不过，我再说一遍，你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反正我们女人生来就是这个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说到这儿，特雷莎哭起来，仿佛她已经看见小桑乔死了埋了似的。桑乔安慰她说，他们的女儿肯定会做伯爵夫人。不过他不会让事情发生得这么早。他们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桑乔又去看望唐·吉诃德，准备收拾启程。



## 第五十八章

### 本书最关键的一章：唐·吉诃德 与其外甥女、女管家的对话

桑乔·潘萨和她的好妻子聊天的时候，唐·吉诃德的外甥女和女管家也没闲着。种种迹象表明，她们的舅舅或主人又要第三次出门。他们想尽各种办法，想让唐·吉诃德打消这个可恶的念头，可一切都是对牛弹琴，徒劳一场。尽管如此，她们还是苦口婆心地劝他。女管家说：

“说实在的，我的主人，如果您不好好地在家待着，而是像个鬼魂似的出去乱跑，寻什么险，依我说就是自找倒霉，那我只好大声地向上帝和国王抱怨，请他们来管管这事了。”

唐·吉诃德对此回答道：

“管家，上帝将怎样回答你的抱怨，我不知道；陛下将怎样回答你，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如果我是国王，就不会理你。国王有很多麻烦的事，其中之一就是要听大家的禀报，还要答复大家。所以，我不想让我的事情再去麻烦他。”

女管家说：

“那么，您告诉我，大人，陛下的朝廷里有没有骑士？”

“当然有，”唐·吉诃德说，他们不仅辅佐伟大的帝王，而且是为了炫耀帝王的尊严。”

“那么，”女管家说，“您为什么不安安稳稳地留在宫廷里服侍国王呢？”

“你看，朋友，”唐·吉诃德说，“并不是所有的骑士都能待在宫廷里，也不是宫廷侍从都能成为游侠骑士的，世界上的人千差万别。虽然我们都是骑士，可骑士跟骑士也很不同。宫廷侍从连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宫廷的门槛都不出，就在自己的房间里看地图游历世界，一步路也不用走，也不用遭风吹日晒，忍饥受渴。而我们这些真正的游侠骑士就得顶着严寒酷暑，风餐露宿，不分昼夜，足迹踏遍各地。我们对付敌人并不是纸上谈兵，而是真刀真枪。危险时刻我们冲上前。这些你不懂，我却都知道。而且即使面对十个巨人，那些巨人高得顶了天，腿似高塔，胳膊好像桅杆，眼睛大如磨盘，还冒出比炼玻璃炉更热的火焰，一个优秀的游侠骑士也不会感到丝毫畏惧；相反，他会勇猛地向巨人进攻，如果可能的话，一下子就把巨人打得落花流水。我的管家，我说这些就是为了让你知道骑士与骑士并不完全相同。所以，各国君主特别器重这第二种骑士，或者说是第一等的游侠骑士，是理所当然的。在我读过的几本书里，有的游侠骑士拯救了不止一个王国。”

“可是我的大人，”外甥女这时候说，“您应该知道，这些游侠骑士的书都是瞎编造的。这些书应该被烧掉，让人们知道它们全是些胡说八道、有伤风化的东西。”

“我向养育了我的上帝发誓，”唐·吉珂德说，“假如你不是我的外甥女，不是我姐妹的女儿，就凭你这番傲慢不恭的话，我早就狠狠地惩罚你了，让大家都能听到你痛得叫唤！你这个什么都不懂的毛孩子，怎么能对骑士小说评头品足呢？如果阿马迪斯大人听到了会怎么说呢？不过，他会原谅你，因为他是他那个时代最谦恭的骑士，而且特别愿意保护少女。可是，如果其他不那么客气的骑士听到了会怎么样呢？有的骑士就很粗鲁。并非所有自称骑士的人都是一样的。有的很优秀，有的就很一般，看上去都像骑士，可并不是所有人都经得起考验。有些出身卑微的人特别渴望能被人看作骑士，可也有出身高贵的骑士却甘愿成为下等人。所以，我们一定要以我们自己锐利的目光来区分各种骑士，他们名称相同，行为却不一样。”

“上帝保佑，”外甥女说，“您懂得真多。如果必要的话，您

真可以到大街上搭个台子去说了。可是您又睁着眼睛说瞎话，愚蠢得出奇。您本来已经上了年纪，却想让人以为您还很勇敢；您本来身体不好，却想让人以为您还年富力强；您本来已经风烛残年，却想让人以为您还能除暴安良；尤其是您还自以为是骑士，其实您根本不是，破落贵族根本不能做骑士，穷人也做不了！”

“您说得很对，外甥女，”唐·吉诃德说，“关于家族问题，我可以给你好好地讲一讲，你准会感到惊奇。

但今天我只想讲讲那些平民家族，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可他们没有任何事迹可以留下美名，受到赞扬。你们这两个蠢货，我讲这些是为了让你们明白，只有那些品德高尚、有钱又大方的才算得上伟大高贵。我说他们必须品德高尚、有钱又大方，是因为一个人若只是伟大，如果他有毛病，那么他的毛病也大；如果一个人富有而不慷慨，那么他只能是个小气的乞丐，因为他只会拥有，不会使用，只会任意乱花或不花，而不会有效地利用它。贫穷的骑士则只能靠自己的品德，靠他和蔼可亲、举止高贵、谦恭有礼、勤奋备至、不高傲自大、小鸡肚肠、尤其是仁慈敦厚来显示自己真正的骑士的品德。他心甘情愿地给穷人两文钱，也和敲锣打鼓地施舍一样属于慷慨大方。如果他确实有那些品德，别人即使不认识他，也一定会认为他出身高贵，要不这样认为才怪呢。称赞历来就是对美德的奖励，有道德的人一定会受到称赞。

“宝贝们，一个人要想名利双收，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是文的，另一条是武的，而我更适合于武的。我受战神的影响，生来尚武，所以我必须走下去，无论谁反对都没有用。你们费尽思想让我不顺从天意，不按照我的意志希望我去做的事情，那只能是枉费心机，因为我知道游侠骑士须付出的无数辛劳，但也能得到的各种利益。我知道这条道德之路非常狭窄，而恶习之路却很宽广，但是它们的结局截然相反。恶习之路虽然宽广，却只能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导致死亡，而道德之路尽管狭窄艰苦，却生机勃勃，而且不是有生而止，是永生而无穷尽，就像我们伟大的西班牙诗人说的：

沿着这崎岖的道路，  
通向永恒的境界，  
怯者无指望。”

“我真倒霉透了，”外甥女说，“瞧我的舅舅还是诗人呢。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若是个泥瓦匠，盖一所房子准像搭个鸟笼子似的易如反掌。”

“我敢保证，外甥女，”唐·吉诃德说，“若不是我一心要作骑士，我真可以无所不能呢。我什么都会做，特别是鸟笼子、牙签之类的东西，这并不新鲜。”

这时候有人叫门。几个人问是谁在叫门，桑乔说是他。女管家对桑乔简直讨厌透了，一听是他，立刻躲了起来，不愿见他。外甥女打开了门，唐·吉诃德出来展开双臂迎接他。两个人又在房间里开始了另外一场谈话，同前面那次一样有趣。

## 第五十九章

### 唐·吉诃德与侍从之间发生的事及其他大事

女管家一见桑乔，就猜到了桑乔想干什么，料想他们又会商量第三次外出的事情。她赶紧披上披风，去找参孙·卡拉斯科学士，觉得他挺会说话，又是新朋友，完全可以说服主人放弃那个荒谬的打算。她找到了参孙，参孙正在院子里散步。女管家一见到参孙，就跪到他面前，浑身汗水，满脸忧伤。参孙见她一副难过忧伤的样子，就问道：

“你怎么了，女管家？出了什么事，看你这么痛苦。”

“没什么，参孙大人，只是我的主人憋不住了，他肯定憋不住了。”

“哪儿憋不住了，夫人？”参孙问，“他身上什么地方漏了？”

“不是哪儿漏了，”女管家说，“他又疯起来了。我是说，他又想出门了，这是他第三次出去到处瞎撞。第一次，他被打得浑身是伤，横放在驴背上送回来。第二次，他被人关在笼子里用牛车送回来，还自认为是中了魔法。瞧他那副惨相，就是他亲妈也认不出他了，面黄肌瘦，眼睛都快凹进脑子里去了。为了让他能恢复正常，我已经用了六百多个鸡蛋，这个上帝知道，大家也知道，还有我的母鸡，它们最清楚。”

“这点我完全相信，”学士说，“您那些母鸡养得好，养得肥。不过，管家大人，您难道真的只担心唐·吉诃德大人要出门，而没有其他什么事情吗？”

“没有，大人。”女管家说。

“那您就不用担心了，”学士说，“您赶紧回家去，给我准备点好味道的午饭吧。我马上就去，到时候您就知道事情有多妙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了。”

“我的天啊，”女管家说，“这么说就好像我主人的病是在牙上，而不是在脑子里。”

“我说的没错儿，管家夫人。您赶紧去，别跟我争了。您知道我是在萨拉曼卡毕业的，别跟我斗嘴了。”卡拉斯科说。

学士这么一说，女管家才走了。学士去找神甫，同他说了一些话，这些话下面会提到。

与此同时，桑乔对唐·吉诃德说：

“大人，我已经‘摔服’我老婆了，无论您到哪儿去，她都同意我跟随您。”

“应该是‘说服’，桑乔，”唐·吉诃德说，“不是‘摔服’。”

“我记得，”桑乔说，“我已经对您说过一两次了，只要您听懂了我的话，就别总是纠正我的发音。如果您没听懂，那就说：‘桑乔，见鬼，我没听懂你的话。’那时候您再纠正我。我这个人本来就很‘拴从’……”

“我没听懂你的话，桑乔，”唐·吉诃德马上说，“我不明白‘我’很拴从”是什么意思。”

“就是很‘拴从’，桑乔说，“我就是这样的人。”

“我现在更不懂了。”唐·吉诃德说。

“如果你还不懂的话。”桑乔说，“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好了。我不会其他说法，上帝会明白。”

“好，现在我明白了，”唐·吉诃德说，“你是想说你非常顺从、温和、听话，也就是我说什么你都能听，我让你干什么你都能听话去干。”

“我敢打赌，”桑乔说：“您一开始就猜到了是什么意思，就听懂了。您是故意糊弄我，让我多说几句胡话。”

“也可能是吧。”唐·吉诃德说，“咱们现在谈正经的，特雷莎是怎么说的？”

桑乔说：“特雷莎让我小心侍候您，少说多做；‘得到宝贝一件，胜过诺言无数’；依我说，对女人的话不必放在心上，可是，不听女人的话又是疯子。”

“我也这么想。”唐·吉诃德说，“说吧，桑乔朋友，你再接着说，你今天说话真可说得不错呢。”

“现在的情况，”桑乔说，“反正您更清楚，那就是咱们所有人都会死的，今天在，也许明天就不在了，无论小羊还是大羊，死得都很快。在这个世界上，谁也不能保证自己活得比上帝给他规定的寿命长。死亡总是没有声音的，当它来敲我们的门时，总是很匆忙，不管你软求还是硬顶，也不管你有什么权势和高位。大家都这么说，在布道坛上也是这么讲的。”

“你说得有道理，”唐·吉诃德说，“不过，我不明白你说这些干什么？”

“我是想让您说清楚，在我服侍您期间，您每月给我多少工钱，而且这工钱得从您的家产里支付，我不想靠赏赐过日子。总之，我想知道我到底能挣多少钱，不管是多少，有一个算一个，慢慢也是一大笔钱，少挣一点儿总比不挣强。我对您许诺给我的岛屿不大相信，也不怎么指望了。不过，您如果真能给我的话，我也不会忘恩负义，把事情做得那么绝，我会把岛上的收入计算出来，从中提取我的工钱。”

“我太明白了，”唐·吉诃德说，“已经明白到你的心底去了。我知道你的用意了。你听着，桑乔，如果我能从某一本游侠骑士小说里找到例子，哪怕是很小的例子，表明他们每月或每年挣多少工钱，那么，我完全可以确定你的工钱。不过，我读了那么多骑士小说，却不记得看到过哪个游侠骑士给他的侍从确定了工钱，我只知道侍从们都是靠奖赏取酬的。如果他们的主人顺利，他们会意想不到地得到一个岛屿或其他东西，至少可以得到爵位和称号。如果你愿意的话，那很好；但如果你想让我在你这儿打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破老规矩，那可没门儿。所以，我的桑乔，你先回家去，把我的意思告诉你的特雷莎吧。假如她愿意，你也愿意跟着我，靠奖赏取酬，那自然好；如果不是这样，咱们还同以前一样是朋友，‘鸽楼有饲料，不怕没鸽来。’‘埋怨总比掏不起钱强’。我这样说，桑乔，是为了让你明白我也会像你一样说俏皮话。总之，我想告诉你，如果你不愿意跟随我，靠奖赏取酬，与我同舟共济，上帝也会与你同在，让你成为圣人。我不缺少侍从，而且，他肯定会比你听话，比你热心，不像你那么笨，那么爱多嘴。”

桑乔听了主人这番斩钉截铁的话，愁得要命，心也凉了半截。他原以为主人没有他就不行。在他正陷入沉思的时候，参孙·卡拉斯科进来了。女管家和外甥女想听听学士如何劝阻唐·吉诃德再次出门，也跟着进来了。这个爱开玩笑的参孙一进来，就像上次一样紧紧抱住了唐·吉诃德，高声说道：

“噢，游侠骑士的精英，武士的明灯，西班牙的骄傲与典范！你向万能的上帝祈祷吧！谁想阻挠你第三次出征，即使他挖空心思也毫无办法，绞尽脑汁也是白搭！”

他又转过身来对女管家说：

“管家夫人，我知道，唐·吉诃德的决定正确无比。如果我们不去鼓励这骑士去发挥他的勇敢力量和他的高贵无比的慈悲精神，我就会感到有愧于心，也会延误他除暴安良、保护少女孤儿、其他诸如此类游侠骑士的事迹。喂，我英俊勇猛的唐·吉诃德大人呀，您今天，最迟明天，就该上路了。如果还需要什么的话，我可以提供帮助。假如有必要让我做您的侍从，我将引以为荣。”

唐·吉诃德这时转过身去，对桑乔说：

“对不对，桑乔？愿做我的侍从的人多的是！你看，是谁自愿出来做我的侍从？是世上少见的参孙·卡拉斯科学士，萨拉曼卡校园的杰出人物。他身体健康，手脚灵敏，少言寡语，能够忍



受严寒酷暑，能够忍饥挨饿，条件很好。不过，还是让这位人才留在他的故乡吧，为故乡增光，而且可以耀祖光宗。我随便找一个侍从就行了，反正桑乔是不肯跟我去了。”

“我愿意去，”桑乔动了心，两眼含着泪水说，“我的大人，我可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大家都知道，特别是咱们村上的人，都知道桑乔家世代代是什么样的人。要说我总问到工钱，那完全是为了讨好我老婆。她谈什么事情，一定要谈好，比木桶箍还紧。不过，男人毕竟是男人，女人还是女人。我无论在哪儿都是男子汉，在家里也要做个男子汉。现在不需要别的了，咱们马上就可以上路，也免得参孙大人着急，他不是说他的良心让他鼓励您第三次游历世界嘛。现在，我再次请求当您的好侍从，而且要比过去和现在所有游侠骑士的侍从服侍得都好。”

学士听了桑乔的这番话惊奇万分。他虽然读过《唐·吉诃德》上卷，却从未想到桑乔真的那样滑稽。现在，他完全相信了。他认定桑乔是当代最大的傻瓜，而这主仆二人是世界上罕见的疯子。

最后，唐·吉诃德和桑乔互相拥抱言和。此时，参孙已经成了这两个人心目中的权威人物，在他的建议和允许下，他们决定三天以后出发。在这三天中，他们要准备行装，而且必须找个头盔，唐·吉诃德说无论如何得找到个头盔，参孙答应送给唐·吉诃德一个，因为他的朋友有头盔，不过头盔已经不很亮，锈得发黑了。女管家和外甥女对学士大骂一通自不待言，她们还揪自己的头发，抓自己的脸，哀嚎着唐·吉诃德的出行，好象他死了似的。至于学士力劝唐·吉诃德再次出行的意图，下面将会谈到，这全是按照神甫和理发师的吩咐做的，他们已经事先同学士通了气。

三天后，唐·吉诃德和桑乔觉得已准备得很好了。桑乔安抚好了他的妻子，唐·吉诃德也说服了外甥女和女管家。傍晚时分，两人登上了前往托博索的路程。除了学士之外没有人看见他们。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

学士陪伴他们走了一段路。唐·吉诃德骑着他神骏的罗西南多，桑乔依然骑着他那头驴，褡裢里带着干粮，衣兜里装着唐·吉诃德交给他以防万一用的钱。参孙拥抱了唐·吉诃德，叮嘱他不论如何一定要写信来，以便与他们同甘共苦。唐·吉诃德答应了。参孙回去了，唐·吉诃德和桑乔走向托博索大城。

## 第六十章

### 唐·吉诃德看望杜尔西内亚的经过

路上唐·吉诃德和桑乔默默在走着，参孙刚一离开，罗西南多就嘶叫起来，那头驴也发出咻咻的鼻息，主仆二人都觉得这头不错。说实话，驴的鼻息声和叫声要比那匹瘦马的嘶鸣声大，于是桑乔推断出他的运气一定比他的主人好，其根据不知是不是他的占星术。听说他每次绊着或者摔倒的时候，就后悔不该离家出走，因为会把鞋摔破或伤着一两根骨头。桑乔虽然笨，但在这方面还是心里有数的。唐·吉诃德对桑乔说：

“桑乔朋友，天快黑了。咱们还得摸黑赶路，以便天亮时赶到托博索。我想在我在这次冒险之前，到托博索去一趟，去领受举世无双的杜尔西内亚的祝福和准许。有了她的准许，我想，我就可以在任何情况下化险为夷，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比得到夫人们的赞许更激动人心的了。”

“我也这样认为，”桑乔说，“不过我觉得您想同她说话，领受她的祝福不太容易，除非是她隔着墙头向您祝福。我第一次去见她就是隔着墙头看到她的，当时您让我带信给她，说您在莫雷纳山抽疯。”

“你怎么会是隔着墙头看到那位著名的美女佳人的呢，桑乔？”唐·吉诃德说，“难道不该是在门廊或者华丽的皇宫里见到她的吗？”

“当然，”桑乔说，“但我当时是隔着墙头，假如我没记错的话。”

“不管怎么样，咱们都得到那儿去，桑乔。”唐·吉诃德说，“无论是从墙头上还是从窗户里，无论是透过门缝还是透过花园的栅栏，对我来说都一样，只要她的光芒能够照耀到我的眼睛，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照亮我的思想，使我得到智慧和勇气。”

“可是说实话，大人，”桑乔说，“我看见托博索的杜尔西内亚夫人那个太阳时，她并没有发出什么光，她在簸麦子，她扬起的土像一块云蒙住了她的脸，使得她灰扑扑的。”

“你怎么这么死脑筋，坚持认为我的杜尔西内亚夫人在簸麦子呢，桑乔！”唐·吉诃德说，“这种事情不是贵人们做的，他们也不应该去做。贵人们生来只消遣消遣。”

“你的记性真不好，桑乔！竟忘记了咱们的诗人的那些诗，诗向我们描述那四位仙女从可爱的塔霍河里露出头来，坐在绿色的草地上织布。根据聪慧的诗人的描述，那些布帛是由金丝、丝线和珍珠编的。所以，你看到我的夫人的时候，她也正在干这个。肯定是某个恶毒的魔法师把我喜爱的东西改变了模样。所以我担心，那本写我的书的作者如果是个与我作对的文人，颠倒是非，就会把这本真实的小说弄得面目全非。嫉妒是万恶之源，是道德的蛀虫！桑乔，所有丑恶的活动都带来某种莫名其妙的快感，可是嫉妒产生的却只有不满、仇恨和疯狂。”

“我也这样认为。”桑乔说，“那本写咱们的书里，肯定也把我的名誉弄得一塌糊涂。凭良心说，我没有说过任何一位魔法师的坏话，也没有什么可以引起别人的嫉妒。我这个人确实有点不好，有时候有点不讲道理，不过，就算我没做什么好事，我至少还有我的信仰。所以，书的作者们应该同情我，在他们的作品里不能亏待我。不过，他们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吧，反正我来去赤条条，不亏也不赚。只要能把我的名字写进书里，让人们都知道随便他们怎么写我都没关系。”

“这倒很像当代一位著名诗人遇到的情况，桑乔。”唐·吉诃德说，“那位诗人写了一首刻薄的讽刺诗，讽刺那些烟花女。其中一个女子因为诗人不能肯定是否烟花女，就没有写进诗里去。那个女子见自己没有写进，就向诗人抱怨，凭什么没有把她列入

诗里。她让诗人把讽刺诗再写长些，把她也写进去。诗人照办了，把她写得很坏。那女子见自己出了名非常满意，尽管是臭名远扬。还有一个故事，写的是一位牧人放火烧了著名的狄亚娜神庙，牧人这样做仅仅是为了留名后世。卡洛斯五世大帝和罗马一位骑士的事情也是这样。大帝参观那座著名的圆穹殿。那是世界上保留最完整的非基督教徒建造的建筑物，表现出宏伟的气魄。殿，非常高大，宽敞明亮，光线，是从顶部的一个天窗射进去的。大帝从那个天窗俯视整个大殿。在大帝身旁，有一位罗马骑士，对大帝说：‘神圣的陛下，刚才我无数次企望抱着陛下从天窗跳下去，那样我就可以留芳百世了。’‘多谢你，’大帝说，‘没有真的这样做。以后，你再也不准同我讲话，或者到我的面前来’。然后大帝给了骑士很大一笔钱。”

“我的意思是说，桑乔，”唐·吉诃德说，“在很大程度上，功名之心是个动力。你想想，除了功名，谁会使得奥拉西奥穿着盔甲从桥上跳到台伯河里去呢？谁会去烧穆西奥的手臂呢？谁会促使库尔西奥投身到一个燃烧着的深渊里去呢？在不利的情况下，是谁驱使凯撒渡过鲁比肯河呢？咱们再拿一些现代的例子来说吧，是谁破坏了跟随科尔特斯登上了新大陆的西班牙人的船只，又把他们消灭了呢？这些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丰功伟绩，永远都会是功名之举。世人总是希望他们的非凡举动得到不朽美名，我们基督教徒、天主教徒和游侠骑士更应该注重永恒的幸福，那才是天国永恒的东西。眼前的虚名至多只能有百年之久，最终必定消失。所以，桑乔，我们应该打掉巨人的傲慢；应该光明磊落，清除嫉妒心；应该心平气和，避免怒气冲天；应该节食守夜，不要贪吃贪睡；应该对意中人忠心耿耿，戒除淫荡；应该游历四方，寻求适合于我们做的事情，避免懒惰。我们是基督徒，更是著名的骑士。桑乔你可以看到，谁受到人们的极力赞扬，也就会得到美名。”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您说的这些我还挺明白，”桑乔说，“不过我现在有个疑问，希望您能给我‘戒决’一下。”

“应该是‘解决’，桑乔。”唐·吉诃德说，“你说吧，我尽力回答。”

“请您告诉我，大人，”桑乔说，“什么故利奥呀、阿戈斯特呀，还有您提到的所有那些名气大的骑士们，现在都在哪儿呢？”

“异教骑士们无疑是在地狱，”唐·吉诃德说，“而基督教骑士，如果是善良的基督徒，那么，或者在炼狱里，或者在天堂。”

“那好，”桑乔说，“现在我想知道，在埋葬着那些贵人的墓地前有没有银灯？或者在灵堂的墙壁上也装饰着拐杖、裹尸布、头发和蜡制的腿与眼睛？如果不是这样，在我们灵堂的墙壁上有什么呢？”

唐·吉诃德答道：

“异教骑士的坟墓大部分是巨大的陵宇，例如凯撒的遗骨就安放在一座巍峨的金字塔里，如今这座金字塔在罗马被称为‘圣佩德罗尖塔’。阿德里亚诺皇帝的墓地是一座大城堡，被称为‘阿德里亚诺陵’。阿特米萨王后把她丈夫毛里西奥的遗体安放在一个被誉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陵墓里，不过，在这些异教徒的陵墓里，墙上都没有装饰裹尸布和其他供品，因为陵墓里埋葬的不是圣人。”

“我正是说呢，”桑乔说，“请您告诉我，让死人复生和杀死巨人，哪个更重要呢？”

“很明显，”唐·吉诃德说，“让死人复生最重要。”

“这我就不明白了。”桑乔说，“一个人若能使死者复生，使盲人又能看得见，使跛子能走得飞快，使病人身体变好，他的墓前一定灯火通明，他的灵堂里一定跪着许多人瞻仰他的遗物。无论是现在还是以后，这种人的名声一定比帝王、异教徒和游侠骑士还要大。”

“倒也是。”唐·吉诃德说。

“所以，只有圣人们的遗骨和遗物才能得到如此声誉，受到这样的尊崇。帝王们把圣人的遗体扛在肩上，亲那些遗骨的碎片，用它来装饰礼拜堂和祭坛。”

“你说这些究竟想说明什么，桑乔？”唐·吉诃德问。

“我是说，”桑乔说，“咱们该去当圣人，这样咱们追求的美名很快就可以到手了。所以，我的大人，做个小修士，不管是什么级别的，也比当个勇敢的游侠骑士强。在上帝面前鞭笞自己几十下，远比向巨人或妖魔鬼怪刺两千下要强。”

“确实如此，”唐·吉诃德说，“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当修士。上帝把自己的信徒送往天堂的道路有多条，骑士道也可以算作一种信仰，天国里也有骑士圣人。”

“是的，”桑乔说，“不过我听说，天国里的修士比游侠骑士多。”

“是这样，”唐·吉诃德说，“这是因为修士的总数比游侠骑士多。”

“那儿的游侠骑士不是也很多嘛。”桑乔说。

“是很多，”唐·吉诃德说，“但真正能够称得上骑士的并不多。”

两人说着话，过去了一夜一天。这一晚过得很平淡，唐·吉诃德因此感到悒悒不欢。第二天傍晚，他们已经看到了托博索大城，唐·吉诃德精神振奋，桑乔愁眉锁眼，因为他不知道杜尔西内亚的家在哪儿，而且，他同主人一样从没见过她。结果，一个为即将见到杜尔西内亚，另一个为从没见过她，两人都很不安。桑乔想，如果主人叫他到托博索城里去，他该怎么办才好。后来，唐·吉诃德吩咐到夜深时再进城。于是两个人就在离托博索不远的几棵圣栎树旁待着，等到既定时间才进城去，结果后来又遇到一连串的事情。

## 第六十一章

### 本章的事读后便知

半夜三更时，唐·吉诃德和桑乔离开那几棵圣栎树，进了托博索城。城里一片寂静，居民们都已经入睡了。桑乔希望夜色漆黑，那样他就可以为自己找不到地方开脱了。四周只能听到狗吠声，这吠声让唐·吉诃德感到刺耳，让桑乔感到心烦。不时也传来驴嚎、猪哼哼和猫叫的声音。这些叫声在寂静的夜晚显得很刺耳，使得多情的唐·吉诃德感到不祥。尽管如此，他还是对桑乔说：

“可爱的桑乔，你快领我去杜尔西内亚的宫殿吧，大概她现在还没睡着哩。”

“领您去什么宫殿哟，我的老天！”桑乔说，“上次我去看她的时候，她住的是一间小破屋子。”

“她当时一定是带着几个侍女在宫殿的某个小房间里休息，这是尊贵的夫人和公主的通常习惯。”

“大人，”桑乔说，“您硬要把那说成是宫殿，我也没办法。可就算是那样，现在它难道还没锁门吗？咱们现在使劲叫门，把大家都叫醒了，合适吗？咱们能像到某个相好家去似的，不管什么时候，不管多晚，到了那儿就叫门，然后进去，那样行吗？”

“咱们先到宫殿去，”唐·吉诃德说，“到时我再告诉你咱们该怎么做。你看，桑乔，我觉得，前面那一大团黑影大概就是杜尔西内亚的宫殿映出来的。”

“那就请您带路吧，”桑乔说，“也许真是这样。不过，就算是亲眼看到，亲手摸到，要我相信那就是宫殿，简直是白日做梦！”



唐·吉诃德在前面引路，走了大约两百步，来到那团阴影前，才看清原来是一座塔状建筑物，并不是什么宫殿，而是当地的一个大教堂。唐·吉诃德说：

“这是一座教堂，桑乔。”

“我已经看见了，”桑乔说，“上帝保佑，只要别让咱们走到墓地去就行。这时候闯进墓地可不是件好事。我记得，您说过这位夫人的家是在一条死胡同里。”

“真见鬼了，你这个笨蛋！”唐·吉诃德说，“你什么时候见过宫殿建在死胡同里？”

“大人，”桑乔说，“每个时期习惯各自不同。也许在托博索，就是把宫殿和高大建筑物建在死胡同里。现在，我请求您让我到处找一找，也许在哪个岔路口能找到那个宫殿呢。这个该死的宫殿，害得咱们到处乱找！”

“谈到我的夫人时，你说话得尊敬些，桑乔。”唐·吉诃德说，“咱们就此打住吧，免得伤了和气又办不成事。”

“我会好好说话的，”桑乔说，“不过我只来过这儿一次，您就一定要我认出来，而且是在半夜三更，而您大概来过几千次了，居然也找不到。”

“我真拿你没办法。”唐·吉诃德说，“过来，你这个混蛋！我不是跟你说过上千次，我这辈子从没见过心上人杜尔西内亚，也从没跨进她的宫殿的门槛，只是听说她美丽聪明才恋上了她吗？”

“那我告诉您，”桑乔说，“既然您没见过她，我也没见过。”

“这不可能，”唐·吉诃德说，“至少你替我捎过信又为我带来回信，曾见过她正在簸麦了。”

“你别太认真了，大人。”桑乔说，“我说实话吧，那次我也都是听说的。要说我知道谁是杜尔西内亚夫人，那简直是让太阳从西边出来。”

“桑乔啊桑乔，”唐·吉诃德说，“玩笑可以开，但要分时间，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不要因为我从没见过我的心上人你也就不顾事实，说你也没见过她，没有同她说过话嘛。”

两人正说着话，迎面走来一个人，赶着两匹骡子，并且有犁拖在地上的响声。估计是个农夫，一大早起来来到地里去干活。农夫边走边唱着歌谣：

在龙塞斯瓦列斯山，  
法兰西人真不幸。

“要命，桑乔，”唐·吉诃德听到这句歌谣说道，“咱们今天晚上不会碰到什么好事。你没听到那个乡巴佬唱什么吗？”

“听是听到了，”桑乔说，“可是，龙塞斯瓦列斯山的事情与咱们有什么相干？他还可以唱卡莱诺的歌谣呢，这与咱们不相干。”

此时农夫已经来到他们面前。唐·吉诃德向农夫问道：

“好朋友，上帝保佑你。你是否知道，天下最美丽的托博索的杜尔西内亚公主的宫殿在哪儿？”

“大人，”那个农夫说，“我是外地人，刚来到这个地方为一个富农干农活。他家对面住着当地的神甫和教堂管事。他们或许清楚那位公主的事情，因为他们掌管着托博索所有居民的花名册呢。不过据我所知，在整个托博索并没有什么公主，贵小姐有不少，在家里倒是都可以称得上是公主。”

“朋友，在那些人里大概就有我要找的那位公主。”唐·吉诃德说。

“很可能，”农夫说，“那就再见吧，天快亮了。”

不等唐·吉诃德再问什么，农夫就赶着骡子走了。桑乔见主人还呆在那里，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就对他说：

“大人，天快亮了。白天让人在街上看到咱们多不好。最好

是咱们先出城去，您先藏在一个小树林里，天亮以后我再出来找咱们这位夫人的宫殿。如果找不到，算我倒霉；如果找到了，我就告诉您。我还会告诉她，您在什么地方，正等待她的吩咐，好安排您去见她。这对她的名声并没有什么影响。”

“你这几句话可以说是不错，桑乔。”唐·吉诃德说，“你的话让我满意，我非常愿意听。过来，伙计，咱们去找个地方，我先藏起来。你再回来寻找，看望和问候我的夫人。她聪明文雅肯定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桑乔急于让唐·吉诃德走开，以免他发现自己胡诌杜尔西内亚曾带信到莫雷纳山的荒话。因此他们赶紧离开，来到离城两西里远的一片树林里。唐·吉诃德藏起来，桑乔又返回城里去找杜尔西内亚。此后，又发生了一些引人注目的事。

## 第六十二章

### 桑乔谎称杜尔西内亚夫人中了魔法的巧计以及其他真实趣事

“你去吧，桑乔。”唐·吉诃德说，“当那个美丽的太阳在你面前发出光芒时，你不要眼花缭乱。你比世界上所有游侠骑士的侍从都幸运！你把她接见你的情况要牢牢记住，别忘了，例如，你向她转达我的问候时，她的脸色是否变了；听到我的名字时，她是否显得心慌意乱；如果她本来坐在她那奢华的会客厅里，你看她是否忽然坐不住了；如果她是站着，你看她是否两脚很不安分地乱动；她回答你的话时是否总要重复两三遍；她是否一会儿由微笑变得严肃，一会儿又由冷淡变为亲热；她的头发本来并不乱，可她是否总用手去理；总之，伙计，你注意观察她的所有动作。如果你能详细地描述，我就能得知她内心深处的秘密。桑乔，那么你现在就应该知道，情人之间在牵涉他们的爱情时，外观的动作往往是他们灵魂深处的极其准确的反映。去吧，朋友，愿你带回一个更好的结果。现在，我只好孤单一人在这里惴惴期望着这个结果了。”

“我速去速回，”桑乔说，“请您放心，我的大人。您的心眼儿现在小得比芝麻粒大不了多少。人们常说，‘心宽无愁’事，俗话还说，‘出乎意外，兔子跳来’。我是说，虽然咱们晚上没有找到咱们夫人的宫殿，可现在是白天了，我们可能会不费功夫就找到它。等找到了，我自有办法对她说。”

“的确，桑乔，”唐·吉诃德说，“咱们谈事情时，你总是能恰到好处地运用俗语。但愿上帝能赐给我好运。”

唐·吉诃德刚说完，桑乔就转身抽打他的驴走开了。唐·吉诃

德依然骑在马上，满腹愁肠，思绪万千。咱们暂时不提唐·吉诃德，先看看桑乔吧。桑乔此时同样忧心忡忡，思虑百般，一点也不比他的主人好。刚一离开树林，他就回过头去，见唐·吉诃德没跟上来，便翻身从驴背上跳下，坐在一棵树下，自问自答地说起来：

“‘告诉我，桑乔兄弟，现在你去哪儿？’‘是去找你丢了的那头驴？’‘不，不是。’‘那你找什么？’‘我要找的东西不一般，我要寻找一位公主，她是美丽的太阳。’‘你想到哪儿去找她呢，桑乔？’‘哪儿，托博索大城呗！’‘那好，是谁派你去的？’‘是除暴除孽的、扶弱济贫的曼查的著名骑士唐·吉诃德。’‘那很好。你知道她家在哪儿吗，桑乔？’‘我的主人说是在王宫里。’‘你原来是否见过她？’‘都没有。’‘那么，如果托博索的人认为你是来勾引公主、骚扰妇人后，棒打你的肋骨，打得你遍体是伤，那不是活该吗？’‘如果他们不知道我是受托而来，那样做也许还算有道理。不过——

你是使者，朋友，  
责任不在你，不。’”

“‘你可别信这个，桑乔，曼查的人很好，但是火气大，不许别人对他们不恭敬，所以趁人没发现，你别再找倒霉。’‘婊子养的，滚蛋！’‘天公，你打雷到别处去！’‘真是为讨别人欢心，想找三条腿的猫，而且，这样在托博索找杜尔西内亚，怎么找得到？’‘我怎么这样说话呢，准是魔鬼闹的，没别人！’”

桑乔自言自语地说着，最后他说道：“现在好了，凡事都有解决的办法。除非要死了，谁都逃不了，我的主人是个疯子，我也快跟他差不多了。我比他笨，还得跟随他，服侍他。看来真像俗话说的，‘跟什么样的人，就成什么样的人’，‘不看在哪儿生，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关键是在哪儿长’。就因为他是疯子，所以常常把这说成那，把白看成黑，把黑当成白。例如，他把风车当成巨人，把修士的骡子当成骆驼，把羊群看成敌军，还有其他这样的事情。既然这样，就不难让他相信，随便一个农妇就是杜尔西内亚夫人。如果他不信，我就发誓。他若还是不信，我就再三发誓。他若是坚持不信，我就一口咬定，不管怎么样，绝不松口。也许坚持到最后，他见我没把事情办好，以后就不会再派我干了。不过我想，他也许会认为是某个有恶意的魔法跟他过不去，改变了杜尔西内亚的模样吧。”

这样一想，桑乔的精神就不紧张了。他觉得事情已经办妥，就在那里一直待到下午，让唐·吉诃德以为他到托博索去了一个来回。事也凑巧，当他站起身，准备骑上驴时，看见从托博索来了三个农妇，骑着三头驴。桑乔一看见农妇，就立刻跑回去找他的主人唐·吉诃德，只见唐·吉诃德正在那里深深叹息，情语缠绵。唐·吉诃德一看到桑乔就问：

“怎么样，桑乔朋友？我应该把今天记作喜庆日还是倒霉日？”

“就算喜庆日吧。”

“这么说，”唐·吉诃德说，“你带来了好消息？”

“好得要命，”桑乔说，“您只需骑上马，飞奔去见托博索的杜尔西内亚夫人吧。她已经带着两个侍女来看望您了。”

“上帝啊！桑乔朋友，你说什么？”唐·吉诃德说，“你别骗我，别用虚假的喜讯来安慰我。”

“我骗您对我有什么好处？”桑乔说，“而且事实就在眼前。您快过来，大人，您看，咱们的女王已经来了，看穿戴她就象个女王。她和她的侍女浑身金光灿灿，球光宝气，有钻石、红宝石，那锦缎足有十层厚呢。他们的头发披散在背上，飘来飘去真好看。特别是她们还骑着三匹‘小花牡’呢，真叫绝了。”

“你是想说‘小花马’吧，桑乔？”

“‘小花牡’和‘小花马’没多大区别。”桑乔说，“不管她们骑的是什么，反正她们都美得很，特别是咱们的杜尔西内亚夫人，真令人眼花缭乱。”

“咱们过去吧，桑乔伙计，”唐·吉诃德说，“作为这个好消息的报酬，我答应你，如果遇到什么冒险的事，我一定把最好的战利品给你。如果你不喜欢战利品，我可以把今年我家三匹母马下的小马驹送给你。你知道，那三匹母马现在正等下小马驹呢。”

“我愿意要小马驹，”桑乔说，“因为第一次冒险的战利品到底好不好，我心里没底。”

两人说着走出了树林，这时三个农妇已经走近了。唐·吉诃德向通往托博索的路上望去，可是只看见三个农妇。他疑惑地问桑乔是否把杜尔西内亚等人撇在城外了。

“什么落在城外，”桑乔说，“难道您的眼睛长在后脑勺上了？没看见来的这三个人，她们像正午的太阳一样让人睁不开眼。”

“我没看见，”唐·吉诃德说，“我只看见三个骑驴的农妇。”

“见鬼了！”桑乔说，“难道这三匹雪白的小马在您眼里竟成了驴？上帝呀，假如真是这样，我就把我的胡子拔掉。”

“那么我就告诉你，桑乔朋友，”唐·吉诃德说，“那的确是三头驴，或许是三头母驴。事实在此，就好比我是唐·吉诃德，你是桑乔一样。至少我这样认为。”

“别说了，大人，”桑乔说，“别这么说了，快睁开眼睛，过来向您思念的意中人致意吧，她已经走过来了。”

说完，桑乔抢前一步迎接三个农妇。他从驴背上跳下来，抓住其中一头驴的缰绳。双腿跪在地上，说道：

“美丽高贵的王后、公主和公爵夫人，请您当之无愧地接受爱慕您的骑士的致意吧。在尊贵的诸位面前，他诚惶诚恐，呆若木鸡。我是他的侍从桑乔，他是曾历尽千辛万苦的曼查骑士唐·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吉诃德，别号哭丧着脸的骑士。”

此时唐·吉诃德也挨着桑乔跪了下来。他瞪着眼睛，将信将疑地瞪着桑乔称为王后和夫人的那个女人。他发现那不过是个农妇，宽脸庞，塌鼻子，怪难看的，心里既惊奇又迟疑，始终不敢开口。几个农妇见这两个怪异的男人跪在地上，不让他们过去，也惊奇地要命。最后，还是那个被桑乔拦住了的农妇恼怒地开口说道：

“倒霉鬼，让开路，放我们过去。我们还有急事呢。”

桑乔说道：

“托博索万能的公主、主人，您的高贵之心面对跪在地上的游侠骑士为何不为所动呢？”

另外两个农妇中的一个说道：

“吁！我的驴呀，我先给你挠挠痒吧。你看看这些人，竟拿我们开心，以为我们不敢责怪他们！走你们的路吧！让我们也赶我们的路，这样大家都方便！”

“快起来吧，桑乔。”唐·吉诃德这时候说道，“我已经看清了，厄运总是缠着我。噢，夫人，你是我的勇气 and 希望！可恶的魔法师现在迫害我，在我的眼前蒙上了一层云翳，使你的花容月貌变成了一个可怜的农妇。假如魔法师没有使你的脸在你眼里变得丑陋可憎，就请你温情地看看吧。从我拜倒在你面前的崇敬，你可以看到我这颗心的谦恭。”

“你简直可以当我的爷爷了，”农妇说道，“竟还说这种献殷勤的话！快躲开，让我们过去。求求你们了。”

桑乔让开一条路，让农妇过去了，心里也欢喜异常。那个被认为是杜尔西内亚的农妇见可以脱身了，立刻骑着她的小驴，向前跑去。那头驴突然一惊，结果把那位杜尔西内亚摔到了地上。唐·吉诃德见状赶紧跑过去扶她，想把那位令他神魂颠倒的夫人抱到驴背上，可是农妇已经站起来，不用他扶。她向后退了退，



又向前紧跑几步，双手按着驴的臀部，非常敏捷的跳到了鞍子上，那样子就像个男人。桑乔见状说道：

“我的天啊，咱们这位夫人真比燕子还轻巧呢，即使是科尔多瓦或墨西哥的最灵巧的骑手也比不过她！她的侍女也不落后，跑得象风一样！”

事实确实如此，别外两个农妇见杜尔西内亚上了马，也赶着驴跟她一同飞跑，一气跑了半西里多。唐·吉诃德目送她们远去，直到看不见他们了，才转过身来对桑乔说：

“桑乔，你觉得怎么样？你看，魔法师多恨我呀，竟如此恶毒。想剥夺我见到意中人美貌的快乐！实际上，我生来就是最不幸的人，成了恶意中伤的众矢之的。你也看到了，桑乔，这些坏家伙把杜尔西内亚的模样改变了还不够，还把她变得那样愚蠢丑陋，同时还剥夺了她作为贵夫人本身就具有的东西，也就是那种龙涎香和花香的香气。我可以告诉你，桑乔，刚才我要抱她上马，也就是我看着像驴的那个东西时，我闻到一股生蒜味，熏得我差点儿没晕过去。”

“噢，恶棍，”桑乔说道，“你们这些心眼儿坏的魔法师，真应该像穿沙丁鱼那样把你们穿成串！你们干的坏事真多。你们这些坏蛋，把我们的夫人变得面目全非了。当然，说实话，我觉得她并不丑，而是很美，而且，她嘴唇右侧上方有颗痣，还有七八根一拃多长的金丝般黄毛，那更是锦上添花。”

“根据脸和身体相关生长的道理，”唐·吉诃德说，“杜尔西内亚大腿内侧与脸上那颗痣相应的部位也应该有一颗痣。不过，你把痣边的那几根毛说得太长了。”

“我可以告诉您，”桑乔说，“那几根毛长得再合适不过了。”

“是啊，朋友。”唐·吉诃德说，“杜尔西内亚身上长的东西没有一样不是十全十美的。如果她身上有一百颗你说的那种痣，那它们就不是痣了，而是明亮的星星和月亮。”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

桑乔见主人这么容易就上当，强忍着才没笑出声来。两人又议论了一阵，然后骑上牲口，往萨拉戈萨方向走。他们想尽快赶到那儿，参加每年一度在那儿举行的庆祝活动。不过，在他们到达之前又发生了许多新奇的事。

## 第六十三章

### 天下奇事：英勇的唐·吉诃德 与《死神会议》大板车的奇遇

唐·吉诃德一边赶路，一边还在恨魔法师竟把他的杜尔西内亚夫人变成丑陋农妇，可是他又想不出什么办法来恢复杜尔西内亚原来的美貌。想着想着出了神，他不知不觉松开了罗西南多的缰绳。罗西南多感觉到了自由，便走走停停，不时地停下来啃点路边的青草。桑乔叫唐·吉诃德，唐·吉诃德才醒过神来。桑乔对他说：

“大人，牲口从不烦恼，只有人烦恼。不过，人如果太烦恼，也就成牲口了。你忍着点儿，打起精神。拿起罗西南多的缰绳，振奋起来，表现出游侠骑士的精神来吧。这算什么？这有什么了不起的？让魔鬼把世界上所有的杜尔西内亚都带走吧，游侠骑士的健康比世界上所有的魔法和变化都重要。”

“住嘴，桑乔。”唐·吉诃德有气无力地说道，“我让你住嘴，不许你污蔑那位着了魔法的夫人。她遭受不幸全都怪我。是那些坏蛋对我的嫉妒造成了她的不幸。”

“要我说，”桑乔说，“想想她的过去，看看她的现在，有谁能不伤心落泪呢？”

“你完全可以这样说，桑乔。”唐·吉诃德说，“你已经看到了她优美的外貌。魔法并不能迷惑你的视线，掩盖她的美貌。它只能迷惑我，迷惑我的视线。然后它就失去了它的魔力。即使是这样桑乔，还有一件事我不能忘，那就是你形容她的美貌时不恰当。例如，假使我没记错的话，你说她的两只眼睛像明珠。只有鱼眼睛才会像明珠。我觉得杜尔西内亚的眼睛应该像两只祖母绿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宝石，另有两只天边弧线般的眉毛。你应该把明珠这个词从她眼睛那儿拿出来，用到她的牙齿那儿去。肯定是你搞错了，桑乔，错把牙齿当成了眼睛。”

“这完全可能，”桑乔说，“正如她的丑陋面目迷惑了您的眼睛一样，她的美貌也照花了我的眼睛。不过，咱们还是祈求上帝保佑吧，上帝对这苦难尘世上发生的事情无所不知。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上，到处都是丑陋和欺骗。有一件事最让我担心，我的大人，那就是您打败了某个巨人或骑士后，命令他们去拜见美丽的杜尔西内亚。而这个可怜的巨人，或这个可怜又可悲的骑士，该到哪儿去找到她呢？我仿佛能看到他们在托博索到处寻找杜尔西内亚，可即使在大街上碰到她，他们也认不出来！”

“桑乔，”唐·吉诃德说，“也许魔法师不会使那些战败后前去拜见杜尔西内亚的巨人和骑士眼花。我要打败一两个巨人，把他们派去，看看他们是否能认出杜尔西内亚来，命令他们向我报告他们所遇到的情况。”

“您真明智，大人，”桑乔说，“这样咱们就可以弄清楚真相了，也就是说，如果只有您认不出她的本来面目，那么您就比她更为不幸。不过，只要杜尔西内亚夫人身体健康，精神愉快，那么咱们尽可以放心，继续冒险，过些时候就会好的。时间是最好的医生。”

唐·吉诃德正要说话，忽然从路上横出一架木板大车，车上有一些奇怪的人，而且赶着骡子的车夫竟是个丑恶的魔鬼。这辆敞篷车没有围栏。唐·吉诃德首先看到的是一个面如死神的怪物，旁边是一个有巨型彩色翅膀的天使。她的一侧是一位头顶皇冠的皇帝。死神脚边是人们称为丘比特的神。他的眼睛并未蒙着，还带着弓、箭和箭囊。还有一个除了没戴面盔和顶盔以外，真可以说是全副武装的骑士，他的头上有一顶插满五颜六色羽色的帽子。这些服装不同而且形态各异的怪物的突然出现使唐·吉诃德

不免感到有些惊慌，桑乔也害怕。不过，后来唐·吉诃德又高兴了，他觉得这又是一次新的冒险机会。这样一想，他立刻摆出毫不畏惧的样子，挡在车前，大声喝问：

“车夫，魔鬼，无论你是谁，趁早说，你是什么人，到哪儿去，还有车上拉的什么人！”

车夫不慌不忙地停下车，说道：

“大人，我们是安古洛·埃尔马洛剧团的演员。今天是圣体节的第八天，上午我们在那个小山丘后面的一个地方演了一部《死亡会议》，下午还得到另一个地方去演出。因为比较近，我们想免去脱衣穿衣之劳。所以就干脆穿着演出服。那个小伙子演死神；那个女人是剧团领班的夫人，演女王；另外一个人演士兵；那边那个演皇帝；我演魔鬼。我是剧团的重要人物之一，我对剧团里很熟。如果您想了解其他什么情况，就问我好了，我都可以详细地回答。我是魔鬼，什么都瞒不住我。”

“我以骑士的名义发誓，”唐·吉诃德说，“刚才我看到这辆怪车还以为是遇到了什么巨险呢。现在我要说，凡事不能只看外观，要亲手摸一摸才知虚实。愿上帝保佑好人，去演你们的戏吧，如果需要我效劳尽管吩咐，我十分愿意帮忙。我从小就喜欢看戏，年轻时总是追着剧团到处跑。”

他们正说着话，一个小丑打扮的人恰巧走过来。他身上带着许多铃铛。他来到唐·吉诃德面前，挥舞着手里的棍子，一边拼命跳着，使身上的铃铛叮当乱响。这下可把罗西南多吓坏了，立刻沿着原野没命地跑起来，唐·吉诃德使劲勒着它嘴上的缰绳，也停不下来。桑乔怕主人从马上摔下来，连忙从驴背上跳下，跑过去救主人。可是等他赶到时，唐·吉诃德已经被摔到地上了，罗西南多也一起摔倒了。每次罗西南多一发狂都是落得这种下场。

桑乔刚刚离开驴去救唐·吉诃德，那个小丑就跳到驴背上，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恐惧使得驴沿着原野向剧团下午演戏的地方飞奔而去。桑乔见驴跑了，主人又摔倒地上，不知先顾哪一头好。不过他毕竟是个好侍从，对主人的忠诚战胜了对驴的感情，尽管他难过得要命。他又气又急地来到唐·吉诃德身旁，见主人摔得够呛，忙扶他骑上罗西南多，然后说道：

“大人，魔鬼带走了我的驴。”

“什么魔鬼？”唐·吉诃德问。

“就是那个小丑魔鬼。”桑乔说。

“他即使把驴藏到地狱最深处，我也帮你把它找回来。”唐·吉诃德说，“跟我来，桑乔，那大车走不快，我要他们用骡子赔你损失的驴。”

“算了，大人。”桑乔说，“您先消消气，我看见那个人好像已经把驴放了，驴又回来了。”

果然如此，原来那个魔鬼同唐·吉诃德和罗西南多一样倒霉下场，跟他骑的驴一起摔倒了。于是，魔鬼步行到前面的村庄去了，驴也回来了。

“即使这样，”唐·吉诃德说，“我也得从那车上找个人，让他替那魔鬼接受惩罚，就是皇帝来也饶不了他。”

“您可别这样，”桑乔说，“听我的劝告吧，千万别去碰那些演戏的，他们都很受宠。我曾看见一个滑稽演员杀死两个人被抓起来，可是后来又放了，一分钱也没花。您该知道，他们给大家带来欢乐，所以大家都偏向他们，保护他们，帮助他们，尊敬他们。”

“虽然如此，”唐·吉诃德说，“即使你再夸他，即使大家都护着他，我也饶不了他。”

说完，唐·吉诃德向大车走去，大声说道：

“站住，等一等，你们这些逗乐的人，我要让你们知道该怎么对待游侠骑士侍从的坐骑。”

唐·吉诃德的声音很高，车上的人都听到了，也都听明白了。他们明白了唐·吉诃德的用意，死神就立刻从车上跳下来，皇帝、魔鬼车夫和天使也跟着跳下来，连女王和丘比特也没留在车上。大家拿起石头，排成一排，准备用碎石迎接唐·吉诃德。唐·吉诃德见他们已经摆出如此壮观的阵势，并且高举着手臂准备将石子狠狠地掷过来，便勒住了罗西南多的缰绳，思索该如何向他们进攻时减少危险。正在这时桑乔来了。他见唐·吉诃德想对那强有力的阵势发起攻击，便对唐·吉诃德说道：

“您若真要冲过去，那就真是疯了。您想想，我的大人，对于如此猛烈的石子，最好是躲进铜钟里。而且您还应该考虑到，一个人进攻一支有死神，有皇帝，而且善恶天使都为之助威的军队，并不是勇敢，只能算作鲁莽。您可千万住手，您应该注意到，那些人当中虽然有国王、君主、皇帝，却没有一个是游侠骑士。”

“到现在，桑乔，”唐·吉诃德说，“你才改变了我不可动摇的决心。我已多次说过，我不能够也不应该向非受封骑士进攻。桑乔，你去为你的驴报仇吧，现在正是时候。我在这儿为你呐喊助威。”

“我不想报仇，大人。”桑乔说，“报仇并不是善良的基督徒做的事。”

“既然如此，”唐·吉诃德说，“善良的桑乔，聪明的桑乔，基督徒桑乔，真诚的桑乔，咱们就不理这帮妖魔鬼怪，去寻求更大更有价值的惊险吧。我认为在这个世界上神的惊险会很多。”

说完，唐·吉诃德掉转马头，桑乔也骑上了他的驴。死神和那些人也回到了自己的车上，继续赶路。死神之车的可怕遭遇由于桑乔的善意劝阻而得到了顺利解决。第二天，唐·吉诃德又碰到了那个痴情的游侠骑骑士，其情节同这次一样令人惊奇。

## 第六十四章

### 英勇的唐·吉诃德与多情的镜子骑士会面

那天晚上，唐·吉诃德和桑乔在几棵高大茂密的树下度过了。唐·吉诃德听从了桑乔的劝告，吃了些驴驮的干粮。吃饭时，桑乔对主人说：

“大人，假如我选择您第一次冒险得到的战利品作为对我的奖赏，而不是选择您那三匹母马下的小马驹，我也就太傻了。真的，真的，‘到手的麻雀胜似天下雄鹰嘛’。”

“你若是能让我任意进攻，桑乔，”唐·吉诃德说，“我给你的战利品里至少包括皇帝的金冠和丘比特的彩色翅膀。我完全可以把这些东西夺来放到你手上。”

“那些东西不是用纯金做的，而是用铜片或铁片做的。”桑乔说。

“这倒是事实，”唐·吉诃德说，“若是做成真的就不合适了，只能做假的。这就同戏剧本身一样。我想让你明白，桑乔，你可以喜欢看戏，并且因此喜欢演戏和编戏的那些人，可是戏演完后，一换下戏装，大家都成了一样的演员。”

“这我知道。”桑乔说。

“戏剧同这个世界上的情况一样。”唐·吉诃德说，“在这个世界上，有人当皇帝，有人当主教，一句话，各种各样的人物在演着这部戏。不过，戏演完之时也就是人生结束之日。死亡将剥掉人们不同的外表，大家到了坟墓里就都一样了。”

“真是说得好极了，”桑乔说，“不过并不新鲜，这类比喻我已经听过多次了，譬如说人生就像一盘棋。下棋的时候，每个棋子角色不同。可是下完棋后，所有的棋子都混在一起，装进一个



口袋，就好像人死了都进坟墓一样。”

“桑乔，”唐·吉诃德说，“你现在越来越聪明，不那么愚蠢了。”

“是的，这大概也是受您的影响。”桑乔说，“如果您的土地干干的，只要施肥耕种，就会结出果实。我是想说，同您谈话就好比在我这块干地上施肥，而我服侍您，同您沟通，就属于耕种，我希望最后可以结点儿好果实，不枉您栽培。”

唐·吉诃德听了桑乔这番不伦不类的话不禁哑然失笑，不过他觉得桑乔说的是实情，况且桑乔也确实能不时说出些令人惊奇的话来。虽然有时，桑乔故作聪明，假充文雅，结果说的话常常愚蠢透顶，最最无知。桑乔记忆力强的时刻就是他说俗语时，不管说得合适不合适，这点大致可以从这个过程看到。

两人说着话，已经过了大半夜。桑乔想把他的眼帘放下来了，他想睡觉时常常这么说。桑乔先给他的驴卸了鞍，让它在肥沃的草地上随便吃草。不过，桑乔并没有给罗西南多卸鞍，因为主人明确吩咐过，在野外周游或者露宿时，不能给罗西南多卸鞍，这是游侠骑士的老规矩，只能把马嚼子拿下来，挂在鞍架上。千万不能拿掉马鞍。他的驴同罗西南多的友谊牢固而又特殊，如同父子，以至于本书的作者专门为此写了好几章。但为了保持这部英雄史的严肃性，他又没有把几章放进书里。尽管如此，作者偶尔还是违背了初衷，写到两个牲口凑在一起，耳鬓厮摩一会儿，罗西南多就把脖子搭在驴的脖子上。罗西南多的脖子比驴的脖子长半尺多，两头牲口就这样安静而认真地看着地面，而且往往一看就是三天，除非有人打搅或是它们饿了需要找吃的。这两头牲口之间的友谊是多么牢固，值得世人钦佩，与此同时，人与人之间的友谊倒让人难以理解。有句话说道：

真朋友世上难寻，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玉帛变干戈结冤仇。

还有句话说：

朋友朋友，并非朋友。

没有人认为作者把牲口之间的友谊与人之间的友谊相比是没有分寸。人从动物身上学到许多东西，例如从鹤身上学到灌肠法，从狗身上学到了厌恶和感恩，从鹤身上学到了警觉，从蚂蚁身上学到了知天意，从大象身上学到了诚实，从马身上学到忠实。后来，桑乔在一棵栓皮槲树下睡着了，唐·吉诃德也在一棵粗壮的圣栎树下打盹。不过，唐·吉诃德很快就醒了，他听到背后有声音。他猛然站起来，边看边听声音到底是从哪儿传来的。他看见两个骑马的人，其中一个从马背上滑下来，对另一个说：

“下来吧，朋友，把马嚼子拿下来。我看这个地方的草挺肥，可以喂牲口，而且这儿挺安静，正合我的心思。”

那人说完就躺下了，而且躺下时发出了一种盔甲的撞击声。唐·吉诃德由此认定那人也是游侠骑士。他赶紧来到桑乔身旁。桑乔正睡得香，他好不容易才把桑乔弄醒。唐·吉诃德悄声对桑乔说：

“桑乔兄弟，咱们又遇险了。”

“愿上帝给咱们一个捞大钱的险情吧，”桑乔说，“大人，那个险情在哪儿？”

“在哪儿？”唐·吉诃德说，“桑乔，你转过头来看，那儿躺着一个游侠骑士，据我观察，他现在不太高兴。我看见他从马上下下来，躺在地上，垂头丧气的。还有，他躺下时有盔甲的撞击声。”

“那您凭什么说这是险情呢？”桑乔问。

“我并没有说这就是险情，”唐·吉诃德说，“我只是说这是险

情的开端，险情由此开始。你听，他正在给琴调音。他又清嗓子，大概是想唱点什么吧。”

“很可能，”桑乔说，“看来是坠入情网了。”

“游侠骑士莫不如此。”唐·吉诃德说，“只要他唱，我们就可以知道他在想什么。心里有事，嘴上就会说出来。”

桑乔正要说话，传来了森林骑士的歌声，桑乔打住了。骑士的嗓音一般，两人仔细听着，只听歌中唱到：

### 十四行诗

请按照你自己的意愿，夫人，  
给我一个追求的目标，  
我将铭刻在心，  
一往情深不动摇。  
你若厌烦我的相扰，  
望我死去，请直言相告。  
你若愿我倾诉衷肠，  
为爱情我肝胆相照。  
我准备接受两种教授，不论是  
蜡般柔软，钻石般坚硬，  
爱情的规律我仿效。  
任你如何考验，  
我都将勇敢面对，  
铭刻在心永记牢。

一声痛苦的叹息结束了森林骑士的歌声。过了一会儿，只听骑士痛苦又凄凉地说道：

“哎，世界上最美丽又最负心的人啊！最文静的班达利亚的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卡西尔德亚呀，你怎么能让这位被你俘虏的骑士无休止地游历四方，受苦受罪呢？我已经让纳瓦拉的所有骑士，让莱昂的所有骑士，让塔尔特苏斯的所有骑士，让卡斯蒂利亚的所有骑士，还有曼查的所有骑士，都承认你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难道这还不够吗？”

“不，”唐·吉诃德说，“我就是曼查的，我从没有承认也不可能承认，而且更不应该承认这件对我美丽的夫人不利的事情。你看见了，桑乔，这个骑士胡说八道。不过咱们听着吧，也许他还会说点什么呢。”

“肯定还会说，”桑乔说，“他可以念叨一个月吧。”

可事实并非如此，原来森林骑士好象听到了有人在议论他。他没有继续哀叹下去，而是站起身，声音洪亮却又很客气地问道：

“谁在那儿？是什么人？是快活高兴的人，还是痛苦不堪的人。”

“是痛苦不堪的人。”唐·吉诃德回答说。

“那就过来吧，”森林骑士说，“咱们命运相同。”

唐·吉诃德见那人说话客客气气，就走了过去。桑乔也跟了过去。

那位叹声叹气的骑士抓着唐·吉诃德的手说：

“请坐在这儿，骑士大人，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我知道你是游侠骑士。这里只有孤独和寂静陪伴你，是游侠骑士特有的休息地方。”

唐·吉诃德说道：

“我是骑士，正如你所说。我的内心虽然也有悲伤、不幸和痛苦，可我并未因此而失去怜悯之心。听你唱了几句，我就知道你在为爱情而苦恼，也就是说，你因为爱上了那位美人而苦恼。”

结果两人一同坐到了坚硬的地面上，客客气气，显出一副即使

天破了，他们也不会把对方打破的样子。

“骑士大人，”森林骑士问道：“难道您也坠入情网了？”

“很不幸，我确实如此，”唐·吉诃德说，“不过，由于处理得当而产生的痛苦应该被看作是幸福，而不是苦恼。”

“是的。”森林骑士说，“不过，瞧不起咱们的人很多，简直要把咱们吃了似的。”

“但我夫人不曾蔑视我。”唐·吉诃德说。

“从来没有，”桑乔也在一旁说，“我们的夫人像只羔羊似的特别温顺。”

“这是您的侍从？”森林骑士问。

“是的。”唐·吉诃德回答说。

“我从没见过哪个侍从敢在主人说话的时候插嘴，”森林骑士说，“至少我的侍从不这样。他已经长得同他父亲一样高了，可是我说话时他从来不开口。”

“我刚才的确插话了，”桑乔说，“而且，我还可以当着其他人……算了吧，还是不说了。”

森林骑士的侍从拉着桑乔的胳膊说：

“咱们找个地方，随便说说咱们侍从自己的事吧。让咱们的主人痛痛快快地说他们的爱情故事吧，他们肯定讲到天亮也讲不完。”

“那正好，”桑乔说，“我也可以给你讲讲我是什么样的人，看我是否算得上那种爱插嘴的人。”

两个侍从说着便离开了。他们同他们的主人一样，进行了一场有趣的谈话。

## 第六十五章

### 与森林骑士的奇遇及 两位侍从可爱的对话

骑士和侍从分成两对，侍从谈自己的生活，骑士谈自己的爱情。两个侍从离开主人一段距离后，森林骑士的侍从对桑乔说：

“我的大人，咱们这些当侍从的，日子过得真辛苦。上帝诅咒咱们的祖先时就说，让他们就着脸上的汗水吃面包。咱们现在就是这样。”

“还可以说咱们是腹中冰冷吃面包。”桑乔说，“谁能像咱们游侠骑士的侍从这样经受严寒酷暑呢？如果有吃的还算好，肚里饱饱的就不那么难受，可咱们常常是一两天没有吃的，只能喝风。”

“还算好的是，咱们也可望得到奖励。”森林骑士的侍从说，“如果被服侍的游侠骑士不是特别倒霉，侍从至少可以得到某个岛屿，或者当个满不错的伯爵。”

“我已经同我的主人讲过，”桑乔说，“我当个岛屿总督就满足了。我的主人慷慨允诺过好几次了。”

“我服侍主人一场，能随便有个美差就满足了。”森林骑士的侍从说，“我的主人也已经答应给我一个美差，真不错！”

“您的主人一定是个教团骑士，”桑乔说，“所以如果服侍得好，他就会奖励他的侍从。可我的主人不是。我记得有些聪明人曾劝他做红衣大主教，而他一心只想当皇帝。我当时怕得要命，怕他忽然来了劲去当主教，因为教会里的事我做不了。我还可以告诉您，虽然我看起来像个人似的，可要是做起教会里的事来，那就连牲口都不如了。”

“这您就错了，”森林骑士的侍从说，“岛屿总督也不那么好

干。有的总督很不幸，有的很可怜，就算干得好的也不得安宁，命运在他肩上放了副沉重的担子。咱们最好都回家去，做些轻松的事情散散心，比如打猎钓鱼。世界上恐怕还没有哪位侍从会穷得家里连一匹马、几只猎兔狗和一根钓鱼竿都没有。”

“这些我都有，”桑乔说，“不过我没有马，这是真的。可是我有头驴，比我主人的马贵重两倍多。他要想换我这头驴，就是再加四担小麦，我也不会换。我的小白儿，我那头驴是灰色的，在我眼里是宝贝，大概让您见笑了。至于猎兔狗，我有不少，我们村里也有的是。要是能借别人的光打猎就更有意思了。”

“真的，”森林骑士的侍从说，“侍从大人，我已经打算并且决定离开这些疯疯癫癫的游侠骑士了。我要回到我的家乡去，养我那些孩子们。我有三个明珠一般的孩子。”

“我有两个孩子，”桑乔说，“漂亮得简直可以见教皇。特别是我那女儿，上帝保佑，我准备培养她当伯爵夫人，不管她妈愿意不愿意。”

“您那个准备做伯爵夫人的女儿芳龄多少啦？”森林骑士的侍从问。

“十五岁上下，上下不相差两岁吧，”桑乔说，“已经长得像长矛一样高了，而且脸蛋怪漂亮，力气大过脚夫。”

“那她不仅可以做伯爵夫人，”森林骑士的侍从说，“而且可以做仙女呢，噢，这个婊子养的，多棒啊！”

桑乔听了有些不高兴地说道：

“她不是婊子，她妈也不是婊子。上帝保佑，只要我活着，她们谁也别想当婊子。您说话得有点礼貌，亏得您还受过游侠骑士的栽培呢，应该同游侠骑士一样有礼貌。我觉得您那些话说得不合适。”

“哎呀，您怎么把这么好的话理解错了，侍从大人？”森林骑士的侍从说，“您怎么会不知道，如果一位骑士干某件事干得非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常出色时，人家往往说：‘嘿，这个婊子养的，干得真棒！’这句话听起来粗野，实际上是很高的赞扬。大人，如果您的儿子或女儿没有做出令他们的父母受到如此称赞的事业来，您就白养了他们。”

“是的，那真是白养了。”桑乔说，“既然这样，您完全可以把我跟我的孩子、老婆都称作婊子。我的老婆孩子被称为婊子绝对受之无愧。为了能够回去见到他们，我祈求上帝免除我当侍从的危险行当。我鬼迷心窍，又干了侍从的行当。有一天，我曾在山里捡到一个钱袋，魔鬼把钱袋一会儿放这儿，一会儿放那儿，让我觉得可以到手，可以把它抱回家，用来放印子，收利息，过好日子。也就是这种打算让我跟着这位愚蠢的主人受苦，我知道，与其说他是骑士，还不如说他是个疯子！”

“所以人们常说，贪得无厌。”森林骑士的侍从说，“要提到疯子，我的主人可谓天下第一。你应该明白，‘驴子劳累死，全为别人忙’。他为了让别的骑士恢复神志，自己反而变疯了；他要寻找的东西，要是真找到了，他可能又会后悔。”

“他大概正在恋爱吧？”桑乔问。

“是的，”森林骑士的侍从说，“他爱上了班达利亚的卡西尔德亚。那是个最冷冰冰的女人了。不过，她最坏的地方还不在于冷冰冰，而在于她有一肚子坏水，并且很快就能害人。”

“世上没有平坦的路，”桑乔说“免不了磕磕碰碰；‘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而我家的经最难念’；‘疯子的伙伴倒比正常人的多’。不过，有句俗话说得很对，‘债多不愁，人多不忧’，有您在我也就感到宽慰了，因为您的主人同我的主人一样愚蠢。”

“蠢是蠢，但是很勇敢，”森林骑士的侍从说，“而且论起卑鄙来，比愚蠢和勇敢的程度还要厉害。”

“我的主人不这样。”桑乔说，“他一点儿也不卑鄙，相反，人很实在，不对任何人使坏，对所有人都好，绝无害人之心。如



果一个孩子告诉他白天是黑夜，他也会相信。就冲他这种单纯劲儿，我就打心眼里喜欢他，他就是再愚蠢，我也不忍心离开他。”

“就算是这样，兄弟呀，”森林骑士的侍从说，“瞎子领瞎子，就会一起掉进坑里。咱们最好趁早止步，干咱们自己的事情去。要冒险并不等于就能征到真正的艰险。”

桑乔不时地吐点儿什么看样子是很粘的唾液。森林骑士那位好心肠的侍从看到了，说道：

“我觉得咱们说得太多了，我那匹马上带着点儿生津的东西，效果挺不错的。”

说着他站了起来，不一会儿就拿回一大皮囊葡萄酒和一个大馅饼。我一点儿不夸张，那馅饼足有一尺见方。馅是用一只大白兔的肉做的。桑乔摸了摸，以为是一只羊的肉做的，而且不是小羊羔，是大山羊。桑乔说：

“难道您随身带着这个，大人？”

“怎么，想不到吧？”那个侍从说。“我不过是个小侍从，但是我在马屁股上带的食物比一个将军出门时带的要好。”

不等人家让，桑乔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了，还说：

“您真是个好忠实合格的侍从，既普通又优秀，而且伟大，这顿饭就可以证明这一点，除非这顿饭是魔法变出来的。我就不行了，倒霉极了。我的褡裢里只有一点硬奶酪，硬得能把巨人的脑袋打破。此外，还有几十个野豌豆，几十个榛子和胡桃。这全怨我的主人死脑子，坚持认为游侠骑士只能用干果和田野里的野草充饥。”

“兄弟，”森林骑士的侍从说，“我相信我的胃受不了什么野草和山里的野粮。让咱们的主人去说他们的鬼规矩吧，让他们去吃他们应该吃的东西吧，反正我带着凉菜盒，还带着酒囊，算作备用。我特别喜欢酒，不时要抱着酒囊亲亲。”

说完，他把酒囊递给桑乔。桑乔把酒囊举到嘴边，头朝上喝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了足有一刻钟。喝完后，他把头垂到一旁，长吁了一口气，说：

“嘿，婊子养的，好家伙，真不错！”

“您称赞酒好怎么能说是‘婊子养的’呢？”森林骑士的侍从听到桑乔说“婊子养的”，就对桑乔说道。

“如果是赞美，”桑乔说，“‘婊子养的’是赞美。大人，请您告诉我，这酒是皇城里的吗？”

“好一个酒鬼！”森林骑士的侍从说，“这酒正是皇城里的，而且是陈年老酒。”

“瞒得了我吗？”桑乔说，“可别小看了我这套本领。侍从大人，我天生就会品酒不好吗？只要让我闻一闻某种酒，我就可以准确地说出它的产地、品种、味道、贮存时间、是否还会变化以及其他种种有关情况。不过，这也没什么可奇怪的，我家祖上就有两位是曼查多年从未有过的优秀品酒师。为了证明这点，我给您讲一件他们的事。有一次，人们拉来一桶葡萄酒让他们品尝，请他们两人说说酒的好坏。他们一个用舌头尖舔了舔酒，另一个只是把鼻子凑到酒前闻了闻。第一个人说有股铁器味，第二个人说还有熟羊皮味。可酒的主人说酒桶是干净的，酒里也没有放什么东西，不会有什么铁器味和熟羊皮味。尽管如此，两位著名的品酒师仍然坚持自己的说法。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酒卖完了，人们刷酒桶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一串用熟羊皮圈拴着的小钥匙。这回您就该知道了，出身世家，自然厉害。”

“所以我说，”森林骑士的侍从说，“咱们也别去征什么险了。家里有面包，就不必去找蛋糕，还是回家好。要是上帝想找咱们，就到咱们家里去找吧。”

“等我服侍主人到了萨拉戈萨以后，咱们再商量。”

后两位友好的侍从又说又喝，直到累极了才闭上嘴，免得口渴。要想让他们不渴是不可能的。两个人抓着已经快空了的酒囊，嘴里含着还没嚼烂的食物睡着了。

## 第六十六章

### 唐·吉诃德奇遇森林骑士续篇

唐·吉诃德和森林骑士谈了很多。据故事记述，森林骑士对唐·吉诃德讲道：

“总之，骑士大人，我想让您知道，我命中注定，或者说是我自己选择，我爱上了举世无双的班达利亚的卡西尔德亚。说她举世无双，是因为无论比身高、地位或是相貌，都没有人能够与她相比。这个卡西尔德亚每次都答应我，只要再做一件就爱上我。可是事情做了一件又一件，我算不清究竟做了多少件，究竟做完哪一件才能让她爱我。有一次，她派我去向女巨人希拉尔达挑战。希拉尔达非常勇敢，她仿佛是青铜铸的，屹立在原地寸步不移。我赶到那儿，看见了她，打败了她，让她老老实实在那儿，不许乱动，要知道当时刮了一个多星期的北风呢。后来，她又让我去称两只巨大的吉桑多公牛石像的重量，我觉得这种活是脚夫干的，而不适合骑士干。”

“还有一次，她让我跳进卡夫拉深渊，那真是可怕的事情哟。她要我把那黑洞深处的东西都给她拿上来。我于是又跳进深渊，把深渊底部的东西都拿了上来，可是我的愿望仍然不能实现，而她的命令和嘲弄却没完没了。后来，她又命令我游历西班牙的所有地方让各地所有的游侠骑士都承认只有她是最漂亮的，而我则是世界最勇敢最多情的骑士。我成功地做到了。不过，最令我自豪的是我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打败了曼查的著名骑士唐·吉诃德，让他承认了我的卡西尔德亚比他的杜尔西内亚还漂亮。只此一举，我可以说已打败了世界上的所有骑士，因为那个唐·吉诃德已经打败了所有骑士，而我又打败了他，那么他的光荣、名声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和赞誉也都转到了我的头上。

败者越有名，  
胜者越光荣。

就这样，原来记在唐·吉诃德身上的英雄事迹都算到我身上了。”

唐·吉诃德听了森林骑士这番话惊呆了。他多次想说森林骑士撒谎，话到了嘴边，可他还是强忍住了。他想让森林骑士自己承认是在撒谎，于是唐·吉诃德平静地对森林骑士说：

“要说骑士大人您打败了西班牙的所有骑士，甚至是世界上的所有骑士，我都不想说什么；可要说您打败了曼查的唐·吉诃德，我不相信。很可能那是一个与唐·吉诃德长得像的人，尽管长得像他的人并不多。”

“怎么会不可能呢？”森林骑士说，“我向高高在上的老天发誓，我是同唐·吉诃德战斗，并且打败了他，俘虏了他。他高高的个子，干瘪的脸，四肢细长，头发花白，鹰鼻子还有点钩，黑黑的大胡子向下搭拉着。他还有个名字叫哭丧着脸的骑士，带着一个名叫桑乔的当侍从。他骑的是一匹叫罗西南多的马，托博索的杜尔西内亚是他的意中人。那女人原来叫阿尔东萨·洛伦索，就好比我的意中人叫卡西尔德亚，是安达卢西亚人，我就叫她班达利亚的卡西尔德亚那样。如果这些还不能证明我说的是真的，那么还有我的剑在此，它可以证明我的一切。”

“静一静，骑士大人，”唐·吉诃德说，“您听我说。您该知道，您说的那个唐·吉诃德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好的朋友，可以说好得就像我就是他一样。您刚才说的那些都很准确，但我并不能因此就认为您打败的那个人就是他本人。而且，就我自身的体验来说，也不可能是他本人，除非是他那许多魔法师冤家，其

中有一个总是跟他过不去，变出了一个和他一样的人，让他被打败，借此来诋毁他的声誉。为了证明这点，我还可以告诉您，就在两天前，他的魔法师冤家还把杜尔西内亚这个美人变成了一个粗野的农妇。这些魔法师同样也可以变出一个唐·吉诃德来。如果您还不相信的话，那么，唐·吉诃德本人就在你眼前，无论是徒步还骑马，他将以他的武器或者其他任何方式来证明这一点。”

说着唐·吉诃德站了起来，手按剑柄，等着森林骑士的决定。可是，森林骑士不慌不忙地说道：

“你真是脑子不好用。唐·吉诃德大人，既然我能够打败变成您这个模样的人，也完全可能打败您本人。不过，骑士战斗最好不在暗处，否则就同那些强盗无赖没两样。咱们最好等太阳出来了再比试，而且咱们比试还应该有个条件，那就是输者以后得听赢者的，让他干什么就得干什么，只要不辱没他的骑士身份。”

“我赞成。”唐·吉诃德说。

两人说完就去找自己的侍从。两个侍从自从入睡以后一直鼾声不停。两人分别把侍从叫醒，让他们去备马，等太阳一出来，就要进行一场殊死战斗。桑乔一听这话吓坏了，他为主人的安全担忧，因为他已从森林骑士的侍从那里耳闻了森林骑士的勇猛。不过，两个侍从什么也没说，就去寻找自己的马。那三匹马和一头驴早已凑在一起互相嗅呢。

森林骑士的侍从在路上对桑乔说：

“知道吧，兄弟？在安达卢西亚，决斗有个规矩，那就是如果教父们发生决斗，教子们也得打。我这是提醒您，咱们的主人决斗时，咱们俩也得打得你死我活。”

“侍从大人，”桑乔说，“这个规矩在那些强盗恶棍当中或许还行得通，可对于游侠骑士的侍从就休想。我的主人没有讲过这个规矩，而游侠骑士界的所有规定他都能背下来。就算真有这规定，我也不执行，我宁可接受处罚。我估计也就不过是罚两磅蜡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烛罢了。我倒更愿意出那两磅蜡烛。我知道买蜡烛的钱要比买纱布包头的钱少得多，如果打起来准得把脑袋打破了。还有，我没有剑，不能打。我这辈子从来没拿过剑。”

“我倒有个好办法。”森林骑士的侍从说，“我这儿有两个大小一样的麻袋，您拿一个，我拿一个，咱们以同样的武器对打。”

“这样也好，”桑乔说，“这样来回掸土要比受伤强。”

“不能光这样。”另一个侍从说，“麻袋里还得装五六个光溜溜的漂亮的卵石，否则扔不起来。两个麻袋一样重，这样咱们扔来扔去也不会伤着谁。”

“我的天啊！”桑乔说，“那咱们还得在麻袋里装上紫貂皮或者棉花团之类的东西，否则会伤着。不过老实说，我的大人，你就是在麻袋里装满了蚕茧，我也不会打。咱们的主人愿意打就打吧，他们打他们的，咱们喝咱们的，过咱们的。到时候咱们都得死，所以没必要不到时候就自己赶着去找死。”

“就算这样，”森林骑士的侍从说，“咱们也得打半个钟头。”

“不，”桑乔说，“我不会那么无礼，也不会那么忘恩负义，同人家一起吃喝过后又打起架来。更何况咱们现在既没动怒，也没发火，干吗像中了魔似的乱打呢？”

“我有个好办法。”森林骑士的侍从说，“在还没开始打之前，我先打您三四个嘴巴，把您打倒在我脚下，这样一来，就是再好的脾气也会发火的。”

“这种办法我也会，”桑乔说，“而且决不次于您。我可以拿根棍子，不等您勾起我的火来，我就用棍子先把您的火打闷了，让它这辈子都发不起来。我让你知道我可不是好欺负的。谁做事都得小心点儿，不过最好还是别动怒；别人的心思谁也搞不清，别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上帝祝福和平，诅咒战斗。兔子急了还会咬人呢。何况我是个人，谁知道我会变成什么样。所以，现在我就告诉您，侍从大人，咱们最后会出事，您得好好考虑一下。”

“好吧，”森林骑士的侍从说，“咱们还是天亮了再说吧。”

此时，小鸟开始在树林中啼鸣，曙光女神透过门窗和阳台，露出了她美丽的脸庞。小草上挂着露水，仿佛是美丽的小珍珠。泉水欢笑，小溪低吟，树林喜悦，草原也由于小溪的到来而变得肥沃。天色刚刚透亮，周围的一切朦朦胧胧，但首先映入桑乔眼帘的却是森林骑士侍从的鼻子，那鼻子大得几乎把他的全身都遮盖住了。说实话，那鼻子真够大的，而且又青又紫，像个茄子。这个奇丑无比的侍从，使桑乔见了就发抖，像小孩抽羊角风似的。他心里暗暗打算，宁愿让人打自己两百个嘴巴，也不愿同这个妖怪作战。

唐·吉诃德正在观察自己的对手。森林骑士已经戴好了头盔，所以看不到脸。但唐·吉诃德可以看出，他个子不高，身体结实。他的甲冑外面还披了一件金红的战袍或外套，上面缀满了闪闪发光的小镜片，显得威武而又华丽。他的头盔顶上还有很多绿、黄白色的羽毛，长矛靠在树上，锋利的铁头比巴掌还大。

唐·吉诃德仔细观察之后，断定这个骑士的力气一定大得很。不过，他从来不会感到害怕，而是大大方方地对这位镜子骑士说：

“假如您还懂得礼节，我请您把您的护眼罩掀起点儿来，让我看看您的脸是否与您的打扮一样威武。”

“无论您此次战胜还是战败，骑士大人，”镜子骑士说，“您都会有机会好好地看我。我现在不能满足您的要求，因为我觉得在您没有承认我要求您承认的东西之前，掀起眼罩，耽误时间，是对班达利亚美丽的卡西尔德亚的轻慢。”

“在咱们上马前，”唐·吉诃德说，“您还可以告诉我，我到底是不是您说的那个被您打败的唐·吉诃德。”

“我对此的回答是，”镜子骑士说，“您同我打败的那个骑士一模一样。不过，既然您说有魔法师跟你捣乱，我也就不能肯定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您到底是不是那个骑士了。”

“这足以让我相信您是误入歧途。”唐·吉诃德说，“为了让您清醒清醒，还是叫咱们的马过来吧。如果上帝、我的夫人和我的臂膀保佑我，我马上就会掀起你的眼罩，让我看到您的面孔，您也就会知道，我并不是您想的那个唐·吉诃德。”

于是两人不再争论，翻身上了马。唐·吉诃德掉转罗西南多的辔头向相反的方向跑去，准备跑出一段路后再折回来冲杀。镜子骑士也同样向相反的方向跑去。不过，唐·吉诃德还没跑出二十步，就听见镜子骑士大声叫住他。两人都转过身来，镜子骑士对唐·吉诃德说：

“骑士大人，请您记着，咱们战斗的条件，就是败者必须听从胜者的吩咐。”

“这我知道，”唐·吉诃德说，“只要胜者吩咐的事情不违反骑士界的规定。”

“是这个意思。”镜子骑士说。

此时，唐·吉诃德突然看见那个侍从少见的鼻子，把唐·吉诃德吓了一跳，他被惊吓的程度并不次于桑乔。唐·吉诃德以为那是个怪物，或者是世界上新发现的某个稀有人种。桑乔见主人已经开始助跑，不愿单独同大鼻子在一起，怕自己被他用大鼻子一扒拉，就会把自己打倒。于是，他抓着罗西南多鞍镫上的皮带，跟着主人，等到他认为主人该转身往回冲的时候对主人说：

“求求您，我的主人，在您准备返身冲杀之前，帮助我爬到那棵树上，在那儿我可以更清楚地观看您同这位骑士的精彩搏斗。”

“我倒是认为，桑乔，”唐·吉诃德说，“你是想爬到高处去隔岸观火。”

“老实说您说对了，”桑乔说，“那个侍从的大鼻子可把我吓坏了，我不敢和他在一起。”



“那鼻子是够吓人的，”唐·吉诃德说，“亏得我胆大，否则也会被它吓坏了。既然这样，你过来，我帮你爬上去。”

就在唐·吉诃德帮助桑乔往树上爬的时候，镜子骑士已经调转他那匹比罗西南多强不到哪儿去的马的辔头，飞奔回来。他刚跑了一半儿路，就遇到了自己的对手。他见唐·吉诃德正帮着桑乔上树，便勒住缰绳，停了下来。他的马感激不已，因为它已经跑不动了。唐·吉诃德看到对手正飞奔而来，立刻把马刺扎向罗西南多的瘦肋骨，催它跑起来。据故事说，只有这次它才算跑，其他时候都应该说是快走。它跑到镜子骑士跟前时，镜子骑士已经把马刺的整个尖头都刺进了马身里，可那匹马就是待在原地不动。马不动，长矛也没准备好，因为他的长矛仍放在矛托上。在这紧急关头，唐·吉诃德已经冲了上来。唐·吉诃德并没有发现对手所处的窘境，就稳稳当当地用力向对手刺去，只见对手从马背上摔到了地上，摔得手脚动弹不得，像死了一样。

桑乔见镜子骑士落地了，立刻从树上滑下来，跑到自己主人身边。这时唐·吉诃德已跳下马，来到镜子骑士身旁，解开他头盔上的绳结，看他是不是死了，想给他透透气，让他活过来。可唐·吉诃德看到是……谁听说了会不惊奇呢？故事说，唐·吉诃德看到的不是别人，正是参孙·卡拉斯科学士！唐·吉诃德一见到他，便高声叫道：

“快来，桑乔！你快过来看看吧，你不会相信的！快点儿，伙计，你来看看魔法的本事，看看巫师和魔法师的本事吧。”

桑乔过来了。他一见是卡拉斯科的脸，连忙一个劲儿画十字。看样子那位落地的骑士已经死了。桑乔对唐·吉诃德说：

“依我看，我的主人，不管对不对，您先往这个貌似参孙·卡拉斯科学士的家伙嘴里插一剑，也许这一下就能杀死您的一个魔法师对手呢。”

“此话不错，”唐·吉诃德说，“对手越少越好。”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唐·吉诃德正要动手，镜子骑士的侍从跑了过来，此时他那难看的大鼻子也不见了。他大声喊道：

“住手啊，唐·吉诃德大人，您脚下的那个人是您的朋友参孙·卡拉斯科学士，我就是他的侍从呀。”

桑乔见这张脸已经不那么可怕了，便问道：

“你的鼻子呢？”

那个侍从答道：

“放在我的衣袋里了。”

说着他把手伸向右边衣袋，拿出了一个用纸板做的面具。桑乔仔细地看了看那个人，惊奇地大叫道：

“圣母保佑！这不是邻居老弟托梅·塞西亚尔吗？”

“正是我，”那位疲惫不堪的侍从说，“我就是托梅·塞西亚尔，桑乔的老友。待一会儿我再告诉你，我是怎样上当受骗，没办法来到这儿的。现在我请求您，恳求您，不要伤害、不要杀死镜子骑士，他就是咱们的同乡，是勇敢又爱开玩笑的参孙·卡拉斯科学士。”

此时镜子骑士已经苏醒过来。唐·吉诃德看见了，把剑尖放在他脸上，对他说：

“骑士，如果你不承认托博索举世无双的杜尔西内亚比你那位班达利亚的卡西尔德亚强，我就杀死你。此外，你还得答应我到托博索城去，去拜见她，听候她的吩咐。如果她让你自己决定，你还得回来找我，把遇见她的情况告诉我。我所做出的丰功伟绩到处都会留下踪迹，你沿着这些踪迹就可以找到我。这些条件都是根据咱们在战前的约定提出的，而且没有违犯游侠骑士的规定。”

“我承认，托博索的杜尔西内亚夫人的开了线的破鞋子也比卡西尔德亚干净。我答应去拜见您那位夫人，然后回来向您如实汇报。”

“你还得承认和相信，”唐·吉诃德说，“你以前战胜的那个骑士，不是也不可能是曼查的唐·吉诃德，而是另一个与他相像的人，就像我承认并且相信你不是参孙·卡拉斯科学士一样。虽然你很像他，但你只是个长得像他的人。是我的敌人把你变成了这个样子，以便打消我的斗志，盗用我战无不胜的美名。”

“您爱怎样想就怎样想吧，”在地上半死的骑士说，“只要我还能站起来。求求您，先让我站起来吧。您把我打翻在地，把我伤得真不轻。”

唐·吉诃德把他扶了起来，而桑乔却一直盯着托梅·塞西亚尔，问了他一些事情，而他的回答证明他确实就是托梅·塞西亚尔。不过，唐·吉诃德却一口咬定是魔法师把镜子骑士变成了参孙·卡拉斯科学士的模样。主人的话对桑乔产生了影响，使桑乔对自己亲眼所见也不敢相信了。最后，唐·吉诃德和桑乔仍然坚持己见，垂头丧气的镜子骑士和侍从只得离开了唐·吉诃德和桑乔，想到附近某个地方去找个医生，把断骨接好。唐·吉诃德和桑乔继续向萨拉戈萨赶路。

## 第六十七章

### 镜子骑士及其侍从何许人也

唐·吉诃德由于战胜了几乎战无不胜的镜子骑士而神气得不得了，得意极了。他现在只等着从那个骑士嘴里得知他的夫人的音讯。如果那个战败的骑士还算是骑士，就得回来告诉他有关杜尔西内亚的情况。不过，唐·吉诃德这样想，而镜子骑士的想法却想先找个地方上点药膏。

故事说参孙·卡拉斯科学士曾劝唐·吉诃德继续从事其骑士事业，其实，他事先已同神甫和理发师商量的了，要既能让唐·吉诃德安安静静地待在家里，又不影响他那倒霉的冒险想法。卡拉斯科提出一个建议，大家一致赞同，那就是干脆先把唐·吉诃德放出去，因为把唐·吉诃德留在家里几乎是不可能的；然后，参孙扮成游侠骑士的模样，在半路上与唐·吉诃德交战。参孙年轻有力，肯定会打败唐·吉诃德，这样事情就好办多了。在唐·吉诃德战败后，学士骑士可以命令他返回自己的家乡，在家里待两年，不许再出来，除非是学士骑士另有吩咐。唐·吉诃德讲信义，肯定会履行诺言。在家里的这段时间里，也许唐·吉诃德会忘记自己的疯念头，或者其他人也能找到治疗他的疯病的合适办法。

卡拉斯科愿意充当骑士，而桑乔的一位老弟和邻居托梅·塞西亚尔，一位生性快活、头脑正常的人，则自告奋勇扮成侍从。参孙就像前面谈到的那样披挂了盔甲，而托梅·塞西亚尔则安了个假鼻子，以免被桑乔认出来。他们一路追赶唐·吉诃德。最后，他们在森林里追上了主仆二人。要不是唐·吉诃德突发奇想，认为学士并不是那个学士，这位学士恐怕就永远要躺着了。托梅·塞西亚尔见他们的如意计划半途搁浅，对学士说道：

“参孙·卡拉斯科大人，咱们真是倒霉。咱们匆忙动手，结果很不好。唐·吉诃德疯疯癫癫，咱们神志正常，结果他倒安然无恙地笑着走了，您却浑身是伤，满心忧愁。咱们现在得搞清楚，到底什么样的人更疯，是身不由己疯了的人，还是自愿充当疯子的人？”

参孙回答说：

“他们是有区别的，身不由己疯了的人永远是疯子，而自愿充当疯子的人想不疯就可以不疯。”

“既然这样，”托梅·塞西亚尔说，“我自愿当您的侍从，属于自愿充当疯子的人。现在我不想再当疯子了，我想回家去。”

“随便，”参孙说，“但不把唐·吉诃德痛打一顿，就休想让我回家。我现在找他不是想让他恢复神志了，而是要找他报仇。我的肋骨还疼着呢，我不会饶了他。”

两人说着话，来到一个正巧有正骨医生的村镇上。参孙在医生那儿治了自己的伤。托梅·塞西亚尔离开他回家了。参孙仍在想着怎样报仇。

## 第六十八章

### 唐·吉诃德路遇曼查的一位精明骑士

唐·吉诃德得意洋洋、高傲自负地继续赶路。他打了胜仗，就把自己看成是世上无敌了。他觉得以后无论再遇到什么危险，他都可以征服，那些魔法和魔法师也不用担心。他忘记了自己骑士生涯中遭受的无数棍棒，也忘记了石头曾打掉了他半口牙齿，划船苦役犯曾对他忘恩负义，杨瓜斯人曾对他棍棒齐下。现在他暗自想，只要能找到方法，解除附在他的杜尔西内亚夫人身上的魔法，他对过去所有游侠骑士取得的光辉成就都不再羡慕了。他正想着，只听桑乔对他说道：

“大人，我眼前现在还晃动着我那位托梅·塞西亚尔老弟的大鼻子，您说这是不是怪事？”

“桑乔，难道你真的以为镜子骑士就是卡拉斯科学士，他的侍从就是你那位托梅·塞西亚尔老弟？”

“我也说不清。”桑乔回答，“我只知道他说的那些有关我家、我老婆和我孩子的事，除了托梅·塞西亚尔，别人都不会知道；去掉那个鼻子之后，他那张脸就是托梅·塞西亚尔的脸，我在家里经常看到那张脸；而且，他说话的声调也一模一样。”

“想想吧，桑乔。”唐·吉诃德说，“你听我说，参孙·卡拉斯科学士是怎么想的，他为什么要扮成游侠骑士恶狠狠地同我决斗呢？我难道是他的仇敌吗？难道我做过什么对不起他的事，值得他这么恨我？难道我是他的竞争对手？”

“不管他究竟是不是卡拉斯科学士，大人，”桑乔说，“反正挺像，他那位侍从也很像我那位托梅·塞西亚尔老弟，对此我们该怎么说呢？如果是一种魔法，为什么偏偏像他们俩，难道世界

上就没有其他可变的吗？”

“这全是那些恶毒的魔法师设的诡计，”唐·吉诃德说，“他们预知我会在战斗中取胜，就先让这个骑士扮成我的朋友的模样，这样，我同学士的友谊就会阻止我锋利的剑和严厉的臂膀，熄灭我心中的正义怒火，使我动了恻隐之心，给那家伙留一条生路。他也知道，桑乔，对于魔法师来说，把一些人的脸变成另外一些人的脸是多么轻而易举的事情。他们可以把漂亮的脸庞变难看，把丑恶的脸庞变漂亮。两天前，你不是亲眼看到，美丽娴雅的杜尔西内亚在我眼里面目全非，变成了丑恶粗野的农妇，两眼呆滞，满嘴臭味嘛！而且，既然魔法师胆敢恶毒地把人变成那个样子，他们把我的对手变成参孙·卡拉斯科和你的老弟的样子也就没什么奇怪了。尽管如此，让我感到宽慰的是，无论他们是把我的对手变成什么样子，最终我都取胜了。”

“事实到底怎么样，只有上帝清楚。”桑乔说。

桑乔知道所谓杜尔西内亚变了模样的事完全是他捣的鬼，所以他对主人的话很不以为然。不过，他也不愿意在这件事上争论，以免哪句话说漏了嘴。

唐·吉诃德和桑乔正说着话，后面一个人赶上了他们。那人骑着一匹非常漂亮的黑白花母马，穿着一件绿色细呢大衣，非常体面高贵，那人赶上唐·吉诃德和桑乔时客客气气地向他们问好，然后一夹马肚子，超过了他们。唐·吉诃德对那人说道：

“尊敬的大人，既然咱们同路，就别匆匆忙忙的，您大概不反对与我们同行吧。”

“说实话，”骑母马的那个人说道，“若不是怕有我的母马同行，您的马会不老实，我也就不会这么着急了。”

“您完全可以放心，”桑乔说，“我们的马是世界上最老实、最有规矩的马，它从不做那种坏事。只有一次它不太听话，我和我的主人狠狠惩罚了它。我再说一遍，您完全可以勒住您的母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马，而且如果它愿意讲排场走在中间的话，我们马连看都不会看它一眼。”

那人勒住母马，看到了唐·吉诃德的装束和脸庞深感惊诧。唐·吉诃德当时并没有戴头盔，头盔让桑乔像挂手提箱似的挂在驴驮鞍的前鞍架上。绿衣人打量着唐·吉诃德，唐·吉诃德更是仔细地打量着绿衣人，觉得他不是个普通人。那人看上去有五十岁，头上缕缕白发，瘦长脸，目光既欢欣又严肃。总之，从装束和举止看，这是个非凡的人。绿衣人觉得像唐·吉诃德这样举止和打扮的人也着实少见。令绿衣人惊奇的是，唐·吉诃德的脖子那么长，身体那么高，脸庞又瘦又黄，还全身披挂着铠甲，再加上他的举止神态，就像个出土文物。唐·吉诃德非常清楚地察觉到过路人正在打量自己，而且也从他那呆呆的样子中猜到了他在想什么。不过，唐·吉诃德对所有人都是彬彬有礼、与人为善的，因而不等人家问，他就对那人说道：

“您看我这身装束怪异，所以感到惊奇，这并没有什么。不过，如果我现在告诉您，我是什么人，您就不会感到惊奇了，我是——

众人议论

探险寻奇

的骑士。我远离故乡，不顾家产，放弃了享乐，投身于自己热爱的事业。我想重振已经消亡的骑士道。虽然许多天以来，我东磕西碰，遭到许多挫折，我仍然尽力帮助和保护寡妇和少女，尽到了游侠骑士的职责，实现了我的大部分心愿。我的勇敢机智的行为被印刷成书，在世界上的几乎所有国家都能看到。有关我的事迹的那本书已经印刷了三万册，如果老天不制止的话，很可能要印三千万册。总之，如果简单地说，或者干脆一句话，我就是曼



查的唐·吉诃德，别号‘哭丧着脸的骑士’，虽然自卖自夸不太好，但如果别人不说，我就只好自己说了。所以，英俊的大人，只要您知道了我是谁，知道了我所从事的职业，无论是这匹马、这支长矛，还是这个盾牌、这个侍从，无论是这副盔甲还是这张蜡黄的脸、细长的身材，从此以后都不会让您感到惊奇了。”

唐·吉诃德说完便一言不发，而绿衣人也迟迟没有说话，看样子他还没有想好该说什么。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对唐·吉诃德说道：

“骑士大人，您刚才肯定是从我发愣的样子猜到了我在想什么，不过，我仍然惊奇。照您说，只要知道了您是谁，我就不会再惊奇，可恰恰相反，我现在更糊涂、更惊奇了，当今的世界上怎么还会有游侠骑士，而且还会有骑士小说呢？我简直不能相信，现在还会有人去照顾寡妇，保护少女；您说什么保护已婚女子的名誉，帮助孤儿，如果不是亲眼看见您这样做这些事，我说什么也不会相信的。老天保佑！您说有关您的高贵的骑士生涯的书已经出版了，但愿这本书能使人们忘却那些游侠骑士的滥竽充数之作。这种书横行于世，败坏了社会风气，影响了好小说的名声。”

“那些有关游侠骑士的小说是否都是滥竽充数之作，”唐·吉诃德说，“还值得再考虑。”

“难道还有人认为那些小说是真的吗？”绿衣人说道。

“我就这样认为。”唐·吉诃德说，“不过这事先说到这儿吧。如果咱们还能同路，我希望上帝能够让您明白，您的看法是不对的。”

唐·吉诃德这最后一句话让那人意识到唐·吉诃德的头脑大概有问题，他想再证实一下。不过，在他找到机会之前，唐·吉诃德就已经要求绿衣介绍一下自己的秉性和生活了。绿衣人说道：

“骑士大人，我是前面一个地方的绅士。如果上帝保佑咱们，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咱们今天就可以在那儿吃饭。我还算有钱，我叫迭戈·德米兰达。我同我的夫人和孩子以及我的朋友们一起生活。我平常就是打猎钓鱼。我家里有七十多本书，有西班牙文的，也有拉丁文的，有些是小说，有些是宗教方面的书，而骑士小说一本也没有。有时候我到我的邻居和朋友家吃饭，但更多的时候是我请他们。我请他们时饭菜既干净又卫生，而且让大家开怀大吃。我不喜欢嘀嘀咕咕，从不在背后议论其他人，也不打听别人的事情。我每天都去望弥撒，用我的财产周济穷人，却从不夸耀自己，以免产生虚伪和自负之心。遇有不和，我总是从中调解。我虔诚地相信我们的圣母，相信我们无限仁慈的上帝。”

桑乔一直仔细地听着这位绅士讲述自己的生活和日常习惯，认定他是个善良的圣人，能够创造出奇迹。于是，他赶紧从驴背上跳下来，迅速跑过去，十分虔诚又眼含热泪地一再吻他的右脚。绅士见状问道：

“你在干什么，兄弟？你这是什么意思？”

“让我吻吧，”桑乔说，“我觉得您是我平生遇到的第一位骑在马上的圣人。”

“我不是圣人，”绅士说道，“是个大罪人。兄弟，看你这纯朴的样子，一定是个好人。”

桑乔又骑到了他的驴背上。桑乔的举动引得唐·吉诃德哈哈大笑，这笑声又让迭戈感到惊奇。唐·吉诃德问迭戈有几个孩子。

“唐·吉诃德大人，”绅士说，“我只有一个孩子。假如我没有这个孩子，我倒觉得更幸运些。并不是他坏，而是他不像我希望得那么好。他大概有十八岁了，其中六年是在萨拉曼卡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我本来想让他学点儿别的，却发现他已经被诗弄昏了脑袋。难道诗也可以称作学问吗？想让他学习法律已经不太可能了，其实我更愿意让他学习神学，那才是最大的学问呢。我希望他能为我们家族增添光彩。在这个时代，我们的国王一直看重

德才兼备的人，因为有才无德就好比珍珠放在了垃圾堆上。他每天都在思考荷马的《荷利亚特》写得好不好，马西亚尔的箴言警句是否写得正直，维吉尔的某首诗应该怎样理解，反正他的所有话题都是那几个诗人或者贺拉斯、佩修斯、尤维那尔和蒂武洛的诗集。至于西班牙现代作家的作品，他却不喜欢。”

唐·吉诃德回答说：

“大人，孩子与父母息息相关，不管孩子是坏是好，做父母的都应该爱护他们。做父母的应该引导孩子从小就走正道，有礼貌，养成良好的习惯，等长大以后，他们才能成为有教养的人。强迫他们学什么我觉得并不合适，虽然劝劝他们学什么也没什么坏处。如果这个孩子很幸运，有一对好父母，他可以好好上学，我倒觉得可以随他选择他最喜欢的学科。虽然诗用处并不大，主要是娱乐性的，但也总是文雅的事。绅士大人，我觉得诗就像一位温柔而年轻的少女，美丽非凡，其他侍女都要服侍她，装点修饰她。这些侍女就是其他所有学科。这位少女应该受到其他所有侍女的侍奉，而其他侍女都应该服从他。她品德如此纯正，如果使用得当，她就会是无价之宝。拥有她的人，对她也必须有所限制，绝不能让蹩脚的讽刺诗或颓废的十四行诗流行。除了英雄史诗、可歌可泣的悲剧和有趣的喜剧之外，绝不能编写那些想卖好价钱的诗。不能让无赖和凡夫俗子做什么诗，这种人不可能有理解诗的宝贵价值。”

“大人，您不要以为我这里说的凡夫俗子是指那些平庸的人。凡是不懂得诗的人，不管他身份有多高贵，都是凡夫俗子。大人，您说您的儿子不太喜欢西班牙文的诗，我认为他错了，因为，伟大的荷马不用拉丁文写作，那是因为他是希腊人；维吉尔不用拉丁文写作，那是因为他是罗马人。总之，所有古代诗人都是用他自己的语言写诗，并没有用其他国家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高贵的思想。所以，所有国家也都应该这样。德国诗人不应该由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于使用自己的语言写作而受到轻视；西班牙人，甚至比斯开人，也不应该由于使用自己的语言写作而受到鄙夷。诗人是天生的，也就是说，诗人一出生就是诗人，他有天赋，他不用学习或训练，就可以写出诗来，表明‘上帝在我心中’，成为真正的诗人。我还认为，天赋的诗人有一些艺术修养会更为出色，会大大超过那些为艺术而艺术的诗人。其原因就在于艺术修养不可能超越天赋，而只能补充天赋，只有将天赋和艺术修养、艺术修养和天赋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极其完美的诗人。”

“我这番话的意思，绅士大夫，就是让您的儿子听从命运的安排，走自己的路。既然您的儿子是一位如此优秀的学生，想必他已精通语言，通过它就可以登上文学的高峰，这就好比一位威风凛凛的骑士一样令人羡慕，人们将会赞美、崇敬和颂扬他。如果您的儿子写了讽刺别人的诗，您就得同他斗争，惩罚他，把他的诗撕掉；不过，如果他能像贺拉斯一样进行说教，抨击时弊，您就应该赞扬他，他这样做是高尚的。诗人的品行如果纯洁，他的诗也会是纯洁的。言为心声，内心是什么，笔端就会写什么。当国王或王子从这些严谨、有道德的诗人身上看到了诗的神妙之处时，就会尊重他们，给他们荣誉，使他们富有，甚至还会给他们加上桂冠，使他们免遭雷击。头顶这种月桂树叶，太阳穴上贴着这种树叶，这样的人受到任何人的尊敬。”

绿衣人听了唐·吉诃德的慷慨陈词再一次惊讶了，不再认为他头脑有毛病了。刚才两人的谈话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桑乔就已经听不下去了。他离开大路，向附近几个正在挤羊奶的牧人要了点羊奶。绿衣人对唐·吉诃德头脑机敏、能言善辩非常佩服，于是想继续谈下去。可是唐·吉诃德此时一抬头，发现路上来了一辆车，车上插满了旌旗，以为又碰到了新的险情，就喊桑乔赶紧给他拿头盔来。桑乔听见主人喊他，急忙撇下牧人，牵上驴，来到主人身边。这次，唐·吉诃德又遇到了一番可怕离奇的险情。

## 第六十九章

### 唐·吉诃德勇气登峰造极， 与狮子对峙圆满结束

故事说到，唐·吉诃德大声喊桑乔拿头盔来。桑乔正在牧人那儿买奶酪。他听主人喊得急，慌了手脚，不知拿什么装奶酪。可是已经付了钱，他舍不得丢掉，匆忙之中就用头盔装奶酪。他抱着这堆东西跑回来，看主人到底要干什么。他刚赶到，唐·吉诃德就对他说：

“赶紧把头盔给我，朋友，事情紧急。或许前面的事非我不能解决呢。快去拿我的甲胄来。”

绿衣人听到此话，举目远望，只见前方有一辆大车迎面向他们走来，车上插着两三面小旗，估计是给皇家送钱的车。他把这意思对唐·吉诃德说了，可唐·吉诃德不相信，仍以为是可怕的险情。

“严阵以待，必胜无疑。我已做好准备，不会有任何失误。根据我的经验，我的敌人有的是看得见的，有的是隐身的，不知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他们就会突然向我进攻。”

唐·吉诃德转过身去向桑乔要头盔。桑乔来不及把头盔里的奶酪拿出来，只好一起交给了唐·吉诃德。唐·吉诃德接过头盔，看也没看，就扣到脑袋上。奶酪一压，浆汁流了出来，弄得唐·吉诃德满脸都是汁液。唐·吉诃德吓了一跳，问桑乔：

“怎么回事，桑乔？是我的脑袋变软了，还是我的脑浆流出来了，或者是我的汗？如果是我的汗，那肯定不是吓出来的汗水，虽然我知道现在面临的是非常可怕的艰险。你有什么给我擦脸的东西，赶紧递给我。这么多汗水，我都快看不见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桑乔一声不响地递给唐·吉诃德一块布，暗自感谢上帝，没有让唐·吉诃德看破。唐·吉诃德用布擦了擦脸，然后把头盔拿下来，看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他一看头盔里是白糊状的东西，就拿到鼻子前闻了闻，说：

“我以托博索的杜尔西内亚夫人的生命发誓，你在头盔里放了奶酪，你这个混蛋！不要脸的东西！没有教养的侍从！”

桑乔不慌不忙、不露声色地说道：

“如果是奶酪，您就给我，我把它吃了吧……不过，还是让魔鬼吃吧，准是魔鬼放在里面的。我怎么敢弄脏您的头盔呢？我敢打赌，大人，上帝告诉我，肯定也有魔法师在跟我捣乱，因为我是您一手栽培起来的。他们故意把那脏东西放在头盔里面，想让您发怒，又像过去一样打我一顿。不过，这次他们是白费心思了。您通情达理。已经注意到我这儿既没有奶酪，也没有牛奶和其他类似的东西。即使有的话，我也会吃到肚子里了，而不是放在头盔里。”

“这倒是。”唐·吉诃德说。

绅士把这一切看在眼里，心里惊讶，特别是看见唐·吉诃德把脑袋、脸、胡子和头盔擦干净后，又把头盔扣到了脑袋上，更是呆住了。唐·吉诃德在马上坐定，让人拿过剑来，又抓起长矛，说道：

“不管是谁，让他来吧！即使魔鬼来了，我也做好了准备！”

这时，那辆插着旗子的车已经来到跟前，只见车夫骑在骡子上，还有一个人坐在车的前部。唐·吉诃德拦在车前，问道：

“你们到哪儿去，兄弟们？这是谁的车。车里是什么，那些旗子又是什么旗？”

车夫答道：

“这是我的车，车上是两只关在笼子里的凶猛的狮子。这是奥兰的总督送给国王陛下的礼物。旗子是我们国王的旗，表示这

车上是他的东西。”

“狮子很大吗？”唐·吉诃德问。

“太大了，”坐在车前的那个人说，“从非洲运到西班牙的狮子里，没有比它们更大的，连像它们一样大的也没有。我是管狮人。我运送过许多狮子，但是像这两只这样大的，还从来没见过。这是一雄一雌。雄狮关在前面的笼子里，雌狮关在后面的笼子里。它们今天还没吃东西，饿得很。您让一下路，我们得赶紧走，以便找个能够喂它们的地方。”

唐·吉诃德冷冷地笑了笑，说道：

“想拿小狮子吓唬我？用狮子吓唬我！已经晚了！我向上帝发誓，我要让你们看看，我到底是不是那种怕狮子的人！喂，你下来！你既然是管狮人，就把笼子打开，把狮子放出来。我要让你看看，曼查的唐·吉诃德到底是什么人，即使魔法师弄来狮子我也不怕！”

“这下完了，”绅士心中暗想，“我们的骑士可露馅了，肯定是那些奶酪泡软了他的脑袋，让他的脑子化脓了。”

这时桑乔来到绅士身旁，对他说：

“大人，看在上帝份上，想个办法让我主人别去动那些狮子吧。否则，咱们都得被撕成碎片。”

“难道你的主人是疯子吗？”绅士问道，“你竟然如此害怕，真的相信他会去碰那些凶猛的野兽？”

“他不是疯子，”桑乔说，“可是他很鲁莽。”

“我能让他不鲁莽。”绅士说。

唐·吉诃德正催着管狮人打开笼子。绅士来到唐·吉诃德身旁，对他说道：

“骑士大人，游侠骑士应该从事那些可能成功的事，而不要从事那些根本不可能成功的事情。勇敢过了头，那就算不上勇敢，而应该说是发疯了。更何况这些狮子并不是冲着您来的，它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们是被当作礼物送给陛下的，拦着狮子，不让送狮人赶路就不合适了。”

“绅士大人，”唐·吉诃德说，“您还是跟您温顺的石鸡和凶猛的白鼬去讲道理吧。各管各的事才对，这是我的事，我自己心里知道这些狮子是不是冲着我来。”

唐·吉诃德又转过身去对管狮人说：

“我发誓，你这个混蛋，如果你不赶紧打开笼子，我就要用这支长矛把你插在这辆车上。”

赶车人见唐·吉诃德一身古怪的打扮，又见他决心已下，就对他

说：“我的大人，求您行个好，在放出狮子之前先让我把骡子卸下来吧。如果骡子被咬死，我这辈子就完了。除了这几匹骡子和这辆车，我就没什么财产了。”

“胆小鬼！”唐·吉诃德说，“那你就下来，把骡子解开吧，随你便。不过，你马上就可以知道，你是白忙活一场，根本不用费这个劲。”

赶车人从骡子背上下来，赶紧把骡子从车上解下来。管狮人高声说道：

“大家可以作证，我是被迫打开笼子，放出狮子的。而且，我还要向这位大人声明，这两只畜生造成的各种损失都由他负责，而且还得赔偿我的工钱和损失。在我打开笼子之前，请各位先藏好。反正我心里有数，狮子不会咬我。”

绅士再次劝唐·吉诃德不要做这种发疯的事。唐·吉诃德说，他自己知道在做什么。绅士让他再好好考虑一下，就会知道他是在自欺欺人。

“大人，”唐·吉诃德说，“赶快骑上您的母马，躲到安全的地方去吧。”

桑乔听到此话，眼含热泪地劝唐·吉诃德放弃这个打算。若



与此事相比，风车之战呀，研丰机那儿的可怕遭遇呀，以及他以前的所有惊险奇遇，根本就算不上什么了。

“您看，大人，”桑乔说，“这里并没有什么魔法之类的东西。我看见笼子的栅栏里伸出了一只真正的狮爪。既然狮子的爪子就有那么大，那只狮子肯定是个庞然大物。”

“你因为害怕，”唐·吉诃德说，“所以觉得那只狮子至少有半边天那么大。你靠边儿，桑乔，让我来。如果我死在这儿，你知道咱们以前的约定，你就去杜尔西内亚那儿。别的我就不说了。”

唐·吉诃德又说了其他一些话，看样子是铁了心了。绿衣人想阻止他，可又觉得自己实在难以和唐·吉诃德的武器匹敌，而且跟这样十足的疯子交锋，也算不上什么英雄。唐·吉诃德又催促送狮人打开笼门，而且还不断地威胁他。绿衣人利用这段时间赶紧催马离开了。桑乔也骑着他的驴，车夫骑着骡子，都想在狮子出笼之前尽可能地逃远一些。桑乔想唐·吉诃德这次肯定会命丧狮爪，于是大哭。他还咒骂自己倒霉，说自己真愚蠢，怎么会想到再次为唐·吉诃德当侍从呢。不过哭归哭，怨归怨，他并没有因此就停止逃跑。管狮人见该离开的人都已经离开了，就把原来已经说过的话又说了一遍。唐·吉诃德告诉管狮人无论他说什么都没用还是趁早离开为好。

在管狮人打开笼门的这段时间里，唐·吉诃德首先盘算的是与狮子作战时，徒步是否比骑马好。最后他决定步战，怕罗西南多一看见狮子就吓坏了。于是他跳下马，把长矛扔在一旁，拿起盾牌，拔出剑，以非凡的胆量和超常的勇气一步步走到车前。

管狮人见唐·吉诃德已摆好了架势，看来再不把狮子放出来是不行了，否则那位已经暴跳如雷的骑士真会对他不客气。他只好把第一个笼子的门完全打开。前面说过，这个笼子里关的是一头雄狮，体格雄壮，面目狰狞。它本来躺在笼子里，现在它转过身来，抬起爪子，伸个懒腰，张开大嘴，又不慌不忙地打了个呵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欠，用它那长舌头舔了舔眼圈。做完这些之后，它把头伸出笼子外面，用它似乎冒着火的眼睛环顾四周。它那副可怕的样子，即使再冒失的人见了也会胆寒。只有这位唐·吉诃德认真地盯着狮子，准备等狮子走下车后同它展开一场搏斗，把它撕成碎片。

唐·吉诃德的癫狂此时已无与伦比。可是兽中之王的狮子却并不是不可一世，它仿佛都满不在乎，就像前面讲到的那样，它环视四周后又转过身去，把屁股朝向唐·吉诃德，慢吞吞、懒洋洋地重新在笼子里躺下了。唐·吉诃德见状让管狮人打狮子几棍，激它出来。

“这我可不干，”管狮人说，“如果我去激它，它首先会把我撕成碎片。骑士大人，您该知足了，这就足以表明您的勇气了。您不必再惹事了。狮笼的门敞开着，它出来不出来都由它了。不过，它现在还不出来，恐怕今天就不会出来了。您的英雄孤胆已经得到了证明和展示。据我的了解，任何一位骁勇的斗士都只是向对手挑战，然后在野外等着他，如果对手没有到场，对手就是甘拜下风了，而等待交手的那个人就取得了胜利的桂冠。”

“这倒是真的，”唐·吉诃德说，“朋友，把笼门关上吧。不过，你得为我做证，那就是你打开笼子，我在此等待，可它不出来；我一再等待，可它还是不出来，而且又重新躺下了。我只能如此了。让魔法见鬼去吧，让上帝帮助真正的骑士精神吧。照我说的，把笼门关上，我去叫那些胆小鬼们回来，让他们从你的嘴里得知我这番壮举吧。”

管狮人把笼门关上了。唐·吉诃德把刚才用来擦脸上奶酪的白布系在长矛的铁头上，开始大声呼唤。那些人在绅士的带领下正慌忙逃跑，同时还频频地回过头来看。桑乔看见了白布，说道：

“我的主人正叫咱们呢。他肯定把狮子打败了。如果不是这样，就叫我立刻去死！”

大家都停住了，认出那个晃动白布的人正是唐·吉诃德，这才稍稍定了神，一点一点地往回走，一直走到能够清楚地听到唐·吉诃德喊话的地方，最后才来到大车旁边。他们刚到，唐·吉诃德就对车夫说：

“套上你的骡子，兄弟，好好赶你的路吧。桑乔，你拿两个金盾给他和管狮人，就算我耽误了他们的时间给他们一些补偿吧。”

“我很高兴把金盾付给他们，”桑乔说，“不过，狮子现在怎么样了？是死了还是活着呢？”

于是管狮人就结结巴巴而又十分详细地介绍了那次战斗的过程。他尽可能地夸大唐·吉诃德的勇气，说狮子一看见唐·吉诃德就害怕了。尽管笼门一直敞开的，可是狮子却不敢走出来。骑士本想把狮子赶出来，但由于他说那是对上帝的冒犯，骑士才勉强让他把笼门关上了。

“怎么样，桑乔？”唐·吉诃德问，“难道魔法可以斗得过真正的勇气吗？魔法师可以夺走我的好运气，但要想夺走我的力量和勇气是不可能的。”

桑乔把金盾交给了车夫和管狮人。车夫套上了骡子。管狮人吻了唐·吉诃德的手，感谢他的赏赐，并且答应到王宫见到国王时，一定把这件英勇的事迹禀报给国王。

“假如陛下问这是谁的英雄事迹，你就告诉他是狮子骑士的。从今以后，我要把我以前那个哭丧着脸的骑士的称号改成这个称号。这也是骑士的老规矩，就是随时根据需要来改变称号的。”唐·吉诃德说道。

大车继续前行，唐·吉诃德、桑乔和绿衣人也继续赶自己的路。

这时，迭戈·德米壮达在一旁默默地观察唐·吉诃德的言谈举止，觉得这个人一会儿疯，一会儿清醒。迭戈·德米兰达还没听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说过有关唐·吉诃德的第一部小说。如果他读过的话，就不至于这么惊奇了。正因为他不知道那本小说，所以他觉得唐·吉诃德一会儿像疯了，一会儿又像明白人；听他说话，侃侃而谈，头头是道；看他的行为，则荒谬透顶，冒失莽撞。迭戈·德米兰达自言自语道：“他把装着奶酪的头盔扣在脑袋上，竟以为是魔法师把自己的脑袋弄软了，还有什么比这更荒唐的吗？还有什么比要同狮子较量更冒失的吗？”迭戈·德米兰达正一个人琢磨着，暗自嘀咕，唐·吉诃德对他说道：

“迭戈·德米兰达大人，您一定是把我看成一个荒唐的疯子了吧？这没什么，我有时候做事也的确像个疯子。但即使如此，我还是希望您注意到，我并不是像您想象的那样又疯又笨。一位骑士在国王的面前，在一个巨大的广场中央一枪刺中咆哮的公牛，自然体面；骑士披一身闪光的盔甲，在夫人们面前神气活现地进入比武竞技场，诚然风光；骑士的所有表现都是很露脸的事情，即使得王宫贵族们开心，又可以为他们增光。不过，这些都还是不如游侠骑士体面。游侠骑士游历沙漠荒野，翻山越岭，四处冒险，目的就在于完成自己的光荣使命，得以万世留芳。我认为，游侠骑士在某个荒凉的地方帮助一位寡妇，比一位宫廷骑士在王宫里向某位公主献殷勤要光荣得多。所有的骑士都各有自己的使命。宫廷骑士服侍贵夫人们，为国王点缀门面，表现出雄壮豪爽的气魄，尤其要表现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的品德，这样才算尽了自己的职责。可是，游侠骑士就需要到世界最偏远的地方去，闯入最困难的地方，做常人难以做到的事情，在不毛之地顶着酷夏的炎炎烈日，在冰天雪地冒着凛冽的寒冷；狮子吓不住他们，鬼怪也不能使他们畏惧，而是寻找它们，向它们进攻，战胜它们，这才是游侠骑士真正重要的职责。”

“我有幸成为游侠骑士的一员，我不能放弃我认为属于我的职责范围内的任何一个机会。因此，向狮子发动进攻完全是我分

内的事情，虽然我也知道这显得过分鲁莽了。我知道何谓勇敢，它是介于两种缺点之间的一种美德，不过，宁可勇敢过头，近于鲁莽，也不要谨慎，以至胆怯；这就好像挥霍比吝啬更接近慷慨一样，鲁莽也比怯懦更接近真正的勇敢。在这类征服艰险的事情中，迭戈大人，请您相信，即使输牌，也要能争取一张牌就多争取一张，因为听人家说‘这个骑士大胆莽撞’，总要比听人家说‘这个骑士胆小怕事’好得多。”

“唐·吉诃德大人，”迭戈说，“您的所有言行我都觉得入情入理。我估计，即使游侠骑士的规则完全失传了，也可以在您的心中找到。天已经晚了，咱们得加紧赶到我家那个村子去。您也该休息了，辛劳半天，即使身体上不感觉累，精神上也十分疲劳了。精神上的疲劳同样可以导致身体上的劳累。”

“我十分荣幸地接受您的盛情邀请，迭戈大人。”唐·吉诃德说。

两人加速催马向前。大约下午两点时，他们赶到了迭戈家所在的那个村庄。唐·吉诃德尊敬地称迭戈为绿衣骑士。

## 第七十章

### 在绿衣骑士家的遭遇及其他怪事

唐·吉诃德发现迭戈的家大得简直就像一座村庄。临街的大门上方有用粗石做的标牌。院子里有酒窖，门廊处有地窖。许许多多的产于托博索的酒坛子又使唐·吉诃德怀念起被魔法变丑了的心上人杜尔西内亚来，他长叹一声，也不看旁边有什么人，就情难自禁地说道：

“为我受苦的心上人呀，  
上帝会让你如意称心。”

托博索的酒坛啊，你勾起了我对那位使我万分痛苦的心上人的甜蜜回忆！”

迭戈的那位大学生兼诗人的儿子听到声响同母亲一起出来迎接唐·吉诃德。他们一看到唐·吉诃德的奇怪装束都愣住了。唐·吉诃德下了马，十分有礼貌地请求吻女主人的手。迭戈对他夫人说：

“夫人，请你热情接待你面前这位曼查的唐·吉诃德大人吧，他是世界上最勇敢最聪明的游侠骑士。”

迭戈的夫人唐娜克里斯蒂娜非常热情又非常有礼貌地接待唐·吉诃德，唐·吉诃德也谦和地答之以礼。对那个大学生，唐·吉诃德也同样寒暄了一番。那个学生根据唐·吉诃德的言谈判断，觉得他是一个很机智的人。

唐·吉诃德走进客厅，桑乔帮他脱掉甲冑。唐·吉诃德只穿着短裤子、羊皮坎肩，衬衣是学生式的大翻领，脚上穿的是浅黄色

的软靴，外面是打了蜡的破皮鞋，浑身上下都蹭满了盔甲的铁锈。他首先要了五六桶水冲洗脸和头。各桶的水量不一，可是洗到最后，水还是乳白色的。这都是馋嘴的桑乔造成的。经过一番打扮，唐·吉诃德风度翩翩地走出来，来到另一个房间。那位大学生正在那儿等着他，准备趁着备饭的时候同他随便聊聊。唐娜克里斯蒂娜夫人因有贵客光临，想利用这个机会表现一下，证明自己贤惠能干，善于款待客人。

迭戈的儿子叫洛伦索。唐·吉诃德刚才脱盔甲的时候，他就问父亲：

“父亲，您带来的这个人是在干什么的？他的名字，他的打扮，还有他说自己是游侠骑士，使我和母亲都感到很奇怪。”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对你说才好，孩子。”迭戈说，“我只能对你说，我看见他做了一些世界上最荒谬的事情，可又说了一些聪明绝伦的话。你去同他聊聊吧。根据他的谈吐猜测一下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你是个聪明人，他到底是机智过头还是愚蠢透顶，你自己判断吧。不过说实话，我倒宁愿把他看成是疯子，而不是正常人。”

就这样，洛伦索去找唐·吉诃德了。谈话中，唐·吉诃德对洛伦索说道：

“你的父亲迭戈·德米兰达对我谈过您的超群智慧，而且特别提到您是个伟大的诗人。”

“诗人，我也许算得上，”洛伦索说，“可伟大的诗人，我不敢当了。我热爱诗歌，喜欢读一些优秀诗人的作品，但绝对够不上我父亲所说的伟大的诗人。”

“我觉得你如此谦虚很不错，”唐·吉诃德说，“因为现在的诗人都很狂妄，都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人。”

“凡事都有例外，”洛伦索说，“有的人也并不是这样，就不这么想。”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种人很少，”唐·吉诃德说，“请您告诉我，您现在正写什么诗，竟使得您的父亲为您担忧？如果是敷衍体诗，我略知一二，很希望拜读您的作品。如果是为诗歌比赛准备的，我劝您争取二等奖，因为一等奖往往要照顾人情或是为贵人准备的。二等奖才货真价实。三等奖等于二等奖，以此类推，一等奖就等于三等奖，这就同大学里授学位一样。不过尽管如此，号称‘第一名’的人毕竟是最有面子的。”

“目前看来，他还不是疯子，”洛伦索心里说，“让我再接着同他聊。”

于是，他对唐·吉诃德说：

“您肯定上过学。您学的是什么专业？”

“游侠骑士专业。”唐·吉诃德说，“我觉得它像诗歌一样优美。若说它超过了诗歌，也只是超出了那么一点儿。”

“有这样的专业吗，”洛伦索说，“我还从来没听说过。”

“这一门专业包罗万象。”唐·吉诃德说，“因为从事这项专业的人得是法学家，懂得奖惩分明，使每个人都可以得到他应该得到的东西；他同时又应是神学家，若有人来向他请教，他可以明确地讲解他所信奉的基督教教义；他应该是医生，尤其应该是草药专家，能够识别治伤的药草，免得到处去寻找治伤的药；他应该是天文学家，能够通过观察星星知道已经是深夜几时，知道自己所处的方位和气候带；他应该懂得数学，这门学问每时每刻都会用得上；除此之外，他还应该具有宗教道德和其他各种基本道德。接下来，他还得会其他一些小事，例如，他应该像尼古拉斯或尼科劳人鱼那样擅长游泳，能够钉马掌，或修理马鞍和马嚼子。再回到刚才的话题上，他应该忠实于上帝和他的意中人，应该正真纯洁，文雅大方，行动果敢，吃苦耐劳，同情弱者，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真理，为了保卫真理，即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只有具备这么多才能才是一个优秀的游侠骑士。这回您该



知道了，洛伦索大人，骑士的学问难道是一门粗浅的学问吗？难道不能同学校和课堂里最高深的学问相比吗？”

“如果真是这样，”洛伦索说，“它确是一门最高的学问。”

“什么叫‘如果真是这样’？”唐·吉诃德说。

“我是说，”洛伦索说，“我对于世界上过去和现在真有具备了如此才能的游侠骑士表示怀疑。”

“这个问题我已经说过多次了，现在我又得对你重复一遍。”唐·吉诃德说，“许多人认为世界上不曾有过游侠骑士。现在，我只是想恳求老天让您醒悟，让您明白，在过去的世纪里，游侠骑士对于世界来说是多么有益而且重要，而当今之世如果风行游侠骑士又有多少好处。可是现在，由于人本身的罪恶，贪图安逸和追求享乐占了上风。”

“这回我们这位客人可露馅了。”洛伦索心中暗想，“不过，他疯得挺特殊。如果我没有认识到这点，那么我就太迟钝了。”

因为他们该吃饭了，谈话到此为止。迭戈问儿子对这位客人印象如何，儿子答道：

“要想治好他的疯病，恐怕世界上最好的医生都无能为力，看来只有靠那些摇笔杆子的人了。”

大家去吃饭了。招待客人的饭食果然像迭戈在路上说的那样：干净、丰盛、鲜美。不过，最令唐·吉诃德感到满意的是整个家庭非常幽静。饭罢，大家撤掉台布，向上帝致谢，又用水洗洗手。唐·吉诃德恳求洛伦索把他准备参加诗歌比赛的诗拿来给自己看，洛伦索说：

“有的诗人在人家想听时，他不肯念；可人家没请他念的时候，他却又自作多情。为了不让你们以为我也是那种人，我就念念我的敷衍诗吧。不过，我并没有指望它得什么奖，只是为了锻炼一下我的能力。”

“我的一位朋友，一位非常明智的人，”唐·吉诃德说，“认为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不应该给人家念敷衍诗，让人家厌烦。因为敷衍诗从来都词不达意，而且敷衍诗本身的范围也特别窄，不准用问句，不能用‘他曾说’、‘他将说’，还有其他一些清规戒律，都束缚了敷衍诗。对于这些，大概您也有所了解。”

“唐·吉诃德大人，”洛伦索说，“我存心想找出您的破绽，可是没找到，您像泥鳅一样从我手里溜掉了。”

“我不明白您是什么意思。”唐·吉诃德说。

“以后我会让您明白的。”洛伦索说，“不过，现在您先听听原诗，再听听根据它写的敷衍诗吧。”原诗是这样写的：

假如今能比昔，  
何须等待明日。  
让时光倒流，  
或让未来立即降临。

### 敷衍诗

如同一切都会发生，  
我的幸福已成烟云。  
那曾经的幸福，  
一去不返，  
无影无踪。  
命运之神，你已见到我，  
在你脚下叩拜了几个世纪。  
把幸运赐予我吧，  
我又会春风得意，  
“假如今能比昔”。

我并不奢求其他欢乐与荣耀。

其他的掌声和赞美，

其他的成功和胜利。

只求往日欢乐重现，

而今只有苦苦追忆。

如果你能让我回到往昔，

命运之神，我所忍受的痛苦

将会更替。

如果这一幸运立刻实现，

“何须等待明日。”

我的追求难以实现。

时过境迁，

却要时光倒转，

如此回天之力，

世上难觅。

时光飞逝，

永不复返。

光阴一去不还，

追求者必失望，除非

“让时光倒流”。

生活在彷徨中，

希冀又恐惧，

虽生犹死，

不如为摆脱痛苦

毅然死去。

我愿一死了之，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可事情未如我意。  
斗转星移，  
生活还会让我恐惧，  
“或让未来立即降临”。

洛伦索刚念完，唐·吉诃德就站起来，拉住洛伦索的右手，声音高得几乎像喊叫，说道：

“老天万岁！了不起的小伙子，你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人，你应该得到桂冠，上帝保佑，评审委员们若是不给你一等奖，就让太阳神用箭射死他们，就让缪斯永远不进他们家的门槛！大人，如果您能赏光的话，就请再给我念几首更美的诗吧，我想更多地领教一下您的惊人的才华。”

尽管洛伦索认为唐·吉诃德是疯子，这时听到唐·吉诃德的赞扬，还是很高兴，这难道不是好事吗？恭维的力量，你真是无处不及，力大无边啊！洛伦索就证明了这个事实，他满足了唐·吉诃德的要求和愿望，念了一首十四行诗：

## 十四行诗

美丽的少女凿开了墙壁，  
也打开了英俊的皮拉摩斯的胸臆，  
小爱神从塞浦路斯赶来，  
观看这窄小神奇的孔隙。  
相对无言，默默无语，  
唯恐声音穿过这狭小的罅缝；  
但两相情愿，两心相通，  
爱情难以阻挡。  
事出预料，情非人意，

少女误走一步，  
导致香消玉陨。  
噢，如此奇妙的悲剧，  
同一把剑，他们被掩杀又复生，  
留下了一个墓穴，一场回忆。

“感谢上帝，”唐·吉诃德听洛伦索念完诗后说，“在当今无数蹩脚的诗人中，我终于发现了像您这样完美的诗人。这首十四行诗的高超技巧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

唐·吉诃德在洛伦索家住了四天，受到了极其盛情的款待。四天后，唐·吉诃德又要出征了，他对在主人家受到很好的照顾表示感谢。但是作为游侠骑士，过多地贪图安逸就不合适了。他还要继续去履行他的职责，征服险恶，他听说这种险恶在当地还有很多。他打算就近转悠几天，等到了萨拉戈萨大比武的日子再到萨拉戈萨去。他首先得到蒙特西诺斯山洞去。据说那里有很多奇怪的事情，他想去看看。另外，他还想去看看人称“鲁伊德位七湖”的发源地和它真正的水流走向。迭戈和他的儿子对唐·吉诃德的光荣决定大加赞赏，说只要是用得着的东西，尽可拿走，对于从事这种高尚职业的好人理应如此。

出发的日子终于到了。唐·吉诃德兴高采烈，桑乔却垂头丧气。他对在迭戈家酒足饭饱的日子非常满意，不愿意再到荒郊野林去吃褡裢里那点干粮了。尽管如此，他还是用褡裢装上了足够的食物。唐·吉诃德临行前对洛伦索说：

“我不知道是否已经对您说过，如果我已经说过了，那我就再说一遍：如果您想走捷径，少费力气，达到那难以抵达的名望的顶峰，您不用做别的，只需放弃那略显狭窄的诗歌创作之路，而选择更为狭窄的游侠骑士之路。游侠骑士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成为皇帝。”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唐·吉诃德又说了一些疯话，才结束了他的疯癫过程。他说道：

“上帝知道，我本希望带洛伦索大人同我一起走，以便教教他从事我们这行的人必不可少的品德。不过您年纪轻轻，而且还从事了这个值得赞颂的行当，所以我不能把您带走。我只想告诫您，作为诗人，您应该虚心地采纳别人的意见，而不要固执己见，那才能一举成名。世界上没有哪个父母认为自己的孩子丑，这全是自欺欺人。”

迭戈父子俩对唐·吉诃德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的言语甚感惊讶。唐·吉诃德翻来覆去地说，无非就是要去寻求他那倒霉的艰险，这才是他的最终目的。父子二人又客气了一番，女主人也依依惜别，唐·吉诃德和桑乔分别骑着罗西南多和驴出发了。

## 第七十一章

### 多情牧人及其他着实有趣的事

唐·吉诃德离开迭戈家后走了不远，迎面碰到两个学生模样的人，还有两个农夫，都骑着驴。一个学生带着一个绿色粗布包，当旅行包用，里面隐约露出一一点白色细呢料和两双粗线袜。另一个学生只带着两把击剑用的新剑，剑上套着剑套。农夫带着其他一些东西。看样子他们是刚从某个大镇买了东西回来，要把东西送回去。学生和农夫见到唐·吉诃德感到惊奇，很想知道这个与众不同的怪人到底是谁。唐·吉诃德向他们问好，得知他们与自己同路，便表示愿与他们为伴，请他们放慢一点，因为他们的驴比自己的马走得快。唐·吉诃德还简单地向他们介绍了自己以及自己从事的伟大的职业，说自己是个游历四方、寻奇冒险的游侠骑士，并且告诉他们，自己是曼查的唐·吉诃德，别名狮子骑士。唐·吉诃德这番话对于农夫来说简直是天书，可两个学生倒是明白了，他们马上意识到唐·吉诃德的头脑有毛病，但是出于礼貌，其中一人对唐·吉诃德说道：

“骑士大人，假如您的行程路线是灵活改变的，因为寻奇冒险的人常常如此，那么您就同我们一起走吧，这样您就会看到曼查乃至周围很多里之内从古至今最盛大，最气派的一次婚礼。”

唐·吉诃德问他是哪位王子的婚礼，竟如此了不起。

“是一个农夫和一个农妇结婚。”学生说道，“农夫是当地最有钱的人，农妇则是男人们见过的最漂亮的女子。婚礼的场面很特别，因为婚礼将在新娘家所在村庄旁边的一块草地上举行。新娘美貌超群，被称为美女基特里亚，新郎则叫富豪卡马乔。新娘芳龄十八，新郎年方二十二，可谓天生一对，地配一双，虽然有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些人好管闲事，总说两家的门第不合，因为基特里亚家的门第比卡马乔家高。不过，现在这个已经不太重要了，财富完全可以弥补。这个卡马乔很潇洒，突发奇想地要给整片草地搭上树枝，让阳光照不到那些绿草。他还准备了舞蹈表演，有剑舞和小铃铛舞，村里有的人简直把这两种舞跳绝了；还有踢踏舞，那就更不用说了，请了很多人来跳呢。不过，我刚才说到的这些事，也许都不是这场婚礼上令人最难忘的。我估计最难忘记的大概是那个绝望的巴西利奥将在婚礼上的所作所为。巴西利奥是基特里亚邻居家的小伙子，他家是基特里亚父母的邻居。巴西利奥从很小的年龄就爱上了基特里亚，基特里亚对他则以礼回报。村里的人在闲谈时就说这两个孩子青梅竹马。随着两人渐渐长大了，基特里亚的父亲不让巴西利奥像以前一样随便到他家去了。为了了却一桩心事，他让女儿同富豪卡马乔结婚。他觉得把女儿嫁给巴西利奥不合适，巴西利奥的家境不那么好。不过说实话，他是我们所知道的最聪明的小伙子。他掷棒是能手，角斗水平很高。玩球也玩得很好；他跑如雄鹿，跳似山羊，玩滚球游戏简直玩神了；他唱歌就象百灵鸟一样，弹起吉他来令人心动，特别是斗起剑来最灵敏。”

“就凭他击剑的水平，”唐·吉诃德这时说，“别说和美女基特里亚结婚，就是同希内夫拉女王结婚，他也够格，假设女王今天还活着的话！”

“你们听听我老婆是怎么说的吧，”桑乔刚才一直在旁边默默地听，这时候突然说道，“她历来主张门当户对，我觉得巴西利奥这个小伙子不错，应该同那个美女基特里亚结婚。谁要想阻止有情人成为眷属，就让他见鬼去吧！”

“如果有情人就可以结婚，”唐·吉诃德说，“那么儿女和谁结婚，父母都管不着了。如果做女儿的可以自主选择丈夫，她很可能会选中父亲的佣人，也可能在大街上见到某个英俊潇洒，就看



上那个人了，尽管那个人其实是个无赖。恋爱让人变傻，而理智对于选择配偶是必不可少的。选择配偶很容易出差错，必须小心谨慎，还要有老天的特别关照才行。一个人要出远门，如果他是个谨慎的人，就会寻找一个可靠的伙伴同行，既然如此，为什么一个人在选择将与自己共同走完生命路程的伴侣时不这样呢？况且，妻子和丈夫要同床共枕，同桌共餐，做什么事情都在一起呢。妻子不是商品，买了以后，不敢退换。这是一件不能分割的事情，生命多长，它就有多长。这种联系一旦套到了脖子上，就成了死结，除了死神的斩刀，任何东西都不可能把它解开。关于这个题目，我还有很多想谈。不过我现在很想知道，关于巴西利奥的事，学士大人是否还有什么可以告诉我的？”

那个被唐·吉诃德称为学士的学生答道：

“我也不太清楚，只知道巴西利奥自从听说美女基特里亚要同卡马乔结婚，就再也没笑过，说话也不正常，总是若有所思，闷闷不乐地自言自语，神志很明显已经不正常了。他吃得少，睡得也少，而且吃的时候只吃水果，睡的时候就睡在野外的硬土地上。他不时仰望天空，又不时呆痴地盯着地面，除了风吹动他的衣服之外，他简直就是一尊雕像。他显然已经伤透了心。我们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认为，明天美女基特里亚的一声‘愿意’就等于宣判了他的死亡。”

“上帝会安排好的，”桑乔说，“上帝给他造成了创伤，也会给他治伤；从现在到明天还有很长时间呢，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说不定什么时候房子就塌了呢。我就见过一边下雨一边出太阳的情况，说不定谁晚上躺下时还好好，第二天早晨就起不来了呢。你们说，有谁敢夸口自己总能好好儿的呢？没有，肯定没有。女人的‘愿意’和‘不愿意’几乎没什么区别。我觉得基特里亚真心实意地爱着巴西利奥，我祝巴西利奥运气好。我听说，爱情会给人戴上有色眼镜，让人把铜看成是金子，把穷看成富，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把眼屎看成珍珠。”

“你还有完没完了，可恶的桑乔？”唐·吉诃德说，“你只要说起话来就怪话连篇，非得让魔鬼把你带走才成。你说，你这个畜生，说的那些鬼话，你自己懂吗？”

“如果没有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意思，”桑乔说，“那么把我的话都看成胡说八道，也没什么奇怪。不过这无所谓，反正我自己知道，我刚才说的绝非胡说八道，倒是您，我的大人，总是对我所说所做百般地‘挑赐’。”

“应该说‘挑剔’，”唐·吉诃德说，“不是‘挑赐’，挺好的话让你一说就不知成什么样，真不知是谁把你搞得这么糊里糊涂的。”

“您别生气，”桑乔说，“您知道我不是在京城长大的，也没有上过学，所以保不住什么时候，我说话就会多几个字母或少几个字母，得靠上帝保佑了。其实，没有必要非得说得那么标准，而且，也不见得所有人说话都那么利索。”

“的确如此，”学士说，“不同的人说话不一样。纯正、地道、优雅和明确的语言应该由言语严谨而严谨的朝臣来说。我说‘言语严谨’是因为他们当中很多人言语并非严谨而严谨的言语应当是了解一种优秀语言的语法，再正确地运用。各位大人，恕我冒昧，我是在萨拉曼卡学习宗教法规的，自认为可以明白、通顺而且言之有意地表达我的思想。”

另一个学生说：“你不是认为你耍剑的本事比耍嘴皮子的本事还大吗？否则，你在学习上就应该得第一，而不是排末尾了。”

“喂，你这人真多嘴，”学士说道，“你对击剑的技巧一无所知，所以对它的认识也就大错而特错了。”

“我确实不懂。”那个名叫科丘埃洛的学生说，“如果你想找我领教一下的话，就拿剑来，正好我现在来劲儿呢，而且精神头儿也不小，肯定让你明白我并没说错。你下来，使出你的内行理

论吧！我就用我的外行蛮技术、准能把人打得眼冒金星。除了上帝，恐怕还没有谁能让我败阵呢，相反倒是全被我打跑了。”

“你输或赢我管不着。”另一个也不示弱，“反正你上场立脚之处很可能就是你掘墓之处。我是说，你会死在你的技术上。”

“那就比比吧。”科丘埃洛说。

说着他立刻从驴背上跳下来，怒气冲冲地从学士的驴背上抄起了一把剑。

“别这么简单，”唐·吉诃德这时说，“我愿意做你们的击剑教练和裁判，否则就可能说不清了。”

唐·吉诃德说着跳下马来，抓起他的长矛，站在路中央。此时，学士已经英姿勃勃、步伐有序地冲向科丘埃洛。科丘埃洛也向他刺来，而且眼睛里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冒着火。那两个农民则在驴背上观赏这场恶战。科丘埃洛又挥又刺又劈，反手抡，双手砍，重有重力，轻有轻功，频频出击。他像一头暴怒的狮子不断进攻着，可是，学士的剑套忽然迎面飞来，糊到他嘴上，把他锐气戛然斩断。最后，学士一剑一剑地把科丘埃洛衣服上的扣子全剥了下来，把他的衣服划成一条一条的，像是章鱼的尾巴，还把他的帽子打掉了两次，弄得他狼狈不堪，气得他抓住剑柄，用尽全身力气扔了出去。在场的一位农夫曾经当过公证员。事后证明，那剑扔出了差不多一里地。由此说明，人们完全可以用智巧战胜蛮力。

科丘埃洛累得半死坐了下来。桑乔又走到他身旁，对他说道：

“依我看，大学生，您就听听我的劝告，从此以后再也不要挑战比剑了，倒可以比比摔跤或掷棒，因为您既年轻，又有力气。至于那些击剑高手，我听说他们能准确地把剑尖刺进针眼儿里去呢。”

“我很高兴我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科丘埃洛说，“经过亲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身经历我才明白，我与事实相距甚远。”

科丘埃洛说着站了起来，拥抱了学士，两人和好如初。这时公证员去捡剑。他们估计他还要一段时间才能回来，就决定先走一步，急于尽早赶到基特里亚那个村庄去，他们都是那个村庄的人。

在后面这段路程里，学士向大家介绍了一些剑术的技巧，讲得既生动又有条理，使大家都意识到了技巧的重要性，科丘埃洛也消除了自己的偏见。

已是傍晚了，他们还没到达村子，就觉得前面的村子里仿佛有无数星光在闪烁，同时还听到各种乐器在欢乐地演奏。走近村子，他们才发现村子入口处已经用树枝搭起了一个棚子，上面装满了彩灯。当时的风非常微弱，连树叶都不摆动，所以彩灯也都静止不动。

那些吹奏乐曲的人都是来庆贺婚礼的。他们三三两两地来回走动，有的唱，有的跳，还有一些人演奏着乐器。草地上到处洋溢着欢乐的气氛。更多的人则在忙着搭看台，准备第二天进行歌舞表演，正式举行富豪卡马乔的婚礼和巴西利奥的葬礼。无论农夫和学生怎么邀请，唐·吉诃德都不肯进村。他请求农夫和学生原谅，说他始终认为游侠骑士应当住在野外树林里，而不是留宿在村镇里，哪怕是皇帝的宫殿也不行。说完唐·吉诃德就离开了大路，桑乔对此气极了，此时他又想起了迭戈家的舒适的住宿条件。

## 第七十二章

### 富豪卡马乔的婚礼和穷人巴西利奥的悲惨遭遇

曙光初照，太阳神还没完全升上来，唐·吉诃德就活动着懒洋洋的四肢，站了起来，去叫桑乔。桑乔此时仍鼾声不止。唐·吉诃德见状没有马上叫醒他，只是对他说：

“你呀，真是世界上最有福气的人。你心平气和，不用嫉妒别人，也没有别人嫉妒你；魔法师不跟你捣乱，魔法也不找你的麻烦！睡吧，我再说一遍，我可以再说一百遍。你不必担心自己的老婆，不必操心欠债还钱，不必为第二天干什么来养活你和你那小小的苦难家庭而彻夜不眠。你不必由于野心勃勃而焦躁不安，也没有什么虚幻可以让你烦躁不安；你的愿望从来没有超出喂养你的驴的范围，而供养你的担子却由我承担，这种负担从来都是落到主人身上的。仆人睡了，主人却在熬夜，得考虑如何养活仆人，如何改善他的条件。如何奖赏他。老天冰冷着脸不下雨，仆人不愁，主人却心忧。丰年仆人服侍主人，荒年主人得养活仆人。”

唐·吉诃德说了半天，桑乔根本听不见，他还睡着呢。若不是唐·吉诃德用矛头把他弄醒，他肯定不会马上起来。桑乔好不容易才起来了。他睡眼惺忪地、懒洋洋地环顾四周，说道：

“如果我没搞错的话，从那个树枝棚方向传来了一股用灯心草和百里香烤肉条的气味。我在心里想，开始就是这么好的味道，那婚宴一定很丰盛。”

“够了，馋嘴！”唐·吉诃德说，“过来，咱们去看看婚礼，看看那个受到冷落的巴西利奥会干什么吧。”

“他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吧，”桑乔说，“要不是他穷，他现在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就同基特里亚结婚了。他身无分文还想高攀？依我看，大人，没钱就应该知足常乐，别想那么多。我敢用我的一只胳膊打赌，卡马乔的钱能把巴西利奥埋起来。如果是这样，而且也应该是这样，那么，若是基特里亚回绝卡马乔送给她的漂亮衣服和首饰，却选择巴西利奥的掷棒和耍黑剑，那她就真是个大笨蛋了。掷棒掷得再好，击剑时再漂亮，也换不来酒店里的一杯葡萄酒，那些卖不了钱。一个有水平的人如果再有钱，那才是像样的日子。基础牢固才盖得起高水平的大楼来，而世界上最坚实的基础就是钱。”

“看在上帝份上，桑乔，”唐·吉诃德说，“住嘴吧。我相信，如果允许你到处都说起来没个完，你恐怕连吃饭和睡觉都顾不上，全用来说话了。”

“如果您记性不错，”桑乔说，“应该记得，咱们这次出来之前曾有约定，其中一条就是让我任意说话，只要我不攻击别人，不冒犯您的尊严。直到现在，我觉得我还没有违犯这项约定。”

“我不记得了，桑乔，”唐·吉诃德说，“即使有，我也要让你住嘴。你听，昨天晚上咱们听到过的那些乐器演奏的乐曲，今天又在村子里响起来了，婚礼肯定是在凉爽的上午，而不是在炎热的下午举行。”

桑乔只好听了主人的话。他给罗西南多备了鞍，又给他的驴套上了驮鞍，两个人骑着牲口慢慢走进了树枝棚。首先映入桑乔眼帘的是一只正烤着的小牛，烤肉的木柴堆起来足有半座小山高。火周围还吊着六只锅，不过这可不是只普通的锅，而是六个大坛子，每只锅都能盛下一个屠宰场的肉。一只只整羊放进去，就像放进几只雏鸽似的。无数只兔子和鸡挂在树上等待下锅，各种各样的飞禽猎物不计其数，也都挂在树上晾着。那些大酒囊，桑乔数了数，足有六十多个，而且后来知道里面都装满了上等葡萄酒。成堆的白面包堆得像打麦场上的麦垛一样高，奶酪就像砖

头那样码在一起，形成了一堵墙。两口比染锅还大的油锅正在炸面食，两只特号的大铲子把炸好的面食从油锅里捞出来，放进旁边一口用来裹蜜的大锅里。五十多个男女厨师穿得干干净净，既高兴又利索地忙碌着。在破开的小牛肚子里，缝着十二只嫩嫩的猪崽，这样更加肉嫩味美。各种各样的调料都放在一个敞开的大箱子里。总之，婚礼的场面虽然简朴，但食物极其丰盛，足够一支军队吃的。

桑乔看着这一切，欣赏着这一切，爱上了这一切。他首先被那些大锅吸引住了，很想先吃它半锅；接着，他又看上了酒囊；最后，他盯上了煎锅里的东西，假如那些大肚子锅能够叫做煎锅的话。他实在忍不住，而且什么也不干了，就跑到一个正在忙碌的厨师身旁，客客气气地解释了一番自己的饿劲儿，请求厨师允许自己讨点锅里的汤来泡泡自己带的干面包。

厨师回答说：

“兄弟，感谢富豪卡马乔，今天不分什么穷人不穷人了。你来，找找看有没有大勺子，先捞一两只鸡，美美地吃一顿吧。”

“我找不到勺子。”桑乔说。

“你等等，”厨师说，“我的天，你这个笨蛋，真没用！”

说完他抓起一只锅，从一个大坛子里舀出三只鸡和两只鹅，对桑乔说：

“吃吧，朋友，先吃这点儿当点心，一会儿再吃正餐。”

“我没家伙拿呀，”桑乔说。

“你连锅端走吧，”厨师说，“卡马乔有的是钱，今天是大喜的日子，不在乎这点儿。”

桑乔在这边忙活的时候，唐·吉诃德正在那边观看十二个农夫骑着十二匹马进了树枝棚。十二匹骏马都配着华丽鲜艳的马具，胸带上戴着铃铛。十二个人都穿着节日的盛装，井然有序地排成几行绕着草地慢跑，边跑边欢呼：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卡马乔和基特里亚万岁！郎才女貌，基特里亚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唐·吉诃德心里想：原来，他们肯定没见过托博索的杜尔西内亚。否则，就不会这样赞颂这个基特里亚了。

很快又有各种各样的舞队从四面八方走进了树枝棚，其中有一支是剑舞队，二十四位英姿勃勃的小伙子穿着又细又白的麻布衣，头上戴着鲜艳的细绸巾。一伙灵巧的少年在前面引路。骑马的一个人问舞队中是否有谁受了伤。

“感谢上帝，到现在我们还没有任何人受伤，大家都挺好的。”

然后，他进入伙伴们的队伍里，灵巧地转着圈。唐·吉诃德虽然见过这种舞蹈，但从没见过跳得这么好的。他觉得另一队漂亮的姑娘跳得也很不错。那些姑娘都很年轻，年龄都在二十四岁和十八岁之间，衣服都是帕尔米亚呢绒做的，头发有一部分扎成辫子，有一部分散披着，都是金黄色的，完全可以与太阳争辉。头上戴着用茉莉花、玫瑰、苋草和忍冬藤编成的花环。领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老头和一位老妇，但是他们跳得轻松自如，远不像两个老人。大家随着萨莫拉风笛的旋律起舞，表情庄重，步履轻盈，堪称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舞蹈表演家。

接着是一支技巧舞队和一支被称为“告示舞”的舞队。八个仙女分成两队，一队由爱神丘比特带领，另一队由财神打头。爱神的身上有两只翅膀，还带着弓、箭和箭袋，财神则穿金戴绸，五彩缤纷。跟随爱神的仙女每人背上都有一张白羊皮纸，分别写着自己的名字。第一个仙女叫作“诗艺”，第二个叫“才智”，第三个是“豪门”，第四个称为“勇敢”。财神身后跟随的仙女们也同样背着自己的名字。“慷慨”是第一个仙女的名字，第二个仙女叫“赠与”，第三个仙女叫“财富”，第四个叫“享受”。队伍最前面是由四个野人拖着的一座木制城堡。野人身上裹着染成绿



色的麻布，再缠上长春藤。他们装扮得太像了，把桑乔吓了一跳。城堡上写着“谦逊之堡”的字样，四个鼓乐手和笛手演奏着乐曲。丘比特开始跳舞。他跳了一会儿，然后抬头张弓，向在城堞之间的一位少女说道：

无论是在天空、大地，  
还是在碧波万顷的辽阔海洋，  
或是在恐怖的阴间地狱，  
我都是  
无所不能的神祇。  
我从不知道什么叫畏惧，  
人所不能，  
我能实现，  
人之所能，  
我也能遂心任意。

念完诗后，他向城堡上射了一箭，然后退回原位。接着财神出场。鼓乐声停止了，只听财神说：

我比爱神更强大，  
爱神是我先导。  
天上地下万物，  
惟我地位最高，  
最知名，最兀傲。  
我就是财神，  
但很少有人利用得好，  
若无我能成事，那才蹊跷。  
我可保佑你，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阿门，万事皆美妙。

财神下去以后，“诗艺”出场，她也跳了一会儿，然后盯着城堡上的少女，说道：

温情的才思，温情的诗艺。

姑娘，我用我心

给你送去千首

才情万种的诗。

即使你的佳运

遭到其他女人妒忌，

只要你愿意，

我会让你升华到

超直月晕凌空立。

“诗艺”让开后，“慷慨”走出来。她做了几个动作，然后说道：

人们称我为慷慨，

只要不是

奢侈挥霍。

据说挥霍

把人的意志消磨。

然而为了你更加显贵，

我偏要极度挥霍，

尽管这并不好，却也高尚，

满腔情爱

可借此尽情表露。

两队的各个角色就这样依次出场，每个人都跳几段舞，再念几首诗，有的诗高雅华丽，有的诗令人捧腹。唐·吉诃德的记性虽好，也只记住了前面说到的那几首。后来，所有的人都混在一起，分分合合，组成了各种美丽神奇的图案。爱神每次从城堡前面经过，就向城堡上射一箭；而财神从城堡前经过，就掷一个空心的金色彩球，彩球落在城堡上就爆裂了。跳了好一阵后，财神掏出一个猫皮钱袋，看样子里面装满了钱，把它也抛到城堡上。随着钱袋坠落，搭建城堡的木板散开，城堡里的少女暴露无遗。财神和他那队仙女，上前把一条大金链套到了少女的脖子上，表示已经俘虏并征服了他。爱神和他的仙女们看见了，连忙去抢她。所有这些都是载歌载舞，在鼓乐的伴奏下进行的。大家劝说四个野人停止了争斗。四个野人又把搭城堡的木板重搭建起来，少女又像刚才一样重藏在里面。大家高高兴兴地看着舞蹈表演全部结束。

唐·吉诃德问一个仙女，是谁设计了这场舞蹈。仙女说是村里一个人，他很善于干这个。

“我敢打赌，”唐·吉诃德说，“这个编舞蹈的人肯定喜欢卡马乔胜过西巴利奥。”

这些话被桑乔听到了。桑乔说道：

“胜者为王，我站在卡马乔一边。”

“别说了，”唐·吉诃德说，“桑乔，你真是一个势利眼，是那种喊‘胜者万岁’的人。”

“我是哪种人我可不知道。”桑乔说，“我只知道，巴西利奥的锅里没有今天这么多吃的。”

桑乔把盛满鹅和鸡的锅拿给唐·吉诃德看，抓起一只鸡，津津有味地吃起来，并且说道：

“巴西利奥完了，就因为他没钱！你有多少钱就值多少钱。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世界上的人只有两类，就像我祖母说的，那就是有钱人和没钱人。她向站在有钱人那边。这年头儿，看什么都得先掂量掂量。一头披金的驴胜过一匹套着驮鞍的马。所以，我再说一遍，我站在卡马乔一边，他的锅里有的是鹅、鸡、兔子什么的。而在巴西利奥的锅里只有汤。”

“你还有完没完了，桑乔？”唐·吉诃德问。

“没完也得完呀，”桑乔说，“我已经看出来，您特别不爱听。若不是您打断我的话，我可以三天。”

“上帝保佑，桑乔，”唐·吉诃德说，“让我在死之前看到你成为哑巴！”

“我像咱们现在这个样子，”桑乔说，“不等您死，我就先呜呼了。那么，在世界末日到来之前，至少是最后审判日到来之前，我肯定说不了话啦。”

“就算是世界末日到来了，桑乔，”唐·吉诃德说，“你也不会住嘴。你过去说，现在说，要说一辈子，而且，我死在你前面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所以，我从来不希望你有不说话的时候，哪怕是在你喝酒和睡觉的时候。这点我可以肯定。”

“说实在的，大人。”桑乔说，“对死神这老太太不必抱什么幻想，她是大羊小羊一样吃。我听我们的神甫讲过，无论是国王，还是穷人，她都一律统吃。这位老夫人一点儿也不娇气，没有什么她不敢的。她什么都敢吃，什么都敢做。无论什么人，不分年龄和地位，她统统装入自己的口袋。她从来不睡觉，总是不分钟点地收割，无论是干草还是绿苗一律割掉。她吃东西似乎不嚼，把所有的东西都吞下去，像只饿狗似的，总是吃不够。虽然她并不是大腹便便，却总像患了水肿病的人喝整坛子凉水一样，把所有活的东西都喝下去。”

“别再说，桑乔，”唐·吉诃德这时说，“你好自为之，说一点就行了。就冲你对死亡发表的这一番大实话，真可以说你是个杰

出的说教者了。我告诉你，桑乔，你天生就聪明，完全可以随身带个布道台，到世界各地去大讲一通了。”

“别的我不懂，”桑乔说，“我只知道谁讲得好，谁就活得好。”

“你也不用再懂别的了。”唐·吉诃德说，“不过我不明白，人们说对上帝的惧怕是智慧的源泉，可你不怕上帝只怕蜥蜴，却也知道得那么多。”

“大人，关于您的骑士道，您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桑乔说，“至于别人到底是胆小还是勇敢，您就别操心了。我像所有的孩子一样怕上帝，这点我自己知道。您先让我把这些吃的消灭了吧，别的全是空话，等我们来世再说也行。”

说完桑乔又端着那只诱人的锅吃起来，这也引起了唐·吉诃德的胃口。若不是由于下面的事情，他也会跟着吃起来。

## 第七十三章

### 续述卡马乔婚礼以及其他事

唐·吉诃德和桑乔正议论着上面说到的话题忽听传来一阵喧闹之声。原来是一群马排成长长的队伍，热热闹闹地迎接新婚夫妇。马队周围有各种各样的乐器和表演的人，以及神甫、新郎新娘双方的亲属和邻村的头面人物。所有人都穿着节日的盛装。桑乔一看见新娘就说道：

“新娘完全不像农妇打扮，倒像是宫廷淑女。天哪，我看见她戴的胸章是珊瑚做的，那身昆卡出的帕尔米亚呢绒足有三十层，你看，饰边是用白麻纱做的！我敢保证，那是缎子的！她手上，戴的若不是玉石戒指那才怪呢。那戒指太精美了，上面还镶满了牛奶般的白珍珠，每一颗都值不少钱。嘿，婊子养的！瞧那头发，真怀疑是假发，像这么长又这么金黄的头发，我这辈子还从来没见过呢！无论是气质还是身材，你简直挑不出一毛病来。还可以把她比喻为挂满果实的会走动的椰枣树，她头和脖子上的各种首饰就像树上的一串串椰枣。我从心里发誓，这才是高雅的姑娘，这样的姑娘才值得一娶哩。”

唐·吉诃德听了桑乔这番粗俗的赞扬不禁偷偷地乐。同时，他也觉得除了托博索的杜尔西内亚夫人之外，就是这位基特里亚最漂亮了。美女基特里亚迎面走来，面色有些苍白，这大概是没有睡够，要做新娘的基本上都这样，在举行婚礼的前一天晚上忙着打扮，总是睡不好。他们走近草地旁边一座铺满了地毯和鲜花的看台，婚礼和舞蹈演出都将在那里举行。这时，他们忽然听到一阵喊声，其中一个声音喊道：

“等一等，干吗那么着急！”

大家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个身穿带洋红色条饰黑外套的男人在喊。后来人们发现，他头上戴着一顶办丧事用的柏枝帽子手里还拿着一根长长的手杖。等那人走近，大家认出他就是英俊青年巴西利奥。大家都呆住了，不知道他喊大家停下来要干什么，唯恐发生什么预料不到的事。

巴西利奥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站在新婚夫妇面前，把手杖带钢头的一端戳在地上，面无血色，两眼盯着基特里亚，用颤抖而又沙哑的声音说道：

“忘恩负义的基特里亚，你完全清楚，按照咱们的规矩，只要我还活着，你就不应该嫁给别人。同时，你也不是不知道，我指望着随着时间的推移，再加上我的才智，我的家境会好起来，因此对你的名誉一直很尊重。可是，你竟然辜负了我的一片苦心，不嫁给我，却想嫁给别人！他的财富不仅可以使你过得很富裕，而且可以使你过得幸福。为了让你幸福如意，尽管我觉得你不配得到幸福，但这是天意，我要用我自己的双手清除可能有妨碍你们的障碍，我要自杀，万岁，富豪卡马乔和负心女基特里亚万岁！祝他们一辈子幸福吧，让穷人巴西利奥死吧，是他的贫穷使他失去了幸福，把他送入了坟墓！”

说完他拔起戳在地上的手杖，露出了留在地上的长剑，原来这是一把带剑的手杖，可以称剑柄的一头仍戳在地里。巴西利奥十分镇定，把心一横扑到剑上，剑尖和半截钢剑立刻从他的背上血淋淋地露了出来。可怜的巴西利奥被自己的剑刺倒在地，躺在了血泊中。

他的朋友们立刻围上来救他，对他的自寻短见感到悲痛万分，唐·吉诃德也下马赶来救巴西利奥。唐·吉诃德抱起他，发现他还没断气。大家想把剑拔出来，可是在场的一位神甫却认为，在巴西利奥忏悔之前不能把剑拔出来，因为只要一拔剑，他立刻就会咽气。此时巴西利奥已经苏醒过来，他痛苦而又有气无力地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说道：

“如果你愿意的话，狠心的基特里亚，在这最后的危难时刻，请你把手伸给我，同意做我的妻子。我仍然想让我的鲁莽能得到些宽慰，也就是能让我属于你。”

神甫听到此话后对他说，应该首先考虑忏悔，其次才是身体的需要。神甫还十分诚恳地祈求上帝宽恕巴西利奥的罪恶和轻生。巴西利奥回答说，如果基特里亚不把手伸给他，同意做他的妻子，他绝不会忏悔。只有基特里亚同意了，他才可能改变主意，才有气力忏悔。

唐·吉诃德听了巴西利奥的请求后，高声说他的请求合情合理，毫不过分；无论是把基特里亚作为英雄巴西利奥的遗孀娶过来，还是把她从她父母身边直接娶过来，卡马乔都同样体面。

“这里只是一句‘愿意’的问题，并不是真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巴西利奥的婚礼是他的葬礼了。”

卡马乔听了此话，惶惶然不知怎么办才好，可是，巴西利奥的朋友们却七嘴八舌地要求卡马乔同意；以便这个在绝望中轻生的灵魂得到安慰。卡马乔一方面动了恻隐之心，另一方面也是迫不得已，说只要基特里亚愿意，他也同意，无非是把自己的婚礼推迟一会。

大家又围到基特里亚身旁，有的人再三请求，有的人以泪代言，有的人以理力争，劝她把手伸给可怜的巴西利奥。可怜的基特里亚一动不动，呆若木鸡，也不知该如何是好，神甫说她得马上决定到底怎么办，巴西利奥危在旦夕，容不得她再犹豫不决。

这样，美女基特里亚才一言不发，忧伤地来到巴西利奥身旁。此时巴西利奥已眼睛上翻，呼吸急促，但仍喃喃地念叨基特里亚的名字，看来他等不及做忏悔就会死去。基特里亚走过来跪在巴西利奥身边，没有说话，只是示意巴西利奥把手伸出来。

巴西利奥睁大了眼睛，仔细看着她，说道：



“基特里亚，你这时才动了同情心，可是你的同情心只是加速了我的死亡。我已经无力接受你同意嫁给我的荣耀，也无法驱除由于死亡的力量，我恳求你，不要为了应付我，也不要为了再次欺骗我，才让我伸出手来，并且把你的手也伸给我；我要你承认，你是心甘情愿地把手伸给我的，同意我做你的合法丈夫。在这种时刻，你再骗我，或者以虚情假意来敷衍我，就毫无道理了。”

巴西利奥说着就昏了过去，在场的人都以为巴西利奥永远不会醒来了。基特里亚郑重而又羞愧地用自己的右手抓住巴西利奥的右手，对他说道：

“我心甘情愿地把我的右手伸给你，愿意做你的妻子，也接受你心甘情愿地伸来的右手，只要你还能伸得出右手来。”

“我把手伸给你。”巴西利奥说，“我还非常清楚。我把手伸给你，愿意做你的丈夫。”

“我愿意做你的妻子，”基特里亚说，“无论你永远活不下去，还是就在我的怀抱里魂归西天。”

“这个小伙子受了那么重的伤，怎么有力气说那么多的话？”桑乔这时说，“别再让他卿卿我我了，先保重自己的灵魂吧。我觉得他现在光顾得说了。”

巴西利奥和基特里亚的手拉到一起。神父不禁动情，潸然泪下，为他们祝福，请求老天让新郎的灵魂得以安息。这位新郎刚受到祝福，就马上很轻松地站了起来，猛地拔出自己体内的剑。在场的人都惊奇万分。有几个好奇心盛的人没有多想就喊起来：

“奇迹！真是奇迹！”

可是巴西利奥却说道：

“不是奇迹，而是巧计。”

神甫莫名其妙，立刻用双手扒开巴西利奥的伤口察看，发现原来并没有刺伤巴西利奥的身体，只是刺破了巴西利奥准备的一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支铁管。铁管里装满了血，据后来所知，巴西利奥进行了精心配制，所以血没有凝固。

于是神甫、卡马乔和其他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到被神愚弄了。基特里亚却并不难过；相反，却再次声明自己愿意同巴西利奥结婚。大家断定这是两人精心策划的骗局。卡马乔和他的那些人愤怒至极，拔出剑向巴西利奥冲去，找他算帐。可是，马上又有很多人出来帮助巴西利奥。这时，唐·吉诃德手持长矛，一马当先冲了出来。大家忙为唐·吉诃德让出一块地方。桑乔对这种争斗之事从来不感兴趣。刚才他从大坛子里尝到美味，现在他又飞快跑到大坛子旁边，把那儿看得像圣地似的。唐·吉诃德大声说道：

“且慢，诸位大人，为爱情失意而进行报复毫无道理。爱情同战争一样，在战争中，利用计谋是合法而且常用的办法。同样，在爱情的竞争中，也可运用善意的计谋，只要它不损害他们所爱的人的名誉就行。基特里亚属于巴西利奥，巴西利奥属于基特里亚，这是天意的合理安排。卡马乔很富裕，他随时随地都可以得到自己喜欢的东西。而巴西利奥只剩下一只羊了，任何人，不管他有多少钱，多大的势力也不应该夺走他这只羊。上帝把两个人安排在一起，那么，任何人也不应该把他们分开。谁如果想把他们分开，那就首先尝尝我的矛头吧。”

说完，唐·吉诃德用力而又灵巧地挥舞起手中的长矛，使那些初识他的人大惊失色。卡巴乔刚才一时忘了基特里亚的存在，现在才想起自己已被基特里亚抛弃，心中仍十分愤怒。神甫是个谨慎、心地善良的人，他不停地劝告卡马乔，卡马乔听从了神甫的劝告，连同他手下的人，慢慢平静下来，收起了剑。此时他们并不在意巴西利奥的计谋，只是埋怨基特里亚轻率。卡马乔心想，基特里亚还没出嫁就那么爱巴西利奥，以后肯定会更加爱他。应该感谢上帝没有把基特里亚给他，而是把她从自己身边离开了。

卡马乔和巴西利奥两边的人都不说话了。富豪卡马乔为了表示自己宽宏大量，就想让婚礼继续举行下去，只当是他在结婚一样。不过，巴西利奥和基特里亚以及他们的那些人却不想这样举行婚礼，就回巴西利奥的村子去了。有钱人能受到一些人阿谀奉承，品德高尚、头脑机敏的穷人同样也会有人追随、敬重和保护。

巴西利奥那些人觉得唐·吉诃德有胆有识，就邀请唐·吉诃德同去。只有桑乔不快活，他本来期待着卡马乔那丰盛的宴请。桑乔跟在与巴西利奥那些人同行的主人后面，闷头赶路，虽然心中念念不忘，也只好暂时忘记，他那锅差不多吃完了的鸡和鹅。桑乔现在虽然不饿了，心中却仍然不快，只是默默地骑着驴，跟在罗西南多后面。

## 第七十四章

### 勇敢的唐·吉诃德对曼查中心的 蒙特西斯洞窟的奇妙探险

这对幸福的夫妇觉得唐·吉诃德鼎力相助，靠自己的勇敢成全了他们，论武艺比得上熙德，论口才赛得过西塞罗，所以对唐·吉诃德热情款待。桑乔也在新婚夫妇家呆了三天。后来，唐·吉诃德和桑乔得知，佯装受伤是巴西利奥自己设的计，并非与基特里亚共谋，只不过巴西利奥希望基特里亚甘心情愿同他结婚，就像事实后来果然发生的那样。巴西利奥也承认，他事先曾把自己的计划同几个朋友打过招呼，以便在必要的时候助他一臂之力，保证这个计谋成功。

“为达到正当目的所采取的手段，不能够也不应该说是骗局。”唐·吉诃德说，“有情人成眷属是最崇高的目标。不过，饥饿和贫困会损害爱情。爱情本来是纯然的欢乐，但在有情人得到了心爱的东西之后，贫困和饥饿就成了有情人最厉害的敌人。”唐·吉诃德说自己这番话的意思是让巴西利奥做些实实在在的事。他的那些特长虽然能够为他赢来虚名，但挣不来钱。他应该做些谋生计的事，为自己建立家业，这是勤劳可靠之人应该做的。正派的穷人，有了漂亮的妻子之后，就把她看成是自己的命根子，谁要是夺走了他的妻子，就等于要了他的命，而穷人的美丽正派的妻子应该得到用月桂树枝和棕榈树叶做的胜利者冠冕。仅美貌本身就足以吸引所有那些见过她或认识她的人，他们会猛烈地追逐她。如果她美貌而又贫困和窘迫，就有更多的人趋之若鹜。在这种情况下依然能够洁身自好的人，称得了是她丈夫的光荣。

“你听我说，聪明的巴西利奥，”唐·吉诃德接着说，“我忘了

是哪位圣人说过，美丽的女人全世界只有一个。他劝所有人都把自己的妻子看成是那唯一美丽的女人，这样他就会生活愉快。我没结过婚，而且直到现在，我也不想结婚，不过，如果有人向我请教如何才能找到一个能与之结婚的女人，我要劝告他，首先应当更注意名声而不是钱财。公开的放荡比偷鸡摸狗更损害一个女人的名誉。如果你娶了一个正派女人到家里来，要保持她的名誉，甚至使她的名誉更好，这是件很容易的事情，但如果你娶来的是个坏女人，要改造她就是件很困难的事情了。不过，我并不是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只是说它是件很困难的事情。”

唐·吉诃德的这些话桑乔全听到了。他自言自语道：

“我这个主人呀，我一说到什么东西，他就说我可以两只手搬一个讲坛，到处去进行说教了。可是他一说起来，一套一套的，不仅可以两只手搬一个讲坛，而且可以每个手指都搬两个讲坛，到广场去，有问必答。让魔鬼保佑你们这些游侠骑士吧，你们真是无所不知！真没想到你们简直没有什么不知道的，到处都要插一杠子。”

桑乔嘟哝的这些话被唐·吉诃德听到了一些。唐·吉诃德问桑乔：

“你嘟哝什么呢，桑乔？”

“我什么也没嘟哝，”桑乔回答，“我只是在自言自语，为什么我在结婚之前没听到您的高论呢？如果我当初听到了，现在我就会说：‘无拘无束，自由自在。’”

“你的特雷莎难道就那么坏吗？”唐·吉诃德说。

“没那么坏，”桑乔说，“不过也没那么好，至少没有我希望的那么好。”

“你说你老婆的坏话就不对了，桑乔。”唐·吉诃德说，“她至少还是孩子的妈呢。”

“我们谁也不欠谁的，”桑乔说，“她发起脾气来的时候也说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的坏话，尤其是她吃醋的时候，连鬼都受不了。”

唐·吉诃德和桑乔在新婚夫妇家里享受了三天。唐·吉诃德请求那位聪明的学士，给他指明通往蒙特西诺斯洞窟的道路，说他非常想进洞去，亲眼看看有关那个洞的神的传说是否真实。学士说他可以把自己的一位表兄介绍给唐·吉诃德。他的那位表兄是学校里的高才生，而且酷爱骑士小说。他的表兄非常愿意带他们到那个洞的洞口去，并且把鲁伊德拉的湖泊指给他们看。那些湖泊是个著名的湖，他还说，他们一定会相处得很愉快，那小伙子已有著作印刷出现，并且献给了王子。后来，那个小伙子骑着一头已经怀孕的母驴来了。母驴的驮鞍上盖着一条五颜六色的毯子或者麻布。桑乔为罗西南多和自己的驴备好鞍，收拾妥当后，他们求上帝保佑，向大家告辞，上路直奔著名的蒙特西诺斯洞窟。

路上，唐·吉诃德问那个小伙子在做什么工作。小伙子说他是人文学家，他干的就是著书出版，那些书既有益于人民的生活，也活跃了国家的生活。其中一本叫《礼服大成》，里面收集了七百零三种服装、宫廷族可以从中选择制作，而不必绞尽脑汁地按照自己的意图去设计了。

“我也有为猜疑心的人、被鄙视的人、被遗忘的人和下落不明的人设计了适合他们的服装，他们穿起来肯定再合适不过。我还有一本书，准备称它为《变形记》或者《西班牙的奥维德》。这本书非常独特。我在这本书里模仿奥维德的手法，以幽默地描述了许多有趣的事物。我采用了隐喻、比喻和借喻的手法、将娱乐、惊奇和寓意集于一体。我还有一本书是《维尔吉利奥·波利多罗补遗》，专门记述各种事物的来源。这本书学识渊博，并且进行了严密的考证，并且准确地阐述出您看我这本书的水平以及在全世界是否有用处。”

桑乔一直在认真地听小伙子讲述。桑乔对小伙子说：

“请您告诉我，大人，谁是世界上第一个搔脑袋的人？我觉

得应该是我们的祖先亚当。如果您能说出来，上帝会保佑您的书出版顺利。”

“是亚当，”小伙子说，“因为亚当肯定有脑袋和头发。如果是这样，即使他仅搔过一次，也就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搔脑袋的人。”

“我也这样认为。”桑乔说，“再请问，世界上谁是第一个翻筋斗的人？”

“说实话，兄弟，”小伙子说，“这个我现在还不敢肯定，待我以后研究一下再说。我有很多书，我得回到我那儿考证一番，以后咱们还有机会见面，等咱们见面时再说。”

“大人，”桑乔说，“您就别费劲了，让我告诉您吧，现在已经明白了。世界上第一个翻筋斗的人是魔鬼。它被从天上扔进了深渊，于是它就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翻筋斗的。”

“你说得有道理，朋友。”小伙子说。

唐·吉诃德却说：

“这个问题和答案都不是你提出来的，桑乔，你肯定是从别人那儿听来的。”

“别说了，大人。”桑乔说，“我要是想自问自答，我可以从现在一直问到明天早晨。而且，要是想胡问乱答，我自己就足够用根本用不着别人帮忙。”

“你懂得不多，说得倒不少，桑乔。”唐·吉诃德说，“有的人辛辛苦苦地研究，可是待到研究清楚了，无论对理解力还是对记忆力都没有任何帮助，等如一钱不值。”

两人随便东拉西扯，一天过去了。晚上，他们就住在一个小村子里。小伙子对唐·吉诃德说，从那儿到蒙特西诺斯洞窟只不过两西里远。如果唐·吉诃德想进洞去，就得准备点儿绳子，以便下到洞底时用。唐·吉诃德说即使是万丈深渊，他也要下去看看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于是他们买了近一百码（相当于 160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米)的绳子。第二天下午两点,他们来到洞前。洞口很宽敞,长满了枸杞、野生无花果、黑莓和杂草,茂盛繁荣,把洞口完全遮住了。一到洞口,小伙子、桑乔和唐·吉诃德就下了马,小伙子和桑乔把绳子牢牢地拴在唐·吉诃德身上。他们正绕着绳子,桑乔对唐·吉诃德说:

“您要干什么呀,我的主人!您就是想把自己活埋了,也别找这么个窄洞把自己冻死呀。这个比地牢还可怕的洞里到底有什么,跟您有什么关系?”

“你捆你的绳子,少说话。”唐·吉诃德说,“像这种事,桑乔朋友,除了我谁能做。”

这时,向导对唐·吉诃德说:

“我请求您,唐·吉诃德大人,仔细看清楚,也许有些还可以写进我那部《变形记》里呢。”

“反正,笨蛋全靠内行人指点。”桑乔说。

说完这话,唐·吉诃德身上的绳子也捆好了。绳子并没有捆在盔甲外面,而是拴在他的紧身坎肩上。唐·吉诃德说:

“咱们忘记带个小铃铛来了。如果有个小铃铛拴在我身边的绳子上,听见铃铛响就知道我正在往下去,知道我还活着。不过,现在已经晚上,我只好听从上帝的安排了。”

说完唐·吉诃德跪在地上,低声向天祈祷,请求上帝帮助他,让他成功地完成这次新奇的探险。接着他又高声说道:

“主宰的、托博索举世无双的杜尔西内亚啊!如果你能听到你的幸运情人祈祷的声音,我请求你,绝代佳人,听听我的声音吧。我只请求你不要拒绝对我加以保护,我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你。我现在就要下到这个万丈深渊里去,为的是让世人知道,只要有你的帮助,我就无所不能。”

说完唐·吉诃德来到洞口,发现如果不用手拨开或者用刀砍倒洞口的杂草,就根本进不去。于是他拔出剑,把洞口的杂草砍



倒。随着砍草的声音，洞里猛然飞出无数只大乌鸦，密密麻麻的乌鸦群竟把唐·吉诃德冲倒在地。如果他不是个基督徒，而是个迷信的人，就会认为这是不祥之兆，赶快逃开的好。

但唐·吉诃德站起来，发现只不过是飞出了一群乌鸦和其他诸如蝙蝠之类的夜飞鸟，便耐心地等乌鸦飞完再让小伙子和桑乔放出绳子，使自己下到那个可怕的洞里去。唐·吉诃德刚下去，桑乔就在胸前不断地画十字，嘴里说道：

“有上帝为你引路，游侠骑士的精英，你去吧，世界上最伟大的铜心铁臂英雄！上帝为你引路，保佑你从这黑洞中好好地回到光明的生活中来！”

小伙子也做了同样的祈祷。

唐·吉诃德不断地喊他们放绳子。两人一点一点地把绳子往下放，放到一百码时，喊声从一个转弯处传出来，最后竟没有声音了。两人想把唐·吉诃德拉上来，现在已经没有绳子可放了。不过，他们还是先等了半个小时。半小时后，他们再拉绳子时，绳子很轻，很容易拉，估计唐·吉诃德已经留在里面了。桑乔哭个没完，赶紧往上拉绳子，想看个究竟，可是他们在拉到约八十码的时候又感到了重量，两人都欣喜若狂。最后拉到只剩十码的时候，他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唐·吉诃德了。桑乔对唐·吉诃德大声喊：

“您可回来了，我的主人，我们还以为您不肯出来了呢。”

唐·吉诃德一句话也不回答。两人把唐·吉诃德拖出洞口后，才发现他还闭着眼睛，好像已经睡着了。小伙子和桑乔把唐·吉诃德平放在地上，给他解开绳子，唐·吉诃德还是睡得正香。两人又晃又摇，过了好一会儿，唐·吉诃德才醒过来。他伸了个懒腰，好像刚从一场酣梦中醒来，然后惊恐地环顾四周，说道：

“让上帝饶恕你们吧，朋友们，你们竟打破了我所做的最美的春梦。说实话，我现在才认识到，人类的所有欢乐都不过是过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眼烟云，一场美梦，或者就像盛开的花朵那样凋零。不幸的蒙特西诺斯啊！身受创伤的杜兰达尔德啊！倒霉的贝莱尔玛啊！痛哭流涕的瓜迪亚纳啊！还有鲁伊德拉的凄然的小姐们！你们美丽的眼睛淌出的泪水竟流成了河。”

唐·吉诃德痛苦欲绝地发着感慨，小伙子和桑乔一直认真听着。他们请求唐·吉诃德给他们解释一下，并且讲一讲他在那个地狱里看到的情况。

“你们把它称为地狱？”唐·吉诃德问，“傻瓜们。那不是地狱，过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唐·吉诃德要吃些东西，他很饿。于是三个人亲亲热热地坐在一起，把下午点心和晚饭合成一顿吃了。吃饱后，唐·吉诃德说：

“你们都别站起来，认真听我说。”

## 第七十五章

### 空前绝后的唐·吉诃德讲述他在蒙特西诺斯洞窟的见闻，离奇怪诞令人瞠目结舌

下午四点钟，太阳躲进了云层，只露出一点儿微弱的光线。唐·吉诃德从容不迫地向他那两位忠实的听众介绍，在蒙特西诺斯洞窟的见闻，他开始说起来：

“从这儿下到十二人或十四人深的地方，右侧有个凹面，里面宽敞得能够容得下几头骡子和一架大骡车。但是光线微弱，远远不够照明。我又累又烦，正当我吊在绳子上又急又恼，不知该如何向下走时，我发现那块凹面，便决定进去休息一下。我大声喊你们，让你们等我叫你们时再放绳子，可你们大概没听见。于是，我就把你们徐徐放下的绳子收起，盘成一团，坐在上面考虑待一会儿没绳子可放了，我怎么能下到洞底。我正在胡思乱想，忽然困得要命，我竟不知怎么回事就睡着了。待我醒来时，发现自己竟来到了一片美妙秀丽、风景如画的草地上。

“我睁大了眼睛，又揉了揉眼皮，发现自己并不是作梦，确实醒着。尽管这样，我还是使劲拍了拍自己的脑袋和胸脯，证明那确实是我自己，而不是幻觉。接着，我的眼前出现了一座富丽堂皇的皇宫和王宫，它的墙壁似乎都是水晶的。宫殿的两扇大门打开了，我看见一位令人尊敬的长者向我走来。他穿一件深紫色长袍，袍子长得拖到地上，胸前和肩膀上披着一条青缎披巾，头上戴着黑色米兰帽，长长的白胡须垂过腰间。他的手里捻着一串念珠。念珠的珠子比普通的胡桃还大，大珠比鸵鸟蛋还大。那长者的气质、步伐以及庄重而又悠然自得的神态，都使我感到惊奇。他来到我面前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紧紧地拥抱我，然后对我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说：‘曼查的英勇骑士唐·吉诃德，我们被魔法困在这偏远的山洞里，已经等待多年了，希望你能够把这儿的情况公诸于世。这样伟大的业绩只有像你这样勇敢无畏、气概非凡的人才能胜任。跟我来，尊贵的大人，我想让你了解这儿的奇事。我就是这儿的总管，将在这里将身留守。我就叫蒙特西诺斯，这个洞窟就是以我的名字命名的。’他一说他是蒙特西诺斯，我就问他，人们传说他按照老朋友杜兰达尔德的吩咐，在杜兰达尔德临死之前，用一把小匕首把老朋友的心脏掏了出来，献给贝莱尔玛夫人，是否真有其事。他说是真的，不过不是匕首，而是一种比锥子还尖的锋利短刀。”

“准是寒维利亚的拉蒙·德奥寒斯造的那种短刀。”桑乔插嘴说。

“是这样，”小伙子说，“请您继续讲下去，唐·吉诃德大人，我听得入迷了。”

“我也讲得津津有味，”唐·吉诃德说，“令人尊敬的长者蒙特西诺斯领我走进水晶宫，水晶宫里又有个雪白的地宫，里面极其凉爽，还有一座做工极其精细大理石陵墓。我看见陵墓里躺着一位骑士。那骑士不是青铜、大理石或玉铸的，而是有血有肉的人。他的右手放在心脏一侧，看样子很有力气。蒙特西诺斯见我望着陵墓发怔，不等我发问就对我说：‘这就是我的朋友杜尔达尔德，那个时代多情勇敢的骑士精英。他和我们许多人，被那个法国魔法师梅兰制服在这里。据说梅兰是魔鬼的弟子。令我惊奇的是，杜壮达尔德的确死在我的怀抱里，他死后我亲手把他的心脏取了出来。他的心脏非常大，据说心脏大的人要比心脏小的人勇敢。可是既然这位骑士确实死了，他直到现在仍在唉声叹气，好像他依旧活着一样？’正说到这儿，只听杜兰达尔德大叫一声，说道：

蒙特西诺斯呀，我的兄弟。  
我还请示你最后一事，  
那就是在我死后，  
我的灵魂已经脱离身体，  
请你用短刀  
把我的心脏  
从胸膛取出，  
送到贝莱尔玛那里去。

“令人尊敬的蒙特西诺斯听到声音，立刻跪倒在骑士面前，热泪盈眶地说道：‘杜兰达尔德大人，我极其尊贵的兄弟，我已经按照你的吩咐做了。我把你高贵的心脏取了出来，用花边手绢把它擦拭干净，带着它踏上了去法国的路程。启程之前，我挥泪如雨。掩埋了你的尸体。泪水冲洗了我的双手，冲洗了我的手在你胸膛里沾染的鲜血。说得更详细些，我最亲爱的兄弟，我还往你的心脏撒了点儿盐，以便它被送到贝莱尔玛夫人面前时，即使不是新鲜的，至少也没有变味。贝莱尔玛夫人，你，我，你的侍从瓜迪亚纳，女管家鲁伊德拉和她的七个女儿、两个外甥女，还有你的其他许多熟人和朋友，被魔法师梅兰制服在这里已经多年了。五百年过去了，可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死，只是少了鲁伊德拉以及她的女儿和外甥女们。是因为她们总是伤心哭泣，梅兰起了怜悯之心，就把她们变成了同样数量的小河，在人世间和曼查被称为鲁伊德拉小河。七条女儿河属于西班牙国王，两个外甥女小河则属神圣的圣胡安骑士团。你的侍从瓜亚纳也为你的不幸终日哭泣，最终变成了瓜迪亚纳河。这些小河无论流到哪里，都显得十分悲伤，不愿意用自己的水喂养珍贵的鱼类，只喂养了一些味道并不鲜美的低档鱼种。我现在对你说的这些话，我的兄弟，我已经对你说过多次了，可你总是不回答，所以，我认为你是不信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任我或者并没有听见我的话，对此我到底是多么伤心，只有上帝知道。现在我想告诉你一点儿消息。这消息即使不能减轻你的痛苦，至少也不会给你增加任何痛苦。你知道吗，聪明的梅兰预言的那位伟大骑士，那位曼查的唐·吉诃德，现在就站在你面前，你睁眼看看吧。他可以帮助我们解脱魔法。这样伟大的业债只有这样伟大的人物才能完成。’ ‘可是如果解除不了魔法，’那位身受重创的杜兰达尔德说道‘兄弟，我说呀，咱们别着急，那就从头开始。’说完他就侧过身去，同以前一样默不作声了。

“这时忽然传来哭喊声，还伴着深深的叹息和痛苦的抽泣，我回过头去，透过水晶墙看见两队极其美丽的少女从另一间大厅里依次走出。少女都穿着丧服，头上像土耳其人一样裹着白头巾。走在队尾的象是一位夫人，她也穿着黑色的衣服，长长的白纱一直拖到地上，裹头的白巾比其他人都大两倍。她的眉心很窄，鼻子有些塌，偶尔露出那白得像剥了皮的杏仁一样的牙齿，稀稀落落，参差不齐。她的手上托着一个薄麻布包，里面隐隐约约可见一块干瘪的东西，想必就是那颗已经干了的心脏。

“蒙特西诺斯告诉我，那队少女是杜兰达尔德和贝莱尔玛的佣人，她们同主人一起被魔法制服在这里。用细麻布托着心脏走在最后的这位夫人就是贝来尔玛。她带领着那群少女每星期列队走四次，为杜兰达尔德的身体和心脏唱挽歌，确切地说，是哭，要说她的面目不像传说的那么漂亮，那完全是由于受了魔法日夜折磨，从她的黑眼圈和憔悴的面容上就可以看出来。‘你别以为她脸色发黄、眼圈发黑。那完全是由于手里时刻捧着那颗心，她想起了她那苦命的情人的不幸遭遇，自己内心悲痛，才变成了这个样子，否则，她的美貌、风度和精神几乎可以与托博索天下闻名的杜尔西内亚相比。’ ‘别说了，’我说，‘蒙特西诺斯大人，你的事你该怎么讲就怎么讲。你知道，任何比较都是可恶的，托博索举世无双的杜尔西内亚就是杜尔西内亚，贝莱尔玛夫人就是

贝莱尔玛夫人，她们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你住口吧！’蒙特西诺斯回答说：‘唐·吉诃德大人，请原谅，我承认我刚才说贝莱尔玛夫人几乎可以同杜尔西内亚夫人相比是不对的。假如我刚才意识到，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忽然意识到了，您就是杜尔西内亚夫人的骑士，我决不会拿贝莱尔玛夫人同她相比，而是拿天来同她相比了。’蒙特西诺斯这么一说我才舒服了些，刚才我听他拿贝莱尔玛夫人同杜尔西内亚夫人相比，心里很不痛快。”

“不过，更让我惊奇的是，”桑乔说，“您为什么没有骑在那个老东西身上，把他的骨头都打断，把他的胡子揪得一根不剩呢？”

“不，桑乔朋友，”唐·吉诃德说，“我那样做就不对了。我们大家都应该尊重老人，哪怕他们并不是骑士，尤其是要尊重那种既不是骑士又中魔法的老人。我十分清楚，我们俩在讨论问题时应该平等。”

小伙子这时说道：

“我这就不明白了，唐·吉诃德大人，您在下面只待了这么短的时间，怎么会看见这么多东西，说了这么多的话？”

“我下去有多长时间？”唐·吉诃德问。

“一个多小时。”

“不可能，”唐·吉诃德说，“我在那儿看到天黑变天亮，天亮又变天黑，一共三次。所以，按照我的计算，我在那个咱们看不到、够不着的洞里一共过了三天。”

“我的主人说的大概是真的，”桑乔说，“他遇到的那些事都是被魔法变了样的，所以我们觉得是过了一小时，可是在那边却过了三天三夜。”

“是这样。”唐·吉诃德说。

“您在那段时间里吃东西了吗，大人？”小伙子问。

“一口东西也没吃，”唐·吉诃德说，“而且我也不饿，没有饿

的感觉。”

“那些被魔法控制的人也不吃东西？”小伙子问。

“不吃东西。”唐·吉诃德说，“他们也没有大便，但是他们的指甲、胡子和头发似乎都在长。”

“那些被魔法制服的人睡觉吧？”桑乔问。

“不，不睡觉。”唐·吉诃德说，“至少在那三天里，没有一个人合眼，我也没睡。”

“俗话说得好，”桑乔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您和那些不吃不睡的中了魔法的人在一起，您不吃不睡也就很正常了。不过请您原谅，我的主人，您刚才在这里说的那些事情，我若是相信了一件，就让我见上帝去……我差点儿说成让我见鬼去了。”

“为什么不相信呢？”小伙子问，“难道唐·吉诃德大人说谎了吗？即使他想说谎，要编这么一大堆谎话，恐怕时间也不够用呀。”

“我觉得我的主人没有说谎。”桑乔说。

“那你觉得是怎么回事呢？”唐·吉诃德问。

“我觉得是那个梅兰，或者是魔法师们，向您的头脑灌输了那座宫殿的事情，所以您刚才才那么说，而且以后也会那么说。”

“说来有可能，桑乔，”唐·吉诃德说，“不过，我刚才说的那些都是我亲眼见到，亲手摸到的。蒙特西诺斯还告诉了我许许多多新奇的事情，只不过现在没有时间讲，等咱们以后在路上我再慢慢给你说，对了，还有一件事，就是在那风景秀丽的原野上，忽然闪现出三个农妇，像山羊似的在蹦蹦跳跳。我一眼就认出其中一个就是托博索美丽无双的杜尔西内亚，另外两个是咱们在托博索出口处见到的另外那两个农妇，对此你又该怎么做呢？我问蒙特西诺斯是否认识她们，蒙特西诺斯说不认识，估计是前几天刚在那儿出现的几位贵夫人，他对此并不感到惊奇，因为在那里还有几位前几个世纪和当今世纪的夫人，她们已经被魔法变成了不



同的怪模样，其中有她认识的希内夫拉女王及其女仆金塔尼奥娜，她们正在为从布列塔尼来的兰萨罗特斟酒。”

桑乔听主人这么一说，就想到唐·吉诃德或者是神志不清醒，或者就是高兴过了头。桑乔知道所谓杜尔西内亚中了魔法的事是他瞎编的，他自己就是个魔法师。现在，桑乔才完全相信他的主人神志不正常，已经全疯了。桑乔对唐·吉诃德说道：

“您真是撞了坏运气，我亲爱的主人，而且糟糕的是碰到了蒙特西诺斯大人，他让您回来变成了这个样子。你没进洞以前神志很正常，就像上帝给了您一个正常的脑袋一样，妙语连珠，还不时给人以教诲。可是，现在您胡说八道得简直没边了。”

“因为认识你，桑乔，”唐·吉诃德说，“所以你说什么，我都不跟你计较。”

“我也不跟您计较，”桑乔说，“哪怕您因为我刚才的话打我或者杀了我。还有一些话，若不是您总提醒我，我也得说呢。既然咱们都不计较，那就请您告诉我，您凭什么认出那是杜尔西内亚夫人？如果您同她说了话，都说了些什么？她又是怎样回答的？”

“她穿的就是上次你指给我看时她穿的那身衣服。”唐·吉诃德说，“我同她讲话她没回答，却转身跑了，快得简直象一支箭。我想去追她，可是蒙特西诺斯却劝我别再白费劲，而且我也该出洞了。”

“蒙特西诺斯还说以后他会告诉我，贝莱尔玛、杜兰达尔德、他自己以及那里的所有人是如何摆脱魔法的。不过，最让我伤心的是，蒙特西诺斯正同我说着话，我竟没发现是什么时候，不幸的杜尔西内亚的一位女伴已经来到我身边，眼含泪水，颤抖着声音低声对我说：‘我们的杜尔西内亚夫人吻您的手，请您告诉她您的近况；还有，她现在手头紧，请您一定借给她六个雷阿尔，或者您有多少都借给她吧。她以这条白布裙为抵押，会尽快把钱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还给您。’我很惊奇，转身问蒙特西诺斯：‘蒙特西诺斯大人，中了魔法的贵人难道也会有手头紧的时候？’蒙特西诺斯答道：‘请相信我，唐·吉诃德大人，手头紧这种情况到处都有，无处不在，即使中了魔法的人也不能幸免。既然杜尔西内亚夫人派人向您借六个雷阿尔，而且抵押品也挺值钱，您就把钱给她吧，看来杜尔西内亚夫人现在确实缺钱。’‘我不要抵押品，’我说，‘而且我也不能如数给她六个雷阿尔，因为我只有四个雷阿尔。’我给了她四雷阿尔，也就是桑乔你那天给我，准备路上施舍给穷人的，我对杜尔西内亚夫人的女伴说：‘朋友，请告诉你们的夫人，我为她的穷困从内心里感到难过，真想成为大富翁来救济她。我还要告诉她的就是，如果我看不到她温柔的目光，听不到她机智的谈话，我的健康就不会好也不该好。所以，我诚心诚意地请求夫人允许这位已被她俘虏了心的辛劳骑士能够见到她，同她说几句话。请告诉她，她也许会在某个她意想不到的时候听到我如何向她发誓，就像曼图亚侯爵在半山腰遇到他马上咽气的侄子巴尔多维诺斯时，发誓要为侄子报仇时说的那样。侯爵发誓在为侄子报仇之前不吃好东西，还有其他一些事情。在为杜尔西内亚夫人解除魔法之前，我不图享受，要游历世界八方，要比葡萄牙的唐佩德罗王子走的地方还多。’‘这些都是您应该为我们夫人做的。’那个侍女说。

“她接过了四个雷阿尔。不过她没有向我鞭躲行礼，而是向上跳了一下，跳了差不多有两米高。”

“噢，神圣的上帝啊！”桑乔这时候大喊一声说道，“世界上真有如此魔力的魔法师和魔法，竟把我本来很精明的主人变得如此疯疯傻傻？大人啊大人，请您看在上帝份上，保重自己，保全自己的名声，不要再听信那些让您神经错乱的胡言乱语了！”

“因为你很爱我，桑乔，你才这样对我说话。”唐·吉诃德说，“因为你对世界上的事物还缺乏了解，所以稍微困难一点的事情

你就以为是不可能的。就像我上次说的那样，等以后有时间的时候，我再给你讲我在下面看到的事情吧，那时你就会相信我讲的这些事都是千真万确的。”

## 第七十六章

### 琐事种种，对理解这部巨著必不可少

这部巨著的译者说，当他翻译到蒙特西诺斯洞窟探险这一章时，发现原作者锡德·哈迈德·贝嫩赫利本人在边上写了下面几句话：

“我不能相信，也不想让自己相信，英勇的唐·吉诃德真会遇到前面一章所记述的事情。他在此之前的各种奇遇都还真实可信，而洞窟奇遇这一章却显得不着边际，太超出常规。我不能想象，作为那个时代最当之无愧的贵族，最高尚的骑士，唐·吉诃德竟会骗人；就是把他杀了，他也不会骗人。另外，我觉得他能讲得这样有声有色，这绝不是短时间内能够编出来的胡话。假如这段经历是编造的，我并没有责任，所以我也不管它是真是假，照写不误。读者须慎重对待，自己去判断，我也只能做到如此。不过，我确实听唐·吉诃德在临终之前反悔，承认这一段是他编造的，因为他觉得在有关他的故事里应该有一段这样奇特的经历。”然后，作者又言归正传。

小伙子对桑乔的大胆和唐·吉诃德的耐心深感惊讶。他以为，唐·吉诃德是由于见到了他的夫人杜尔西内亚而高兴，尽管是中了魔法的杜尔西内亚也好，否则，桑乔免不了因为自己的那番话而挨一顿打了，桑乔对主人的那番话确实出格了。小伙子对唐·吉诃德说：

“唐·吉诃德大人，我觉得同您走这一趟确实收获不少，我从中得到了四个好处。第一就是认识了您，我觉得这是我的幸运。第二，我知道了这个蒙特西诺斯洞窟里的情况，并且了解了瓜迪纳河和鲁伊德拉诸河的变迁，这对我的《西班牙的奥维德》很

有益处。第三，我知道了纸牌自古就有，至少在卡洛马尼奥皇帝时代就有了。按照您所说的，蒙特西诺斯同杜兰达尔德说了半天话之后，杜兰达尔德才醒过来说道：‘别着急，那就洗牌吧。’这种话肯定不是他在中魔法以前，在法国，即刚才说的那个卡洛马尼奥皇帝时代学会的。这个考证对于我正在编写的另一本书《维尔吉利奥·波利多罗古代发明补遗》也同样很有帮助。我觉得那本书里似乎忘了写纸牌的由来，现在正好写进去。这很重要，何况引证的又是像杜兰达尔德这样既严肃又可靠的人物。第四，就是确切查明了瓜迪亚纳河的发源地，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没人知道呢。”

“您说得对，”唐·吉诃德说，“不过我想问一下，虽说我对上帝能否恩准您的书出版还表示怀疑，但假如他能恩准，您打算把您的书献给谁呢？”

“所有能够接受我献书的达官贵人。”小伙子说。

“那不会有很多，”唐·吉诃德说，“但不是他们不配，而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接受。他们觉得没有义务成全作者应当享受的荣誉。不过，我认识的一位王子可以成全你，而且能弥补得很好，如果我斗胆说出来，恐怕即使心胸再宽广的人也会嫉妒呢。可是，咱们还是先说到这儿吧，等有时间再慢慢聊。现在，咱们先去找个过夜的地方吧。”

“离这儿不远的地方有座寺院，”小伙子说，“住着一位隐士，听说他当过兵。大家觉得他是个好基督徒，而且特别有见识，心地善良。他在寺院旁边自己花钱盖了一间房子。房子虽小，毕竟能容得下几个客人。”

“这位隐士也有母鸡吗？”桑乔问。

“很少有隐士不养母鸡的。”唐·吉诃德说，“现在的隐士不同于埃及沙漠地带的那些隐士，穿的是棕榈叶，吃的是草根。我并不是想来比较，我只是想说明现在的隐士不像以前的教士那样清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苦。不过，这并不等于说现在的隐士不像以前的隐士那样善良。至于我觉得他们还是善良的。如果人已经变坏了。假装善良虽然虚伪但总比公开的做恶强。”

他们正说着，迎面走来一个人。那人走得急，而且不时用棍子抽打一匹驮着长矛和戟的骡子，走到他们面前时，只打了个招呼，便匆匆过去了。唐·吉诃德对那人说：

“那位好人，请停一停。看来你走得太快了，那头骡子恐怕不一定受得了呢。”

“我不能停下来，大人。”那个人说，“我带的这些兵器明天还得用呢，所以我现在不能停下来，再见吧。不过，如果你想知道我为什么要运这些东西，我打算今晚就住在过了寺院之后的那个客店里。你要是顺路，就去找我，我可以给你讲些新鲜事。现在还是再见吧。”

说完，不等唐·吉诃德问他想讲什么新鲜事，他就急急地赶着骡子走了。唐·吉诃德觉得有些奇怪，而且他向来爱打听新鲜事，就吩咐立刻上路，也到那个客店，而不是去寺院光顾小伙子所说那个隐士了。

于是三个人上了马，直奔客店，到达客店时，天色已接近傍晚。路过寺院时，小伙子曾建议唐·吉诃德进去喝一杯。桑乔听到这个建议，立即掉转驴头向寺院奔去，唐·吉诃德和小伙子也跟了过去。可是命运好像跟桑乔过不去，隐士偏巧不在家，只碰到一个替隐士看家的人。三个人要向那个看家人买点葡萄酒，那人回答说主人没有酒，不过，若是要便宜的水，他十分乐意提供。

“若是因为口渴，”桑乔说，“路上就有井，我喝井水就可以解渴了。”

于是他们离开寺院，催骡向客店赶去，走了不远，就发现前面有一位青年，他走得并不快，所以很快就赶上了他。那青年肩

上扛着剑，剑上挑着一个包袱，估计里面是短裤或肥腿裤、短斗篷、衬衣之类的衣服。他身上穿着丝绒短外套，有的地方已经磨得发亮了，衬衣也露在外面，脚上穿的是丝袜和京城当时流行的方头鞋，年龄大约十八九岁，一张快活的脸，看样子挺机灵。他嘴里哼着小曲解闷，走到他们面前时，正好唱完一曲。小伙子记得歌词是这样唱的：

当兵皆因贫困，  
有钱决不入伍。

唐·吉诃德首先同青年搭话。唐·吉诃德问他：

“英俊的青年啊，看你轻装赶路，要去何方？如果你不介意，就请告诉我们吧。”

青年回答说：

“轻装赶路是因为天气热和贫困，我要去投军。”

“因为天气热还说得过去，”唐·吉诃德说，“怎么会因为贫困呢？”

“大人，”那个青年说，“我这个包袱倒是有几条丝绒裤和一件短外套。但是如果我在路上穿坏，进城时就没有像样的衣服了，我也没钱再买衣服。还有，也是为了图凉快，我才穿得这么少，等我赶到步兵连入伍时再把衣服都穿上。那儿有不少车马到码头去，据说码头在卡塔赫纳。我宁愿入伍为国效劳，也不愿意在京城里伺候穷光蛋。”

“您难道能得到什么赏赐吗？”小伙子问。

“若是我伺候一位西班牙大人物，或者什么贵人，我肯定能得到赏赐。”青年人说，“伺候贵人总会有好处，仆役里往往出少尉或上尉，或者弄到其他什么好差事。可是我运气不太好，总是伺候所谓的王位继承人或者收入少的人，洗一条衣领就会花掉他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们一半新俸。小听差若能挣大钱，那才是怪事呢。”

“你以你的生命发誓，告诉我，朋友，”唐·吉诃德问道，“你干了这么多年，难道连一套制服都没挣到吗？”

“倒是给了我两套，”青年人说，“不过，就像出家人还俗之前要交还法衣，取回自己的衣服一样，我们完成了在宫廷的服役后回家，制服也就收走了。制服当初只是为了装门面用的。”

“就像意大利人说的，真够奸的。”唐·吉诃德说，“不过，你已经离开了宫廷，壮志满怀，以后就该走运了。我一向认为，习武即使不能像从文那样有利可图，至少比从文更能赢得荣誉。尽管文人比武士建立了更多的功业，我仍然觉得武士与文人相比，有种说不出的感觉，我想那是一种辉煌的感觉，文人无法体会。我现在有句话要对你说，你要记在脑子里，这对你会很有益处，会减轻你的负担。这句话就是要摒弃对将来的忧虑，因为将来再不走运，至多不过是一死；如果死得其所，死是最崇高的事情。

“曾经有人问那位英勇的罗马皇帝凯撒，什么是最好的死亡方式。他回答说，最好是突如其来、意想不到的死去。这说得很对，因为这样可以免除人类心灵的痛苦。假如你在两军冲突中阵亡，或者被炮弹击中，或者被地雷炸飞，那又何妨呢？反正都是一死，一切在瞬间就结束了。按照泰伦提乌斯的说法，战死比逃生更能称得上勇士；越是服从指挥官，就越能获得优秀战士的美名。你记住，孩子，一个优秀战士身上散发出的应当是火药味，而不是香味。当你年事已高却仍然从事这项光荣使命时，即使你满身伤痕，断手瘸腿，你也会感到一种光荣而不会因为贫困而羞耻。况且，现在已就如何救济老弱病残士兵发布了命令。有的人嫌年老的黑奴不能干活，就借口‘解放他们’而把他们赶走，如果也用这种办法来对待老弱病残的士兵就不对了，这会使他们遭受饥饿，导致死亡。这件事我现在不想再谈了，你先上来，骑在我的马屁股上。咱们一同到客店去，再同我一起吃顿晚饭吧。明



天早晨你继续赶你的路，愿上帝让你实现心愿。”

那个青年没有骑唐·吉诃德的马屁股，不过，他同意与唐·吉诃德在客店共进晚餐。据说，桑乔当时心里想：

“上帝保佑我的主人吧！他刚才说了那么多，又说得那么好，可说起蒙特西诺斯洞窟的事情时，他怎么那么能胡说呢？说他见到了那么多根本不可能见到的东西呢？好吧，以后再看吧。”

傍晚时分，他们到达了客店。这回桑乔有些高兴，因为他的主人没有像以往那样把客店当成城堡，而是把它当成了真正的客店。他们一进客店，唐·吉诃德就向店主打听那个运送长矛和戟的人。店主说他正在马厩里安顿他的骡子呢。小伙子和桑乔也去安顿自己的驴，并且把最好的马槽和地方让给了罗西南多。

## 第七十七章

### 学驴叫的风波，木偶艺人及神机妙算的猴子

唐·吉诃德着急得就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急于了解运送武器的人在路上答应讲的那些奇事。他按照店主的指点，找到了那个人，请求那个人无论如何马上给他讲那些事情。那人答道：

“那些奇事得慢慢讲，不能站着说。我的好大人，请先让我给骡子喂点吃的，然后再给你讲吧。我说的那些事准会让你惊奇。”

“那就别耽误时间了，”唐·吉诃德说，“我来帮你吧。”

说着他就动起手来，筛大麦，刷马槽。那人看到他那副热心的样子，也就愿意讲给他听。送武器人在一条石凳上坐下来，唐·吉诃德也挨着他坐下。小伙子、青年人、桑乔和店主都凑过来听。那人讲道：

“你们大概知道，离这个客店大约四西里半的地方，有个市镇议员丢了一头驴。其实这是他家的一个女佣搞的鬼，说起来话就长了。议员千方百计地找驴，却总也没找到。十五天过去了，丢驴的议员在广场上碰到了当地的另一位议员。那位议员对他说：‘请客吧，伙计，你的驴找着了。’‘我请客，没问题，伙计，’这个议员说，‘不过你告诉我，我的驴在哪儿呢？’‘在山上，’那个发现驴的议员说，‘我今天早晨看见了。它身上驮鞍和轭具都没有，看着真可怜。我想把它牵回来交给你，可是它已经变野了，不愿意见人。我刚走到它身边，它就跑掉了，钻进了大山深处。你要是愿意的话，咱们俩可以去找，不过你得先让我回家，把我自己这头驴安顿好。我马上就回来。’‘你如果能帮忙，’丢驴的议员说，‘我一定重谢。’于是，两个议员一起爬上山，到

了那个地方找驴，可是找来找去没找到。他们又在附近仔细寻找，还是没找到。于是那个发现驴的议员想了一个好主意说：‘听我说，伙计，我现在想到一个办法，那头驴别说是藏在山里，就是藏在地底下，咱们也能找到它。我学驴叫学得特别好，如果你也能学驴叫，这事儿成了。’‘你说学驴叫，伙计？’丢驴的议员问，‘天啊，要说学驴叫，谁都不如我，就是跟驴比也不差呢。’‘那咱们就试试，’另一位说，‘我想这样，你从山的这一侧上去，我从另一侧上去，咱们围着山走一遍。每走一段，你就学一声驴叫，我也跟着学驴叫。那头驴只要是在山里，就肯定能听见咱们叫，也会叫起来，咱们就能找到它了。’丢驴的议员说：‘伙计，你的主意真不错，你真聪明。’

“于是两人分头行事。结果两人几乎是同时学驴叫，彼此都被对方的叫声欺骗了，以为是他们要找的驴出现了，便循声赶去。两人会合后，丢驴的议员说：‘伙计，难道刚才不是我的驴在叫么？’‘不，是我在叫。’另一个议员说。‘我告诉你吧，’丢驴的议员说，‘你叫的还真像驴，我这辈子也没听过谁学得这么像呢。’‘还是你当之无愧哟，我可不敢受用呀，伙计。我向上帝发誓，世界上学驴叫学得最像的人也只顶你一半。你声音高亢，声调持久，而且抑扬顿挫，有声有色，反正一句话，我比你差远啦。’‘由此看来，’丢驴的议员说，‘我可以引以自豪了，这说明我还有点本事，有一技之长。我以前就认为我学驴叫学得不错，可是没想到像你说的这么好。’‘我还要说，’那个议员说道，‘有些绝技已经在这个世界上失传了，那是因为人们不懂得怎样利用。’‘像咱们这种绝技，若不是现在为自己的事用着了，恐怕在别处也派不上用场。就冲这点，咱们得求上帝保佑这种绝技管点儿用。’

“说完两个人又兵分两路，重学起驴叫来，结果又是互相上当，重新会合在一起。最后，两人约定了暗号，连续叫两声便是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们自己的叫声，而不是驴的叫声。就这样，他们不时发出两声驴叫，走遍了一座大山，结果驴还是默默不出声。那头可怜而又倒霉的驴怎么会有声音呢，它已经在密林深处被狼吃掉了。后来，两个议员发现了驴的残骨。驴主人说：“我奇怪它怎么不回答呢。如果它没死，听见了咱们的声音肯定会叫，否则哪还是驴呢？不过，我听到学驴叫学得这样像，也不枉我找驴一场，尽管我找到的只是一头死驴。”“你也不差呀，伙计，”另一个议员说，“名师出高徒嘛！”说完两人便沙哑着嗓子垂头丧气地回到镇子，并且向他们的朋友、邻居和熟人讲述了找驴的经过，还互相吹捧对方学驴叫顶呱呱。结果这件事被所有的人知道了，并且传开了。结果倒好，邻近村镇的人一见到我们镇上的人就学驴叫，分明是嘲笑我们的议员学驴叫。

“年轻人也卷了进去，而且边叫边比划，乱成一团，各个村镇都是一片驴叫声，闹得我们镇上的人到哪儿都能被人一眼认出来，就像黑白一样分明。最后，这种嘲弄发展到了我们这些被嘲弄者成群结伙地去同那些人打架，打得不分胜负，谁都不甘示弱。大概明天或者哪一天我们这个驴叫镇的人又要同我们镇两西里的一个地方的人打架，那个地方的人尤其爱笑话我们。你们看，我买的这些长矛和戟就是为此做准备的。这就是我要对你们讲的奇闻。如果你们觉得这算不上什么奇闻，我也说不出什么了。”

送武器人刚讲完，客店门口来了一个人，他身上穿的袜子、肥腿裤和坎肩都是羊皮的。那人高声说道：

“店主大人，有房间吧？会占卦的猴子和《梅丽森德拉脱险记》的戏班子就要到了。”

“我的天哪，”店主说，“原来是佩德罗师傅！今儿晚上可有的热闹了。”

刚才忘了说明，这位佩德罗师傅的左眼和几乎半边脸都蒙着

用绿色塔夫绸制的膏药，看样子那半边脸好像出了点毛病。店主接着说道：

“欢迎欢迎，佩德罗师傅。猴子和道具在哪儿呢，我怎么没看到？”

“快到了，”佩德罗师傅说，“我先来一步，看有没有房间。”

“就是阿尔瓦公爵在这儿住着，也得把房间让给您呀！”店主说，“把猴子和道具运来吧。今晚店里有客人，他们要想看您的戏和猴儿表演就掏钱吧。”

“时机不错，”佩德罗师傅说，“我一定会便宜些，只要保住本就行了。我现在就去催促拉猴子和道具的车赶紧来。”

说完他转身走出了客店。

唐·吉诃德问店主那佩德罗师傅是什么人，带来的是什么猴子和道具。店主答道：

“他是著名的木偶剧艺人，在靠近阿拉贡的曼查一带演出《著名的唐盖费罗斯解放梅丽森德拉》，已经好多天了。这是一部在这一带多年来没见过的好看的节目，而且表演得很出色。他有一只猴子，非常聪明，别说跟猴子比，就是跟人比也算聪明。如果问它什么，它会认真听着，然后爬到主人的肩膀上，贴着主人的耳朵把答案告诉主人，然后佩德罗师傅再把答案告诉大家。它说的主要是过去的事情，对未来说得不多。虽然不是每次都回答得准确，但大部分都能说对。因此，我们觉得它神奇。猴子每回答一次问题，主人代它说完，就收费两个雷阿尔，所以大家认为这位佩德罗师傅很有钱。他是一个风流男子，用意大利语说，是个‘好伙伴’，过着世界上舒适有钱的日子，说话比六个人说得多，喝酒比十二个人喝得多，这些人全都靠他那张嘴、那只猴子和那个木偶剧团。”

这时佩德罗师傅回来了，还有一辆车，车上是道具和一只猴子。猴子个头不小，没有尾巴，屁股毛烘烘的，不过猴子的脸倒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还可爱。唐·吉诃德一看见猴子便问：

“请告诉我，会占卦的先生，我的命运如何？这是两个雷阿尔。”

唐·吉诃德让桑乔交给佩德罗师傅两个雷阿尔。佩德罗替猴子答道：

“大人，这个猴子不回答关于未来的问题，它只谈过去的事情，现在的事情也能凑合说一点儿。”

“岂有此理！”桑乔说，“我决不会花一分钱去让别人告诉我自己过去的事情，那些事儿，有谁能比我更清楚呢？花钱问别人自己知道的事情，那才是犯傻呢。不过，你既然知道现在的事情，这儿是两个雷阿尔，请告诉我，猴儿精大人，我老婆特雷莎·潘萨这会儿正在干什么，她怎样消磨时间？”

佩德罗师傅不去接那两个雷阿尔，只是说：

“我不能未劳先取酬。”

说着他用右手拍自己的左肩两下，于是猴子一跃跳到了他的肩上，把嘴凑到主人耳边，急速地搐动着牙齿，过了一会儿才跳回到地上。转瞬之间，佩德罗师傅已猛地跪到唐·吉诃德面前，抱住他的腿，说道：

“我抱着这两条腿，就仿佛抱着赤拉勒斯的两根支柱！骑士道的伟大振兴者呀！无论如何赞扬您都当之无愧的曼查的骑士唐·吉诃德呀，您是骑士的精英，软弱者的依靠，倒地者的保护人，所有不幸者的慰藉！”

唐·吉诃德不知所措，桑乔目瞪口呆，小伙子表情茫然，青年人莫名其妙，送武器人如坠雾中，店主更是不知如何是好。总之，所有的人都惊呆了。那木偶艺人继续说道：

“还有你，善良的桑乔！你是世界上最优秀骑士的最优秀侍从，你该知足了。你那位好老婆特雷莎现在很好，这会儿她正在梳理一磅亚麻。说得再具体一些，她身旁有个豁了口的酒坛子，

里面装着很多葡萄酒。她正边干边喝呢。”

“很好，”桑乔说，“她是个十分幸运的人，她不吃醋的时候，就是拿女巨人安丹多纳来换她，我也不干。据我主人说，那是个挺有用的巨人。我的特雷莎就是那种宁可亏待孩子也不委屈自己的人。”

“我告诉你们，”唐·吉诃德说，“一个人看书多见得多，也就是见多识广，要不是我这会儿亲眼所见，我怎么会相信世界上有会占卦的猴子呢！我就是这个猴子所说的曼查的唐·吉诃德，尽管它的颂扬我不敢当。不过，无论我到底怎么样，得感谢老天，使我成了个善良的人，总是善待所有人，没有亏待过任何人。”

“如果我有钱，”青年人说，“我一定问问猴子，我此次远行会遇到什么情况。”

这时，佩德罗师傅已从唐·吉诃德身边站起身来。他说道：

“我已经说过，这个畜生不回答有关未来事情的问题。如果它能回答，没钱也没关系。为了表示愿意为在场的唐·吉诃德大人效劳，我愿意奉献一切，我要去布置戏台了，好为客店里所有人免费助兴。”

店主一听，喜出望外，连忙去指点搭戏台的地方。戏台一会儿便搭好了。

唐·吉诃德对猴子占卦并不太满意，觉得无论是说过去还是道未来，让一个猴子来说总归不太体面。所以，在佩德罗师傅忙着搭戏台的时候，他同桑乔一起来到马厩的角落里对桑乔说：

“你听我说，桑乔，我考虑过了，这个猴子的本领很奇怪。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它的主人佩德罗师傅肯定和魔鬼订过契约。”

“如果是给魔鬼搭的台子，那肯定很脏。”桑乔说，“不过，佩德罗师傅给魔鬼搭台子，对他又有什么好处呢？”

“你没听懂我的意思，桑乔，我是说他同魔鬼之间肯定有某种配合。他通过猴子施展魔鬼的本领，以此谋生，等发财之后，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就把自己的灵魂交给魔鬼，而这正是魔鬼最欢喜的。这只猴子只能回答过去和现在的事情，魔鬼的智慧不是也很有限吗？对于未来的事情，它只能靠猜测，而且不是每次都能猜出来。只有上帝知道所有时候的事情；对于上帝来说，无所谓过去和未来，一切都是现在。

既然如此，那个猴子显然是在以魔鬼的口吻说话。现在西班牙非常流行一种占星术，无论是娘儿们还是小孩，或者修鞋的老头儿，都拿几张纸牌往地上一摊，靠他们的无知和谎言来欺骗人。我听说有一位夫人请教算命先生，她的小母狗如果怀胎下崽，能够生几只什么颜色的小狗。那位算命先生掐算了一番之后说，如果她的小母狗怀胎生崽，能一窝生出三只小狗，青色的、肉色的和杂色的，不过必须是在白天或夜间的十一点和十二点之间交配，而且必须是在星期一或星期六。结果两天之后，那母狗吃得太多撑死了。那个算命的也就同其他大多数算命先生一样，在当地被称为了‘一口清’。”

“不过，我倒是希望您让佩德罗师傅问问那只猴子，您在蒙特西诺斯洞里遇到的那些事情是不是真的。”桑乔说，“真对不起，我总觉得那不太象真事，至少是虚幻的东西。”

“那倒有可能，”唐·吉诃德说，“我就去问问吧；不过，我总还是有点儿顾虑。”

恰巧佩德罗师傅来找唐·吉诃德，说戏台已经准备就绪，请唐·吉诃德看戏去，那出戏值得一看。唐·吉诃德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佩德罗师傅，请他马上就问问他的猴子，蒙特西诺斯洞里那些事究竟是真还是假。唐·吉诃德自己觉得又真又假。佩德罗师傅一句话也没说，又把猴子带来了，当着唐·吉诃德的面问猴子：

“猴儿先生，这位骑士想知道，他在蒙特西诺斯洞里看到的事情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

他又像以往一样做了个手势，猴子跳到他的左肩上，那样子



仿佛同他耳语了一番，然后佩德罗师傅说道：

“猴子说，您在那个洞里看到或遇到的事情部分是假部分是真。您问的事情，它现在只知道这些。如果您还有什么情况想了解，得等到星期五再问，它都可以回答您。现在，它神力耗费太多，得到星期五才能恢复呢。”

“我不是说过了吧，我的大人？”桑乔说，“我从来都不信您说的洞里那些事，连一半都不信。”

“事实会说明一切，桑乔，”唐·吉诃德说，“时间可以揭示一切事物，即使是埋在地下的事物，也会水落石出。就说到这儿吧，现在咱们去看看好心的佩德罗师傅的戏吧，我想它肯定挺有趣。”

“怎么是有点儿呢？”佩德罗师傅说，“我的戏里趣味数以万计呢。我可以告诉您，唐·吉诃德大人，这是世界上最值得看的东西，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咱们赶紧走吧，否则就晚了。我还有很多事要做要说要表演呢。”

唐·吉诃德和桑乔跟着佩德罗师傅过去，来到那个露天戏台旁。戏台上到处都点满了蜡烛，一片辉煌又引人注目。他们一到，佩德罗师傅就钻进戏台里，他要在那儿操纵小木偶。戏台外面站着一个小伙计，佩德罗师傅让他讲解戏的内容。

客店里的所有人都来了，有的人还得站着。唐·吉诃德、桑乔、青年人和那个小伙子坐在最好的位置看戏。讲解员开始讲解。其所说所演请看下章。

## 第七十八章

### 木偶艺人以及其他有趣的事

全场一点儿声音都没有，所有人都全神贯注地看着台上，仔细听讲解员讲解。只听一阵铜鼓和喇叭响，接着是一阵炮声。随后，讲解的小伙子提高了嗓门：

“现在，在你们面前表演的是根据法国历史和西班牙的民谣编写的一个真实故事。其内容是唐盖费罗斯大人解救他的夫人梅丽森德拉的故事。梅丽森德拉被摩尔人关在西班牙一座叫做桑苏埃尼亚的城里，也就是现在的萨拉戈萨。你们看，唐盖费罗斯正在玩十五子棋，就像歌词唱的：

唐盖费罗斯正在玩十五子棋，  
救梅丽森德拉的事已被遗忘。

“那个头戴皇冠、手拿权杖的人就是梅丽森德拉的继父卡洛马尼奥皇帝。他见女婿游手好闲非常恼火，过来责备女婿。他的话非常严厉，似乎恨不得用权杖打女婿十几下，甚至有人说他真的动手打了，而且打得很重。他还说了唐盖费罗斯如果不设法救出他的妻子，就会名誉扫地等等诸如此类的话。他说：

我说得够多了，你看着办吧！

“你们看，皇帝不再开口，只剩下唐盖费罗斯独自生闷气。他离开了棋盘和棋子，让人给他马上拿盔甲来，又向他的兄弟罗尔丹借杜林达纳宝剑。罗尔丹不愿意借剑给他，却愿意陪同他去

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可是这位努力冲天的英雄不同意，说他单枪匹马就足以救出妻子，哪怕妻子被藏在地下最深处。就这样，他全身披挂上路了。现在，请诸位掉过头来看他那美丽的夫人。萨拉戈萨王宫，即现在叫阿尔哈费里亚王宫的一座燎望塔。燎望塔上那位穿着摩尔人服装的夫人就是举世无双的梅丽森德拉。她常常遥望通向法国的道路，想念着巴黎和她的丈夫，聊以自慰。一个摩尔人把手指放在嘴唇上，轻手轻脚地走到了梅丽森德拉背后？你们看，他在梅丽森德拉的嘴唇上吻了一下，而梅丽森德拉马上用自己的白衣袖擦嘴，伤心不已，难过得直揪自己秀丽的头发，仿佛是她头发的罪过。你们看，走廊里那个表情严肃的摩尔人就是桑苏埃尼亚的马尔西利奥皇帝。皇帝看见了那个摩尔人的放肆行为，尽管那个摩尔人是他的亲戚，又是他的心腹，他还是下令把那个摩尔人抓起来，抽二百鞭，并且带到城里去游街示众：

叫喊者在前，  
押解者在后。

他们看，那个摩尔人马上就要受到处罚了，尽管他并没有干什么。”

那个孩子接着讲解说：“这个骑着马、身披加斯科尼斗篷的人就是唐盖费罗斯。他的妻子现在也在这里，她对那个胆大妄为的摩尔色鬼的愤恨已经解除，心情平静多了。她在塔楼的燎望台上同自己的丈夫说话。不过，她并没有认出自己的丈夫来，还以为那是某位过路人呢。她说的话。民谣里是这样传的：

勇士，如果你到法国去，  
请去找唐盖费罗斯。

她的其他话我就不说了，啰啰嗦嗦使人烦。现在只说唐盖费罗斯拿掉了斗篷，再看梅丽森德拉那高兴的样子，就可以知道她已经认出了自己的丈夫。我们可以看到她从瞭望台上下来，打算骑到丈夫的马屁股上。可是真不巧，她裙子的一角被瞭望台的铁栏杆挂住了，结果被悬空吊在了瞭望台上。

“你们再看，仁慈的老天总是在关键时刻伸手相助。唐盖费罗斯奔驰而至，他不管梅丽森德拉贵重的裙子是否会被挂破，抓住她，硬把她拽了下来，然后一扭身把她放到了马屁股上，让她像男人那样骑在马上，等她坐稳又叫她从背后搂住自己的胸，以免掉下去，因为梅丽森德拉夫人不习惯以这种方式骑马。你们看，骏马嘶鸣，为驮着勇敢的男主人和美丽的女主人而兴奋。你们看，他们两个人转身出了城，兴奋不已地踏上了通往巴黎的路途。祝你们一路平安，你们这一对天下无比的真正有情人！祝你们安然无恙地回到祖国，一路顺风，畅通无阻！你们的朋友和亲戚正注视着你们，祝你们一生平安！”

此时，佩德罗师傅又提高了嗓门说道：

“说得痛快点儿，孩子，别支支吾吾的，矫揉造作可不好。”

讲解员没有答话，只是继续说道：

“总有些游手好闲的人到处惹事，他们看见梅丽森德拉从瞭望台上下来，上了唐盖费罗斯的马，就去向皇帝报告。皇帝立即下令追赶，你们看，他们的动作有多快。全城响遍了钟声，所有寺院和钟都敲响了。”

“这就错了，”唐·吉诃德说，“在敲钟这个问题上，佩德罗师傅是大错特错了。摩尔人从来不敲钟，只敲铜鼓，还吹一种酷似笛号的六孔竖笛。要说在桑苏埃尼亚敲钟，那简直是胡扯。”

佩德罗师傅闻言停止了表演，说道：

“您不要尽挑小毛病，唐·吉诃德大人，什么事也不能太较

真。现在上演的上千部滑稽戏，难道不都是一派胡言吗？虽然是一派胡言，可还是得演，不仅得到了掌声，而且得到了钱，得到了一切。只要能塞满我的钱包，孩子，即使戏里的错误再多，你也接着往下说！”

“这才是实话，”唐·吉诃德说。

那孩子又说道：

“你们看，无数骑兵出城追这对有情人啊！无数只小喇叭吹响了，无数只竖笛吹响了，无数只铜鼓敲响了。我真怕他们被抓住。如果他们被抓住，就要被拴在那匹马的尾巴上拖回来，那场面可就惨了。”

唐·吉诃德看到这么多摩尔人追赶那一对情人，又听到这样惊天动地的声音，觉得他应该大力帮助。于是他站起来，大声说道：

“只要我还在，我绝不允许在我面前对著名的骑士，勇敢而又多情的唐盖费罗斯进行污辱！站住，你这无耻的混蛋！不许再追，否则我就要动手了！”

说做就做，唐·吉诃德拔出剑，一跃跳到戏台旁，雨点般地急速砍向那些木偶摩尔人，结果有的被打倒了，有的被砍掉了脑袋，有的缺胳膊断腿，有的成了碎片。混乱之中，有一剑猛劈下来，若不是佩德罗师傅躲闪及时，他的脑袋肯定像切面团一样被砍掉了。佩德罗师傅喊道：

“快住手，唐·吉诃德大人，您看看，这些都不是真人，只是小泥人呀！我真是自作自受！把我的东西全毁了，我的家产全完了。”

不过，唐·吉诃德并没有因此就住手。他双手持剑。连连砍杀，挥剑如雨，不一会儿工夫，戏台就塌了，所有的道具和木偶都碎了。马尔西利奥国王受了重伤，卡洛马尼奥皇帝的脑袋和皇冠分了家。观众大乱，猴子也逃跑了，小伙子吓坏了，那个青年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也非常害怕，连桑乔都惊恐不已，事过之后他发誓说，他从没见过主人如此狂怒。把戏台全部砸坏之后，唐·吉诃德才安静些了。他说道：

“我想让所有那些不相信或者不愿意相信的人都来看看，游侠骑士对于世界是多么有益。假如没有我，善良的唐盖费罗斯和美丽的梅丽森德拉会怎么样呢？他们肯定会被那些坏蛋追上。一句话，游侠骑士道应当比世上任何东西都更永久地存在下去！”

“让骑士道永久地存在下去！”佩德罗师傅这时有气无力地说道，“还不如让我去死吧！我真是倒霉透了，就像唐罗德里戈国王说的：

昨日我是西班牙的主人  
今天我却不能说  
我有半文钱。

半小时前，或者连半小时的一半时间都不到，我还拥有国王和皇帝，马厩里有许多马，箱子和口袋里有许多华丽的衣服。可现在，只剩下一堆破烂，我成了个穷光蛋。特别是我的猴子也没有了，要想找回来，得费不少劲呢。都怪这位不分青红皂白的骑士大人。据说他除强扶弱，做了许多好事，怎么偏偏对我就不那么客气呢！求高高在上的老天行行好吧，这位哭丧着脸的骑士这回可把我弄得哭丧着脸了。”

桑乔听了佩德罗师傅的话很同情他，说道：

“别伤心，佩德罗师傅，你也别叹气，我听了心里难受。我可以告诉你，我的主人唐·吉诃德是个虔诚的教徒，十足的基督教徒。当他知道自己做错了时，就会向你赔礼道歉，赔偿你的损失，而且会赔很多。”

“如果你的主人能够赔偿我一部分，我就知足了，那么他也

可以心安理得。要是谁损坏了别人的东西又不赔偿，他的灵魂就升不了天。”

“是这样。”唐·吉诃德说，“不过，我到现在仍不明白，我和您之间会有什么关系，佩德罗师傅。”

“怎么没关系？”佩德罗师傅说，“这满地的碎片，是谁把它打碎的，弄得遍地都是？难道不是您的不可战胜的有力臂膀吗？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是您的吗？难道不是我的吗？我靠什么过日子，难道不是靠这些东西吗？”

“我明白了，”唐·吉诃德说，“同前几次的情况一样，那些坏心眼的魔法师先是让这些人物按照他们的本来面目在我面前出现，然后又改变了它们的模样。我实话对你们说，我刚才看到的都是千真万确的，梅丽森德拉就是梅丽森德拉，唐盖费罗斯就是唐盖费罗斯，马尔西利奥就是马尔西利奥，卡洛马尼奥就是卡洛马尼奥，所以我才真发起怒来，我要履行我游侠骑士的义务，帮助那两个被追赶的人，出于这一番好意，我才有刚才那些举动。如果好心办坏事，那并非我的过错，而是那些跟我过不去的坏人的过错。不过，既然我有错。虽然并非有意为之，我还是愿意主动受罚。佩德罗师傅，您看看这些被打坏的木偶一共需要赔多少钱，我一定用西班牙现行金币赔偿你。”

佩德罗师傅对唐·吉诃德鞠了一躬，说道：

“我没想到，曼查英勇的唐·吉诃德，穷苦弱者的真正恩人和保护人，竟如此仁爱。至于这些被打碎的木偶到底值多少钱，就请店主人和桑乔大哥做你我之间的公断人吧。”

店主桑乔同意做公断人。于是，佩德罗师傅从地上拾起没有脑袋的萨拉戈萨国王马尔西利奥，说道：

“很明显，这个国王无法修复如初了。除非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否则我认为他已经死了，所以，怎么也得赔我四个半雷阿尔。”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可以。”唐·吉诃德说。

“这个已经被从上到下劈开了，”佩德罗师傅又拿起被劈开的卡洛马尼奥皇帝说，“所以，要四个雷阿尔加一个夸尔蒂约并不算多。”

“也不少。”桑乔说。

“不算多，”店主说，“干脆凑个整数，就算五个雷阿尔吧。”

唐·吉诃德说：“那就给五个雷阿尔加一个夸尔蒂约吧。我不在乎这一个夸尔蒂约。快点儿吧，佩德罗师傅，该吃晚饭了，我已经有点饿了。”

这个没有鼻子又少了一只眼的木偶是美女梅丽森德拉。我也不多要，就要两个雷阿尔加十二个马拉维迪。”

“这真是倒霉啊，”唐·吉诃德说，“梅丽森德拉和她丈夫如果一路顺风，现在至少已进入法国享清福了。我觉得他们的马不是在跑，简直是在飞。所以你也别诈我，拿别的木偶来冒充没有鼻子的梅丽森德拉。上帝会保佑各方，佩德罗师傅，咱们还是都踏踏实实地过好自己的日子吧。您再接着说。”

佩德罗师傅见唐·吉诃德犯糊涂了，就像刚才那样，生怕他又赖帐，就说道：

“这个大概不是梅丽森德拉，而是她的侍女。那么，您赔我六十个马拉维迪，我就知足了。”

就这样，两人又一一讨论了其他被损木偶的价钱，再由两个公断人裁决，让双方都满意。赔款总数为四十雷阿尔零三个夸尔蒂约。桑乔付了钱。佩德罗师傅又要了两个雷阿尔作为找猴子的辛苦费。

“给他两个雷阿尔，桑乔，”唐·吉诃德说。“不过不是找猴子，而是找消息。如果谁现在能够确切地告诉我，梅丽森德拉夫人和唐盖费罗斯大人已经回到了法国，并且已经与家人团聚，我就给他二百个雷阿尔作为奖励。”



“谁也没有我的猴子说得更准确，”佩德罗师傅说，“可即使是魔鬼这会儿也找不到它。不过我觉得，无论是由于感情还是由于饥饿，它今天晚上都会乖乖地回来，至于结果如何，只能明天见分晓了。”

戏台风波终于平息，大家一起客客气气地吃晚饭，唐·吉诃德也特别大方，支付了晚餐的全部费用。

运送长矛和戟的人天亮之前就走了。天亮以后，小伙子和那个青年人也来向唐·吉诃德告别。一个要回到家乡去，一个要继续赶路。唐·吉诃德给了继续赶路的青年人十二个雷阿尔作为资助，佩德罗师傅已经很了解唐·吉诃德，不愿意再招惹什么是非，所以在凌晨太阳出来之前便收拾好那些被打坏的小木人，带着自己的猴子，去寻找自己的运气了。店主不了解唐·吉诃德，所以对唐·吉诃德的疯癫和慷慨感到十分惊奇。桑乔按照主人的吩咐大方地会了店钱。八点左右，唐·吉诃德和桑乔离开客店上了路。

## 第七十九章

### 佩德罗师傅与猴子的来历，唐·吉诃德调解 驴叫纠纷，不料事与愿违，自找苦吃

我们还记得唐·吉诃德在莫雷纳山释放的那批苦役犯里有个叫希内斯·德帕萨蒙特的，后来就是他偷了桑乔的驴。这个希内斯自知罪孽深重，为了逃避法律的惩罚，决定逃到阿拉贡境内，蒙上左眼，靠演木偶戏过日子。演木偶戏这类事可是他的拿手本领。

后来，他买了那只猴子，训练它一看到自己的信号就跳到自己肩上，在耳边嘀嘀咕咕，或者作出嘀嘀咕咕的样子。后来他带着他的戏班子和猴子去某地演出之前，总是先在附近尽可能了解有哪些人，哪些事情，牢牢记在脑子里。到了那个地方之后，他首先演木偶戏。木偶戏演的都是大家熟悉有趣剧目。演完木偶戏后，他就开始显示猴子的本领，向当地人说猴子可以算出过去和现在的事情，只是不能预测未来。每回答一个问题收两个雷阿尔。他甚至还到他知道曾出过什么事的家庭去，如果人家不愿意花钱占卦，他也照样向猴子发出信号，然后说猴子告诉他什么事情，结果当然很准。这样他赢得了大家的信任，人们都很崇拜他，他这个人很机灵，往往能把问题回答得恰如其分。由于从来没人追问过他的猴子是如何占卦的，所以他到处招摇撞骗赚了不少钱。那次，他一进客店就认出了唐·吉诃德和桑乔。他很了解他们两人的情况，因此占起卦来很容易让唐·吉诃德、桑乔和客店里所有人感到惊奇。不过，也很惊险唐·吉诃德挥剑斩掉了马尔西利奥国王的脑袋，并且扫荡了他的骑兵团。如果当时唐·吉诃德的手再低一点儿，希内斯付出的代价可就大了。这就是有

关佩德罗师傅及其猴子的情况。

再说曼查的唐·吉诃德离开客店之后，决定先到埃布罗河沿岸地带，然后再进入萨拉戈萨城。在进行擂台比武之前，他还有时间四处周游。他怀着这个目的赶路，走了两天，没遇到什么大事情。第三天，唐·吉诃德登上一个山区，忽然听到一阵鼓号声和火枪的枪声。

起初唐·吉诃德还以为是有军队从那儿经过。为了看得更清楚些，他催马往山顶赶去，到了山顶才发现是两百多人，带着各种武器、长矛呀、弩呀、戟呀、扎枪呀，还有一些火枪和护胸盾牌。唐·吉诃德沿着山坡往下走，已经接近了那群人，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的旗帜，特别是能看清其中一面白缎尖角旗上画着一头小驴。那头驴画得十分生动，它昂着头，张着嘴，舌头伸出，就仿佛在嘶叫。它的周围用大字写着两行字：

两位大市长  
驴叫没白学

唐·吉诃德根据这面旗子断定准是那个驴叫镇的人。于是他告诉桑乔那旗子上写的是什麼，还说，告诉他们这件事的人一定是弄错了，因为原来说学驴叫的是两位议员，可是按照旗子上写的，学驴叫的却是两位市长。桑乔答道：

“大人，这倒无关紧要，说不定当时学驴叫的两位议员后来成了市长呢。如果是这样，两种都对。况且，不管是市长还是议员学，只要他们学过驴叫就行了。无论是市长还是议员，都可以学驴叫。”

最后，唐·吉诃德和桑乔明白了，原来是受羞辱的那个镇子的人出来同羞辱他们的那个镇子的人打架。那个镇子的人闹得实在太过分，他们已经无法再忍受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唐·吉诃德向那些人走去。桑乔见了不无担心，他向来不愿意让唐·吉诃德瞎掺和。那群人以为唐·吉诃德是跟他们一伙的，就放他进了队伍。唐·吉诃德掀起护眼罩，风度翩翩地来到驴旗下。那伙人当中的几个领头人都围过来看他，感到十分惊奇。唐·吉诃德见大家都好奇地盯着他，没有一个人说话，就趁别人还没开口，提高嗓门说道：

“各位大人好，我想对诸位说几句话。我恳求你们让我把话讲完。如果有什么地方冒犯了你们，只要你们稍微有所表示，我就会往我的嘴上贴个封条，把舌头缩回去。”

大家都说有话请讲，愿意洗耳恭听。这样，唐·吉诃德才继续说道：

“诸位大人，我是个游侠骑士。游侠骑士是个习武行当，他的职责是扶弱济贫。我前几天听说了你们的遭遇，也知道了你们打架的原因。关于你们的事情，我已经想好了。按照决斗的规则，如果你们认为自己受了侮辱，那就错了。因为一个人不能侮辱全镇的人，除非他不知道是谁背叛了自己，才迁怒于对方所有的人。要说这种例子，只有唐迭戈·奥多涅斯·德拉腊。他不知道只是贝利多·多尔福斯背叛并杀害了国王，所以才侮辱整个萨莫拉的居民，于是全城人都要报仇，都起来反击。当然，唐迭戈大人做得确实太不象话，他所做的已经大大超出了他的范围。他没有理由侮辱死者，侮辱水，侮辱面包，侮辱那些即将出生的人和其他一些毫不相干的东西。可是愤怒一旦爆发，便难以遏制。但即使这样，个人也不该侮辱整个王国、省、城市、村镇和全体人民。对于这种侮辱，显然也没有必要去报仇，因为这并不是侮辱。那些年轻人和粗人总爱起外号，如果‘母钟镇’的人总是去和如此称呼他们的人厮杀，还有‘管家男’‘茄子秧’、‘小鲸鱼’、‘大肥皂’等地的人也都要去拼命，那可不得了了！如果这些人为了——一点儿小事就去争斗，打来打去的，那还得了！不行！连

上帝也不答应！明智的男人和治理有方的国家只有在四种情况下才会开战，不惜牺牲个人的生命和财产。这四种情况就是：第一，保卫自己的信仰；第二，保护自己的生命，这是理所当然的。第三，保护自己的名誉、家庭和财产；第四，在正义战争中为国王效劳。如果可以再加个第五条，或者说附加一条，那就是保卫祖国。除了这五条至关重要的原因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正当合理的情况，也可以拿起武器。可是为一些细枝末节，为一些与其说是侮辱还不如说是开玩笑的小事大动干戈，就显得有些欠考虑了。神圣法则要我们友好对待我们的敌人，热爱讨厌我们的人。这点虽然有点儿强人所难，但这是人所必须遵守的。耶稣基督是上帝，也是实实在在的人。他从不说谎，永远都不说谎。作为我们的创世者，他说：‘我的轭是软的，我的担子是轻的。’他并没有要求我们做任何办不到的事。所以诸位大人，你们有义务遵照人类的神圣法则平静下来。”

“我的主人简直是神学家，”桑乔这时说，“如果不是那真是活见鬼啦。就算他不是，也同神学家没什么区别。”

唐·吉诃德停下来喘口气。他见大家仍然盯着他不说话，就想继续说下去，似乎并没有察觉桑乔的尖刻言辞。桑乔见唐·吉诃德停住了，立刻把话头接过来，说道：

“我的主人曼查的唐·吉诃德，曾经叫‘哭丧着脸的’骑士，现在叫‘狮子骑士’，是一位智慧的贵族，精通拉丁文和卡斯蒂利亚语；他劝告人是一把好手；对于各种决斗规则，他了如指掌。所以他说什么，你们听就行了，错了算我的。而且，他刚才说了，没有必要仅仅因为别人学驴叫就发火，我对此也同意。我年轻的时候，想怎么学就怎么学，没有人管我们，而且我学得特别像。只要我一叫，全村所有的驴都跟着叫。不过尽管如此，我还是我爹妈的儿子。我爹妈都是很正派的人哩！我这点本领受到我们村几个人的嫉妒，不过我满不在乎。我说的都是真话，不信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们等等，听我叫一下。这种本领就跟游泳一样，一旦学会了，一辈子忘不了。”

说完桑乔就用手捏着鼻子，开始学起驴叫来。他的叫声非常响亮，整座山谷都回荡不已。桑乔身旁的一个人以为桑乔是在嘲笑他们，便举起手里的棍子朝桑乔打去，打得桑乔支持不住，倒在地上。

唐·吉诃德见桑乔遭打，他提起长矛向打桑乔的那个人冲去，可是两人之间隔着许多人，根本够不着。相反，他见石头像雨点似的打来，还有许许多多弩和火枪对着他，只好掉转罗西南多，拼命地逃跑，一边跑还一边祈求上帝保佑他脱离危险，唯恐一颗子弹从背后打进，再从前胸穿出来。此外，他还得不时地喘息一下，以便看看自己是否还有气。不过，那些人见唐·吉诃德已经逃跑，也就不再扔石头了。他们把桑乔抬到驴上，让他骑着驴随主人而去，当时桑乔刚刚醒过来，还不足驾驭自己的驴。好在那头驴跟着罗西南多，寸步不离。唐·吉诃德跑出一段路，回头见没有人追赶便停下来等桑乔。

那伙人一直在原地耐心地等到天黑，对手没有前来应战，便兴高采烈地回自己的镇子了。如果他们知道古希腊人的习惯，肯定会在那个地方建立一座胜利纪念碑。

## 第八十章

作者贝嫩赫利说，细读本章自有体会

敌人诡计暴露，英雄不妨逃跑，伺机东山再起才算得上聪明人。唐·吉诃德实践了这个真理。他激起了当地人的怒火，惹得那群愤怒的人对他群起攻之，他就溜烟逃走，扔下了桑乔，置桑乔于危险而不顾，逃到了一个他认为安全的地方才停下来。桑乔横卧驴背在后面跟随。等到追上主人时，他已经清醒过来。桑乔从驴背上滚下来，落到罗西南多脚下，浑身伤痛，狼狈不堪。唐·吉诃德下马检察桑乔的伤口。他见桑乔从头到脚完好无损，不禁勃然大怒，说道：

“你偏偏在那个倒霉的时候学驴叫，桑乔！你为什么偏偏在秃子面前说灯泡亮？你学驴叫，除了招打，还能招来什么？你得感谢上帝，桑乔，他们只打了你一棍子，没用刀子在你脸上划个十字。”

“我现在不想开说话，”桑乔说，“我觉得一说话就透不过气来。咱们骑上牲口走吧。我以后再也不学驴叫了，不过有句话我还得说：有些游侠骑士只顾自己逃，把忠实的仆人甩给敌人，任凭敌人折磨。”

“不是逃跑，是撤退。”唐·吉诃德说，“你该知道，桑乔，勇敢而不谨慎，就是鲁莽，而鲁莽者就算成功靠的也是运气，而不是靠勇气。所以我是撤退了，但不是逃跑。在这方面，我是模仿许多勇士的做法，准备另觅时机东山再起。”

桑乔在唐·吉诃德的帮助下上了驴，唐·吉诃德自己也骑上了马。他们慢慢走着，不知不觉走进了一片杨树林。桑乔不时痛苦地叫唤两声。唐·吉诃德问他怎么这么难受，桑乔回答说，他从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尾骨到脖子根都疼，疼得快没知觉了。

“因为他们用来打你的那根棍子很长，”唐·吉诃德说，“打到了你的整条脊骨，所以你的脊背疼。如果打到身上的面积更大，你会疼得更厉害。”

“我的天啊，”桑乔说，“您可帮我解释清楚原因了，而且讲得这么精辟！真是的，我就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疼，还得您告诉我那是棍子打的！如果是我的脚踝疼，我或许还可以琢磨一下为什么会疼；可我是被打痛的，这原因还用说吗？我的主人啊，我相信，别人靠不住。现在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跟着您是别想指望得到什么了。这次您让我在那儿挨打，以后，您还会让我上百次在被人用被单扔，或者受捉弄。现在他们往我背上打，以后就会往我眼睛上打。我真是个笨蛋，否则我现在会过得舒服得多。以后除非是有好处的事，我什么也不再干了。我如果回家去照应我的老婆和孩子，靠上帝恩典，我再说一遍，我现在会过得舒服得多，也用不着跟着您在这样的鬼地方奔波，喝不好也吃不好。要说睡觉呢，侍从老弟呀，你就量七尺地吧，如果愿意，还可以再量七尺，随你的便，你愿意占多大地方就占多大地方。过去所有游侠骑士都是傻瓜！谁第一个当游侠骑士，还有，谁第一个愿意给那些傻瓜骑士当侍从，我咒他被烧死，被烧成灰！至于现在的游侠骑士，我就不说什么了。对现在这些游侠骑士，我得尊重，因为您就是其中的一个嘛，还因为我知道，在说话和考虑问题方面，您比魔鬼稍微强点儿。”

“我现在可以和你好好打个赌，桑乔”唐·吉诃德说，“你这会儿尽管说，这样你身上就不疼了。说吧，我的宝贝，你的脑子里怎么想的，都说出来。只要你不疼了，你胡说八道半天，我不生你的气，反而高兴。既然你那么愿意回家去找老婆孩子，如果我阻拦你，上帝也不容。我的钱就在你手里，你看看咱们第三次出来已经多长时间了，你每月该拿多少钱，你就自己拿吧。”



“您跟参孙·卡拉斯科不是很熟吗，我在为参孙·卡拉斯科他新爸爸托梅·卡拉斯科干活的时候，”桑乔说，“每月除了吃饭外，还挣两个杜卡多。至于在您这儿这应该挣多少钱，我就知道了，我只知道当您的侍从要比干农活辛苦多了。我们干农活，不管白天怎么累，怎么不好，至少可以围着锅吃饭，在床上睡觉。可是自从跟了您之后，我就没有在床上睡过觉。除了咱们在迭戈·德米兰达家舒服了几天，在卡马乔的聚餐会上从锅里捞了点油水，还有，在巴西利奥家连吃带喝又睡了几天外，其余我都是睡在坚硬的土地上，忍受着各种坏天气，靠奶酪和面包块充饥，再喝点儿野地路边的溪水或者泉水。”

“你说得不错，桑乔。”唐·吉诃德说，“那么你说，我该比托梅·卡拉斯科再加多少钱呢？”

“我觉得如果您每月给我再加两个雷阿尔，”桑乔说，“我就满意，这可以算是我的工钱，可是，若按照您答应给我一个小岛的话，您应该给我再加六个雷阿尔还差不多，这样每月加起来就是三十个雷阿尔。”

“很好，”唐·吉诃德说，“工钱就照你说的算。咱们离开村子已经二十五天了，你就按照这个数算吧，桑乔，看看我应该给你多少钱，然后就照我刚才说的，你自己拿吧。”

“我的天哪！”桑乔说，“您怎么算的帐？您答应给我岛屿的那份钱，应该从您答应给我岛屿之日起一直算到现在。”

“那么我答应你多长时间了，桑乔？”唐·吉诃德问。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桑乔回答说，“大概有二十年，再加三天左右。”

唐·吉诃德拍了一下脑门，大笑起来，然后说道：

“从我在莫雷纳山那段日子到现在才将近两个月，桑乔，你怎么说已经二十年了呢？现在我告诉你，你是想用把我放在你手里的那些钱都拿走。如果真是这样，只要你愿意，你就拿走吧，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但愿它能对你有用。只要能甩开如此没良心的侍从，我就是一文不名也高兴。告诉我，你这个游侠骑士侍从的叛逆，你在哪儿见过或者读过，哪个游侠骑士的侍从敢在他的主人面前说‘您每月应该付我多少多少工钱’？你说，你说，你这个无赖、混蛋、妖怪！你就是一个十足的无赖、混蛋、妖怪！如果你能在那千千万万的骑士小说里找出哪个侍从说过，或者哪怕想过你刚才说的那些话，我就去死，或者把我算成是傻瓜。调转你的驴，回家去吧。从现在起，你不要再跟我往前走一步了，我的好心算让狗给吃了！我的诺言也算白说了！你这个人真是猪狗不如！我正要抬举你，让你老婆喊你‘大人’，你却要告辞了？我正打定主意要让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岛屿的总督，你却要走了？这真应了你常说的一句话，‘蜜不是喂驴的’。你是驴，你就是驴，你到死也是头驴。依我看，你到死也不会知道你是个畜生。”

桑乔愣愣地盯着唐·吉诃德，听着主人骂自己，心里很难过，他眼里噙着泪花，声音颤抖地说道：

“我的主人，我承认除了差一条尾巴外，我就是一头驴。如果您愿意给我安上一条尾巴，我很愿意戴上它，这一辈子每天都像驴一样侍奉您。请您原谅我脑袋发晕。您也知道，我懂得很少。如果我说多了，那也是糊涂而决非恶意，况且，‘知错就改，上帝所爱’嘛。”

“你要是说话不带点俏皮话才怪呢，桑乔。那好，只要你改了，从今以后不再成天打小算盘，而是心胸宽广，振作精神，等待我实现诺言，我就原谅你。我许的诺言尽管还没有实现，但以后将会实现。”

桑乔强打起精神，说他一定照办。

两人说着话进入了那片杨树林。唐·吉诃德躺在一棵榆树下，桑乔躺在一棵山毛榉树下。桑乔这一夜过得很难受，躺下以后，棍子打的地方更疼了。唐·吉诃德则整夜不断地思念心上人。尽

管如此，两人最后都还是睡着了。第二天天亮以后，两人又继续赶路，向著名的埃布罗河岸边走去。下一章将记述他们在那里遇到的事情。

## 第八十一章

### 乘魔法船的险遇

且说唐·吉诃德和桑乔走出杨树林，来到了埃布罗河边。一看看到河，唐·吉诃德不禁心旷神怡。岸边景色秀丽，河流平缓，河水清清，如水晶一般源源不断，勾起了唐·吉诃德的无限思念，特别是他在蒙特西诺斯洞里遇到的情景。虽然佩德罗师傅的猴子说过，那些事不过是半真半假，可唐·吉诃德还是宁愿相信那些事全都是真的。而桑乔却相反，他觉得那些事全是假的。

他们再往前走，眼前出现了一只小船。船拴在岸边的一棵树上，船上既没有桨，也没有渔具。唐·吉诃德向四周看了看，一个人也没有。他没说什么，翻身下了马，让桑乔也下了驴，把马和驴都拴在旁边的一棵杨树或者柳树上。桑乔问唐·吉诃德为什么要这样，唐·吉诃德说：

“你应该知道，桑乔，这条船肯定是在召唤我上去，乘着它去援救某个骑士或者其他有难而又急需帮助的贵人。这是骑士小说里常出现的事情。某位骑士遇到了麻烦事，仅靠自己的力量无法战胜，就必须求另外一位骑士帮助。虽然两个骑士相隔两三百里，或许更远，魔法师常常借助一块云，或者放上一条小船，让那个骑士上了小船，转眼之间，就从空中，或者海上，把骑士送到了需要他的地方。所以我说，桑乔，这条小船肯定也是起这个作用的，这点可以确信无疑。不过在上船之前，你要先把马和驴拴在一起。我必须按照上帝的指引上船去，谁阻拦我也没用。”

“如果是这样，”桑乔说，“您大概又要弄出点儿乱七八糟的东西了。不过我只好低头服从了，就像俗话说的，‘照主人的吩咐办，才能吃饱饭’。尽管如此，我还是于心不忍，想告诉您，

我觉得这条船并不是遭受魔法的人的船，而是一条渔船。这条河里有世界上最好的鲑鱼。”

桑乔边说边把驴和马拴在一起，扔下两头牲口不管，让它们听天由命，桑乔心疼得很。唐·吉诃德让桑乔不用担心，说那个要把他们送到千里迢迢之外的人会喂好这些牲口的。

“我不懂‘千里条条’是什么意思，”桑乔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词。”

“‘千里迢迢’就是很远的意思，”唐·吉诃德说，“你不懂，这不新鲜，你又没学过拉丁文，而且不像某些人那样，自以为什么都懂，其实一无所知。”

“牲口已经拴好了，”桑乔说，“现在该干什么呢？”

“该干什么？”唐·吉诃德说，“画个十字起锚啊。我是说，上船去，砍断缆绳。”

唐·吉诃德说着一跃就跳上了小船，桑乔也跟着跳了上去，并且砍断了缆绳，小船慢慢离开了河岸。小船离河岸将近两西里远的时候，桑乔开始哆嗦，唯恐船会沉到河里去。不过，最让他难过的还是听见他的驴在叫，看见罗西南多正在拼命企图挣脱缰绳。于是，他对唐·吉诃德说：

“驴离开了咱们，难过得直叫唤，罗西南多也想跳出来，以便跟随咱们。最尊贵的朋友们，你们安静下来吧。疯癫使我们分开了，但愿随之而来的苏醒还会让我们相聚！”

说到这儿，桑乔竟痛心地哭起来。唐·吉诃德又气又恼地说道：

“你怕什么，胆小鬼？你哭什么，软骨头？谁打你了还是追你了，你这个老鼠胆！难道你还缺什么吗？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难道让你赤脚爬里弗山了？难道你不是像一位大公爵似的乘坐小船风平浪静地穿过这段迷人的河流，马上就要到达辽阔的大海了吗？咱们至少已经走出七八百里了。如果咱们这儿有仪器，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可以量量北极的角度。那么我就可以准确地告诉你，咱们已经走出多远。虽然我懂得不多，我也可以说，咱们现在已经穿过或者很快就要穿过将南北极等距离平分的赤道线了。”

“等咱们到达您说的那条赤道时，”桑乔问，“咱们就走出多远？”

“已经很远了，”唐·吉诃德说，“因为据已知最伟大的宇宙学家托勒密的计算，地球连水带陆地共有三百六十度。只要咱们到了我说的那条线，咱们就已经走了一半。”

“上帝保佑，”桑乔说，“您说了一位多么高级的人物呀！什么指甲和蒜，还加上什么蜜之类的，我真搞不清楚。”

唐·吉诃德听到桑乔全都搞错了，忍不住大笑。他对桑乔说道：

“你大概听说过，桑乔，原来人们，要想知道自己是否已经过了我刚才对你说的那条赤道线，其中一个方法就是看船上所有人身上的虱子是否都死光了。船只要一过赤道线，你就是拿金子换，全船也找不出一个活虱子了。所以桑乔，你可以伸手往自己腿上摸一摸。如果摸到了活东西，咱们就算搞清楚了。如果没摸到活东西，就是已经过了赤道线。”

“我才不信呢，”桑乔说，“不过即使这样，我还是按您说的去做，凭我自己的眼睛看，咱们离开岸边并不远，而且离拴牲口的地方也很近，罗西南多和驴还在老地方。这么一看，我敢发誓，咱们走得像蚂蚁一样慢。”

“你就照我说的去做，桑乔，不用多想。你不懂什么叫二分圈、二至圈、经线、纬线、黄道带、黄道、极地、至日、二分点、行星、天体符号、方位、等量呀等等，这些东西构成了天体和地球。如果你懂一点儿的话，你就可以知道咱们现在处于什么纬线，现在是什么黄道带，咱们已经经过了什么星座，下面还要经过什么星座。我再说一遍，你往自己身上摸摸，我估计你现在

肯定比白纸还干净。”

桑乔用手去摸，逐渐摸到了左膝窝里。他抬起头，看着主人说道：

“您说的恐怕不对，要不然就是离您说的那个地方还远着呢。”

“怎么回事？”唐·吉诃德问，“你摸到点什么？”

“岂止是一点呢！桑乔说。

桑乔甩甩手指头，又把整只手放进河里洗。小船随着河流平稳地向前漂移，没有什么神秘的魔力或者隐蔽的魔法师暗中推动，只有轻柔的河流缓缓流淌。

这时他们发现前面有几座高大的水磨房。唐·吉诃德一看到水磨房就高声对桑乔说道：

“你看到了吧，朋友？前面出现了一座城堡那位受困的骑士或者落难的女王、公主或王妃，肯定就在那儿，我就是为了解救他们被召唤到此的。”

“您说什么见鬼的城市、城堡或要塞呀，大人？”桑乔说，“难道那不是磨小麦的水磨房吗？”

“住嘴，桑乔，”唐·吉诃德说，“即使它们像水磨房，也根本不是水磨房。我不是说过嘛，魔法可以改变任何东西的本来面目。不是真把它们改变了，而是把它们变得看上去像某种东西，例如，我唯一的希望杜尔西内亚被变丑了。”

他们说话时，小船已经进入河的主流，不像刚才走的那样缓慢了。磨房里的工人看见一条小船顺流而来，眼看就要撞进水轮，急忙拿起长竿子出来拦挡小船。他们的脸上和衣服上都是白白的面粉，所以样子奇怪。他们高声喊着：

“活见鬼！你们往哪儿走？不想活了？你们想干什么？你们是不是想掉进河里淹死。再被打成碎片呀？”

“我不是说过嘛，桑乔，”唐·吉诃德说，“咱们已经到了可以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让我大显身手的地方！你看，妖魔鬼怪已经出来了。跟咱们作对的妖怪可真不少，而且面目丑恶奇怪……好吧，那就来吧，你们这群混蛋！”

唐·吉诃德从船上站起来，对磨房工人厉声喝道：

“你们这群惹是生非的恶棍，赶紧把你们抢来的人放出来，不管他们的身份是高是低，不管他们是什么人，我是曼查的唐·吉诃德，又称狮子骑士。我受上天之命，专程来解除这场危难。”

说完他拔出剑向磨房工人们挥舞。磨房工人们听了唐·吉诃德一通乱喊，可是根本不懂，只顾用长竿去拦小船。此时，小船眼看就要进入水轮下的急流了。

桑乔跪了下来，诚心诚意地恳求老天保佑他生命安全。多亏磨房工人们手疾眼快，用长竿拦住了他们的船。船虽然被拦住了，可是翻了个底朝天，唐·吉诃德和桑乔都掉进水里。算唐·吉诃德走运，他会游泳，但是身上的盔甲太重，拖累他两次沉到河底。若不是磨房工人们跳进河里，把他们俩捞上来，可就真完了。两人上了岸，浑身上下都湿透了，这回他们可不渴了。桑乔跪在地上，双手合拢，虔诚地祈求了半天，祈求上帝保佑他从此摆脱主人的胡思乱想与胆大妄为。

小船的主人是几位渔民，这时也赶来了，可是小船已经被水轮撞成了碎片。看到小船坏了，几位渔民开始动手剥桑乔的衣服，并且要唐·吉诃德赔偿小船。唐·吉诃德镇静而且若无其事地对磨房工人和渔民说，只要他们放了关押在城堡里的那个人或那几个人，赔偿小船当然不在话下。

“什么人，什么城堡，”一个磨房工人说，“你脑子有毛病呀？你难道想把到这儿来磨小麦的人都带走吗？”

“够了！”唐·吉诃德自言自语道，“看来，要说服这些强盗做好事只是对牛弹琴。这回准是有两个本领高强的魔法师在较量呢，一个想干，另一个就捣乱。一个让我上船，另一个就跟我较



劲。上帝帮帮忙吧，这个世界到处都充满了争斗，我也没办法了。”

唐·吉诃德提高了嗓门，看着水磨房说道：

“被关在里面的朋友们，无论你们是什么人，都请你们原谅我。很不幸，我现在无法把你们从苦难中解救出来。这项任务只好留给其他骑士去完成了。”

然后，唐·吉诃德同渔民们讲好，赔偿了五十雷阿尔的船钱。桑乔很不情愿地付了钱，然后说道：

“再碰上两回这种事，咱们的钱就光了。”

渔民和磨房工人见他们两人与众不同，又听不懂唐·吉诃德到底说些什么，感到十分惊奇，觉得他们像是疯子。磨房工人进了水磨房，渔民回到自己的茅屋去了。唐·吉诃德和桑乔也回到了他们拴牲口的地方。唐·吉诃德和桑乔的魔船奇遇到此结束。

## 第八十二章

### 唐·吉诃德路遇一位美丽的女猎人

骑士和侍从垂头丧气地回到了自己的牲口旁边。特别是桑乔，赔那么多钱简直让他心疼死了，从他那儿拿钱就像挖了他眼珠似的。两人最后一声不吭地骑上了牲口，离开了那条有名的大河。唐·吉诃德仍沉浸在他的情思里，桑乔心里却在盘算，发财的前途已经很渺茫了。他虽然傻，却完全可以看清楚，主人的确是疯疯癫癫的。他想寻找机会，某一天偷偷地溜回自己老家去。可是，命运偏偏让他越不愿意怎样越得怎样。

第二天，太阳刚下山，他们就走出了树林。唐·吉诃德向绿草地远远望去，只见草地尽头正有一群人向他们走来。唐·吉诃德看清了，那是一群放鹰打猎的猎人。待他们走得更近时，又发现其中有一位体态优美的夫人，骑着一匹浑身雪白的小马，绿色的宝石镶嵌座儿，还有个白银的靠背马鞍。那位夫人也穿了一身绿衣服，显得雍容华贵而又英姿飒爽。她的左手托着一只苍鹰。唐·吉诃德一见那苍鹰，就猜到她一定是位高贵的夫人，而且是那群猎人的主子。唐·吉诃德果然没猜错。唐·吉诃德对桑乔说道：

“你赶紧过去，桑乔小子，告诉那位骑小马、擎苍鹰的夫人，就说我狮子骑士希望吻尊贵的女人的手。如果她允许，我就过去吻，并且愿意为她效劳，听凭她的吩咐。不过，你说话注意点儿，桑乔，别带上你那些乱七八糟的俗语。”

“您这回可算是说错人了！”桑乔说，“您还用对我说这些吗！我这辈子又不是第一次向高贵的夫人传话！”

“除了向杜尔西内亚夫人传过话外，”唐·吉诃德说，“我不知

道你是否还传过什么话，至少在我这儿没有。”

“这倒是真的，”桑乔说，“不过，‘兜里有钱，欠账不怕；家里有米，做饭不慌’。我是说，您什么也不用说，我什么都会，什么都知道一点儿。”

“我也相信，桑乔，”唐·吉诃德说，“上帝会帮助你，祝你走运。”

桑乔催着他的驴跑起来。跑到那位美丽的狩猎夫人面前时，他下了驴，跪倒在夫人面前，说道：

“美丽的夫人，那边的那位骑士名叫狮子骑士，是我的主人。我是他的侍从，家里人都叫我桑乔。这位狮子骑士不久前也叫哭丧着脸的骑士，他派我来对您说，请您赏光允许他实现他的愿望。根据他说的和我的猜想，这个愿望不是别的，就是为您这位高贵美丽的夫人效劳。如果您能同意这件事，不但于您有利，也可以为他脸上增光。”

“说得对，优秀的侍从，”那位夫人说，“你已经出色地完成了你的使命。站起来吧，像他这样伟大的骑士我们早有耳闻，他的侍从跪在地上就不合适了。站起来吧，朋友，告诉你的主人，我和我的公爵丈夫欢迎他到我们这儿的别墅来做客。”

桑乔站了起来。他对这位夫人的美貌和修养深感惊讶。不过更让他惊奇的是，这位夫人竟然听说过他的主人，她没称他狮子骑士，大概因为这个称号是最近才提出来的。公爵夫人又问道：

“告诉我，侍从兄弟，你的主人是否就是小说《唐·吉诃德》里的那个人？而且，托博索一个叫杜尔西内亚的女人就是他的意中人？”

“就是他，夫人。”桑乔说，“他还有个侍从，这本小说里也应该有，除非是从一开始就漏掉了侍从的名字叫桑乔，就是我。”

“我为此非常高兴，”公爵夫人说，“去吧，桑乔兄弟，去告诉你的主人，说我们欢迎他到我们这儿来，再没有比这件事更让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高兴了。”

桑乔带着这个令人愉快的答复，高兴地跑回到主人那儿，把那位贵夫人对他讲的话又重复了一遍，并且用自己那套粗言俗语把贵夫人的美貌和风雅的举止捧上了天。唐·吉诃德在马鞍上气宇轩昂地坐好，把脚在马蹬里放正，戴好护眼罩，催动罗西南多，风度翩翩地去吻公爵夫人的手。公爵夫人此时也把公爵叫来，把自己刚才对桑乔说的那番话告诉了丈夫。两人都爱读骑士小说，都读过这部小说的上卷，了解唐·吉诃德缺乏理智的可笑行为，所以非常愿意也非常高兴认识唐·吉诃德。他们打算按照小说里记述的各种习惯和礼节来接待唐·吉诃德，在唐·吉诃德同他们在一起的几天里继续看热闹，他说什么都依着他。

这时唐·吉诃德到了夫人跟前。他掀起护眼罩，看样子是想下马。桑乔赶紧过去为唐·吉诃德扶住马蹬，可是不幸，他下驴时，一只脚被驮鞍的绳子绊住，一下子没挣出来，结果脚吊在绳子上，嘴、胸着地摔了下来。唐·吉诃德已经习惯了有人为他扶住马蹬下马，这回也以为桑乔已为他扶好了马蹬，便矫健地翻身下马。那鞍子大概没捆好，结果他连人带鞍摔到了地上。唐·吉诃德很难堪，心里暗暗诅咒桑乔，其实桑乔的一只脚那时仍被绊着呢。

公爵连忙吩咐那些猎手把唐·吉诃德和桑乔扶起来。唐·吉诃德摔得浑身疼痛，一瘸一拐地想向公爵夫妇跪拜。可是公爵无论如何也不同意。相反，公爵却跳下马来，抱住了唐·吉诃德，对他说道：

“我很抱歉，骑士大人，您第一次到我这儿来就发生了这样不幸的事情。侍从不小心往往会招致很严重的麻烦。”

“只要见到了您，勇敢的公爵大人，”唐·吉诃德说，“就不可能存在任何不幸了。即使我摔进深渊，与您相会的荣耀也会让我重新腾飞。我这个侍从，让上帝诅咒他吧，他只会张嘴胡说八

道，连个鞍子都捆不结实，可是无论我怎么样，无论我摔倒了还是站立着，无论我步行还是骑马，我都时刻准备为您和您尊贵的夫人——美女之王、风雅公主之典范即我们的公爵夫人效劳。”

“不，我的唐·吉诃德大人！”公爵说，“只要有托博索的杜尔西内亚夫人在，您就不该称赞其他美人。”

桑乔此时已从绳子的纠缠中解脱出来，站在旁边。他不等主人答话，就抢先说道：

“无可否认，我们的杜尔西内亚夫人确实很美丽。不料，能人又遇高手，我听说这个叫做自然规律。这就好比一个陶器工匠做出一只漂亮的陶杯，也就可以做出两只、三只、上百只。我这样说是因为我们的公爵夫人肯定不次于我的女主人杜尔西内亚夫人。”

唐·吉诃德转身向公爵夫人说道：

“您看，世界上所有游侠骑士的侍从都不如我这个侍从多嘴而又有趣。如果您能允许我为您效劳几天，他就会证明我说的是真的。”

公爵夫人答道：

“要是这位好桑乔有趣，那我就更喜欢他了，有趣证明他很机灵。滑稽与风趣，唐·吉诃德大人，您知道，并不是愚蠢的人能够做到的，所以，如果说桑乔滑稽而又风趣，那么，我可以肯定他很机灵。”

“还爱多嘴。”唐·吉诃德又补充了一句。

“那就更好了，”公爵说，“有趣的事情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完的。咱们先不要在这个问题上耽误时间了，伟大的哭丧着脸的骑士，请您……”

“您该称狮子骑士，”桑乔说，“哭丧着脸的骑士已经不存在了，现在是狮子骑士的形象了。”

公爵接着说道：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

“我说狮子骑士大人，请您到附近我的城堡里去吧，您将在那里享受贵人的待遇。我和我的夫人常常在那里接待路过的游侠骑士。”

桑乔此时已把罗西南多的鞍具收拾妥当，并且捆好，唐·吉珂德骑了上去。公爵也骑上一匹漂亮的马，让公爵夫人走在两人中间，一起向城堡走去。公爵夫人吩咐桑乔跟在她旁边。说她喜欢听桑乔说话。桑乔也大大方方地，夹在三人中间，一起说着话。公爵和公爵夫人很高兴，觉得在他们的城堡里接待这样一位游侠骑士和一位侍从真是很有趣。

## 第八十三章

### 许多大事

桑乔感觉自己得到公爵夫人的欢心，很高兴。他想，他在这座城堡里得到的款待肯定不会差。桑乔总是想过舒适的生活，所以只要有机会，他就决不放过。

据说公爵抢先一步回到了别墅或者城堡，向佣人们吩咐接待唐·吉诃德的方法。唐·吉诃德刚同公爵夫人来到城堡门口，就有两个穿着洋红色晨衣的仆役或马夫从城堡里出来，把唐·吉诃德从马上殷勤扶了下来，又对唐·吉诃德说：

“请您扶我们的公爵夫人下马。”

唐·吉诃德要去扶公爵夫人下马，结果两人客气了半天，公爵夫人坚持要公爵来扶，说不能让堂堂的大骑士做这种小事。最后，还是公爵出来把她抱下了马。他们刚走进一个大院子，就有两位美丽的少女往唐·吉诃德肩上披了一条红色大披巾。院子的走廊里挤满了男女佣人，他们高声喊道：

“欢迎游侠骑士的精英！”

所有人，或者说大部分人，还往唐·吉诃德、公爵和公爵夫人身上洒香水，唐·吉诃德惊喜交加，这是他第一次切切实实地体验到自己是个游侠骑士所享受的待遇。

桑乔顾不上他的驴，紧随着公爵夫人进了城堡。可是，他又不忍心把驴孤零零地留在外面，就走到一群出来迎接公爵夫人的女仆面前，对其中一位老妇低声说：

“冈萨雷斯夫人，或者您的芳名是……”

“我叫唐娜罗德里格斯·德格里哈尔瓦。”老妇说道，“你有什么吩咐，兄弟？”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桑乔回答说：

“我想请您出去一趟，我的灰驴还在外面。劳驾您找人把它带到马厩里去。那可怜的驴胆小，从来没这样单独待过。”

“主人智慧，侍从也机灵，”老妇说，“真让我们长见识。去你的吧，兄弟，算你和带你来的那个人倒霉，你还是亲自去照顾你的驴吧，这儿的女仆可没干过这种活儿！”

“可是，我确实听我的主人说过兰萨罗特的故事。我的主人满肚子都是故事。他说过：

他来自布列塔尼，  
夫人们为他治伤，  
女仆们为他看驴。

我这头驴，就算兰萨罗特大人拿他的坐骑来换，我还不干呢。”

“兄弟，你真有意思。”老妇说，“把你的滑稽留到有人掏钱的地方去说吧，我这儿最多只能给你一下子。”

“那可好，”桑乔说，“您这一下子准轻不了。冲您这把年纪，您准赚呢！”

“婊子养的！”老妇发起怒来，说道，“我年纪老不老，我自己会告诉上帝，用不着告诉你，你这个混蛋，没教养的东西！”

老妇一愤怒，声音就大起来，公爵夫人也听见了。她回过头来，看见老妇怒气冲天，眼睛都气红了，就问她在同谁说话。

“我刚才同他说话，”老妇说，“他竟然叫我把城堡门口他的驴送到马厩去，还举例说书中曾经写到，有几位夫人为了一个兰萨罗特治伤，有女仆照看他的驴。最不像话的就是他竟说我老。”

“如果是说我，”公爵夫人说，“我也会觉得这话太坏，比什么都厉害。”



她又对桑乔说：

“你应该知道，桑乔朋友，唐娜罗德里格斯还很年轻。她戴头巾主要是有尊严和一种习惯，并不是因为年纪大了。”

“我要是有那个意思，就让我活不好！”桑乔说，“我只是想说，我太心疼我的驴了，要交给像唐娜罗德里格斯夫人这样的好人照管才行。”

这些话唐·吉诃德全听到了。他对桑乔说：

“这些话是在这种地方讲的吗？”

“大人，”桑乔说，“一个人不论在什么地方，想起了什么，就应该张口说。我在这儿想起了驴，就在这儿说驴；如果我在马厩里想起来，就在马厩里说。”

公爵说道：

“桑乔说得很对，他完全没有错。桑乔你尽管放心，你的驴会得到应有的照顾，他们会像对待你一样对待你的驴。”

公爵这么一说，大家都很高兴，只有唐·吉诃德除外。大家登上城堡高处，把唐·吉诃德请进一座装饰着贵重的金色锦缎的客厅。六名少女帮助唐·吉诃德脱下盔甲。这些少女事先已被提醒过，应当如何招待唐·吉诃德，以便让他觉得自己是游侠骑士。唐·吉诃德脱去盔甲后，身上只剩瘦腿裤和羊皮紧身坎肩，显得又细又高又瘦又干瘪，两颊瘦得几乎贴在一起了。看他那模样，若不是主人事先嘱咐，她们必须忍住笑，否则这几位少女早就笑出声来了。

她们请求唐·吉诃德把衣服都脱下来，她们要给他换件衬衣。唐·吉诃德坚决地拒绝了，说游侠骑士的尊严同勇气一样重要。他让人把衬衣交给了桑乔，自己则同桑乔一起躲进了一个小房间，房间里有张豪华的床，唐·吉诃德脱光衣服，换上了衬衣。他见只有自己和桑乔在场，就对桑乔说道：

“告诉我，你这个小丑、老笨蛋，你觉得让那样一位令人尊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敬的老妇人难堪对吗？那时候说你的驴合适吗？或者说，像他们这样的大人既然能对客人百般照顾，还能让客人的驴受委屈吗？上帝保佑，桑乔，你得注意点儿。别露了馅，让人看出你是个乡巴佬。你呀，真糟糕！你记住，佣人越好，越有教养，主人就越受到尊重；王公贵人之所以高于其他人就在于：他们拥有像自己一样高贵的佣人。算你苦命，算我倒霉！要知道如果人们看出你是个粗俗的乡巴佬或滑稽的傻瓜，就会把我也当成江湖骗子、冒牌骑士。别这样了，桑乔朋友，千万别再失礼了。爱多嘴又爱出洋相的人如果不小心，就会被人看成是令人讨厌的骗子。管理好你的舌头吧，说话之前再三考虑，别忘了，承蒙上帝的恩赐，靠我臂膀的力量，咱们的名声以及财产前景可观呢。”

桑乔十分恳切地答应唐·吉诃德，他一定会按照主人的吩咐，管好自己的嘴巴，藏好自己的舌头，不经过再三考虑不说话。他让唐·吉诃德放心，自己不会给主人丢脸。

唐·吉诃德穿好衣服，把皮肩带连同剑披挂在身上，再披上红色的披巾，戴上少女们为他准备的绿缎帽子。穿戴好了以后，他走出小房间，来到一个大厅里。少女们都安静地站着，手里都端着洗手水，毕恭毕敬地请他洗手。十二个侍者连同管家又来请他去吃饭，说主人已经在耐心恭候了。这些人前呼后拥地把唐·吉诃德拥到另一个大厅，厅里已经摆好一桌丰盛的酒席，桌子上只有四套餐具，公爵和公爵夫人在大厅门口迎接，他们身旁还有一位神情庄重的教士，他是专为贵族管家的。他们极其客气地寒暄一番，又左右相伴地陪同唐·吉诃德来到桌前，公爵请唐·吉诃德坐首席。尽管唐·吉诃德再三推辞，公爵还是坚持，唐·吉诃德只好从命。教士坐在唐·吉诃德的对面，公爵和公爵夫人分坐在唐·吉诃德两侧。

桑乔一直站在一旁。他看到唐·吉诃德受到如此礼遇，惊奇得要命。他见公爵和唐·吉诃德你推我让，互相请对方坐在首席，

就说：

“如果你们二位同意，我给你们讲一个我们村里坐席的故事吧。”

桑乔此话一出口，唐·吉诃德不禁一哆嗦，他知道桑乔肯定又要说什么傻话了。桑乔看见了，懂得唐·吉诃德的心思，就说道：

“我的大人，您不必害怕我会胡说，或者说一些不该说的东西。您嘱咐我的说多说少，说好说坏的那一套话，我都没忘。”

“我不记得我嘱咐过你这些，桑乔。”唐·吉诃德说，“你随便说吧，反正你来得快。”

“我说的都是实话，”桑乔说，“有我的主人唐·吉诃德在场，他不让我说谎。”

“你随便瞎说就是，桑乔，”唐·吉诃德说，“我不管，不过你说话要先考虑。”

“我已经再三想过了，谁想找茬儿都没门儿，您回头听了就知道。”

“诸位最好还是让这个笨蛋出去吧！”唐·吉诃德说，“否则他不知道要说多少胡话呢。”

公爵夫人连忙说：“千万别让桑乔走开。我很喜欢他，他很机灵。”

“谢谢您对我信任，”桑乔说，“可是我并不机灵。但愿夫人您永远机灵。我要讲的故事是这样的：我们村的一个贵族要请客。这个贵族很有钱，而且有势力。这难道不是真事吗，我的主人？您倒说句话呀，别让他们以为我是个多嘴多舌的骗子。”

唐·吉诃德说：“你举了这么多例证，桑乔，又介绍了这么多情况，我不能不说，你说的确是实话。你接着说吧，把故事讲简短些。照你这样，两天也讲不完。”

“你不必讲得简短，”公爵夫人说，“我喜欢听。相反，你知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道什么就讲什么，讲六天也没关系。如果真能讲那么多天，那我也真快活呢。”

“那么，诸位大人，”桑乔接着说下去，“我对这个贵族特别了解，他家离我家近得很。他请的客人是个穷农夫。农夫虽然穷，却是个正派人。”

“接着往下说吧，兄弟，”教士说，“像你这么讲，恐怕这辈子也讲不完了。”

“只要上帝保佑，半辈子就能讲完。”桑乔说，“后来，农夫到了那个贵族家。那个贵族现在已经死了，愿他的灵魂安息。据说他死得很安详。我当时不在场，到腾布莱克收割去了……”

“我的天啊，那你就赶紧往下讲吧，赶紧把故事讲完吧。”

“问题是，”桑乔说，“当两个人正要入席的时候……此刻他们好像就站在我面前，能摸得着呢。”

教士见桑乔讲得啰啰嗦嗦，断断续续，很不耐烦，唐·吉诃德也是强压着心中怒火，公爵和公爵夫人却听得津津有味。

“我刚才说，他们正要入席。”桑乔说，“农夫要贵族坐首席，贵族则坚持让农夫坐首席，说在他家里就得听他的。可农夫以为自己规矩有教养，就是不肯坐在首席。后来那贵族火了，双手按着农夫的肩膀，按着他坐下来，并且说：‘坐下吧，你这个笨蛋，我无论坐在什么地方，总是在你上首。’这就是我的故事。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

唐·吉诃德那张褐色的脸上，此时又仿佛涂上了无数种颜色。桑乔话中带刺，他已经听明白了，羞愧难当。公爵和公爵夫人只好强忍着笑。为了转移一下话题，免得桑乔再继续说下去，公爵夫人就问唐·吉诃德，有没有杜尔西内亚的消息；此外，他一定又打败了不少巨人和坏蛋，是不是又派他们去拜见杜尔西内亚了。唐·吉诃德答道：

“夫人，我打败过巨人，我派遣过坏蛋和恶棍去拜见杜尔西

内亚夫人，可是她现在已经被魔法变成一个难看的农妇了，我派去的那些坏蛋哪里能找到她呢？”

“这我就知道了，”桑乔说，“我觉得她是世界上最美的人；另外，若论轻巧，她比一个翻筋斗的演员还强呢。她能像猫一样从地面一下子蹿到驴背上。”

“你看见过那个被魔法变了模样的杜尔西内亚夫人吗？”公爵问。

“还能看不见呀！”桑乔说：“是谁第一个发现她被魔法改变了模样的？不就是我吗？此事千真万确！”

教士听他们讲什么巨人呀、恶棍呀、魔法呀，猜想这个客人大概就是曼查的唐·吉诃德。关于唐·吉诃德的那本小说公爵经常阅读。教士曾多次责怪公爵，说阅读这种胡说八道的东西本身就是一种无聊。可现在，他怀疑的事竟变成了现实。于是他十分恼火，对公爵说道：

“大人，这个唐·吉诃德，或者唐笨蛋，或者随便怎么称呼他吧，并不像您想象的那样糊涂，他只是趁机装疯卖傻。”

教士又转身对唐·吉诃德说：

“还有你，蠢货，谁告诉你，说你是游侠骑士，还战胜了巨人，抓住了坏蛋？你趁早滚吧！我还告诉你，你滚回家里去，如果有孩子，养好你的孩子，管好你的财产，别再到处乱跑，装傻充愣，让认识或不认识你的人笑话你。你这个倒霉鬼，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你什么时候见过游侠骑士？西班牙有巨人吗？曼查有坏蛋吗？有你所说的那个杜尔西内亚吗？有你所说的那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吗？”

唐·吉诃德认真倾听着那位神情严肃的教士慷慨直言。见教士不说话了，唐·吉诃德才不顾公爵和公爵夫人在座，满面怒容地站起来说道……

## 第八十四章

### 唐·吉诃德怒斥污蔑者以及其他 严肃而又滑稽的事情

唐·吉诃德站了起来，全身颤抖，声音急促而又含糊地说道：“我已经压抑了心中的怒火，所以，我也只想同您展开一场舌战。我本来以为您会好言相劝，却没想到您竟然出口伤人。你无缘无故地指责我是笨蛋、蠢货。请您告诉我，我究竟做了什么蠢事，值得您如此指责我？您让我回家去管好家，您可知道我有老婆孩子，就让我去管好老婆孩子？如果一个人东奔西走，不谋私利，历尽千辛万苦，最后得以留芳百世，你能说他虚度光阴、枉费年华吗？如果是各类骑士和各类出类拔萃、慷慨大方、出身名门的人把我看成傻瓜，我无话可说；可如果是那些对骑士道根本不懂的学究把我说成是蠢货，我就理也不理。我就是骑士，我鄙夷钱财，热爱荣誉。我为人雪耻，惩处暴孽，战胜巨人，打败妖怪。请尊贵的公爵和公爵夫人评评，一个像我这样的人，难道是个傻瓜吗？”

“天啊，说得真好！”桑乔说，“您不必再说下去了，我的大人，我的主人。这位大人一再坚持说，世界上从来没有游侠骑士。这是因为他一点儿也不懂，才这样说，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大概你就是那个桑乔吧，兄弟？”教士问，“据说你的主人曾许诺过给你一个岛屿。”

“我就是桑乔，”桑乔说，“而且我也同别人一样，当得了总督。我是那种‘近朱者赤’的人。我已经找到了一个好主人，并且跟着他很多个月了。假如上帝愿意，我也会变得同他一样。他

长寿我也长寿；他有统帅的威严，我也会当个岛屿总督。”

“是啊，桑乔。”公爵此时说道，“我这儿正好有一个不错的岛屿，没人管理，现在我就代表唐·吉诃德大人，把它分给你。”

“赶紧跪下，桑乔！”唐·吉诃德说，“快吻公爵大人的脚，感谢他的恩赐。”

桑乔照办了，教士看见这情景，极其愤怒地从桌子旁站起身来，说道：

“我以我的教袍发誓，您像这两个傻瓜一样愚蠢。连明白人都变疯了，疯子岂不更疯！您接着陪他们吧。只要他们还在这儿，我就回我家去。既然说了也没用，我省得白费口舌。”

教士不再多说，什么也没吃便离去了。公爵夫妇请求他留下也无济于事，公爵就不再说了。他觉得教士如此生气根本没必要，他已经笑得说不出话来了。

公爵最后终于止住了笑，对唐·吉诃德说道：

“狮子骑士大人，您回答得太高明了，使得他无话可说。虽然他觉得这是对他的冒犯，可绝非如此。”

唐·吉诃德慢慢平静下来。宴请结束，撤去台布，又来了四个侍女。其中一个手托银盘，另一个端着洗手盆，也是银的，还有一个肩上搭着两块雪白的毛巾，最后一个裸露着半截胳膊，她那双雪白的手上托着一块那不勒斯出产的圆香皂。托盘的侍女走过来，潇洒而又灵活地把盘子举到唐·吉诃德的胡子下面。唐·吉诃德一句话也没说，以为这是当地的什么习俗，不洗手反倒洗胡子，于是他尽可能地把胡子往前凑。端洗手盆的侍女立刻往唐·吉诃德的脸上撩水，拿香皂的侍女用手在唐·吉诃德的脸上急速地抹香皂，唐·吉诃德老实地任凭她涂抹，结果不仅他的胡子，而且他的整个脸甚至眼睛上都是雪花似的香皂沫了，唐·吉诃德只好使劲闭上眼睛，公爵和公爵夫人不知怎么回事，只是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待唐·吉诃德脸上的香皂沫有一指厚时，涂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香皂沫的侍女推说没有洗脸水了，叫端盆的侍女去加水，让唐·吉诃德等一会儿。唐·吉诃德只好站在那儿等，当时他那可笑的样子可想而知。

当时在场的人很多，大家都盯着唐·吉诃德看。他们见唐·吉诃德把他那深褐色的脖子伸得足有半尺长，紧闭双眼，胡子上全是香皂沫，实在令人忍俊不禁。侍女们都低着头，不敢看自己的主人。公爵和公爵夫人觉得这些侍女既可气又可笑，不知该惩罚她们的恶作剧，还是为她们把唐·吉诃德弄成这个样子，给大家带来了快乐而给予奖励。端水盆的侍女回来后，她们为唐·吉诃德洗了脸，拿毛巾的侍女为唐·吉诃德仔细擦干了脸。然后，四个侍女一齐向唐·吉诃德深深鞠了一躬，准备离去。可是公爵为了不让唐·吉诃德看破这个恶作剧，便叫过端盆子的侍女来，对她说：

“过来帮我洗洗，你看水还没用完呢。”

侍女很机灵，走过来把盆子端给公爵，迅速而又认真地为公爵洗脸涂香皂，并且为公爵把脸擦干净，然后鞠躬退了出去。

桑乔仔细地看他们洗脸，心里想：“上帝保佑，这个地方是否有为侍从洗胡子的习惯？无论对上帝而言还是对我而言，显然都需要这样洗。若是再能用剃刀刮刮胡子，那就更妙了。”

“你说什么，桑乔？”公爵夫人问。

“我是说，夫人，”桑乔说，“我听说吃完饭要洗手，但从没听说过要洗胡子。到底还是活得长好，这样见识就更多。谁说活得越长，倒霉越多呀？这样洗洗胡子毕竟不是受罪嘛。”

“别着急，桑乔，”公爵夫人说，“我让侍女们也给你洗洗胡子，以后必要时甚至可以给你大洗一通。”

“只要现在能给我洗洗胡子我就够满意了，”桑乔说，“至于以后怎么样，那就看上帝怎么说了。”

“当差的，”公爵夫人对餐厅侍者说，“听见这位好桑乔说的



了吗？他要怎么办就怎么办。”

侍者说他愿全力为桑乔效劳，说完就带着桑乔去吃饭了。只剩下公爵夫妇和唐·吉诃德兴致颇高地谈着，不过，都没离开习武和游侠骑士的话题。

公爵夫人请唐·吉诃德描绘一下杜尔西内亚美丽的容貌，说唐·吉诃德对此肯定有幸福的回忆。据她所知，杜尔西内亚夫人的美貌不仅闻名天下，而且连曼查都知道了！唐·吉诃德听了公爵夫人的话，长叹一声说道：

“假如我能够把心掏出来，您就可以看见印在我心上的倩影，用不着我再费口舌描述她那绝世美貌了。不过，为什么要让我来仔细描述举世无双的杜尔西内亚夫人的美貌呢？”

“我怕把她的不幸从我心头抹掉，”唐·吉诃德接着说，“不然我就会详细描述了。现在，我更为她难过。二位大概知道了，前些天我去拜见她，指望她允许我第三次出征，可我碰到的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她受到魔法的迫害，从贵夫人变成了农妇，美丽变成了丑陋，天使变成了魔鬼，香气扑鼻变成了臭不可闻，谈吐文雅变成了粗俗不堪，仪态大方变成了十分轻佻，从春风满面变成了愁眉不展，总之一句话，托博索的杜尔西内亚夫人变成了萨亚戈的一个乡下妇女。”

“上帝保佑！”公爵喊了一声，说道，“是谁干了这样的坏事？是谁夺走了她的美貌、气质和荣誉？”

“谁？”唐·吉诃德说，“除了某个出于嫉妒而跟我作对的恶毒的魔法师，还能有谁呢？他们选择了最能伤害我的方式，因为夺走游侠骑士的情人就好比夺走了他用于观看的眼睛，夺走照亮他的太阳，夺走养活他的食粮。我已多次说过，现在还要再说一遍，没有夫人的游侠骑士就好比没有树叶的大树，没有根基的建筑物，没有形体的阴影。”

“说得太对了，”公爵夫人说，“不过，那么，您好像从没见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过杜尔西内亚夫人，而且这位夫人好像也不存在，她只是您幻想中的一位夫人，是您自己想象出来的，并且用您所希望的各种美德勾画了她。”

“关于这点，我可要说说。”唐·吉诃德说，“上帝知道世界上到底有没有杜尔西内亚。并非我无中生有，我确实把她当作一位具有各种美德、足以扬名于世的贵夫人，非常崇拜她。她美丽无瑕，端庄而不高傲，多情而不轻佻，并且彬彬有礼，表现出大家闺秀的风范，总之，正因为她出身豪门，所以才显示出她血统高贵，显示出她远比那些门第卑微的美女更完美。”

“是这样，”公爵说，“不过，唐·吉诃德大人请听我说，不要生气，我读过有关您的那本小说。书上写的的确有一位杜尔西内亚夫人，而且她也像您描述得那样美丽可爱，可是若论血统高贵，她恐怕比不上原先的小说中那些贵小姐。”

“对此我要说，”唐·吉诃德说，“杜尔西内亚夫人品貌端庄，她的道德行为表现了她的血统。一位道德高尚的平民比一位品行低下的贵人更应当受到尊重。一位貌美品端的女子的地位应当奇迹般地提高，即使没有正式提高，也应当从精神上得到承认。”

“唐·吉诃德大人，”公爵夫人说，“您说起话来真可谓是字斟句酌。我从此相信，包括我的丈夫也相信，在托博索有个杜尔西内亚夫人。她依然健在，而且容貌艳丽，出身高贵，值得像唐·吉诃德这样的骑士为她效劳。不过，那本小说里说过，桑乔把您的信送到杜尔西内亚那儿时，她正在筛一口袋麦子，而且说得很清楚，是荞麦，这就让人对她的高贵血统产生怀疑了。”

唐·吉诃德回答说：

“夫人，您大概知道，我的经历与其他游侠骑士很不同，也许这是不可捉摸的命运的安排。因为我的经历已多次证明，我是个血肉之躯，绝非刀枪不入。而且，我也无法抵制住魔法，因为我曾经被关进笼子里，但是自从我那次脱身之后，就没有任何魔

法可以遏制我了。所以，魔法师见他们的恶毒手段对我已经不起作用，就下手害我心爱的人来报复我，因为杜尔西内亚就是我的命根子。因此我觉得，当桑乔去送信时，他们就把她变成了一个正在干筛麦子之类粗活儿的农妇。不过我已经说过，那麦子绝非荞麦或小麦，而是一颗颗东方明珠。在她重新变美之前，我会始终为她哭泣。我说这些，是想让大家不要相信桑乔说的杜尔西内亚筛麦子的事。杜尔西内亚属于托博索的豪门世家，是那种高贵古老的世家。我相信，杜尔西内亚的家族一定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未来的几个世纪里，她的家乡一定会以她的名字命名，并且因此而流芳百世，就如同特洛伊以海伦而闻名，西班牙以卡瓦而著称一样，甚至比她们的影响还大得多。

“此外，我还想让公爵夫人知道，桑乔是有史以来游侠骑士最可笑的侍从，他又傻又聪明，让人觉得很有趣。有时我以为他简直愚蠢透了，可后来才发现他真是聪明极了。总之，如果换另外一个侍从，即使再另加一座城市，我也不换。我现在正在迟疑，把他派到您赐给他的那个岛上去是否合适。至于当总督的能力，他肯定能像其他人一样当好总督。而且，我们多次的经历也证明了，做总督不一定需要很多知识和文化，现在成千上百个总督不识字，可是他们却管理得很好。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只要他们心地好，又愿意把事情做好，就会有人为他们出主意，告诉他们应该怎样做才好。那些没有文化的优秀总督，就是靠谋士来决断事情的。”

公爵、公爵夫人和唐·吉诃德刚说到这儿，忽听得城堡内一片喧闹。只见桑乔慌慌张张地猛然闯了进来，脖子上围着一围裙。他身后跟着很多佣人，更确切地说，是厨房里的仆人，其中一个人手里还端着一小盆水。看那水的颜色，大概是洗碗水。拿盆的人紧追桑乔，十分热切地要把盆送到桑乔的胡子底下，另外一个杂役看样子是想帮桑乔洗胡子。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是干什么，诸位？”公爵夫人问，“这是什么意思？你们想要对这位善良的人干什么？你们好好想想，他已经被定为总督了。”

那个要给桑乔洗胡子的杂役说：

“这位大人不愿意按照规矩洗胡子，而我们的公爵大人和他的东家大人都是这样洗的。”

“我愿意洗，”桑乔说，“但是我希望毛巾干净点儿。水更清点，他们的手也别那么脏。我和我的主人之间不该有这么大的差别，让侍女用香水给他洗，却让这些鬼东西用脏水给我洗。我的胡子挺干净，没必要再这么折腾。谁若是想给我洗，哪怕他只是碰一碰我脑袋上的一根毛，我是说我的胡子，对不起，我就一拳打进他的脑袋。这样洗胡子不像是招待客人，倒像是耍人呢。”

公爵夫人见桑乔气成这个样子，又听他说了这番话，不禁笑了。唐·吉诃德见桑乔这副打扮，身上围着班纹围裙，周围还有一大群厨房的杂役，心中有些生气。唐·吉诃德向公爵和公爵夫人深深鞠了一躬，像是请求他们允许自己讲话，然后就声音平缓地对那些佣人说道：

“你们好，小伙子们，请你们放开他吧。你们从哪儿来的，就请回到哪儿去，或者去你们想去的地方吧。我的侍从现在脸很干净，别让他感到难受。听我的话，把他放开吧。他和我都不习惯开玩笑。”

桑乔又接过话来说道：

“你们这是拿笨蛋开心！我现在简直是活受罪！你们拿个梳子或者别的什么来，把我的胡子梳一梳，如果能梳出点儿不干净的东西，那就给我剃个阴阳头！”

公爵夫人笑得更厉害了，她说道：

桑乔说得很有道理，他说什么事儿都有道理。就像他说的，他现在挺干净的，没必要洗，既然他不习惯我们这儿的习惯，就

算了吧。你们这些人也太不在意，居然把木盆和擦碗用的抹布拿来了。反正一句话，你们是一群没有教养的混蛋。”

那些仆人以为公爵夫人真是在说他们，慌作一团地退了出去，撇下了桑乔。桑乔见自己已经摆脱了这个天大的危险，立刻跪到公爵夫人面前，说道：

“夫人尊贵，恩德无限。您对我的恩德，我唯有在来世被封为游侠骑士后终生服侍您才能报答。我是个农夫，名叫桑乔·潘萨，已婚，有子女，给人当侍从。如果有什么能为您效劳的地方，只要您吩咐一声，我俯首听命。”

“桑乔，”公爵夫人说，“看来你已经很有礼貌。我是说，有这样的主人和仆人多好！一位是游侠骑士的北斗，一位是忠实侍从的指南。起来吧，桑乔朋友，对于你的礼貌，我也予以回报。我要敦促公爵大人尽快让你做总督。”

他们的谈话到此结束。唐·吉诃德去午休。公爵夫人对桑乔说，如果他不是特别困乏的话，就请他陪同自己和侍女们到一个凉爽的客厅去。桑乔说，夏季他每天睡四五个小时午觉，不过为了给夫人效劳，他宁愿争取全天不睡觉，随时听候吩咐。说完他便离去了。于是，公爵又吩咐家人好好按照古代骑士的习惯，把唐·吉诃德当作游侠骑士款待好。

## 第八十五章

### 公爵夫人与侍女同桑乔的趣谈， 值得一读并记入书中

据说桑乔那天没有睡午觉，因为他已和公爵夫人约好了，所以吃完饭就去找公爵夫人了。公爵夫人很愿意听桑乔说话，就让他坐在自己身旁的矮凳上。桑乔很有教养，不肯坐。公爵夫人就让他以总督的身份坐下来，以侍从的身份说话。桑乔耸了耸肩膀，表示服从，便坐下了。公爵夫人的所有女仆都过来了，安静地围着桑乔，想听听他到底讲什么。公爵夫人先开了口，她说道：

“趁着现在没有外人，我想请教一下总督大人。我读了那本写伟大骑士唐·吉诃德的小说，有几个问题不明白，其中一个就是善良的桑乔既然没有替唐·吉诃德大人带信去，因为那封信还留在莫雷纳山唐·吉诃德的记事本上，桑乔怎么这么大胆瞎编，说什么他看见杜尔西内亚夫人正在筛麦子呢？这是一派胡言，既不利于举世无双的杜尔西内亚的名誉，也与忠诚侍从的身份和品性不相称嘛。”

桑乔一句话也没回答，站起身来，弯着腰，把手指放在嘴唇上，轻手轻脚沿着整个客厅走了一遍，又把所有窗帘都掀起来看了看，然后才重新坐下说道：

“夫人，我检查过了，除了在场的各位之外，没有人偷听咱们的谈话。现在，对于您的疑问，我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回答了。我首先要告诉您的是，我的主人唐·吉诃德是个大疯子，尽管有时候他说起事情来明明白白，头头是道，连魔鬼都比不上。可就算这样，我也可以坦率地说，他是个疯子。这点我已经猜想到

了，所以才敢瞎编一些完全是无中生有的事情，例如那次回信的事。还有一件七八天前的事，就是我们的夫人杜尔西内亚中魔法的事儿。我告诉他杜尔西内亚中了魔法，其实那是我胡说的。”

公爵夫人请桑乔讲讲那件事儿或者说那个玩笑，桑乔就一五一十地讲了一遍，在场的人都听得津津有味。后来公爵夫人说：

“听了这位好桑乔讲的事儿，我还是有疑问，桑乔你很清楚你的主人是个疯子，尽管如此你还是服侍他，跟随他，仍然执著地相信唐·吉诃德那些诺言，那么，你一定比你的主人更疯癫、更愚蠢。既然这样，又怎么能把岛屿交给他去管呢？他连自己都管不好，怎么能管得好其他人呢？”

“上帝保佑，夫人，”桑乔说，“您这个疑虑来得真突然。不过随您怎么说吧，我承认您说的是事实。我要是聪明的话，早就离开我的主人了。可这就是我的命，是我的不幸。我只能跟随他。我们是同一个地方的人，我服侍过他，他是个好心人，把他的几头驴驹给了我。更重要的是，我是个忠心的人。现在除了铁锹和锄头，已经没有任何东西能把我们分开了。如果您不愿意把总督位置给我，我当总督就没希望了。不过，不当总督我心里更踏实，说不定当侍从的桑乔比当总督的桑乔更容易升天堂哩。‘哪儿都一样好’，‘夜晚猫儿都是褐色的’，‘人最大的不幸是下午两点还没吃上早饭’，‘谁的胃也不比别人的胃大’。而且就像人们常说的，‘好赖都能吃饱’，‘田间小鸟自有上帝供养’，‘四米昆卡粗呢比四米塞戈维亚细呢更暖和’呢。当我们要死的时候，无论是君主还是做工的，都得同走这条狭路，谁的身体也多占不了地方。只要进了坟墓，我们都得收缩，或者不由自主地收缩，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不管我们知道不知道。”

“我再说一遍，如果您觉得我笨，不愿意把岛屿给我，我知道这跟聪明不聪明没关系。我听说，‘十字架后有魔鬼’，‘闪光的不一定都是金子’。”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公爵夫人她对桑乔的那番议论和成串的俗语感到惊奇，对桑乔说道：

“你知道，好桑乔，君子一言，豁出性命也得兑现。我的丈夫公爵大人虽然不是游侠骑士，但他也是君子，所以他一定会履行他的诺言，把岛屿给你，不管其他人如何嫉妒，如何捣乱。打起精神来吧，桑乔，你要注意管好你的臣民，他们都忠心耿耿，而且出身高贵。”

“应该好好管理他们之类的话不用您多说，”桑乔说，“我生性善良，而且同情穷人。我也算个老家伙了，什么都见过。我知道该怎么应付事儿，谁也别想糊弄我，我自己怎么回事我自己知道。我的意思是，谁若是对我好，我也对他好；若是对我不好，那就什么都别提了。我觉得当总督这样的事关键在于开头，等当了一段时间后就会容易干，而且会比我从小就熟悉的农村活计更熟悉。”

“你说得对，桑乔，”公爵夫人说，“谁也不是生来就会做事的。主教也来自人间，而不是石头造就的。不过，咱们还是谈谈杜尔西内亚夫人中魔法那件事上来吧。我现在已经查明，桑乔自以为他戏弄了主人，让主人以为那个农妇就是杜尔西内亚。但是我确信，跳上驴背的那个农妇真的是托博索的杜尔西内亚。桑乔以为他骗了人，其实是他自己被骗了。桑乔你知道，我们这儿也有魔法师，对我们很友好，告诉我们世界上发生的各种事情，而且原原本本，没有任何编造。相信我吧，桑乔，那个跳上驴背的农妇就是托博索的杜尔西内亚，此事千真万确！”

“这倒完全有可能。”桑乔说，“我现在愿意相信，我的主人说他在蒙特西诺斯洞窟里的见闻都是真的，他说他看见杜尔西内亚夫人穿的就是我胡说她被魔法改变模样后穿的那套衣服。可是若照夫人您所说，这一切都该是相反的。我的笨脑瓜既不会也不应该一下子编出那么完整的谎话来。我的主人再疯癫，也不会相



信一套如此荒诞离奇的事情。夫人，您不要以为我故意存坏心，像我这样的笨蛋，不可能识破魔法师的恶毒诡计。我编造那个谎话是免得主人惩罚我，并不是存心同他捣乱。”

“此话有理，”公爵夫人说，“不过桑乔，你给我讲蒙特西诺斯洞窟是怎么回事吧，我很想听呢。”

于是，桑乔又把那次经历的事情讲了一遍。公爵夫人听罢说道：

“从这件事里可以推断出，伟大的唐·吉诃德说他看到了桑乔在托博索城外看到的那位农妇，那么她肯定就是杜尔西内亚。那儿的魔法师都很精明，很不一般。”

“所以我说，”桑乔说，“如果我们的杜尔西内亚夫人中了魔法，那就由她去受罪吧。我可不想去同我主人的冤家对头打架，他们人多，又很恶毒。我看到了一位农妇，这是事实，我觉得她是个农妇，所以就认为她是农妇了。如果那人是杜尔西内亚，我又不知道，所以不能赖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赖我。你们不要总是怨我，整天吵吵嚷嚷什么‘这是桑乔说的’，‘这是桑乔做的’，‘这又是桑乔做的’，‘这还是桑乔干的’，就好像桑乔是谁都可以骂的。所以，还是让我去当总督吧，我一定会让大家喜出望外。能当好侍从的人，也能当好总督。”

“善良的桑乔刚才说的全是警句，”公爵夫人说，“就像他自己说的‘穿破衣也有海量’。”

“是的，夫人，”桑乔说，“我这辈子从没喝多过，除非有时候口渴了。我从来不装模作样，想喝就喝，不想喝的时候，如果有人请我喝，为了不让人扫兴，我也喝。朋友请我干一杯，我不回敬人家一杯，那也太无礼了吧？不过，我虽然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况且，游侠骑士的侍从平时只喝水，因为他们常常出没于深山老林，走荒野，攀峭壁，即使出再大的价钱，也换不到一丁点儿葡萄酒。”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也这样认为。”公爵夫人说，“现在，让桑乔先去休息吧，然后咱们再长谈。我们很快就会像桑乔说的那样，把他放到总督职位上去。”

桑乔又吻了公爵夫人的手，并请求公爵夫人照看好他的灰灰儿，灰灰儿简直就是他的命根子。

“什么灰灰儿？”公爵夫人问。

“就是我的驴。”桑乔说，“我不愿意叫它驴，所以叫它灰灰。我刚到城堡时，曾请求那位女仆帮我照看它，结果把她气坏了，好像谁说她丑了或者老了似的。其实，喂牲口才是她份内的事。上帝保佑，我们家乡有个绅士，对这种婆娘简直讨厌透了！”

“他大概是个乡巴佬吧。”女佣唐娜罗德里格斯说，“如果他是个绅士，有教养，就会把女仆们捧上天。”

“好了，”公爵夫人说，“别再说了，唐娜罗德里格斯快住嘴吧，桑乔大人也静一静，照管灰灰的事儿由我负责。既然它是桑乔的宠物，我一定会像对待自己的眼睛一样对待它的。”

“让它呆在马厩里就行了。”桑乔说，“要说您像对待自己的眼睛一样对待它，无论是它还是我，都实在不敢当，让我手脚不知往哪儿放。”

“你带着驴去上任当总督吧，”公爵夫人说，“到了那儿，你可以好好地伺候它，也可以让它退休。”

“公爵夫人，”桑乔说，“您不要以为您说得言过其实了。我就见过至少有两个人是骑着驴去当总督的。所以，我骑着我的驴上任当总督也算不得新鲜事儿。”

桑乔这番话又惹得公爵夫人开心地大笑起来。他打发桑乔去休息，然后又把谈话都告诉了公爵。两人又一同策划完全按招待骑士的那套方法招待唐·吉诃德，好拿他开开心。他们的玩笑开得精彩别致，在这部巨著里是十分出色的。

## 第八十六章

为杜尔西内亚解除魔法，  
本书最奇特的经历之一

公爵和公爵夫人觉得同唐·吉诃德和桑乔的谈话非常有趣，于是他们进一步拿他们开心，决定按照唐·吉诃德说他在蒙特西诺斯洞窟里看到的那种情况，布置一场大闹剧。不过，公爵夫人没想到桑乔竟会如此傻，当初明明是他胡说杜尔西内亚被魔法改变了模样，现在他自己却又信以为真了。公爵和公爵夫人吩咐手下人如何如何行事。六天之后，他们率领大批猎手像陪同国王似的邀请唐·吉诃德和桑乔去打猎。公爵和公爵夫人送给唐·吉诃德一套猎装，另外也送了一套青色细呢猎装给桑乔。可是唐·吉诃德不愿意穿那套猎装，说他第二天还得重新投入艰苦的生活，不可能带什么衣柜或食品柜。桑乔高高兴兴地接受了送给他的那套猎装，打算以后有机会就把那套衣服卖掉。

打猎那天，唐·吉诃德浑身披挂，桑乔也穿好衣服，骑上驴，加入了打猎的行列。虽然人家愿意为他提供一匹马，可他还是舍不得那头驴。公爵夫人装束一新，大大方方地走出来。唐·吉诃德出于礼貌，坚持为公爵夫人的马牵着缰绳，他们来到两座高山中间的一片树林中，大家分散开来，各自找好自己的位置和埋伏处，随后便高声喊叫起来，开始围猎。他们的喊声很大，再加上狗叫声和号角声，以至于彼此之间连说话都听不见了。

公爵夫人下了马，手持一把锐利的投枪站在一个野猪经常出没的地方。公爵和唐·吉诃德也下马站在公爵夫人两侧。桑乔位于他们后面；他没有下驴，不愿意冒险让他的驴遭到不测。他们的两边站着许多佣人。大家刚刚站定，就看见一头巨大的野猪龇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牙咧嘴、口吐白沫地向他们奔来，后面有一群猎人和猎犬在追赶。唐·吉诃德见状抄起剑，拿起盾，抢先迎上去。公爵也手持投枪迎上去，不过，若不是公爵拦着，一马当先还是公爵夫人。只有桑乔一见凶猛的野兽，就撇下他的驴拼命跑起来。桑乔想爬上一棵圣栎树，却又爬不上去，只能抓住一根树枝，拼命往上窜，真该他倒霉，树枝折断了。他摔下来时又被挂住悬在了半空。

桑乔眼看自己的绿色猎装就要被撕破，而且觉得那只野兽马上就要咬自己了，便大声喊救命，声音急迫。若是没看见他，光听他那喊声，准以为他已经被野猪咬着了。后来，野猪终于被枪刺倒了。唐·吉诃德循着桑乔的喊声回头望，只见桑乔倒挂在树上，旁边是那头跟桑乔患难与共的灰驴。

唐·吉诃德过去把桑乔解了下来。桑乔落地脱了身，见自己的猎装已经破了，心疼得要死，因为他本想把那件衣服拿去卖钱。这时，有几个人已经把野猪扛到了帐篷那儿。帐篷里已经摆好了桌子，准备好了丰盛的酒席。桑乔指着他那件撕破的衣服说：

“假如咱们打的只是兔子或小鸟，我的衣服肯定不会弄成这个样子。我不知道打这样一头野兽有什么意思。要是被它咬一口，那就连命都没了。我记得一首老歌谣唱道：

就像著名的法维拉一样  
被熊吃掉。”

“那是一位哥特族国王。”唐·吉诃德说，“他去打猎时，被熊吃掉了。”

“我就是说他。”桑乔说，“我不赞成贵族们去冒这样的危险，而且也没什么意思。”

“你又错了，桑乔，”公爵说，“围猎是王宫贵人最适宜而又最不可缺少的一件事。狩猎需要计谋，需要忍受凛冽的严寒和难以忍受的酷暑，不得休息和睡眠。它可以锻炼人的力量，使人们的四肢更加灵活。总之，这是一项对任何人都没有害处的活动，并且可以给很多人带来欢乐。所以桑乔啊，等你当了总督，也去打猎的时候，你就知道打猎有多好了。”

“不见得吧，”桑乔说，“优秀的总督应当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如果有人气喘吁吁地跑来找他办事，他却在山上消遣打猎呢，这样就太糟糕了！这样的总督太差劲了。大人，我觉得打猎和消遣是不干正事的人的事，而不是总督的事。”

“上帝保佑，但愿如此，桑乔，但嘴上说和做并不是一回事。”

“不管怎么说，”桑乔说，“‘打算还债，就不能心疼抵押品’，‘上帝帮忙胜过自己瞎忙’，‘肚子吃饱，腿就不软’。我是说，只要上帝肯帮忙，我当总督肯定当得好。不信你们就试试看，看我到底行不行！”

“你这该死的桑乔！”唐·吉诃德说，“我说过多少回了，你什么时候才可以不扯俗语呀！两位大人，别理这个笨蛋，他烦死人了。他说起话来可不是一两句俗语哩。”

公爵夫人说：“即使桑乔的俗语再多，也不会因为多就减少了其价值。即使别的俗语说得再好，比他用的更恰当，我也还是乐意听他讲。”

他们说着闲话，走出帐篷，天渐渐黑了。树林里突然冒起了浓烟，接着便听到远远近近一片号角和军乐声，仿佛有大批骑兵。随后，便是摩尔人打仗时呼喊的“雷里里”声，喇叭、号角和战鼓声连在一起，谁听了都会惊惶失措。公爵慌乱，公爵夫人愕然，唐·吉诃德惊讶不已，桑乔浑身哆嗦，最后连那些知道内情的人都害怕了。这时，一个魔鬼装束的驿车向导从他们面前跑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过，吹着一只很大的空心牛角，牛角发出空荡而又可怕的声音。

“喂，向导兄弟，公爵说，‘你是谁？到哪儿去？似乎有军队从此地路过，那是些什么人？’”

向导的声音既响亮又令人恐惧，他说道：

“我是魔鬼，我来寻找曼查的唐·吉诃德。来到此地的是六支魔法师军队，他们带来了托博索的举世无双的杜尔西内亚，她同法国勇士蒙特西诺斯一起被魔法制服了。她是来请唐·吉诃德为她解除魔法的。”

“如果你真像你所说的那样，而且也真的是魔鬼，你就应该认识曼查的唐·吉诃德呀，他现在就在你面前。”

“我向上帝并且凭着我的良心发誓，”魔鬼说，“我并不认识他。现在我脑子很乱，倒把主要的事儿忘了。”

“这个魔鬼肯定是好人，是个好基督徒，”桑乔说，“否则他就不会说‘向上帝并且凭着良心发誓’了。现在我懂了，即使在地狱里也有好人。”

那魔鬼说完并没有下马，却转过头去对唐·吉诃德说：

“狮子骑士，我真想看到你落到狮子爪下！落难的勇士蒙特西诺斯派我来，让我告诉你，让你在原地等他，他要带着托博索的杜尔西内亚夫人来找你，让你为他解除魔法。我的任务就是这个。愿所有像我一样的魔鬼同你在一起，愿善良的天使同这些大人在一起。”

说完他又吹起那只巨大的牛角，不等别人说什么，便转身离开了。

大家这次更惊讶了，尤其是桑乔和唐·吉诃德。桑乔知道杜尔西内亚中魔法的事情是假的，可现在此事居然弄假成真。而唐·吉诃德惊讶就更不明白自己在蒙特西诺斯洞窟遇到的事情是真还是假了。大家正想着，只听公爵说道：

“你想在这儿等吗，唐·吉诃德大人？”

“为什么不等呢？”唐·吉诃德说，“即使地狱里的所有魔鬼都来找我，我也毫无畏惧，岿然不动。”

桑乔说：“如果我再看见一个魔鬼，再听到刚才那种牛角声，我可就不一定等了。”

此时天色已经完全黑下来，树林里流动着许多火光，仿佛大地冒出了热气，又如同颗颗流星。这时，又听到一阵车轮发出的声音。那种持续不断的凄厉声音，即使狼和熊也会被吓跑。同时还有一种可怕的猛烈枪炮声，而且声音越来越响，这一切汇成了混乱而又令人恐惧的声音，连唐·吉诃德也得鼓足他的全部勇气才勉强支撑住。桑乔已经吓昏了，倒在公爵夫人的裙下。公爵夫人忙吩咐往桑乔脸上泼水。

泼完水后，桑乔发现一辆发着吱嘎轮声的牛车来到了面前。四头牛罩着黑色饰布，每头牛的牛角上都有一支点燃的四芯大蜡烛。车上有个高高的座椅，椅子上坐着一位威严的老者。老人的胡子比雪还白，垂过腰间，身上穿的是黑色粗麻布长袍。牛车上点着无数支蜡烛，因此可以清楚地看到车上的一切。两个也穿着粗麻布衣的魔鬼牵着牛车。魔鬼的面目太丑了，桑乔只看了一眼，就不敢再看。牛车站住了。那位威严的老者从他那高高的座椅上站起来，大声说道：

“我是智者利尔甘多。”

他不再说什么，牛车继续向前走。随之而来的是另外一辆完全相同的牛车，以及另外一位傲慢的老者。老者让牛车停下，也同样威严地说道：

“我是智者阿尔基费。”

牛车继续向前走，接着又来了一辆牛车。不过，这回车上坐的不是老者，而是一个身体强壮、面目丑恶的彪形大汉。他一到，就像刚才那两个人一样站起来，声音更响亮、更可怕地说道：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是魔法师阿卡劳斯，是高卢的阿马迪斯和他所有亲属的死对头。”

牛车继续向前走。三辆牛车走出不远便停住了，车轮那种刺耳的声音也突然止住，接着便是一种美妙的音乐。桑乔听了很高兴，觉得这是个好兆头。他一直呆在公爵夫人身旁，此时便对公爵夫人说道：

“夫人，有音乐就不会有麻烦。”

“有光亮的地方也不会有麻烦。”公爵夫人说。

桑乔说道：

“火产生光，火堆发出亮。现在火离我们近了，很可能要烧着我们了。不过，音乐毕竟是欢乐和节日的征兆。”

“咱们看看再说吧。”唐·吉诃德听了桑乔的话说道。

唐·吉诃德说对了。详情请看下章。



## 第八十七章

### 续谈唐·吉诃德为杜尔西内亚 解除魔法，以及其他奇事

随着优美的音乐，一辆彩车慢慢开过来。彩车由六匹骡子拉着，而每匹骡子背上都有一个人。他们都穿着白衣服，手里各举一支大蜡烛。这辆车比刚才那几辆车大两三倍，车上两侧站着另十二个人。他们的衣服比雪还白，手里也都拿着点燃的大蜡烛，让人惊奇不已。在高高的宝座上端坐着一位仙女。她身穿银纱，纱上又有极小的金花点缀，引人注目。她的脸上罩着薄纱，透过轻纱，可以看到她那美丽的脸庞。明亮的烛光可以让人看出她的美貌与年轻，看起来还不到二十岁，但是又超过十七岁。她的身旁还有一个人，那人的衣服拖到了脚面，头上还罩着黑纱巾。车子到公爵、公爵夫人和唐·吉诃德面前停下了，音乐声戛然而止。穿拖地长袍的人站了起来，把衣服掀开，又揭掉头上的纱巾，竟露出一具骷髅相，十分吓人。唐·吉诃德见了不禁有些惊慌，桑乔见了更是怕得要死，公爵和公爵夫人也有些惴惴不安。这个活骷髅站起来，声音迷迷糊糊的，舌头有些发涩地说道：

我就是梅尔林  
我是魔法之王，  
我与时代和世纪抗衡，  
不让时代和世纪湮灭，  
英勇的游侠骑士的功勋，  
我爱他们自始至终。  
我心慈手软，乐善好施，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普渡众生。

一天忽然传来了托博索的杜尔西内亚

痛苦的声音，

方得知她不幸身中魔法，

从贵夫人变成农妇。

噢，智勇双全的唐·吉诃德大人，

勇士的骄傲，

我要告诉你，

为了恢复杜尔西内亚的

音容笑貌，

需要你的侍从桑乔

在大白天里

光着他的肥屁股

自抽三千三百鞭。

“见他的鬼去吧！”桑乔说，“别说打三千鞭子，就是打我三鞭子，也就要了我的命，这叫什么鬼主意呀！”

“你这个乡巴佬，没有教养的东西，”唐·吉诃德说，“我真该把你捆在树上，剥得一丝不挂，不是打你三千三百鞭，而打你六千六百鞭，而且要打得结结实实，让你挣三千三百下也挣脱不了！你别跟我顶嘴，否则我就要你的命。”

梅尔林闻言说道：

“别这样，应该让善良的桑乔自愿自觉地吃鞭子，不要强迫。如果桑乔愿意让别人来打，可以给他减少一半数量，不过那就可能打得重些。”

“不管是别人打还是我自己打，不管是手重还是手轻，”桑乔说，“谁也休想碰我一下。难道我是为了杜尔西内亚才活着的吗？她的脸受了罪就该让我拿屁股来补偿吗？我的主人动不动就叫她

‘我的宝贝’、‘我的命根子’什么的，他才应该挨鞭子呢？”

桑乔刚说完，那位披着银纱的少女就站起身来，掀掉脸上的薄纱，露出一张美丽的脸庞。她的举止有些男子气，而且声音也不像女子，她面对桑乔说道：

“你这个倒霉的侍从，愚蠢的家伙，硬心肠的东西，坏蛋，不要脸的人，讨厌的东西！如果有人命令你从一个高塔上跳下来，要求你吃一打癞蛤蟆、两条蜥蜴和三条蛇，要你用一把又长又尖的大刀把你老婆孩子都杀了，而你不愿意，那倒还不算新鲜。想不到只挨三千三百鞭子，你就推脱，孤儿院收养的那些孤儿，不管淘气不淘气，哪个月不挨鞭子？用你那双贼眼看看我的眼睛吧，动动心吧，我才十九岁，还不到二十岁，却要在这农妇的相貌下凋零枯萎！如果你的心不愿可怜我，不愿为我效劳，你也该为你的主人着想呀！”

“那你说这事该怎么办呢，桑乔？”公爵夫人问。

“这难道要我来回答吗？”桑乔说，“我现在没时间考虑那么多。我要挨鞭子，这使我心烦意乱，我也不知道怎么做了。我倒是想知道，我们的杜尔西内亚夫人从哪儿学会了这样央求人。她让我露出肉来挨打，还恶狠狠的骂，谁能受得了呀！难道我的皮肉是铁打的？她并没有拿一筐白单子、衬衫、头巾和短袜来感谢我呀！她知道不知道，‘驴背驮金，上山才有劲’，‘礼物能够打碎顽石’，‘一边求上帝，一边给实惠’，‘给件东西胜过两声空许诺’？至于我的主人，也应该好好地哄我，让我高兴，我不就服服帖帖了吗？可是他却说要抓住我，剥光我的衣服，把我捆在树上，狠狠打一顿！诸位好心的大人不妨想想，挨打的人不光是侍从，而且还是总督呢！就像人们常说的，‘那可更不得了啦’！这帮人真该好好学学怎样求人，学学讲礼貌。我不会总是那么好脾气呀。我现在看见我的绿猎装撕破了正难过得要死，他们却来让我心甘情愿地挨鞭打，这不是自找没趣嘛！”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实际上，桑乔朋友，”公爵说，“如果你不服服帖帖，你就当不上总督。因为你残忍冷酷、在落难女子的眼泪面前毫不动心，那合适吗？反正一句话，桑乔，或者你鞭打自己，或者让别人鞭打你，不然你就休想当总督。”

“大人，”桑乔说，“你让我想两天，让我考虑一下哪种情况对我最好，行吗？”

“不行，绝对不行，”梅尔林说，“必须马上作出决定。”

“喂，好桑乔，”公爵夫人说，“你既然吃了唐·吉诃德大人这碗饭，就应该鼓足劲，好好给他干。对于这样品德优秀、道德高尚的骑士，我们大家都应该效劳，满足他的要求。至于挨鞭子的事，你就答应吧。办事要痛快利索，免得夜长梦多。‘好心可以解厄运’，这点你很清楚。”

听公爵夫人这么一说，桑乔忽然胡说八道起来。桑乔问道：

“请您告诉我，梅尔林大人，刚才那个该死的驿车向导带来了蒙特西诺斯的口信，让我的主人在这儿等他，他要来教我的主人怎样为杜尔西内亚解除魔法。可是到现在，我并没见到蒙特西诺斯呀。”

梅尔林答道：

“桑乔朋友，那个该死的向导是个蠢货。我派他来找你的主人，并不是叫他传达蒙特西诺斯的口信，而是传达我的口信。蒙特西诺斯现在仍在洞窟里，正等着为他解除魔法呢。不过，现在你还是先答应挨鞭子吧。请你相信我，无论从精神上还是从肉体上，这都会对你有好处。从精神上说，它可以使你更仁慈；从肉体上说，我知道你是多血的体质，出点儿血没什么关系。”

“世界上医生真多，连魔法师都成医生了。”桑乔说，“既然大家都这么说，尽管我并不愿意，我还是说愿意挨这三千三百鞭子吧。不过有个条件，那就是必须在我高兴的时候才打，不能给我规定期限。我争取尽快把这些鞭子挨完，让大家都能欣赏到杜

尔西内亚的美貌。看来她还真的漂亮。我还有个条件，那就是不能要求我非得打出血不可，假如有几下打得像拍坟子似的，那也得算数。还有，就是为了防止我数错，无所不知的梅尔林大人得认真计数，告诉我打了多少。”

“不用数，”梅尔林说，“因为只要打够了数，杜尔西内亚夫人身上的魔法就会立即被解除，她就会立即跑来向好人桑乔致谢，还会送好东西给你呢。所以，你没有必要计较打多了或打少了。老天不会允许我欺骗任何人，哪怕是一丝一毫。”

“哎，那就干吧！”桑乔说，“我只好认倒霉了。我是说我同意挨鞭子，但是要遵守我刚才说的那些条件。”

桑乔刚说完这句话，笛号和音乐声顿时响起，又放了一阵阵火枪。唐·吉诃德勾住桑乔的脖子，在桑乔的额头和脸颊上吻个不停。公爵夫人和公爵也都高兴极了。那辆牛车走了起来，经过公爵夫妇面前时，杜尔西内亚向他们低头行礼，又向桑乔深深地鞠了一躬。

此时天渐渐亮了，一片喜气洋洋的景象，这是宁静晴朗的一天。公爵和公爵夫人对打猎的结果感到满意，也为他们的游戏感到高兴。他们又回到城堡，准备继续把玩笑开下去。他们觉得再没有比这更有意思的事情了。

## 第八十八章

“三摆裙伯爵夫人”又称“忧伤妇人”  
的奇怪事，以及桑乔写给他老婆的信

公爵有个管家很爱开玩笑，也很会开玩笑。是他扮演了梅尔林，策划了刚才那场闹剧，编了那首诗，并且指使一个侍童扮演了杜尔西内亚。最后，管家又与他的主人一起精心策划了另一场更加滑稽的闹剧。

公爵夫人第二天问桑乔，他是否已经开始鞭打自己。桑乔说已经打了，前一天晚上打了五下。公爵夫人问他是用什么打的，桑乔回答说是用手。

“这只能算拍，不叫鞭打。”公爵夫人说，“你打得这么轻，我估计梅尔林魔法师不会满意。好桑乔得做一条带三角钉的粗鞭子，那样打才会疼。‘若要学好，功夫得到家’，低廉的代价换不来像杜尔西内亚这样尊贵的夫人的自由。桑乔，你应该知道，随随便便敷衍算不上功德，也没有什么价值。”

桑乔回答说：

“夫人，请你给我一条不太粗的鞭子或绳子吧。我就用它抽打，而且也不能把自己打得太疼。我应该告诉您，虽然我是个粗人，可我的肉更像棉花，而不像针茅。我没有必要去为了别人而让自己的皮肉受苦。”

“好吧，”公爵夫人说，“明天我给你一条合适的鞭子，让你不会有任何疼痛。”

桑乔说：

“尊贵的夫人，我给我老婆特雷莎·潘萨写了一封信，把我的事都告诉了她。信就在我怀里，现在只欠在信封上写地址了。我

想让您也看看。我觉得这封信写得得像个总督的样子。我的意思是说，是按照总督写信应该用的那种方式写的。”

“谁写的呢？”公爵夫人问。

“除了倒霉的我，还会有谁呢？”桑乔说。

“你亲笔写的？”公爵夫人问。

“那可没门儿。”桑乔说，“我既不会读，也不会写，只会签个名。”

“那就让我们看看信吧。”公爵夫人说，“你肯定是才华横溢的。”

桑乔从怀里拿出一封尚未封口的信。公爵夫人接过来，见到信是这样写的：

### 桑乔·潘萨给他老婆特雷莎·潘萨的信

虽然我挨了一顿鞭子，却称得上是个男子汉了；只要我能当上总督，挨一顿鞭子也划算。这些你现在可能还不懂，我的特雷莎，不过以后你会明白的。你该知道，我的特雷莎，现在我已决心让你出门能坐马车，这符合你的身份。出门不坐车等于爬。你是总督夫人了，没人敢在背后议论你呢。我派人给你送上一件绿猎装，这是我的女主人公爵夫人送给我的。你把它改一下，给咱们的女儿做条连衣裙吧。我听说，我的主人唐·吉诃德是个有头脑的疯子，是个可笑的蠢货，而我比他也差不了多少。我们一块儿去过蒙特西诺斯洞窟，梅尔林大师要利用我为杜尔西内亚解除魔法，其实，她叫阿尔东萨·洛伦索。我只要打自己三千三百鞭子，她就会恢复她原来的漂亮面孔。现在我已经打了五下。这件事你对任何人都不要讲，否则会有人说闲话。过几天我就要上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任去做总督了。我这次去一心想挣钱，听说所有的新总督都是这么想的。我先去摸摸情况，再通知你是不是让你来。毛驴挺好，它让我代它向你多多问候。我就是做了土耳其苏丹，也不会抛弃它。我们的公爵夫人上千遍地吻你的手，而你是回吻她的手两千遍。我的主人说，得体的礼貌不花钱，却比什么都更值钱。上帝没有像上次那样好，再赏给我一个装有一百金盾的手提箱。不过你别难过，我的特雷莎，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让我担心的是，据说一旦当上了总督，就撒不开手了。如果真是那样，我就太亏了，即使缺胳膊短腿的人，靠乞讨也能得不少钱呢。不过无论怎样，我都会让你享福的。上帝会赐福予你，并且让我服侍你。

你的总督夫君

桑乔·潘萨

1614年7月20日于公爵府

公爵夫人看完信对桑乔说：

“总督大人在两件事上写得不好：其一是信上说或者让人觉得，这个总督的位置是靠吃鞭子换来的，其实，吃鞭子本来就是他份内之事。另外一点就是从信上可以看出他野心很大。贪心太大反而会坏了事，贪心的总督执法就会不公正。”

“我并不是那个意思，夫人。”桑乔说，“您如果觉得这封信写得不好，那就把它撕了重写。只怕我认不了几个字，越写越糟。”

“不，不是这样。”公爵夫人说，“信写得不错，而且，我还想让公爵大人看看呢。”

说完他们就到花园去了，那天他们要在花园里吃饭。公爵夫



人把桑乔的信拿给公爵看，公爵饶有兴趣地接过来看了一遍。这时，忽然响起一阵凄凉的笛声和沉闷杂乱的鼓声。大家都被这种慌乱、急促和忧伤的旋律弄得心慌意乱，唐·吉诃德更是坐立不安。桑乔就更别提了，早又吓得躲到公爵夫人的裙边藏了起来，因为那阵阵鼓乐声听起来确实够吓人的。

大家正心神不定，忽然发现有两个人跑进来了，长长的黑衣服直拖到地上。他们边走边敲鼓，鼓上也蒙着黑布。旁边还有一个人吹笛子，穿着一身黑衣服。后面还有一个高个子，他身上披着一件黑长袍，而不是穿着，长袍的下摆特别大。长袍上的肩带上挂着一把黑色大刀。那人脸上还蒙着透明的黑纱。他那高大的身材，那从头到脚的黑色，使大家都不寒而栗。

公爵和其他人都站在原地没动。那人走到公爵面前，跪了下来。公爵坚持让那人站起来说话。那个面目可怕的人站了起来，揭开脸上的面罩，露出一张世人从未见过的可怕、惨白而且胡须浓密的脸。他的眼睛盯着公爵，浑厚而又洪亮地说道：

“尊贵的大人，我叫‘白胡子三摆’，是‘三摆裙伯爵夫人’，又称‘忧伤妇人’的侍从。我捎来个口信，就是请您听一下她的悲伤，她的悲伤可以说比世上最大的悲伤更悲伤。她首先想知道曼查的那位战无不胜的英勇骑士唐·吉诃德是否还在。她这会儿就在这座城堡的门口，只要您吩咐一声，她就可以进来。我说完了。”

他说完咳嗽一声，捋一捋胡子，十分平静的等候公爵的回答。公爵说：

“好吧，好侍从‘白胡子三摆’，很多天以前我们就听说了尊贵的夫人的不幸，魔法师们使她成了‘忧伤妇人’。优秀的侍从啊，你不妨叫她进来，英勇骑士唐·吉诃德就在这里。他帮助弱小的人，肯定会答应全力保护和帮助夫人。”

“三摆”听了此话，跪拜了一下，就示意吹笛敲鼓，然后踏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着来时那样的鼓点走出了花园。众人对这个人的出现和举止依然惊魂未定。公爵转过身来对唐·吉诃德说：

“著名的骑士啊，邪恶和无知的阴云终究遮盖不了您的光芒。我这样说是因为您到此地才六天，就有痛苦忧伤的人仰慕您的名声，从遥远的地方赶来，相信您的坚实臂膀可以把他们从痛苦和忧伤中解救出来。”

“公爵大人，”唐·吉诃德说，“我很希望那天在饭桌上恶意诋毁游侠骑士的可爱教士现在能在这里，让他亲眼看看游侠骑士多么重要。没有任何人能像游侠骑士这样解除痛苦、救危济困。我感谢老天，让我有幸成了一名游侠骑士。我将不辞万苦行使我的光荣职责。让这位夫人来吧，她尽管说出自己的要求，我将以我的臂膀的力量和我的昂扬精神的坚定斗志，把她从危难中解救出来。”

## 第八十九章

### 接着谈“忧伤妇人”的怪事

公爵和公爵夫人见唐·吉诃德乖乖地上了钩，十分高兴。这时桑乔却忽然说道：

“我不想让这位女佣妨碍我去当总督。我听托莱多的一位药剂师说过，凡事只要有女佣插手准糟糕。由此我想到，既然所有的女佣不管是什么脾气都令人讨厌，那么，这位被称作‘三摆裙’或‘三尾裙’伯爵夫人的女佣又能怎么样呢？在我们那儿，摆就是尾，尾就是摆，都是一回事。”

“住嘴，桑乔朋友，”唐·吉诃德说，“这位女佣既然不怕路途遥远跑来找我，就决不会是药剂师说的那种女佣，况且她还是伯爵夫人呢。伯爵夫人当女佣，肯定是服侍女王或王后，在家里还是十足的贵夫人。”

这时，在场的唐娜罗德里格斯说道：

“我们公爵夫人的女佣若是运气好，也可以做伯爵夫人，只可惜没那么好的命。谁也别想说女佣的坏话，有人剪了我们的头发，手里却仍然拿着剪刀。”

“即使剪了头发，”桑乔说，“女佣身上还有很多可剪呢。我们那儿的理发师说过，‘米饭就是粘锅，还是别搅好’。”

“侍从们总是和我们作对。”唐娜罗德里格斯说，“他们常常嚼舌头议论我们，翻我们的老帐。不管这些笨家伙愿意不愿意听，我都得说，即使我们忍饥挨饿，只穿件黑衣服，但总是生活在贵人家里！”

“我觉得唐娜罗德里格斯说得不错，”公爵夫人说，“而且说得很对。不过，你若是想为自己和其他女佣辩护，最好还是另外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再找时间吧。”

桑乔于是说道：

“自从我就要当上总督，我根本就不把这些女佣放在眼里。”

外面响起了鼓乐声，表示“忧伤妇人”马上光临。

“因为他是伯爵夫人，”桑乔着急说道，“所以我主张你们出去迎接。但她又是个普通妇人，所以我又觉得你们根本用不着动。”

“谁叫你多嘴，桑乔？”唐·吉诃德说。

“谁叫我多嘴，大人？”桑乔说，“是我自己，我这个侍从已经从您那儿学到了规矩，可以称得上是最有礼貌的侍从了。关于这种事，我听您说过：‘同样是输牌，输多输少无所谓’，‘对聪明人不必多言’。”

“桑乔说得对。”公爵说，“咱们先去看看这位伯爵夫人究竟是什么样子，再说该怎么样招待她吧。”

这时，鼓手和笛手又像刚才那样吹吹打打地进来了。

## 第九十章

### “忧伤妇人”讲述其遭遇

十二个妇人排成两行，跟在那几个忧伤的吹鼓手后面走进了花园。她们身上穿着宽大的丧服，头上披着细白布长巾。侍从“白胡子三摆”牵着“三摆裙伯爵夫人”的手跟在后面。夫人穿的是高级的黑色台面呢，她的所谓“三尾”或“三摆”都是尖形的，由三个身着丧服的侍童提着，看到这尖摆裙，所有人都明白她是由此得名。

她们迈着稳重的步伐行进。女佣们脸上都蒙着厚厚的黑纱，让人一点儿也看不见黑纱后面的东西。然后，十二个女佣停住了脚步，让开一条路，“三摆裙伯爵夫人”从后面走上前来。公爵、公爵夫人和唐·吉诃德上前十几步去迎接这位夫人。这时，伯爵夫人跪到地上，不是细声细气而是粗声粗气地说道：

“诸位大人，对你们的仆人，不必客气。我是忧伤人，不懂得还礼，天大不幸已使我不知魂归何处了，大概已经跑到很远的地方去了。怎么找也找不到。”

“伯爵夫人，”公爵说，“如果有谁没发现您的风雅，那才是瞎了眼呢。您的雍容华贵和文质彬彬是有目共睹的。”

公爵拉着伯爵夫人的手，请她站起来，让他坐到公爵夫人身旁的一把椅子上。公爵夫人也非常客气地请她坐下。

大家都静静地等着，看谁先开口。最后，还是忧伤妇人先开了腔：

“最尊贵的大人，最美丽的夫人，最机智的各位先生，我相信你们给了我最深切的同情。我的痛苦足以打动世界上最冷酷的心。不过，在我讲述我的痛苦经历之前，我希望你们能告诉我，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曼查最正直的骑士唐·吉诃德和他的好侍从桑乔是否在你们这里。”

“桑乔在这里，”桑乔不等别人答话就抢先说道，“那个最正直的唐·吉诃德也在这里。所以，最忧伤的贵妇人，您想说什么就说吧，我们大家都最愿意为您效劳。”

唐·吉诃德这时站了起来，对忧伤妇人讲道：

“忧伤妇人，如果勇气和力量有希望使您摆脱痛苦，那么我愿意用我的菲薄之力为您效劳。我就是曼查的唐·吉诃德。我的任务就是帮助各种各样的落难者。所以，请您把您的痛苦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吧。我们听了以后即使不能帮助您，至少会同情您。”

忧伤妇人闻言扑到唐·吉诃德脚下，然后又抱住他的脚说：

“我要扑倒在您的脚下，无敌的骑士！这双脚是游侠骑士的支柱。我想吻这双脚，解脱我的痛苦全得靠这双脚。勇敢的游侠骑士，您的光辉事迹使阿马迪斯、埃斯普兰蒂安和贝利亚尼斯的传奇般的业绩都相形见绌！”

说完她又转向桑乔，拉着桑乔的手说：

“你是古往今来最忠实的侍从，你的恩德比我的伙伴‘白胡子三摆’的胡子还长！你完全可以因为你为伟大的唐·吉诃德效劳而感到骄傲！你忠实善良，因为我请求你帮我恳求你的主人，让他救助我这个卑微不幸的伯爵夫人吧。”

桑乔回答说：

“夫人，我的恩德不一定像您的侍从的胡子那样长。关键是来世我的灵魂还得有胡子，至于现在的胡子怎么样，我倒是无所谓，或者说根本没关系。您用不着这样苦苦请求，我一定会请我的主人尽力帮助您。我知道我的主人非常喜欢我，更何况他现在还需要我帮他一个忙呢。您可以把您的痛苦都讲出来，咱们不妨商量商量。”

公爵、公爵夫人和其他知情人顿时笑出了声，他们暗自称赞

“三摆裙夫人”聪明机灵，而且装得惟妙惟肖。“三摆裙夫人”重新又坐下，说道：

“有一个王国叫坎达亚，公主叫安东诺玛霞，她是这个王国的继承人。安东诺玛霞是由我带大的。

“慢慢地，安东诺玛霞长到了十四岁，她长得可美了，美得不能再美了。她也很聪明。她既聪明又漂亮，真是太惹人爱了。这位美丽的姑娘，都怪我嘴笨，不能把她的美貌说出来，她引起无数王孙公子的爱慕。其中有京城的一位公子，自恃貌美有钱而且多才多艺，竟然对姑娘想入非非。如果你们不讨厌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们，他弹起吉他来很动人，而且他不仅会作诗，还会跳舞。他还会做鸟笼子，以后如果没钱，他光靠做鸟笼子就能维持生活。他的这些本领完全可以倾倒一座大山，就更别说打动一个姑娘了。可是，这个家伙若不用计策首先攻破我这一关，他的所有那些才能就根本不可能征服姑娘这座堡垒。所以，他用一些小首饰笼络我，买通了我。不过，最令我感动的还是他唱的一首歌，他唱道：

我那可爱的小冤家  
伤透了我的心，  
纵然倍受煎熬，  
痛苦不堪，我仍一往情深。

“当时我觉得这歌词美极了，歌声似蜜。

他还唱道：  
让死亡无声无息  
悄悄来临吧，  
死亡的快乐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也不能给我生机。

“这类歌的歌声让人心动，歌词让人如痴如醉。我这个人真糟糕，那些诗并没能征服我，倒是我的单纯征服了我自己。那些音乐并没能打动我的心，倒是我自己的轻浮使我动了心，我的愚昧无知和缺少警惕为克拉维霍打开了方便之门，克拉维霍就是我才说的那个男子。我成了他们的中间人。他一次又一次以安东诺玛霞真正丈夫的名义来到安东诺玛霞的房间。

“然后我想，他们无论如何也得结婚！只是有一点不好，就是两人地位不平等。克拉维霍是个普通男子，而安东诺玛霞公主则是公主。我正计谋着这件事，可是后来安东诺玛霞的肚子鼓了起来，吓得我们三个人赶紧商量对策，决定在事情还没有败露之前结婚。

桑乔这时又插嘴说：

“‘三摆裙夫人’，您快点讲吧，时间不早了，我特别想知道这个长长故事的结局呢。”

“那我就讲下去。”伯爵夫人说。



## 第九十一章

### “三摆裙夫人”继续讲她难忘的奇遇

无论桑乔说什么，公爵夫人都很喜欢，可是唐·吉诃德却急坏了，他让桑乔赶紧住嘴。忧伤妇人又接着说道：

“简单说吧，后来几经反复，公主还是嫁给了克拉维霍。这一下可把安东诺玛霞的母亲唐娜马贡西娅气坏了。没过三天，我们就把她埋掉了。”

“那么她准是死了。”桑乔说。

“那当然，”白胡子三摆说，“坎达亚从来不埋活人，只埋死人。”

“侍从大人，”桑乔说，“以前也有过晕过去的人被当成死人埋掉的事情。我觉得马贡西娅王后可能是晕过去了，并不是死了。公主的事也并不是什么很大的蠢事，何至于让她这么难过！如果公主同某个侍童，或者同她家的某个佣人结了婚，那才糟糕呢。若是照您说的，她嫁给了一个英俊而又有才华的男子，虽然有点儿蠢，也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蠢。”

“你说得对，桑乔，”唐·吉诃德说，不过忧伤妇人，请您继续讲吧，我似乎觉得这个甜蜜的故事后面很悲苦呢。”

“岂止是苦呀，”伯爵夫人说，“而且是苦得很呢！与这个苦比起来，什么都算不上苦了。王后不是昏过去了，她确实是死了，我们把她掩埋了。这事谁能不伤心呢？我们刚刚把土盖好，就看见马贡西娅的表兄马兰布鲁诺巨人骑着一匹木马出现在王后的坟墓上。他这个人不仅狠毒，而且会魔法。为了给王后报仇，他就在王后的坟墓上对克拉维霍和轻佻放纵的安东诺玛霞施了魔法。他把安东诺玛霞变成一只青铜猴，把克拉维霍变成了一条金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属的可怕鳄鱼，在他们俩中间还立了一个纪念碑，上面用叙利亚文写了几行字，意思就是：‘在曼查的勇士打败我之前，这一对放肆的情人不得恢复原状。’施完魔法后，马兰布鲁诺抽出一把又长又大的大刀要杀我，我吓坏了，拼命哀求，这才使他放了手。最后，他把王宫里的所有女仆都叫来，他说，他不想一下子杀了我们，他要慢慢地折磨我们，让我们痛苦。他刚说完这句话，我们就觉得我们脸上的毛孔都张开了，整张脸都像被针扎了似的，用手一摸脸，我们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现在这模样。”

忧伤妇人和其他女仆说着就摘掉了头罩，露出了满是胡须的脸庞，有的是金黄色的，有的是黑色的，有的是白色的，还有的是灰白色的。公爵和公爵夫人都惊讶不已，唐·吉诃德和桑乔也呆住了，其他人更是吓呆了。“三摆裙夫人”又接着说道：

“那个坏蛋布兰布鲁诺就是这样惩罚我们的。再往下讲我本来会泪如泉涌的，可是一想到我们遭受的不幸，我们已经欲哭无泪。谁家的父母能不为自己的女儿变成这个样子而心疼呢？谁能帮助她呢？以前她的脸那么美，还涂了很多香脂，尚且没有人十分爱她，现在她满脸胡须，又有谁爱呢？我的女仆伙伴们啊，咱们真是倒霉啊，父母是在不吉利的时辰生养了我们！”

说到这儿，她似乎要昏过去了。

## 第九十二章

### 与这个难忘的故事和奇遇有关的细节

桑乔看见忧伤妇人昏了过去，就说：

“我发誓，这种事我从未听过也从未见过，我的主人也从没有对我讲过。真见鬼，你这个魔法师！你除了让她们满脸长满胡须外，就没有别的办法来惩治这些娘儿们吗？怎么搞的！你把她们的半个鼻子割掉岂不更好？尽管以后她们说起话来会难听，可那也比现在强？我敢打赌，她们连剃胡须的钱也没有。”

“是的，大人，”一个女仆说，“我们没钱剃胡须，所以我们有一个省钱的办法，把膏药贴在脸上，然后猛地揭下来，这样脸上就像磨盘一样平滑了。虽然在坎达亚专有女人挨家串户为人脱汗毛、纹眉毛，可是我们从来不让她们进门，因为这种人以前都是卖身的，现在又来拉皮条。如果唐·吉诃德大人不能帮助我们，我们就得带着胡子进坟墓了。”

“我若是不能帮助你们，”唐·吉诃德说，“我就到摩尔人那儿去把我的胡子揪掉。”

此时“三摆裙夫人”也苏醒过来，说道：

“英勇的骑士，我在昏迷中听到了你的诺言，于是我就苏醒过来了。现在我再次请求你，著名的游侠骑士，战无不胜的大人，你一定不要食言啊。”

“我决不会食言，”唐·吉诃德说，“夫人，您看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我现在随时听候您的吩咐。”

“现在的情况是，”忧伤妇人说，“从这儿到坎达亚王国，如果从陆地走，距离有五千西里，如果从空中走直线，就只有三千二百二十七西里。我还应该告诉你们，马兰布鲁诺对我说，如果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有幸找到帮我解脱魔法的骑士，他就送给那位骑士一匹马，那匹马飞起来特别轻盈，像是见了鬼。更妙的是这匹马不吃不睡也不用马蹄铁，没有翅膀却能疾步如飞，而且走得非常稳，骑马的人可以手里平端满满一杯水，水一点儿也不会洒出来。”

桑乔这时说道：

“要说走得稳，谁也比不上我那头驴。它虽然不能飞，只是在地上走，我却敢说世界上的任何马都跑不过它。”

大家都笑了。忧伤妇人又接着说道：

“如果马兰布鲁诺想结束我们的不幸，他就会在午夜之前把这匹马送到我们面前。”

“那匹马能够载几个人？”桑乔问。

忧伤妇人回答说：

“两个人，一个骑在马鞍上，另一人骑在鞍后，正好是一个骑士和一个侍从。”

“忧伤妇人，”桑乔说，“我想知道那匹马叫什么名字？”

忧伤妇人说：“这匹马的名字起得很合适。它叫‘轻木销’，因为它用木头做的，额头上有个销子，而且跑得飞快。论名字，它完全可以同著名的罗西南多比美。”

“名字倒不错，”桑乔说，“可是用什么来驾驭它呢？”

“我刚才说过了，”三摆裙夫人说，“就靠那个销子。骑马的人把销子往这边或那边拧，就可以任意操纵它，让它飞上天或者让它贴着地面飞，或者不高不低，这是最好的，办事要有条理就得这样。”

“我倒想见见这匹马，”桑乔说，“不过，若想让我骑到它的屁股上去，那可别指望。我骑驴时要坐在比丝绵还软的驮鞍上，才勉强能走稳，现在要我骑在木马的硬屁股上，什么垫子都没有，那怎么行呢！我可不愿因为你们脸上有胡须就要让自己受罪，谁爱做谁就去做，我可不想陪我的主人跑那么远，况且，这

又不是使我的女主人杜尔西内亚解脱魔法，根本用不着我去管闲事。”

“用得着，”三摆裙夫人说，“而且你应该管。我觉得若是没有你，我们什么事情也做不成。”

“我的天啊！”桑乔说，“主人冒险同侍从有什么相干呀？他们冒险成功，获得美名，却要我们侍从去吃苦受罪，这像什么话！如果骑士小说的作者写上‘某某骑士完成了冒险，但这是在他的侍从某某的帮助下完成的，没有侍从，骑士根本不可能完成这次冒险’……那还差不多。可书上却一个字也不提侍从，好像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侍从似的，其实，侍从一直跟随在左右嘛！各位大人，我现在再说一遍，让我的主人一个人去吧，他一定会马到成功。我要留在这里陪伴我的女主人公爵夫人。很可能在我的主人回来时，杜尔西内亚夫人已经漂亮一些了。我宁愿在这里抽空打自己一顿鞭子，把自己打得浑身是伤。”

“即使这样，可你还是得陪你的主人去，好桑乔，这么多的好人都在求你呢。不能仅仅因为你害怕，就不顾这些女仆永远满脸胡须，那可是件丢人的事。”

“我还得再喊一遍我的天啊！”桑乔说，“如果是为一些好女人做善事，那么男子汉作出冒险牺牲或许还值得；可如果是为了去掉女仆脸上的胡须而受罪，那就太冤枉了！我倒宁愿看到，从老太太到小姑娘，从娇声娇气到白皮嫩肉的，一个个都长上胡须！”

“你对女仆们太过分了，桑乔朋友。”公爵夫人说，“你肯定是错了。我家有的女仆可以说都是好女仆。我身边这位唐娜罗德里格斯就无可挑剔。”

“行了，唐娜罗德里格斯夫人、三摆裙夫人以及其他各位，”唐·吉诃德说，“老天会怜惜你们，桑乔也会按照我的吩咐去做。只要‘轻木销’一到，我就去与马兰布鲁诺交手，准能去掉你们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脸上的胡须，用快刀把马兰布鲁诺的脑袋从他的肩膀上砍下来。上帝有时会让好人受苦，可是事情会转好。”

“啊！”忧伤妇人说道，“让天上所有的星星都用温和的目光看着您吧，英勇的骑士，让它们给您以运气和勇气，来保护这些可怜的女仆吧，大家都看不起她们，药剂师憎恶她们，侍从议论她们，侍童也欺骗他们。赶紧派那举世无双的‘轻木销’来吧，快来结束我们的不幸吧！假如天气热了，我们仍长着胡子，那可就糟了！”

三摆裙夫人这番伤心之言使所有在场的人都流下了眼泪，连桑乔也流了眼泪。他心想，若能除去这些脸庞上的胡须，即使陪主人走到天涯海角，他也心甘情愿。

## 第九十三章

“轻木销”到来，故事告终

此时天已渐晚了，约定让“轻木销”到来的时间也临近了。唐·吉诃德开始不安起来。他怕马兰布鲁诺迟迟不把马送来。这时，他忽然看见四个浑身披挂着常春藤的野人，肩扛着一匹木马走进了花园。他们把木马放到地上，一个野人说道：

“哪位骑士有勇气，就请骑上去吧。”

“我不骑，”桑乔说，“我不是骑士，也没有勇气。”

野人又接着说：

“如果这位骑士有侍从，就让他侍从骑到马屁股上吧。请相信英勇的马兰布鲁诺，他只想比剑，决无其它恶意。只需拧一下销子，马就可以带你们飞到马兰布鲁诺所在的地方。不过，飞得高会让人头晕，所以你们得蒙上眼睛，等到听到马嘶，就说明到了目的地，那时再把你们的眼镜解开。”

说完，几个野人便撒下木马，神气活现地出去了。忧伤妇人一看到木马，顿时眼含热泪，对唐·吉诃德说道：

“英勇的骑士，马兰布鲁诺已经说到做到了。现在木马果然来了，我们的胡须仍在增长。我们每个人，每根胡须，都请求您快点上马吧。我们请求您同您的侍从一起骑上马去，开始你们的新旅程。”

“我马上就启程，三摆裙伯爵夫人，而且心甘情愿。我急着想看夫人您和所有女仆的光滑面孔呢。”

“我可不去，”桑乔说，“无论怎样，我都不去。如果一定要我骑到木马的屁股上去，才能去掉她们的胡须，那就让我的主人另找一个侍从陪他。我不是巫师，不想到天上去飞。假如海岛上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臣民听说他们的总督在天上飞行，会怎样想呢？况且，从这儿到坎达亚有三千多西里，假如马累了或者巨人生气了，我们得耽搁五六年才能回来呢。到那时候，也许就没有什么岛屿了。常言道，‘越晚越玄’，还有，‘给你一头牛，赶紧拿绳牵’。让这些夫人的胡须原谅我吧。‘维持现状，再好不过’。我是说让我留在这儿最好，我还指望在这儿弄个总督当呢。”

公爵说道：

“桑乔朋友，我许诺给你的岛屿不会动，跑不了。它的根扎得很深，直扎到地底深处，无论花多大力气也的拔不出来挪不动。你为当这个总督付出的代价，就是同你的主人唐·吉诃德一起去完成这件留芳千古的大事。你很快就可以骑着‘轻木销’赶回来。即使你时运不佳，要过五、六年才回来，你仍然会得到原来的那个岛屿，你的臣民们仍然会欢迎你。我的主意不会改变。你相信吧，桑乔朋友，否则就是辜负了我的一片厚意。”

“别再说了，大人。”桑乔说，“我是个穷侍从，当不起您的如此厚望。让我的主人上马，也给我蒙上眼睛吧，愿上帝保佑我们。等飞到天上的时候，请告诉我一声，我要向上帝祈祷，还要求天使保佑呢。”

三摆裙夫人答道：

“桑乔，你爱向谁祈祷就向谁祈祷。”“自从那次难忘的研布机冒险之后，”唐·吉诃德说，“我从没见桑乔这样害怕过。如果我也像其他人一样迷信，他这么害怕就会使我也胆怯了。你过来，桑乔，我想单独同你说几句话。”

唐·吉诃德同桑乔走到花园的树丛中，拉着桑乔的手对他说道：

“桑乔兄弟，你看到了，艰苦的冒险在等着咱们，连上帝都不知道咱们什么时候才回来。所以，我想让你假装去找一点路上需要的东西，回到你的房间里去，赶紧把你承诺的那三千三百鞭



子至少打五百下。该打的总得打呀。‘事情一着手，就算完成了一半’。”

“我的上帝！”桑乔说，“您又犯糊涂了，就像人们常说的，‘又要马儿跑，又让马儿不吃草’！我现在得坐着硬木板远行，您这样做不是要打烂我的屁股吗？无论如何我都不会答应。咱们现在先去为女仆们去掉胡须吧。我向您保证，等咱们回来，一定赶紧抽鞭子，让您满意，别的我就不说了。”

唐·吉诃德说道：

“既然有你这话，我也就放心了。我相信你会履行诺言。你虽然脑子笨，可是人挺实在。”

“我不算笨，也不算聪明，”桑乔说，“虽然我是个普通人，却能说到做到。”

说完两人就回来骑木马，唐·吉诃德一骑上马就说道：

“把眼睛蒙上，桑乔。上马吧，桑乔。人家从那么远的地方把马派来，不会骗咱们。欺骗相信自己的人是不光彩的。咱们的这次行动也只会带来荣誉，不会产生任何不良后果。”

“咱们走吧，大人。”桑乔说，“这几位夫人的胡须和眼泪真是让我伤心。在看到她们的脸变光滑之前，我恐怕连一口东西也吃不下去。您先上马，把眼睛蒙上。我是坐在马屁股上的，当然您应该先上马。”

“是应该这样。”唐·吉诃德说。

他从衣袋里掏出一条手绢，请忧伤妇人为他仔细地蒙上眼睛，眼睛蒙好后，他又把手绢解开，说道：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是希腊人在献给帕拉斯女神的木马的肚子里藏着武装骑士，这些骑士后来毁掉了特洛伊城。所以，最好是先看看‘轻木销’的肚子里有什么东西。”

“放心吧，”忧伤妇人说，“我相信马兰布鲁诺，知道他不会做这样的事。请您上马吧，唐·吉诃德大人，用不着有丝毫害怕。”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如果出了什么事，由我负责。”

唐·吉诃德觉得，再啰嗦会有损于他的勇气，也就不再争辩，骑上木马，试了试销子，转动得挺灵便。桑乔非常不情愿地慢慢爬上木马，尽可能地在马屁股上坐好。他发现这个马屁股有点硬，一点儿也不软。桑乔坐好后，说了声“再见”，让人蒙上了他的眼睛，眼睛蒙好后，他又重新解开，久久地凝视着花园里的所有人，眼含热泪地请求大家在这个关键时刻为他念《天主经》，念《万福玛利亚》。

唐·吉诃德生气地喝道：

“你这个混蛋，难道你是要上断头台，或是快要咽气了？你这个没有良心的胆小鬼！蒙上眼睛，蒙上眼睛吧！别让你的害怕从嘴上表现出来，至少别在我面前吱声！”

“那就请把我的眼睛蒙上吧。”桑乔说。

两人蒙上了眼睛，唐·吉诃德觉得一切已准备就绪，就伸手去摸销子。他的手刚刚触到销子，在场的女仆和其他所有人都高喊起来：

“上帝为你引路，英勇的骑士！”

“上帝与你在一起，忠诚的侍从！”

“你们飞起来了，飞到天上去吧！”

“坐稳了，英勇的桑乔，别晃悠！小心别摔下来！从前那个鲁莽的小伙子驾驭太阳车就摔了下来。好家伙，你若是摔下来，就会比他还惨！”

桑乔听到喊声，紧紧地搂着唐·吉诃德，对他说道：

“大人，他们说咱们飞到天上了，可是为什么咱们还能听见他们的声音，而且声音就像在咱们身边似的？”

“你就别管了，桑乔，这种事情以及咱们的飞行都是不同寻常的，你能够看到和听到千里之外的事情。别搂我这么紧，你快要把我拽倒了。我真不明白你究竟怕什么。我发誓，这是我平生

骑得最平稳的一次。简直就像不动似的。别害怕，伙计，一切正常，而且非常顺利。”

“是啊，”桑乔说，“风真大，好像在上千只风箱在对着我吹似的。”

确实有几只大风箱在吹他们。公爵、公爵夫人和管家对这个闹剧进行了精心策划，没有露出一点儿破绽。

唐·吉诃德觉得有风，就说：

“桑乔，咱们大概是到了第二层天，这儿有冰雹雪花，而雷鸣电闪是在第三层天。如果照这样往上升，咱们很快就会到达火焰天了。我不知道该怎么拧这个销子，才能够停止上升，否则咱们就得被烤焦了。”

此时正有人用竹竿挑着一些点燃的薄麻布片，从远处烤他们的脸。桑乔觉到了热，说道：

“咱们现在肯定到了火焰天，或者离它很近了，因为我的一大片胡子已经被烤焦了。大人，我想打开布看看咱们到底在什么地方。”

“不行，”唐·吉诃德说，“你可别忘了托拉尔瓦的真实故事。他在空中飞行的时候，魔鬼叫他睁开眼睛。他睁开眼睛，觉得自己离月亮已经很近，伸手就可以摸到。他不敢往地面上看，怕自己会昏过去。所以桑乔，咱们不能把蒙眼布解开。如果有什么情况，带咱们飞的人会告诉咱们。虽然咱们飞了才不过半小时，我却觉得咱们已经走了很远的路。”

“我不知道，”桑乔说。

两位勇士的对话都被公爵、公爵夫人和花园里的其他人听到了，大家偷偷直乐。他们觉得这场精心策划的闹剧该收场了，就用点燃的麻布去烧木马的尾巴，马肚子里装满了花炮，立刻一声巨响爆炸了，唐·吉诃德和桑乔被掀到了地上。两人都被烧得半焦。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此时，花园里那群满面胡须的女仆和三摆裙夫人都不见了，花园里的其他人全部昏倒在地上。唐·吉诃德和桑乔遍体鳞伤地从地上爬起来，惊恐地看到他们还在刚才的那个花园里，而且地上躺了许多人，更让他们惊奇的是看到花园一侧的地上有一支巨大的长矛插在地上，长矛上用两条绿色绸带系着一张白羊皮纸，上面用金色大字写着：

曼查的著名骑士唐·吉诃德首战告捷，结束了三摆裙夫人又名忧伤妇人及其同伴的苦难。

马兰布鲁诺心满意足，女仆的胡须已化为乌有，克拉维霍国王和安东诺玛霞王后已恢复美貌。魔法师之王梅尔林有令，待骑士的侍从打够了鞭数，白鸽就能摆脱恶鹰的追逐，投入情侣的怀抱。

唐·吉诃德看完羊皮纸上的字，知道这是指为杜尔西内亚解除魔法的事。他一再感谢老天让他毫不费力就完成了如此伟大的事业，让那些女仆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不过，现在那些女仆已经不见踪影了。唐·吉诃德来到尚未苏醒过来的公爵和公爵夫人身旁，拉着公爵的手说道：

“喂，善良的大人，醒醒，醒醒吧，一切都过去了，而且十全十美，在那张羊皮纸上写得很清楚。”

公爵慢慢睁开眼睛，仿佛刚从梦中醒来。公爵夫人和花园里的其他人也都慢慢苏醒过来。大家都装出十分惊奇和意外的样子，仿佛这一切都是真的一样。公爵眼睛半睁半闭地看了看那张羊皮纸，然后张开双臂拥抱唐·吉诃德，说唐·吉诃德是古往今来最优秀的骑士。桑乔四处寻找忧伤妇人，想看看他没有胡须的脸是什么样子，是否很漂亮。可是别人告诉他，木马燃烧着从空中落到地上时，包括三摆裙夫人在内的所有女仆脸上都已一干二

净，而且转眼就不见了。公爵夫人问桑乔这次长途旅行的情况，桑乔回答说：

“夫人，我觉得我们飞到了我的主人说的火焰天。我想把蒙眼睛的布掀开一点儿看看，可是我的主人不允许。不过，我好奇心特别重，越是不让我知道的事情我就越想知道。我悄悄地把蒙眼睛的布往鼻子那儿挪了挪，偷偷往地球看了一眼，看到地球只不过是芥菜子那么大，上面的人倒比榛子还大点儿，一个人就可以把整个地球盖住，由此可见我们飞得有多高了。”

公爵夫人说道：

“桑乔朋友，你看你说些什么呀。看来你并没有看见地球，只是看到了地球上行走的人。你看到地球只有芥菜子那么点儿，而人倒有榛子那么大，当然一个人就可以把地球遮住了。”

“事实就是这样。”桑乔说，“不管怎么说，我是从一道缝里往下看的，看到了整个地球。”

“桑乔，”公爵夫人说，“从一条缝里看不到事物的全体。”

“我不知道是否看得到，”桑乔说，“我只知道您该明白，我们是靠魔力飞行的。靠着魔力，我从任何方向都可以看到整个地球和地球上的人。如果您不相信这点，也就不会相信我看见自己已经挨近天了，离开只不过一拃半远。我敢发誓，那个天特别大。”

唐·吉诃德也说道：

“这种事情已经超出了常规，所以随便桑乔怎么说，都可能是真的。至于我，我没有把蒙眼布往上掀或者往下拉，没看见天，也没看见地，没看见海，也没看见沙滩。我只是确实感觉到我在天空中飞，几乎快到火焰天了。”

大家不再问桑乔旅途上的事，觉得桑乔虽然一直在花园里呆着，却准备把他在天上见到的所有事情都一一细数呢。

忧伤妇人的故事到此结束。它不仅当时为公爵提供了笑料，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

而且成了他一辈子的笑料。如果他能活几百年，他会把桑乔的事讲上几百年。唐·吉诃德凑到桑乔身边，对桑乔耳语道：

“桑乔，你若想让人们相信你在天上的那些见闻，就应该先相信我在蒙特西诺斯洞的见闻，别的我就不多说了！”

## 第九十四章

在桑乔就任岛屿总督前夕，唐·吉诃德的谆谆教导以及其他深思熟虑的吃嘱咐

忧伤妇人苦难的滑稽闹剧顺利结束。公爵和公爵夫人见唐·吉诃德和桑乔什么都相信，便决定把这个玩笑再开下去。于是，他们吩咐佣人和下属，继续同桑乔开总督的玩笑。第二天，也就是乘木马飞行之后的那天，公爵通知桑乔去当总督，说他的岛屿臣民正对他翘首以待呢。桑乔对公爵鞠了一躬，说道：

“自从我由天上下来之后，自从我在那么高处往下看地球，看到地球是那么小之后，我就不是一心要当总督了。在芥菜子那么大的地方当官有什么了不起呢？管辖十几个榛子大小的人也没什么可神气的。地球上难道就没有其他事可做了吗？如果您能给我一小块天空，哪怕只有半里地，我也宁愿要这块天空，而不是地上最大的岛屿。”

“可是桑乔朋友，”公爵说，“我不能给谁一小块天空，哪怕只是指甲那么大一块也不行。只有上帝才能恩赐天空。我能给你的是一个真正的好岛屿，十分肥沃。你如果真有本领，完全可以利用地上的财富去赢得天上的财富。”

“那好，”桑乔说，“我就要那个岛屿吧。我一定当好总督。不过，就算再难，以后我还是要上天。这倒不是我贪心，或者不自理力，我只是想尝尝当总督的滋味。”

“一旦你尝到了这种滋味，桑乔，”公爵说，“你肯定会舍不得放手。发号施令是一件很美的事情。根据目前的情况，你的主人准会当上皇帝。我敢肯定，他当了皇帝以后，谁也别想再让他不当。到那时，他心里最难受的肯定是没能早点当上皇帝。”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大人，”桑乔说，“我觉得，即使是对一群牲畜发号施令，也是件挺美的事儿。”

“我的看法和你一样，桑乔，你真是心明眼亮。”公爵说，“我希望你能做个像样的总督。就说到这儿吧。明天你就要去做岛屿总督了，今天下午，你就收拾该准备的衣服和其他启程需要的东西吧。”

“随便穿点儿什么就行，”桑乔说，“不管穿什么衣服，我总归是桑乔。”

“话虽这么说，”公爵说，“衣服还是应该穿得得体。法官穿得像个士兵就不合适，士兵穿得像个牧师也不妥。你得穿得既像文官，又像武官，因为在我给你的那个岛上，既需要文，也需要武，既需要武，也需要文。”

“若论文的我行不行，”桑乔说，“我大字不识一个。不过，只要我记好一个‘十’字，就能当好总督。若论武的，给我什么家伙我都能使，直到使不动为止，到那时就没办法了。”

“你既然有这么好的记性，”公爵说，“就不会出错儿。”

这时候唐·吉诃德来了。他听说桑乔要当总督，而且马上就要赴任，便拉着桑乔的手，来到自己的房间，想告诉桑乔应该怎样当总督。一进房间，唐·吉诃德就随手关上门，几乎是硬按着桑乔坐在自己身边，平静地说道：

“我得万分感谢老天，桑乔朋友，老天让你交上了好运。我本来指望待我发迹后再酬劳你。现在我刚刚开始时来运转，你却提前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有的人又是贿赂，又是托人，又是起早贪黑，又是乞求，又是纠缠，却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而有的人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得到了别人天天梦想的职位。在我看来，你只不过是个笨蛋，也没有出什么气力，只凭游侠骑士给你来的福分，就不费吹灰之力地成了一个总督。桑乔，我说这些是让你不要把得来的好处归功于自己，而应该感谢老天，还应该感



谢伟大的骑士道。你应该真心相信我对你说的这些话，孩子。你就要驶入惊涛骇浪的大海了，官场就好比是波涛汹涌的大海哟！

“孩子，你首先应该畏惧上帝，畏惧上帝就是智慧，有了智慧就不会犯任何错误。

“第二，你应该有自知之明，这是最难能可贵的。有自知之明，你才不会自高自大。你得意忘形的时候，只须想想自己曾在家乡喂过猪，就会像开屏的孔雀看到自己的丑脚一样清醒了。”

“话是这么说，”桑乔说，“但那时我还是个孩子。后来我大点儿了，喂的就是鹅而不是猪了。不过，我并不觉得这怎么样，并不是所有的总督都是皇亲贵族呀！”

唐·吉诃德说：“你应该以你的卑微出身为荣，桑乔，不要耻于说自己的家。只要你看得起自己，别人也就看得起你。你应该为自己是一个正直的平民感到自豪。有许许多多出身低下的人最后当上了教皇或皇帝，这种例子很多呢。

“所以，假如你到了岛上，有什么亲戚来看望你，你不要撵他走，也不要对他冷淡，而应该热情款待他。这样不仅老天满意，因为老天总希望人们不鄙视自己的过去，而且也顺应了民情。

“当总督的长期不带老婆恐怕不好。如果你把老婆接去了，就应该耐心教导她，使她克服陋习。常常有这种情况：一个贤明的总督做了好事，却被他愚蠢的老婆给毁了。

“万一你成了鳏夫，这种事完全有可能，你想利用你的职位找到更好的配偶，可千万别找那种想拿你当工具，嘴里说不要，却伸着手要钱的女人。

“许多自以为聪明的傻瓜总是按自己的想法办案，你可千万不要这样。

“无论是富人许诺或馈赠，还是穷人流泪或纠缠，你都要注意查明真相。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只要能宽恕，就不要严酷苛刻，严厉法官的名声比不上好心肠法官的名声。

“如果你审理某个冤家对头的案子，一定不能循私情，要实事求是地判案。

“你不要徇私枉法。案子判错了难以补救，即使能够补救，也会损害自己的名誉和财产。

“如果有漂亮的女人请你办案，你一定不要被她的眼泪和美貌蒙蔽，要仔细研究事情本身，免得让她的哭泣影响你的理智，让她的唉声叹气动摇了你的心。

“对于那些必须动刑法的人不要再恶语相向。他受了刑本来就很不幸，就不要再辱骂了。

“把你处分的罪人看成是本性未改的可怜虫，你不要伤害他，要对他宽容。虽然仁爱和公正同样是上帝的品德，但我们总觉得宽容比严厉更可取。

“如果你能够按照这些话去做，桑乔，你就会长命百岁，美名远扬，功禄难以估量，幸福难以形容，就可以使你的子女婚姻美满，你的子孙后代留名，你就能与大家相处愉快，就能安度晚年，到你百年时，你的重孙们就会为你轻轻合上眼睛，我刚才教你如何美化你的灵魂，现在，我再来告诉你如何美化你的外表吧。”

## 第九十五章

### 唐·吉诃德对桑乔的另一番告诫

听了唐·吉诃德这番话，谁会不把他当成一个足智多谋、见多识广的人呢？确实，他只是在谈论骑士道时才胡言乱语，而谈论其他事情时则头脑清晰，所以他时时表现疯的样子。他对桑乔的又一番告诫表现得更为风趣，把他的才智和疯狂都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桑乔全神贯注地聆听着，要把这些话牢牢记在心上，以便遵照这些话当好总督。唐·吉诃德接着说道：

“至于应该如何管好你自己和你的家，桑乔，我首先告诉你，你应该注意整洁，要剪指甲，不要像某些人那样，留着长长的指甲，还以为美，其实，那倒更像丑恶的蜥蜴的爪子了。这是个不讲卫生的陋习。

“你不要衣冠不整，邋邋遢遢，桑乔。衣冠不整给人一种萎靡不振的印象。

“如果你想给你的佣人做制服，就要做既实用又大方的，别要那种花里胡哨的，而且还要照顾穷人。我的意思是说，假如你想给六个侍童做制服，那么你就做三套，再做另外三套给穷人，这样你在天上和人间就都有人侍候了。

“你别吃大蒜和葱头，免得人家闻到你身上有股味就知道你是个乡巴佬。

“你走路要慢，说话要沉稳，不过，也别声音小得连自己都听不见。这些都不好。

“饭要少吃，尤其是晚饭，因为身体好全都靠胃里消化得好。

“酒要少喝，酒喝得多了容易说漏嘴，又容易误事。

“你得注意，桑乔，吃饭时不要狼吞虎咽，也不要别人面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前打‘嗝儿’。”

“我不懂什么叫‘嗝儿’。”桑乔说。

唐·吉诃德对他说：

“‘嗝儿’就是打嗝儿，桑乔，这是西班牙文里最难听的一个词。

“是的，大人，”桑乔说，“我会牢记您的教诲，也就是不要打嗝儿，我总是打嗝儿。

“是‘嗝儿’，不是‘打嗝儿’。”唐·吉诃德说。

“以后我就说‘嗝儿’，”桑乔说，“肯定不会忘了。”

“还有桑乔，你说话时不要总带那么多俗语。那样虽然有时显得很简练，可更多的时候却拉拉扯扯的，反而显得不伦不类了。”

“这就得靠上帝帮忙了，”桑乔说，“因为我知道的俗语比书上还多。我一说话它们就挤到我的嘴边，着急地要往外跑，我也顾不上合适不合适。不过，我以后说话一定注意，要与我的职位相符，反正‘家里有粮，做事不慌’，‘一言既出，难以收回’，‘站着说话不腰疼’，‘别管给还是要，都得有头脑’。”

“你就是这样，桑乔，”唐·吉诃德说，“说起俗语来就一串一串的，谁也拿你没办法！仍然是‘你说你的，我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我正在告诉你少说俗语，你就马上又说出一大串来，而且全是瞎扯。桑乔，我并不是说讲话时带俗语不好，但如果是乱用一气，就既无意义又粗俗。

“你骑马的时候不要把身子往后仰，也不要直着两条腿不夹马肚子，骑马时不能像你骑驴那样吊儿郎当的。同样是骑马，有的人像骑士，有的人像马夫。

“你不要睡懒觉，日出不起身就等于白过了一天。你注意，桑乔，勤奋是成功之母，而懒惰从来都误事。

“我要给你的最后一句忠告，我希望你永远记住它，我觉得

它非常重要。就是你永远不要追问别人的家世，至少不要互相比。一比就会有高低，被比下去的人会恨你，比上来的人看不起你。

“你应该穿紧身长裤，长外衣，斗篷也要长些。至于肥腿裤，千万别穿，无论是骑士还是总督都不应该穿肥腿裤。”

“桑乔，我现在想起来的就是这些。以后想起什么来再告诉你，你也别忘了把你的情况告诉我。”

“大人，”桑乔说，“我知道您对我说的这些都是特别好的东西。可是如果我无论如何也记不住，那又有什么用呢？您不让我留长指甲，让我有机会就再结婚，我都不会忘记。可是，您说了那么一大堆东西，就像刮风一样，我现在记不住，以后也记不住。最好您给我写下来。不过，我又不识字。您还是等我向牧师忏悔时，把它交给牧师吧。”

“我的天啊，”唐·吉诃德说，“总督不识字多不像话呀！桑乔，你该知道，如果一个人不会写字，或者不聪明，那只说明他的父母太差劲，或者是他太调皮捣蛋，实在不可教养。你的差距真不小呀。我觉得你至少得学会签字。”

“签名字我倒会。”桑乔说，“我以前是我们那儿的总管，学会了写几个字母，就像货包上的标记，人家说那就是我的名字。有时我还装作右手有毛病，让别人为我代签。反正干什么都有办法对付，若是没法对付，我反正有权力，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更何况我还有靠山呢……我是总督，到时候就知道了。谁要想跟我捣乱，准让他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富在深山有远亲，有钱人的蠢话也是格言’。我当了总督，就会成为富人，而且我花钱大方，我本来就打算大方，那么我就是完人了。‘人善被人欺，’我祖母常这样说，‘有根有势，无奈他何’。”

“这个该死的桑乔，”唐·吉诃德说，“真应该让你和你的俗语见鬼去！你一口气能说半天俗语，我听着就像被灌辣椒水似的。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敢保证，你这些俗语迟早得把你送上绞刑架。告诉我，你这个白痴，你哪儿来的这么多俗语？你又是怎么会用的呢？我怎么要说一句恰当的俗语就那么费劲呢？”

“天啊，我的主人，”桑乔说，“您真不该为这样的小事大动肝火。我用的是自己的东西，这跟见不见鬼有什么关系呢？别的东西我没有，除了俗语还是俗语。现在我又想起了四句俗语，用起来恐怕再恰当不过了，可是我别再说了，‘慎言即君子’嘛。”

“你可不是君子，”唐·吉诃德说，“因为你不仅不慎言，而且还到处乱说，说个没完。但即使这样，我还是想听听你现在想起来的那四句非常合适的俗语是什么。我的脑子也不错，可是想了半天，也没想出一句。”

桑乔说：“‘千万别往智齿中间伸指头’，‘问你找我老婆干什么，就是叫你滚蛋，你还有什么好说的’，‘甭管石头碰坛子还是坛子碰石，倒霉的总是坛子’，这几句话难道不是很合适吗？难道还有什么比这些更好吗？谁也别想跟总督过不去，否则最后吃亏的还是他自己，这就好比你要把手指放到两个智齿中间，即便不是智齿，只是放到牙齿中间也一样。不论总督说什么也别顶嘴，就好比人家对你说‘你找我老婆干什么？滚出我家去！’一样。至于石头碰坛子的结果，就是瞎子也能看见。您很清楚，傻子在家里比聪明人在外面懂得还多。”

“不是这样，桑乔，”唐·吉诃德说，“傻子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外面，都是什么也不懂，而笨人什么聪明事也办不成。咱们先不说这些吧，桑乔。你如果当不好总督，那就是你的罪过，我的耻辱。令我宽慰的是，我已经把我应该告诉你的都如实告诉你了，这就尽到了我的义务，履行了我的诺言。让上帝指引你，桑乔，督促你当好你的总督吧。我只要向公爵说明你是什么人，说这个小胖子是一个满肚子俗语和坏水的家伙，就可以问心无愧了。”

“大人，”桑乔说，“如果您觉得我不配做这个总督，我就不

去了。这个桑乔当百姓时吃得粗糙，当了总督也不过是能吃个饱，更何况若论睡觉，大人物或是小人物，富人和穷人，全都是一个样哩。你想想，当初还是您要我当岛屿总督的，我其实根本不懂。”

“天啊，桑乔，”唐·吉诃德说，“你天性好。没有好的天性，再有心计也没用。你向上帝祈祷，保佑你实现愿望吧。我是想让你心想事成，老天总是扶助善良的愿望。咱们去吃饭吧，那些大人大概正等着咱们呢。”

## 第九十六章

### 桑乔赴任当总督与唐·吉诃德 在城堡的奇遇

唐·吉诃德开导完桑乔，就去吃饭了。吃完饭，他又把自己的话写了下来，让桑乔以后可以找人给他念。可是，桑乔刚拿到这几张纸就不知放哪儿去了，结果落到了公爵手里。公爵和公爵夫人看了之后，他们不禁再次对唐·吉诃德的疯癫和聪慧感到意外，于是决定把这个玩笑继续下去。当天下午，他们派了不少人陪着桑乔到桑乔当总督的地方去，而领队的就是公爵的管家。这个人很机灵，也很风趣，刚才说的那个“三摆裙夫人”就是他装扮的。管家已从主人处得知应当如何对付桑乔，结果扮演得十分成功。且说桑乔一见到管家，就觉得他的脸同忧伤妇人的脸特别像，便转身对唐·吉诃德说道：

“大人，看来我又见到鬼了。不过，您恐怕也得承认，这位管家的这张脸就是忧伤妇人那张脸。”

唐·吉诃德仔细看了看管家，看完后对桑乔说：

“没必要让你见什么鬼，桑乔，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即使他们的脸一样，那也不等于说管家就是忧伤妇人。”

“这并不是开玩笑，大人。”桑乔说，“刚才我听他说话，就仿佛是三摆裙夫人的声音。那好吧，我不说了，不过我会从现在起开始留心，看是否会发现什么来否定我的怀疑。”

“你这样做就对了，桑乔。”唐·吉诃德说，“无论你发现什么情况，还有你当总督时遇到的各种情况，都要及时告诉我。”

桑乔终于在众人的簇拥下出门了。他打扮成文官的样子，又披了一件很宽大的棕黄色羽纱风衣，头戴一顶用同样面料制作的



帽子，骑着骡子，后面跟随着他的驴。按照公爵的吩咐，驴已经配备了鞍具和发亮的丝绸饰品。桑乔不时回头看看他的驴。有这么多人簇拥着他，他心里十分受用，这时候就是让他去做德国的皇帝，他也不会去了。

桑乔向公爵和公爵夫人告别，又接受了唐·吉诃德的祝福。唐·吉诃德祝福时热泪盈眶，桑乔也是一副哭相。

桑乔刚走，唐·吉诃德就感觉到孤独。如果可能的话，他肯定会让公爵收回成命，不叫桑乔去当总督了。

公爵夫人见唐·吉诃德神情忧伤，便问他为什么不高兴。如果是因为桑乔不在的缘故，那么，公爵家里所有的侍从、女佣和侍女都可以供他使唤，保证让他称心如意。

“的确是因为桑乔不在，夫人。”唐·吉诃德说，“不过，这并不是我看起来郁郁不乐的主要原因。您对我的关怀，我只能心领了。我请求您让我在自己的房间里自己照顾自己。”

“那怎么行，”公爵夫人说，“我这儿有四个侍女可供您使唤，她们个个都花容月貌。”

“对于我来说，”唐·吉诃德说，“她们再美也无法令我心动。让她们进入我的房间，那绝对不行。您是关怀我，可我不该享受这种关怀，您还是让我自便吧。我宁可和衣而睡，也不愿意让别人给我脱衣服。”

“别再说了，唐·吉诃德大人。”公爵夫人说，“我会吩咐的，别说是一个侍女，就是一只母苍蝇也休想进入您的房间。我可不愿意让唐·吉诃德大人您败坏自己的尊严。我知道，贞操是您诸多美德中最突出的一点。您可以在房间里自个儿关着门，随时任意脱衣服和穿衣服。绝对没有人来看您。您可以在房间里找到任何东西，即使您要方便也不必出门。让托博索的杜尔西内亚长命百岁，让她的芳名传遍整个大地吧，只有她才配被如此英勇、如此自重的骑士所爱。让桑乔总督尽早挨完鞭子，好让世人重新欣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赏到如此伟大的夫人的美貌吧。”

唐·吉诃德说：

“高贵的夫人说起话来真是恰如其分，善良的夫人讲起话来向来温柔。而世界上最幸运的人当属杜尔西内亚，因为她竟受到了您的赞扬。在她受到的各种赞扬里，您的赞扬最有分量。”

“那么好吧，唐·吉诃德大人，”公爵夫人说，“该吃晚饭了，公爵大概正在等咱们呢。请您同我们一起吃晚饭，然后您就早点睡觉吧。昨天的坎达亚之行可不近，您大概也累了。”

“我一点儿也没感到累，夫人。”唐·吉诃德说，“我可以向您发誓，我平生从未骑过‘轻木销’这样平稳的马。我真不明白马兰布鲁诺为什么把如此轻盈，如此英俊的马无缘无故地烧掉。”

“这很容易理解。”公爵夫人说，“随着木马燃烧留下的灰烬和由此建立的丰碑，曼查的伟大骑士唐·吉诃德的英名将与世长存。”

唐·吉诃德再次对公爵夫人表示感谢。吃完晚饭后，唐·吉诃德回到房间里，只身一人。他不许任何人进去服侍他，以免遇到什么情况使他身不由己地失掉对他的杜尔西内亚夫人的忠贞。他的脑子里时刻不忘游侠骑士的精英阿马迪斯的美德。他随手关上门，借着两支蜡烛的光脱衣服。真糟糕，像他这样正统的人真不该遇到这种事，他脱袜子的时候，有一只袜子上出现了几十个洞，简直成了网状。唐·吉诃德难受极了，他宁愿花一盎司银子去换一点儿绿色绸布。要绿色绸布是因为他那双袜子是绿色的。

唐·吉诃德见袜子破了几十个洞，烦恼起来，但他看到桑乔留下了一双旅行靴，又放下心来。他想，第二天就穿这双靴子。最后，他上床躺下，心事重重，闷闷不乐，这一方面是因为桑乔不在，另一方面是因为那双可恶的袜子。他吹灭了蜡烛。天气很热，他睡不着，于是起身把朝向花园的一扇窗户打开了一点儿。刚一打开窗户，他就感到有人在花园里走动，而且还听到有人在

说话。他仔细听。他听到了这样的对话：

“别勉强我唱歌，埃梅伦西亚。你知道，自从我第一眼见到那个外来人，我就不会唱歌而只会哭了。况且，咱们的女主人睡觉很警醒，我不想让她知道咱们在这里。即使没有把她惊醒，若是我那心爱的埃涅阿斯没听见我唱的歌，那也是白唱呀。”

“别这么想，亲爱的阿尔蒂西多拉。”另一个人说道，“大家都进入梦乡了，只有你那位心上人还没有睡。我觉得房屋的窗户打开了，他肯定没有睡。可怜的痴情人，你就低声婉唱吧，如果公爵夫人听到了，咱们就说天气热，睡不着。”

“哎，你不懂，埃梅伦西亚。”阿尔蒂西多拉说，“我不愿意让我的歌暴露我的心扉，让那些不了解爱情力量的人以为我任性而又轻浮。但是，我鼓足勇气，宁愿羞在脸上，也不愿意难受在心里。”

此时，竖琴非常悦耳地响了起来，唐·吉诃德听到后十分紧张。他立刻想到他在那些骑士小说里看到的许多类似的情况，什么窗户、栅栏、花园、音乐、卿卿我我。他马上意识到，一定是公爵夫人的某个侍女爱上了他，可是羞怯又迫使她把爱情埋藏在心底。唐·吉诃德怕自己把持不住，心里告诫自己不能屈服。他一方面真心实意地祈求杜尔西内亚保佑自己度过这一关，另一方面又决定先听听乐曲，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装着打了个喷嚏。两个侍女听到了喷嚏声很高兴，她们就是希望让唐·吉诃德听到他们的对话。阿尔蒂西多拉调好竖琴，唱了起来：

你是曼查  
最伟大的骑士，  
正直宽厚，  
品德高尚。  
请你倾听这位

多情侍女的忧伤歌声吧。  
你那炽热的眼睛  
已使她心魂荡漾。  
如果不能投入你的怀抱，  
我也要服侍你的左右，  
为你去头屑，  
为你搔头挠痒。  
我已要求得太多，  
恐怕不配享受这样的荣光，  
我只想为你搓脚，  
这事儿理应让我干。  
我要送你许多珍珠，  
颗颗晶莹，  
举世无双！  
我是个娇嫩的少女，  
芳龄十五还不足，  
我的头发似百合花，  
长垂至地上。  
我天生一张鹰嘴，  
有点塌鼻梁，  
一口牙齿似黄玉，  
我貌美国色天香。  
我的声音你已听到，  
甜蜜温柔，  
我的身材比中等矮，  
可是又比矮的高。  
我就是这城堡中  
阿尔蒂西多拉姑娘。

伤心至极的阿尔蒂西多拉唱完了歌，饱受青睐的唐·吉诃德受宠若惊。他长叹一声，心里想：“我这个游侠骑士真不幸，没有一个姑娘不想见到我，不爱上我……！举世无双的杜尔西内亚可真是糟糕，总是有人想与她分享我的忠贞……！女皇们，你们想把她怎么样？女皇们，你们为什么要折磨她？十四五岁的姑娘们，你们为什么同她过不去？你们让这个可怜人在爱情中占上风吧！让她享受我并且为此而得意吧！爱情已经使我把我的全部心灵都献给了杜尔西内亚。对于她来说，我是面团，是糖果条；而对于其他女人来说，我就是坚硬的石头。我只对她柔情似蜜，而对别的女人都不感兴趣。我觉得唯有杜尔西内亚美丽、聪明、正直、风雅出身高贵，而其他人我都看不上。我来到世上只属于她，而不能属于其他任何人。阿尔蒂西多拉，随你哭，随你唱吧！那位害得我在受魔法控制的城堡里被揍了一顿的姑娘啊，你也死了心吧。我是个纯洁、正直、有教养的人，无论怎么样我都属于杜尔西内亚！”

想到这儿，唐·吉诃德愤愤地砰的一声关上了窗户，好像他受到了多大的污辱，然后躺回到床上。

## 第九十七章

### 伟大的桑乔就任总督，开始行使职权

且说桑乔带着他的全体随行人员来到了有一千多居民的地方，那是公爵最好的领地之一。小岛叫巴拉托里亚岛，小岛上围了一圈城墙。桑乔刚到城门口，城内的全体官员就出来迎接。人们敲起了钟、一片欢腾。桑乔被前呼后拥着送到当地最大的教堂，向上帝谢恩。在举行了这些仪式之后，人们向桑乔赠送了该城的钥匙，接受他为巴拉托里亚岛的永久总督。

新总督的服装、大胡子和胖身子使所有不知真情的人都感到惊奇，就连知道底细的人也很诧异。从教堂出来后，桑乔又被送到审判厅的座椅上。公爵的管家对桑乔说：

“总督大人，这个岛上有个老习惯，就是新总督上任，必须回答向他提出的一个问题，让人们了解一下新总督的智慧，由此看出他的到来究竟是可喜还是可悲。”

管家对桑乔说着这些话，桑乔却看着对面墙上的很多大字。他不识字，便问墙上画的是什麼。有人告诉他：

“大人，那上面记了您当总督的日期。上面写着：今天，某年某月某日，唐桑乔·潘萨就任本岛总督，祝愿他享职多年。”

“谁叫唐桑乔·潘萨？”桑乔问。

“就是您自己呀，”管家说，“在这个岛上，除了您这位坐在椅子上的潘萨，再没有其他人了。”

“那你听着，兄弟，”桑乔说，“我没有什么‘唐’的头衔，我家世代代也没有过这个头衔，称我桑乔·潘萨就行了。我的父亲叫桑乔，我的祖父叫桑乔，都没什麼唐不唐的。我估计这个岛上的‘唐’准比石头还多，这已经够了。他们一群一群像苍蝇

一样讨厌。管家，请提问吧，不管老百姓满意不满意，我都会尽我所知来回答。”

这时有两个人走进了审判厅，一个人是农夫的打扮，另一个人像是裁缝，手里还拿着把剪刀。裁缝说道：

“总督大人，我和这个农夫是来请您明断的。这个农夫昨天到我的裁缝店来。他拿着一块布问我：‘大人，这块布能够做一顶帽子吗？’我量了量布，说行。我想，他肯定怀疑我会偷他一小块布。果然，我想对了。他又问我做两顶帽子行不行。我猜透了他的心思，对他说行。他仍然贪心不足，还要加做帽子，我也同意了。最后，我们一直加到了五顶帽子。现在他来取帽子，我把帽子给了他，可是他不愿意掏钱，还让我赔他钱或者还他布。”

“就这些吗，兄弟？”桑乔问。

“是的，大人，”农夫说道，“不过，您还是看看他做的那五顶帽子吧。”

“那没问题。”裁缝说。

裁缝立刻把手从短斗篷里抽了出来，手的五个手指头上各戴着一顶小帽子。裁缝说道：

“这就是这个人让我做的五顶帽子。我凭良心向上帝发誓，我没留下一点儿布。”

看见这几顶帽子，听了这场官司，所有在场的人都笑。桑乔考虑了一下说道：

“这个案子就这样吧，现在我判决：裁缝不许要工钱，农夫不许要布料，帽子送给牢里的囚徒，行了。”

大家对这个判决不由得哄堂大笑。不过，他们还是按照总督的吩咐去做了。这时又来了另外两位老人，一位手里拿着竹杖。没拿竹杖的老人说道：

“大人，不久前我曾借给他十个金盾，但是我看他穷，就很长时间没催他还钱。后来我觉得他好像不想还了，就再三找他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要。可是他不仅不还我钱，还说他从来没有向我借过十个金盾；如果真借了，他早就还了。现在，我没有证人能证明我把钱借给了他，他也没有证人证明他把钱还给了我，因为他根本就没还给我钱。我想请您让他发个誓。如果他敢发誓说已经把钱还给我了，我今生来世都不要这笔钱了。”

“你有什么好说的，拿竹杖的好老头？”桑乔问。

老人答道：

“大人，我承认他曾借钱给我。那我就对着你的权杖发誓吧，我确实确实把钱还给他了。”

总督把权杖交给拿竹杖的老人。老人把他的竹杖交给另一位老人，行动不便地走过去，手摸着权杖的十字架说，他的确借了十个金盾，但他已经把钱还到了另一位老人手里，而那位老人忘记了，现在又来要他还钱。

总督于是问债主怎么回答，说欠债人肯定是已经把钱还了，估计是债主忘记了欠债人已经把钱还给他了，所以以后再也不许向欠债人讨债了。欠债人拿过竹杖，低着头退出了审判厅。桑乔见状也立刻要退堂。可是他看到原告仍等在那里，就又想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叫人把拿竹杖的老人找回来。老人回来了，桑乔一见到他便说道：

“善良的人，请您把竹杖交给我，我有用。”

“我十分愿意，”老人说，“请您拿去吧，大人。”

竹杖交到了桑乔手里。桑乔一拿到竹杖，就把它交给另一位老人，并对那位老人说道：

“上帝保佑您，欠您的钱已经还给您了。”

“还给我了，大人？”老人问，“这么一根破竹杖就值十个金盾吗？”

“是的，”总督说，“如果不是这样，我就是世界上的头号笨蛋。现在，就可以看出我是否有能力管理一个王国啦。”



桑乔命令当众把竹杖打开。竹杖打开后，在里面发现了十个金盾。众人都惊奇不已，觉得他们的总督真是太神了。大家问桑乔怎么知道竹杖里面藏有十个金盾。桑乔回答说，他见那个老头把竹杖交给了对方，才发誓说确实把钱还了，可是发完誓以后又把竹杖要了回来，于是他就猜到那十个金盾在竹杖里面。由此，人们可以推断出，有些总督虽然笨，却有上帝指引他们断案。其实桑乔是曾听村里的神甫讲过一个类似的案子。最后，两位老人一个满面愧色，另一个拿回了钱，一同离去了。在场的人都深感意外，为桑乔写传的人也拿不定桑乔到底是愚蠢还是聪明。

这个案子刚了结，又进来一个女人。她紧紧抓着一个男人，看打扮，那男人是个有钱的牧主。女人边走边喊：

“请您主持公道啊，总督大人，请您主持公道！尊贵的总督大人，这个臭男人在田里抓住了我，把我糟蹋了。我真倒霉，我守了二十三年多，一直守身如玉，谨慎小心，结果到头来却让这个家伙坐享其成了。”

“这个男人是否坐享其成，还得调查呢。”桑乔说。

桑乔转身问那个男人有什么可说的。那人已慌成一团，答道：

“诸位大人，我是个可怜的牧主。今天上午我出去卖了四头猪。在回村的路上，我碰到了这个臭婆娘，我们不知怎么混到了一起。我付了她足够的钱，可她还不满足，揪住我不放，我把拽到这儿，我发誓，我马上就发誓，她撒谎。”

总督问他身上是否带着钱。牧主说他怀里的一个皮钱包里有二十杜卡多。总督让他把皮钱包拿出来交给那女人。牧主颤抖着把钱包掏了出来。女人把钱包拿过去，向所有人千恩万谢，然后双手紧紧抓着钱包走出了审判厅。牧主眼含泪水地一直盯着自己的钱包。那女人刚走出去，桑乔就对牧主说：

“喂，你去跟着那女人，不管怎么样，都要把钱包抢回来，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然后再回到这儿来。”

桑乔这句话刚出口牧主立刻闪电般地冲出去抢钱包。所有在场的人都莫名其妙，不知怎样收场。过了一会儿，这一男一女就回来了，两人比先前扭得还紧。那女人提着裙子，把钱包放在裙兜里。牧主使劲抢也抢不回来。那女人大声喊道：

“主持一下公道吧，您看看，总督大人，这个坏东西多不要脸，多大的胆子，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把您判给我的钱包抢回去！”

“他把钱包抢走了吗？”总督问。

“抢走？”那女人说，“谁要想抢走这钱包，得先要了我的命。这个宝贝儿！即使用钳子、锤子、榔头、凿子，他也休想把钱包从我手里抢走，就是用狮爪子也不行，除非先把我杀了！”

“她说得对，”牧主说，“我服输了。我没她力气大，抢不回来。只好这样了。”

于是，总督对那女人说：

“正直而又勇敢的女人，把那钱包拿出来让我看看。”

女人把钱包递给总督，总督又把钱包还给牧主，然后对那个力大无比的女人说道：

“我说大姐呀，如果你用你刚才保护钱包的勇气和力量来保护自己的身体，即使是赫拉克勒斯也不能奈何你！你趁早滚蛋吧，滚出这个岛屿，滚得远远的，否则就给你二百鞭子，赶紧滚吧，你这个骗子，不要脸的东西！”

那女人吓坏了，低着头，灰溜溜地走了。

“臭东西，带着你的钱滚回去吧。如果你不想再赔钱的话，从今以后就再也不要鬼混了。”

牧主十分尴尬地道了谢，然后走了。周围的人再次对新总督的判断感到佩服。这些都被桑乔的传记作者记了下来，并且送到了公爵那儿，公爵正急着要看呢！

## 第九十八章

### 唐·吉诃德同多情的阿尔蒂西多拉情意 绵绵，却受到铃铛和猫的惊吓

伟大的唐·吉诃德被多情姑娘的歌声搅得心绪不宁。他虽然躺到了床上，却浑身焦躁一刻也不能安宁。第二天早晨，唐·吉诃德看见天亮了，便撇开柔软的羽被，并没有一丝困意。他穿上他的麂皮衣，又穿上旅行靴，遮掩那倒霉的袜子，又往身上披了件红色披风，往头上戴了一顶绿色天鹅绒帽子。他把那柄锋利的剑挂到皮肩带上，拿起一大串他时刻不离手的念珠，装模作样地一摇一晃向前厅走去。公爵和公爵夫人已穿戴整齐，正在前厅等着他。唐·吉诃德经过一个长廊时发现阿尔蒂西多拉和她的朋友，也就是那另外一位姑娘，正在长廊上等着他呢。阿尔蒂西多拉一看到唐·吉诃德就晕了过去。她的朋友立刻把她抱在自己腿上，并且马上要为她解开胸衣。

唐·吉诃德见状立刻走过来说道：

“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可我不知道。”阿尔蒂西多拉的朋友说，“阿尔蒂西多拉身体特别好，自从我认识她以后，从没听她哼过一声。如果世界上的游侠骑士都是无情无义的东西，那就让他们都滚吧。请您走开，唐·吉诃德大人，如果您在这儿，这个姑娘就不会醒来。”

唐·吉诃德说道：

“姑娘，请你今晚在我的房间里放一把琴，我会安抚这位伤心的姑娘。”

唐·吉诃德说完就走了，他不愿意让别人看见他在那儿。

唐·吉诃德刚刚走开，阿尔蒂西多拉就苏醒过来，对她的伙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伴说道：

“快去往唐·吉诃德的房间里放一把琴。他肯定会给咱们唱歌，而且唱得不错。”

她们把刚才的事和唐·吉诃德要琴的事告诉了公爵夫人，公爵夫人非常高兴。大家高高兴兴地等着天黑。那天，公爵和公爵夫人同唐·吉诃德美美地聊了一天，白天像黑夜一样很快就过去了。公爵夫人还真的派了她的一名侍童去找特雷莎·潘萨，公爵夫人让侍童送去桑乔写给特雷莎·潘萨的那封信和桑乔捎回家的一捆衣服，并且在回来以后把在他那儿遇到的事情详细讲述一遍。一切准备就绪，此时已是半夜十一点，唐·吉诃德发现他的房间里有一把琴。他调了调琴弦，打开窗户，觉得花园里有人，便试了一下琴弦，仔细调好音，用力清了清嗓子。虽然嗓子很不好，可还是多情地唱起了他当天编的一首歌。

唐·吉诃德正唱得动情，忽然，从阳台上垂下一条系着一百多个铃铛的绳子，接着又有人从上面放下一大口袋猫，猫的尾巴上都系着小铃铛。

铃铛和猫叫的声音都很大，使得这场玩笑的组织者公爵和公爵夫人也吓了一跳。唐·吉诃德更是吓得魂飞魄散。偏巧，有两只猫从窗户掉进了唐·吉诃德的房间里。它们在房间里飞快地逃窜，简直像闹鬼似的。猫把蜡烛扑灭了，然后到处乱跑，寻找逃走的出口，绳子一上一下铃声不止，城堡里的人大多数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感到非常惊讶。唐·吉诃德站起身，把剑伸到窗外，一边挥砍一边喊道：

“滚出去，恶毒的魔法师！滚出去，混蛋！我是曼查的唐·吉诃德，任何罪恶的企图都对我无能为力！”

唐·吉诃德又转身对在他的房间内乱窜的那些猫乱刺一通。几只猫都跑到窗户那儿逃了出去，只有一只猫被唐·吉诃德追得太急了，竟跳到了唐·吉诃德的脸上，用爪子抓住唐·吉诃德的鼻

子乱咬，疼得唐·吉诃德拼命大喊。公爵和公爵夫人听到了喊声，赶紧跑到唐·吉诃德那儿，只见这位可怜的骑士正用尽全力把猫从自己的脸上往上拽。公爵要上去帮助他，把猫拽下来，唐·吉诃德却大声说道：

“谁也不要过来！让我同这个魔鬼、这个巫师、这个魔法师徒手格斗吧！我要让它知道曼查的唐·吉诃德到底是什么人！”

可是，猫却不怕他的威胁，依然嘶叫着紧抓不放。最后，还是公爵把猫拽了下来，扔出了窗户。

唐·吉诃德满脸是伤，鼻子也被抓出了一道道印痕。阿尔蒂西多拉用她极其白皙的双手为唐·吉诃德的伤口包上了纱布。她一边包伤口，一边低声对唐·吉诃德说：

“无情的骑士，这一切都是因为你冷若冰霜。但愿桑乔忘了抽自己鞭子，让你心爱的杜尔西内亚永远摆脱不了魔法，让你永远不能与她共入洞房，至少在我活着的时候是这样，因为我喜欢你。”

唐·吉诃德听了一言不发，只是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然后躺到了床上。公爵和公爵夫人让唐·吉诃德好好休息，然后就离开了。他们为这场玩笑竟让唐·吉诃德付出了如此代价而深感内疚。唐·吉诃德闭门在床上躺了五天。

## 第十九章

### 桑乔做总督续篇

且说桑乔从审判厅来到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里，那里已经摆上了一张豪华而又干净的桌子。桑乔坐到了上首的位置上，其实，也只有那一个位置，而且桌上也只有一套餐具。桑乔身旁还站了一个人，后来才看出来，那是一位医生，他手里拿着一根鲸鱼骨。侍童撤去桌上那块极白的高级毛巾布，露出了各种水果和许多美味佳肴。一个学生模样的人为桑乔祝福，一个侍童为桑乔戴上了镶花边的围嘴儿。一个餐厅侍者为桑乔端来一盘水果，可桑乔还没来得及吃上一口，拿鲸鱼骨的那个人就用鲸鱼骨敲了一下盘子，侍者立刻把盘子飞快地撤走了，接着，侍者又为桑乔端来一盘菜。桑乔也是刚要吃，那人就用鲸鱼骨敲了一下盘子，侍者就把那道菜飞快地端走了。桑乔奇怪地看着大家，问这是吃饭还是变戏法。拿鲸鱼骨的人答道：

“总督大人，吃饭得有规矩，在其他岛屿上也同样。大人，我是医生，我是总督的医生。我注意总督的健康胜于自己的健康。一旦总督生病时就为总督治病。不过，我做得更多的是为总督选择合适的食物，所以，我刚才让人把水果拿走了，因为水果是生冷之物。我让人撤走那盘菜是因为那菜太燥热，而且里面有很多香料，吃了会让人口渴。水喝多了就会冲淡人的体液，而人的生命就是由体液构成的。”

“可是，我觉得那盘烤石鸡不错，吃了不会有任何坏处。”

医生说道：

“只要我活着，就不会让总督吃那盘菜。”

“为什么？”桑乔问。

医生答道：“什么吃多了都不好，特别是石鸡，更不能多

吃。”

“这么说来，”桑乔说，“大夫，你看看桌子上的这些菜里，哪些菜对我最合适，就赶紧让我吃，别再敲了。天哪，我都快饿死了，况且上帝也让我吃呢。无论大夫你愿意不愿意，无论你怎么说，反正不让我吃更要我的命，而不是让我延年益寿。”

“您说得对，总督大人，”医生说，“那么，那盘炖兔肉就别吃了，那菜有点儿硬；那件牛肉，如果不是腌烤的，倒还可以尝尝，可是现在也吃不得。”

桑乔说：

“最前面那个冒着热气的大盘子，我估计是什锦火锅，那里面东西多，总会有一些既合我口味又有营养的东西吧。”

“不。”医生说，“这种破菜咱们根本别考虑，世界上再没有什么比什锦火锅更糟糕的了。总督大人要想保养身体，身体强壮，就应该吃一百个蛋卷和薄薄几片肉，这些东西既养胃又有助于消化。”

桑乔听了这话往椅背上靠了靠，仔细盯着这个医生，厉声问他叫什么名字，是在哪儿学的医。医生回答道：

“总督大人，我是佩德罗·雷西奥·德阿圭罗大夫。我有奥苏纳大学颁发的博士学位。”

桑乔立刻怒气冲天地发作道：

“好吧，毕业于奥苏纳大学的臭佩德罗·雷西奥·德阿圭罗医生，你马上滚开！否则我向太阳发誓，我要拿一根大棒子把岛上所有的医生都打跑，至少是那些愚蠢的医生。对于那些高明的医生，我待若上宾，奉如神明。我再说一遍，佩德罗·雷西奥，你马上给我滚开，否则我就抄起我现在坐的这把椅子，让它在你头上开花！快给我吃饭吧，否则我就不当总督了。连饭都不让吃的总督算老几呀。”

医生见总督大怒，不由得慌了手脚，打算溜出去。正在这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时，外面响起了驿车的号角声。餐厅侍者说道：

“公爵大人的邮车来了，大概送来了什么重要的消息。”

邮差满脸大汗且惊魂未定地跑了进来。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密封函件，送到总督手上。桑乔问道：

“谁是我的文书？”

在场的一个人赶紧道：

“是我，大人，我识字。我是比斯开人。”

文书把函件打开看了一遍，说这件事得单独谈。桑乔吩咐大家都出去。然后，文书把函件念了一遍，上面写道：

唐桑乔·潘萨大人，据我得到的消息，那座岛屿以及其他地方的一些敌人可能会突然袭击该岛，不过具体时间还不清楚。请务必提高警惕，不可大意。我还听说，有四个经过乔装打扮的奸细已经潜入你那个地方，企图杀害你，因为他们十分惧怕你。请你睁大眼睛，注意那些去找你说话的人，还有，不要吃别人送的东西。如果你遇到了麻烦，我肯定会全力帮助。我相信，凭你的智慧，一切都会逢凶化吉。

你的朋友

公爵

8月16日晨于本地

桑乔吓坏了；其他几个人也惊慌起来。桑乔转身对管家说道：

“现在，赶紧把雷西奥大夫投入大牢。如果有人想害我，那就是他。他想慢慢把我折磨死，譬如说采取饿的办法。”

“不过，我觉得这桌上的东西您都不能吃。”餐厅侍者说，“这些东西都是几个修女送来的。人们常说，十字架后有魔鬼。”



“这我同意。”桑乔说，“现在，你们给我拿一块面包和四磅葡萄来吧。这些东西不会有毒，我总不能不吃东西呀。咱们得先吃饱，肚子不饱，心慌腿软。你，文书，给我的主人公爵回个函件，说我会很好地执行他的指示，并代我吻我的女主人公爵夫人的手，请她别忘了派人把我的信和那个包袱送给我老婆。承蒙她的关照，我以后一定会尽全力报答。你顺便也给唐·吉诃德带个吻手礼吧，我可是个知恩的人。你呢，算个好文书，还有什么该加上的东西你都加上吧。现在，去给我弄点儿吃的，那么，无论什么坏人来，我就都能对付了。”

这时，一个侍童进来说道：

“有个农夫想同您谈件事，他说事情很重要。”

“这种人真怪，”桑乔说，“难道他们就这么笨，没看见现在该休息了吗？该体息的时候也不让我们休息，我们是石头做的吗？如果我想把这个总督当下去，就得给这些来谈事的人立下点儿章法。现在，你让那个人进来吧，不过你要先弄清他是不是奸细或刺客。”

“不会的，大人，”侍童说，“他看上去像个大笨蛋。不过我不知道，也许他还是个大好人呢。”

“没什么可怕的，”管家说，我们大家都在这儿呢。”

“餐厅侍者，”桑乔说，“现在佩德罗·雷西奥大夫不在这儿，能不能弄点能吃饱的吃食来？哪怕是一块面包或一个葱头也好。”

“今天的晚饭会把这些都补上，让您高高兴兴，一点儿也不亏。”餐厅侍者说。

“但愿如此。”桑乔说。

这时，那个农夫进来了。他的样子很和气，让人老远就可以看出他是个好人。他说道：

“哪位是总督大人？”

“哪位？”桑乔说，“除了我还有谁啊？”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那我就拜见您了。”农夫说。

农夫跪下来，请桑乔把手伸出来给他吻。桑乔不肯，只是让农夫站起来，让他赶紧说。农夫起身说道：

“大人，我是一个农夫，家在米格尔力图拉。”

桑乔说：“说吧，老兄，我告诉你，我对米格尔图拉很了解，我们村离那儿不远。”

“事情是这样的，大人，”农夫接着说道，“我有两个上学的儿子，小的读学士，大的读硕士。我现在是光棍，我老婆死了。我的那个读学士的儿子爱上了本村一个叫克拉拉·佩莱里娜的姑娘。她的父亲叫安德烈斯·佩莱里诺，是个有钱的农民。他这个女儿还真像颗东方明珠。从右边看，她宛若花朵；可是如果从左边看，她就不那么漂亮了，因为她少了一只左眼，是得天花时瞎的。她脸上有很多大麻点，为了保持脸的清洁，她长了个翘鼻子，那鼻子就好像是从嘴里跑出来的似的。尽管如此，她还是挺漂亮，因为她的嘴特别大，要不是因为缺了十颗或十几颗牙，那简直是最标致的嘴了。她的嘴唇就更没的说了，又薄又嫩，如果努嘴的话，她那嘴就像个线团。她那嘴唇的颜色也怪，简直神了，有蓝色，有绿色，有紫色，一道儿一道儿的。对不起，总督大人，我是不是对这个终将成为我儿媳的姑娘描述得太细致了？我很喜欢她，觉得她挺不错。”

“你随便说吧，”桑乔说，“如果我已经吃过了饭，就会更喜欢听你描述，我可以把你的描述当作饭后的甜食。”

“甜食当然得上，”农夫说，“可不是现在，得等到合适的时候。大人，如果我能把她的好身材描述一下，你们准会感到惊讶，可是我说不好，因为她是驼背，膝盖挨着嘴。即使这样，人们也可以看到，假如她能站起来，脑袋准能顶到天花板呢。本来，她早就可以同我那个儿子携手结连理，可是不幸，她的手总是蜷曲着，尽管如此，从那凹陷的长指甲还是可以看出她的手形

很优美。”

“好了，”桑乔说，“老兄，你已经把她从头到脚描述了一遍，那么，你到底想说什么事呢？有什么事你就说吧，别拐弯抹角，吞吞吐吐的。”

“大人，”农夫说，“我是想请您给我的亲家写一封信，让他同意这门亲事，因为无论财产还是天姿，他们都挺般配。我跟你说实话，大人，我儿子中了邪，每天都三番五次地受妖精折磨。有一次，他掉进火里，脸给烧得像羊皮纸那么皱，眼睛也总是湿漉漉的。如果他不是总用棍子和拳头朝自己乱打，他肯定很优秀。”

“你还有什么事，老兄？”桑乔问。

“还有一件事，我不敢说。”农夫说，“不过，管它呢，我还是说出来吧，免得让它烂在肚子里。大人，我想请您给我三百或六百个杜卡多，资助我那个读学士的儿子。我是说，帮他成个家。他们得自己有个家，免得岳父岳母乱搅和。”

“你还有什么事都说出来，”桑乔说，“别不好意思。”

“没了，真的没了。”农夫说。

农夫刚说完，总督就“呼”站了起来。他抓住自己的坐椅说道：

“他妈的，你这个不识抬举的乡巴佬！你若是不马上滚开，找个地方藏起来，我就用这把椅子打烂你的头！你这个恶棍、魔鬼，竟在这个时候向我要六百杜卡多！我哪儿来这笔钱，讨厌鬼？就算我有，又凭什么要给你，你这个蠢货！你根本不是从米格尔图拉来的，而是地狱里一个坏家伙派你来试探我的！你说，你这个混帐东西，我才当了一天半的总督，你就以为我能有六百杜卡多吗？”

餐厅侍者示意农夫赶紧出去。农夫怕总督发怒，低着头赶紧出去了。这个家伙还挺知趣的。

## 第一〇〇章

### 唐·吉诃德同公爵夫人的女仆唐娜罗德里格斯的一场风波，以及其他令人难忘的事件

唐·吉诃德受了伤，十分懊丧，这是游侠骑士难免的倒霉事儿。有一个晚上，他回忆着自己遇到的种种不幸以及阿尔蒂西多拉的爱情，夜不能寐。忽然，他觉得有人在用钥匙开他房间的门，于是马上想到是那个多情的阿尔蒂西多拉想趁他不注意，迫使他失去对杜尔西内亚的忠贞。他对此确信无疑，就提高嗓门说道：“就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子，也不会让我放弃我对我夫人的崇拜。我的夫人，无论你变成丑陋的农妇还是变成仙女，无论 you 被关在什么地方，你都属于我；而我的心也永远属于你。”

唐·吉诃德刚说完，门就开了。他连忙在床上站起来，从头到脚裹着黄缎床单，头上扣着一顶便帽，脸上和胡子上都缠着纱布。他这副样子，看上去真像个幽灵。他两眼盯着门，满以为进来的是美丽的阿尔蒂西多拉，却没想到进来的是一个极其庄重的女佣。她身上穿着又宽又长的白色长袍，长袍把她从头到脚都盖住了。她左手拿着半截点燃的蜡烛，右手遮着眼，以免烛光刺眼。她慢慢地移动着脚步，落地很轻。

唐·吉诃德站在床上，看到进来一个怪物，而且脚步特别轻，以为是一个巫婆或女魔法师来害他，立刻慌不迭地画起十字来。女佣走到房子中间，一抬头，立刻看到了正在画十字的唐·吉诃德。刚才唐·吉诃德看到她时非常害怕，现在，她看到唐·吉诃德那又高又黄裹着床单和纱布的怪样子就更害怕了，不由得大叫一声说道：

“天哪，我看到的是什么？”

“惊慌之中蜡烛掉到了地上，周围一片漆黑。她转身想跑，可又被裙子绊了个大跟头。只听唐·吉诃德哆哆嗦嗦地说道：

“幽灵，只要你告诉我你是谁，到我这儿想干什么，即使你是个冤魂，我也会尽我的全部力量帮助你。愿意对所有人行善，我甚至对鬼魂行善。”

惊魂未定的女佣听了这番带着颤抖的话，猜出那就是唐·吉诃德，就伤心地低声说道：

“唐·吉诃德大人，如果您确实就是唐·吉诃德的话，我告诉您，我不是幽灵，不是怪物，也不是鬼魂。您大概也猜到了，我是女佣唐娜罗德里格斯。有些事只有您出力才能办好，我正是为了这样一件事而来的。”

“说吧，唐娜罗德里格斯夫人。”唐·吉诃德说，“你是不是来给我拉皮条的？我告诉你，只有举世无双的美人杜尔西内亚，我不会被任何人引诱。”

“我给谁拉皮条呀，大人？”女佣说，“您真是看错人了。我这把年纪怎么会那么糊涂，去干那种下贱的事情呀？请您等一会儿，我去点上蜡烛，马上就回来，然后再向您诉说我的苦楚。”

她不等唐·吉诃德回头就出去了。唐·吉诃德一边静静地等候，一边思考着。想到这次意外的事情，他心绪纷乱，害怕会破坏他对他的夫人的忠贞。我常听一些聪明人说，魔鬼常常是一计不成又施一计。谁知道在这美好的夜晚，我会不会控制不住自己，同她睡觉，使我保持多年的忠贞付诸东流呢？遇到这种情况，免战比迎战好。不过。像这样难看的女佣，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好色之徒也不会动心。让那群女佣都滚出去吧，她们真让人索然无味！”

唐·吉诃德这么想着，从床上一跃而起，打算把门关上，不让女佣唐娜罗德里格斯进来。可是他走到门口，唐娜罗德里格斯已经点燃一支白蜡烛回来了。她迎面看见唐·吉诃德近在眼前，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身上依然裹着床单、纱布，头上还戴着帽子，又大吃一惊。她后退几步，说道：

“您能让我放心吗，骑士大人？您下床来，要干什么？”

“我正要问你呢，夫人。”唐·吉诃德说，“我正要问你能否让我放心，保证我不受到骚扰或强暴？”

“到底是谁让谁放心呀，骑士大人？”女佣问。

“是我求你让我放心，”唐·吉诃德说，“因为我不是石头人，现在是深更半夜，也许比深更半夜还晚些呢，而且这个地方很隐蔽。不过，请您把手伸过来吧，夫人，我觉得我的良心和自重以及您那令人起敬的长袍，已能让我放心了。”

说完唐·吉诃德吻自己的手，然后又去拉女佣的手。女佣也以同样的动作还报唐·吉诃德。

唐·吉诃德上了床，唐娜罗德里格斯坐在一把椅子上，椅子与床隔得挺远。她没有摘眼镜，也没有吹灭蜡烛。唐·吉诃德缩在床上，全身捂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个脑袋。两人定定神，唐·吉诃德首先开了口：

“唐娜罗德里格斯夫人，现在您不妨把您内心的痛苦事都说出来，我一定仔细倾听，真心相助。”

“从您慈善和蔼的面孔上，”女佣说，“我就断定您是个诚恳的人。我原先在一个贵夫人家做侍女。不久，她家的一个侍从爱上了我，是他主动追求我的。那个人年纪不小了，满面胡须，人却挺精神。他是山上人，可气派简直像国王似的。后来我们结了婚，结婚后我们有了一个女孩，可是我好运不长，孩子出生后不久，我的丈夫就受了一场惊吓去世了。”

女佣伤心地哭起来，说道：

“请您原谅，唐·吉诃德大人，您也不用劝我。每当我想到我那可怜的丈夫，就泪水盈眶。上帝保佑，当时他可威风啦！有一天，他们在街上，迎面就走来一位京城的长官，前面有两个差役

开路。我的丈夫一看到差役，就掉转骡子的缰绳，准备让路。可是女主人却低声说道：‘你干什么，混蛋？你不知道我在这儿吗？’那长官很有礼貌，他勒住马，对我丈夫说：‘请您先过，大人，我应该给唐娜卡西尔达夫人让路。’我的女主人叫唐娜卡西尔达。

“可是我丈夫把帽子拿在手里，仍然坚持让那位长官先过。我的女主人发火了，从一个匣子里拿出一个大号别针或锥子来，刺进了我丈夫的腰。我丈夫一弯腰，连同女主人一起摔到了地上。这件事后来被传为笑话，连街上的孩子们都追着他起哄。就因为这个，再加上我丈夫有点儿近视，我的女主人把他辞退了。后来，我丈夫郁郁而死。我成了寡妇，无依无靠，还带着我女儿。她一天天长大了，多才多艺。她唱歌如百灵，舞也跳得好。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她现在应该是十六岁五个月零三天了。”

“公爵在离这儿不远有个村庄，那儿有个大富农，他的儿子后来爱上了我的女儿。实际上我还什么都不知道呢，他们就结合了。富农的儿子其实是骗了我女儿，根本不想跟她结婚。公爵知道这件事，我同他说过不止一次。我请公爵让那个富农的儿子同我女儿结婚，可是公爵不理睬甚至不愿意听我说。所以，大人，我想请您做主，无论是好言相劝还是武力相逼，总之要帮帮我。我女儿无依无靠，可是漂亮而又年轻，还有许多别的优点，很少有姑娘能比得上她。我可以告诉您，大人，闪光的不一定都是金子。那个叫阿尔蒂西多拉的自以为很漂亮，可是她太疯了，而且她身体也不怎么好，总是有那么一股让人讨厌的气味。谁要是在她身边，连一分钟也待不下去。还有公爵夫人……我不说了。俗话说，隔墙有耳。”

“天哪，唐娜罗德里格斯夫人，公爵夫人又怎么了？”

“您既然这样恳求，”女佣说，“我就说了吧。唐·吉诃德大人，我们夫人美丽无双您应该知道，这首先得感谢上帝，不过还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有一点，那就是要归功于她的两条腿上的两个排泻口。医生说她身上全是坏水，而坏水都从那两个口子里排出来。”

“圣母玛利亚啊！”唐·吉诃德说，“怎么可能呢？如果是别人说，我绝对不会相信，可这是唐娜罗德里格斯说的。”

唐·吉诃德刚说完这几句话，就听见房间的门砰的一声开了，唐娜罗德里格斯吓得把手中的蜡烛掉到了地上。可怜的女佣马上感到自己的脖子被两只手死死地扼住了，喘不过气来。同时，另一个人一声不吭地撩起女佣的裙子，用一个好像是女拖鞋的东西使劲抽打女佣。唐·吉诃德虽然看着很心疼，却只好默不作声地蜷缩在床上，怕自己也遭到一顿打。他的这种担心也有道理。那两个打手把女佣打得浑身是伤，可女佣哼都不敢哼。然后，那两个打手又来到唐·吉诃德的床边，掀开床单，对唐·吉诃德又拧又掐，唐·吉诃德只好挥拳招架。奇怪的是他们都不出声。

这样打了半个小时，两个幽灵才出去。唐娜罗德里格斯放下裙子，呻吟着，然后走出门，没有再和唐·吉诃德说一句话。唐·吉诃德被掐得浑身疼痛。他摸不着头脑，百思不得其解，心中很恨恶毒的魔法师。



## 第一〇一章

### 桑乔巡视岛屿见闻

前面说到桑乔正在为农夫的话生闷气。其实，那个农夫是受管家的委派前来捉弄桑乔的。桑乔虽然又粗又笨，却并没有被耍弄。桑乔看完公爵给他的密信，又回到客厅，对身边的人和佩德罗·雷西奥大夫说：

“现在我算真正明白了，无论是当什么官，都得是铁人才成，随时随地得听别人说，为他们办事，不管有什么情况，都得先办他们的事，否则，就要挨骂。这些前来办事的笨蛋，你着什么急呀，你等合适的时候再来，别在吃饭和睡觉的时候来嘛。长官也是肉长的，该吃了就得吃。这全怪旁边这位佩德罗·雷西奥·蒂尔特亚富埃拉。他想饿死我，却说这样才能长寿。”

那些认识桑乔的人听到他数落这么一番都感到吃惊，不知他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大概是当了官就能使人更聪明，或者更愚蠢吧。最后佩德罗·雷西奥大夫答应，无论如何也会让桑乔当天吃晚饭。总督听了十分高兴，焦急地等着晚饭时间到来。晚饭的时间总算到了，晚饭是凉拌牛肉葱头和已经放了几天的炖牛蹄，桑乔吃得津津有味，他边吃还边对医生说：

“我说大夫，以后你不必给我弄什么珍贵的美味佳肴。那样反倒让我倒胃口。我的胃就习惯羊肉、牛肉、腌猪肉、咸肉干、萝卜、葱头什么的。如果吃宫廷大菜，我倒吃不惯，有时候还恶心呢。餐厅侍者可以把那个叫什锦火锅的菜给我端来，里面的东西越杂，味道越好，只要是吃的，什么都能往里放。我早晚会报答他的。谁也别想拿我开心，否则我就豁出去了。大家在一起客客气气，彼此都愉快。我在这个岛上该管的就管，不该管的就不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管；大家干好自己的事就行了。我告诉你，否则就会乱成一团。到时候你们就知道我的厉害了，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真的，总督大人，”餐厅侍者说，“您刚才说得太对了。我代表岛上的居民向您表示，希望为您效劳。您一开始就对我们这么好，我们怎么会不尽心竭力地为您效劳呢！”

“我相信这点，”桑乔说，“谁要想干别的，那可就是自找苦吃的。我再说一遍，你们注意给我和我的驴弄好吃的，这才是最要紧的事。等会儿咱们出去走走看看，我想把这个岛上的种种坏事以及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人都清除干净。我要照顾劳动者，维护贵族的地位，奖励品德高尚的人，尊重宗教和宗教人士的名誉。你们觉得怎么样，朋友们，我是不是有点烦人呢？”

“您的话，”管家说，“使我感到很佩服。像您这样没有文化的人，大字不识一个，竟能如此金口玉言，真是出乎我们的意料。看来世界上真是无奇不有，玩笑竟变成了现实，想嘲弄别人的人自己倒被嘲弄了。”

桑乔吃过晚饭，大家收拾妥当，便准备外出巡视。他们才巡视了几条街，就听见一阵乒乒乓乓的声音，原来是两个人在打架。他们一见来了当官的，就住了手。其中一人说道：

“上帝保佑！国王保佑！在大街上竟有人抢劫，这可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啊！”

“别着急，好人，”桑乔说，“告诉我为什么打架，我是总督。”

有一个人说道：

“总督大人，我来简单讲一下。您大概明白，这个家伙刚才在对面那家赌场里赢了一千多雷阿尔，我当时就在旁边，知道他做了几次手脚，可是我没说。他赢了钱，我等着他给我至少一个埃斯库多作赏，这是规矩。我们专门给人帮忙，谁手脚不干净也不说，以免打架。可是他却把钱一揣，出了赌场。我气急败坏地

跟了出来，对他好言相劝，让他怎么也得给我八个雷阿尔。他知道我这个人没职业也没收入。可这个狡猾的家伙只想给我四个雷阿尔。您看，总督大人，他多不要脸，多没良心！不过就是您不来，我也会让他把钱吐出来，让他脑瓜清楚些。”

“你有什么好说的？”桑乔问另一个人。

那个人说，他只能给这个人四个雷阿尔，因为他已经给过这个人好几次钱了。另外，要赏钱得讲点礼貌，不能计较给多少。”

“是这样，”管家说，“总督，您看该怎么办呢？”

“现在应该做的是，”桑乔说，“你，赢家，马上给跟你打架的这个人一百个雷阿尔，然后你还得掏三十个雷阿尔给监狱里那些可怜的人们。而你这个既没职业又没收入、成天瞎混的人呢，拿上这一百个雷阿尔，明天就离开这个岛吧，十年内不许回来。谁也别再说什么，否则我就要揍你们了。”

一个人掏了钱，另一个人收了钱；这个人离开了岛屿，那个人回了家。总督说道：

“除非我能力不足，否则我一定要关了这些赌场，我觉得它们是非常有害的地方。”

“至少这一家您不能取缔。”文书说，“这家赌场是一个大人物开的。对其他小赌场您可以显示一下您的权力。那种小赌场更有害，更可恶。那些作弊的人不敢到达官贵人的赌场上去做手脚。赌博是一种通病，在大赌场赌就比在小赌场情况好。”

“文书啊。”桑乔说，“现在我明白了，这里面还有许多讲究呢。”

这时候，一个捕快揪着一个小伙子过来了。捕快说道：

“总督大人，这个小伙子本来是朝咱们这儿走的。可他一看到咱们，转身就跑，而且跑得飞快，看样子不是个好人。我在后面追，若不是他绊倒了，我恐怕还抓不着他呢。”

“喂，你为什么跑呢？”桑乔问。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小伙子答道：

“为了避免碰见你们，要回答许多问题。”

“你是干什么的？”

“编织工人。”

“编织什么？”

“请您别见怪，织长矛上的铁枪头。”

“你想跟我耍贫嘴？那好，你现在要到哪儿去？”

“去透透空气。”

“好，小伙子，让你去大牢透透空气，把他抓起来，带走！我要让他今晚闷在大牢里睡觉！”

“上帝保佑！”小伙子说，“您想让我在大牢里睡觉，没门。”

“为什么我不能让你在大牢里睡觉？”桑乔问，“难道我不能想抓你就抓，想放你就放吗？”

“您就是再有权力，”小伙子说，“也不能叫我在大牢里睡觉。”

“为什么不能？”桑乔说，“马上把他带走，让他睡一觉就明白了。”

“这都是笑话，”小伙子说，“谁也不能让我在大牢里睡觉。”

“告诉我，你这个魔鬼，”桑乔说，“我要给你戴上脚镣，难道有哪位天使能够去掉你的脚镣吗？”

“好了，总督大人，”小伙子不慌不忙地说，“说正经的吧。假设您能够把我投入大牢，给我套上锁链脚镣，可是我不睡觉，整夜都睁着眼睛，连眼皮都不眨一下，您有什么办法能让我睡觉呢？”

“不能，”文书说，“那还真是不能。”

“如果是这样，”桑乔说，“那是你自己不愿意睡，而不是跟我过不去。”

“不是，大人，”小伙子说，“我绝没有想跟您过不去。”

“滚蛋，”桑乔说，“回你的家睡觉去！我也不想阻止你睡个好觉。不过，我劝你以后别跟长官乱开玩笑，弄不好，玩笑就开到你脑袋上去了。”

小伙子走了，总督又继续巡视。不一会儿又来了两个捕快，还带来一个人。捕快说道：

“总督大人，这个看上去像男人，但却是女人，长得还不难看。她穿了一身男人的衣服。”

两三只灯笼一齐向那人的脸上照去，确实是一张女人的脸。看样子她有十六七岁。大家从上到下打量着她，她穿得挺体面漂亮，脚上还有一双白色男鞋。她腰里别的不是剑，而是一把非常华贵的匕首，手指上还戴着许多贵重的戒指。大家都觉得她很漂亮，可是谁也不认识她，都想不起她是谁，而那些明知这是一场闹剧的人也很意外，因为他们并没有安排这件事。大家都迷惑不解，想看看事情会怎样发展。桑乔对这个姑娘的美貌很惊讶，问她是什么人，为什么穿这身衣服。姑娘低着头，十分羞涩地说道：

“大人，我不能当着众人说这件事，这是我的秘密。不过有一点我想让您知道，那就是我不是坏人，而是个不幸的姑娘，只是凭一时冲动，才做了这样不够庄重的事情。”

管家听姑娘这么一讲，便对桑乔说道：

“总督大人，您让其他人走开，让这个姑娘放心大胆地讲讲她的事吧。”

于是，总督让其他人都走开，只留下管家、餐厅侍者和文书。姑娘见只剩下几个人了，便说道：

“诸位大人，我是当地一个卖羊毛的佃户佩德罗·佩雷斯·马索卡的女儿，他常到我父亲家来。”

“不对，姑娘，”管家说，“我跟佩德罗·佩雷斯很熟，知道他没有孩子。还有，你说他是你父亲，怎么又说他常到你父亲家？”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也奇怪。”桑乔说。

“诸位大人，我心慌，也不知道自己都说了些什么。”姑娘说，“实际上我是迭戈·德拉利亚纳的女儿，大概你们都认识他。”

“这才对，”管家说，“我认识迭戈·德拉利亚纳，他是这儿一个有钱的贵族，有一儿一女。不过，自从他妻子死了以后，这儿就再也没人见过他女儿了。他把女儿关在家里，看管得紧紧的。尽管如此，我还是听说他女儿非常漂亮。”

“是这样，”姑娘说，“我就是他的女儿。至于我漂亮不漂亮，诸位大人，你们都已经看见我了，当然很清楚。”

拉着，姑娘伤心地哭起来。管家见状就走到餐厅侍者身旁，轻声对他说：

“这个可怜的姑娘肯定遇到了什么事，否则，这种人家的女孩子不会在这个时候这身打扮跑出来。”

“没错，”餐厅侍者说，“她这一哭，更说明是这么回事了。”

桑乔竭力劝慰，让她别害怕，到底遇到了什么事，都告诉他，大家会尽可能地真心帮助她。

“诸位大人，”姑娘说，“我母亲死了十年，我父亲就把我关在家里十年，我从没有见过日月星辰，不知道大街、广场、庙宇是什么样子；除了父亲、我的一个弟弟和那个叫佩德罗·佩雷斯的佃户外，我也见不到其他男人。我很想看看外面的世界，至少看看我出生的那个村镇，我觉得这不会有失大家闺秀的身份。我弟弟比我小一岁，他告诉我外面是什么样的，还有其他许多事情，我都没见过。他说得绘声绘色，可这样一来，我更想到外面去看看了。”

说到这儿她又哭起来。管家对她说道：

“姑娘，你接着说吧，把你遇到的事都说出来。我们听了你的话，看到你流眼泪，都感到很惊讶。”

“我没什么好多说的了，”姑娘道，“不过，只是想哭。”

餐厅侍者对姑娘的美貌动了心，他觉得从姑娘眼睛里流出来的不是眼泪，而是珍珠、露珠，甚至可以说是东方大明珠。总督对姑娘讲得啰啰嗦嗦有点儿着急，让她赶紧讲，时间也不早了，他还有很多地方要去巡视呢。姑娘哽咽着说道：

“我就向弟弟借了衣服，晚上趁父亲睡觉了，让他带我到整个村庄看看。他经不住我的恳求，给了我这身衣服。他穿上我的一身衣服，还挺合适，挺像个漂亮的姑娘。今天晚上，我们出来大概一小时了，到处瞎转，走遍了整个村镇。后来我们正要回家，忽然看见来了一群人。弟弟对我说：‘姐姐，大概是巡夜的来了。你轻点，赶紧跟我跑，若是让他们认出咱们来就糟了。’说完他转身就跑，他跑得飞快。我慌慌张张地没跑几步就摔倒了。这时候捕快赶到了，就把我带到了您这儿。我太任性，所以才出了这件事。”

“那么，小姐，”桑乔说，“你并没有遇到什么倒霉的事，也不像你开始说的那样，是一时冲动跑出来的？”

“我只不过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看看这个地方的街道。”

姑娘的话得到了证实，捕快把她弟弟也带来了。“他穿着漂亮的短裙，披着一条蓝缎大披巾，头上没戴头巾，也没有什么头饰，只有一绺绺的金发。他们问这个男孩子为什么穿这身衣服。男孩子像姐姐一样很难为情。他把事情的经过讲了一下，同他姐姐讲的一样。餐厅侍者听了很高兴，而桑乔对姐弟两人说道：

“孩子们，这只是你们淘气。这点事用不着讲那么半天，而且又是掉泪又叹气。你们只要说‘我们是某某人，仅仅因为好奇，从家里跑出来转转。’也就完了，没必要唉声叹气、哭哭啼啼的。”

“您说得对，”姑娘说，“可是要知道，我刚才吓坏了，不知怎么办才好。”

“好在没什么事，”桑乔说，“走吧，我们送你们回家去。也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许你们的父亲还不知道你们不在家呢。你们以后别再淘气了，也别老想着外面的世界了。一个正派姑娘，应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女人和母鸡，迷路最容易’；‘想看别人，也就是想让别人看自己’。我不多说了。”

他们把两个孩子送回家去，餐厅侍者已经动了心，想改日再来向姑娘的父亲提亲。他觉得自己是公爵的佣人，姑娘的父亲肯定不会拒绝。其实，桑乔还想让餐厅侍者同自己的女儿桑奇卡结婚，正准备择日办理呢。桑乔觉得，对于总督的女儿来说，没有哪个男人会拒绝做她的丈夫，更何况是在餐厅作侍者的。



## 第一〇二章

抽打女佣并对唐·吉诃德又掐又抓的魔法师  
是谁，侍童给桑乔的老婆特雷莎·潘萨送信

再说说为什么那天晚上唐·吉诃德挨打？原来唐娜罗德里格斯去唐·吉诃德那儿的时候，被另一个与她同居一室的女佣发觉了，那女佣马上把这件事报告给公爵夫人，说唐娜罗德里格斯正在唐·吉诃德的房间里。

公爵夫人又把这件事告诉了公爵，并请求公爵允许她和阿尔蒂西多拉一起看看。于是两人一步步摸索着，悄悄来到唐·吉诃德房间的门前，因为离得近，所以里面说的话都能听到。公爵夫人听到唐娜罗德里格斯把她腿上有排泄口的事情抖落了出来，怒火中烧，阿尔蒂西多拉也气坏了。两人愤怒极了，要进去教训唐娜罗德里格斯，于是猛然冲进去，就像前面说到的，把唐·吉诃德掐了一遍，又把唐娜罗德里格斯抽打了一顿。公爵夫人也想把玩笑继续开下去，就派了那个曾经装扮成中了魔法的杜尔西内亚的侍童，把桑乔给他老婆的信和自己的一封信送去，还送了一大串珊瑚珠作为礼物。

据说那个侍童很聪明，做事很卖力，于是他高高兴兴地到桑乔家去了。还没进村，侍童就看见有些女人在小溪边洗衣服，于是就问她们，那地方是否有个叫特雷莎·潘萨的女人，她的丈夫桑乔·潘萨是曼查一个叫唐·吉诃德的骑士的侍从。一个正在洗衣服的女孩站起来说道：

“特雷莎·潘萨是我妈妈，桑乔是我爸爸，那个骑士是我们的主人。”

“那么你过来，小姑娘，”侍童说，“带我去见你妈妈吧。我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给她带来了你父亲的一封信和一件礼物。

“好啊，大人。”小女孩说道。看上去她十四岁左右。她把自己洗的衣服交给一个同伴，没戴头巾，也没穿袜子，就卷着裤腿，披散着头发，跳到侍童的马前说道：

“请您跟我来吧。我家就在村口，我妈妈也在家，已经好多天没听到爸爸的消息了，她正着急呢。”

“那么我给她带来了好消息，”侍童说，“这可得感谢上帝。”

小姑娘蹦蹦跳跳地来到村头，还没进屋就喊道：

“快出来，妈妈！快出来，出来呀！”

随着喊声，女孩的母亲特雷莎·潘萨出来了，手里还在绕着一团麻绳。她穿着一条短短的棕褐色裙子，上身的紧身背心和衬衫也都是棕褐色的。人倒不很老，不过也四十多岁了。然而，她的身体很健壮，皮肤也晒成了褐色。她一见女儿和骑在马上侍童，便问道：

“怎么回事，孩子？这位大人是谁？”

“是唐娜特雷莎·潘萨夫人您的仆人。”侍童答道。

侍童说完就下了马，毕恭毕敬地跪倒在特雷莎夫人面前，说道：

“唐娜特雷莎夫人，您是马拉托里亚岛总督桑乔·潘萨的夫人，请您把手伸给我吧。”

“我的天啊，滚吧，别跟我来这套！”特雷莎说，“我又不是什么宫廷夫人，只是个贫苦农妇，是个短工的女儿，是个游侠骑士侍从而不是什么总督的老婆！”

“您就是最尊贵的总督的最尊贵夫人，”侍童说，“请您接受这封信和这份礼物。”

接着，侍童从衣袋里拿出一串珊瑚珠，两端是两颗金珠，把它挂到了特雷莎的脖子上，并且说道：

“这儿还有总督大人的一封信。另一封信和珊瑚珠是我的女

主人公爵夫人派我给您送来的。”

特雷莎和她的女儿都惊呆了。小姑娘说道：

“我保证，这准是我们的主人唐·吉诃德干的。他早就答应让父亲当总督或伯爵，大概现在已经让父亲当上了。”

“是的，”侍童说，“靠着唐·吉诃德大人的面子，桑乔大人现在已经是巴拉托里亚岛的总督了。你们看看信就明白了。”

“请您给我念念吧，侍臣。”特雷莎说，“我只会纺线，不识字。”

“我也不识字，”桑奇卡也说，“不过你们等等，我去找个人来念念，找牧师，或者参孙·卡拉斯科学士。他们也愿意知道我爸爸怎么样了，肯定会来。”

“不用了。我不会纺线，可是识字。”

侍童把信念了一遍。信的内容前面已经提到，此处就不重复了。侍童又掏出了公爵夫人的信，信是这样写的：

特雷莎朋友，您的善良聪明的丈夫桑乔的优秀品质感动了我，使我请求我的丈夫公爵给他一个岛屿，让他当总督，我丈夫有很多岛屿。听说他把岛屿管理得很好，我为此感到高兴，我丈夫也同样高兴。我非常感谢老天让我选中了一个能干的人。我想告诉特雷莎夫人，要在世界上找到一个好总督很困难。感谢上帝让我找到了桑乔这样的人当总督。

亲爱的朋友，我派人给您送去一串两端是金珠的珊瑚珠子。我很愿意送您这东方明珠，礼轻情义重。咱们也许会有机会认识并且在一起谈话，谁知道以后会怎么样呢。代问您女儿桑奇卡好，告诉她也许不知什么时候，我会让她嫁到高贵人家去。

听说你们那儿的橡子特别大，请给我带几十个来。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因为是来自您的手，我会特别珍重它们的。请给我多多写信，告诉我您的身体状况。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尽管说就是了，您的要求一定会得到满足。愿上帝保佑您。

您的好朋友

公爵夫人于本地

“哎呀，多么善良、多么好的夫人啊。”信刚一念完，特雷莎就说道，“我愿意永远和这样的夫人在一起。我讨厌我们村的那些贵夫人，她们谁也不理睬，以为自己是女王，觉得看农妇一眼就降低了她们的身份。你们看这位夫人，虽然是公爵夫人，却称我为朋友，可我觉得她像曼查的钟楼一样高。至于橡子，侍臣，我要送给夫人一篮子，若论个儿，颗颗都大得出奇。桑奇卡，现在你先照顾一下这位侍臣，把他的马安顿好，再从马厩拿几个鸡蛋来，切一大块腌猪肉，让咱们好好给他做点儿吃的吧。就冲他带来的好消息和他那张漂亮的脸蛋，真该好好款待他。我先去把咱们的好消息告诉邻居，告诉神甫，告诉理发师的尼古拉斯师傅，他们都是你父亲的好朋友嘛。”

“我就去，妈妈，”桑奇卡说，“可是您得把那串珊瑚珠分给我一半儿。我觉得公爵夫人不会那么笨，把一串珊瑚珠都送给一个人。”

“这串珠子全是你的，”特雷莎说，“不过你先让我戴几天，我打心眼儿里喜欢它。”

“这个口袋里的衣服你们也一定喜欢，”侍童说，“全是细料子衣服，总督只是在打猎时穿过一天。这些都是送给桑奇卡的。”

特雷莎手里拿着信，脖子上挂着珊瑚珠出了家门，边走边像敲手鼓似的拍着信。正巧她碰到了神甫和参孙·卡拉斯科，便手舞足蹈地说起来：

“现在我们家可不是穷人了！我们家有个总督！无论哪个贵族夫人，无论她有多神气，我都不把她放在眼里！”

“怎么回事，特雷沙·潘萨？你抽什么风？那几张纸是什么？”

“我没抽疯。这是公爵夫人和总督的来信。我脖子上戴的是高级珊瑚，两头的珠是真金的。我是总督夫人！”

“除了上帝，我们谁也不明白你的话，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那你们看看这个。”特雷莎说。

她把信交给神甫和参孙·卡拉斯科。神甫把信念了一遍，参孙·卡拉斯科在旁边听着，结果两人全呆了，对信上的内容感到很吃惊。卡拉斯科问是谁把信送来的，特雷莎让他们自己去看。那是个仪表堂堂的小伙子。他还带来了一件贵重的礼物。神甫把脖子上的珊瑚珠拿下来看了看，确实很值钱，这就更奇怪了。神甫说：

“我凭我身上的法衣发誓，我不明白也想不出这是怎么回事。凭我眼看手摸，这串珊瑚的确很贵重，可是写信的公爵夫人怎么会只要几十个橡子呢？”

“别瞎猜了！”卡拉斯科这时候说道，“咱们还是去看看送信来的那个人吧。咱们搞不清楚的事情可以让他告诉咱们。”

于是他们来到特雷莎家。侍童正在筛大麦准备喂他的马；桑奇卡正切肉，准备再摊上几个鸡蛋，做给侍童吃。侍童的外貌和服饰使神甫和参孙很喜欢。他们客气地互致问候后，参孙请侍童谈谈唐·吉诃德和桑乔的情况，说他和神甫虽然看了信，但还是没弄清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地中海里的全部或者大部分岛屿都是国王的。侍童答道：

“桑乔·潘萨当了总督，这点没错；至于当的是不是岛屿的总督，我不知道，只知道那儿有一千多人。说到要橡子的事，那得说我们公爵夫人平易近人，不摆架子，我想你们应该知道，她虽然身份高贵，可是同平民百姓很接近。”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们正说着，桑奇卡兜着几个鸡蛋欢欢喜喜地跑进来问侍童：

“请您告诉我，我父亲当了总督以后还穿连袜裤吗？”

“我没看见，”侍童说，“大概穿吧。”

“啊，我的上帝呀，”桑奇卡说，“我父亲穿连袜裤会是什么样子呀！我从小就喜欢看他穿连袜裤，这难道不好吗？”

“以后你都会看到，”侍童说，“我向上帝发誓，只要你父亲当上两个月的总督，出门就还得戴个棉帽呢。”

神甫和学士看出侍童说话时明显带着一种嘲弄的口吻。可是侍童确实带来了精美的珊瑚珠，特雷莎还让他们看了桑乔送来的猎服，这又打消了两人的疑虑。听了桑奇卡的愿望，他们不由得笑起来，特雷莎更是让他们笑得肚子疼。特雷莎说：

“神甫大人，请您留意一下是否有人到马德里或托莱多去，让他给我带一条地地道道地带裙撑的裙子，而且要最漂亮的。我怎么也得给我当总督的丈夫争点脸。就是我不愿意，我也得像其他夫人那样，坐着马车去京城呢。丈夫当了总督，当然坐得起马车了。”

“可不是嘛，妈妈！”桑奇卡说，“求上帝保佑，让我们早早坐上车，别人气不过准会说：‘你们看那个丫头，满身蒜味，还乘马车呢。’让他们去踩烂泥吧，我可得乘车，不让脚沾地。这年头哪儿都有人在背后说闲话。随便他们怎么说吧。反正我舒服就行。我说得对吗，妈妈？”

“你说得太对了，孩子！”特雷莎说，“我的好桑乔早就告诉我会这些好事，而且以后还会更好呢。你看着吧，孩子，我早晚得当上伯爵夫人。咱们这才是个开头。我常听你那好爸爸说，噢，他不仅是你的好爸爸，也是俗语的好爸爸。他说，人家给你牛，你就赶紧牵绳，让你当总督，你就当；让你当伯爵，你就别客气；若是送你一件好礼物，你就赶紧揣起来。你只管睡你的

觉，好事自然会来敲你的门，你都不用吭气！”

“有人看见我过得好，过得神气，”桑奇卡说，“就说什么‘狗穿上麻裤’之类，我才不在乎呢！”

神甫闻言说道：

“我相信桑乔家族的人天生满肚子俗语。无论什么时候，一张嘴就是俗语。”

“是的，”侍童说，“桑乔总督一张嘴就是俗语。虽然常常用得合适，却挺有意思的，我的女主人公爵夫人和公爵都很赞赏。”

“大人，”学士说，“您仍然坚持说桑乔真的当了总督，而且真有公爵夫人写信送礼物来吗？虽然我们摸过了礼物，也看过了信，可我们还是不能相信，总觉得这属于我们的老乡唐·吉诃德遇到的那种事。他认为他遇到的那些事都是受魔法操纵的。所以，我现在只差说我想摸摸您了，看看您究竟是一位魔幻使者还是一个真的人？”

“诸位大人，”侍童说，“我只知道我是个地地道道的使者。还有，桑乔·潘萨确实当了总督，是我的主人公爵和公爵夫人让他当的总督。我还听说这个桑乔·潘萨当总督当得很不错。至于这里面是否有魔法，你们去想吧。我只能发誓担保我说的是真的。我以我父母的生命发誓。我的父母都还健在，我非常爱他们。”

“事情可能是真的，”学士说，“不过谁都有权利怀疑。”

“谁愿意怀疑就怀疑去吧，”侍童说，“反正我早就说过，假话总是靠不住的，早晚得露馅。你们要是不信，可以选哪一位跟我回去，既然耳听为虚，那就眼见为实吧”。

“那就让我去吧，”桑奇卡说，“您让我坐在您的马屁股上，我很想去看看我爸爸”。

“总督的女儿不能独来独往，得有许多侍者才行。”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向上帝发誓，”桑奇卡说，“我也可以骑一头母驴去。这跟乘车差不多，您别以为我太娇气了。”

“住嘴，孩子！”特雷莎说，“你没听明白，这位大人说得对。什么时候得说什么话。他是桑乔，我就是桑查；他是总督，我就是总督夫人。不知我说得对不对。”

“特雷莎夫人说得对极了。”侍童说，“给我点吃的吧，帮我准备一下，我想今天下午回去。”

神甫说：

“请您到我那儿吃顿便饭吧。招待您这样的贵客，特雷莎夫人恐怕很为难。”

侍童不想去，不过后来他还是去了。神甫很愿意让侍童到自己家来，这样就可以仔细打听唐·吉珂德的情况了。

特雷莎拿了一个小面包和两个鸡蛋去找一个会写字的少年。少年替她写了两封信，一封给她丈夫，一封给公爵夫人。从这两封信里可以看出，特雷莎的才智在本书里不算是最差的。



## 第一〇三章

### 桑乔继续担任总督及其他趣事

在总督巡视的那天晚上，餐厅侍者晚上睡不着了，一直在想那个姑娘的如花容貌。管家则利用晚上的时间，把桑乔的言行记录下来。准备报告给他的主子。桑乔的言行使他感到惊奇，他觉得桑乔的言行总是出人意料，愚中有智，智中有愚。

总督大人也起床了。按照佩德罗·雷西奥的吩咐，桑乔只吃了一口腌蔬菜，喝了几口凉水，其实桑乔很想吃一块面包和一串葡萄。不过他知道他吃不着，由不得自己，也就将就了，可是心疼得厉害，胃也不好受。佩德罗·雷西奥已经告诉他，吃得少而精可以使人聪明，而当官的人用得更多的是脑力而不是体力。

既然如此，桑乔就只好挨饿了。他在心里暗暗诅咒这个总督职位，甚至还诅咒让他当总督的那个人。尽管只吃了点腌蔬菜，饿得肚子疼，桑乔那天还是去升堂判案了。第一个上来的是个外地人。他当着管家和其他人面问桑乔：

“大人，有一条大河把一位领主的领地一分为二。河上有一座桥，桥的一头有一个绞刑架和一幢当审判厅用的房子，平时总有四个法官在那儿执行命令。这个命令是这样的：如果有人要过桥，他首先得发誓声明他过桥后要到哪儿去，要去干什么。如果他说的是真的，就让他过桥；如果他说的是谎话，就在旁边的那个绞刑架上绞死他，绝不宽恕。

“这个命令生效后，有很多人过了桥。法官只要看他们发誓时说的是真话，就让他们过桥。后来有一天，一个人发誓说他要做的就是死在旁边那个绞刑架上，没有其他事。几位法官听了以后，议论道：‘如果咱们让这个人过去，那么他发誓时就是说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谎，按照命令就得绞死他；可如果咱们绞死他，他又发誓说他要死在那个绞刑架上，那么他的誓言又是真的了。按照命令，就应该放他过河。’那么请问您，总督大人，怎么办呢？法官们到现在还没有拿定主意。他们知道您聪慧过人，派我来请教您。”

桑乔答道：

“其实这几位法官不应该派你来，因为我也并不聪明。不过你已经来了，你就再讲讲这件事，让我听明白，说不定我还能抓住问题的关键呢。”

来人又把刚才说过的事说了两遍。桑乔说道：

“我觉得这件事我两句话就可以说清楚。事情是这样的：有个人发誓要死在绞刑架上。如果他真的死在绞刑架上，那么他发的誓就是真话，按照命令，就该让他过桥；可是如果不绞死他呢，他发誓时就撒了谎，按照同一个命令，就该绞死他。”

“确实如此，”来人说道，“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那么，我说呀，”桑乔说，“这个人说真话那部分应该过桥，把他说假话那部分绞死，这就不折不扣地执行命令嘛。”

“总督大人，”来人说道，“那就得把人分成两半，一半撒谎的，一半真实的。可如果真分了，那人准得死，也就根本无法执行什么命令了，可是那个命令又必须执行。”

“你听我说，好人，桑乔说，“这个人既有理由去死，也有理由活着过桥。既然处死他和赦免他并放他过桥都可以，那么行善总是比作恶好。我想起了我的主人唐·吉珂德，他告诫我在执法可宽可严的情况下以宽为好。”

“有道理，”管家说，“太英明了，今天上午的审判到此结束，我去吩咐他们给总督大人做点可口的饭菜。”

“我正需要呢，你可别骗我。”桑乔说，“让我吃饱了，别管什么疑难案子都尽管来，由我来教你们！”

于是管家吩咐人做饭，他觉得如此英明的总督饿死实在于心

不忍，而且他还想在当晚结束他奉命同唐·吉诃德开的最后一个玩笑呢。那天桑乔不顾医生的劝诫大吃了一顿。刚吃完饭，一个信使就送来了唐·吉诃德给总督的一封信。桑乔让文书把信念给他听听，而且如果没有什么机密内容的话，就大声念。文书打开信看了一遍，说道：

“完全可以大声念。唐·吉诃德大人给您的这封信真可谓字字珠玑。信是这样写的：

曼查的唐·吉诃德给巴拉塔里亚岛

总督桑乔·潘萨的信

桑乔朋友，我本以为你办事会粗心愚蠢，可没想到别人都夸你处事灵敏。我为此特别感谢老天，是‘他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笨蛋变得聪明。据说你当总督时还像个人似的，可你当普通人的时候，一副寒酸劲儿，却像个牲口似的。桑乔，你应该告诫自己，时时注意，当官就得有个当官的样子，身居要职的人外观必须与他的身份相符，而不能由着自己的寒酸性子来。你应该穿得好一点儿，穿得漂亮大不一样。我并不是让你穿金戴银，不过作为长官，也不要穿得跟个兵似的，而是应该根据你的职位穿戴，要干净整洁。

要想赢得你所管辖的百姓的拥护，你就得做两件事情：第一就是要与人为善，其实这点我已对你说过多次；另一点就是保证要丰衣足食，对于老百姓来说，最害怕的就是饥饿和贫困。

你不要颁布太多法令，而如果要颁布，就一定要颁布好的法令，尤其要注意的是，这些法令必须执行。有令不行等于没有，而且还会让人轻视你。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要为人厚道，德薄是恶习。你不要总是那么严厉，也不要总是那么和善，而要掌握分寸，这才是最聪明的。你应该到监狱、屠宰场和广场去，总督在这些地方出现是很重要的。囚徒总希望他们的案子早点结束，你去就可以安慰他们；对于屠夫们，一看见你他们就不敢缺斤短两；对于摊贩们你同样是一种威慑。你即使有点儿贪婪、好色和贪吃，也不要表现出来，而且我相信你不是这种人。在你上任之前我给你写的那些劝诫，你如果还保留着的话，要反复重温。你要给你的主人写信，表示你是知恩图报的人。忘恩负义由高傲产生，是人类的大罪孽。

公爵夫人已经派人把你的衣服和另一件礼物给你妻子特雷莎·潘萨送去了，目前还没有回音。我现在有些不舒服，鼻子被猫抓了几下，但并不严重。

你还要告诉我，那个管家是不是像你怀疑的那样，同三摆裙夫人的事情有牵连？还有，你在那儿遇到的事情都请一一汇报，咱们离得不远。此外，我还想尽快摆脱这种无聊的生活，我生来就不是过这种日子的人。

我现在遇到了一件事，估计会得罪公爵和公爵夫人。我虽然很为难，却又顾不得了。我首先得履行我的职责，而不是徇私情，就像我们常说的：“柏拉图亲，真理更亲。”我说这句拉丁文也是为了让你知道，你当总督以后也得学拉丁文。向上帝致意，让上帝保佑你这个可怜虫。

你的朋友

曼查的唐·吉诃德

桑乔认真地听完了这封信。其他听到信的人也齐声称赞这封

信写得有水平。桑乔从桌旁站起来。叫文书到他的房间去。他立刻要给他的主人唐·吉诃德写回信。桑乔告诉文书，他说什么，文书就写什么，不要删改。文书答应照办。他的回信如下：

### 桑乔·潘萨给曼查的唐·吉诃德的信

我现在忙得要命，忙得连挠头剪指甲的时间都没有，所以我现在的指甲长得很长，只好听天由命吧。我最亲爱的大人，我到现在一直没有把我当总督的情况告诉您是怕您为我担心，我现在正挨饿，比咱们在荒郊野岭时饿得还厉害，快饿得不行了。

公爵大人有一天给我写来一封信，告诉我有几个坏人潜进这个岛屿想害死我。不过到目前为止，我只发现了这儿的一个大夫，他要把来这儿的总督全都害死了。他就是佩德罗·雷西奥大夫，您听听这名字，我怎么能不担心死在他手里呢！这个大夫说，他并不是有病医病，而是无病预防，预防的方法就是少吃，直到把人饿成皮包骨。我敢肯定，他会把我逐渐饿死。我也快气死了。我本来想可以吃香的喝辣的，铺软的盖绒的，可是到头来却这么苦。我不愿这样，早晚得见阎王。

至今我还没有得到什么不义之财。我不知道这些都从哪儿来。我听说，岛上的总督在上岛之前就有人送给他或借给他很多钱。据说不仅是这儿，其他地方的总督也都是这样。

昨天晚上我出去巡视，碰到了一个小扮男装的姑娘和她的男扮女装的弟弟。我的餐厅侍者爱上了那个姑娘，他甚至想入非非地要娶她为妻。我倒是看上了那个男孩子，想让他做我女婿。今天，我们两人要去找那两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个孩子的父亲，把我们的想法提出来。那人叫迭戈·德拉利亚纳。

我已经照您的劝告去过广场了。昨天我在那儿检查了一个卖榛子的女贩子，发现她把一半好榛子同另一半烂榛子混在一起卖。我把她的榛子全没收了，送给孤儿院的孩子，他们能慢慢吃，我又罚那个女贩子十五天内不准进入广场，别人都说我做得很棒。我告诉您，这个地方的女贩子最坏，是出了名的，她们没有羞耻，而且什么都敢干。我相信是这样的，我在其他地方看到的女贩子也是这样的。

您说公爵夫人给我老婆特雷莎·潘萨写了一封信，还送了她一件礼物，我非常满足。我会找机会报答的。请您代我吻她的手，告诉她，她的好心不会白费，以后就看我的行动吧。

我不希望您同公爵和公爵夫人闹别扭。如果您同他们斗气，我也会遭殃。您劝我知恩图报，可是公爵和公爵夫人如此照顾您，而且在他们的城堡里热情款待您，如果您不知恩图报就不对了。

至于猫抓的事我还不清楚。不过我可以想象得到，一定是那些恶毒魔法师捣的鬼，此事咱们见面再谈。

我想送您一点儿东西，可又不知道该送什么，要不就送您几根这个岛上出产的洗肠子用的灌肠管吧，样子挺好看。假如我还继续担任总督，我无论如何也会给您弄点儿东西去。

如果我老婆特雷莎·潘萨给我寄信来，请您先代付邮费，再把信转给我。我很想知道我家、我老婆和孩子们的情况。最后，愿上帝保佑您不再受那些魔法师的气，让我这个总督当得平平安安。我真怀疑，因为若是

照佩德罗·雷西奥大夫那样对待我，我恐怕连总督的位  
置带性命都保不住了。

您的仆人

桑乔·潘萨总督

文书把信封好，然后派人送走，几个拿桑乔开心的人又聚集在一起，商量怎样把这位总督打发走。那天下午，桑乔想好了几个法令，要治理他心目中的岛屿。他命令不准在岛上贩卖食品，不过允许进口酒，但必须标明是何地的产品，以便按照它的质地和名气制定价格；如果有人胆敢搀水或者改变酒的名称，格杀勿论。他还把鞋袜的价格都降了一些，特别是鞋的价格，他觉得鞋太贵了。他规定了佣人的工钱标准，因为有的佣人很刁蛮，要很高的工钱。他规定对于唱下流歌曲的人，无论是白天唱还是晚上唱，都一律严惩。他还创设了一个专管残疾人的官儿，不过不是为了迫害残疾人，而让他去检查那些人是否真是残疾人，因为有的人假装腿脚有毛病或者身上有烂疮，其实是盗贼或酗酒的健康人。总之，桑乔颁布了一些很好的法令，至今还用着呢，名字是《伟大总督桑乔·潘萨大法》。

## 第一〇四章

### 另一位“忧伤妇人”或称“痛苦女仆”的唐娜罗德里格斯的奇遇

唐·吉诃德伤好了以后，于是他觉得不应该继续在那个城堡里住下去，便决定请求公爵和公爵夫人允许他到萨拉戈萨去。萨拉戈萨的节日快到了，唐·吉诃德想在节日里参加比武赢一副盔甲。一天，他同公爵和公爵夫人一起吃饭，正要张口说出自己的请求，忽然看见大门口进来两个女人，她们从头到脚都罩着黑衣服。其中一人走到唐·吉诃德面前伏了下来，嘴贴着他的脚抽泣起来。她哭得那么伤心、深切、悲痛，使得所有在场的人也要落泪了。尽管公爵和公爵夫人猜想，可能是佣人们又要拿唐·吉诃德开心，可是看到那女人哭得很悲切，也觉得莫名其妙了。最后，唐·吉诃德把那女人扶了起来，让她揭去蒙在头上的黑纱，露出脸来。那女人把黑纱拿下来，大家没料到原来是女佣唐娜罗德里格斯。另一个穿黑衣服的女人是她那个遭富农儿子耍弄的女儿。唐娜罗德里格斯向公爵和公爵夫人转过身来说道：

“请你们允许我同这位骑士说几句话，只有这样我才能摆脱一个居心不良的家伙对我的无礼行为。”

公爵允许了。唐娜罗德里格斯转向唐·吉诃德说道：

“英勇的骑士，前两天我已经向您讲过一个坏农夫糟蹋我女儿的事情，这个不幸的姑娘就在您眼前。您曾答应我要保护她，要为她伸张正义，可我现在却听说您要离开这里，去追求其他好运。我想让您在上路之前向那坏家伙挑战，让他同我女儿结婚，实现他与我女儿成婚的诺言。”

唐·吉诃德对此一本正经地答道：



“好女佣，别哭了，或者说，你不要再唉声叹气了。我会替你女儿报仇的。其实，当初她不应轻信情人的诺言，这种诺言是没准的。这样吧，只要我的主人公爵允许，我马上就去找那个没良心的家伙，向他挑战。如果他不答应结婚，我就立刻杀了他。我的主要职责就是惩强扶弱，也就是说，帮助弱者，惩罚强暴者。”

“您不必费力去找这个人了。”公爵说，“您也不必请求我允许。现在，我就确认这场决斗，让他到我的城堡来应战。我会为您提供可靠的场地，保证公平。”

“既然如此，”唐·吉诃德说，“那么我就宣布，这次我放弃我的贵族身份，自贬为平民，以便与这个害人的家伙地位平等，让他能够同我决斗。虽然他现在不在场，我也宣布向他挑战。他做了坏事，没有履行对这个可怜姑娘的诺言，玷污了她的清白。他必须履行他答应和这个姑娘结婚的诺言，或者是为此而丧命。”

说完唐·吉诃德就摘下一只手套，扔到了大厅中央。

事情敲定了，公爵也想好了下面该怎么做。两个穿黑衣服的女人离开了大厅。公爵夫人吩咐从此不要再把她们看作佣人，而要把她们看成是来申冤的江湖女子，并且为她们单独准备了房间，把她们当成外人看待。这时，给桑乔·潘萨总督的夫人特雷莎·潘萨送信和礼物的侍童进来了。他这一到，公爵和公爵夫人顿时高兴起来，他们急于知道详情。侍童拿出两封信，交给公爵夫人。一封信上面写着“不知在哪儿的公爵夫人收”，另一封上面写着“巴拉塔里亚岛总督、我的丈夫桑乔·潘萨收，愿上帝让他比我多享福”。

公爵夫人着急地打开信看一遍，觉得可以让公爵和其他在场的人听，便念起来：

特雷莎·潘萨给公爵夫人的信

亲爱的夫人，收到您的来信，真高兴，说实话，这封信我等了很久了。珊瑚珠很好看，我丈夫那几件衣服也不错。这儿的人听说您让我丈夫桑乔当了总督，都非常高兴，尽管有些人并不相信，特别是神甫、理发师尼古拉斯师傅和参孙·卡拉斯科学士。不过，我可管不了那么多，随它去吧，他们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吧。说实话，如果不是见到珊瑚珠和猎服，我也不会相信，因为这儿的人都把我丈夫看成笨蛋，除了能管一群羊外，什么也管不好。但愿上帝保佑他当好总督，这对孩子们也有利。好机会不可错过，尊贵的夫人，我已经决定，只要您允许，我就乘车到京城去，让那些嫉妒我的人把眼珠子都气出来。所以，我请求您让我丈夫给我寄点儿钱来，得要一大笔钱呢。因为京城的开销很大，面包论雷阿尔卖，肉论磅卖，三十马拉维迪一磅，贵得吓死人。如果他不想要我去，也早点儿告诉我。我就像热锅上的蚂蚁，急着要上路呢。我的女朋友和女邻居们都对我说，如果我和我女儿在京城也神气活现，那么，就是我丈夫靠我们出了名，而不是我们靠他出了名。那时候很多人肯定会问：‘车上的夫人是什么人？’我的佣人就会回答：‘是巴拉塔里亚岛总督桑乔·潘萨的夫人和女儿。’这样桑乔就出名了，我的身价也高了，反正我是豁出去了。

真是对不住，今年我们这儿橡子歉收。尽管如此，我还是为您送去半塞雷敏的橡子，这些都是我到山上一个一个捡来的，我捡的都是最大的，我希望它们个个都像鸵鸟蛋那么大。

请您一定给我写信，我也一定给您写信，告诉您我

的身体状况和这儿的各种情况。我请求上帝保佑您，也保佑我。我的女儿桑奇卡和儿子吻您的手。

我不仅愿意给您写信，而且更愿意见到您。

您的仆人

特雷莎·潘萨

大家听公爵夫人念完信，都觉得很有意思，尤其是公爵和公爵夫人。公爵夫人问唐·吉诃德，是否可以把特雷莎·潘萨给总督的信也打开看看，估计也非常有意思。唐·吉诃德说可以。唐·吉诃德把信拆开了，信是这样写的：

### 特雷莎·潘萨给丈夫桑乔·潘萨的信

我亲爱的桑乔，来信收到了。我向你保证，并且以一个基督教徒的身份发誓，我差点儿发了疯。你听着，伙计，我一听说你成了总督，就高兴得以为自己死过去了。听说突然的高兴也会像巨大的痛苦一样让人毙命。你女儿桑奇卡高兴得眼泪都出来了，可是她自己却不知道。你派人送来的衣服放在我眼前，公爵夫人送给我的珊瑚珠挂在我脖子上，信就在我手上，信使就在我身旁。即使这样，我还是觉得像做梦一样谁能想到一个放羊的能够成为总督呢？你也知道，伙计，我母亲常说：“活得长，见识多。”我这么说是因为我想活得长，见得多，直到看见你再当个什么官。女主人公爵夫人会向你转达我想去京城的愿望。你想想吧，然后告诉我。我打算乘车去京城，为你争光。

神甫、理发师，甚至包括教堂司事，都不相信你当了总督，说这是骗人或魔法，就像你主人唐·吉诃德遇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到的那些事情一样。参孙还说要去找你，把你头脑里的总督赶走，也除掉唐·吉诃德脑袋里的疯狂。我根本不理他，然后看着自己的珊瑚珠，盘算着怎样把你的衣服给女儿穿。

我送给公爵夫人一点儿橡子，但愿它们都是最好的。如果那个岛上时兴珍珠项链，你给我带几串来。

咱们这儿最大的事就是贝鲁埃卡把她的女儿嫁给了一个糟糕的画家，他到咱们这儿来看看有什么好画的。后来，他以画家的名义结了婚。实际上他已经不再画画儿了，而是拿起锄头下地干活，也算个正经人了。佩德罗·德洛沃的儿子已经准备出家当教士。明戈·西尔瓦托的孙女明吉利娅则要求他履行诺言，同自己结婚。有些碎嘴的人说她怀的孩子就是他的，可是他矢口否认。

今年油橄榄收成不好，全村找不到一滴醋。有一队士兵从咱们村路过，顺便带走了三个姑娘。我不想告诉你哪三个人，也许她们还会回来，无论她们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我想，肯定会有人愿意娶她们的。

桑奇卡织花边，每天可以挣八个马拉维迪。她把钱放在储钱罐里，以后作嫁妆。不过，现在她已经是总督的女儿了，即使不干活，你也可以给她准备嫁妆了。广场上的泉眼干了，一个闪电击到山峰上，可是这些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等着你的回信和我去京城的决定。愿上帝保佑你比我活得更长，或者同我活得一样长，因为我不想让你单独在这个世界上活着。

你的妻子

特雷莎·潘萨

大家对这两封信赞赏不已，笑个没完。这时邮差又带来了桑乔给唐·吉诃德的信，大家也把这封信念了一遍，于是人们对桑乔到底是否蠢笨开始怀疑了。公爵夫人问了侍童有关他在桑乔家乡遇到的情况。侍童详详细细地讲了一遍，除了把橡子交给公爵夫人外，还呈上特雷莎送给她的一块奶酪。那块奶酪特别好。公爵夫人非常高兴地收下了奶酪。

## 第一〇五章

### 桑乔·潘萨总督仓促离职

这是桑乔当总督的第七天晚上。他在床上躺着，因为饿得难受，而且因为公务繁忙，所以困意袭来，虽然饥肠辘辘，眼皮还是慢慢地合上了。这时忽然响起了巨大的钟声和喊声，似乎整个岛屿都要沉下去了。桑乔从床上坐起来，仔细听着，想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外面竟这样乱哄哄的。可是他不仅没搞清楚，反而又听到号角声和鼓声。于是桑乔更加慌乱了，吓得半死。他赶紧下地。地上潮，他穿上拖鞋，来不及披上外衣，就跑出门外，恰巧看见二十多个人手里拿着火炬和剑跑过来，边跑边大声喊道：

“拿起武器，赶快拿起武器，总督大人！无数敌人上了咱们的岛，如果您不拯救我们，我们就完了！”

桑乔面对这些喊声和狂乱惊慌失措，目瞪口呆。这时，有人跑到他身边对他说：

“大人，如果您不想完蛋，不想让这座岛完蛋，就赶紧拿起武器！”

“我有什么武器呀，我又能干什么呢？”桑乔说：“这种事情最好让我的主人唐·吉珂德去做，他两下就完事大吉。我这个上帝的罪人，对这些事情一窍不通呀。”

“哎呀，总督大人，”另一个人说，“您怎么这么窝囊呀！我们给您带来了武器，您赶紧拿起武器。带领我们杀敌吧。您是我们的总督，这是您应该做的。”

“那就给我武器吧。”桑乔说。

于是，有人立刻给他拿来两个大盾牌，一前一后地扣在他的衬衣上，用绳子把盾牌牢牢地捆在桑乔身上，弄得桑乔像木头头似的直直地站在那儿，腿都没法弯，一步都不能动。有人往桑乔

手里塞了一根长矛，让他当拐棍，以免跌倒。弄好以后，大家让桑乔在前面带路，给大家鼓劲，说他是启明星，有了他一定会取得最后的成功。

“可是，”桑乔说，“我觉得真别扭，两块盾牌捆在我身上，膝盖都不能弯，我怎么走得了路呢？你们把我抬着或者架着弄到道口去，让我用我的长矛或者我的身体守住道口吧。”

“行了，总督，”另一个人说，“是恐惧而不是盾牌让您走不动的。您快点挪步吧，否则就晚了。敌人越来越多，喊声震天，危险也更大了。”

大家连劝带骂，可怜的总督只好试着挪动步子，结果一下子重重地摔倒在地上，他还以为自己摔成了几块呢。桑乔跌在地上，就像一只缩在龟壳里的乌龟，像半扇夹在木槽中的腌猪肉，或者像一只扣在沙滩上的小船。那些拿桑乔开心的人并没有因为看他到摔在地上而同情他，相反却熄灭了火把，又重新提高了嗓门，不断喊着“拿起武器”，在他身上跑来跑去，而且用剑向他身上的盾牌不断刺。若是桑乔没有把头缩在两个盾牌之间，他可就完了。桑乔蜷缩在两块盾牌之间，出了一身大汗，一心只求上帝保佑他。有的人被桑乔绊倒，有的人摔倒在他身上，还有人竟在他身上站了半天，拿他的身体当垫脚石，一边指挥着队伍一边大声喊道：

“现在全看我们了，让敌人都往这儿来吧！守住缺口！关上大门！截断楼梯！赶紧上燃烧罐！把松脂放在油锅里去煮！用垫子把那几条通道堵住！”

那个人拼命喊着，被压在下面的桑乔浑身疼痛，心里说道：“哎哟，但愿上帝保佑，让这个岛失守吧，让我赶紧死掉或者赶紧摆脱这场苦难吧！”老天听到了他的请求，桑乔突然听见人们在喊：

胜利了！胜利了！敌人被打败了！噢，总督大人，您赶紧起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来，享受胜利的欢乐吧。靠您的勇气，我们从敌人那儿得到了不少战利品，您把这些战利品给大家分了吧！”

“你们把我扶起来。”浑身疼痛的桑乔痛苦地说道。

大家把他扶起来，桑乔站好后说道：

“我可不相信我打死了一个敌人，我也不想去分配从敌人那里夺来的战利品。如果有谁还同我是朋友，就请给我一口葡萄酒吧，我快要渴死了，再帮我擦擦汗吧，我浑身都湿透了。”

桑乔连惊带吓，坐在盾牌上竟昏了过去。于是大家都为恶作剧搞得太过火慌了神。不过，桑乔马上又苏醒过来，大家这才放了心。桑乔问现在是什么时候，大家说是凌晨。桑乔一声不响地开始穿衣服。大家也都默不作声地看他穿衣服，看他到底到干什么。桑乔穿好了衣服，慢慢地走向马厩。只见他走到他的驴前，亲热地吻了一下驴的额头，噙着眼泪对驴说道：

“来吧，我的伙计，我的朋友，与我同苦共难的伙伴，我同你在一起的时候，只想着别忘了给你喂饱。

对于我来说，那些时候都是幸福的。可是自从我离开了你，当了官之后，心中却增加了数不尽的苦恼和不安。”

桑乔一边说一边给他的驴套上驮鞍，旁边的人都一言不发。套好驮鞍后，桑乔十分伤心地骑了上去，嘴里对管家、文书、餐厅侍者、佩德罗·雷西奥大夫和其他人嘟哝着。他说道：

“请让开路吧，诸位大人，让我回到往日自由自在的生活中去吧，让我去寻找往日那种生活，我生来就不是当总督的料，敌人向我们进攻，我不会带兵打仗。我更善于耕田锄地，修剪葡萄枝。‘维持现状，再好不过’，我是说每个人生来就注定了干什么。我一把镰刀在手，胜过当总督；我宁愿饱饱地喝一顿冷汤，也不愿让一个破医生把我饿死；我宁愿夏日躺在圣栎树的树荫下，冬天穿着只有几根毛的羊皮袄，逍遥自在地生活，也不愿床上铺着白亚麻细布，身上穿着紫貂皮大衣当总督。再见吧，诸位



大人，请告诉公爵大人，我来去赤条条，不多也不少，我的意思是说，我来当总督的时候身上没有一文钱，离开时也还是没有一个钱，与其他岛屿总督离任时的情况完全相反。请你们靠边点儿，让我过去，我要去上点儿药。我觉得肋骨疼得厉害，这全是敌人晚上在我身上踩的。”

“别这样，总督大人。”雷西奥大夫说，“我给您一点汤药，您喝了以后很快就会好的。至于吃的，我向您保证，以后想吃什么就痛痛快快吃个够。”

“晚了！”桑乔说，“想让我留下来，那是不可能了。我向上帝发誓，当总督的事情就这一回，以后无论怎样请我，也休想叫我当总督了。我们潘萨家族的人很固执，说不行就是不行，怎么说也不行。什么样的人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谁也别想跑出自己那个圈儿去。还是让我过去吧。已经晚了。”

管家说道：

“总督大人，尽管我们难忘，但我们还是会痛痛快地放您过去。您机智灵敏，品行端正，我们也愿意放您走。可是大家都知道，每个总督在离任之前都应该谈谈自己这段时间的工作情况。那么，您就谈谈您当这十天总督的情况，然后您爱到哪儿就到哪儿去吧。”

“除了公爵大人，谁也不能要求我做什么。”桑乔说，“待我见到公爵大人，我会向他汇报的。况且，我走时没带一文钱，这就足以说明我这个当总督当得多好了。”

“我向上帝发誓，”雷西奥大夫说，“桑乔说得很对。我觉得咱们现在可以让他走了，公爵大人现在也一定很想见到他。”

大家都同意让桑乔走，而且愿意送他一段路，再送他一些礼物和路上需要的东西。桑乔说他只需要一点儿喂驴的大麦和他自己吃的半个面包。路并不远，所以没必要多带，也最好别带那么多东西。大家拥抱了桑乔，桑乔含泪拥抱了大家，然后就走了。

## 第一〇六章

### 仅仅与本书有关的几件事

公爵和公爵夫人决定让唐·吉诃德同他们的臣民进行决斗。可是那个小伙子不愿意同唐娜罗德里格斯的女儿结婚，已经跑到佛兰德去了。于是公爵和公爵夫人商定，让他们的一个仆人顶替那个小伙子。仆人是加斯科尼人，名叫托西洛斯。公爵和公爵夫人详细地告诉他应该如何如何做。最后，托西洛斯决定四天之后以武装骑士的身份前来决斗。唐·吉诃德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兴奋，自信这回可以大显身手了。他把这次决斗当成展示其勇敢臂膀的力量之天赐良机，焦急而又兴奋地等了四天，就好像过了四百年似的。

再说桑乔悲喜交加地骑着他的驴赶路，来找他的主人，觉得能同主人在一起比当岛屿总督还让他高兴。

桑乔走出他总督的那个岛屿不远，看见迎面走来六个拿着长拐杖的朝圣者，那几个人走到桑乔面前，一字排开，提高了嗓门，唱起了歌。桑乔听不懂，只有一个词他能明白，那就是“施舍”，于是他明白，那几个人只不过想要些钱。桑乔是个非常慈善的人，从褡裢里拿出了半块面包和半块奶酪递给他们，并且比划着告诉他们，自己没有其他东西可给了。那几个人高兴地接过东西说道：

“钱！钱！”桑乔摊开两手，意思是说他没有一文钱，然后便催驴冲了过去。就在他冲过去的一刹那，那几个人当中的一位仔细看了他一下，立刻扑过来抱住他的腰，高声喊道：

“上帝保佑！我看见谁了？我抱住的不就是我尊贵的朋友，我的好邻居桑乔·潘萨吗？就是他，我现在既不是在做梦，也没

有喝醉。”

桑乔听到有人喊他的名字，还抱住他的腰，惊讶万分。他一句话也没说，仔细地看了那人一会儿，仍然认不出他是谁。那个人见桑乔还在发愣，便对他说道：

“桑乔兄弟，你怎么连你的邻居，摩尔人里科特都认不出来了？”

桑乔再仔细看看，才慢慢认出确实是那个人。桑乔骑在驴上，抱着那人的脖子说：

“你这身打扮，里科特，哪个鬼能认出你呀！你怎么啦？”

那个朝圣人说：“皇上颁布法令，把我们摩尔人驱逐出境。那个法令可把我们这些倒霉蛋害苦了，这想必听说过。”

桑乔同那几个人一块儿走向离大路很远的一片杨树林走去。

他们带了不少好吃的东西，还有酒。大家开始极有兴致但又极从容地喝酒，仔细地品味着每一口酒；吃的东西也都是一点儿一点儿地小口吃。里科特向桑乔说道：

“我的邻居和朋友桑乔，你很清楚，那个驱逐我们的谕旨可把我们吓坏了，至少把我吓得够呛。对于我们来说，驱逐出境，是最严厉的惩罚了。我们无论到了什么地方，都因思念西班牙而哭泣，毕竟是我们出生的地方，那里是我们的故乡。我离开咱们村，去了法国。后又经过意大利去了德国。

“桑乔，现在我想把我当初埋藏的财宝取出来。财宝埋在村外，所以不会有危险。”

桑乔答道：

“你看，里科特，这件事大概由不得你，而且你去找你埋藏的那些东西恐怕是白费劲。我们听说，你老婆和她兄弟带的很多珠宝和金钱都被检查出来没收了。”

“被没收了倒有可能，”里科特说，“不过桑乔，你如果愿意同我一起去，把埋的那些东西挖出来收好，我给你二百个盾。你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可以买些东西，我知道你现在很缺钱。”

“我就算陪你去，”桑乔说，“也决不为贪钱。如果我贪钱，凭我今天早晨放弃的一个官职，六个月前我就可以用金钱砌墙，用银盘吃饭了。我觉得同你一起去就等于背叛了国王，别说你答应给我二百个盾，就是你现在给我四百个盾，我也不去。”

“你放弃的是什么官职，桑乔？”里科特问。

“海岛的总督，”桑乔说，“说实在的，要想再找到那样的官职太难了。”

“那你当总督得到什么好处？”里科特问。

“有两个好处，”桑乔说，“知道了我不适合当总督，只配管一群牲畜；还有，就是当这类总督赚钱没时间睡觉，也没饭吃。”

“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里科特说，“我觉得你讲的这些全是胡说八道。谁会让你做岛屿总督呀？世界上难道就没人比你强了？别说了桑乔，你还是先清醒清醒吧，看看你是不是愿意同我一起去，我也说过了，我一定会给你报酬。”

“我已经对你说过了，里科特，”桑乔说，“我不想去。不过你放心，我不会告发你。你我趁早分手。”

“愿上帝保佑你，桑乔兄弟。那就再见吧，我们也得接着赶路了。”

两人相互拥抱，桑乔骑上驴，里科特拿起长拐杖，彼此分手。

## 第一〇七章

### 桑乔在路上的遭遇及其他新奇事

桑乔因为遇见里科特耽误了时间，当天没能赶回公爵的城堡。他离城堡还有半西里路的时候，天就黑下来了。不过因是夏天，问题也不大。桑乔离开了大路，想找个地方，等到天亮再走。可偏偏他倒霉，就在他找个地方休息的时候，竟然连人带驴掉进了一个又深又黑的坑里。往坑下摔的时候，他以为自己摔到万丈深渊里去了，桑乔骑在驴背上竟然什么事也没有。他摸遍了自己的全身，又屏住气，看自己是不是还完整无缺。他见自己好好的，没有摔坏，便不停地感谢上帝。然后，他用手摸着坑壁，想看自己能否爬出去，可到处都是光秃秃的，没有办法爬。他很沮丧，再听到他的驴的痛苦呻吟声，就更难过了。不过这怪驴，它并不是装模作样，而是确实不好受。

“哎，”桑乔感慨道，“人活在这个可怜的世界里，随时都可能遇到飞来的横祸！谁能想到，昨天还是总督，指手划脚，今天竟摔到了一个坑里，而且没有一个人来救他。即使驴不疼死，我不伤心死，我们也得活活饿死！我可不像我的主人唐·吉诃德那样走运。他下了蒙特西诺斯洞窟后，那儿的饭桌和床铺都是现成的，条件比他家里还好。他在那儿看到的幽灵都漂亮文静，而我在这儿只看到蛤蟆和蛇。我真倒霉，我的疯癫和幻想落了个什么结局呀！等到老天有眼发现我们的时候，我们已经成了两具白骨了。他们发现我这头好驴的骨头，大概就会猜到我是谁了，至少那些听说过桑乔离不开驴，驴也离不开桑乔的人可以猜到。我再说一遍，我们真可怜，竟然不能死在家乡，死在亲人中间，那至少还有人为我们伤心。哎，我的伙伴，我的朋友，如果我们能活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着出去，我发誓要在你的头上戴个桂冠，让你像个桂冠诗人一样，而且还要把你的饲料增加一倍。”

桑乔在那儿唉声叹气，他的驴在旁边听着一声不吭。第二天亮了，这回桑乔才看清，如果没人帮忙，他就休想从坑里出去。他哀叹起来，喊叫起来，看是否有人能听见自己的喊声。可是根本没人能听到他的喊声，于是桑乔以为自己死定了。

这时，桑乔发现坑的一侧有一个洞，容得下一人个蜷缩进去。桑乔爬了进去，看到那洞里面非常宽敞，一束阳光从上面射进来，照亮了洞里。桑乔心里说：“这种事对于我来说是倒霉事，但若是遇到我的主人唐·吉诃德，就成奇遇了。他肯定会把这当成是鲜花满园和富丽堂皇的宫殿。”

再说唐·吉诃德正惊喜地等着决斗。决斗的前一天早晨，唐·吉诃德骑着罗西南多疾驰出去，准备为决斗做些练习，结果跑到一个坑边的时候，幸亏他紧紧勒住了缰绳，不然就掉下去了。唐·吉诃德催马走到坑边，从马上向里张望。他正看着，忽听坑内有人大声喊叫。他又仔细听了听，听到仿佛有人在向他呼救：

“喂，上面的人，有哪位基督徒能听见我喊叫吗？或者，有哪位好心的骑士救救这位被活埋的罪人，这位已经不再是总督的不幸人吗？”

唐·吉诃德听着觉得像桑乔的声音，非常惊奇。他全力提高了嗓门，问道：

“谁在下面？谁在叫苦？”

“还能有谁呢？”桑乔说，“只能是那个自作自受的巴拉塔里亚岛总督，也就是曼查的著名骑士唐·吉诃德以前的侍从桑乔·潘萨呗。”

唐·吉诃德听下面这么一说，更惊奇了，而且开始感到害怕。他立刻想到桑乔大概已经死了，而这是桑乔的鬼魂。这样一想，他便说道：

“我以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的名义向你发誓，请你告诉我你是谁。如果你是个鬼魂，请告诉我，我能为你做些什么。我的职业就是帮助这个世界受苦受难的人，而且我也扶助另一个世界的苦难者。”

这么说来，”桑乔说：“上面同我说话的人大概就是我的主人唐·吉诃德吧，听声音只能是他，不可能是别人。”

“正是我。”唐·吉诃德答道：“我从事的事业就是帮助受苦难的活人和死人。告诉我你是谁，我感到莫名其妙。如果你是我的侍从桑乔，那么你大概已经死了。所以我问你，你到底是谁。”

“真见鬼了，”下面答道：“不管您怎么说，唐·吉诃德大人，我发誓，我就是您的侍从桑乔。我一天也没死过，只不过是再不当总督了。昨天晚上，我掉到了这个坑里。我的驴也在这儿，它可以作证，它就乖乖地在我身边呢。”

驴似乎听懂了桑乔说的话，立刻大声嘶叫起来，叫声在整个坑里回荡。

“真是个好证人！”唐·吉诃德说，“这驴叫声我太熟悉了，你的声音我也听到了。桑乔，你等着，公爵的城堡离这儿不远，我马上就去找人把你从坑里弄出来。你掉进坑里，大概是因为你造了孽。”

“您去吧，”桑乔说，“看在上帝份上，您快点儿回来。我被埋在这儿，真受不了，快要吓死了。”

唐·吉诃德离开桑乔回到城堡里，把桑乔的遭遇告诉了公爵和公爵夫人。他们虽然知道那个坑，那个坑早就有了，可还是感到很意外。他们不明白桑乔为什么不事先通知他们就跑回来了。最后，很多人带了很多绳索，费了很大气力，才把桑乔从那个坑里拉上来。一个学生模样的人见状说道：

“所有坏总督离职时都应该是这个样子，就像桑乔从坑里出来一样，饿得脸色惨白，而且看样子身无分文。”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桑乔听到后说道：

“那位说话的老弟呀，我得到了一个岛屿，当十来天总督。在这段时间里，我从没有吃饱过，而且有敌人踩疼了我的骨头；我既没有得到不义之财，也没有赚到钱。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不该这样不走运。可是‘人生由命，富贵在天’，每个人怎么样，上帝自有安排，只能听天由命，这话真绝了。‘以为那儿挂着咸肉，其实连挂肉的钩子也没有。’只要上帝理解我就够了，我也不再说什么了，尽管我不能说。”

“你不要生气，桑乔，也不必因为别人的话而发火，那就完了。你只要自己没做亏心事就行，别人爱说什么就让他们去说吧；若想管住多嘴人的舌头，只能是白费劲。如果总督离任时发了财，人们就会说他是盗贼；如果他离任时没钱，人们又说他是傻瓜笨蛋。”

“我敢肯定，”桑乔说，“人们肯定不会说我是盗贼，只会说我是笨蛋。”

他们就这样边走边说，由许多大人和孩子簇拥着回到公爵的城堡。公爵和公爵夫人正在走廊里等着他们。可桑乔还是先到马厩把他的驴安顿好，才去见公爵和公爵夫人，说他的驴前一天晚上已经受了不少罪。桑乔双膝跪地，说道：

“两位大人，我到巴拉塔里亚岛当了总督，结果来去赤条条，没亏也没赚。至于我这个总督当得好不好，这儿自有证人，他们可以随便说。我判疑案，解决了争吵，总是饿得难受，因为岛上总督的医生不让我吃饭。敌人黑夜里偷袭我们，情况危急，岛上的人说只有靠我，他们才能平安无事，取得胜利。反正经过这段时间，我难以担负起总督的重负和责任。所以，我还不如我先把总督的职务解除了。昨天早晨我离开了海岛，没有向谁借过钱，也没有赚到一点儿钱。就像我刚才说的，我独自一人离开了海岛，只有我的驴还陪着我。我走过一个坑边时摔了进去，根本爬



不出来。若不是老天派我的主人唐·吉诃德去救我，我肯定就死在那儿了。所以，我当了十天总督，所得的收获就是，别说当一个海岛的总督，就是当全世界的总督，我也不怕了。现在我不当总督了，再回来服侍我的主人唐·吉诃德。同他在一起，虽然吃饭时常担惊受怕，我也知足了。”

桑乔就这样长篇大论地说了一通。唐·吉诃德本来怕桑乔说起话来又是胡扯一通，见桑乔说得这么好，直在心里感谢老天。公爵拥抱了桑乔，说他感到遗憾，不过他会尽力为桑乔找一个轻松可又油水大的差事干。公爵夫人也拥抱了桑乔，并且吩咐家人好好招待桑乔，因为看样子桑乔伤得不轻，心情也不佳。

## 第一〇八章

唐·吉诃德为维护唐娜罗德里格斯女儿的名誉，与仆人托西洛斯进行了一场空前的决斗

唐·吉诃德与人决斗日期到了。在此之前，公爵已经多次嘱咐仆人托西洛斯如何战胜唐·吉诃德，却又不要伤害他。

公爵已吩咐在城堡前面的广场上搭起了一个宽敞的决斗台，决斗的裁判和那对女佣母女都坐在台上。许多人都跑来观看。在那个地方，谁都没见过甚至没听说过这种决斗

英勇的唐·吉诃德出场了。不一会儿，身材高大的仆人托西洛斯也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在决斗台的另一侧出场了。他眼睛上戴着护眼罩，身上穿着金光闪闪的坚固盔甲。他的马是匹好马，身体宽大，呈黑白色，每个蹄子上都长着一大丛毛。

这位勇敢的战士知道该如何对待勇敢的唐·吉诃德。但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杀死他，只能躲来躲去，以免自己有危险。此时，公爵和公爵夫人正在决斗场上边的一个回廊里观看。决斗的条件是，如果唐·吉诃德胜利了，对手就得同姑娘结婚；如果唐·吉诃德战败了，对手就可以任意而行。

两个决斗者在各自的位置上站好。鼓声响起，号角响彻天空，脚下的大地在颤动。大家都悬着心，有些人害怕，有些人激动。唐·吉诃德此时一边在心里虔诚地向上帝、向杜尔西内亚夫人祈祷，一边等待着发出开始进攻的信号。可是，那位仆人却另有自己的想法。

那个仆人无意中看了姑娘一眼，立刻觉得她是自己平生见过的最美丽的姑娘。进攻的信号发出了，可那个仆人走了神，正想入非非呢，没有听到号角声。唐·吉诃德一听到号角声就立刻开

始进攻。他催动罗西南多快速冲向敌人。他的侍从桑乔见状大声喊道：

“上帝为你指路，游侠骑士的精英！上帝保佑你胜利，正义在你这一边。”

托西洛斯呆呆地看见唐·吉诃德冲过来，却愣在原地一动不动，相反，他大声呼唤裁判，裁判跑过来看他想干什么。仆人说道：

“大人，这场战斗是为了决定是否同那个姑娘结婚的问题吧？”

“是的。”裁判答道。

“那么好吧，”仆人说，“我承认我害怕唐·吉诃德大人，我愿意认输，同那个姑娘结婚。”

裁判是这次活动的知情者之一，所以听了托西洛斯的话十分惊讶，不知怎样回答。公爵见决斗停了下来，问明原因后，他不禁勃然大怒。此时，托西洛斯已经来到唐娜罗德里格斯面前，大声说道：

“夫人，我愿意同您的女儿结婚。”

唐·吉诃德听到此话后说道：

“既然这样，我的使命也就完成了。让他们赶紧结婚吧，这是上帝的安排，让圣佩德罗为他们祝福吧。”

公爵从城堡的看台上走下来，来到托西洛斯身旁问他：

“小伙子，你真的认输了？你是不是害怕才愿意同这个姑娘结婚的？”

“是的，大人。”托西洛斯说。

“他做得对。”桑乔此时说道，“本来应该给耗子的，现在给了猫，这也省事。”

托西洛斯想摘掉头盔，就请大家帮忙，因为头盔扣得太紧，他很难受，大家立刻帮他把头盔摘了下来，结果仆人露出了他的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本来面目。唐娜罗德里格斯和她女儿一见就大声喊道：

“这是个骗局！让仆人托西洛斯冒充我的真正的丈夫！愿上帝和国王为我们主持公道！这要不说是卑鄙，也够恶毒了！”

“别着急，”唐·吉诃德说，“这并不恶毒，也不卑鄙，即使恶毒卑鄙，也不是公爵所为，而是那些专跟我捣乱的魔法师干的。他们嫉妒我又一次取得胜利，于是把你丈夫的面孔变成了仆人的面孔。你就听我的劝告吧，尽管我的敌人在捣乱，你还是同他结婚吧，他肯定就是你想得到的那个丈夫。”

公爵听了差点儿大笑起来，说道：

唐·吉诃德遇到的事情总是这么奇怪！我竟也差点相信我这个仆人不是我的仆人了。咱们还是采取这个办法吧：如果你们同意，咱们把婚礼推迟十五天，先把这个人关起来。这期间他肯定会恢复原形，魔法师对唐·吉诃德大人不至于恨这么长时间，况且他们把人的面孔改变了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好处呀。”

“噢，大人，”桑乔说，“这些坏蛋常常干这样的事。前几天我的主人打败了一个叫‘镜子骑士’的骑士，可是魔法师们转眼间把他变成了我们村一位老朋友参孙·卡拉斯科的模样，还把我的女主人杜尔西内亚变成了一个难看的农妇。所以，我觉得这个仆人无论是生是死，这辈子只能当仆人了。”

唐娜罗德里格斯的女儿说道：

“无论这个向我求婚的人是谁，我都要感谢他。我宁愿成为一个仆人的正式妻子，也不愿意当一个公子的玩物，更何况玩弄我的人还不是个公子呢。”

不过，最后托西洛斯还是被关了起来，以便看看他最后能变成什么模样。很多人欢呼唐·吉诃德的胜利。人们离去了，公爵和唐·吉诃德回到了城堡。托西洛斯被关了起来。唐娜罗德里格斯和她女儿也挺满意，不管怎么样，这个事最终还是以结婚收场了。

## 第一〇九章

### 唐·吉诃德告诉公爵；公爵夫人的顽皮 侍女阿尔蒂西多拉同唐·吉诃德唐的纠葛

唐·吉诃德觉得自己不应该再过城堡里这种安逸的生活了。他觉得让自己什么也不干的地留在这里，沉溺在歌舞升平之中，实在有负于上帝。于是有一天，他请求公爵和公爵夫人准许自己离开。公爵和公爵夫人表现出依依不舍的样子，但还是同意唐·吉诃德的请求。公爵夫人把桑乔的妻子给丈夫的信交给了桑乔。桑乔看完信，不禁泪流满面，说道：

“我老婆特雷莎听说我当了总督，就想得那么美，哪里会想到到头来，我还得跟着主人唐·吉诃德到处乱跑呢？但即使这样，我还是很高兴我的特雷莎不忘本分，给公爵夫人送来了橡子，否则她没情没义了，那么我会很伤心的。而且我也很担心，这礼物不能算贿赂，因为在她送橡子之前，我已经当上了总督。如果得到了别人的好处，哪怕只送一点儿小小的礼物，也算是知恩图报了。实际上，我当总督来去赤条条，因此我可以心安理得地说，我生来赤条条，现在也是赤条条，没亏也没赚。’这就不错了。”

这是桑乔出发那天发生的事。唐·吉诃德在前一天晚上已经向公爵和公爵夫人告别，现在他穿戴着盔甲出现在城堡的空场上。桑乔带着褡裢、提包和干粮高高兴兴地骑在驴背上，因为前一天晚上，管家给了他一个小口袋，里面有两百个金盾。这件事连唐·吉诃德也不知道。大家正为唐·吉诃德送行，女佣群里那个机灵淘气的阿尔蒂西多拉忽然提高了嗓门，伤心地说道：

坏骑士，请你勒一下缰绳。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负心的人，  
你逃避的  
只是一只  
小小的羔羊。  
你嘲弄的  
只是一位美丽的姑娘。  
你无情地带走了  
一个多情温柔姑娘的  
芳心一片。

伤心欲绝的阿尔蒂西多拉哀叹着自己的命运，唐·吉诃德默默凝视着她，一言不发。

公爵夫人对阿尔蒂西多拉的大胆行为甚感惊讶。她虽然知道阿尔蒂西多拉冒失、爱开玩笑并且放肆，却没料到这个姑娘居然如此大胆。而且，她事先并不知道阿尔蒂西多拉会开这个玩笑，所以更是惊奇不已。

唐·吉诃德正色道：“至于这位姑娘坠入情网不能自拔，我没有责任，因此也就没有必要向她道歉。我不能顾这么多了，还是重新让我上路吧。”

“愿上帝保佑您一路平安，唐·吉诃德大人。”公爵夫人说，“我们总能听到您的好消息。再见吧。只要您一出现，所有看到您的姑娘都会一往情深。我这个侍女我自会责罚，让她以后心正眼不斜。”

唐·吉诃德向公爵、公爵夫人和所在在场的人低头鞠躬，然后气宇轩昂地走出城堡。桑乔骑着驴跟在后面，两人直奔萨拉戈萨。

第一一〇章

唐·吉诃德一路上的奇遇没完没了

唐·吉诃德摆脱了阿尔蒂西多拉的纠缠，来到旷野，觉得自己心情舒畅，可以重新当他的游侠骑士了，便精神抖擞起来。他转身对桑乔说道：

“桑乔，自由是最珍贵的东西。桑乔，咱们抛弃了城堡里那种花天酒地的生活。虽然在那儿吃得好，喝得好，可是我却觉得饥饿难忍，因为吃起来总不像吃自己的东西那样自在。得到了人家的好处就得报答，所以精神上不自由。”

“更好的是，”桑乔说，“公爵的管家还给了我一个小口袋，里面有两百个金盾。有了这个小口袋，我就算吃了一颗定心丸。”

他们说着话已经走出了一西里多地，忽然，他们看到，在前面一片绿草如茵的草地，十几个农夫打扮的人把外衣垫在身子下面坐着吃饭。一些用白布单盖着的東西放在他们身旁。唐·吉诃德走过去，首先彬彬有礼地向他们问候，然后问他们白布下面是什么东西。其中一人答道：

“是一些浮雕圣像，我们村里建祭坛要用它们。用白布盖上是怕它们褪色，另外，抬的时候也免得碰坏了。”

“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唐·吉诃德说，“我想看看它们。你们对它们这么小心翼翼，一定是上品。”

“那当然，”另一个人说道，“不信，您听听价钱，它们每一个都值五十多杜卡尔多呢。您等一下，让您自己亲眼看看，就知道我们说的都是真的了。”

那人站了起来，揭掉盖着最边上的神像的白布，原来是跃马场威的圣豪尔赫。一条毒蛇正缠在他的腿上，他的长矛刺中了毒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蛇的喉咙，非常勇猛。整个圣像显得光彩夺目。看到圣像，唐·吉诃德说：

“这位是圣教的优秀游侠骑士之一，名叫圣豪尔赫。此外，他还是少女的保护神。咱们再看另一个吧。”

唐·吉诃德饶有兴致地把所有神像看完了，并且一一加以详细评点。唐·吉诃德让人把神像盖好，然后对那些人说道：

“我看到了我应该看到的东西，看来这是个好兆头。要进入天堂就得付出努力，而我奋斗至今，还不知道最后会怎么样。不过，如果我的杜尔西内亚能够摆脱她的困境，我也就会吉星高照，时来运转。”

桑乔说：“愿上帝能听到他的话，充耳不闻者只能是聋子。”

几个人瞧着唐·吉诃德的样子，又听他说了这番话，不明白唐·吉诃德到底在说什么。他们吃完饭，抬起神像，告别了唐·吉诃德，又继续赶路。

桑乔再一次觉得重新认识了自己的主人似的，没想到自己的主人竟如此博学，对世界上什么事情都了解。他对唐·吉诃德说道：

“说实话，我的主人，假如咱们今天这事能够称得上是奇遇，那么可以说，这是最轻松愉快的一次。咱们没挨棍棒，没受惊吓，不必拔剑迎战，没被摔倒在地，也没有挨饿受冻。感谢上帝让我亲眼看了这些。”

“你说得对，桑乔，”唐·吉诃德说，“不过我得告诉你，人的运气并不总是一成不变的。兆头这个东西并没有什么合理的依据，因此明智的人只把它看作良好的巧遇。所以，桑乔，遇到这些神像对于我来说只是一次令人愉快的巧合。”

桑乔又对主人说道：

“大人，公爵夫人的那个女仆阿尔蒂西多拉竟然那么不怕羞，我真感到吃惊。我还听说，爱情之箭遇到有羞耻心的庄重姑娘就



会折断并反弹回来，可是在这个阿尔蒂西多拉身上，箭不仅没有折断，反而更锋利了。”

“你应该注意到，桑乔，”唐·吉诃德说，“爱情并不总是按常规的。它一旦占据了某个人的心灵，首先要做的就是使他不再害羞，勇敢起来。所以，阿尔蒂西多拉大胆地表白她的欲望，只能让我感到怜悯。”

“真无情！”桑乔说，“真不知好歹！若是我，别人对我几句动情的话，我早就服服帖帖了。活见鬼，您真是铁打的心肠钢铸的身。可是，我就想不明白，这个姑娘究竟看上您什么了，居然如此爱您。说实话，我常常从头到脚地打量您，却没看到有什么让人爱的地方，相反倒是挺让人害怕的。我听说美貌是让人爱慕的首要条件。可是您一点儿也不美呀！我不知道这个可怜的姑娘究竟爱上您什么了。”

“你应该知道，桑乔，”唐吉诃德说，“美有两种，一种是心灵美，一种是肉体美。桑乔说，我很清楚，我并不漂亮，可我也不是丑八怪。一个人只要不是像魔鬼那么丑陋，而且具有心灵美，他就会被别人爱慕。”

他们说着话，走进了路边的一片树林。忽然，唐·吉诃德意想不到地撞到一张挂在几棵树之间的绿线网上。唐·吉诃德想不出这是怎么回事，便对桑乔说：

“桑乔，我觉得这张网可能是咱们遇到的奇特的遭遇了。我可以拿性命打赌，肯定是那些跟我过不去的魔法师想用网拦住我，不让我继续赶路。不过，让他们瞧瞧吧，别说这网是用绿线织的，就是用坚硬的金刚石或其他什么结实的东西做的，我也可以势如破竹地冲过去。”

他们正打算冲过去，树林里面忽然走出了两个十分美丽的牧羊女。她们穿的是牧羊女的衣服，但衣料和短裙却是锦缎做的。她们的头发披散在肩上，金黄的颜色闪闪发光。两个绿桂叶和红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花编织的花环戴在她们头上。看年龄她们是十五岁至十八岁之间的样子。

桑乔十分惊奇，唐·吉诃德也呆住了。连太阳也似乎静止不动了。默默地看着这四个人。最后，还是一个牧羊女先开口说了话。她对唐·吉诃德说道：

“骑士大人，请您止步，不要弄坏了网子。这网子是让我们挂着玩的。我知道您会问我们，为什么要挂这个网，我们是什么人。我就先告诉您吧。在离这儿不远的一个村庄里，住着很多有钱人家，他们常带着自己的夫人、孩子、邻居以及亲朋好友一起到这个地方来玩，这是这一带最好的地方，现在已成了牧人的乐园。昨天我们才到这里。这里有一条大河，我们在河边的树荫下搭了几个帐篷，人们把这叫作野营。昨天晚上，我们又在这几棵树上挂了这几张网，想待小鸟撞进网来。大人，如果您有兴趣，到我们这儿来做客，我们一定盛情款待。在这里没有忧愁和悲伤。”

牧羊女不再说话了。唐·吉诃德答道：

“美丽无比的姑娘，我看到您如此美貌，我不胜惊奇。我非常赞赏你们愉快的生活，并且感谢你们对我的一片盛情。如果有什么需要我效劳的地方，请尽管开口，我一定遵命。我就是曼查的唐·吉诃德，您大概听说过这个名字。”

“哎呀，我的朋友，”另一个牧羊女说道，“我们多幸运啊！你看到我们面前的这位大人了吗？他就是世界上最勇敢、最多情、最谦恭的人！已经有书专门写他了，我已读过。这本书总不会骗咱们吧。我敢打赌，与这位好人一起同行的就是他的侍从桑乔·潘萨，这个人可爱得无与伦比。”

“是的，”桑乔说，“我就是您说的那位可爱的侍从。这位就是我的主人，也就是书上说的那个曼查的唐·吉诃德。”

“哎呀，朋友，”这个牧羊女说，“咱们求求他们别走了，大

家听说后也会高兴无比呢。我听说他就像你说的那样既勇敢又谦恭，特别我还听说他用情专一，他坚定不移地忠于他的意中人，那个托搏索的杜尔西内亚夫人。整个西班牙都公认她是天下第一美人。”

“你们说得对，”唐·吉诃德说，“她的举世无双的美貌是毫无疑问的。你们不必费心挽留我了，我的职责不允许我贪图享乐。”

这时，一个牧羊女的哥哥朝这边走来。他也是牧羊人的打扮，但是衣服华贵。两个牧羊女告诉他，同她们在一起的就是曼查的英勇的唐·吉诃德，旁边这个人就是他的侍从桑乔·潘萨。牧羊人彬彬有礼地向唐·吉诃德问候，并且请唐·吉诃德同自己一起到帐篷去。唐·吉诃德觉得盛情难却，也就跟着去了。其他人也都听说过唐·吉诃德和桑乔。大家来到帐篷里，那儿已经摆好了丰盛的酒席。大家非常尊重唐·吉诃德，让他坐在首席。大家都看着唐·吉诃德，觉得他挺怪。吃完饭，撤去台布后，唐·吉诃德不慌不忙地提高了嗓门，说道：

“人类最大的罪孽就是知恩不报，人们常说，地狱里净是些忘恩负义的人。所以，对于你们的热情款待，我虽然无力用同等的感情予以回报，但也会尽力按照自己的方式予以回报。我准备在这条通往萨拉戈萨的道路上留守两天，让大家都知道这两位扮成牧羊女的姑娘，除了托搏索举世无双的杜尔西内亚之外，就是世界上最漂亮最文雅的姑娘了。请诸位不要见怪，杜尔西内亚是我心上最美丽的人。”

桑乔一直在旁边仔细听着，这时他大声说道：

“世界上怎么竟有人说我主人是疯子呢？你们说说，诸位大人，无论什么人，难道能够说出像我主人的这样的话？有哪一位游侠骑士，无论他如何以勇敢闻名，能够做出像我主人所做的事情？”

唐·吉诃德转过身，怒容满面地对桑乔说道：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喂，桑乔，世界上怎么会有人说你不是一个恶毒而又可恶的笨蛋呢？谁让你来管我的事，说我疯不疯的？住嘴，不许跟我顶嘴！如果你还没给罗西南多备好鞍的话，赶紧去备鞍吧。我马上要把我的诺言付诸实施。现在真理在我一边，所以与此相违背的东西都可以说已经不攻自破了。”

唐·吉诃德怒气冲冲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在场的人惊讶得要死，弄不清他的神经到底正常不正常。大家都劝说他不必那样做，他们已经知道他的感恩之心了；至于他的勇气，大家也十分了解，不必再有什么新的表示。唐·吉诃德不听别人的劝说他骑上马，手持盾牌和长矛出了门，来到大路上。桑乔骑着驴跟在后面。大家也都跟了过去，想看他的前所未有的壮举到底会是什么结果。

唐·吉诃德在大路当中站定，气冲山河地说道：

“喂，你们所有的这些过路人，无论是骑士还是侍从，无论是骑马还是步行，都听着，曼查的游侠骑士唐·吉诃德将在此证明，若论美貌知礼，世界上所有姑娘都不如草地上的这两位人间仙女，当然，我心中的托博索的杜尔西内亚要比她们强。如果谁不相信，那就过来吧，我正等着他呢。”

唐·吉诃德又把话重复了两遍，可是路上一个人也没有，自然也就没有听到他的话。不过挺凑巧的，过了一会儿，路上就出现了一群骑马的人，带着一群公牛，手里都拿着长矛，蜂拥着疾驰而来。同唐·吉诃德在一起的人都赶快躲到远远的地方。只有唐·吉诃德仍威风凛凛地留在原地不动。桑乔已经躲到了罗西南多的屁股后面。那群人过来了，其中一个跑在前面的人大声对唐·吉诃德说道：

“真见鬼，赶紧让开路，当心把你踩扁了！”

“喂，你们这些混蛋，你们这群混蛋必须毫不犹豫地承认，我刚才宣布的都是事实，否则我就对你们不客气了。”

唐·吉诃德话音刚落，一大群凶猛的公牛和领头的几只驯牛，再加上众多的驯牛人和圈牛人，就把唐·吉诃德和桑乔连马带驴一起撞倒在地上打了几个滚。原来，第二天有个地方要举行斗牛比赛，他们要把牛先送过去圈起来。桑乔摔得浑身疼痛，唐·吉诃德惊魂未定，驴受了伤，罗西南多也体无完肤。不过，最后他们总算都站起来了。唐·吉诃德在牛群后面跌跌撞撞地拼命追赶，边追边喊：

“站住，等一等，你们这群混蛋！看我追上你们，让你们知道厉害。”

可是，那群人和牛仍然飞奔前去，也没有理会他的恐吓。唐·吉诃德终于累得跑不动了，坐在路上等着桑乔、罗西南多和驴赶上来。聚齐之后，他们又重新骑上牲口，很不好意思，没有向那个牧人乐园告别，就继续赶路了。

## 第一——一章

### 唐·吉诃德又遇一件怪事

唐·吉诃德和桑乔遭受了公牛的非礼之后，一路风尘仆仆，来到了树林间的一泓清泉边。他们为驴和马摘掉了笼头，任其游荡。主仆二人坐下来，桑乔从他的褡裢里拿出了一些熟肉和食物。唐·吉诃德漱了口，洗了脸，清凉了一下，觉得神清气爽，但他心中烦闷，不吃东西；桑乔出于礼貌，也不敢先尝。可是，他见主人只管自己想心事，根本就没想去拿面包，也就顾不上那么多了，一声不吭地拿起面包和奶酪往肚子里填。

“吃吧，桑乔朋友，”唐·吉诃德说，“你得好好活着，这比我活着更重要。我忧心忡忡，厄运不断，干脆让我死掉算了。我说的是实话，你想想，我这个人闻名天下，姑娘爱慕，我本来应该由于我的英勇业绩而得到桂冠，取得英名，可是今天上午我却被一帮粗野无礼的牲畜踩得浑身疼痛。现在，我的牙崩了，手麻了，胃口也没了。所以，我想还是让自己饿死算了，这是一种最残酷的死亡方式。”

“可我觉得，”桑乔说，“有句俗语，您大概不会赞成，就是说‘死也要当饱死鬼’。至少我不想把自己饿死，相反，我倒想像皮匠那样，皮匠用牙齿把皮子咬住，尽可能地拉长。我也会拼命吃，尽量多活两年，一直到气数已尽。您应该知道，大人，您这样绝望真是太傻了。还是听我的吧，吃完东西以后在这片绿草垫子上睡一会儿，醒来后您就会觉得好一些。”

唐·吉诃德觉得桑乔这几句话不仅不傻，倒有点哲学家的味道，便同意了。不过，他对桑乔说道：

“喂，桑乔，如果你现在能听我一句话，我的心情就会好多

了，不那么难受。那就是当我去睡觉的时候，你往远处走一点儿，解开衣服，用罗西南多的缰绳打自己三四百下。要想让杜尔西内亚摆脱魔法，你还差三千多下呢。由于你的懒惰，她现在仍然受着魔法的折磨，这是多大的憾事呀。”

“这事可得慢慢来，”桑乔说，“咱们俩现在还是先睡觉，然后再说吧。您该知道，让一个人狠狠抽打自己，这可不是舒服的事情，更何况我还腹中空空呢。我的女主人杜尔西内亚夫人还是耐心点儿吧，也许她在某个意想不到的时候发现我已经被打得百孔千疮了。‘不死就有日子’，我是说，只要我还活着，我就愿意实现我的诺言。”

唐·吉诃德对此表示深深感谢，然后吃了点儿东西，桑乔吃得可不少。吃完后，两人倒地睡觉，任凭那两头牲口在肥沃的草地上随意啃青。他们醒来时天已黑下来了，两人便赶紧骑上牲口继续赶路，想尽快赶到一个客店去。

他们来到客店，问店主是否还有房间。店主说不仅有，而且条件很好，在当地算最好的。两人从马背和驴背上翻身跃下。桑乔问店主，晚饭有什么可吃的，店主回答说，那要看客人的口味了，可以说想吃什么有什么，从天上的飞鸟到地上的家禽，还有海里的鱼，想要什么有什么。”

“用不了那么多，”桑乔说，“我们俩只要有两只烤鸡就够了。我的主人身体不舒服，吃不多，我吃得也不是特别多。”

店主说没有鸡，鸡都被老鹰叼走了。

“那么，您就让他们烤一只嫩母鸡吧。”桑乔说。

“母鸡？我的妈呀！”店主说，“实话告诉你，我昨天把五十多只母鸡都拿到城里卖掉了。除了母鸡，你随便要吧。”

“那么，桑乔说，“牛犊肉或羊羔肉总该有吧。”

“现在不巧正好没有，”店主说，“没有是因为用完了。不过，下星期有的是。”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下可好了，”桑乔说，“这也没有，那也没有，咸肉和鸡蛋总该有吧？”

“我的天哪，”店主说，“您可真够笨的。我刚才说过这儿没有母鸡，你怎么还想要鸡蛋呢？你再想想，还有什么好吃的，可以要点儿美味的东西。”

“我的天哪，这么办吧，”桑乔说，“店主大人，你说说你这儿有什么吧，我们吃就是了。”

“我有两只牛犊蹄一般大小的老牛蹄，或者说两只像老牛蹄一般大小的牛犊蹄，现在正煮着呢。我已经加了豆子、葱头和咸肉。这会儿它们正叫着：快来吃我吧，快来吃我吧。”

“那么现在我们就吃它，谁也不许再要了。”桑乔说，“我一定出好价钱。我最喜欢吃这种东西了。无论什么蹄子我都爱吃。”

“没有人会再要的，”店主说，“因为我这里的其他客人都很有身份，他们都自己带着厨师、管理员和食物。”

“若论有身份，”桑乔说，“谁也不如我的主人有身份。不过，他所从事的职业不允许他带着食物。我们躺在草地上吃橡子或野果就饱了。”

桑乔同店主的谈话到此为止，因为店主问桑乔他的主人是干什么的，桑乔就不理他了。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唐·吉诃德仍留在房间里。店主把那锅牛蹄端来，自己也坐下来大大方方地一起吃。这个房间同隔壁那个房间似乎只隔着一堵薄墙。唐·吉诃德听到那个房间里有人在说话：

亲爱的唐赫罗尼莫大人，趁晚饭还没来，咱们还是看看《唐·吉诃德》的下卷吧。”

一听到提起自己的名字，唐·吉诃德立刻站起来，仔细倾听着，只听得那个唐赫罗尼莫大人说道：

“唐胡安大人，您为什么要看那些胡言乱语呢？凡是读过《唐·吉诃德》上卷的人都知道，这部小说没劲透了，那么下卷还



会有什么意思呢？”

“尽管如此”，唐胡安说，“还是看看为好。无论哪本书，都是开卷有益。不过，我最不满意的就是书上说，唐·吉诃德已经不再忠于托博索的杜尔西内亚了。”

唐·吉诃德闻言勃然大怒，说道：

“无论是谁，只要他说曼查的唐·吉诃德抛弃的托博索的杜尔西内亚，我就要同他拼命，让他知道这纯粹是谣言！唐·吉诃德不是那种见异思迁的人，而且他的职业也不允许他移情别处。”

“谁在听我们说话？”隔壁有人说道。

“还能有谁呢，”桑乔大声说，“正是曼查的唐·吉诃德本人。他说到做到，更何况他‘既然能还帐，就不怕抵押’呢。”

桑乔刚说完，就看见两个骑士装束的人进了房门。其中一人搂住唐·吉诃德的脖子说道：

“见了您，果然名不虚传。确切无疑，您就是真正的唐·吉诃德，是游侠骑士的北斗星和指路明灯。有的人竟想冒充您，诋毁您的功绩，就像这本破书那样，只能是徒劳一场。”

那人说着把同伴手里的一本书交给唐·吉诃德。唐·吉诃德接过来，一言不发，翻了翻书，过了一会儿才说道：

“我只随便翻了一下，便发现作者有三点胡扯。更要命的是情节不符合事实。例如，这儿说我的侍从桑乔·潘萨的妻子叫玛丽·古铁雷斯，其实她叫特雷莎·潘萨。这么重要的地方都有误，其他地方的错误就可想而知了。”

桑乔说道：

“这是什么人呀！居然把我老婆特雷莎·潘萨说成是玛丽·古铁雷斯！大人，您再翻翻书，看看书里是不是有我的名字。”

“朋友，听你说话这口气，”唐赫罗尼莫说，“你肯定就是唐·吉诃德大人的侍从桑乔·潘萨了？”

“正是我，”桑乔说，“我为此感到骄傲。”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实话对你讲，”那个说道，“这位作者也在歪曲你。他把你描述成一个贪吃的笨蛋，一点儿也不可爱。”

“愿上帝饶恕他吧，”桑乔说，“他完全可以不写我嘛。不知道就别乱说，为什么要乱说？”

那两个人请唐·吉诃德到他们房间去与他们一块儿吃晚饭。他们很清楚，那个客店里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唐·吉诃德不便推辞，就很有礼貌地过去同他们一起吃晚饭，于是这锅牛蹄就成桑乔的了。桑乔坐到了上首位置，店主也挨着他坐下来。他同桑乔一样对蹄类食品很感兴趣。

吃晚饭时，唐胡安向唐·吉诃德打听有关杜尔西内亚的情况问他们是否已经结婚，杜尔西内亚是否怀孕了。唐·吉诃德答道：

“杜尔西内亚好好的，我对她也更忠贞了。不过，她的花容月貌现在已变成一个丑陋的农妇模样了。”

接着，唐·吉诃德讲述了有关的情况，那两个人听唐·吉诃德讲述他的这些奇遇觉得非常有意思，同时很佩服他能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讲得有声有色。他一会儿讲得有条有理，一会儿又讲得糊里糊涂，让人搞不清他到底清醒还是疯颠。

桑乔吃完晚饭，撇下那个已经醉倒的店主，来到唐·吉诃德所在的房间，进门便说道：

“我敢拿生命打赌，诸位大人，那本书的作者肯定故意跟我捣乱。他把我说成了馋鬼，但愿他别再把我为醉鬼。”

“他的确把你说成醉鬼，”唐赫罗尼莫说，“但我忘记是怎么说的了，我只知道说得很不好听。不过，我亲眼见到了眼前这位桑乔，就知道那全是胡说八道。”

“谁愿意写我就写吧，”唐·吉诃德说，“但是不要肆意丑化我。污蔑太多往往会导致让人失去耐心。”

“若不是唐·吉诃德大人这么有耐心，”唐胡安说，“我估计他非常有耐心，否则早就反击了。”

大家说着话消磨了大半夜，那两个人问唐·吉诃德准备到哪儿去，唐·吉诃德说要到萨拉戈萨去参加一年一度的盔甲擂台赛。唐胡安说，那本书曾讲到唐·吉诃德曾参加了一次穿环擂台赛，写得枯燥乏味，全是一派胡言。”

“既然如此，”唐·吉诃德说，“我就不去萨拉戈萨了，这样可以揭穿作者的谎言，让人们知道我并不是他说的那个唐·吉诃德。”

“您做得很对，”唐赫罗尼莫说，“在巴塞罗那另外还有其他一些比赛，您照样可以显示您的风采。”

“我也想这样。”唐·吉诃德说，“现在该睡觉了，请原谅，我要上床休息了。请你们务必把我当成你们的一位老朋友和侍者。”

“我也如此，”桑乔说，“也许什么时候我能为你们做点儿事情。”

他们互相道别，唐·吉诃德和桑乔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剩下唐胡安和唐赫罗尼莫仍在那里为看到唐·吉诃德而惊讶，他们确信，这两个人就是真正的唐·吉诃德和桑乔。

第二天早晨，唐·吉诃德用手敲敲隔壁房间的薄墙，向那两个人告别。桑乔慷慨地向店主付了钱，让店主少吹牛，多置办些东西。

## 第一一二章

### 唐·吉诃德赴巴塞罗那路上的遭遇

唐·吉诃德离开客店的那个早晨，天气凉爽。他已打听好哪条路可以到巴塞罗那。他们走了六天路，六天后，他们离开了大路，刚走进树林，天就黑了。

两人从牲口背上下来，靠在树干上休息。桑乔那天已吃得很饱了，马上便进入了梦乡。唐·吉诃德却合不上眼，由于思绪万千不能成眠。他想起解除杜尔西内亚魔法的事，见桑乔仅打了自己五下，离所需数目差得太远了，又气又恼，心中想：“不管桑乔愿意不愿意，还是让我来鞭打他。因为关键在于挨打的是他，不管是由谁来打。”

于是，唐·吉诃德首先解开了罗西南多的缰绳，做好了鞭打的准备，然后来到桑乔身边，开始轻手轻脚地解桑乔的腰带，但是不等他解开，桑乔就醒了。桑乔马上醒了过来，问道：

“怎么回事，是谁在动我？谁在解我的腰带？”

“是我，”唐·吉诃德说，“我要帮你完成尚未完成的部分，同时也解除我的烦恼。我来抽打你，桑乔，杜尔西内亚受尽了折磨，你却睡得香，我都快急死了。最好是你自己解开裤子，让我在这荒效野岭打你至少两千鞭子吧。”

“不行，”桑乔说，“您还是老实点儿，否则我向上帝发誓，我会闹得让聋子都能听见咱们的动静。让我抽打自己必须是心甘情愿的，不能强迫，可现在我不想打自己。我告诉您，当我愿意的时候，我一定会抽打自己，这就够了。”

“不能全由你，”唐·吉诃德说，你心肠硬，而且人虽然是乡巴佬，皮肉却挺嫩的。”

唐·吉诃德还是要解桑乔的裤子。桑乔见状站了起来，扑向主人，双手抓住他，脚下一绊，把唐·吉诃德推了个仰面朝天，摔倒在地。接着，桑乔又用右膝盖压住唐·吉诃德的胸膛，按住唐·吉诃德的双手，让他动弹不得，气都喘不上来。唐·吉诃德说道：

“你这个叛逆，竟敢造反？主人养活了 you，你竟敢对主人无礼？”

“我没干什么。”桑乔说，“我这是救我自己，我就是我的主人。您答应老实点儿，现在不抽打我，我就放开您，否则的话——（引用民歌里的句子）

你就死定了，叛逆，  
唐娜桑查的敌人！”

唐·吉诃德只好答应了，他以自己的生命发誓，连桑乔衣服上的一根毛也不想碰了，而且同意桑乔自觉自愿地鞭打自己。桑乔站起身，走出很远，才靠在一棵树上。可是，他忽然觉得有什么东西碰到了他的脑袋，伸手一摸，竟是两只穿着鞋袜的人脚。桑乔吓得直发抖，赶紧跑到另一棵树下，结果又碰到了两只脚。他吓得大声喊叫。唐·吉诃德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是什么可怕的东西。桑乔回答说，那些树上全都挂满了人脚和人腿。唐·吉诃德摸了一下，立刻猜到了是怎么回事了。他对桑乔说道：

“别害怕，这肯定是一些被绞死的逃犯和强盗的脚和腿。这一带抓到逃犯和强盗，往往把二三十人或三四十人一起吊在树上绞死。我估计这儿离巴塞罗那不远了。”

果然如此。

天蒙蒙亮时，唐·吉诃德和桑乔抬眼细望，看到树上吊着的果然是强盗们的尸体。强盗尸体本来就够可怕的了，不料，突然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又有四十多个活强盗围住了他们，这一吓更是非同小可。强盗们告诉他们老实点儿，等着强盗们的头儿来。唐·吉诃德站在那里，毫无防范，只好抱着双臂，低着头，准备见机行事。

强盗们先搜查了驴，把褡裢和手提袋里的东西洗劫一空。桑乔暗自庆幸，因为金盾和其他钱都藏贴身的腰包里，没有被搜走。若不是那些强盗的头目这时候到了，那些强盗说不定还会把他们里外搜个遍呢。强盗头儿看样子有三四十岁，身体挺结实，中等偏高的身材，目光严肃，皮肤黝黑。他骑着一匹高头大马，穿着一身铁甲，腰两边分别插着四只小火枪。他见他的侍从们正要剥桑乔的衣服，就命令不要再剥了，这样桑乔的腰包侥幸保存下来。那个强盗头儿看到靠在树上的长矛、放在地上的盾牌和身穿铠甲、忧心忡忡的唐·吉诃德，便走近唐·吉诃德，说道：

“不要难过，好兄弟，你并没有落到残忍的坏蛋手里而是在心地善良、并不残酷的罗克·吉纳德手里。”

“我并不是为落到你手里而难过，英勇的罗克，你的英名天下传颂。我只是怨自己疏忽大意，马未上鞍就被你的兵士围住了。按照我所奉行的游侠骑士道，我应该时刻警惕，永不懈怠。我应该告诉你，伟大的罗克，假如我是骑在我的马上，手持长矛和盾牌，要抓住我可不那么容易。我是曼查的唐·吉诃德，我的业绩名扬四方。”

罗克·吉纳德马上就意识到了唐·吉诃德的毛病。对此他虽然原来也知道一些，但从不相信，也不相信一个人会疯成这个样子。现在，他遇到了唐·吉诃德本人，能够切身体验一下他听说的事情了。他觉得很有意思，就对唐·吉诃德说道：

“英勇的骑士，不必心灰意冷，怨天忧人。你以为倒霉，可说不定马上就会时来运转。老天做事总是神秘莫测，它常常会让跌倒的人重新站立起来，让穷人变成富人。”

唐·吉诃德正要道谢，背后忽然传来一阵马蹄声。其实只有

一匹马，一个小伙子疾驰而来。罗克循声回过头去，只见这英俊少年到他身边说道：

“喂，英勇的罗克，我是来找你的。即使你不能救助我，至少能减轻我的痛苦。你大概还没认出我来吧，为了不让你吃惊，我想先告诉你我是谁。我是西蒙·福特的女儿克劳迪娅·赫罗尼玛。我父亲和你是朋友，他也同你一样，是克劳克尔·托雷利亚斯的死对头。你知道，托雷利亚斯有个儿子比森特·托雷利亚斯，他看上了我，向我求爱，我听信了他的话，背着父亲偷偷同他谈情说爱。后来，他答应做我的丈夫，我也答应做他的妻子。可是昨天，我听说，他根本不顾自己的诺言，要同别的女人结婚了，今天上午就要举行婚礼。我知道后实在忍不住了，趁着父亲不在家，换上了这身衣服，骑着这匹马匆忙追赶，终于追上了比森特。我没抱怨他，也没听他道歉，就给他几枪，我用他的鲜血挽回了我的名誉。我来找你是想让你把我带到法国去，我在那儿有亲戚。同时，我还请求你保护我父亲，别让他们找我父亲报仇。”

罗克对美丽的克劳迪娅的绰约风姿、优美身材以及她的所作所为感到吃惊。他对克劳迪娅说道：

“来吧，姑娘，咱们去看看你的对手死了没有，然后再看该怎么办。”

唐·吉诃德一直在仔细听着他们的对话。唐·吉诃德说道：

“这件事不用烦劳其他人了，这是我的事。把马和武器还给我，你们在这儿等着。无论那个青年是死是活，我都要找到他，让他履行对你这位如此美丽的姑娘的诺言。”

“对此谁也不用怀疑，”桑乔说，“我的主人在撮合婚姻方面很有一手。前不久，他还成功地干了这同样的一件事呢。”

罗克正在想美丽的克劳迪娅的事情，并没有注意唐·吉诃德和桑乔的话。他让他的随从们把桑乔东西都还给桑乔，然后就同克劳迪娅一起飞马去寻找比森特。他们来到克劳迪娅说的那个地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方，却未发现比森特，只见到地上有一滩鲜血。两人举目向四周望去，见到山坡上有一些人，估计是比森特和他的佣人们。两人赶紧追过去。那些人走得很慢，所以很快就赶上了他们。比森特被佣人们抬着，正痛苦地呻吟着，伤口疼得太厉害了，他实在没法再走了。

克劳迪娅和罗克从马上跳下来，来到比森特身边。佣人们见罗克来了都很害怕。克劳迪娅看到比森特也百感交集，她既心疼又严厉地走到比森特身旁，对他说道：

“如果你同我结婚，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

受伤的比森特吃力地睁开眼睛，认出了克劳迪娅。他对克劳迪娅说道：

“美丽姑娘呀，你上当了，是你杀了我，辜负了我的一片情意，我从来没有想做对不起你的事呀。”

“人家说你今天上午要同别的姑娘结婚，难道这不是真的？”

“不，不是真的。”比森特说，“我真不幸，叫你得到这种消息，要了我的命。我能死你的怀抱里，也算我幸运。为了向你证明我说的是实话，如果你愿意，请你握住我的手，接受我做你的丈夫。这是我能给你的最好答复，尽管你以为我伤害了你。”

克劳迪娅抓住了比森特的手，肝肠欲断，昏过去了。比森特也昏死过去了。罗克慌了，不知如何是好。佣人们找来凉水，喷到克劳迪娅和比森特的脸上。不一会儿克劳迪娅醒了过来，可比森特却永远也不可能苏醒了。克劳迪娅哭天号地，揪下自己的头发到处乱扔，还抓自己的脸，悲痛欲绝。

“你这个狠心的糊涂女人呀，”她叫道，“你怎么会如此轻率地下了毒手呢？疯狂的嫉妒竟让你把你的心上人害死了！噢，我的丈夫，你太不幸了。你本是我的亲人，却从洞房被送到了坟墓！”

克劳迪娅对罗克说，她想到一家修道院去，她要在修道院里



了却余生。

在克劳迪娅伤心痛哭时，唐·吉诃德正劝说那些盗贼放弃那种危险的生活方式呢。

罗克·吉纳德送走克劳迪娅以后，他手下那些人一字排开，把所有衣服、珠宝和钱财都拿出来摆在自己面前，他把那些东西折算成钱，统一分配给大家。他分得既仔细又合理，大家都很满意。分完东西后，罗克对唐·吉诃德说：

“如果不能分配得如此公平，就无法在他们中间生存下去。”

桑乔说道：

“我知道，还是公平好，就是盗贼之间也需要公平。”

罗克的一个随从听到桑乔的话，举起火枪的枪托就打桑乔，被罗克喝住了，否则桑乔的脑袋非得开花不可。桑乔吓坏了，决定和这群人在一起的时候一句话也不说了。

这时，罗克的几个放哨的随从跑来向罗克报告说：

“大人，离这儿不远，在通往巴塞罗那的路上来了一大群人。”

罗克问道：

“是找我们的人，还是我们要找的人？”

“是我们要找的人。”随从答道。

“全体出发！”罗克说道，“马上把他们都带到这儿来，不许让一个人跑掉！”

随从们都走了，只剩下唐·吉诃德、桑乔和罗克在原地等着。这时，罗克对唐·吉诃德说：

“唐·吉诃德大人一定会觉得我们这种生活很新鲜，也很危险。您如果这样认为，我并不感到奇怪。我承认，再没有什么生活比我们的生活更危险了。是受了冤屈的力量让我选择了这种生活，但我本身是富有同情心的善良人，我希望上帝保佑我，让我永不失去从这个迷宫里安然逃脱的希望。”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唐·吉诃德听了罗克这番有理有节的议论，感到很意外，他原以为这帮盗贼不会有人如此明智呢。他对罗克说道：

“罗克大人，恢复健康最重要的就是了解自己的病情所在，然后按照医生的指示服药。当然，病常常是逐渐好的，不是突然就奇迹般地好了。聪明的病人比头脑简单的人更好治。从您刚才的谈话中可以看到您很明智，您跟我走吧，我会教您如何做游侠骑士。您经历了千辛万苦，以此来赎罪，很快就可以升入天堂。”

罗克听了唐·吉诃德的话笑了。他转了个话题，向唐·吉诃德讲述了克劳迪娅·赫罗尼玛的悲剧。桑乔听了十分难过。

这时，那几个出去抓人的随从回来了，还带回两个骑马的小伙子、两个步行的朝圣者和一车妇女，车旁边有六名步行或骑马的佣人伴随，此外还有那两个骑马的小伙子带的骡夫。罗克的随从把这些人围在中间，大家都不说话，等着罗克开口。罗克问那两个骑马的小伙子是什么人、要到哪儿去，带了多少钱。其中一人答道：

“大人，我们是西班牙步兵的两名上尉，我们身上带了两三百个盾，我们挺知足的，当兵的平时穷惯了，没什么钱。”

罗克向两各朝圣者问了同样的问题。朝圣者说他们要乘船去罗马，两人一共只带了六十雷阿尔。罗克又问车上坐的人。一个骑马的小伙子说道：

“车上坐的是我的女主人，那不勒斯法庭庭长的夫人唐娜吉奥马·德基尼奥内斯，以及她的一个小女儿、一个女佣人和一个女管家。我们六个仆人就是护送她们的。我们一共带了六百个盾。”

“既然如此，”罗克说，“那么一共有九百个盾和六十个雷阿尔，我的兵士大概有六十人，你们算算，他们每个人可以得多少？我算术不好。”

他的随从们听到这话，齐声喊道：

“罗克·吉纳德万岁，气死那些想毁掉他的混蛋们！”

眼看自己的钱就要被没收，两名上尉垂头丧气，庭长夫人伤心不已，朝圣者满腹牢骚。罗克等了一会儿，见他们仍然那么悲伤，便不想让他们再伤心下去了。他于是说：

“两位上尉大人，请你们帮帮忙，借给我六十个盾；庭长夫人，请您借我八十个盾，别让我们失望，就是‘修道院长也得靠唱歌吃饭’呢。然后，你们痛痛快快地赶你们的路。我给你们开个通行证，如果再碰到我手下的其他人，他们决不会伤害你们。我既不想冒犯我的兵士们，也不想冒犯任何一位妇女，特别是贵族妇女。”

大家都千恩万谢，可是罗克叫他们先等一等，转身对手下的人说：

“这些盾你们每人拿两个，这样就还剩二十个。十个给朝圣者，十个给这位善良的侍从，别让他们说咱们的坏话。”

罗克写了通行证，然后向那些人告别，让他们走了。那些人在这位慷慨大度的罗克的奇怪举动感到惊奇，觉得他不像一个臭名昭著的强盗。有个侍从嘀嘀咕咕说道：

“这个头头更适合当教士，而不是当强盗。他若是想大度，以后就应该只花自己的钱，不要花别人的钱。”

这个倒霉鬼说话的声音不算小。罗克立刻伸手拔出剑，把他的脑袋几乎劈成了两半。罗克说道：

“谁敢口吐狂言，我就这样惩罚他！”

大家都吓坏了，谁也不敢说话，只能唯唯诺诺。

罗克向旁边走出几步，给他在巴塞罗那的一个朋友写了封信，告诉那位朋友，自己如何遇到了曼查的著名的唐·吉诃德，说他是世界上最滑稽又最清醒的人。罗克让自己的一个随从换上农夫的衣服，把信送往马塞罗那。

## 第一一三章

唐·吉诃德到了巴塞罗那的见闻，  
以及其他不新奇但却真实的事情

唐·吉诃德同罗克一起度过了三天三夜。不过，即使他同罗克一起过三百年，生活也总是那么变化无穷：早晨还在这儿，午饭时就跑到别处去了；有时不知要躲避什么人，有时又不知在等待什么人。他们睡觉时都站着，睡到一半又找个地方。罗克从来没同他的部下一同过夜，总是独处一地，谁也不准打听他在哪儿。巴塞罗那总督已经发布了很多布告，悬赏捉拿他，因此罗克总是心惊胆战，怕他的部下把他出卖了。他这种生活真是可怜而又可悲。

罗克、唐·吉诃德、桑乔和另外六个随从沿着荒凉的小路，一路披荆斩棘地赶赴巴塞罗那。罗克拥抱了唐·吉诃德和桑乔，把前面曾许给桑乔的十个盾交给了桑乔。几个人客气一番，罗克便告别了。

罗克走了以后，唐·吉诃德仍留在原地，骑在马上等待天明。

天渐渐亮了，唐·吉诃德和桑乔放眼望去，看到了他们从未见过的大海，大海浩瀚无垠。陆地上则有无数身着艳丽服装的骑手，骑手英俊的马匹从城内奔出。这一切令所有人都感到兴奋不已。

主仆二人正看得高兴，那些骑马人已经冲到了唐·吉诃德面前，把唐·吉诃德吓了一大跳。其中一个骑马人就是罗克写信的那个人。他对唐·吉诃德说道：

“欢迎您到我们城市来，游侠骑士的楷模、明灯和北斗星。”

唐·吉诃德并不答话。那几个骑马人也不等他答话，便同一

起来的那些人围着唐·吉诃德绕起圈来。唐·吉诃德转身对桑乔说道：

“他们认识我。我敢打赌，他们一定知道我们的事迹。”

刚才同唐·吉诃德说话的那个骑马人又转回来对唐·吉诃德说道：

“请您跟我们走吧，唐·吉诃德大人。我们是罗克·吉纳德的老朋友，都是您的仆人。”

唐·吉诃德也彬彬有礼地答道：

“您随意带我到任何地方去吧，我完全听从您的意志，而且只要您乐意，我愿意为您效劳”。

那位骑马人也同样客套了一番。然后，那些人簇拥着唐·吉诃德，随着鼓乐，一起走向城里。他们刚进城，就有两个调皮的顽童挤进了人群里，一个掀起灰驴的尾巴，另一个掀起罗西南多的尾巴，把两束棘豆分别插进它们的屁股。两头牲口感到疼痛，可是越夹尾巴越疼，便恼起蹶子来，把两个主人摔到了地上。唐·吉诃德又羞又气，赶紧把插进马屁股的东西拔了出来，桑乔也把驴屁股里的东西扯了出来。那帮人再想找那两个顽童，可是已经不可能了，两个孩子早已跑掉了。

唐·吉诃德和桑乔又骑上牲口，仍然在鼓乐声中来到了那个引路的骑马人的家。那是个高门大宅，看样子是个有钱人家。

## 第一一四章

### 通灵头像以及其他不可忽略的琐事

唐·吉诃德的东道主叫安东尼奥·莫雷诺，是个有钱而又聪明的绅士，喜欢开一些并不粗俗的善意的玩笑。他见唐·吉诃德来到了他家，就想让大家拿唐·吉诃德开开心，但是又不伤害唐·吉诃德的自尊心。他首先让唐·吉诃德脱去盔甲，仅穿那件羚羊皮紧身背心，走到临街阳台上去，让众多大人和孩子看他。唐·吉诃德面前又出现了许多穿艳丽服装的骑马人，他们跑来跑去就好像是专门供唐·吉诃德检阅似的。

那天，安东尼奥请几个朋友吃饭，大家对唐·吉诃德都很尊重，把他当作真正的游侠骑士对待。唐·吉诃德自然志满意得，喜形于色。桑乔更是妙语连珠，吸引了所有的人。席间安东尼奥对桑乔说：

“好桑乔，我们听说你特别喜欢吃米粉牛奶杏仁羹和丸子，如果吃不完，你还藏到怀里留着第二天吃。”

“我从不这样大人。”桑乔说，“我很爱干净，并不那么贪吃。我的主人唐·吉诃德就在旁边，他可以作证，有时候一把橡子或胡桃就够我们俩吃八天。有什么我就吃什么，有机会就不放过。可是，无论谁说贪吃或者不讲卫生，那就是胡扯。若不是有诸位贵宾在席，这话我还会另有说法呢。”

“的确如此，”唐·吉诃德说，“桑乔的文雅和讲卫生真值得写进书中。他饿的时候确实有点儿贪吃，吃得飞快，不过他一直很注意卫生。他当总督的时候吃东西就很文雅，曾经用叉子吃葡萄和石榴子。”

“怎么”，安东尼奥说，“桑乔还当过总督？”

“是的，”桑乔说，“我当过一个叫巴拉塔里亚的海岛的总督。我痛痛快快地当了十天总督。后来我烦了，开始看不起世界上的所有总督，于是就从那儿逃了出来，结果掉进了一个大坑。我以为我要死在那儿了，可是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唐·吉诃德把桑乔当总督的事情详细地叙述了一遍，众人听得津津有味。

吃完饭后，安东尼奥拉着唐·吉诃德的手来到一个单独的房間。房间里只有一张桌子，看样子是碧玉的；桌子只有一条桌腿，也是碧玉的。桌子上摆放着两个罗马皇帝的半身像，大概是用青铜制的。安东尼奥带着唐·吉诃德绕桌子转了几圈，然后才说道：

“唐·吉诃德大人，我已经仔细察看过了，现在没有任何人听见咱们说话，门也关上了。我想告诉您一件最神秘的奇闻，实在是难以想象，不过我有个条件，那就是您得严守秘密。”

“我发誓”，唐·吉诃德说，“为了更保险起见，我还可以在严守秘密之上再压一块石头。”唐·吉诃德现在已经知道了安东尼奥的名字，又说道，“而且我想告诉您，安东尼奥大人，我只有耳朵往里进，没有嘴往外传。所以您尽可放心，无论什么事都完全可以告诉我，就当是把秘密扔到沉默的深渊里去了。”

“既然您这么说，”安东尼奥说，“我可要让您大吃一惊了。这件事我一直无处可讲，它并不是随便可以和任何人讲的。”

唐·吉诃德觉得很好奇，等着安东尼奥到底说什么。这时，安东尼奥抓着唐·吉诃德的手，把那青铜像、那碧玉桌子以及那条桌腿都摸了一遍，然后才说道：

“唐·吉诃德大人，这个头像是由世界上最优秀的魔法师制作的，那个魔法师在我家住过。我出价一千个盾，请他制作了这个头像。您靠近头像耳朵随便问什么问题，他都能回答。星期五这个头像得休息，而今天恰好是星期五，所以咱们得等到明天。在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段时间里您想想有什么问题。根据我的经验，它回答得都很准确。”

唐·吉诃德听说头像有这种奇特的功能，感到非常惊奇，对安东尼奥的话不太相信。不过，既然第二天就可以试验，他也就不想再说什么了，只是对安东尼奥的信任表示感谢。

当天下午，他们陪唐·吉诃德外出散步，唐·吉诃德没有穿盔甲，只穿着棕黄色的长袍。当时，那样的天气穿长袍，即使是冰块也要冒汗的。安东尼奥吩咐佣人们扯住桑乔别让他出门。唐·吉诃德出了门，他没有骑罗西南多，而是骑着一匹高大、驯顺的骡子。他们让唐·吉诃德穿上长袍，并且在长袍背部悄悄地贴了一张羊皮纸，上面用大字写着：“这就是曼查的唐·吉诃德。”他们开始在街上走动，这张羊皮纸引起了过往行人的注意力。大家念着“这就是曼查的唐·吉诃德”。唐·吉诃德见有很多人看他，并且呼喊他的名字，认出了他，甚觉惊讶。他转过身对身旁的安东尼奥说：

“游侠骑士就是与众不同，它使人名扬天下。不信，您看看，安东尼奥大人，这个城市这么多人，甚至包括许多孩子，他们根本没见过我，却能够认出我来。”

“是这样，唐·吉诃德大人。”安东尼奥说，“这就如同纸包不住火一样，功德也埋没不了。游侠骑士道永远辉煌，功盖四方。”

唐·吉诃德正走着，忽然有个卡斯蒂利亚人看到了唐·吉诃德背上的羊皮纸，高声说道：

“见鬼去吧，曼查的唐·吉诃德！你挨了那么多棍子，居然还活着，又跑到这儿来了！你是个疯子！你还是趁早回家去吧，笨蛋，照顾好你的财产，照顾好你的老婆孩子，别再鬼迷心窍，疯疯癫癫啦。”

“兄弟，”安东尼奥说，“你还是走你的路吧。别人没向你请教，你也就不必瞎操心了。唐·吉诃德大人非常明智，我们这些



陪着他的人也不傻。品德高尚的人处处受尊重。你别自找倒霉了，没你的事，你就别掺和。”

“不错，您说得对，”那个卡斯蒂利亚人说，“劝说这种人等于对牛弹琴。让我遗憾的是，据说这个笨蛋其实很聪明，只是让游侠骑士的疯癫给毁了。从今以后，我谁也不劝了，即使我活一百岁，即使别人向我讨教，我也不管了，否则就像您说的那样，让我和我的后代倒霉去吧！”

那人说完就走了，大家又继续在街上闲逛。可是，总有很多大人和小孩挤着念那张纸。安东尼奥只好假装给唐·吉诃德掸什么东西，把那张纸条取了下来。

傍晚，他们回到安东尼奥的家，正好赶上一个贵妇舞会。原来，安东尼奥的夫人是个高贵快活、美丽聪明的女人，她邀请了很多女伴一起来招待客人，同时也想拿唐·吉诃德的疯癫开开心。因此，请来了几位贵妇人大家共进了一顿丰盛的晚餐。舞会在晚上十点左右开始。来客中有两位爱开玩笑的夫人，她们拼命地请唐·吉诃德跳舞，折腾得唐·吉诃德累得半死，这从唐·吉诃德那副又细又高、又瘦又黄、衣服紧裹在身、萎靡不振、痛苦的样子就可以看出来。两位夫人悄悄地向唐·吉诃德暗送秋波，唐·吉诃德则坦荡地予以蔑视。后来，唐·吉诃德见两位夫人的攻势越来越紧，便提高嗓门说道：

“滚开，我的敌手！不要再来纠缠我！你们还是自重些吧，托博索无与伦比的杜尔西内亚才是我心上的皇后，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征服我的心！”

说完，他就一下子坐在了大厅中央的地面上，此时，他已跳得快散了架。安东尼奥赶紧叫人把他背到床上去。桑乔首先抢上来抓着唐·吉诃德说：

“您跳什么舞呀，我的大人，真是自找苦吃！您以为所有的勇士都能跳舞，所有的游侠骑士都是舞蹈家吗？有的人宁愿去杀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个巨人，也不愿意蹦蹦跳跳。若论蹦蹦跳跳，我完全可以代替您，我跳得好极了。”

桑乔这些话把舞会上的人都逗乐了。桑乔把唐·吉诃德弄到床上，给他盖好被子，以免他因为跳舞出汗而着凉。

第二天，安东尼奥觉得可以做通灵头像的试验了。他同唐·吉诃德、桑乔、另外两位朋友以及那两个在舞会上把唐·吉诃德累得够呛的夫人一起，来到安放头像的房间。

安东尼奥首先凑近头像的耳朵，低声提问。声音虽然低，可是在场的人都能听到。安东尼奥问：

“头像啊，请告诉我，我现在在想什么？”

头像的嘴唇并没有动，可是回答的声音却很清晰，屋里的人都能听清楚。头像说：

“我不管别人想什么。”

听到这声音，大家都惊呆了，一个个大眼瞪小眼，因为在整个房间里，包括桌子底下，都没看见有答话的人。

“我们一共有多少人？”安东尼奥又问。

头像回答的声音仍然那样低沉：

“你和你夫人，还有你的两个朋友，你夫人的两个朋友，曼查的一位叫唐·吉诃德的著名骑士，以及他的名叫桑乔的侍从。”

大家更加吃惊，惊得头发都直立起来了。安东尼奥离开头像，说道：

“这足以证明，头像会回答问题是真的了。多么聪明的头像啊，会说话的头像，还能回答问题，多么神奇啊！现在你们问吧，想问什么都可以。”

女人们一般都好奇，爱打听，安东尼奥夫人的两位女伴中有一个问道：

“告诉我，头像，我怎样才能变得更漂亮？”

头像回答说：

“人得正派。”

“我不问别的了。”那位夫人说。

另一位夫人也过去问。她说：

“头像，我想知道，我丈夫是不是真心爱我。”

头像回答说：

“这要看他的行动。”

这位夫人走到一旁说：

“这不算回答。”

安东尼奥的一位朋友走过去问道：

“我是谁？”

头像回答说：

“你自己知道。”

“你好好回答，”安东尼奥的这位朋友说，“我问的是你是否认识我？”

“是的，我认识你，”头像答道，“你是唐佩德罗·诺里斯。”

“不用再多问了，知道这些就够了。噢，头像，你真是无所不知！”

安东尼奥的另一位朋友也走过去问道：

“告诉我，头像，我的大儿子现在想干什么？”

“我已经说过，”头像说，“我不管别人想干什么。不过，尽管如此，我还是可以告诉你，你的大儿子想把你埋葬。”

“千真万确，”安东尼奥的那位朋友说，“我确实亲眼见到，亲身体会到了。”

他不再问什么了。安东尼奥的夫人又走过去问道：

“头像，我不知道问什么才好，我只想让你告诉我，我的好丈夫是否能陪伴我多年。”

“是的，能够陪伴你多年，因为你生活有规律，可以长寿。放纵的生活缩短人的生命。”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接着，唐·吉诃德走过去问道：

“请你告诉我，答话人，我讲述的在蒙特西诺斯洞窟里遇到的那些事，究竟是真的还是在做梦？我的侍从桑乔应该受鞭笞，是真的吗？这能够解脱附在杜尔西内亚身上的魔法吗？”

“关于洞窟的情况，”头像回答说，“那还不一定，两种可能性都有。桑乔受鞭笞的事得慢慢来，只要打够了数，杜尔西内亚就可以恢复她的美貌。”

“就这些，”唐·吉诃德说，“只要能看到杜尔西内亚摆脱魔法，我就心满意足。”

最后问话的是桑乔。桑乔问道：

“头像，我还能当总督吗？我能摆脱侍从的苦差吗？我还能见到我的老婆和孩子吗？”

头像回答说：

“你只能当你们家的总督了。只要你回家，就可以见到你的老婆和孩子，也不用再服侍别人，侍从这份苦差也就摆脱了。”

“说得妙呀，真是”，桑乔说，“这话我也会说。”

“畜生，”唐·吉诃德说，“你还想怎么回答你？头像有问必答，这还不够吗？”

“够了，”桑乔说，“不过，它要是说得再清楚点儿，再多一点儿，就更好了。”

问答结束了。除了安东尼奥那两位知情的朋友，大家都感到很惊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奥秘在桌子身上。桌面是空心的，头像镶嵌在桌子上，连接得天衣无缝，一点儿破绽都看不出来。桌子腿同样是空心的，一根铁皮管子把桌腿、桌面、头像胸部和喉咙部分贯通起来。在与房间相通的下层那个小房间里，答话的人就把嘴贴在铁皮管上，把铁皮管当成传话筒。安东尼奥有个侄子，聪明机灵，答话的就是他。他事先已经知道有哪些人同他叔叔在放头像的房间里，所以迅速准确地回答了第一个问

题，至于其他问题则靠他的聪明机智来猜测作答。

城里的绅士们为了讨好安东尼奥，同时也为了让唐·吉诃德多出点洋相，决定在六天后举行一次跑马穿环比赛，但是出于下面即将叙述的一件事，这次比赛未能如期举行。唐·吉诃德想在城里的大街上随便逛逛，他担心骑马不方便，就和桑乔以及两名佣人一起步行出了门。走到一条大街上，唐·吉诃德抬头望去，看到一扇门上有个大字招牌，上面写着：“承印书籍”。唐·吉诃德很好奇，因为他从未见过印刷厂，想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一起走过去。唐·吉诃德问一个排字工人在干什么。工人们做了解释，唐·吉诃德觉得很新鲜，然后又继续往前走。他又来到一个排字工人面前，问他在干什么。那工人答道：

“大人，”他指着一位庄重的人说，“这位大人已经把一本托斯卡纳语的书译成了西班牙文，我们正在排版，准备印刷。”

“这本书的书名叫什么？”唐·吉诃德问。

译过来就相当于我们西班牙语‘小玩意儿’，译者说，“虽然从书名看，这本书很普通，但是很有意义，很深刻。”

“我敢发誓，”唐·吉诃德说，“您不是当代的著名人士。翻译会使优秀的作品失去才华和文采，因为是生搬硬套过来或者只是从一张纸抄到另一张纸上一样。当然，译得好的也有，那些译文流畅，让人难分原作和译作。”

唐·吉诃德又继续往前走，看到人们正在校改一本书。他问书名叫什么，那些人回答说是《唐·吉诃德》的下卷，是托德西利亚斯附近的某某人著的。

“我听说过这本书，”唐·吉诃德说，“说句良心话，我觉得真应该把这本胡说八道的书烧成灰。”

说完，唐·吉诃德满不高兴地走出印刷厂。那天，安东尼奥已经安排了他们去参观海边的几条船。桑乔从没见过船，所以特别高兴。

## 第一一五章

### 桑乔·潘萨船上倒了霉，摩尔美女意外相逢

唐·吉诃德仍在思索着通灵头像的那些答话，丝毫没起什么疑心，并且对那些有关杜尔西内亚能够摆脱魔法的话信以为真。他想来想去，觉得这个诺言很快就可以实现，心中暗自欢喜。

那天下午，安东尼奥和他的两个朋友陪同唐·吉诃德和桑乔去船上参观。船队指挥官事先已得知他们要光临，他也愿意见识一下这两个出名的人物。他们刚接近船队，几艘船就一齐降下船篷，拉响汽笛，并且迅速地放下一只小船，船上铺着高级地毯，备有洋红色天鹅绒软垫。唐·吉诃德刚刚踏上小船，指挥船就鸣炮致意。船队的将军，是瓦伦西亚的一位贵族。他拥抱着唐·吉诃德说道：

“今天我见到了游侠骑士的精英，曼查的唐·吉诃德大人，这一天是我一生中最幸运的一天，我要把这一天永记心中。”

唐·吉诃德同样彬彬有礼地答谢。他见自己俨然是个大人物，心里很舒坦。水手长吹哨，示意水手们脱衣服好使劲划船，水手们立刻都把衣服脱了。桑乔见转眼间这么多人都把衣服脱了，感到很害怕，特别是见到水手们飞快地升起了船篷，更害怕了，觉得这一切都仿佛是魔鬼们在那儿操作。桑乔坐在驶帆杆上，正害怕着呢，冷不丁被领船手抓住，领船手抓住桑乔，把桑乔举了起来。所有水手也都站了起来。他们依次传递桑乔，边传边转动桑乔的身体。他们传递得非常快，桑乔被转晕了，以为自己肯定完了。最后，桑乔又被传回到船尾。可怜的桑乔被传得浑身酸痛，气喘吁吁，一身冷汗，到末了也没弄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唐·吉诃德见水手们传递桑乔，便问将军是否对所有初次登

船的人都要有这样的礼节。如果是这样，他说自己想尽快离开，并且向上帝发誓说，如果谁想把他举起来依次传递，他一定会叫他命归西天。唐·吉诃德说完便站起来，手握剑柄。

这时，船篷降了下来，随着一声巨响，桅杆也倒了。桑乔以为天塌了，吓得立刻蜷缩起身子，把脑袋夹到两条腿中间。唐·吉诃德也吓了一跳，耸起肩膀，大惊失色。水手们立刻又把桅杆竖了起来。所有这一切都悄无声息，仿佛大家全是哑巴。水手长又发出了起锚的信号，船慢慢启动了。桑乔把船桨当成了船脚。他见那么多红色的船脚一齐摆动，心中暗自说道：

“这才是真正的魔法呢！我主人说的那些魔法根本算不了什么。”

唐·吉诃德见桑乔正认真观察所发生的一切，便对他说道：

“桑乔，如果你愿意的话，现在就把上衣脱掉，站到他们中间去，那么，挨鞭子就方便多了。有这么多人受苦受难，你就会觉得自己受的苦算不了什么，而且说不定那个魔法师看见打得这么狠，会以一鞭当十鞭算呢。”

这时，一个水手忽然报告说：

“有信号说，沿西海岸有一条手划船。”

一听这话，将军跳到甲板中央，说道：

“哎，孩子们，瞭望哨说的那条船大概是一条海盗船，追上它。”水手们加紧划桨，船如飞一般向前疾驶。这艘指挥船是当时海上最轻巧的最先进的船之一，它逐渐接近了那条船。最后，指挥船追上了那艘海盗船把船上的人全抓住了带回岸上。岸上有无数人正好奇地想看看他们究竟带回了什么。

将军准备把船上的船长和其他人都绞死。那条船上一共有三十六个人，不少是年轻力壮的土耳其小伙子。将军问谁是船长，俘虏中有个人用西班牙语回答，原来他是个叛教的西班牙人。他说：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大人，这个小伙子就是我们船长。”

说着他指了指一个英俊的潇洒的小伙子，看样子还不到二十岁。将军问他：

“你说，你这个混蛋狗崽子，既然已经跑不掉了，还没命地跑什么？你难道以为这样很勇敢吗？渺茫的希望可以使人勇敢，但并不是让人鲁莽啊。”

这时，城市的总督上了船。

那个小伙子已经被捆绑住双手，脖子上套着绳索，正等着被处死。总督见他英俊潇洒、神态谦和，不禁动了恻隐之心，想免他一死，便问道：

“告诉我，船长，你是土耳其人、摩尔人还是叛教者？”

“都不是。”

“那么你到底是什么人呢？”总督问。

“是个基督徒女人。”小伙子回答。

“你穿这身衣服，做这种事情，竟是基督徒，而且是女人？我实在无法相信，简直令人惊奇。”

“诸位大人，”小伙子说，“请稍过一会儿再处死我吧，待我讲完我的身世，你们再处死我也不晚呢。”

即使心肠再硬的人听到这话能不动心？将军说，他可以随便讲，但休想最后逃脱惩罚。于是，小伙子开始讲起来：

“我的父母都是摩尔人，所以我們都要被驱逐出了祖国，但我是一个真的基督徒。我的母亲是基督徒，父亲也信奉基督教。我从吃奶时就信奉基督教，遵行基督教的良好习俗，无论是语言还是其他方面，我都一点儿不像摩尔人。

“不仅我的各种美德日益增长，我的美貌也与日俱增，如果说我还算漂亮的话。一个叫加斯帕尔·格雷戈里奥的小伙子看见了我，这个小伙子是与我们家相邻的一个绅士的长子，他深深地爱上了我。格雷戈里奥愿意陪同我一起外逃。我和父亲把很多贵



重的珠宝、钱财埋藏在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随着两个舅舅和亲朋好友一起到了柏培拉。我们最终在阿尔及落了脚，从此就好像进了地狱。

“当地国王听说了我长得漂亮，又听说我有一笔财富，就派人把我叫去。我们正说着话，有人进来报告说，我们这一伙中还有个非常英俊的小伙子，说的正是加斯帕尔·格雷戈里奥。我听说，那些野蛮的土耳其人更喜欢漂亮的男孩或小伙子。所以我赶紧让他换上摩尔女人的衣服，当天下午就带他去见国王。国王见了他十分高兴，打算把他留下来。国王怕后宫的女人害他，也怕自己把持不住，就吩咐把他送到几个摩尔贵夫人家里，把他看管好并服侍好。他马上就被送走了。

“我非常爱他。我们俩人都很难过，这时我们才体会到相爱之人离别的痛苦。国王后来安排我乘这条船返回西班牙寻找我父亲埋藏的财宝。现在格雷戈里奥正身着女装混在女人中间，非常危险。我双手被捆着，正在等死。我已经活够了。诸位大人，这就是我的伤心经历，既真实又不幸。”

讲到这儿她不再说话，眼中噙满了泪水，其他在场的人也流下泪来。总督非常同情她，一言不发地走到她身边，解开了捆着她那双纤纤素手的绳子。

当摩尔姑娘讲述她的不幸经历时，有一位朝圣老人的眼睛一直盯着她。那位老人是跟着总督上船的。姑娘刚讲完，他就扑倒在姑娘的脚下，抱着她的脚痛哭道：

“哎，安娜·费利克斯，我不幸的女儿哟！我是你父亲里科特。我回来就是找你的，没有你我活不下去呀，你是我的心肝！”

桑乔正低着头想他自己的倒霉事。听到这话，他睁开眼睛抬起头，看着那个老人，认出他就是里科特，而且也认出那个摩尔姑娘就是里科特的女儿。她抱着父亲，两人的眼泪流到了一起。里科特对将军和总督说：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两位大人，这就是我那个美丽却不幸的女儿。她叫安娜·费利克斯，又名里科塔。她由于美貌和财富而出了名。我离开了我的祖国，到国外去寻找能够安顿我们的地方。现在我已经找好了地方，于是回来寻找我女儿，想取出我埋藏的财宝。

“我没有找到女儿，却找到了财宝。现在我把财宝带来了，而且我又找到了我的无价之宝，也就是我女儿。如果我们的可怜命运和我们的眼泪能够引起你们的怜悯，就请你们可怜可怜我们吧。我们从未想冒犯你们，也从未想做什么对不起你们的事情。”

桑乔这时大声说道：

“我认识里科特，知道安娜·费利克斯确是他女儿。”

所有在扬的人都被这故事惊呆了。将军说道：

“你们的眼泪已经使我心软了。美丽的安娜·费利克斯，活下去吧，老天会让你幸福的。”

接着大家又策划如何把格雷戈里奥从危险中解救出来。里科特主动提出愿拿出价值两千杜卡多的珠宝。那个西班牙叛教者自告奋勇要带领一条船返回阿尔及尔，他知道怎样营救加斯帕尔。

商量好这个办法之后，总督下了船。安东尼奥·莫雷诺也带着摩尔姑娘和她父亲回到自己家，因为总督已把父女二人委托给他。安东尼奥本人也很愿意，因为他对安娜·费利克斯的美貌颇有好感。

## 第一一六章

### 唐·吉诃德平生最倒霉的遭遇

安东尼奥·莫雷诺的夫人见到安娜·费利克斯也非常高兴，十分热情地接待了他。

唐·吉诃德对安东尼奥说，他觉得大家商定的解救加斯帕尔的方法不太好，而且很危险，最好是让他全身披挂，带着马带着剑去柏培拉。即使全体摩尔人出动，他也能马到成功，就像著名骑士唐盖费罗斯那次救他夫人梅丽森德拉一样。

“您别忘了，”桑乔说，“唐盖费罗斯是从陆地上把他妻子救出来，而且是通过陆地把妻子送到法国的。可我们即使把加斯帕尔救出来，中间还隔着海呢，他送回西班牙可不容易。”

安东尼奥说，如果叛教者没能成功，他就请唐·吉诃德出征柏培拉。

两天后，叛教者乘一条六对桨的小船出发了。

一天清晨，唐·吉诃德全身披挂地在海滩上散步。因为他常说，甲冑即服装，战斗即休息，所以他总是甲冑不离身。此时他忽然发现，前面有一个同样全副武装的骑士向他走来，骑士的盾牌上有一个亮晶晶的月亮。那人走近了，便提高嗓门对唐·吉诃德说道：

“受到举世称赞的杰出骑士，曼查的唐·吉诃德啊，我是白月骑士，我的英雄业绩也许你早有耳闻。我特来向你挑战，试试你臂膀的力量，要你承认我的情人，别管她是谁，比托博索的杜尔西内亚漂亮。如果你痛痛快快地承认这个事实，我免你一死，我也就不用再劳神动手了。假如你同我比试，而且我战胜了你，我要求你放下武器，不行再冒险，回到你的家乡一年内不许出来。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在这期间，你不许舞刀弄剑，老老实实在地过日子，增加自己的财富，拯救你的灵魂。假如你打败了我，我的脑袋就交给你了，我的盔甲和马匹成为你的战利品，我的功名也都转让到你的名下。怎么样？马上告诉我，我今天就要把这件事了结。”

唐·吉珂德对这位趾高气扬的白月骑士的挑战甚感意外和惊奇。他定定神，心平气和但又神态严肃地对白月骑士说道：

“白月骑士，我至今没听说过你的大名。我可以向你发誓，你从未见过尊贵的杜尔西内亚。如果你见到她，就不会说出这样的傻话。你看一眼就会明白，世界上没有也不可能与杜尔西内亚相比的美貌。所以，我不说你撒了谎，只说你讲得不对。你刚才提出的挑战条件我接受，而且，咱们马上就进行决斗吧，今天的事别拖到明天。不过，你提出的条件中有一条我拒绝，就是你要把你的功名让给我那条。我不知道你有什么业绩，我有自己的业绩就足够了。好，你任意选择你的位置站好吧，我也选择好我的位置，现在，就请上帝保佑，老天祝福吧。”

城里人发现了白月骑士，马上报告了总督，说白月骑士正在同唐·吉珂德说话，总督估计，肯定又是安东尼奥或者城里某位闲得无聊的绅士出的点子，便带着一些人赶到了海滩。总督见两个人眼看就要厮杀起来，便站到了两人中间，问他们为什么决斗。

白月骑士说是为了决定两个女人究竟谁最漂亮，接着便介绍了他对唐·吉珂德说的那些话，以及唐·吉珂德接受了他的挑战条件等情况。总督走到了安东尼奥身旁，悄声问他是否知道内情，这是不是同唐·吉珂德开个玩笑。安东尼奥说，他也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听安东尼奥这么一说，总督也拿不定主意这场决斗该不该进行了。不过，他估计是个玩笑，便退到一旁说道：

“两位骑士大人，既然事情已经无法调和，就只能决斗见胜负。那好，都准备好，开始吧。”

唐·吉诃德虔诚地祈求上帝和他的杜尔西内亚给他勇气和力量。他们各自纵马向对方冲击，白月骑士并没有用长矛去碰唐·吉诃德，但故意把长矛抬高了一些，只是凭借巨大的惯性，把唐·吉诃德连人带马撞倒在地上，而且撞得不轻。然后，白月骑士居高临下地用长矛指着唐·吉诃德的护眼罩说道：

“你输了，骑士，如果你不认可我提出的挑战条件，你今天就死定了。”

唐·吉诃德摔得浑身疼痛，天昏地暗。他并没有掀开护眼罩，声音就像是从坟墓里发出的一样，有气无力地说道：

“托博索的杜尔西内亚是世界最美丽的女人，我是世界上最不幸的骑士。但我不能因为自己的无能而抹杀这个事实。握紧你的长矛，骑士，杀死我吧，我已经名誉扫地了。”

“我不愿杀死你，”白月骑士说，“托博索的杜尔西内亚夫人的美貌名声也依然存在。我只要你像咱们开始决斗前商定的那样，回到你的老家去，一年之内，除非我另有吩咐，不准再出来，这就够了。”

总督、安东尼奥和其他许多在场的都听到了这些话。他们还听到唐·吉诃德说，只要不损害杜尔西内亚的美名，他作为一个有信义的真正骑士，一切都可以执行。白月骑士听到唐·吉诃德这几句话，便调转马头，向总督点头致意，然后不慌不忙地向城里走去。

总督吩咐安东尼奥在后面跟着，以便弄清那个白月骑士到底是什么人。大家扶起唐·吉诃德，只见他面无血色，大汗淋漓。罗西南多也伤得不轻，已动弹不得。桑乔伤心极了，愁眉不展，不知该说什么做什么才好。这件事简直如一场恶梦，他觉得这一切都是魔法操纵的。他见主人已经认输，一年之内不再动兵器，便想到主人的英名已经黯淡，主人的诺言也将化为乌有。他担心罗西南多被搞坏了，担心主人骨头脱臼了。后来，总督派人送来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

了轿子，大家把唐·吉诃德抬到城里。总督也回到城里，急于打听那个唐·吉诃德打得一败涂地的白月骑士究竟是何许人也。

## 第十一七章

### 白月骑士的来历，格雷戈里奥获释及其他事

安东尼奥跟着白月骑士一直走进城里的客店，想弄清他的身分。白月骑士见安东尼奥紧追不放，便对安东尼奥说道：

“大人，我知道你想弄清我到底是谁。我也可以老实告诉你。大人，我是参孙·卡拉斯科学士，与唐·吉诃德是一个村的，看见他那疯呆模样，我们所有认识他的都可怜他，特别是我。我们觉得想让他恢复正常，就得让他回到村里去，在家好好休养。我正是为此而来的。三个月前，我扮成游侠骑士的样子，自称是镜子骑士，在路上等着他，想同他交锋，条件是谁败了谁就服从胜利者。我想如果他败了，我就要求他回到村里去，一年之内不准再出村，也许在这段时间里，他的病可以治愈。谁知意外的是，他把我打败了，把我掀下了马。他继续走他的路，我只好回家了。今天，我来找他就是为了实现原先的目的。他是个恪守游侠骑士规矩的人，因此，他既然答应了我的条件，就肯定会说到做到。

“大人，这就是事情的全部原委。我请求您不要泄露出去，以免我的良好愿望落空。他本来是异常聪明的人，只要他放弃那疯颠的骑士道，就会恢复他的神志。”

“噢，大人，”安东尼奥说，“愿上帝饶恕你吧！您让世界上最滑稽的疯子恢复正常，就使大家少了许多欢乐。您难道没看到吗，大人？一个头脑正常的唐·吉诃德给人们带来了利益，并不如一个古怪的唐·吉诃德给人们带来的乐趣多。若不是于心不忍，我倒真希望唐·吉诃德就永远这样好了。因为他一旦恢复正常，我们就不仅失掉了从他身上得到的乐趣，而且也失掉了从他的侍从桑乔·潘萨那儿获得的乐趣。这两种乐趣都可以带来欢乐，排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忧解愁。尽管如此，我会守口如瓶的，决不向唐·吉诃德透露半点儿实情。”

卡拉斯科说，无论怎样，既然事情已经有了一个挺好的开头，他就希望有个圆满的结局，他问安东尼奥还有什么吩咐，然后向安东尼奥告别，把自己的兵器收拾好，放到骡背上，又骑上马当天就回村了。安东尼奥把卡拉斯对他讲的话告诉了总督，总督听了有些沮丧。他觉得唐·吉诃德一旦回村里去养病，不能拿他开心了。

唐·吉诃德在床上躺了六天，闷闷不乐，情绪低落，反反复复地想他被打败的倒霉事。桑乔来宽慰他，对他说道：大人，抬起头来，还是高兴起来吧。您得感谢老天，虽然您被打翻在地，却并未摔断一根骨头。您应该知道，恶有恶报，‘以为那儿有咸肉，其实连挂肉的钩子都没有’。您也别理医生，现在并不需要他们为您看病。咱们还是回家去吧，别再在外边乱跑征什么险了。其实您想想，虽然您最倒霉，但最吃亏的却还是我。我放弃了总督的位置，不当总督了，可是我并没有放弃当伯爵的愿望。如果您放弃做游侠骑士，不当国王，我也就当不成伯爵，我的希望就全部落空了。”

“住嘴，桑乔，你明白，我退居家乡只不过是一年时间，然后，我还要继续我的光荣事业，那时候还会有王国等着我去征服，也还有伯爵的头衔可以授予你。”

“愿上帝听见此话，”桑乔说，“充耳不闻的是罪人！我常听人说，‘良好的希望胜过菲薄的实物’。”

他们正说着话，安东尼奥走过来，十分高兴地说道：

“好消息，唐·吉诃德大人，格雷戈里奥和去营救他的叛教者已经上岸了。确切地说，他们现在已经在总督家里，并且马上就要到这儿来了。”

唐·吉诃德略微高兴地说道：



“说实话，如果事情没成功，我倒会更高兴。那样我就得去柏培拉了，用我的力量解救格雷戈里奥。可是，我这个可怜人，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战败者难道不是我吗？被打败的难道不是我吗？一年之内不准再操兵器的难道不是我吗？我都答应了什么？我更适合纺线而不是操剑，我没有什么可夸口的。”

“别这样，大人，”桑乔说，“‘掉了毛的凤凰也赛过鸡’，‘一日河东，一日河西’，‘胜负乃兵家常事’，今天摔倒了，只要不是泄了气趴在床上，我是说只要不自暴自弃，而是准备重新再来，明天就又可以变好呢。您赶快起来接待格雷戈里奥吧，外面人声嘈杂，我估计他们已经到了。”

果然如此，格雷戈里奥英俊，漂亮，他看上去大约十七八岁。里科特和女儿出来迎接他。里科特眼含热泪，安娜·费利克斯倒十分矜持，两个年轻人并没有互相拥抱。爱情笃厚并不一定要十分外露。

两天之后，总督同安东尼奥商量，怎样才能让安娜·费利克斯和她父亲留在西班牙。安东尼奥自告奋勇到京城去游说这件事，而且他正好有事要到京城去办。

安东尼奥出发的日子到了。唐·吉诃德因为摔伤了，不便赶路，因此和桑乔又呆了两天才走。两天之后，唐·吉诃德和桑乔也离开了。唐·吉诃德这回没有穿盔甲，只是一身便装。桑乔的驴驮着盔甲，因而桑乔这回只能跟在后面，用自己的脚走路。

## 第一一八章

读者看后便知，闻者听后便知

离开巴塞罗那时，唐·吉诃德回头看了看他摔倒的地方，说道：

“并非我的胆怯，而是坏运气在这里断送了我已经取得的荣誉。命运在这里捉弄了我，使我的丰功伟绩黯然失色。我的运气在此彻底消失，再也不能复得了！”

桑乔闻言说道：

“大人，得意不忘形，受挫不气馁，才是真正的英雄。我对自己也是这样要求的。我当总督时很高兴，现在是侍从，而且得步行，可我并没有伤心。我听说人们称为命运的那个东西为瞎眼醉婆，胡搅蛮干，连她自己搞不清她究竟对谁好，对谁坏。”

“你说得太有道理了，”唐·吉诃德说，“你说得太精辟了，我不知道是谁教了你这些东西。我告诉你，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命运，人们常说‘不信命运信自己’，我就是这样。可是我不够谨慎，而且刚愎自用，所以倒了霉。我本应想到白月骑士的马身高体壮，瘦弱的罗西南多抵御不了它。但我毕竟是尽了力。我摔倒在地，虽然丢了脸，却没有丢掉敢做敢当的美德。我做游侠骑士时勇敢顽强，以我的双手和行动建功立业。现在我是个落魄的绅士，也一定要遵守诺言，建立我的信誉。开步走吧，桑乔朋友，咱们回家去苦修一年，养精蓄锐，然后再准备东山再起吧。”

“大人，”桑乔说，“走路的滋味可不好受，而且也走不远。咱们还是把这盔甲像对待绞刑犯那样挂在树上吧。我骑在我的驴背上，你愿意走多远咱们就走多远。要想让我靠脚板走路，而且走得远，那根本办不到。”

“说得好，桑乔，”唐·吉诃德说，“你就把我的盔甲当作一种纪念挂到树上去，并且在那棵树和周围的树上刻下罗尔丹为它的盔甲镌刻的那句话吧：

不敌罗尔丹，  
莫把盔甲犯。

“我觉得您说得好极了。”桑乔说，“若不是因为咱们还靠着罗西南多，真该把它也挂到树上去。”

“说实话，无论是罗西南多还是盔甲，我都舍不得挂到树上去，”唐·吉诃德说，“免得人家说辛劳一场，落得如此下场。”

“您说得很对，”桑乔说，“据聪明人讲，驴的错不赖驮鞍。这件事是您的错，所以应该惩罚您自己，不该迁怒破盔甲和性情温和的罗西南多，更不能怪我的脚板娇气，明明走不了那么远的路还非要走不可。”

他们说着话，一天过去了，以后几天也一路顺利，没有遇到什么事情。第五天，他们在一个村口遇到很多人聚集在一个客店门前。原来是过节，他们正在那玩呢。唐·吉诃德走近时，一个农夫高声喊道：

“来的这两位大人谁都不认识，咱们让他们中的一个人说说咱们打赌的事应该怎么办吧。”

“只要我能弄清是怎么回事，”唐·吉诃德说，“我一定公正无私。”

“这位好大人，”那个农夫说道，“现在的情况是，有一位村民特别胖，体重为十一阿罗瓦，他要同一位体重不足五阿罗瓦的村民赛跑，条件是同样跑一百步，而且负重也一样。可是当人家问那个胖子，体重的问题怎么解决时，他却说让那个体重五阿罗瓦的人再背六阿罗瓦的东西，这样两个人的体重就一样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就不对了，”不等唐·吉诃德答话，桑乔就抢先说道，“大家都知道，前不久我当过总督，这类疑难问题还是让我来判断吧。”

“那你就说吧，桑乔朋友，”唐·吉诃德说，“我现在脑子很乱，糊里糊涂的。”

很多人呆呆地围着桑乔，等着他的判断。桑乔说道：

“诸位兄弟，这个胖子的要求毫无道理。依我之见，提出赛跑的胖子应该去掉多余的体重，不管是切还是削，是割还是剔，也不管是从身体什么部位，反正他觉得合适就行，去掉多出来的那部分肉，只剩下五阿罗瓦，这样体重就和对手一样，可以赛跑了。”

“太棒了，”农夫听了桑乔的决断后说，“这位大人果然断案分明，不过我敢肯定，那个胖子连一盎司肉都不会割，就更别说六阿罗瓦了。”

“既然瘦子不愿受累，胖子不愿割肉，”另一个农夫说，“那就别赛了。咱们还是拿出一半赌注去喝酒吧。咱们带这两位大人到最好的酒店去，我那份钱呢……到时候再说。”

“诸位大人，”唐·吉诃德说，“我感谢你们，可是我一分钟也不能停留。我现在境遇不好，心绪不佳，恕我失礼了，我得赶紧赶路。”

说完唐·吉诃德就催马向前。在场者看到唐·吉诃德那副奇怪的模样，又看到他的侍从料事如神，觉得很奇怪。他们觉得桑乔是个精明人。另一个农夫说道：

“如果仆人都这么精明，那么他的主人还用说吗？我敢打赌，他们若是去萨拉曼卡学习学习，转眼之间就可以成为京城的市长。”

当天晚上，唐·吉诃德和桑乔睡在野外。第二天他们继续赶路，走到半路，忽见一个迎面走来，看样子像个信使。他走近唐

·吉诃德时快步抢上前，抓住唐·吉诃德的右腿，显出十分高兴的样子说道：

“哎呀，我的唐·吉诃德大人，我们公爵大人若是知道您要回城堡去，该有多高兴啊，他和公爵夫人正在城堡里等着您呢！”

“我并不认识你呀，朋友，”唐·吉诃德说，“如果你不告诉我，我想不起你是谁。”

“唐·吉诃德大人，”信使答道，“我是公爵的仆人托西洛斯呀。正是我不愿为了同唐娜罗德里格斯的女儿结婚的事同您决斗呀。”

“上帝保佑！”唐·吉诃德说，“我的对头魔法师嫉妒我取胜的荣誉，把那个人变成了仆人，而你就是那个人吗？”

“别说了，好大人，”信使说道，“根本没这回事。我上决斗场时是仆人托西洛斯，下场时仍然是仆人托西洛斯。我觉得那个姑娘很漂亮，想娶她，所以就不决斗了。可是，我也没捞着什么好处，公爵大人后来让人打了我一百棍子，说我违背了他的指示。最后的结果是姑娘当了修女，如果您想喝点儿酒，我带了个酒葫芦，里面装着上等好酒，而且还有点热乎呢。我还带了一些特龙琼奶酪片可以下酒。您就是睡着了，也能把您馋醒。”

“我一向不拒绝这些”，桑乔说，“你把酒分分吧，给我喝点儿。”

“你真是世界上最大的馋鬼，最大的傻瓜。”唐·吉诃德说，“你竟看不出这是中了魔法的信使，是个假托西洛斯吗？那么你就在这儿和他喝个够吧。我先慢慢向前走，在前面等着你。”

托西洛斯不由得笑了。他打开葫芦，从褡裢里拿出奶酪片，又取出一个小面包，和桑乔一起坐到绿草地上，亲亲热热地把东西吃了精光。他们吃得特别香，因为信札也沾了点奶酪味，他们还把信札也舔了舔。托西洛斯对桑乔说：

“桑乔朋友，你的主人肯定是个疯子。”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

“怎么会呢？”桑乔说，“他不欠任何人钱，该付的钱都付了，但他支付的是他的疯癫。这点我看得很清楚，而且也对他说过，可是又起了什么作用呢？况且，现在这种情况已经结束，他被白月骑士打败了。

托西洛斯请求桑乔给他讲讲是怎么回事，可桑乔说，让主人在前面等着太不礼貌，以后找时间再说吧。说完桑乔抖掉外衣上的灰，擦了擦胡子，又对托西洛斯说了声“再见”，便去追赶唐·吉诃德了。唐·吉诃德正在一棵树的树荫下等着他呢。

## 第一一九章

唐·吉诃德决定履行诺言，  
当牧人，过田园生活，以及其他有趣的真事

唐·吉诃德正在树荫下等待桑乔，脑子里乱哄哄的。他一会儿想到为杜尔西内亚解除魔法，一会儿又想到他迫不得已隐退后的生活。桑乔过来了，向他夸奖托西洛斯的慷慨大方。

“桑乔啊，”唐·吉诃德说，“你仍然以为他是那个真的仆人吗？你曾亲眼看到杜尔西内亚变成了农妇，镜子骑士变成了卡拉斯科学士，这些都是可恶的魔法师们干的。不过你告诉我，你向托西洛斯打听那个阿尔蒂西多拉后来的情况吗？”

“我没打听这些，也没时间问这种傻事。真见鬼，您这会儿怎么有心思还打听别人的心思，特别是情思呢？”

“你看，桑乔，”唐·吉诃德说，“爱慕之情与感激之情是很不同的。一个骑士可以对别人的爱慕之情不动声色，但是万万不可不感谢她的一片厚意。阿尔蒂西多拉非常爱我，送给我三条头巾，这事你知道。我走的时候，她哭哭啼啼，愤怒地诅咒我，埋怨我，这些都证明她对我一片痴情。情人的愤怒最后往往变成咒骂。但我能给她的只是怀念，不过这并不影响我对杜尔西内亚的怀念。说到杜尔西内亚，你总是迟迟不肯打自己，你可把她坑苦了。我真想看到你的皮肉被狼吃了！你宁可留着臭皮肉让蛆虫咬，却不肯用它去救那位可怜的夫人。”

“大人，”桑乔说，“说实话，我不相信抽我的屁股跟救尊贵的夫人有什么关系，这就好比让你去医脚似的。至少我敢发誓，您看过的书里没有靠打鞭子解除魔法的事。不过，不管怎样，待我有了时间，而且愿意的时候，我还是要打的。”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但愿如此。”唐·吉诃德说，“愿老天能让你明白，你有责任帮助我的女主人，她也是你的女主人，因为我是你的主人。”

他们边说边赶路，又到了他们那天被公牛群撞倒的地方。唐·吉诃德一眼认出了这个地方。

“咱们就是在这片草地上遇到的美丽的牧羊女和英俊的牧羊人，他们想在这里重现当年的牧羊人乐园。这倒是个挺新奇的想法。桑乔，其实，咱们也可以学学他们，做做牧羊人，至少在我隐退的这一年里可以这样。我去买些羊和其他必需的东西。我自己取名为牧人吉诃蒂斯，你就叫牧人潘西诺。咱们可以漫步在山间、森林和草地上，这儿唱唱歌，那儿吟吟诗。”

“天哪，”桑乔说，“这种生活太美了。参孙·卡拉斯科学士和理发师尼古拉斯师傅要是看见这种生活，也会想来同咱们一起当牧羊人；冲这快活劲儿，就连神甫也恨不得能钻进羊圈里来呢。”

“你说得很对，”唐·吉诃德说，“如果参孙·卡拉斯科加入我们这个牧人乐园，可以叫他参索尼诺或者牧人卡拉斯孔；理发师尼古拉斯可以叫尼库洛索。至于咱们情人的名字，咱们不妨再仔细斟酌。不过，我的意中人叫牧羊姑娘或牧羊公主就行了，不必再费心另外寻找，没有比这更合适的名字了。桑乔，你的意中人叫什么名字，你可以随意起。”

“她块头大，”桑乔说，“原名又叫特雷莎，我只能给她起个名字叫特雷索娜。此外，我还要写诗赞颂她，以表现我的忠贞，并没有到外面去找野食。神甫应该以身作则，不应该有什么情人。如果学士想要情人，那就随他的便吧。”

“上帝保佑，”唐·吉诃德说，“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啊！木笛声飘送到我们耳边，还有萨莫拉风笛、长鼓、铃鼓和三弦琴！在这些乐器的音乐声中还能听到钹的声音，这样牧人的乐器就基本上全有了。

“而且，我还有点儿诗才，这你知道，参孙·卡拉斯科更会写



诗，这样，咱们的生活更加美满。至于神甫，我就不说什么了，不过我敢打赌，他也准有几分诗人的才气。尼古拉斯师傅肯定也是这样，我完全相信，因为所有或大多数理发师都能弹弹吉他，念念诗。到时候我倾诉我的万般柔情，你自夸是忠实的情人，那种日子该多美呀！”

桑乔说道：

“大人，我的命总没那么好，恐怕永远也不会有那么一天了。等我成了牧人，我得做木匙，还得做油煎面包、甜奶酪、花冠和许许多多牧人要做的事情呀！虽然别人都说我蠢，但我手巧是出了名的。我女儿桑奇卡可以给咱们送饭。不过，也得小心，她长得不错，有的牧人心眼多，总是不怀好意。本来是好事，可别闹出个坏结局来。”

说道他们离开大路去找住处。晚饭吃得很晚，也吃得不好，桑乔很不满意。桑乔想到游侠骑士只能在荒效野岭凑合着吃，虽然有时也能在有钱人家里饱餐一顿，就像在迭戈·德米兰达的家、富人卡马乔的婚礼和安东尼奥·莫雷诺家那样。不过，世界上不能总是白天，也不能总是黑夜，他想着想着就迷迷糊糊睡着了。唐·吉诃德却又是一夜未合眼。

## 第一二〇章

### 唐·吉诃德遇猪群

那天晚上比较黑，月亮一直没出来，结果山谷黑乎乎的。唐·吉诃德只打了个盹儿，就再也没睡着。桑乔却相反，一觉睡到大天亮，一看就知道是个心宽体胖的人。唐·吉诃德心事重重，睡不着，只好把桑乔叫醒，对他说道：

“桑乔，我对你什么都不在乎的脾气真感到惊奇。你大概是石头做的，什么时候都没心没肺。我守夜时你睡觉，我哭泣时你唱歌，我饿得头昏眼花时你却吃得饱饱的。好佣人应该为主人分忧，忧主人之忧嘛。你看这夜色多么清幽，万籁俱寂，仿佛在邀请我们从梦中醒来，与它共度良宵呢。别睡了！往远处走一点儿，拿出点儿勇气和报恩的精神来，打自己三四百鞭子。我求求你，我不想像上次那样跟你动手了。你打完自己之后，咱们就唱歌儿。我倾诉我的相思，你赞颂你的忠贞。回村以后那种牧羊的生活咱们现在就可以开始了。”

“大人，”桑乔说，“我又不是苦行僧，半夜三更睡得正香，还要起来鞭打自己，而且还要忍着痛去唱快乐的歌。您还是让我睡觉吧，别再逼我了，不然的话我发誓，以后别说碰我的皮肉，就连衣服上的一根细毛儿也休想碰！”

“多狠的心肠呀！多么冷酷的侍从呀！我白养活你了，我对你的照顾和以后会给你的照顾，你全忘记了！你靠着我才当上了总督，你以后还得当伯爵，而且一年之后就会实现。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呀！”

“这些我不懂，”桑乔说，“我只知道在我睡得挺香，什么都忘了，不知是谁发明了睡眠，真该感谢他。不过，我听说睡眠也

有一点不好，那就是和死差不多，睡着了的人就像死人一样。”

“我从没有听到你说话说得这么好，”唐·吉诃德说，“由此我认识到，你的一句口头语说得很对：‘出身并不重要，关键是跟谁过。’”

“见鬼去吧，我的大人，”桑乔说，“现在并不是我张口就说俗语，而是您动不动就来两句俗语，而且比我说得更多！您和我之间只有一个不同，那就是您比我说得恰当，我说得常常对不上号。但是不管怎么说，它们都是俗语。”

这时，他们忽然听到一阵沉闷的嘈杂声以及凄厉的声音。唐·吉诃德站起来，手握剑柄；桑乔则赶紧钻到驴下面，吓得直发抖，唐·吉诃德也茫然不知所措。声音越来越大，离他们越来越近。原来，是有人赶着六百多头猪到集上去卖，正好从那儿路过。那群猪呼哧着鼻子拼命地叫，把唐·吉诃德和桑乔的耳朵都快震聋了，因而他们已经分不清那到底是什么声音了。大群的猪浩浩荡荡地哼叫着开过来，根本不理睬唐·吉诃德和桑乔的尊严。它们不仅撞到了唐·吉诃德，顺便把罗西南多也带倒了。那群愚蠢的牲畜迅速地冲过来，把驮鞍、盔甲、驴、罗西南多、桑乔和唐·吉诃德都掀翻在地，一片狼藉。桑乔挣扎着站起来，愤怒地向唐·吉诃德要剑，说要把这帮粗鲁的猪大爷宰掉几个。唐·吉诃德对桑乔说道：

“算了吧，朋友，是我的过错，咱们才受到这种冒犯。这是上帝对一个战败的游侠骑士的惩罚。战败的游侠骑士就应该被狼啃，被蜂蜇，被猪踩！”

“这也是老天对战败骑士的侍从的惩罚。”桑乔气鼓鼓地说，“这样的侍从就应该被蚊虫叮，被虱咬，吃不饱、穿不暖。可是，我们桑乔家族跟你唐·吉诃德家族有什么关系呀？好了，咱们还是先歇着吧。天快亮了，咱们再睡一会儿，有什么事天亮再说吧。”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去睡吧，桑乔，”唐·吉诃德说，“你就知道睡觉！我可要守夜。在天亮之前的这段时间里，我要聚精会神，做一首情诗。你不知道，昨天晚上我就已经打好腹稿了。”

“依我看，”桑乔说，“想做诗也没什么了不起。您愿意怎么做诗就怎么做吧，我反正是能睡多少就睡多少。”

然后，他随意躺到了地上，蜷缩成一团，进入了梦乡。唐·吉诃德则忧郁地背靠着一棵山毛榉或者栓皮槲，唉声叹气地念起来：

每当思念你，爱情，  
都是对我的无情折磨。  
我真向往死亡，  
从此摆脱无穷的痛苦。  
然而当我到达死亡的边缘，  
却又犹豫再三；  
爱情给我带来无穷欢乐，  
欲死不忍心，生活更执著，  
我总是虽生求死。  
死又复活；  
生死轮回，  
百般蹉跎！

唐·吉诃德念着诗，叹着气，泪流满面，心中为自己的战败和思念而痛苦万分。

天亮了，桑乔醒过来，他起身伸了个懒腰，活动了一下四肢，看见自己带的干粮被猪群全弄坏了，不禁又骂起来，而且骂的还不仅仅是那群猪。后来，唐·吉诃德和桑乔又继续赶路。下午，他们看到迎面走近十个骑马的人和四五个步行的人。唐·吉

诃德不由得心情紧张，桑乔吓得够呛，因为那些手持长矛和盾牌，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唐·吉诃德转身对桑乔说：

“桑乔，如果不是我的诺言使我落到这般田地，如果我还能操持武器的话，我就把这群人打得落花流水，那么情况就不一样了。”

这时，那几个骑马的人手持长矛，一声不响地围住了唐·吉诃德，分别用长矛指着他的前胸和后背。一个步行的人一边示意唐·吉诃德别出声，一边抓着罗西南多的笼头，把它牵出了大路。其他几个步行的人也揪着桑乔的驴，但都默不出声。跟在唐·吉诃德他们后面。唐·吉诃德几次想问怎么回事！可是刚一开口，就有人用长矛的铁头指指他，示意他住嘴。夜色降临，那几个人加快了脚步，唐·吉诃德和桑乔也更紧张了，尤其是听到那几个人骂骂咧咧地说道：

“快走，野人！”

“住嘴，蠢货！”

“小心点儿，你们这两个吃人的家伙！”

“别吭声，够了！不许把眼睛瞪那么大，你们这两个杀人的魔鬼，吃人不吐骨头的野狮！”

那几个人还骂了其他一些话，唐·吉诃德和桑乔听着都十分刺耳。桑乔心里说：“这些话真不好听。真是屋漏偏逢下雨，人倒霉时喝凉水都塞牙。但愿这场灾祸到此为止吧。”

唐·吉诃德也同样莫名其妙，猜不透那些人为什么用这些词骂他和桑乔，但他估计是凶多吉少。

他们在黑夜中走了大约一小时，来到一座城堡前。唐·吉诃德认出那是他们前不久还住过的公爵城堡。

“上帝保佑！”唐·吉诃德说道，“这是怎么了？这儿原先是热情好客的地方，可是，我一战败，连好地方也变坏了，坏地方就更糟糕了。”

## 第一二一章

### 本书中唐·吉诃德经历的最罕见最新奇的事

那几个人把桑乔和唐·吉诃德推推搡搡地弄进了院子。院子周围的大烛台上插着一百多支火炬，虽然天已黑了，院子里却依然如同白昼。院子中间有一个两米高的灵台，上面盖着一巨大的黑色天鹅绒，灵台四周的一百多个银烛台上燃着白色的蜡烛。灵台上摆放着一位姑娘的尸体，人虽已死去，容貌依然楚楚动人。台子旁边还有两把椅子，唐·吉诃德和桑乔被带过去，坐到了这两把椅子上。大家都默不作声，同时也示意唐·吉诃德和桑乔不要出声。其实，用不着多说，他们也说不出话来。他们早已被眼前的奇怪景象惊得目瞪口呆了。

这时，有两位贵人在很多人的簇拥下登上了台子，唐·吉诃德认出那是公爵和公爵夫人。那两个像国王的人身旁有两把豪华的椅子，公爵和公爵夫人坐上去。唐·吉诃德又认出躺在灵台上的竟是美丽的阿尔蒂西多拉，他怎能不更加惊奇呢？公爵和公爵夫人登上台子后，唐·吉诃德和桑乔站起来，向他们深深地鞠了躬。

这时，一阵轻柔的笛声仿佛从灵台下面飘了出来。没有任何人吭声，那笛声显得越发缠绵动人。忽然，那个姑娘枕边忽然出现了一个罗马人打扮的英俊少年。他弹着竖琴，在琴声的伴奏下深情地唱了起来，他唱得那么哀婉，令在场所有的人都忍不住心里难过，同时也更恨唐·吉诃德了，因为歌中唱道：

冷酷的唐·吉诃德使得你

香消玉殒，阿尔蒂西多拉呀。

“不必再唱了，”一个国王模样的人说道，“圣洁的歌手，不必再唱了，举世无双的阿尔蒂西多拉，红颜薄命，一言难尽，她的美德真是唱也唱不完。若想让她起死回生，桑乔·潘萨就得付出代价，现在他正好在场。那么，你与我同在冥国当判官的拉达曼托呀，你赶紧当众宣布吧，怎样让姑娘复活？”

弥诺斯刚说完，拉达曼托便起身说道：

“所有在场的人，无论高矮胖瘦，都排队过来，把桑乔的下巴摸二十四下，再在他的胳膊上和腰上掐十二下，用针扎六下，这样，阿尔蒂西多拉就能死而复生。”

桑乔听了立刻大声叫道：

“我敢发誓，想在我脸上乱摸，见鬼去吧！在我脸上乱摸跟这个姑娘的死活有什么关系？真是眉毛胡子一起来。杜尔西内亚中了魔法，就得让我挨鞭子；这个姑娘要还魂，就得乱摸我二十四下，用针往我身上乱扎，还得把我的胳膊掐痛！我可不吃你们这一套！”

“你找死呀”拉达曼托说，“放老实点儿，你这吃人的老虎；住嘴，又没让你做什么办不到的事。老老实实让人乱摸你的脸，让人用针扎你，让人掐得你直叫唤吧！喂，凡是在这儿干事的，都赶紧吧！否则，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此时，已有六个女佣排成一队来到院里，其中四个还戴着眼镜。她们高举右手，露出四寸长腕。桑乔一见就立刻吼起来：

“其他人可以乱摸我的脸，但是女佣不行！我宁愿让猫抓我的脸，让锋利的匕首刺穿我的身体，让烧红的火钳拧我的皮肉，任凭各位大人发落。可是，如果想让这几个女佣碰我，我宁死不从！”

唐·吉诃德此时也开了口，他对桑乔说道：

“忍耐一下吧，宝贝，让这几位大人也高兴高兴吧。你得感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谢老天让你积德行善，帮中了魔法的人解脱魔法，使死者复生，从而做出你的牺牲！”

女佣已经走近了桑乔。桑乔被说服，他服服帖帖地在椅子上坐好，冲着第一个女佣扬起脸，掀起胡子。那个女佣在桑乔的下巴上用劲摸了一下，然后深深鞠了一躬。

“别来那么多礼，女佣夫人。”桑乔说，“我向上帝发誓，你手上的味儿够酸的。”

几个女佣都胡噜了桑乔的脸，其他佣人也都拧了他。可是轮到用针扎他的时候，他再也受不了啦。他猛然跳起来，怒气冲冲地抓起椅子旁边的一支火炬，冲着那几个女佣和扎过他的喊道：

“滚开，你们这些地狱里的小鬼，难道我是铁打的，受得了这样的折磨？”

阿尔蒂西多拉这时已经躺得太久了，这时她侧了一下身子。在场的人看到后几乎同声喊道：

“阿尔蒂西多拉活了！阿尔蒂西多拉活了！”

拉达曼托让桑乔息怒，现在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唐·吉诃德见阿尔蒂西多拉活过来了，连忙过去跑到桑乔面前，说道：

“我的心肝宝贝，现在你该抽自己几鞭子了，快帮助杜尔西内亚解脱魔法吧。这会儿你的本领太大了，完全可以水到渠成。”

桑乔答道：

“真是没完没了，又要抽鞭子呀！刚才又拧又乱摸又扎，现在还要鞭子打！干脆拿块大石头绑在我脖子上，把我扔到井里面去吧。总是为了给别人治病而要我受苦，我可受不了！饶了我吧，不然我向上帝发誓，我可不管三七二十一，豁出去了！”

这时，阿尔蒂西多拉已经在灵台上坐了起来，笛声也随之而起。大家齐声喊道：

“阿尔蒂西多拉万岁！阿尔蒂西多拉万岁！”



大家走过去，把阿尔蒂西多拉从灵台上扶了下来。阿尔蒂西多拉似乎刚刚苏醒，斜瞄着唐·吉诃德说道：

“让上帝饶恕你吧，丧尽天良的骑士。由于你的冷酷无情，我在另一个世界里仿佛度过了上千年。而你呢，世界上最善良的侍从呀，感谢你让我又获得了生命。桑乔朋友，我要送给你六件衬衫，你可以改改自己穿。那些衬衫虽然不是崭新的，但至少都是干净的。”

桑乔跪在地上吻了阿尔蒂西多拉的手。桑乔则请求公爵把他挨打时穿的那件画有火焰的衣服和戴的帽子留给他，他准备把这两件东西带回家乡，作为对这次奇遇的纪念。公爵夫人满口答应，想以此证明她是桑乔的好朋友。公爵吩咐大家离开院子，于是众人都回到了各自的房间。唐·吉诃德和桑乔也回到了他们原先住过的那个房间。

## 第一二二章

### 承接上一章，故事补白

当晚，桑乔与唐·吉诃德同住一屋，睡在一张带轱辘的床上。桑乔不想与唐·吉诃德同居一室，他知道唐·吉诃德肯定会问这问那，不让他睡觉。桑乔不想多说话，浑身疼痛难忍，连舌头也不利索了。他宁愿只身睡在茅屋里，也不愿同唐·吉诃德共享那个华丽的房间。桑乔的担心果然有道理。唐·吉诃德一上床就说道：

“桑乔，你看看，冷酷无情的力量有多大，你亲眼看到了。不用箭，不用剑或其他兵器，仅凭我的冷酷就使阿尔蒂西多拉断送了性命。”

“她愿意什么时候死，愿意怎么死，就去死吧，”桑乔说，“反正跟我没关系。我真不明白，阿尔蒂西多拉这个轻佻的姑娘的死活，跟桑乔·潘萨受罪有什么关系？现在我必须承认，世界上的确有魔法师和魔法。让上帝保佑我吧，让我不要中魔法。不过，现在您还是让我睡觉吧。别再问这问那了，除非您是想逼我从窗口跳出去。”

“那你就睡吧，桑乔朋友，”唐·吉诃德说，“只要你在挨了针扎、又掐又拧和乱摸之后还能睡得着。”

“疼倒是不疼，”桑乔说，“最讨厌的就是乱胡噜，让那些女佣乱胡噜一气。我再求您，让我睡觉吧，清醒的时候更痛苦，睡着了就会好多了。”

“但愿如此，”唐·吉诃德说，“愿上帝与你同在。”

两人睡觉了，度过了安静又香甜的一个夜晚。

天亮了，唐·吉诃德和桑乔也醒过来了，特别是唐·吉诃德，无论是胜是负，从来都不喜欢睡懒觉。

唐·吉诃德真的以为那个多情的姑娘死而复生了，而她却接着拿唐·吉诃德开心。她头上仍然戴着她在灵台上戴的那个花环，穿着一件绣着金花的白色塔夫绸长衫，头发披散着，手拿一根精制的乌木杖，走进了唐·吉诃德的房间。唐·吉诃德一见她进来，立刻慌作一团，缩进被单里，张口结舌，竟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阿尔蒂西多拉坐到床边的一把椅子上，长叹了一口气，娇声细气地说道：

“尊贵的女人和庄重的姑娘只在情难自禁时才当众说出自己内心的秘密。唐·吉诃德大人，我现在就是如此。我多情善感，但仍然不失体面，内心十分痛苦。伤心欲绝，因而丧了命。你如此冷酷地对待我——

面对我的哀怨，你竟然无动于衷！

没有良心的骑士啊，我已经死了两天，至少凡是看见我的人都认为我已经死了两天。若不是爱情怜悯我，让这位善良侍从解救了我，现在我还在冥府里呆着呢。”

“爱情完全可以让我的驴来做这件事嘛，”桑乔说，“那我就真得感谢它啦！但愿老天给你找一个比我主人更温存的情人。不过，姑娘，请你告诉我，你在冥府都看见什么了”真有地狱吗？”

“实话告诉你吧，”阿尔蒂西多拉接着说，“我并没有完全死去，所以我还没进入地狱。如果真进了地狱，那我就死活出不来了。不过，我的确到了地狱的门口，有十几个鬼正在打球。他们都穿着裤子紧身上衣，他们手里拿着火焰拍，但他们打的不是球，而是书。他们还骂骂咧咧地互相埋怨。”

“这不算新鲜，”桑乔说，“他们是鬼，所以不管玩不玩，不管赢不赢，他们都不会高兴。”

“大概是这样吧。”阿尔蒂西多拉说，“还有一件事我也挺奇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怪，应该说我当时非常奇怪，因为我听见小鬼说起书名是《唐·吉诃德》。”

“那肯定是一种虚幻，”唐·吉诃德说，“不过，我也不在乎，如果那本书写得好，写得真实，它就会流传于世；如果写得不好，它自然就会消失。”

阿尔蒂西多拉还想继续埋怨唐·吉诃德，唐·吉诃德却对她说道：

“我已经说过无数次了，姑娘，你总是痴心爱我，这让我很为难。我对此只能表示感谢，却难以予以回报。我生来属于托博索的杜尔西内亚。若想用另外一个美女来代替她在我心中的地位，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你应该自重，不可能的事情谁也不能勉强。”

听到此话，阿尔蒂西多拉脸上骤然变色。她对唐·吉诃德说道：

“好啊，你这个瘦家伙，榆木脑袋死心眼，比乡巴佬还固执，怎么说不行！我真想扑过去，把你的眼睛挖出来！你这个战败的大人，挨揍的大人，难道你真以为我会为你去死吗？”

“这点我相信，”唐·吉诃德说，“为情而死是笑话，那只是嘴上说说而已；要说真的去死，鬼才信呢。”

他们正说着话，前一天晚上唱歌的那位音乐家、歌手兼诗人进来了。他向唐·吉诃德鞠了个躬，说道：

“骑士大人，我很早以前就听说了您的英名和事迹，非常崇拜您。请您把我当作您的仆人吧。”

唐·吉诃德说：

“请您告诉我您是谁，我将以礼相待。”

小伙子说他就是前一天晚上唱歌的那个人。

“不错，”唐·吉诃德说，“您唱得确实不错。不过，我觉得您唱的内容不一定合适，那首加西拉索的诗同这个姑娘的死有什么

关系呢？”

“您别见怪，”小伙子说，“我们这些不太会写诗的诗人总是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抄谁的就抄谁的，也不管对题不对题。如果不是胡唱乱写，那倒是怪事了。”

唐·吉诃德正要答话，公爵和公爵夫人进来了。宾主高高兴兴地谈了很长时间。唐·吉诃德请求公爵和公爵夫人允许他当天就离开，因为像他这样的战败骑士应该住在简陋的小屋，而不是住在豪华的殿堂里。公爵和公爵夫人答应了，然后公爵夫人问唐·吉诃德是否喜欢阿尔蒂西多拉，唐·吉诃德说道：

“大人，您应该明白，这个姑娘的毛病来源于无聊，解决的办法就是让她干点正经事。她会做花边，那就不应该让她的手闲着。织来织去，就没工夫想什么情人不情人的事情了。这是事实。这是我的看法，也是我的忠告。”

“这也是我的看法和忠告。”桑乔说道，“我这辈子还没听说过哪个织花边的姑娘为爱情而死呢。活儿一多，姑娘们就只想着干活，没时间去想什么爱情了。我的情况就是这样。我刨地的时候就爱把特雷莎·潘萨忘得一干二净，尽管我爱她胜过爱自己的眼睫毛。”

“你说得很对，桑乔，”伯爵夫人说，“以后我准备让阿尔蒂西多拉做点针线活。她的针线活很好。”

“没必要采用这种方法，夫人。”阿尔蒂西多拉说，“一想到这位流浪汉的冷酷无情，不必采用任何方法，我就会把他忘得一干二净。夫人，请允许我出去吧，免得这个可恶的形象总是在我眼前晃动。”

“我觉得，”公爵说，“这就是人们常说的——

骂个不停，  
怒气将平。

阿尔蒂西多拉假装用手绢擦了擦眼泪，向公爵和公爵夫人鞠了个躬，然后走出了房间。

“我敢担保，”桑乔说，“姑娘，你运气不好，因为你碰到了——一个心眼好、心肠硬的人。要是碰上我这样的人，情况就正好相反了。”

聊完以后，唐·吉珂德穿好衣服，同公爵和公爵夫人一起吃了饭，当天下午就带着桑乔离开了。

## 第一二三章

### 唐·吉诃德与桑乔在回乡路上遇到的事

战败以后失魂落魄的唐·吉诃德一方面郁郁不乐，另一方面心里又很高兴。他悲的是自己的战败，喜的是发现了桑乔的本领居然能让阿尔蒂西多拉起死回生。不过，唐·吉诃德对此也还有一点儿疑虑，他以为阿尔蒂西多拉并没有真正死去。桑乔却一点儿也不高兴，因为阿尔蒂西多拉答应给他衬衫，却并没有给他。想来想去，桑乔对唐·吉诃德说：

“说实话，大人，可以说我大概是最倒霉的医生了。别的医生把他看的病人治死了，还让人家掏钱。他们只不过是开个药方，在上面签个名，而且药还不是他们做的，是药房做的，让病人喝下去就算完事了。可是我呢，为了给别人治病，我得流血，得让人胡噜，还得让人又掐又扎又打，却什么好处也没得到。我发誓，下次若是再有人找我看病，我得先让他给我一些好处。我就不信老天教给我看病的本领，却让我白白地给别人看病。”

“说得对，桑乔，”唐·吉诃德说，“阿尔蒂西多拉答应给你衬衫却没给，她这样做得很不好。尽管你那本领没费什么工夫去学，可你是通过挨打受罪才掌握这个本领的。从我这方面来说，如果你原来提出挨鞭子得要报酬，我早就付你一大笔钱了。不过，我不知道拿了钱以后再治病是否还有用，我可不想让金钱影响疗效。尽管如此，桑乔，你先说，你想要多少钱，然后你就用鞭子抽自己吧，钱最后扣除，反正我的钱都在你手里呢。”

桑乔一听这话，眼睛都大了，耳朵伸出一拃长。只要能得到钱，他打心眼里愿意自己打自己。他对唐·吉诃德说：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那么好吧，大人，我愿意帮你解救心上人，那样我自己也可以得到好处。我非常爱我的孩子和老婆，而这使得我需要钱。您说吧，我每打自己一鞭子您给我多少钱？”

“桑乔，”唐·吉诃德说，“你这本是件功德无量的事，我即使把威尼斯的财宝和波托西的矿藏全都给你也不为过。你估计你身上有我多少钱，开个价吧，每打一鞭子给你多少钱。”

“一共得打三千三百多下，”桑乔说，“我已经打了自己五下，其余的还没动呢。把这五鞭子算作零头去掉，还剩下三千三百鞭子。就算每鞭子一个夸尔蒂约吧，如果再少，谁逼我干我也不干，那就是三千三百个夸尔蒂约；三千夸尔蒂约就是一千五百个二分之一的雷阿尔，相当于七百五十个雷阿尔；三百个夸尔蒂约就是一百五十个二分之一的雷阿尔，相当于七十五个雷阿尔。再加上七百五十个雷阿尔就是八百二十五个雷阿尔。就这样吧，那么我虽然挨了鞭子，回家时毕竟有钱了，心里也高兴。要想抓到鱼……我不说了。”

“好心的桑乔啊，可爱的桑乔啊，”唐·吉诃德说，“我和杜尔西内亚这辈子该如何报答你呀！如果这次能成功，她肯定会恢复原貌。桑乔，你看你什么时候开始鞭打呀？为了让你早点儿动手，我再给你加一百个雷阿尔。”

“什么时候？”桑乔说，“就今天晚上吧。你准备好，咱们今晚睡在野外，我一定把自己打得皮开肉绽。”

唐·吉诃德急不可耐地等着夜晚到来，他觉得那天特别长。夜晚终于到来。他们来到一片葱郁的树林中，从马背上和驴背上下来，躺在草地上吃干粮。吃完东西后，桑乔用驴的缰绳做成一根粗而有弹性的鞭子，来到离主人大约二十步远的几棵山毛榉树中间。唐·吉诃德见到桑乔那副毅然决然的样子，对他说道：

“朋友，别把自己打坏了，打几下就停一停，别急着使劲打，中间歇口气儿。我是说你别打得太狠了，结果还没打够数就送了



命。为了避免你计错数，我在旁边用念珠给你记着鞭数。但愿老天成全你的好意。”

“没有金刚钻，就不揽瓷器活儿。”桑乔说，“我不会把自己打死，也不会把自己打疼，这样才算本事。”

桑乔说完脱光了自己上半身的衣服，抓过鞭子开始抽打自己，唐·吉诃德则开始为他计数。刚打了七八下，桑乔就意识到自己开的价也太低了。他停了一下，对唐·吉诃德说自己吃亏了，他觉得每鞭应该付半个雷阿尔，而不是一个夸尔蒂约。”

“你就尽管接着打吧，桑乔朋友，”唐·吉诃德说，“别松劲儿，我把价钱提高一倍。”

“既然这样，”桑乔说，“那就听天由命吧，让鞭子像雨点一般地打来吧！”

可是，狡猾的桑乔并没有把鞭子打在自己的背上，而是打到了树干上，而且每打一下还呻吟一下，仿佛一下都打得非常狠似的。唐·吉诃德心肠软，怕桑乔不小心把自己打死，便对桑乔说道：

“喂，朋友，为了你的性命，咱们今天就打到这吧。我觉得这副药太厉害了，得慢慢来。一口吃不成胖子。如果我没数错的话，你已经打了自己一千多下。这次打这么多就够了，驴虽然能负重，太重了也驮不动。”

“不，不，大人，”桑乔说，“我可不想让人说我拿了钱就不认帐。您让开一点儿，让我再打一千下，这样打上两次就完事了，也许还能富余呢。”

“既然你能受得了，”唐·吉诃德说，“愿老天帮助你。你打吧，我走开一点儿。”

桑乔又继续抽下去，把好几棵树的树皮都抽掉了。由此可见他抽得有多狠。有一次他狠命地抽打一棵山毛榉，竟提高了嗓门喊道：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参孙啊，我宁愿与他们同归于尽！”

听到这凄厉的喊声和猛烈的抽打声，唐·吉诃德赶紧跑了过来。他拼命抓住桑乔那根用缰绳做的鞭子，对桑乔说道：

“桑乔，命运不允许你为了我而放弃你的性命。你还得养活老婆孩子呢，还是让杜尔西内亚再等几天吧。实现我的愿望已经用不了多久，我知足了。你还是先养足精神，找个大家都合适的时候再了结这件事情吧。”

“我的大人，”桑乔说，“既然如此，就先打到这儿吧。您把您的外衣披到我背上吧。我出一身汗”。

唐·吉诃德把自己的外衣脱下来给桑乔披上，自己仅穿着内衣。桑乔裹着唐·吉诃德的外衣睡着了，一觉睡到了大天亮。两人继续赶路，走了三西里远。

他们在一个客店前下了马和驴。唐·吉诃德认出那只是一个客店，而不是城堡。自从吃了败仗以后，唐·吉诃德比以前清醒多了。他们被安排到楼下一个房间里。在房间的墙壁上，按照当时农村的习惯挂着几幅旧皮雕画。

“我敢打赌，”桑乔说，“不用多久，所有酒店、客店、旅馆或者理发店，就该画咱们的事迹了。我希望有更好的画家来画出咱们。”

“你说得对，桑乔，”唐·吉诃德说，“不过，咱们暂且不谈这些吧。桑乔，你告诉我，你是否愿意今天晚上再打自己一顿？而且，你是愿意在屋里打呢，还是愿意在露天打？”

“大人呀，”桑乔说，“我觉得在哪儿打都一样，不过我喜欢在树林里，这样我就会觉得有那些树同我在一起，可以同我分享痛苦。”

“那就算了，桑乔朋友”唐·吉诃德说，“你还是好好歇着，等咱们回到村里再打吧。最迟后天，咱们就可以到家了。”

桑乔说随便，但他愿意趁热打铁，一鼓作气，尽快把这件事

了结：“‘拖拖拉拉，事情就玄’，‘板上钉钉事竟成’，‘一个在手胜过两个在望’，‘手里的鸟胜过天上的鹰’嘛”。

“看在上帝份上，你别再说俗语了。”唐·吉诃德说，“你老毛病又犯了。你有话就直说，别绕弯说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以后会知道这对你有多大好处。”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毛病，”桑乔说，“不说点俗语，我就觉得没说清楚。不过，以后我尽可能改吧。”

## 第一二四章

### 唐·吉诃德和桑乔如何返乡

唐·吉诃德和桑乔那天在客店里等待天黑。他们一个想在野外把那顿鞭子打完，另一个想看看打完之后，自己的愿望是否能够实现。这时，一个骑马的客人带着三四个佣人来到了客店。一个佣人说道：

“阿尔瓦罗·塔费大人，您可以先在这儿睡个午觉，这个客店既干净又凉快。”

唐·吉诃德听到此话，对桑乔说道：

“你看，桑乔，我随手翻阅那本写我的小说下卷时，常见到这个阿尔瓦罗·塔费的名字。”；

“那很可能，”桑乔说，“咱们等他下了马，然后去问问他。”

那人下了马，来到唐·吉诃德对面的房间。

原来店主也给了他一个楼下的房间。在那间房子里也挂着同唐·吉诃德这个房间一样的皮雕画。新来的客人来到客店门口，因为门口宽敞凉爽。他见唐·吉诃德正在门口散步，便问道：

“请问您要到哪儿去，尊贵的大人？”

唐·吉诃德答道：

“离这儿不远的一个村子。我是那儿的人。您准备到哪儿去？”

“我嘛，大人，”那人说道，“要去格拉纳达，那儿是我的故乡。”

“多好的地方啊！”唐·吉诃德说，“请问您尊姓大名，这对我来说很重要，只是说来话长。”

“我叫阿尔瓦罗·塔费。”那个客人答道。

唐·吉诃德说道：

“有人写了一本《唐·吉诃德》下卷，里面有个阿尔瓦罗·塔费，大概就是您吧。”

“正是我，”那人答道，“书里的那个主人公唐·吉诃德是我的老朋友，是我把他从家乡带出去的。说实在的，我真帮了他不少忙，多亏我才使他背上免受了皮肉之苦。他这个人太鲁莽。”

“那么请您告诉我，我长得像那个唐·吉诃德吗？”

“不像，”那人说道，“一点儿也不像。”

“那个唐·吉诃德带了一个名叫桑乔·潘萨的侍从吧？”唐·吉诃德问道。

“是有个侍从。”阿尔瓦罗说道，“我常常听说这个侍从很滑稽，却从来没听他说过一句俏皮话。”

“这点我完全相信，”桑乔这时也插嘴道，“因为俏皮话并不是人人都会说。尊贵的大人，您说的那个桑乔准是个头号的笨蛋、傻瓜、盗贼，我才是真正的桑乔·潘萨呢。我妙语连珠，不信您可以试试。您只要跟着，就会发现我开口就是俏皮话，常常是我还没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听我说话的人就全笑了。曼查的那位真正的唐·吉诃德声名显赫，既勇敢又聪明。他多情善感，扶弱济贫，惹得姑娘们为他死去活来，他唯一的心上人就是托博索的杜尔西内亚。他就是您眼前这位大人。他是我的主人，其他的所有唐·吉诃德和桑乔都是骗人的。”

“天哪，一点儿也不错。”阿尔瓦罗说，“朋友，你开口几句就说得妙不可言。我原来见过的桑乔说得倒也不少，可是没你说得好。他不能说却挺能吃，不滑稽却挺傻。我敢发誓，那个唐·吉诃德已经让我送到医院去治疗了，现在又冒出一个唐·吉诃德来，虽然这位大人与我那个唐·吉诃德大不相同。”

“我是不是好人，我不知道。”唐·吉诃德说，“我只知道我不是坏人。而且我这辈子从未去过萨拉戈萨。我听说那个冒牌的唐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吉诃德已经去了萨拉戈萨，准备参加擂台赛，我就不去了，以正视听。

“总之，阿尔瓦罗·塔费大人，我就是曼查的那位名扬四海的唐·吉诃德，而不是什么骗人的可怜虫。您既然是位绅士，我就请求您当着这个村的长官的面声明，您是平生第一次见到我，我不是那本书的下卷里说的那个唐·吉诃德，我的这个侍从桑乔·潘萨也不是您见过的那个桑乔。”

“乐于从命。”阿尔瓦罗说，“想不到我竟同时见到了两个名字相同、行为却大相径庭的唐·吉诃德和桑乔，真让我惊讶。我简直不能相信我的见闻了。”

“您肯定像托博索的杜尔西内亚一样中了魔法。”桑乔说，“您可以祈求老天，为解除附在您身上的魔法我再打自己三千多鞭子。我一定尽力，而且分文不取。”

“什么鞭子不鞭子？”阿尔瓦罗说。

这时，到了吃饭的时间，唐·吉诃德和阿尔瓦罗一起进餐。恰巧该村的村长来到了客店，还带了个文书。唐·吉诃德请求村长，说绅士阿尔瓦罗·塔费要发表声明。村长于是按照法律规定办理了这个声明，而且这个声明具有完全的法律效力。唐·吉诃德和桑乔非常满意。

当天下午，他们离开了那个客店，走了约半西里路，来到一个岔路口，一条路通向唐·吉诃德居住的村庄，另一条则是阿尔瓦罗要走的那条路。他们相互拥抱告别之后继续赶自己的路。唐·吉诃德也接着往前走。当晚，他在一片小树林里过夜，以便让桑乔完成他尚未完成的那部分鞭笞。桑乔又像前一天晚上那样如法炮制，把几棵山毛榉的树皮打得够呛。唐·吉诃德仔仔细细地计着数，加上前一夜打的，一共打了三千零二十九下。天亮之后，他们又继续赶路。

他们走了一天一夜。由于桑乔抽完了鞭子，唐·吉诃德特别

高兴。他期待着天明，想看看能否在路上遇到他那位已经摆脱了魔法的杜尔西内亚。路上每碰到一个女人，唐·吉诃德都要看看是不是杜尔西内亚。他对梅尔林的话坚信不疑。他这样胡思乱想着，同桑乔一起爬上了一个山坡，从山坡上可以看到他们的村庄。桑乔一看到村庄，便跪下来说道：

“我渴望已久的家乡啊，睁开眼睛看看吧，你的儿子桑乔·潘萨回来了。他虽然没能发财，却挨足了鞭子。张开你的臂膀，也请接受你的儿子唐·吉诃德吧。他虽然败在了别人手下，却战胜了自己，他曾经说过，这是他所企盼的最大胜利。我现在手里有钱了。虽然我狠狠地挨了鞭子，却也算是体面的人物了。”

“别犯傻了，”唐·吉诃德说，“咱们还是赶紧回村吧。回去以后咱们就抓紧时间筹划咱们的牧人乐园生活吧。”

说着两人就下了山坡，进村去了。

## 第一二五章

### 唐·吉诃德进村遇先兆， 及其他为本书增辉的事

唐·吉诃德进村时，看到两个孩子正在打谷场上吵架。一个孩子说：

“你死心吧，佩里吉略，你这辈子别想再看到她了。”

唐·吉诃德见了，问桑乔：

“你听见那个孩子的话了吧，朋友？他说：‘你这辈子别想再看到她了。’”

“听见了，”桑乔说，“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什么关系？”唐·吉诃德说，“那句话分明是冲我说的，意思是说我这辈子别想再看到杜尔西内亚了。”

桑乔刚要说话，忽然看见野地里有一只兔子正向他们跑来，许多猎狗和猎人在后面追赶。兔子吓得东躲西藏，最后窜到驴肚子下面。桑乔伸手抓住兔子，把它交给了唐·吉诃德。唐·吉诃德喃喃自语道：

“不祥之兆，不祥之兆！猎狗追，兔子跑，杜尔西内亚见不到！”

“您真怪，”桑乔说，“就算这只兔子是杜尔西内亚，后面追赶的是可恶的魔法师，她不是已经脱身了吗？而且我又把它抓住交给了您，您正把它抱在怀里抚摸，这不是好得很吗？”

两个吵架的孩子也跑来看兔子。桑乔问其中一个孩子刚才为什么吵架。那个孩子说“你这辈子别想再见到她了”的孩子说，他拿了另外一个孩子的一笼子蟋蟀，打算一辈子不还了。桑乔从衣袋里掏出四文钱，送给那个孩子，向他要过那个笼子，再把它



交给唐·吉诃德，并且说道：

“大人，这样不祥之兆就被打消了。其实，它和咱们的事根本没关系，我虽然笨，可是我知道，这些预兆只是过眼烟云。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记得咱们村的神甫说过，基督徒和聪明人不该注意这些小事。您前几天也对我说过，相信兆头的人都是傻瓜。咱们别在这些事情上纠缠，还是进村吧。”

猎人们跑过来要兔子，唐·吉诃德把兔子给了他们。两人又往前走，在村口看到神甫和卡拉斯科学士正在一块草地上祈祷。应该说一下，在阿尔蒂西多拉还魂的那天晚上，桑乔曾穿过一件画满火焰的麻布衣服。现在，桑乔把这件衣服当作盖布盖住了驴和放在驴背上的盔甲，还把那顶纸高帽戴到了驴头上。可以说，驴从来没有这种打扮。神甫和学士马上认出了唐·吉诃德和桑乔，张开双臂过来迎接他们。唐·吉诃德下了马，紧紧抱住了神甫和学士。孩子们眼尖，一下子就发现了驴头上的纸高帽，都跑过来看，而且还互相招呼着：

“伙伴们，快来看啊，桑乔·潘萨的驴打扮得多么漂亮！唐·吉诃德的马倒是更瘦了。”

唐·吉诃德和桑乔在神甫和学士的陪伴下以及孩子们的簇拥下进了村子。他们先来到唐·吉诃德家。唐·吉诃德的女管家和外甥女听说唐·吉诃德要回来了，正在门口等着呢。桑乔的老婆特雷莎·潘萨也听到了消息，披头散发、衣裳不整地拉着女儿桑奇卡跑来找丈夫。她见桑乔没有穿得衣冠楚楚，便对桑乔说道：

“你怎么这个样子呀，我的丈夫？看你像是用脚走回来的，一定把脚走疼了。我看你像个逃难的，哪里像什么总督！”

“别说了，特雷莎，”桑乔说，“以为有好事的地方，常常根本就没那么回事。咱们先回家吧，我有好多新鲜事要告诉你呢。我带钱回来了。这是大事。”

“别管怎么挣的，”特雷莎说，“只要是钱就行，我的好丈夫，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无论怎样挣，你也不会挣出什么新花样。”

桑奇卡抱着父亲，问他为自己带了什么东西，她一直在等着呢。女儿一手抓着桑乔的腰带，一手牵着驴，特雷莎拉着丈夫的手，一起回了家。唐·吉诃德家里只剩下唐·吉诃德的女管家和外甥女。神甫和学士也留下来陪伴唐·吉诃德。

唐·吉诃德立刻把学士和神甫拉到一边，简单地介绍了自己吃败仗，并且要在家里呆一年的事。他又说，他打算这一段时间过无忧无虑的牧羊生活，在田野树林里抒发他的情思。他还请求神甫和学士来跟他作伴。他要买一大群羊，并且已经为他们取了最动听浪漫的名字。神甫问他都是什么名字。唐·吉诃德说，他本人叫牧羊人吉诃蒂斯，学士叫牧羊人卡拉斯孔，神甫叫牧羊人库里昂布罗，桑乔·潘萨叫牧羊人潘希诺。

神甫和学士眼见他的疯劲又出了新花样，吃惊得要命，但是想到这样可以把他留在家乡，并且可望在这一年内治好他的疯癫，就附和他的痴想，并且表示愿与他共度牧羊生涯。

“大家都知道，”参孙·卡拉斯科说，“我作诗是非常在行的，我可以写好多好多牧歌。咱们在田野里漫游时，可以齐声高歌，不过，先生们，有件事可别忘了：咱们得给自己歌颂的牧羊姑娘选一个名字，这是绝对必要的。还别忘了多情的牧羊人的习惯：不管树有多硬，要在每棵树上都刻上那个牧羊姑娘的名字。”

“对，唐·吉诃德答道，“不过，我是不用费神了。因为我的心已经被绝代佳人杜尔西内亚占据了。她是河边的光环，草原的花朵，美女的典范，风雅的楷模，总之，对她极尽赞颂也毫不过分。”

唐·吉诃德见大家都很乐意，不禁笑了。神甫再次称赞他的决定英明，表示只要不忙就来跟他作伴。然后他们二人告辞，同时还劝他注意保养身体。

女管家和外甥女跟往常一样偷听了他们的谈话。神甫和学士

刚走，她们俩就进来找唐·吉诃德。外甥女说：

“这是怎么回事，舅舅？我们以为您这次回来该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了，过点清闲日子呢，可是您又想起了什么馊主意，说什么——

小牧童你来了，  
小牧童你又走了。

老实说吧，您这把年纪，该老实点儿了。”

女管家也说道：

“大人，在太阳底下、风雪之中奔波，您怎么受得了？还有豺狼的嚎叫哩！老天保佑！大人，您连想也别去想。当游侠骑士千不好，万不好，也比当牧羊人强。说实话，主人，听我的忠告吧。我并不是吃饱了撑得胡乱说，我都五十多了，还是听我的吧：守在家里，照料一下家业，帮穷人做点好事，要是有什么灾害降临，全由我顶着好了。”

唐·吉诃德说：“孩子们，别多说，该干什么我知道。我这会儿觉得有点不舒服，你们扶我上床吧。你们放心，不管我当游侠骑士还是当牧羊人，我都会照顾你们，到时你们就知道了。”

外甥女和女管家都是好脾气，心肠也好，她们扶他上了床，给他吃的，精心地照料他睡下。

## 第一二六章

### 唐·吉诃德生病、立遗嘱和逝世

也许是因为老天的安排，唐·吉诃德高烧不退，在床上躺了六天。神甫、学士和理发师常常来看他，桑乔也一直守在他床边。他们估计，唐·吉诃德是因为被打败了，太忧伤了，而且又没有见到心上人杜尔西内亚，便尽可能地为他宽心。学士叫唐·吉诃德振作起精神来，准备过牧羊人的生活，为此他还写了一首动人的牧歌，此外，他还花钱买了两只著名的牧羊犬，一只叫巴尔西诺，另一只叫布特龙，可是，唐·吉诃德仍然愁眉不展。

朋友们又为唐·吉诃德请来了大夫。大夫号了脉，说情况不好，现在无论如何得先拯救他的灵魂，他的身体已经很危险了。唐·吉诃德听了以后很镇静，可是女管家、外甥女和侍从桑乔却伤心地哭了起来，好像唐·吉诃德已经死到临头了。大夫认为忧郁是唐·吉诃德的病根。唐·吉诃德说，他想一个人呆一会儿，睡一会儿觉。大家出去了，唐·吉诃德一下子睡了六个小时。女管家和外甥女生怕唐·吉诃德一下子睡过去，可他醒来后却大声说道：

“感谢万能的上帝，给了我如此的恩典。上帝慈悲无量，盖过了世人所有的罪孽！”

外甥女仔细听着，觉得他挺清醒的，至少比生病期间清醒了，便问道：

“您说什么呀？咱们又得了什么新的恩典？慈悲是怎么回事？罪孽是怎么回事？”

“慈悲就是上帝现在对我发的慈悲。”唐·吉诃德说，“外甥女，我刚才说，他的慈悲盖过了世人所有的罪孽。他使我重新有

了理智，使我不再受任何干扰。过去，我老是读那些该死的骑士小说，使自己头脑里全是阴云。现在，这些阴云已荡然无存。我已清楚那些书纯属胡说八道，只是太晚了，没有时间去读一些启迪心灵智慧的书来补救了。外甥女啊，我发现自己死期已至，尽管我一生都被别人当成疯子，我在死时却不愿如此。孩子，去把我的好朋友神甫、卡拉斯科学士和尼古拉斯师傅叫来吧，我要忏悔和立遗嘱。”

这三个人正好进来。唐·吉诃德一见到他们就说：

“善良的大人们，我有个好消息，我不再是曼查的唐·吉诃德了，而是阿隆索·基哈诺，人们习惯称我为‘大好人’。我现在把高卢的阿马迪斯和他的世代家族视为仇敌，对所有的胡诌的骑士小说恨之入骨。我意识到了阅读这些小说的愚蠢性和危险性。靠上帝的慈悲，我现在已猛然的悔悟，对骑士小说深恶痛绝了。”

三个人见唐·吉诃德又发疯了。参孙连忙说道：

“唐·吉诃德大人，您这是怎么了？我们刚刚得到消息说，杜尔西内亚夫人已经摆脱了魔法，美貌无双呢！现在咱们马上就要去当牧人，过无忧无虑、无拘无束的生活了，您怎么又临阵退缩呢？您清醒清醒，别再说了。”

“正是那些东西害了我一辈子，”唐·吉诃德说，“靠老天帮忙，但愿在我临死前，我清醒了。大人们，我觉得我现在将去另一世界，别再耍弄我了。请你们找个忏悔神父和公证人来吧，我要立遗嘱。在这种时刻不应该拿人的灵魂开玩笑。所以，我请神甫听我忏悔，其他人去找公证人来。”

大家听了唐·吉诃德的话十分惊奇，面面相觑。尽管他们仍有所怀疑，但还是愿意相信，料想是唐·吉诃德快死了，因此明智了。他还说了许多虔诚而有道理的话，证明他确实已经恢复正常了。

神甫让大家出去，他自己留下听唐·吉诃德忏悔。学士去找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公证人，一会儿就和桑乔一起回来了。桑乔知道了唐·吉诃德的情况，又见女管家和外甥女哭哭啼啼，也大哭起来。泪流满面。唐·吉诃德忏悔完，神甫出来说道：

这个神智清醒的大好人阿隆索·基哈诺真是要死了，咱们进去为他立遗嘱吧。

女管家、外甥女和唐·吉诃德的好侍从桑乔听到这话又大哭起来，泪水像下雨似的。在为唐·吉诃德的灵魂祝福后，人们又按照基督教的规定举行了仪式，然后唐·吉诃德说道：

遗嘱内容：我曾自愿将一笔钱交给桑乔·潘萨掌管。在我发疯的时候，他充当了我的侍从。如果除了我欠他的款项之外还有剩下的钱全部都归他所有，但愿能对他有所帮助。在我疯癫之时，我曾让他出任岛屿的总督，现在我更明白了，如果可能的话，我将让他出任一个王国的国王，他忠厚老实，受之无愧。”

唐·吉诃德又转过头对桑乔说：

“朋友，请原谅我把你也害得疯疯颠颠。”

“哎哟，”桑乔哭着说道，“您可别死呀。您听我话，长命百岁吧。一个人最大的疯颠就是让自己无缘无故地死去！现在既没人杀您，也没人打您，您可别因为伤心就结束了自己的性命。您别犯懒了，从床上爬起来，咱们穿上牧人的服装到野外去吧，也许咱们能碰到杜尔西内亚呢，肯定能碰到！如果您因为战败而伤心致死。那全都怨我，是我没把罗西南多的肚带拴好，让它把您摔了下来。况且，您在小说里也见到过，骑士被打败是常有的事，今日败，明天又会胜嘛。”

“是这样，”参孙说道。“桑乔这些话说得确实很对。”

“诸位大人，”唐·吉诃德说，“且听我说，一朝天子一朝臣。我过去是疯子，现在不疯了；我以前是曼查的唐·吉诃德，现在就像刚才我说过的，我是大好人阿隆索·基哈诺。但愿诸位见我真心忏悔，能够像以前一样尊重我。请继续写下去吧，公证人大

人。

“内容：除去应扣除的款项外，将我的全部财产遗赠给我在场的外甥女安东尼娅·基哈娜，但首先应支付女管家的全部报酬，另外再加二十个杜卡多和一件衣服。我指定在场的神甫大人和参孙·卡拉斯科学士大人为遗嘱执行人。

“内容：如果我的外甥女安东尼娅·基哈娜愿意结婚，她必须嫁给一个经查明没读过骑士小说的人；若查明此人读过骑士小说，而我的外甥女仍然愿意同他结婚，并且同他结了婚，由我的遗嘱执行人将我的财产捐赠给慈善机构。”

立完遗嘱，唐·吉诃德昏了过去，直挺挺地躺在床上。大家七手八脚地赶紧抢救，就这样醒过来又昏过去地持续了三天。

唐·吉诃德家里乱成一团，不过，外甥女照常吃饭，女管家依然喝酒，桑乔情绪也还行，因为继承的财产多多少少减轻了悲伤。最后，唐·吉诃德接受了各种圣礼，又慷慨陈词地抨击了骑士小说之后便溘然长逝了。唐·吉诃德在亲友的同情和眼泪中魂归西天，也就是说他死了。

神甫见状立刻请公证人出具证明：人称曼查的唐·吉诃德的大好人阿隆索·基哈诺已经过世，属自然死亡。神甫这样做是为了避免有人又杜撰唐·吉诃德起死回生，建立了无穷无尽的英雄业绩等等。唐·吉诃德从此告别了人间。

至于桑乔、外甥女和女管家如何哀悼唐·吉诃德，我们姑且略去，只说参孙·卡拉斯科学士在唐·吉诃德的墓碑上写下了墓志铭：

高尚贵族，  
长眠于此，  
英勇盖世，  
虽死犹生，

功盖天地。

名闻天下，

震撼寰宇，

身经百难，

生前疯颠，

死后智慧。